

楊家駱主編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

太平天國文獻彙編一

楊家駱主編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

太平天國文獻彙編 第一冊

(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所收各書本局另編輯綜合索引印行)

鼎文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中國近代史
文獻彙編
太平天國文獻彙編 第一冊

(全九冊) 基本定價

主編者：楊 家 駱

出版者：鼎 文 書 局

發行人：姜 毛 元 玖

發行處：鼎 文 書 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一三五巷三七號
郵政劃撥儲金第一八一六三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八六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

片



天
德
像

德天

此像採自伊凡和加勒利合著的“中國之叛亂” (Ivanet Callery: L' Insurrection en Chine)。過去多誤為洪秀全像，其實為當時起義軍的宣傳畫。當時天地會起義都宣布他們的皇帝為“天德”。

天王洪秀全畫像



此像摹自 A. F. Lindley (Lin-li 哈喇) 的“太平天国”一書封面，該書於一八六六年，出版。



忠王李秀成像

此像採自 A.F.Lindley (Lin-li 哈喇) 的“太平天国”一書。哈喇曾在忠王部下任職，常與忠王見面，這一畫像可能近真。



太平天国將官兵士像

此像採自東洋歷史大辭典第五卷五〇五面。



正面



背面



正面



背面

太平天国錢幣

- (1) 大錢一枚
直徑三寸半。
- (2) 小錢一枚
直徑一寸半。



太平天国玉璽二方

二璽係用青玉製成，紐背刻雲紋，紐側刻雙鳳朝陽文。上一方徑寬一尺六寸一分強，（市尺下同）高八分強，紐高二寸二分。下一方徑寬一尺六寸五分，高一寸二分，紐高二寸一分強。現存北平歷史博物館。



天王手蹟（命薛之元鎮守浦口詔）

原件存北平故宮博物院，照片見該院所編文獻叢編第十五期，又詔文已在本書第一部分著錄。（以下各件在本書著錄者不復註明）

皇天命太平天國 左輔三軍師東王楊 右翼又軍師西王蕭 高華

高華

天討胡敵年四方若曰漢爾有察明嚴主言乎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胡
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國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下女民入者中國之子
民入非胡虜之子女民入也概自有明失政滿洲乘亂中國盜中國之
天下中國之衣食滿漢中國之子女民入而中國以之含之天下九州之蒸之其
罪而怡不為怪中國高科為天子自滿洲氣亦中國虛構城皆冒漢事城
為極淫風節于四海故乘後于五胡而中國之入故服草公甘為民僕其矣國中
國之無入字中國實之胡虜是也中國神州也胡虜效也中國也胡虜者胡
天之無也天地山海是乘是故從而以神州在中國也打戲自胡人者胡人胡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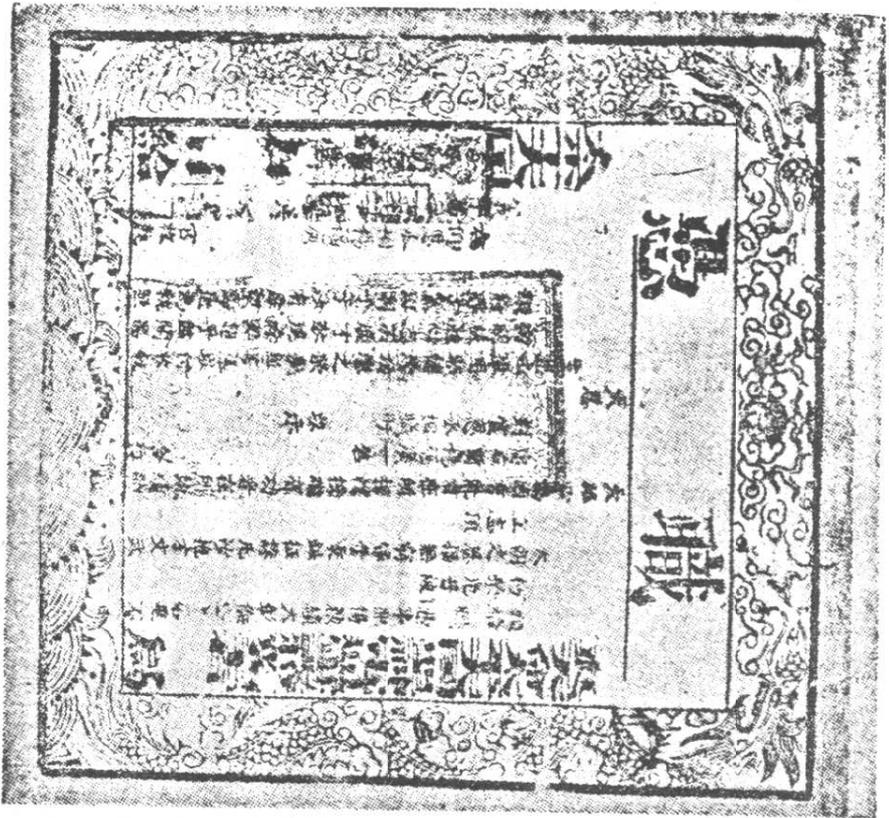
幽州神州聖衣胡聖故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恭何足反知首妖人淫
精州聖衣中國聖衣魔變高山之竹筒窮不靈滿地滄海未海之波濤左不
獨天罪孽孽孽其物者人間者約各言之天下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意會加
以延長及於後是使中國之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服今滿洲另置獨為
滿洲後衣袂先代衣服是使中國之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倫則倫效康
賤賤令天子入管下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使中國之入益為胡種也中國有中
國之聖儒今滿洲妖魔也故中國之美極為妖為委三千粉黛官為獨獨所污百
萬紅顏與發狐同發言之做心談之巧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
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道為妖魔條律使投中國之入無能脫其胡聖無所指其手
是盡盡中國之乃也而會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道為京腔更中

國會是欲以胡聖胡種欲中國也凡有水旱多不恤地生規其餓洋派漸春肯如
卒是欲中國之入稀少也滿洲又欲會官污吏布滿天下便利其暗害女子宮
淫道路是欲救中國之入貧窮也官以胡術刑之殺免富兒富者種種淫淫淫
國之夷後如胡而況也凡有起義與投中國者無所不用其巧矣宮官欲大快
胡種也播其子使許表中國符號亦胡種也安動吳兄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
忘其根源之所賊東異三柱之招引領古中國惡德備凶于細上滿鞋子之始末
其種矣乃一白狐一赤狗又構成精淫虛妖入種類日漸自相能含並無入歸化
東中國之無人遺據華御臣之說野狐升樓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投中國不保舉
其且而幽其死反守其遺跡及其後年聽其號令甚至文武官員貪圖利祿拜
跪于妖魔物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尺來而使之拜胡種也怨今胡虜

東王王 楊蕭 秀朝 清貴 奉天 討胡 檄(前段)

據北平圖書館藏 東西書圖 北平圖書館藏 東西書圖 北平圖書館藏 東西書圖

影印。



翼王石達開發給楊廣福職憑

原件藏北平故宮博物院，並見該院所編太平天國文書。



忠王李秀成諭旨海松江軍民

原件存北平故宮博物院，並見該院所編太平天國文書。

(2)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letter. The characters are dense and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1)



(4)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continuing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or letter.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structured format with some larger characters.

(3)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list or a detailed account. The text is organized into several distinct sections.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

參閱第九册前楊家駱撰「李秀成親供考」

恩兄陳玉成書致

王總領 閣下弟同覽後因閣下弟起行之後是在廬天按 聖即總領恩兄與閣下弟進
北 且

地進兵取銀見廬郡現下軍情幸甚即與佳器弟計賊見弟兵出未會閣下成

往榮帶兵未會閣下前曾於初六日有人情遞書致一件前奉交致王許典

閣下弟勸議作進發兵于將五德一帶於正月庚月初程應我軍上游軍情探聞

據列此文字至去歲松天嶽之舉曾經兄且奏四朝致賜 聖極後命致王長林

聖品至通聖旗一連若凡前是太湖後連要為天掛舉河之約數事王連桐城廬江無為

三河等處皆罪在兄現之所表 聖恩出以賞罰舉無恩德此之時 兄為有惟念

閣下弟高游軍情未上如何命如 閣下弟高在嶺州定典為教如弟等會合而遊

邊以願用特具書致爾長年祈禱昔王即酌故及致沃社王軍等若其

下游桂鬼兄及或陳佳榮高奏與閣下弟而故時要機宜或派振舉前奉備為

融和弟之辰尚在嶺州或與佳榮兄使佳榮兄運才弟等布其下弟總之建表

妙手為不可走聖恩張表存書款人獄是向入下游桂應極賜其振至廬郡王柳

百餘里志禁一面 聖前奏以彼處或與王前且知何進在廬郡其則王請聖恩

弟若仍攻嶺州可分仍及曾引進發嶺州 閣下弟兵真到分妙物至

和若有各級之妙道中上派河三里舖一帶北至六十四里現奉作證合并成閣

電 聖恩兄在廬一紹清田候及或奉高許討及時什物 閣下弟會略之秋開

可也見字手標照 聖前奏時親勿誤勿誤勿誤 閣下弟會略之秋開

太平 天國壬戌十一月五日 弟 恩

原 件 藏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 並 見 該 院 所 編 太 平 天 國 文 書 。

英王陳玉成致遵王賴文光等書

書致

欽定衛禮賢朝聘使節頂天扶朝于漢書
 大英欽命高學富第台覽錄
 本軍師朕承厚愛相請不意吾相把余
 天朝禮制實外國不同外國之王輩出街問避不惟自
 輕惟以雙眸跪為重哉
 天朝則自列王及各人員跪為平帝但輕出為罪
 臣至凡身任軍帥之重况至忠王輔王
 臣至章王章廷有大事即傳到
 本府會議從未嘗親往各府並各府亦不候
 相請余者往洋船情雅無妨禮却有碍
 使將何以處列王又將何以對朝殿乎尔
 不輕跪我不輕出各等各種是為得諸
 深請宴厚意宜依我
 天朝之禮感謝
 天上帝矣仰祈寬心無勞可也特此書致順請利
 佳 貴府貴府下查明親不計其因官至家府
 能言事而主特與世辭半自明心致
 天父天兄至太平天國辛酉格書年六月初七日

于王洪仁玕致英國翻譯官富禮賜書

據前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編太平天國書翰影印。

報恩牌坊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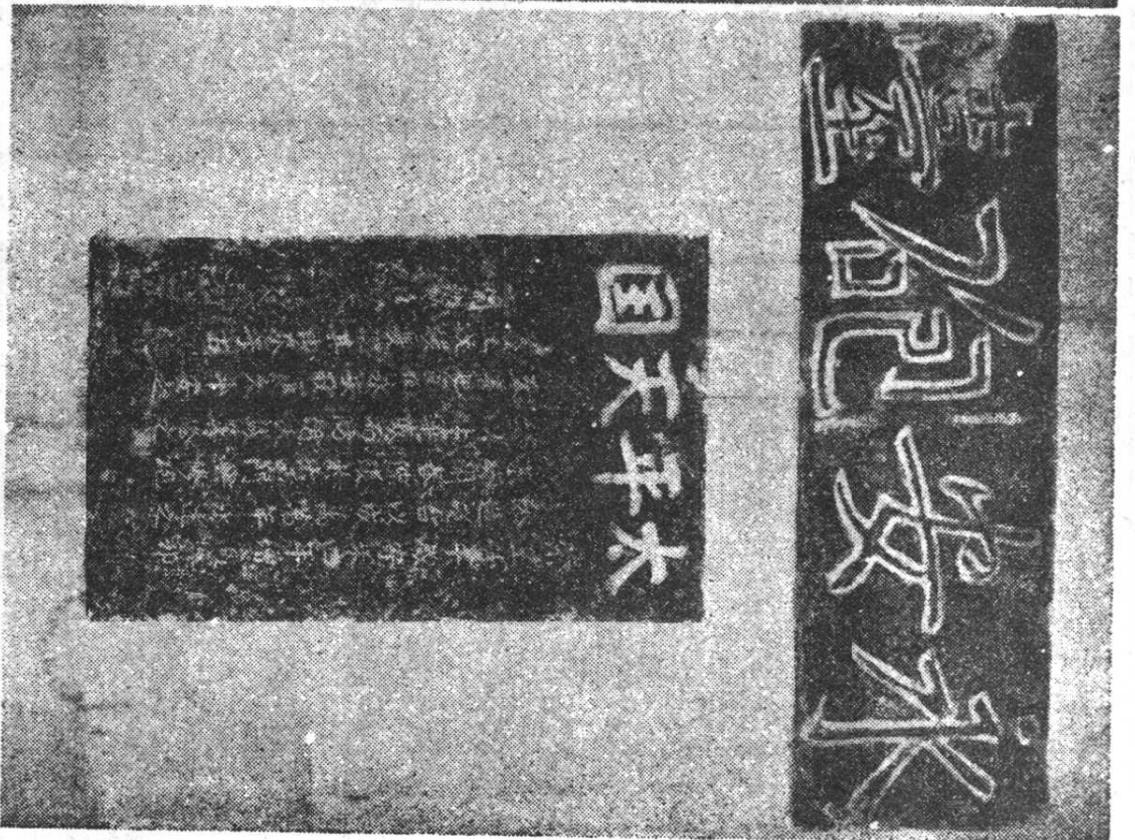


碑高五尺一寸，寬二尺七寸，右上缺一角。碑文凡十七行，共三百九十七字，原碑現存常熟歷史教育館。忠王在江浙一帶施行的政策，使羣衆比較滿意，常熟人民，乃於一八六二年在南門外建立石牌坊一座，並在旁另立一碑，記述建立牌坊的緣由。



長樂炮臺碑

永安砲臺碑，碑額廣二尺九寸，高一尺，碑高二尺二寸，廣一尺四寸，現藏嘉興縣立圖書館。長樂炮臺碑，碑額廣二尺四寸，高一尺，碑高一尺九寸，寬一尺四寸，現藏嘉興南湖煙雨樓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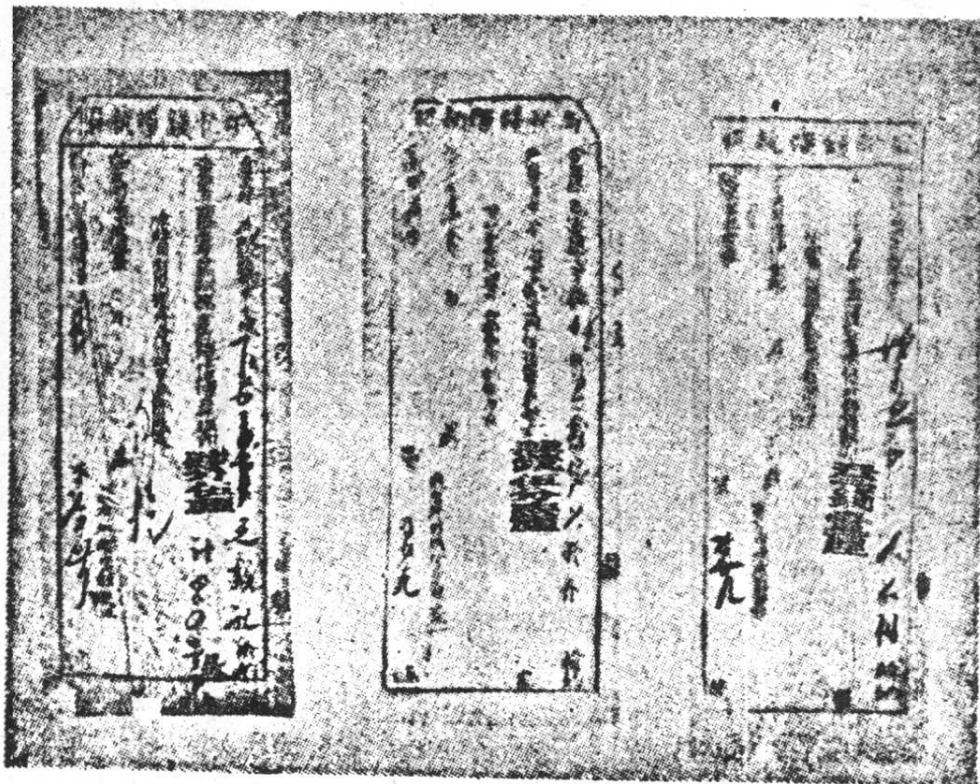


永安砲臺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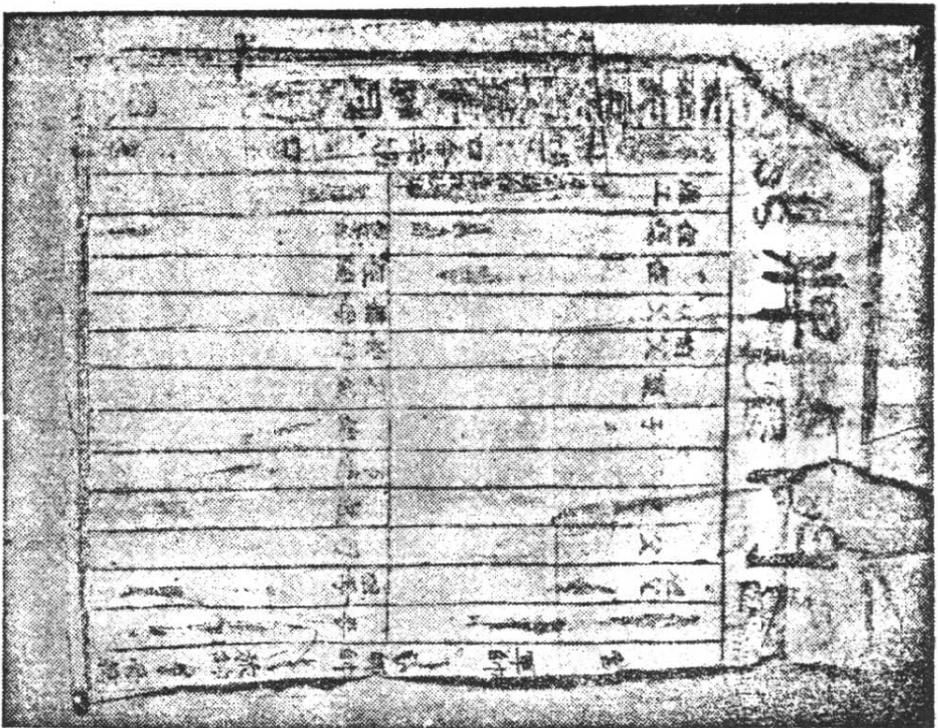
吳·江蕩憑

原件於一九五〇年秋在吳江農民舊契中發現，現藏江蘇文獻會。
原照片註闊約三十六公分，長三十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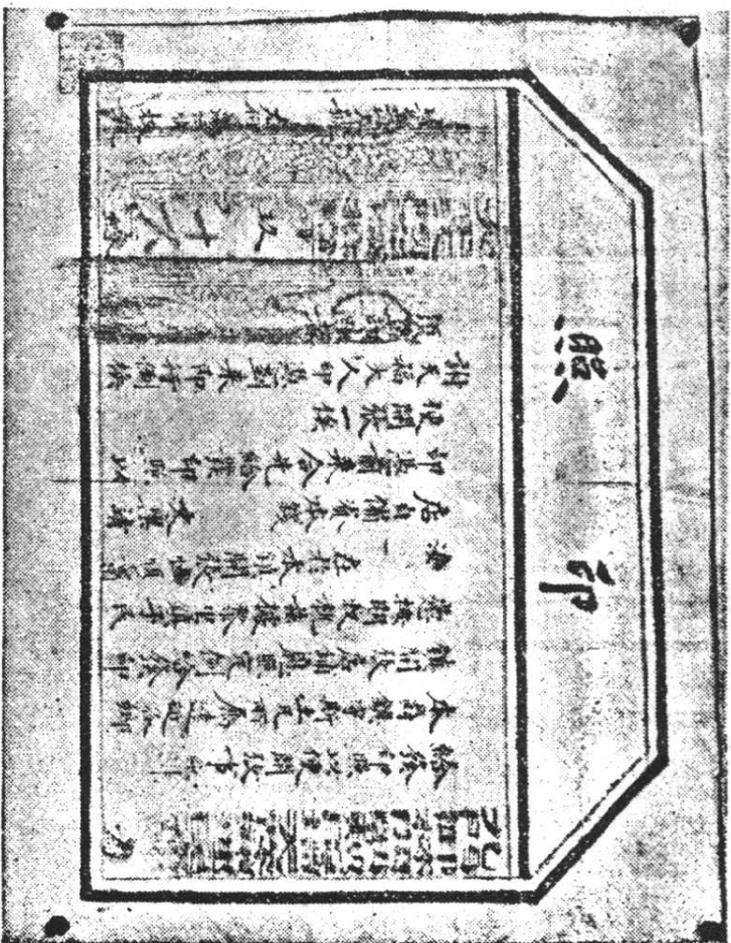
無錫錢糧執照

原件藏江蘇文獻會。共三件，原照片註每件長二十四公分，寬九公分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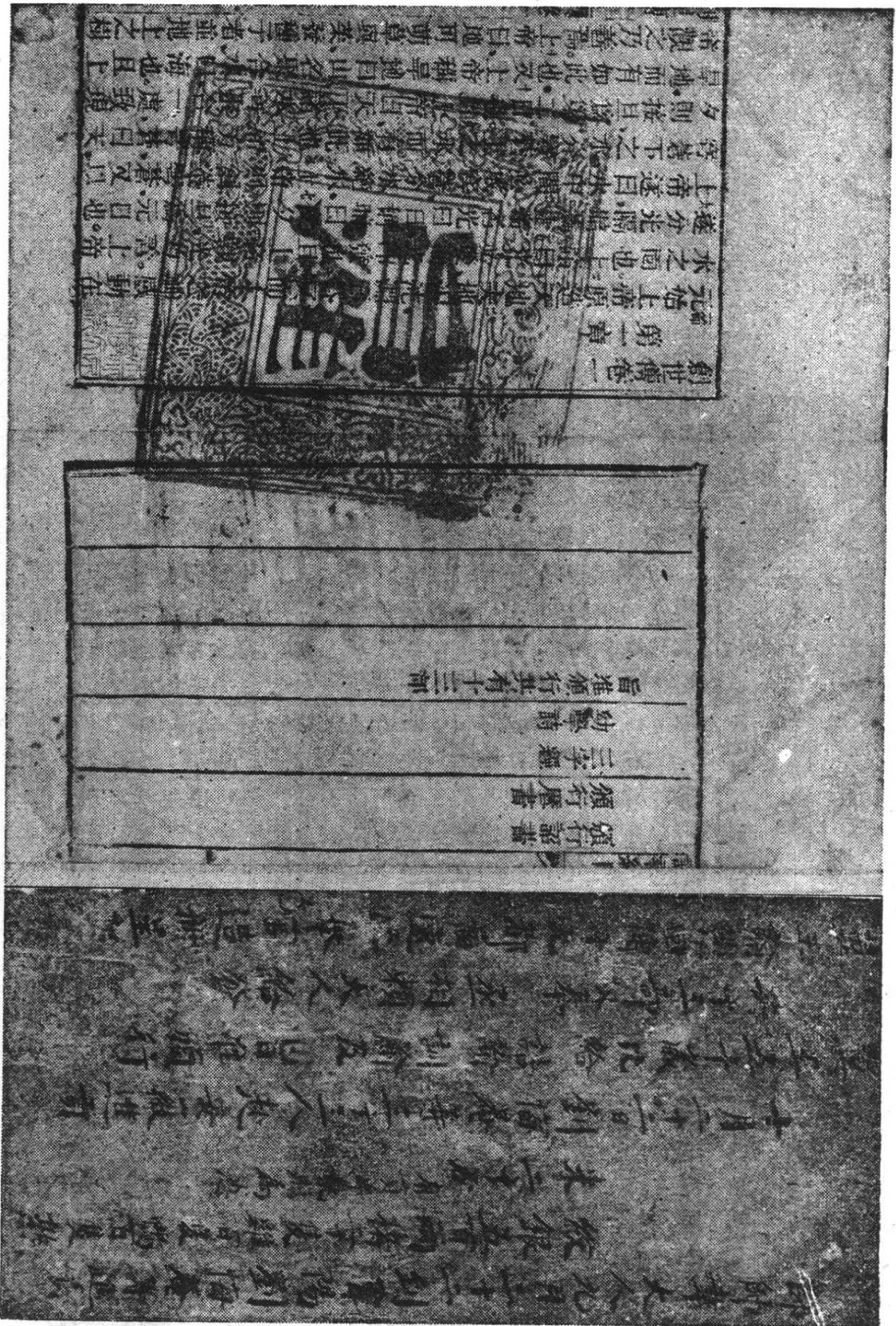
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門牌

此為木印空白門牌，高一尺六寸，寬一尺四寸，年月上蓋有大長方朱文印，有「太平天国天朝九門御林……天義」等文，餘不可辨，現藏北平圖書館。



吳江黎里鎮營業印照

原件高一尺九寸強，寬一尺，在年月上鈐蓋朱印，周圍龍文，中刻宋體扁字，「太平天国九門御林開朝勳臣」肆拾貳戌官增天豫翼得勝」共二十四字。印照係用墨筆填寫，惟首行官銜及末行為木刻宋體字。現存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舊遺詔聖書（創世傳）

本書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計七十六頁，前附頒行書目，書面有題字，見圖。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此為天地會文件之一，惟首三行殘缺，茲據前北平研究院所編太平天國詔諭影印，此件全文已在開明版太平天國史料著錄。惟傳鈔本粵匪雜錄亦載此文，年月日一行作“天德二年正月示”，其他文字亦多有異同。

萬大洪告示

此為天地會文件之一，惟首三行殘缺，茲據前北平研究院所編太平天國詔諭影印，此件全文已在開明版太平天國史料著錄。惟傳鈔本粵匪雜錄亦載此文，年月日一行作“天德二年正月示”，其他文字亦多有異同。

太平官書封面(一)



刻新年三好癸國天平太



刻新年三好癸國天平太



刻新年二子壬國天平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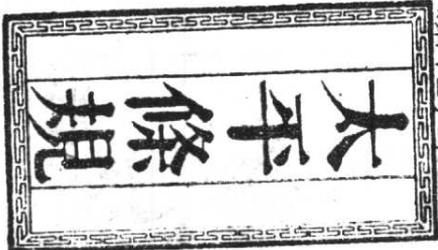
刻新年二子壬國天平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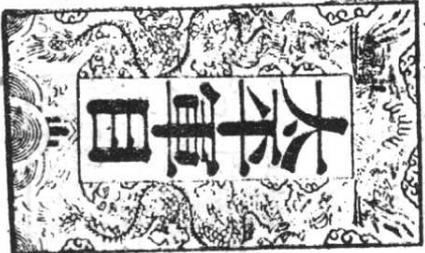
刻新年二子壬國天平太



刻新年三好癸國天平太



刻新年一子壬國天平太



刻新年二子壬國天平太



刻新年八午戌國天平太



刻新年二子壬國天平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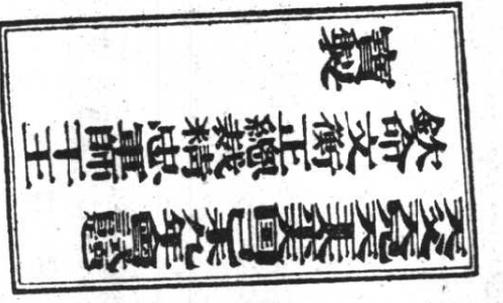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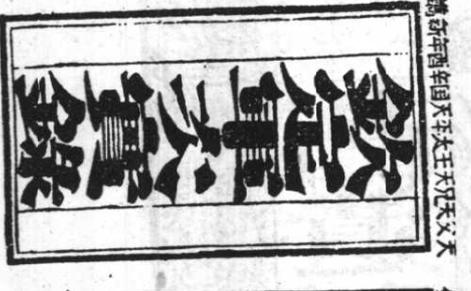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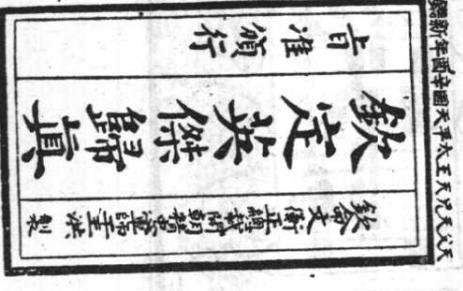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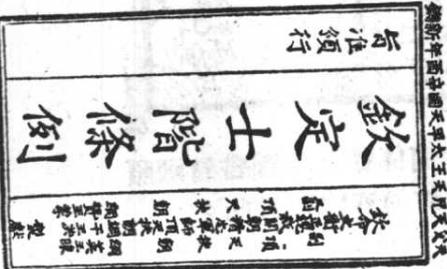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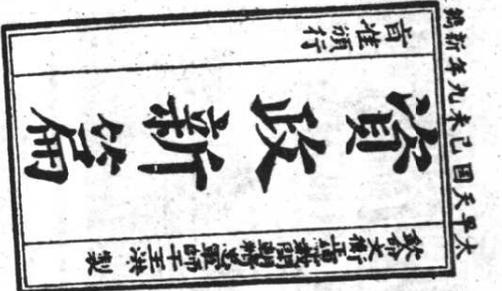


刻新年二子壬國天平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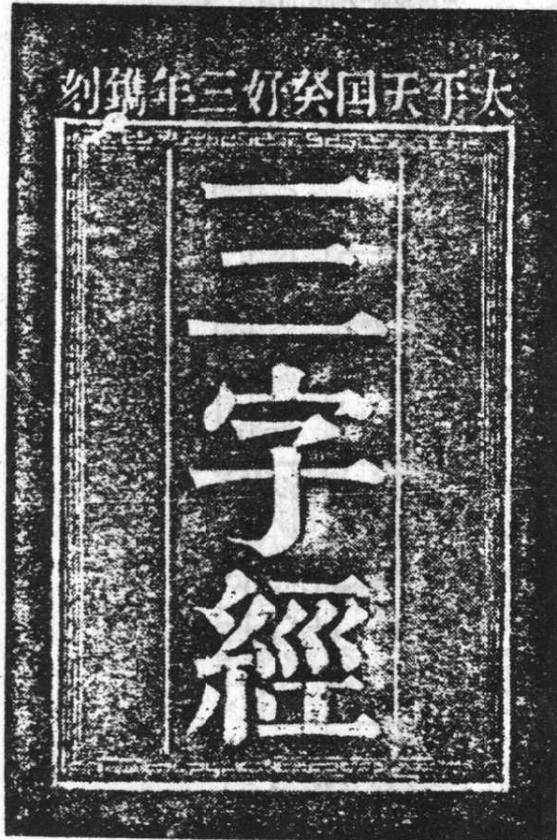


刻新年三好癸國天平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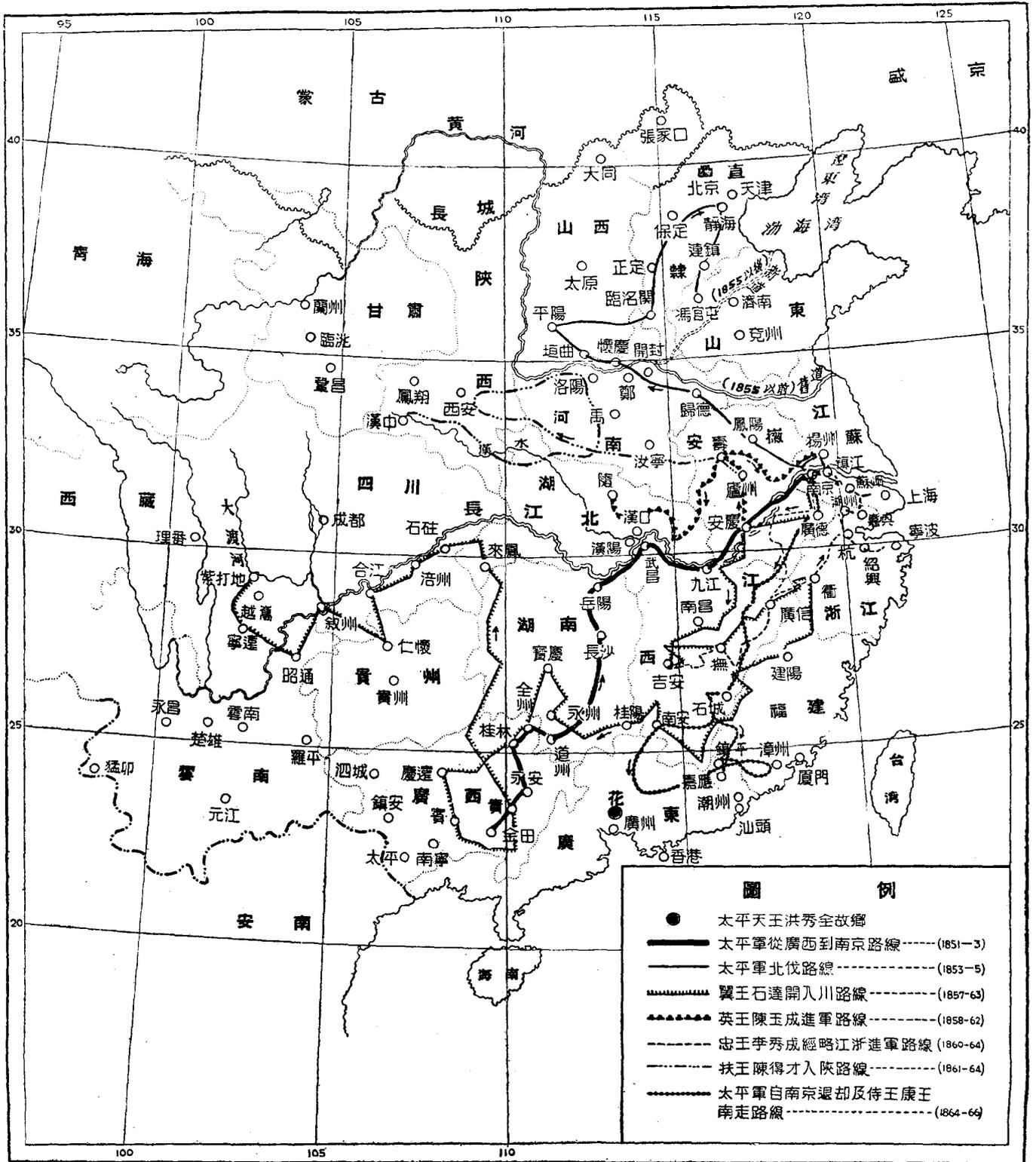


採自程輯太平天國史料、蕭輯太平天國叢書及王輯官書十種。



太平天國官書封面(四)原書全係陽文。陰文的封面係從北平圖書館藏照像本攝印，原書全為陽文。北京大學藏本舊遺詔聖書的封面亦附印於此。

太平天国革命形勢畧圖



凡例

一、本編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太平天國史料，第二部分為清方記載，第三部分為外人記載，第四部分為專載。專載即為清方記載之另一部分。

二、太平天國史料係本編主要部分。其中官書三十八種均照現有照像本及影印本格式排印，其他各類亦盡量保存本來面目。其類似官書如欽定敬避字樣等，無法恢復本來面目者，概收入文書類內。

三、清方記載選錄標準：(1) 配合太平天國革命發展的重點，(2) 多采罕見本，(3) 具有重要性的通行本。遇有兩種以上版本者，均經比勘互校。

四、外人記載以與太平天國史料互相印證之譯本為限，其中簡譯各種，均經譯者重校修正。

五、本編所收比較難得之史料，均在扉葉注明版本及收藏者。如係通行本，則祇注明某年刻本或出於某叢書。

六、凡因脫落而補入字句者，以「」號明之；凡疑為訛誤者，注其正字於本字之下，並以「」號明之；其疑而難定者附加「？」號；其上下語氣不能銜接者，亦以「？」號注明之。

七、卷首圖片以具有重要性及向罕流傳者為采取原則。

八、一九五〇年北京大學北平圖書館合編之太平天國史料（開明書店出版）因版權關係，除將官

書三種收入本編外，其餘均未收入，讀者可取作參考。

太平天國文獻彙編總目

圖片

凡例

第一部分 太平天國史料

太平天國官書

太平天國文書

詔旨

文書

諸王自述

公據

〔附〕金石

〔附〕天地會文書

第二一部分 清方記載

鏡山野史

賊情彙纂

盾鼻隨聞錄

江南春夢庵筆記

髮逆初記

思痛記

轉徙餘生記

洋兵紀略

武昌兵燹紀略

武昌紀事

金陵雜記 附續記

金陵癸甲紀事略

金陵省難紀略

金陵癸甲新樂府 附城外新樂府

金陵被難記

張繼庚遺稿

鳳鶴實錄

鳳鶴小草

蒙難述鈔

遭亂紀略

從軍紀事

揚州禦寇錄

六合紀事

癸丑中州罹兵紀略

粵匪陷臨清紀略

金壇見聞記

金壇圍城紀事詩

東南紀略

紀（無錫）縣城失守克復本末

蘇臺麋鹿記

劫餘雜識

吳清卿太史日記

海虞賊亂志

常熟記變始末

守虞日記

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

小滄桑記

覺夢錄

梟林小史

談浙

兩浙庚辛紀略

杭城再陷紀實

難中記

粵逆陷寧始末記

花溪日記

虎穴生還記

湖變紀略

儉德齋隨筆

越州紀略

夏蟲自語

虎口日記

寇汀紀略

第三部分 外人記載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 附米赫士跋

太平天國起義記

英國政府藍皮書中之太平天國史料

太平軍紀事

天京遊記

小刀會佔據上海目擊記

小刀會首領劉麗川訪問記

1
明

第四部分 專載

向榮奏稿

烏爾泰函牘

〔附〕趙惠甫年譜

目錄

- 一、天德像
- 二、天王洪秀全像
- 三、忠王李秀成像
- 四、太平天国將官兵士像
- 五、太平天国玉璽
- 六、太平天国錢幣
- 七、天王手蹟
- 八、東王楊秀清 奉天討胡檄
西王蕭朝貴
- 九、翼王石達開發給楊廣福職憑
- 十、忠王李秀成諭尙海松江軍民
- 十一、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
- 十二、英王陳玉成致遵王賴文光等書
- 十三、干王洪仁玕致英國翻譯官富禮賜書
- 十四、報恩牌坊碑
- 十五、長樂炮臺碑
- 十六、永安砲臺碑
- 十七、吳江蕩憑
- 十八、無錫錢糧執照
- 十九、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門牌
- 二十、吳江黎里鎮營業印照
- 二十一、舊遺詔聖書
- 二十二、萬大洪告示
- 二十三、太平天国官書扉面
- 二十四、太平天国革命形勢略圖

太平天国文獻彙編第一册目錄

第一部分 太平天国史料(一)

太平天国官書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又名十全大吉詩).....	一
天父下凡詔書一.....	五
天父下凡詔書二.....	二二
天命詔旨書.....	七〇
天條書.....	七二
太平詔書.....	八四
太平禮制(元年).....	一〇一
太平禮制(八年).....	一〇九
太平軍目.....	一一九
太平條規.....	一二三

頒行詔書	一五七
頒行曆書(三年)	一六九
頒行曆書(四年)	一八一
頒行曆書(八年)	一九一
頒行曆書(十一年)	二〇一
三字經	二二三
幼學詩	二二九
太平救世歌	二三七
建天京於金陵論	二四九
貶妖穴爲罪隸論	二六一
詔書蓋璽頒行論	三〇一
天朝田畝制度	三一九
天理要論	三二七
天情道理書	三五三

太平天國文獻彙編第二冊目錄

第一部分 太平天國史料(二)

御製千字詔	四〇七
行軍總要	四一三
天父詩	四三一
醒世文	五〇一
王 ^長 次 ^兄 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又名福音敬錄)	五〇七
幼主詔書(又名十救詩)	五一七
資政新篇	五二一
欽定士階條例	五四三
欽定英傑歸真	五六三
欽定軍次實錄	五九五
誅妖檄文	六一九

太平天日……………六三九

己未九年會試題……………六五一

干王洪寶製……………六五五

太平天国文書

詔旨共九件……………六六九

天王命薛之元鎮守浦口手詔 天王手批 朝天朝主圖 救世真聖幼主詔旨 天王

詔旨五件

文書共七十五件……………六六七

洪秀全來歷 楊秀清蕭朝貴會銜告諭 真神獨一皇上帝(制藝) 石達開布告

李秀成諭李昭壽 欽定敬避字樣 天朝爵職稱謂 化民告示 安民告示 奏章總

登共十二件 書信總登共十二件 李鴻昭等致粵港英法軍官書 李秀成致張洛行書

李秀成諭康玉吉 李秀成諄諭蘇郡人民 李秀成六言諄諭 鄧光明曉諭四民(貼王

江涇) 紹天豫周誨醒四民(貼朱家角) 洪仁玕致英教士艾約瑟書 李秀成覆英

教士艾約瑟楊篤信書 蒙時雍李春發覆梁鳳超等書 李明成致英繙譯官書二件

李秀成致賴文光諄諭 李明成覆英繙譯官書 洪仁玕致英繙譯官書 梁鳳超懸賞

告示 莫仕燮致英繙譯官照會 李明成覆英繙譯官書 莫仕燮致梁鳳超照會
 洪仁玕覆英繙譯官書 李秀成諭子任 李秀成諭趙景賢 李秀成諭尙海松江軍民
 陳玉成致賴文光等書 陳玉成諭馬融和 陳玉成致張洛行書 李秀成諭劉肇均
 黃呈忠范汝增致英法領事照會 石達開給涪陵城人民諭 傅佐廷崔柱忠等會銜告
 示 傅佐廷等致李短韃藍大順書 林新彩勸諭 蒙時雍家書 石達開訓諭王千戶
 石達開致唐友耕書 李秀成譚紹光覆戈登書 譚紹光覆戈登書 李明成諄諭清營
 官兵 李秀成致陳坤書書 李秀成致黃子隆書 〔附一〕黃碗上劉肇均稟 〔附二〕
 陳炳文等叛降鮑超書

諸王自述……………七五

洪大泉自述 〔附〕軍機大臣刑部會奏 石達開自述 〔附〕駱秉章奏 李秀成自述
 〔附〕李秀成自述別錄 洪仁玕自述 洪福瑱自述 洪仁政自述 黃文英自述
 〔附〕沈葆楨奏五件 賴文光自述 〔附〕李鴻章奏二件

公據……………八六

洪仁茂發給洋人路憑 石達開給楊福廣職憑 陳坤書寶批 李秀成發給哈喇路憑
 吳江黎里鎮營業印照 金匱商憑 嘉興營業執照 盛鎮卡憑 受天主將發給蘇州
 客商卡票 金匱田憑 吳江蕩憑 仁和縣便民由單 無錫錢糧執照

〔附〕金石

石達開曾祖母墓刻 練業坤墓刻 余成用墓刻 王久年墓刻 石達開等宜山詩刻
常熟報恩坊碑序 礮銘共五件 嘉興長樂炮臺碑 嘉興永安砲臺碑

〔附〕天地會文書

天德王貼柳州告示 安民告示 徐建傑告示 奉天承運皇帝詔 劉麗川告示
李成池告示 復明起義檄文 安東將軍平滿大元帥羅參贊軍機大臣王會銜告示
黃威告示 太平天國敕諭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又名十全大吉詩)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旨准頒行共有十五部

十全大吉詩

其一

三星共照日出天 禾王作主救人善 爾們認得禾救飢 乃念日頭好上天

其二

人字脚下一二三 一直不出在中間 玉清不好起歪心 全敬上帝不愁難

其三

清朝燈草就日頭 照明天下不用愁 貴人也要三星照 昇天享福正修悠

其四

且說金爐是名頭 日月照明不用愁 燈草開來對日洪 信實天父自悠悠

其五

功名頂頭借金引 不拘大小再真心 戒淨邪花酒多少 得福公子貴如金

其六

琵琶鼓樂簫來和 金玉堂中快樂多 正人上天真享福 勝起高樓頂上坐

其七

朝中公子勝公郎 出在深山金玉堂 富貴功名天分定 燈草對緊日頭上

其八

笛子出在玉堂中 扇子不拔自有風 山頭白雲風吹散 真心敬天不愁窮

其九

黃金財寶是名頭 爲人修善不用愁 正人自有昇天日 天堂享福萬千秋

其十

題名頭頂半金黃 爲人真心總不妨 且看江水何處去 盡歸一統轉天堂

摺蕭一山所輯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以下簡稱蕭輯）影印太平天國三年刻本（不列顛博物院藏）排印。全書正文五葉，版心折處有「十全大吉詩」字樣。賊情彙纂（以下簡稱彙纂）及太平天國野史（以下簡稱野史）所收十全大吉詩與此多有異文。但庚申十年初刻之「王長兄親自親耳共証福音書」引十全大吉詩與此一字不異，可證彙纂及野史本均不足據。

天父下凡詔書一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四部

天父下凡詔書

辛開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秀清、雲山、韋正、達開上朝，雲山奏曰：「今日小弟同韋正、達開、曾天芳、蒙得天到清弟府謫議，並欲奏封周錫能，忽然

天父下凡，喊鎖周錫能，吩咐畢，

天父曰：「我回天矣。」秀全（一）曰：「拿獲否？」清等對曰：「早已拿獲在案。」秀全曰：

「天父咄大權能，我等跪謝天恩，各自退朝。」（二）是夜雲山、達開上（三）朝，奏說

天父又復下凡，秀全即至

天父面前。

天父即命吊周錫能，審畢，

天父曰：「我回天矣。」全亦自回殿。秀全命韋正等記錄

天父下凡詔旨，韋正等轉命蒙得天、曾天芳記錄。十一月初四日，秀全披閱蒙得天、曾天芳等記錄云：「小臣

曾天芳、蒙得天同承命記錄

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詔書：十月二十九日，馮南王、韋北王、石翼王同小臣曾天芳、蒙得天齊到楊東王殿前

請安，並會議

天父上主皇上帝江山大事，言不數語，忽然

天父下凡。

天父密吩咐各千歲等曰：「今有周錫能反骨偏心，串同妖人回朝，內應謀反，爾等知麼？」衆等對曰：「不知。」

天父曰：「爾等立即發令擒拿他三人押候，我

天父自有分斷。」衆等對曰：「遵令。」

天父曰：「爾等各要靈變閉密，我回天矣。」

天父回天後，小臣曾天芳、蒙得天與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將

天父聖旨回稟東王九千歲、九千歲聞言憤怒，即令猛將擒拿反骨妖人周錫能，並串同妖人朱八、陳五三人

押候在監，後復奏知

天王。是晚北王吊審無供，賴得

天父勞心，復又下凡。

天父令楊潤清、楊輔清二位回宗兄到各王府，傳知各千歲上朝奏接

天王。即時各千歲同侍衛衆官員及小臣護衛

天王到

天父面前。

天王統率衆臣跪伏問曰：

「天父下凡？」

天父吩咐

天王曰：「秀全，今日是我

天父做事，若是凡人做事難矣。今有周錫能反心，昨日串同妖人回朝，欲做好大的事，爾知麼？」

天王對曰：「清胞等亦既說知，今日做事，幸賴

天父權能，不然難矣。」言畢

天父吩咐蒙得天曰：「爾去吊周錫能來。」得天對曰：「遵命。」蒙得天帶周錫能到

天父面前，

天父曰：「周錫能，爾當前去何方來？」錫能對曰：「當前白屢求東王及各王奏

主恩准小子周錫能回博白團集兄弟姊妹也。」

天父曰：「爾同誰人去？」周錫能對曰：「小子同黃超連去。」

天父曰：「周錫能，今東殿講話是誰？」周錫能曰：「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父曰：「日頭又是誰？」錫能對曰：「日頭是我

主天王，天下萬國之真主也。」

天父曰：「日頭照得幾闊？」錫能對曰：「照得普天下。」

天父曰：「照得見爾麼？」錫能對曰：「照得見。」

天父曰：「現今是何人做事？」錫能對曰：「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做事也。」

天父曰：「周錫能，爾知

天父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麼？」錫能對曰：「知得

天父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也。」

天父曰：「今凡間中國，年載久矣，未曾敬我，爾知麼？」錫能對曰：「中國人瞞昧

天父恩德，丟空未曾敬拜

天父久矣。」

天父曰：「爾知

天父量如何？」錫能對曰：「知得

天父有海底之量。」

天父曰：「爾知得

天父能救人麼？」錫能對曰：「知得蒙得

天父亦屢次救過小子。」

天父曰：「爾知得我屢次救過爾，爾行錯之事，就不可瞞天，直說我

天父聽也。」錫能瞞天對曰：「小子情實無二心待天，實爲回鄉團集兄弟姊妹也。」

天父曰：「天就是我，」(五)心不二心我盡知。爾說真心回鄉團接兄弟姊妹，今帶有多少人來？」錫能對曰：「小子現帶有一百九十餘人來。」

天父曰：「爾所帶之兄弟何時在博白起脚？如何設計行程？」錫能對曰：「小子頭一，好得

天父化醒，朱錫傑、梁十六同小子譎議，假辦帶妖壯，十月初十日在博白起脚，至本月二十一日到。」

天父曰：「據爾自說帶有一百九十餘人，緣何獨爾三人到來？今爾所帶之兄弟現在何處？」錫能對曰：「事因假辦(六)妖壯，曲從帶兵，現投入新墟妖營，既有七八天矣。」

天父曰：「周錫能，爾回朝時對爾千歲講如何說話？」周錫能對曰：「小子回朝時對千歲所說事情無欺，獨是小子說回來三四日之話無合，我未推算日期。今小子在

天父面前不敢亂講，細推算回來日期，已有七八天矣。」

天父曰：「周錫能，爾所帶有百餘人入到妖營，爾知得他是七妖頭？」錫能對曰：「那妖頭性養，是咸豐妖之舅叔也。」

天父曰：「爾見他同講如何說話？」錫能對曰：「小子見他妖頭，無有譎議，如何說話也。」

天父曰：「周錫能，爾既投進妖營，今又如何出關前來回朝？」錫能對曰：「小子對他妖頭說出關把路佩劍，關刀白馬，並帶朱錫琨凡叔，是朱八，與小子外甥陳五共三人，直向聖營逃入天朝，奏知千歲知情，不至慮望。再者還有小子所帶百餘人，現在新墟妖營，要待小子先來報知，然後方可齊來，不至有誤，小

子真心情形如此。」

天父曰：「周錫能，就將爾供詞恐來有誤，難道爾千歲就不認得爾乎？爾又信爾千歲不過乎？」周錫能其時無詞可對。

天父曰：「周錫能，爾這瞞天之計，爾好好從頭直說，爾瞞不得我。」

天父也。「周錫能自料其奸謀事重，不敢直承，恐罪無寬，仍瞞天對曰：「小子實因真心回朝，路道難通，迫假就妖，變作妖壯，瞞路回朝情實。小子餘無別心，求

天父開恩赦罪。」

天父曰：「周錫能，爾真不知我量大乎？從前中國不敬我咄久，我都容得他，難道爾有些錯，我就容不得爾麼？」周錫能仍不敢直說。

天父曰：「周錫能，爾是我

天父上帝生爾養爾，切不可枉費我生養功勞。周錫能，爾自出至入，事術行爲如何，

天父盡知，爾不好屢屢瞞天。爾既知真是天做事，知得

皇上帝有無所不知之能，又知得日頭能照得普天下，今

天父皇上帝在此，爾

主天王日頭又在此，爾仍藏奸心。爾直說我亦知，爾不直說我亦盡知，爾好好一總直說我天父聽。爾若不認，要我

天父指出爾之奸心，爾就難矣。」周錫能還不敢直說，曲瞞對曰：「小子實未有奸心對天，求

天父開恩。」

天父曰：「爾知我

天父上帝要人生則生，要人死則死，是

天上下地之大

主宰麼？」周錫能對曰：「知得

天父皇上帝是造天地獨一

真神大主宰也。今小子有錯，求

天父開恩赦罪，小子實不敢奸心瞞天。」

天父顯指周錫能曰：「周錫能，爾無奸心瞞天，爾自帶二人同伴回朝，立意如何？」錫能仍瞞天對曰：「小子

同伴二人，他說願隨小子回朝敬拜

天父上帝也。」

天父又指周錫能曰：「周錫能，爾果帶他回朝，敬拜

上帝，緣何昨晚爾二人同朱錫珉、黃文安夜靜時四人講如何說話？爾還瞞我

天父不知麼？爾果願知錯直認，我自赦爾，若要我一總指出，爾就難矣。」時周錫能不得不直供，對曰：「小子

出外錯從妖人，被其誘惑，曲從妖計回來，以爲妖魔內攻外應。此事不是小子立心所爲，求

天父開恩。」

天父又指周錫能曰：「爾說如此奸心謀反事情，不是爾立心所為，緣何爾回朝未滿一日，爾就帶人去往探天朝城樓所講如何說話？」周錫能心愧，對曰：「小子自心未醒，得去四城樓觀探情形，其時小子既得譎度此城易攻之話，此是小子被妖魔迷懡，實無本心行奸，求

天父開恩赦罪。」

天父顯指周錫能曰：「爾說實無本心行奸，緣何爾一回朝時就去見爾妻兒，密中吩咐爾妻，那些如何話說？」（七）其時

天父皇上帝伸出無所不知之能，周錫能伏聞

天父皇上帝指出疊次真情，自知奸心難隱，果是天眼恢恢，

真神難欺，直訴出真情曰：「小子周錫能被妖魔迷懡心腸，果的受其妖頭所惑，串同計較回朝，誘惑軍心，較

通外攻內應，方可領妖級賞大功。小子立心行錯，謀反逆天，奸心如此，求

天父格外開恩赦罪。」

天父曰：「仍有朱八又有何意？」周錫能隱諱朱八，對曰：「他無何意。」

天父曰：「周錫能，爾同

天父過親，或是同他過親同爾

—— 料資國天平太 ——
主過親，或是同他過親？」錫能對曰：「小子同

天父與

天王過親也。」

天父曰：「爾既知同

天父過親，爲何不肯直說朱八奸心，致我

天父說出他奸心，爾甘領他罪麼？」錫能自知難隱，求

天父赦罪曰：「小子實不能瞞得

天父，懇求

天父恩赦小子之罪，實是妖頭同朱錫傑與朱八計謀，遣入天朝行刺。那朱八魔鬼入心，實來爲此事也。」

天父吩咐小臣曾天芳，令人傳朱錫琨、黃文安到來。小臣曾天芳對曰：「遵命。」片刻朱錫琨、黃文安到前跪

問曰：

「天父下凡？」

天父曰：「朱錫琨，昨夜更候，周錫能同朱八與爾講有何話？」朱錫琨曰：「昨夜周錫能同朱八誘惑小子去

投妖，包有封賞，小子則憤怒說他，此事斷不是我所爲也。至今早小子適逢承命往水關軍營造冊，意

欲今晚回來，然後稟報，不覺至懍勞

天父下凡，小子知罪，求

天父格外開恩。」

天父責罵朱錫琨曰：「爾聞說此情，理該即刻稟報爾千歲，奏知爾

主天王，則爲是也。爲何我（八）傳爾到來，爾方訴出？」

天父卽令杖他一百。

天父又責朱錫琨曰：「爾身現居監軍，不知緩急之事。」又令再杖一百。

天父問黃文安曰：「黃文安，爾昨晚周錫能與爾說有何話？」黃文安對曰：「小子問周錫能如何設身回來？」

周錫能與小子說曰：他是假辦妖壯，投入新墟妖營，今在妖營脫身回來。小子又問他那些還有多少

妖兵？周錫能與小子說曰：那妖兵不多，約後日初三來開仗。小子又問他，既在那妖營回來，有知得那

妖頭有如何詭計麼？周錫能曰：那妖魔無有詭計可設，但知得那妖頭今欲用人投營，誘惑我們軍心。

又說他前投在妖營時，受了妖封六品頂戴。又說妖計不願與聖兵對戰，欲以銀錢買和。小子所得周

錫能之話如此。」

天父責黃文安曰：「爾知此情，緣何不卽刻稟報爾千歲？」黃文安對曰：「小子知罪，求

天父格外開恩，小子一時昧錯，以爲他閒言，不覺推其好意。」

天父責黃文安曰：「爾現奉

天命巡查，身居何職，該杖一百。」杖畢，

天父恩謂黃文安曰：「爾自今以後，每事俱要推明，時加格外靈變。」黃文安對曰：「小子蒙

天父開恩化心，小子下次不敢怠惰，遵

天父教導。」

天父命北王出東王殿前曉諭兵將。北王承

天父命大聲唱道：「衆兵將！今我們托賴

天父皇上帝權能，破殘妖魔鬼計，指出周錫能反骨偏心，謀反對天。衆兵將同心踴躍，立志頂天，天做事，天擔當，齊要放膽，時刻要記念

天父權能恩德，每事要加時長靈變。」衆兵將同心唱嘆

天父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也！

天父皇上帝嗟謂周錫能曰：「錫能，我（九）

天父皇上帝指出爾所較計，謀反逆天，不指差爾，亦不冤屈爾也。依爾自己供詞，亦無差也。」周錫能自悔，對曰：「天父所指小子之錯無差矣。並小子自供謀反逆天情由，亦無差矣。」周錫能自知錯入法紀，罪無可寬，悔之晚矣。斯時

皇上帝聖兵合軍兵將共怒切齒，伏求

天父皇上帝下令即將謀反妖魔凌刷焚灰。

天父諭衆小曰：「爾衆小放膽，不妨同心踴躍，立志頂天，我自有主張也。」

天父又吩咐

天王曰：「秀全，爾寬心，我回天矣。」其時

天父回天，既三更矣。衆朝臣護衛。

天王回殿，山呼萬歲後，各職回衙，虔謝頌讚。

天父恩德，談敘。

天父無所不知，權能獨一。忽然。

天父又下凡，令楊運清國（十）宗兄命人到各王府傳知各千歲。小臣曾天芳，蒙得天與各官員一齊同到。

天父面前，跪問。

「天父如此勞心下凡。」

天父吩咐南王、北王、翼王及各官員等曰：「我今晚破殘妖魔鬼計，並誅滅變怪妖魔，爾衆小再加時時靈變，

每事有我作主不妨。」衆等對曰：「小子知得。」

天父權能大，求。

天父看顧化心。」

天父曰：「爾衆小未知。

天父權能，且看今晚，未知。

天父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亦觀今晚。爾衆小要認真天堂路，切不好踏差，放膽立志，頂天不妨，我自。

有主張也。」衆等對曰：「蒙得。」

天父勞心教導小子。」

天父曰：「各各寬心，我回天矣。」嗣後合軍人等同喜沾

天父恩德，卽宰豬牛敬拜，虔謝

天父皇上帝破滅凡間妖魔鬼計，看顧衆小權能恩德也。次日奉

天父命，將周錫能及其妻蔡晚妹，其子周理真並串妖人朱八、陳五等細縛起解之時，周錫能自知死罪難逃，

一時良心發見，大聲呼喊：「衆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盡忠報國，不好學我周錫能反骨逆天。」

其妻蔡晚妹亦憾指其夫，大聲罵曰：「今日真是天做事，爾今如此反骨逆天，真是天誅爾。那時爾對

我說欲謀此事，我苦勸爾不好，今連我母子被爾害死，真是害人害自己矣。」時朱錫琨枷鎖在朝門

示衆，亦大聲呼喊曰：「衆兄弟，各人要醒，我朱錫琨實托賴

天父權能，不然險被我血叔朱八所害矣。我血叔如此狼心，衆兄弟要將他凌剮矣。」其時朝廷有姊妹傳聞

曰：「不怪得周錫能妻蔡晚妹吩咐其子周理真曰：理真，爾穿此布衣不久，三天後就有綢緞爾穿矣。」

又有姊妹傳聞曰：「見他昨晚打整行李，預備其夫做事，卽周錫能在那日觀探城樓，亦極力磨利關

刀，預備在那晚做事，誰知

天父皇上帝有主張，忽然下凡，指出真情，謀事不成，反陷地獄受永苦矣。哀哉！」

- (一)程輯本凡「秀全」或「全」等自稱處均作朕，上空一格。
- (二)退朝作回府。
- (三)上作登。
- (四)此句作自屢知蒙天父亦救過小子矣。
- (五)一作一。
- (六)辨改作辦。
- (七)話說作說話。
- (八)爲何我作我何爲。
- (九)此處漏一我字。
- (十)國作固，下同。

天父下凡詔書二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二部

天父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歷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旨准頒行共有二十部

十一月二十日是禮拜之辰，

北王與頂天侯及丞相等官到東府請安，並議國政事務。議畢，

北王同衆官跪呼千歲，請

東王寬心安福。

東王命

北王回府暨各官回衙。

東王回入內殿，不一時

天父下凡，詔楊水嬌、胡九妹、譚晚妹、謝晚妹曰：「爾小女等前來聽我

天父吩咐。」楊水嬌同女承宣官齊到

天父面前跪下，請問曰：

「天父勞心下凡，小女等齊到敬聽

天父聖旨，求

天父教導。」

天父義怒，良久不語。女官又請曰：「操勞我

天父下凡，小子小女實有錯過，罪有餘辜，懇求

天父赦宥，請

天父息怒。」待求之又求，求得甚多。

天父始曰：「爾衆小既知有罪，速傳爾

北王到來，聽我

天父吩咐。」女承宣官對曰：「遵

天父聖旨。」女承宣官即趨出二府門鳴鼓，將

天父下凡命

北王到來之

旨傳與男承官，男承宣官遵命即往。北府稟報。

北王到東府聽

天父下凡

聖旨。

天父又詔女丞相楊水嬌、胡九妹曰：「爾

北王現未到來，我吩咐爾，爾將我

聖旨稟奏爾

東王知道，命爾

東王登朝啓奏爾

主天王我實因爾

主天王性氣太烈，性既似我，量亦要似我也。

主宰天下，凡事皆要從寬，譬如女官在

天朝佐理

天事者，多是不明

天情，每有不合事宜之處，務要悠揚教導，海量寬容，使其心悅誠服，

天事方可週理。若是嚴性過甚，未免其方寸多亂，不知如何樣作法方能稱旨。以此心無定見，身無安居。一事

既錯，萬事皆非。不若從容指示訓誨，使其習鍊，自可圓成。即今

幼主我

天父降生，雖性本善，然亦要及时教導，方不至性相近而為習相遠也。現今將其初生本性，順機教導，使其鍊

得正正，為天下萬國規模，使天下萬國皆為法則，觀其所言所行合乎

天情者，則可任其所言所行，若有不合

天情之處，便要節制，切不可任其率性所為。」女官對曰：「小女遵

天亞爺聖旨。」

天父又曰：「楊長妹、石汀蘭現在

天朝佐理

天事，亦已有日。况此兩小女分屬王姑，情同國宗；至於朱九妹兩大小亦有前功，准其一體休息，免其理事，或

在

天朝，或居東府安享

天福也。」又

旨詔：「在

天朝未免日近

天顏，人臣侍君固屬分所當然，但無理事，又不若令其在

東府享福更爲妥便也。至若

天朝事務，乃係

天事，人人亦該理得，另派他人理事可耳！」女官對曰：「荷蒙

天父勞心下凡教導，小女遵

旨，自當將

天父聖旨稟奏

東王。」

天父曰：「爾等遵旨便是，我回天矣。」

天父回天後，維時

北王與頂天侯等纔到東府頭門，未知

天父回天，旋率衆官跪下禱曰：「小子等屢多錯過，致勞

天父操心下凡，懇求

天父赦罪開恩，教導小子。」禱求已畢，仍跪在地下，即命男承宣鳴鼓傳女官稟奏事。女承宣聽聞鼓響，即自

內殿出至頭府門，視見

北王，即稟報曰：「適纔

天父勞心下凡，今已回天矣。」

北王同頂天侯大人平身。」

北王起身問曰：

「天父開恩下凡，是何教導？」女承宣官對曰：

「天父聖旨，命

東王與

北王同朝官登朝，命

東王將

天父聖旨啓奏

天王，用性要寬，氣要悠揚，又要教導

幼主，並恩免

天朝四女師理事等 旨。

東王遵

天父旨命，今欲登朝矣。」

北王曰：「爾當稟奏

東王，說 本軍師到來，請候

金安。」女承宣即領命稟奏

東王。

東王曰：

「北王既已來到，宜傳進殿。」

北王與衆官進殿，跪呼千歲，叩謝

東王恩典，曰：「今日我們一班弟妹真真好，得我

四兄乃理（埋）牽帶，方得成人。今日

天父開此太恩，下凡教導，小弟等實沾恩德靡涯。並天下弟妹重重，更沾

天父之大福矣。」

東王曰：

「天父真是勞心，弟與衆官總要知天恩可也。」

北王與衆官對曰：「遵

東王金諭。」

東王又曰：

「天父有聖旨，命我們登朝，吾等當速登朝啓奏也。」即令伺候，

北王與衆官跪呼千歲，請

東王寬心乘輿，

東王亦命

北王與衆朝官先往

天朝。

北王將到

天朝，忽謂北殿承宣官陳德松曰：「爾當急往迎着金輿，請

東王金諭，或先到朝廳，或直入朝門。」承宣領命，飛迎金輿，傳東殿僕射，曰：

「東王在輿內安福，不敢驚駕。」北殿承宣聞得

東王安福，遂不敢重請，即飛回稟報。

北王。

北王聽得

東王安福，連忙下輿徒步，趕赴途中，即跪下問曰：

「天父勞心下凡？」

天父詔曰：「是也。爾速將金輿抬至金龍殿前。」

北王對曰：「遵

天父聖旨。」即急傳命

天朝女官啓奏

天王命畢，即偕丞相及衆官將

東王金輿抬進朝門。

天王聞得女官傳得

北王所奏

天父勞心下凡，亦忙步出二朝門內迎接

天父。

天父怒

天王曰：「秀全，爾有過錯，爾知麼？」

天王跪下，同

北王及朝官一齊對曰：「小子知錯，求

天父開恩赦宥。」

天父大聲曰：「爾知有錯，卽杖四十。」其時

北王與衆官俯伏地下，一齊哭求

天父開恩，赦宥我

主應有之責，小子等願代

天王受杖。

天王曰：「諸弟不得逆

天父之旨，

天父開恩教導，爾哥子自當受責。」

天父不准所求，仍令責杖

天王。

天王對曰：「小子遵

旨。」卽俯伏受杖。

天父詔曰：「爾已遵

旨，我便不杖爾，但有石江關楊長妹，當使其各至王府與國宗一體安享天福，無用協理天事。朱九妹兩大小前亦有功，亦准居王府安享天福，餘皆等爾清胞奏爾也。」言畢，天父回天。

北王及衆官衛扶

天王回殿，頂天侯負

東王登殿。

天王曰：

「天父勞心下凡教導，我們小子總要知得天恩。」衆官跪下山呼萬歲，皆對曰：「遵旨。」

北王稟奏

東王曰：「四哥，

天父又勞心下凡來。」

東王喜曰：「又勞

天父下凡，

天父真正是勞心多矣。」

東王遂啓奏

天王曰：「適纔

天父在弟府內下凡，命小弟等登朝啓奏我

主二兄。」

天王問曰：「清胞，

天父有何

聖旨？」

東王對曰：

「天父聖旨命

二兄要將

幼主時時教導，須要教得好好，使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總要合乎準則，不可任其心意所向。譬如

天父降雨之時，

幼主意欲出去遊玩，若任其意遊玩，是必雨淋身濕，即此一事就要節制，使其天晴之時方可遊玩。又

言女官在

天朝理事，多有不週之處，

天父又命小弟啓奏我

主二兄，女官若有小過，暫且寬恕，即使教導，亦要悠然，使他無驚慌之心。譬如鑿池挖塘而論，不比築城作營，若遇天時雨雪霏霏，即令其暫且休息，以待來日。現下雨雪寒凍，毋用緊挖。如此安慰，彼必寬意樂心，知恩感德，勇於從事，事必易成。前七月間

天父下凡，改前誠語，有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二兄尙過高天，

天情道理自然無所不曉。但這爲女官者本是女流，知識有限，天情道理何能十分曉得？閒時見

二兄在殿前，女官面覲

天顏，未免理事不週，致觸

二兄義怒，故此時常驚恐。且爲臣者在君殿前作事，亦不甚方便，即如韋正胞弟而論，時在弟府殿前議事，尙有驚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何況女官在

二兄面前乎？」

東王又啓奏曰：「譬如男官女官或犯死罪，固是定由我

二兄奉

天法誅戮，以正

天法，以儆後犯。然在小弟細思，其犯人固屬死有餘辜，但恐其中有些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殺之，未免有悞。小

弟大胆，凡屬男官女官有犯死罪之人，懇求

二兄格外開恩，交付弟等細心嚴查，究問其所以得罪之原由。若遇情有可恕者，即懇

二兄開恩赦；若實犯死罪至極，無可寬宥者，啓奏

二兄御照處決。如此庶無不白之冤，而我

二兄之恩威並行，賞罰更爲週密矣。但不知是否，惟懇

二兄開恩詔明。」

天王詔曰：「胞所奏極是，眞眞

天父愛善惡，慈祥審慎之仁心也。爾

兄性本烈，未有胞奏，恐有悞殺。今聽胞奏，不但爾

兄不致有悞殺，後人觀此亦不敢草率也。自今以後，

兄每事必與胞商酌而後行，使後人爲君者每事亦效法乎尙，亦與賢臣商酌而後行，庶不至有悞也。」

東王亦啓奏曰：「此非小弟能想到，皆蒙

天父

天兄化心及我

二兄之鴻恩優容也。」

天王詔曰：「胞奏此理甚是，則必記詔以垂教萬世，使萬萬世爲主爲臣皆要遵此行爲，庶使

天父好生之心永遠常昭，而恬熙之風永垂不朽。」

東王對曰：「此乃

二兄明德立於永遠，法式真為美也。」

東王又諭衆官曰：「爾等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稟，或是或非，且隨他直稟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見他有不合之處，即大聲罵他，致他心無定見，常多驚恐。即有錯處，亦須待他言畢，悠然教導，不然恐他自後即有合理之處，其亦不敢來稟也。」

天王降旨詔衆官曰：「爾為官者，須知爾

東王所言，即是

天父所言也，爾等皆當欣遵。」衆官對曰：「遵旨。」

天王又詔

北王曰：

「兄要遵

天父聖旨杖責，方合道理。」

北王對曰：

「天父開恩，不用杖責，

二兄寬心，遵

天父聖旨是也。」

東王問

北王曰：

「天父下凡

聖旨如何？」

北王對曰：

「天父初時即令杖責

二兄，後因

二兄遵

旨，

天父即開恩不杖。」

東王啓奏曰：「求

二兄寬心，

天父已經開恩，

二兄遵

天父聖旨，無用杖責便是也。」

天王曰：「我轉高天之時，

天亞爺之性還過烈也，總是

天亞爺有海底量，今日

天父勞心下凡，命杖責爾

二兄者，因爾

二兄肚量狹隘之過。從前爾

兄轉天之時，妖魔侵尙

天庭，

天父還容得他過，命我暫且容他，他服便罷，何況今日女官有些小過，即令杖責，非量狹而何？」

東王對曰：

「二兄性格乃是

天父生成，子肖

父性，非量小也。

二兄寬懷，坐享

天國萬壽無疆者也。」奏畢

東王

北王偕衆官跪下山呼

萬歲，奏

旨退朝。退出朝門，

北王與衆官卽送

東王回府。回至府內，

東王昇殿，衆官跪呼千歲畢，

東王諭衆官曰：「本軍師今日將

天父聖旨啓奏我

主二兄，未知是否？」

北王與衆官對曰：

「東王所奏者乃奉

天父聖旨，皆合

天心，無有不是者也。」

東王又曰：「爾等爲官，凡尊者不冷，爾爲卑者要直稟不妨；卽如本軍師有錯，爾等亦要直稟奏也。」

衆官對曰：「遵令。」

北王偕衆官跪呼千歲，請

東王回內殿安福，即偕衆官出府，各令回衙，
北王亦回府矣。

二十二日

東王因

天父下凡在

天朝，欲令杖責

天王，自回府後，細思

『天父之所以教導

天王者，正是教導天下萬國臣民也。我們爲弟者正當登朝請安，勸慰

二兄寬心安福，方合

天情道理。』立意已定，即令承宣官飛馬稟報

北王及頂天侯要去登朝，又令女官登樓鳴伺候號令鑼三陣，凡理
東府事務之官員及與官執事

人等一齊到東府門前伺候。

東王立時坐殿，各官進殿跪呼千歲，

東王即諭衆官曰：『我

天王爲天下萬國之

眞主，前二十日

天父勞心下凡，教導

天王，卽是教導我們及天下萬國之弟妹也。我等固蒙

天父教導，卽天下萬國亦皆同沾

天恩。但前日

天父教導

天王，而

天王之心雖未嘗不歡懷，但我們爲弟爲臣須要各盡其道。譬如凡情，爲長兄者被父母責罵，爲弟者還要去兄面前勸解，何況我們

天王乃是萬國

眞主，蒙

天父勞心下凡，欲令杖責，竟不到

天王面前請寬心安福乎？本軍師昨日意欲登朝請

天王御安，因

天父勞心下凡，故身體十分困倦，致未果行。今欲登朝，爾衆官以爲何如？其時

天官又副丞相曾釗揚秋官又正丞相盧賢拔對曰：「此種道理，非蒙

東王教導，卑職等實想不到也。

東王赦卑職等不曉事

主之罪。」

東王曰：「衆官無罪，

天情道理不怪爾不曉得，據爾等以爲登朝勸慰

天王爲是，即便登朝可也。」遂輿而去。及至朝門時，朝儀等官跪迎

金駕，

東王乃諭朝儀官曰（曰字疑爲衍文）黃期陞曰：「爾朝爲（二字顛倒）儀，諒熟

天情道理，前日

天父下凡教導

天王，即是教導我們，不過

天父聖意將

天王一人教導，以爲我們天下臣民法則也。爾等要知

本軍師今特來登朝恭請

御安，求

天王寬心安福，爾要傳令衆朝官皆要具本章來請

天王

御安，方合道理。譬如人情，兄被父責，弟不勸慰兄心，豈是爲弟之道乎？爾可將此道理宣與衆官知之。」

黃期陞對曰：「遵

東王教導，卑職尊（遵）令。」

東王曰：「非

本軍師教導爾等，實乃

天父

天兄化醒

本軍師之心使然也。爾可將此道理傳諭各官，毋謂

本軍師教導可也。」黃期陞對曰：「遵令。」不一時

天王坐金殿，搥鼓啓朝門。

東王

北王及頂天侯登殿山呼萬歲，

天王卽詔曰：「清胞登朝，有何政事啓奏？」

東王對曰：「小弟特請

二兄御安。」

天王詔曰：「兄體安康。」又詔

東王坐。

東王謝坐，啓奏曰：「小弟見昨日

天父如此勞心下凡教導，雖是教導

二兄，實是教導天下萬國我們一班弟妹也。皆由我們爲弟妹有過，故天父欲教

二兄，以爲天下弟妹法則也。」

天王詔曰：「爾

二兄果然有差處，始操勞

天父下凡教導也。」

北王對曰：

「二兄無差，總是我們爲弟之錯。」

東王卽求

天王赦罪，迺直啓奏曰：

「二兄亦有些錯何也。蓋

天兄開如此大恩，差我

二兄爲天下萬國

真主，實應化導天下萬國人民個個合得

天父之心。至

二兄行爲有些未合，固是

二兄有過，就是天下人民未能盡合

天心，致累

二兄有些小之過也。然不獨天下人民累

二兄有些小之過，卽弟亦累

二兄成此些小之過。以此推之，

二兄本無過，其過仍在小弟也。何也？

二兄有些想不到之事，我們爲弟者卽要想明議定，登朝啓奏，方是我們爲弟爲臣之道。昔人云：「忠焉能勿誨乎？」何況我們今日荷蒙

天父

天兄開如此大恩，我

二兄爲君，我們小弟爲臣，反不如成語之親切乎？如遇我

二兄有未經細想之事，弟即宜事事想明，議定啓奏，方合我們爲臣爲弟忠君敬兄之道。至若爲君者有不明之處，君則詔臣參議議定，詔准施行；臣有不明之處，臣則啓奏請訓於君，君則降旨施行。如此方合爲君爲臣之道。今小弟未盡厥職，正是小弟爲臣之過也。」

天王曰：「清胞，爾所奏者件件皆合。」

天情，真真得

天父

天兄及爾

二兄之心也。」

東王對曰：「小弟所見實未合宜，此乃

二兄過譽并

天父化心所致也。」

於是又啓奏曰：「觀前日

天父下凡開恩教導

二兄，發令杖責，此更見

天父是

真神，

二兄是

真主，

神爺教真子絲毫無隱，爲萬世法則；使我

二兄教導

幼主，

幼主以至萬萬世，皆知遵

天父教我

二兄之道如此式法也。况我

主二兄曾經尙過高天，得蒙

天父親自一一教過，然後始差下凡爲天下萬國

真主。今日尙且有錯，還要勞

天父下凡教導，何况我

幼主年輕未知人性，尙屬嬰孩，今將

天父所賜景物戲弄破壞則可；至若既知人性，將來

天父賜來寶物甚多，若是任其心性，把來故意戲弄破爛則不可。務要其體念物力維艱，爲天下法則。成語云：

「節用而愛民。」由此而推，可至萬世萬萬世，爲慈父教其子，忠臣諫其君之法則也。諺云：「木從

繩而得直，君從諫而得正。」是故君有未明，良臣啓奏，君則當從；臣理君事，亦必先啓奏始行。如此則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盡善，斷無後悔，洵爲萬世良法也。」

天王曰：「兄今日之聽清胞所奏，真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璣，誠爲啓朕心沃朕心之良弟良臣也。」

東王對曰：「此非小弟之良，皆托賴

天父之權能也。」

天王見

東王如此啓奏，極爲欣慰歡喜，遂降

詔旨，命設

御宴，恩賜

東王

北王及頂天侯同沐

天父鴻恩。

天王詔曰：「頂天侯爾今日得在金龍殿內坐宴，是

天父大開

天恩與爾者也。朕同胞等皆是親承

帝命下凡，頂

天父

天兄綱常者。以理而論惟朕及胞等始可在此金龍殿設宴。若至

幼主以後，皆不准人臣在金龍殿食宴。設若臣有功者欲賜宴以獎其功，只准賜宴於朝廳，斷不准在

金龍殿內君臣同宴，以肅體統也。此一事

極爲關係，當記詔以垂永遠也。『頂天侯卽跪謝

天恩，敬聆

御旨。

東王聆

旨畢對曰：

『二兄詔得極是。必須如此，方可爲萬世永遠儀則也。』

東王又啓奏曰：『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凡臣下食天之祿，忠君之事，固分所當然。然臣

既有功，則君卽當優養體恤，憐憫下忱，常加恩典，以獎其功。卽如令

天朝及弟等府之女官理

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忠臣之妻，卽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則有穉子，或則有立功之丈夫，彼爲臣者既能舍

家而顧國，國爾而忘家，公而忘私，則爲君者自當體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歸其家省視，

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歸其家省視，或准其一二禮拜日排班輪流而歸其家省視，以哺其穉子，

以待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盡其先顧國後顧家之誼。且如今娘娘甚多，其位尊，其權重，斷非女官之有意所敢抗。然或有不得意於娘娘者，或多加譴謫之詞，倘不准女官啓奏，則冤抑無由而伸。此又宜准其女官啓奏。

二兄，方行主斷，則曲直自見也。此君使臣以禮之一道也。又如宮城內有修整宮殿，挖地築城，或打禁苑，必需女官操作其事，但止可降

旨如何布置，切不可

御日常注，督其操作。蓋

天威咫尺，

御駕巡行之地，每爲人之所敬畏，故寧可任其布置，方克有成，若親督其操作，反不能成功也。此又君使臣以禮之道。人主旣以如此推恩之禮以待其臣，則爲臣者寧不愈加感激，以忠其君乎？推之待女官如此，待男〔官〕亦然。設使出師者必要憐主在外辛苦，枕戈而眠，冒雪而征，君旣體恤臣下，臣下必自効其忠，答報

主恩也。此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明驗也。至若閨門爲

王化之始，宮中爲出治之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而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今蒙

天父開恩，娘娘甚衆，天金亦多，固不可專聽娘娘之詞而不容天金啓奏，亦不可專聽天金之言而不容娘娘啓奏。凡有事故，必准其兩人啓奏明白，然後

二兄將其兩人啓奏之詞，從中推情度理，方能得其或是或非，不至有一偏之情也。又娘娘服事我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觸怒我

主二兄，

二兄務必從寬教導，不可用靴頭擊踢，若用靴頭擊踢，恐娘娘身有喜事，致悞

天父好生。且娘娘或身有喜事者，須開恩免其服事，另擇一宮闈准其休息，但使早晚朝見亦可。如此處待，方

爲合體。倘此娘娘仍有小過，觸怒我

主，亦當免其杖責，嚴加教導，使勿再犯，使得卽或忤

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後乃可治罪也。」

天王讚曰：「清胞所言，真齊家治國平治天下之藥石要論也。」

東王又啓奏曰：「適纔小弟所言君有想不到之處，皆要從良臣啓奏。人君所以有想不到之處，皆由爲

弟爲臣者不能因其心中當然之理想得明明，議得定定，來啓奏之故也。卽如龍一事，前時我

二兄概貶爲妖，此必

二兄誅妖心急而概貶之也。據小弟意見，或是寶貝龍方是龍，故金龍殿用之，服歸（？）器件用之，其

餘東海老蛇及一切蛇妖迷懽人靈者方是妖也。」

天王曰：「清胞所言是也。當前

天兄耶蘇下降平在山，諭爾

兄曰：「龍是妖。」爾

兄又問

天兄曰：「金龍殿之龍是妖否？」

天兄曰：「金龍殿之龍是大寶也，非妖也。」今奉

天兄所言寶貝龍實是龍，實非妖，其餘東海老蛇卽是紅眼睛，凡間人所稱閻羅妖及一概蛇妖迷害人靈者名爲龍，實是妖也。當前爾

兄昇天時，曾見有大金龍結成天尙金龍殿也。又舊歲到漢陽，將鑄金鑿金龍頭，爾兄曾夢見有一金龍來朝，此可見寶貝龍是龍而非妖也。今而後

天國

天朝所刻之龍盡是寶貝金龍，不用射眼也。」

東王

北王對曰：「遵

旨。」

天王詔曰：「前日胞等具本啓奏，言現下

天父賜得綢帛不甚過多，不知胞等袍服足用否，如不足用，爾

二兄宮中袍服旣足，發出些與胞等共穿也。」

天父及

東王對曰：「小弟等既蒙

二兄鴻恩，賜得亦有，不用發出也。」

天王詔曰：「現今爾

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縫先。」

北王啓奏曰：

「二兄爲天下萬國

真主，富有四海，袍服雖足，亦要時時縫來。」

東王啓奏曰：「求

二兄赦小弟之罪，容小弟直言啓奏。袍是不足方要多，若云既足，緩些再縫，方見

二兄節用愛人之德，正又弟何啓奏要時時縫也！」

天王讚曰：「清胞真是古之所謂骨鯁之臣，正胞爾雖是愛

兄之心誠，終不若清胞直言無隱，更爲可嘉也。自後在爾

幼主之世，凡爲臣者當如清胞今日之直言，方盡爲臣之道也。」東王對曰：「小弟雖足爲爲臣者法，

但後日

幼主以後，亦要法我

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諫，方盡爲君之道也。自古以來，爲君者常多恃其氣性，不納臣諫，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悞殺之，致使國政多乖，悔之晚矣。」

天王讚曰：『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藥石之論，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洵爲萬世之典章也。前

天兄耶蘇奉

天父上帝命，降生猶太國，曾諭門徒曰：後日有勸慰師臨世。爾

兄觀今日清胞所奏及觀胞所行爲，前

天兄所說勸慰師聖神風卽是胞也。」

東王對曰：『非弟能以藥石進

二兄，實

二兄能從諫如流也。歷代迄今，豈無直諫之臣？要其君之能納不能納耳！

二兄欲以弟言爲萬世法，惟願萬世之主，自

幼主始，皆如我

二兄納諫如流之

英主，則千萬世年受

天之祐矣。」言畢，

北王頂天侯山呼

萬歲，請

天王寬心安福，謝宴出朝。

北王頂天侯及東殿各官擁護隨侍

東王回府昇殿，衆官跪呼千歲畢，

東王謂

北王及頂天侯曰：「爾

四兄今日啓奏之事，似有冒瀆之罪，幸得

二兄海底之量，恩赦我們也。」

北王對曰：

「四兄所奏，句句都是

天情

天理，正是立

天國萬萬年之基業，爲後世萬代君臣法式也。請

四兄寬心。」

東王又諭衆官曰：「今蒙

天父大開

天恩，差

天王爲萬國

眞主，又差我們一班弟妹爲輔助，各各總要眞心秉正，全輔朝綱，以邀天眷也。」衆官對曰：「遵

東王教導。」諭畢，

北王同衆官跪呼千歲，請

東王寬心安福；

東王亦命

北王回府暨各官回衙，勤理天事也。

據程輯排印巴黎藏本付印，缺封面。

天命詔旨書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四部

天王詔曰：

『戊申歲三月

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是年九月

天兄救世主耶穌下凡，亦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今恐通軍大小男女兵將未能熟知

天父聖旨命令及熟知

天兄聖旨命令，致有誤逆天命天令也，故特將詔書尋閱

天父

天兄聖旨命令最緊關者彙錄鑄刻成書，庶使通軍熟讀記心，免犯天令，方得

天父

天兄歡心也。後將朕令附尾，亦無非使爾等識法忌法之意。欽此。』

己酉三月十六日時在貴縣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筆祈。』

辛開三月十四日時在東鄉

天父諭衆小曰：『衆小認得

天父

『天兄真麼？』衆小對曰：『認得真

天父

天兄。」

天父又曰：「衆小爾認得爾主上真麼？」衆小對曰：「認得真我主上。」

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

天王，地（他）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願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願主願王，一個都難也（一）。」

辛開三月十八日時在東鄉

天兄救世主耶穌諭衆小曰：「衆小弟要守天條，要遵命令，要和儻兄弟。大有不着，小做着些；小有不着，大做着些，切不可因一句話就記上書，執仇爲恨也。要修好鍊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臨陣退縮，有銀錢須要認得破，不可分爾我，更要同心同力，同打江山，認實天堂路來跑。目下苦楚些，後來自有高封（二）也。倘教導之後，爾各人尙有犯天條者，尙有不遵令者，尙有忤逆頂頸者，尙有臨陣退縮者，爾莫怪我高兄發令誅爾也。」

辛開七月十三日時在莫村

天兄耶穌大罵各爲私，不公草，不忠草。

是晚二更時在紫荆山茶地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

「天父下凡又(三)幾年 天兄護降苦(四)同先 耶穌為爾救世主 盡心教導本仍然
天父生全(五)為爾主 何不盡忠妄修前 爾們多有重逆令 我無指出膽如天」
皇上帝又曰：

「瞞天莫道天不知 天量如海也無遲 看爾些有無膽志 不做忠臣到何時
爾想三更逃黑路 不過天光怨鬼迷 各為爾王行真道 信實天父莫狐疑」

皇上帝又曰：「今我(六)」

天父親身下凡教導衆小，見有衆小不遵天命，場場行事，多有不同心，今天爾食何飯？為何事？差爾誅妖，何不
同心？何不同力？何不同向前？

天父講過，自今以後，誅妖有一個小不去，有一個小臨陣(七)，真真莫道天不知。爾已知得認得
天父有能，衆小遵命，再逆者莫怪。各小真心放膽理(八)天事也。」

十四朝

皇上帝曰：

「天父下凡事因誰 耶穌捨命代何為 天降爾王為真主 何用煩(九)愁膽心飛」

皇上帝曰：

「真(衆)小今知兄前苦 何不心雄戰勝回 有志頂天忠報國 何嘗臨陣似屢屢」

皇上帝曰：

「自古死生天排定

那有由己得成人

靈魂本是由天父

今時不醒做何民」

辛開七月二十六夜時在莫村

天父上主皇上帝殺黃以鎮曰：

「黃以鎮逆令雙重

雲中雪下罪難容

膽敢瞞天無信德

陣中兩草退英雄

真神能造山河海

不信忒爺為何功

爾們衆小違天誠

逆同以鎮罪無窮」

辛開十月二十日時在永安

天兄耶穌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風，各放草寬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飛，一面變，

總不能走得我

天父 天兄手下過也。」

辛開十二月初三日時在永安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

「萬方兒小別家庭

離鄉立志做忠臣

前未（十）勤王當虎豹

今知有主可成人

不信山中清貴止（十一）亦念忒爺立主真

憑據權能天作主

未團敢碎妖如塵」

皇上帝又曰：

「千金千矚千瞞天

千時千話千閒言

千爾千要千新過

千祈千鍊千果然」

皇上帝又曰：

天 命 詔 旨 誓

「萬方萬國萬來朝

萬山萬水萬飄遙

萬里萬眼萬鑽至

萬知萬福萬功勞」

另續

天王詔旨列後，庚戌十二月初旬時在金田

天王令曰：

「一遵條命；

二別男行女行；

三秋毫無犯；

四公心和儼，各遵頭目約束；

五同心合力，不得臨陣退縮。」

辛亥（十二）七月十九日時在茶地

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放膽歡喜踴躍，同頂

天父

天兄綱常，總不用慌，萬事皆是

天父

天兄排定，萬難皆是

天父

天兄試心，各宜真草堅草耐草，對緊

天父 天兄也。

天父前有言曰：「越寒天，越退衣，各堅耐，萬不知，衆兵將各宜醒醒。今據奏說現無鹽，移營是。又據奏說多病

傷，護持緊。兄弟姊妹一個不保齊，辱及

天父

天兄也。今行營，其令各軍各營，隊伍宜整齊堅重，同心同力，千祈恪遵天令，不得再逆。前軍主將貴妹夫，左軍主將達胞同統戊壹監軍，前壹軍帥、前貳軍帥、左壹軍帥、左貳軍帥、開通前路；中軍主將清胞統土壹總制、中壹軍帥、中貳軍帥、及前選侍衛二十名護中；右軍主將正胞、後軍主將山胞同統右壹軍帥、右貳軍帥、後壹軍帥、後貳軍帥押後。每行營，各軍各營宜間勻連絡，首尾相應，努力護持老幼男女病傷，總要個個保齊，同見小天堂威風。衆兵將各各遵。欽此。』

『此是前時行營坐營鋪排如是，今宜聽東王將令（十三）。』

辛開八月初三日時在莫村

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放膽歡喜踴躍，同心同力同向前，萬事皆有

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千祈莫慌。

真神能造山河海

任那妖魔一面來

天羅地網重圍住

爾們兵將把心開

日夜巡邏嚴預備

運籌設策夜銜枚

岳飛五百破十萬

何況妖魔滅絕該

欽此。』

辛開八月十九日時在舟中

天王詔令：「衆兵（十四）將千祈遵天令，不得再逆。朕實情諭爾，眼前不貪生怕死，後來上天堂，便長生不死。爾若貪生便不生，怕死便會死，又眼前不貪安怕苦，後來上天堂，便永安無苦。爾若貪安便不安，怕苦便會苦，總之遵天誠，享天福；逆天令，落地獄，衆兵將千祈醒醒，再逆者莫怪。欽此。」

又八月（十五）初七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各宜爲公莫爲私，總要一條草，對緊

天父

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衆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

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辛開九月二十五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威武，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頂

天父

天兄綱常。今詔令各軍每場殺妖後，各兩司馬立即記錄自己管下兵某名頭頂遵令向前，則畫圓圈以記其功，某名頭頂逆令退縮，則畫交叉以記其罪，中等者免記錄。記錄冊成，兩司馬執冊達卒長，卒長達旅帥，旅帥達師帥，師帥達軍帥，軍帥達監軍，監軍達總制，總制次遞達丞相，丞相達軍師，軍師轉奏。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職高低，小功有小賞，大功有大封，各宜努力自愛（十六）欽此。」

辛開十月十二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衆兵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頂

天父

天兄綱常。當前朕有令曰：「上天豈容易，頭要耐心志，一定會上天。爾們把心堅，最怕半路差，鬼路最歪邪。」據眼前論，衆兵將今知得妖魔多端誘惑否？今知得鬼路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茲今特詔大小兵將千祈堅耐，莫被誘惑，果能立志頂天，（真）忠報國到底，

天父

天兄自有眼照得爾到，朕亦自有眼照得爾到也。今詔封從前及後一概打仗昇天功臣職同總制世襲，掌打大旗昇天功臣職同將軍侍衛世襲。現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風帽一概盡與兩司馬同，既封及者一體，未封及者一樣。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朕實情諭爾，我等既幸得爲

天父子女，又幸得爲

天兄弟妹，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疆。朕問爾等威風有如此真威風否？享福有如此真享福否？繼自今，各軍大小衆兵將千祈踴躍同心，同頂起

天父

天兄綱常。妖魔詭計百出，衆兵將千祈醒醒，莫至天光怨鬼迷也。欽此。」

辛開十月二十五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各宜認實真道而行，

天父皇上帝纔是真神，

天父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

天父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樣樣上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纔是上，纔是帝。

天父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也。繼自今，衆兵將呼稱朕為主則止，不宜稱上，致冒犯

天父也。

天父是

天聖父，

天兄是

救世聖主，

天父

天兄纔是聖也。繼自今，衆兵將呼稱朕為主則止，不宜稱聖，致冒犯

天父

天兄也。

天父皇上帝是神爺，是父爺。前此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軍師，朕命稱爲王爺，姑從凡間歪例，據真道諭

有些冒犯

天父，

天父纔是爺也。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爲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另詔后宮稱娘娘，貴妃稱王娘。並欽此。」

壬子正月二十七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男女兵將千祈遵天條。茲今特詔令清胞、貴妹夫、山胞、正胞、達胞暨各軍各頭領，務宜時時嚴查軍中有犯第七天條否，如有犯第七天條者一經查出，立即嚴拿斬首示衆，決無寬赦。衆兵將千祈莫容忍包藏，致干

天父皇上帝義怒，各宜醒醒。欽此。」

壬子二月三十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男將女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放膽誅妖，任那妖魔千萬算，難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尙造成，各信以爺爲好漢。高天差爾誅妖魔，

天父

天兄時顧看。男將女將盡持刀，現身着衣僅替換，同心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脫盡凡情頂高天，金磚金屋光煥煥。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綢緞。男着龍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勞馬汗。欽此。」

壬子八月初十日時在長沙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帶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私帶，一經察出，斬首示衆。欽此。」

天王詔旨

詔曰：「咨爾臣工，當別男女，男理外事，內非所宜聞；女理內事，外非所宜聞。朕故特詔，繼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內言永不准出。今凡后宮，臣下宜謹慎，總稱娘娘。后宮姓名位次永不准臣稱及談及，臣下有稱及談及后宮姓名各一名，位次者斬不赦也。后宮而面，永不准臣下見，臣下宜低頭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窺看后宮面者斬不赦也。后宮聲永不准臣下傳，臣下女官有敢傳后宮言語出外者斬不赦也。臣下話永不准傳入，臣下話有敢傳入者傳遞人斬不赦，某臣下斬不赦也。朕實精詔爾等，后宮爲治化之原，宮城爲風俗之本，朕非好爲嚴別，誠體

天父

天兄聖旨，斬邪留正，有偶不如此，亦斷斷不得也。自今朕既詔明，不獨眼前臣下宜遵，

天朝天國萬萬年，子子孫孫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語也。欽此。
癸好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詔

據程輯影印三年刻本（巴黎藏）排印，原書正文十四頁，茲以詩文鈔所收德國藏本校注：

（一）都難也作都難逃命
（二）封作善，誤

（三）又作可
（四）苦作長

（五）生全作此令
（六）今我 等無

- (七) 上十二字作有一個小臨陣退縮
- (八) 理作記, 誤
- (九) 煩作憂
- (十) 未作來
- (十一) 止作正
- (十二) 亥作開, 原刻本刻書時漏改
- (十三) 由今行營起至此一百九十八字無
- (十四) 兵作天, 誤
- (十五) 又八月作辛開八月
- (十六) 此句無

天
條
書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四部

天

天下凡間誰人不犯天條？但從前不知，猶可解說。今

條 皇上帝恩詔既頒，自今以後，凡曉得在

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條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萬萬載（一）威風無了期；凡不曉得

在

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條者，定罰地獄受苦，千年萬萬載（二）哀痛無了期。孰得孰失，

請自思之。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可不醒哉！若終不醒，則真生賤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千

年萬萬載在高天（三）威風，如此大福都不願享，情願受反天之罪，致惹

皇上帝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永受苦矣，哀哉！今有被魔鬼迷悞心腸者，勸說君長（四）方拜得

皇上帝。

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君長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強暴是其頑子，如謂君長方拜

得

皇上帝，且問家中父母難道單是長子方孝順得父母乎？（五）又有妄說拜

皇上帝是從番，不知上古之世，居民一體，皆敬拜

皇上帝，蓋拜

皇上帝這條大路，當初

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來，中國番國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各番國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

行這條大路，近一二千年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故今

皇上帝哀憐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脫魔鬼之手，挽世人回頭，復行轉當初這條大路，生前不至受鬼氣，死後不至被鬼捉得上天堂享永福，此乃

皇上帝格外恩憐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說是從番，何其被魔鬼迷悞本心之甚也！

○悔罪（六）規矩

當天跪下，求

皇上帝赦罪，或用奏章祈禱，禱畢（七）或用面盆水週身洗淨，或在江河浸洗更妙。悔罪後朝晚禮拜（八）皇上帝，求

皇上帝看顧，賜聖神風化心。（九）食飯感謝（十）

皇上帝，七日禮拜頌讚

皇上帝恩德，時時遵守十款天條，切不可拜世間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間一切邪事。如是則成

皇上帝子女，在世

皇上帝看顧，昇天

皇上帝恩愛，永遠在高天享福。（十一）天下凡間，不論中國、番國、男人、婦人，總要如是，方昇得天堂。

○悔罪奏章

小子○○○○跪在地下，真心悔罪，祈禱

天 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憐，赦從前無知，屢犯天條，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准赦前愆，准改過自新，認得昇天。自今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條，懇求

條 天父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迷；(十二)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十三)祝福有衣有食，無

災無難，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福。托

書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朝晚拜 上帝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恩憐救護，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迷；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食飯謝 上帝 感謝

天父皇上帝，祝福(十四)有衣有食，無災無難，認得昇天

○災病求 上帝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現有災病，懇求

天父皇上帝恩憐救護，災病速退，身體復安。倘有妖魔侵害，懇求

天父皇上帝大發天威，嚴將妖魔誅滅。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凡生日、滿月、(十五)嫁、娶一切吉事，俱用牲饌(十六)茶飯祭告

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跪在地下，禱告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生日迎親嫁娶等事，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家中吉慶，萬事勝意。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凡作窳、做屋、堆石、動土等事，俱用牲饌茶飯祭告

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做屋堆石動土等事，虔備牲饌茶飯祭告

天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〇〇〇〇家中大小個個安康，百無禁忌，怪魔遁藏，萬事勝意，大吉大昌。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十七)

○昇天是頭頂好事，宜歡不宜哭。一切舊時壞規矩盡除，但用牲饌茶飯(十八)祭告

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〇〇〇〇跪在地下，祈禱(十九)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靈〇〇〇〇在某月某日某時昇天，(二十)今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准小靈〇〇〇〇得上天堂，得享

天父皇上帝大福。又懇求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〇〇〇〇家中大小個個安康，百無禁忌，怪魔遁藏，萬事勝意，大吉大昌。托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二十一)

○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每逢虛房，星，昴四宿日是禮拜日。

讚美上帝為天聖父 讚美耶穌為救世聖主 讚美聖神風為聖靈 讚美三位為合一真神(二十二)

眞道豈與世道相同 能救人靈享福無窮 智者踴躍接之爲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鴻恩廣大無邊 不惜太子遣降凡間 捐命代贖吾儕罪孽 人知悔改認得昇天

○時時遵守十款天條十款天條是皇上帝所設

第一天條崇拜皇上帝 皇上帝爲天下萬國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養，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當朝晚敬拜，酬謝其恩。

俗語云『天生天養天保佑』又俗語云『得食莫瞞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條。

詩 皇天上帝是真神 朝朝夕拜自超昇

曰 天條十款當遵守 切莫鬼迷（二三）昧性真

第二天條不好拜邪神 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別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斷不可拜，凡拜

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條。

詩 邪魔最易惑人靈 錯信終爲地獄身

曰 勸爾英雄當醒悟 堂堂天父急相親

第三天條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 皇上帝本名爺火華，世人不可妄題，凡妄題皇上帝之名及咒罵天者是犯天條。

詩 巍巍天父極尊崇 犯分干名鮮克終

曰 眞道未知須醒悟 輕狂褻瀆罪無窮

第四天條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 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

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

詩 世間享福盡由天

頌德歌功理固然

曰 朝夕饗殮須感謝

還期七日拜尤虔

第五天條孝順父母 皇上帝曰：『孝順父母，則可遐齡。』凡忤逆父母者是犯天條。

詩 大孝終身記有虞

雙親底豫笑歡娛

曰 昊天罔極宜深報

不負生前七尺軀

第六天條不好殺人害人 殺人即是殺自己，害人即是害自己。凡殺人害人者是犯天條。

詩 天下一家盡兄弟

笑容殘殺害羣生

曰 成形賦性皆天授

各自相安享太平

第七天條不好奸邪淫亂 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皆姊妹之輩。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

雜。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爲變怪，最大犯天條，即丟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條。

詩 邪淫最是惡之魁

變怪成妖甚可哀

曰 欲享天堂真實福

須從克己苦修來

第八天條不好偷竊劫搶 貧窮富貴皆皇上帝賜（二四）定，凡偷竊人物，劫搶人物者是犯天條。

詩 安貧守分不宜偷

劫搶橫行最下流

曰 暴害人民還自害

英雄何不早回頭

第九天條不好講謊話 凡講謊誕鬼怪奸詐之話及講一切粗言穢語者是犯天條。

詩 謊言怪語切宜捐

詭譎橫生獲罪天

曰 口孽既多終自受

不如慎密正心田

第十天條不好起貪心 凡見人妻女好便貪人妻女，見人物產好便貪人物產，及賭博、買票、圍姓，皆是犯天條。

詩 爲人切莫起貪心

慾海牽纏禍實深

曰 西奈山前垂誥誠

天條欸欸烈于今

回心信實天父皇上帝終有福，

硬頸叛逆天父皇上帝總有哭。

遵天條，拜真神，分手時天堂易上；

泥地俗，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

溺信邪神，即爲邪神卒奴，生時惹鬼所纏，死時被鬼所捉；

敬拜上帝，便是上帝子女，來處從天而降，去處向天而昇。

上帝有主張

爾們切莫慌

真心多憑據

方可上天堂

真心敬上帝

莫信怪人誑

凡情丟卻盡

方得上天堂

天上真神一上帝

凡人行錯總無知

坭團木石將頭磕

問爾靈心失幾時

從天妄說是從番

真正凡人蠢且頑

上古君民遵上帝(二五)英雄速破鬼門關

順天獲福逆天亡

何故世人論短長

看爾原非菩薩子

因何不願轉天堂

據蕭輯影印倫敦藏改正本排印，原書正文共九葉，茲以北平圖書館攝製柏林藏初刻本校注（北大藏抄本彙纂及野史所收為再改本，其與蕭輯本相異之處亦校注於後，並標明「彙纂作」或「野史作」）

(一) 此處多風流快活四字

(二) 此處多憂煩苦楚四字

(三) 上二字作天上風流快活

(四) 君長作君狂

(五) 自此以下至序文之末作：

曷不觀三代時商湯始為諸侯，

皇上帝是祗；周文為西伯，昭事

皇上帝。他二人非是既為君狂方拜

皇上帝也。信如君狂方拜得

皇上帝，難道商湯周文都拜得不是乎？果商湯周文拜得不是，緣何

皇上帝看顧商湯，命商湯由侯而狂，作法式于九圍？

皇上帝又看顧周文，命周文當身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至其子周武遂得天下乎？又有妄說拜

皇上帝是從番，不知中國有鑑史可考。自盤古至三代君長皆敬拜

皇上帝，藉使三代時君長不是敬拜

皇上帝，緣何大學有「詩云：股之未喪師，克配

皇上帝？」孟子又有「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

皇上帝，寵綏四方。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

皇上帝？」詩經又有「惟此文狂，小心翼翼，昭事

皇上帝，率懷多福。皇矣

上帝，臨下有赫，帝謂文狂，予懷明德。

皇上帝臨爾，無貳爾心，湯降不遲，正敬日蹙，昭格遲遲。

皇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書經』又有：『予畏

皇上帝，不敢不正。

皇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敢祇承

皇上帝以過亂略。惟

皇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經』又有：『先代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皇上帝』乎？今據說是從番，難道周武敢祇承

皇上帝，周文昭事

皇上帝，商湯

皇上帝是祇，顛頤敬事

皇上帝，蓋是從番乎？蓋拜

皇上帝這條大路，考中國番國鑑史，當初幾千年中國番國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各番國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到

秦漢以下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故今

皇上帝哀憐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脫冤鬼之手，挽世人回頭復行轉當初這條大路，生前不至受鬼氣，死後不至被鬼捉，得上天堂享

永福。此乃

皇上帝格外恩憐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說是從番，何其被冤鬼迷壞本心之甚也！孟軻云：『夫道一而已矣，』世人有能知道一者

乎，便能知中國番國皆當同行當初這條路大矣。

(六)悔罪作解罪，下同。

(十)感謝作要謝

(十四)多日日二字

(七)上六字作疏奏，禱告畢

(十一)上三句作生前皇上帝看顧，死後靈魂昇天堂，永遠在天上享福。

(八)禮拜作要拜

(十二)迷作迷憶，下同。

(十五)多迎親一字

(九)化心野史作化我惡心

(十三)害作侵害，下同。以下祝福二字作日日。

(十六)牲僕作牲體，下同。

天

懺

書

(十七)以下多夾行小字注文：臨興工時大聲唱曰：奉上主上帝命，奉救世主耶穌命，奉天王大道君王全命，百無禁忌，怪冤遁藏，萬事勝意，大吉大昌。

(十八)以上二十七字作喪事不可做南無，大殮成服還山俱用牲醴茶飯，野史此節未錄，奏章正文。

(十九)祈禱作禱告

(二十)昇天作去世。今字以下多當大殮成服還山七字

(二十一)以下多夾行小字注文：臨蓋棺成服還山下柩時大聲唱曰：奉上主上帝命，奉救世主耶穌命，奉天王大道君王全命，百無禁忌，怪冤遁藏，萬事勝意，大吉大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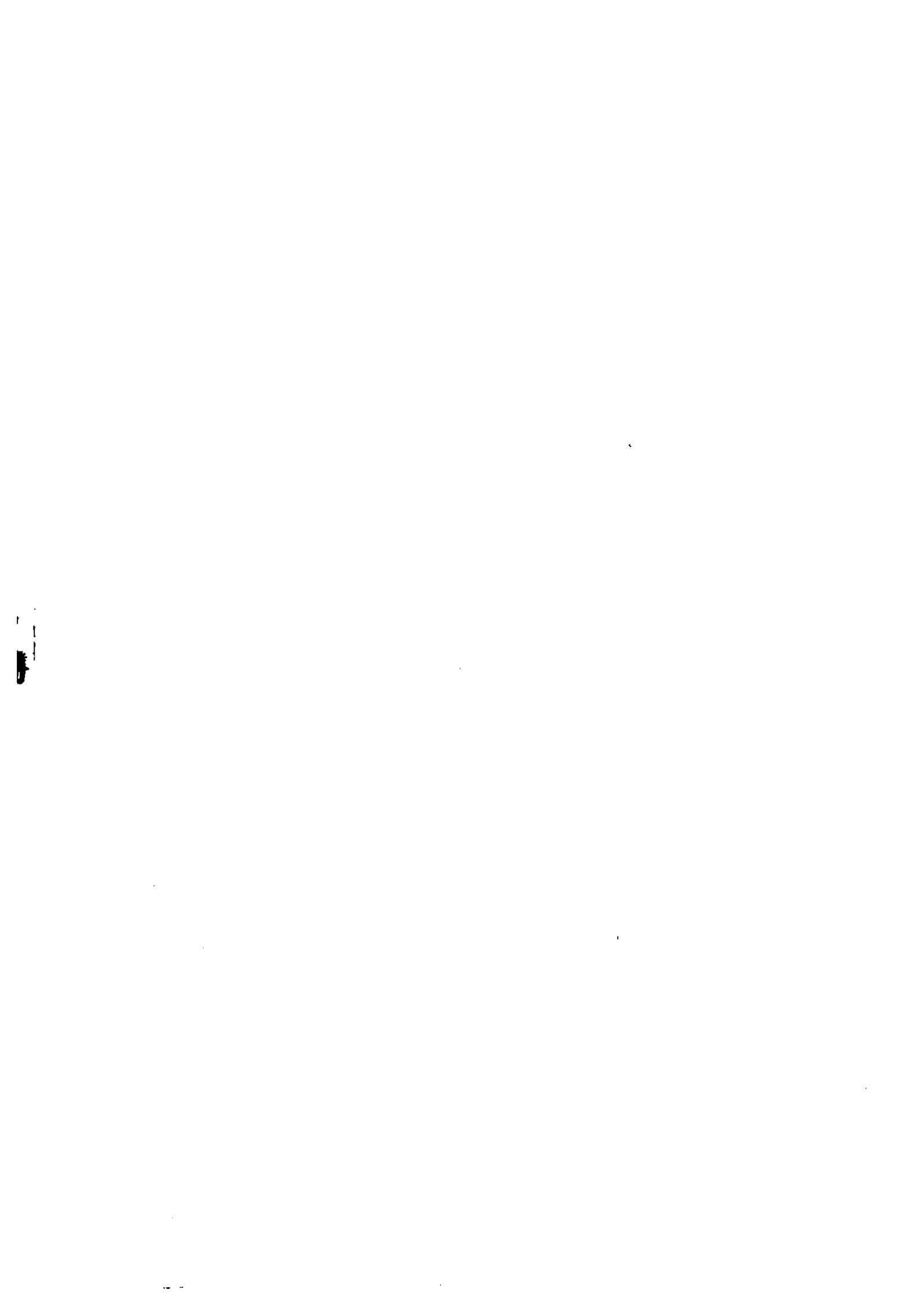
(二十二)以上四句野史作「茲蒙天父天兄暨天王大開天恩，新添讚美章句，復承旨准鐫刻頒行，咸使天下軍民人等均於禮拜日公讚讚美上帝為天聖父，是獨一真神，讚美天兄為救世主，是捨命代人，讚美東王為聖神風，是贖病救人，讚美西王為雨師，是高天貴人，讚美南王為雲師，是高天正人，讚美北王為雷師，是高天仁人，讚美翼王為電師，是高天義人。」抄本彙纂同野史，唯「均於禮拜日公讚」作「自今照此頒讚」，且「是獨一真神」之下多夾行小注「今又於是字下添竝爺二字」。

(二十三)鬼迷作癡呆

(二十四)賜作辨

(二十五)此句作試看湯文欽帝謂

太平詔書



太平詔書

原道救世歌（一）

道之大原出於天

謹將天道覺羣賢

天道禍淫惟福善

及早回頭著祖鞭

道統（二）根源惟一正

歷代同揆無後先

享天福

脫俗緣

莫將一切俗情牽

須將一切妄念捐

開闢真神惟上帝

無分貴賤拜宜虔

天父上帝人人共

天下一家自古傳

盤古以下至三代（三）

君民一體敬皇天

其時狂者崇上帝

諸侯士庶亦皆然（四）

試辟人間子事父

賢否俱循內則篇（五）

天人一氣理無二

何得君王私自專

上帝當拜

人人所同

何分西北

何分南東

一絲一縷荷上帝

一飲一食賴天公

分應朝朝而夕拜

理應頌德而歌功

人而舍此而他拜

拜盡萬般總是空

非惟無益且有損

本心瞞昧罪何窮

人苟本心還不失

自知呼吸賴蒼穹

五行萬物天造化

豈有別神宰其中

即謂上帝須輔助

斷非菩薩贊化工

如果化工賴菩薩

從前未立理難通

暄以日兮潤以雨

動以雷兮散以風

此皆上帝之靈妙

天恩能報得光榮

勿拜邪神

須作正人

不正天所惡

能正天所親

第一不正淫爲首

人變爲妖天最瞋

淫人自淫同是怪

盍歌麟趾咏振振

歪俗移人誰挺立(六)

但須改過急自新

顏回好學不貳過

非禮四勿勵精神(七)

過而能改方無過

古人所以誨諄諄(八)

自古(九)君師無異任

祇將正道覺斯民

自古(十)善正無異德

祇將正道淑其身

凡有血氣心知者

何可亂常而敗倫

凡屬頂天立地者

急宜返璞而歸真

鬼心既革

孝經當明

第二不正忤父母

大犯天條急自更

羊有跪乳鴉反哺

人不如物忝所生

歷山號泣天爲動

鳥爲耘只象爲耕

尊爲天子富四海

孝德感天夫豈輕(十一)

父兮生我母鞠我

長育劬勞無能名

恩極昊天難答報

如何孝養竭忠誠

大孝終身慕父母

視於無形聽無聲

孝親即是孝天帝

培植本根適自榮

逆親即是逆天帝

戕伐本根適自傾

蓼莪詩可讀(十二)

胞與量宜恢

第三不正行殺害

自戕同類罪之魁

普天之下皆兄弟

靈竈同是自天來

上帝視之皆赤子

人自相殘甚惻哀

是以先代不嗜殺

德合天心天眼開

寵綏四方惟克相

故能一統受天培

夏禹泣罪文獻洛

天應人歸無可猜(十三)

嗜殺人民爲草寇

到底豈能免禍災

白起項羽終自刎

黃巢李闖安在哉

自古殺人殺自己

誰云天眼不恢恢

自古救人救自己

靈竈超拔在天臺

自古利人利自己

無言不讎德有報

第四不正為盜賊

君子臨財無苟得

夷齊讓國甘餓死

殺一不辜行不義

豈忍殺越人于貨

第五不正為巫覡

作福許妖兼送鬼

自古師巫邪術輩

欲肥己囊增己孽

第六不正為賭博

求之有道得有命

總之貧富天排定

人生在世三更夢

嗟爾有衆

福自己求易為推

終身可行恕字該

不仁不義非所宜

楊震昏夜尙難欺

首陽山下姓名垂

即得天下亦不為

竟非其有而取之

邪術惑衆犯天誅

修齋建醮尙虛無

累世貧窮天不扶

何不同頭早自圖

暗刀殺人心不良

勿以詐騙壞心腸

從吾所好自徜徉

何思何慮復何望

勿謂無妨

自古害人害自己

忠厚可師

聚黨橫行天不佑

管寧割席因歆願

古來善正修天爵

人能翼翼畏上帝

營謀珍道義

死生災病皆天定

自古死生難自保

鬼人送鬼終惹鬼

術藝固須正

戒戒戒

命果有兮何待賭

孔顏疏水簞瓢樂

小富由勤大富命

無所不為因賭起

孽自己作難挽回

廉恥須知

罪惡貫盈禍自隨

山谷孤踪志不移

富貴浮雲未足奇

樂夫天命復奚疑

學習慎規模

何故誣民妄造符

豈能代禱保無辜

地獄門開待逆徒

品概更宜方

理不當

命無即賭願難償

知命安貧意氣揚

自古為人當自強

英雄何苦陷迷鄉

不義之財鳩止喝（十八）士農工商（十九）耐久長 千個賭錢千個賤 請爾易慮細思量

他若自驅陷阱者 鍊食洋烟最顛狂 如今多少英雄漢 多被烟鎗自打傷

即如好（二十）酒亦非正 成家宜戒敗家湯 請觀桀紂君天下 鐵統江山為酒亡（二二）

更有堪輿相命輩 欺瞞上帝罪無疆 富貴在天生死命 何為惑世願肥囊

其餘不正難枚舉 在人鑒別於微茫 細行不矜終累德 堅冰未至慎履霜

禹稷勤勞憂饑溺 當身而顯及後狂 周文孔丘身能正 陟降靈魂在帝旁（二三）

真言語 不舖張 予魂（二三）曾獲昇天堂 所言確據無荒唐

婆心固結不能忘 言之不足故言長 積善之家有餘慶 積惡之家有餘殃

順天者存逆天亡 尊崇上帝得榮光

百正歌（二四）歌百正，真正食天祿，真正畏天命，真正作公作侯，真正作善作正，真正鬼服人欽，真正民安國定，真正邪謀遠避，真正天心順應。堯舜化日光天，由為君能正；禹稷身顯後狂，由為臣能正；周家麟趾與歌，由為父能正；虞廷瞽瞍底豫，由為子能正。周文歸心八百，乃以正事不正；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湯武天應人順，乃以正伐不正；楚漢項滅劉興，乃以正勝不正。桀紂亡其家國，乃夫婦不正；莊靈弑于雀夏，乃君臣不正；齊襄生前見殺，乃淫妹不正；楚平死後被鞭，乃納媳不正；隋楊氏不再傳，乃父子不正；唐李氏多內亂，乃男女不正。唐憲宗亂天下，由縱妻不正；狄仁傑人所仰，由拒色能正；武三思人所戮，由貪色不正。百正歌，歌百正，正乃人禽攸分，正乃古今所敬，正乃天爵尊崇，正乃人生本性。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終歸地獄境。正可立地

頂天，正可靖奸攝佞，正可行蠻貊，正可鋤強梗。身不正，民從所好，身能正，民從所令。身不正，親戚所畔，身能正，天下所信。身不正，禍因惡積，身能正，福緣善慶。貴不正，終爲人傾軋，富不正，終爲人兼并。男不正，人類終非，女不正，妖孽究竟。一家不正，多乖逆，一國不正，多爭競。從來正可制邪，自古邪難勝正。一正福祿日加增，一正禍災自消盡。

原道醒世訓（二五）

從來福大則量大，量大則爲大人；福小則量小，量小則爲小人。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二六）凡此皆量爲之也。無如時至今日，亦難言矣。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故以此國（二七）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有之，甚至同國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縣以此鄉此里此姓而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奪，相鬪相殺而淪胥以亡乎？無他，其見小故其量小也。其以此國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其見在國，國以外則不知，故同國則愛之，異國則憎之。其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其見在省府縣，省府縣以外則不知，故同省同府同縣則愛之，異省異府異縣則憎之。其以此鄉此里此姓則（二八）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其見在鄉里姓，鄉里姓以外則不知，故同鄉同里同姓則愛之，異鄉異里異姓則憎之。天下愛憎如此，何其見未大而量之不廣也！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尙德。堯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憂溺

饑，何分此民彼民？湯武伐暴除殘，何分此國彼國？孔孟殆車煩馬，何分此邦彼邦？蓋實見夫（二九）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 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國是 上帝主宰化理，

遠而番國亦然。遠而番國是 上帝生養保佑，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

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

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

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今尚可望哉！然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三十）于今夜退而

日升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門，循行 上帝之真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誠，相與淑

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之底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三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幾何乖瀆

澆薄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為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陵奪鬪殺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智

不詐愚，勇不怯之世也！在易同人于野則亨，量大之謂也；同人于宗則吝，量小之謂也。（三二）况量大則福大，

而人亦與之俱大；量小則福小，而人亦與之俱小。凡有血氣者安可傷天地之和而遺井底蛙之詭哉？詩云：

上帝原來是老親 水源木本急尋真 心好天人亦世人（三三）

獸畜相殘還不義 鄉鄰互殺斷非仁 天生天養和為貴 各自相安享太平

原道覺世訓（三四）

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論，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而萬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

一祖，其原亦未始不同。若自人靈魂論，其各靈魂從何以生，從何以出，皆稟 皇上帝一元之氣（三五）以生以出，所謂一本散為萬殊，萬殊總歸一本。孔伋曰：「天命之謂性。」詩曰：「天生蒸民。」書曰：「天降下民。」昭昭簡編，洵不爽也。此聖人所以天下一家，時廬民吾同胞之懷而不忍一日忘天下（三六）而近代則有

閻羅妖 注生死邪說 **閻羅妖** 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變，迷惑纏捉凡間人靈魂，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而世人偏伸頸於他，何其自失天堂之樂而自求地獄之苦哉！論道有真諦，大凡可通於今，不可通于古；可通於近，不可通于遠者，偽道也，邪道也，小道也。據怪人妄說 **閻羅妖** 注生死，且問中國經史（三七）論及此乎？曰：無有。番國聖經（三八）載及此乎？曰：無有。無有則何以起？怪人佛老之徒出，自陷迷途，貪圖射利（三九）誑人以不可知之事以售己詐，誘人作福建醮以肥己囊。兼之魔鬼入心，遂造出無數怪誕邪說，迷惑害累世人。如秦政時怪人誑言東海有三神山，秦政遂遣入海求之，此後代神仙邪說所由起也。究其始不過一秦政受其惑，所謂差之毫釐，而後代則疊效尤於後，至于固結不可解，所謂失之千里者也。又如漢武時怪人誑言祠竈丹砂可化黃金，漢武遂信而祠之，于是燕齊怪誕怪人多來言神仙怪事矣。又如近代有怪人誑言東海龍妖發雨，東海龍妖即是 **閻羅妖** 變身，雨從天降，衆目所視者也。孟軻云：（四十）「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周詩云：「天上（四一）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又攷番國舊遺詔書：當挪亞時， 皇上帝因世人背逆罪大，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沈沒世人，此皆鑿鑿可據，且衆目所視實降於天者也。而世人亦多信怪誕不經之怪說，即一雨（四二）論，而世人既多良心死盡，大瞞天恩矣，又遑論其他哉？又如近代有怪和尚誑言 **閻羅妖** 怪

事，且有玉曆記怪書說傳於世，而世之讀死書者亦多惑其說，獨不思注生死一事豈是等閒？既不是等閒，宜為中國番國各前聖所論及，且筆于書以傳後世。而于今歷攷中國番國各前聖（四三）所論及且筆于書以傳後世者，祇說天生天降。皇上帝生養保佑人，未嘗說及閻羅妖也。祇說死生有命，亦是命于皇上帝已耳，毫無關於閻羅妖也。祇說皇上帝審判世人，陰隲下民，臨下有赫，又毫無關於閻羅妖也。

而世人之讀死書者不信古今遠近通行各經典，而信怪人無端突起之怪書，不亦惑哉！此無他，好生惡死慕福懼禍（四四）恆情也。以恆情而中人心，則其入之也必易，是以邪說一倡而天下多靡然信之從之。信從久則見聞熟，見聞熟則膠固深，膠固深則難尋其罅漏，難尋其罅漏則難出其範圍（四五）。皇上帝縱歷生聰明聖智于其間，亦莫不隨風而靡矣。此近代所以多惘然不識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盡中蛇

魔閻羅妖詭計，陷入地獄沈淪而不自知者也。噫！後之人雖欲諳天地人之道，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予想夫天下凡間人民雖衆，總為皇上帝所化（四六）所生，生于皇上帝，長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賴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死生禍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觀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風雲莫非皇上帝之靈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

澤飛潛動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昭然可見，灼然易知，如是乃謂真神，如是乃為天下凡間所當朝朝夕拜。有執拗者說曰：『皇上帝當拜矣，必然有幫皇上帝保佑人者，譬如君王（四七）主治國中，豈無官府輔治也？』不知君王之官府，是其親手設立調用，故能輔君王以治事也。至若凡人所立，一切木石

坭團紙畫各偶像，且問爾是皇上帝旨意設立否乎？非也，類皆凡人被魔鬼迷懞靈心，據惑意愚見，人手

造出各等奇奇怪怪也。况 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已設有其神使，千千萬萬在天上任其差遣，何用得凡人所造各等奇奇怪怪者乎？且叛逆 皇上帝實甚。攷舊遺詔書 皇上帝當初下降西奈山，親手繕寫十款天條在石碑上（四八）付昇摩西。 皇上帝親口吩咐摩西曰：『我乃 上主皇上帝，爾凡人切不好設立天上地下各偶像來跪拜也。』今爾凡人設立各偶像來跪拜，正是違逆 皇上帝旨意。爾凡人反說各偶像是幫 皇上帝保佑人，何其被魔鬼迷悻靈心悻懂之極乎！爾不想 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尚不要人幫助，豈今日保佑人又要誰幫助？且問爾：設使 皇上帝當初造天不造地，爾足猶有所企立，且猶有田畝開墾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 皇上帝之恩，既造（四九）天地矣，設使 皇上帝不造成地上桑麻禾麥菽豆及草木水火金鐵等物，又不造成水中魚蝦、空中飛鳥、山中野獸、家中畜牲等物，爾身猶有所穿，口猶有所食，爨爨猶有所炊爨，器械猶有所運用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 皇上帝之恩，萬物備足矣，設使 皇上帝一年不出日照耀爾凡人，一年不降雨滋潤爾凡人，一年不發雷替爾凡人收妖，一年不吹風散爾凡人鬱氣，爾凡人猶有收成平安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 皇上帝之恩，既有收成平安矣，設使 皇上帝一旦怒爾，斷絕爾靈氣生命，爾口猶能講，目猶能視，耳猶能聽，手猶能持，足猶能行，心猶能謀畫否乎？曰斷斷不能也。且又問爾：天下凡間欲一時刻不沾 皇上帝恩典得乎？曰斷斷不得也。由是觀之，天下凡間欲一時刻不沾 皇上帝恩典亦不得，此便是 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矣。既是 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爾凡人卻另立各偶像，另求保佑，有得食，有得穿，曰我菩薩靈明明 皇上帝恩典，却誤認爲邪魔恩典，其邪魔敢冒天恩者，該誅該滅，無論矣。爾凡人良心

死盡大瞞天恩，究與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嗟呼！明明有至尊至貴之真神，天下凡間大共之。

天父，所當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專迷惑纏捉人靈魂之妖鬼，愚矣！明明有至靈至顯之真神，天下凡間大共之。

天父，求則得之，尋則遇著，扣門則開，所當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無知無識之木石坭圓紙畫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聞，有耳不能聽，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雖然流之濁由源之不清，後之差由前之不謹，天下凡間無人一時一刻不沾。皇上帝恩典，何至於今竟罕有知謝。皇上

帝恩典者，其禍本何自始哉？歷攷中國史冊，自盤古至三代（五十）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也。壞自少昊

時九黎初信妖魔，禍延三苗效尤，三代時頗雜有邪神及有用人為尸之錯。然其時君民一體皆敬拜。皇

上帝仍如故也。至秦政出，遂開神仙怪事之厲階，祀虞舜，祭大禹，遣入海求神仙，狂悖莫甚焉。皇上帝獨

一無他也，漢文以為有五，其亦暴悖之甚矣。漢武臨老雖有悔悟之言曰：「始吾以為有神仙，今乃知皆虛妄

也。」然其始祠竈祠泰乙，遣方士求神仙，其亦秦政之流亞也。他若漢宣祠后土，遣求金馬碧鷄，漢明崇沙門，

遣求天竺佛法，漢桓祠老聃，梁武三捨身，唐憲迎佛骨，至宋徽出，又改稱。皇上帝為昊天金闕玉皇大帝。

夫稱昊天金闕猶可說也，乃稱玉皇大帝，則誠褻瀆。皇上帝之甚者也。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

也，其尊號豈人所得更改哉？宜乎宋徽身被金虜，同其子宋欽俱死漠北焉！總而論之，九黎秦政作罪魁於前，

歷漢文武宣明桓梁武唐憲接迹效尤於後，至宋徽又更改。皇上帝尊號，自宋徽至今已歷六七百年，則

天下多惘然不識。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又何怪焉！嗚呼！天地之中人為貴，萬物之中人為靈，人

何貴？人何靈？（五一）皇上帝子女也。貴乎不貴，靈乎不靈，木石坭圓紙畫各偶像物也。人貴於物，靈於物

者也，何不自貴而貴於物乎？何不自靈而靈於物乎？近千百年間能不惑神仙怪事者非無其人，究之知其一莫知其他，明於此轉暗於彼，卒無有高出眼孔，徹始徹終而洞悉乎魑魅魍魎之詭秘也。北朝周武廢佛道，毀淫祠，唐狄仁傑奏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韓愈諫迎佛骨，宋胡迪焚毀無數淫祠，明海瑞諫建醮之數人者，不可謂無特識矣。第其所毀所焚所諫，僅曰淫祠，曰佛，曰建醮，則其所不毀不焚不諫者仍在。不知彼所毀所焚所諫者固當毀當焚當諫，即彼所不毀不焚不諫者又何獨非當毀當焚當諫乎？（五二）何也？

上帝之

外無神也。世間所立一切木石坭團紙畫各偶像，皆後起也，人為也，被魔鬼迷懾靈心，顛顛倒倒，自惹蛇魔。

閻羅妖 纏捉者也。故今瀝膽披肝，實情諭爾等：爾凡人何能識得 神乎？ 上帝乃是 真神也。

爾凡人跪拜各偶像，正是惹鬼，何也？爾凡人所立各偶像，其或有道德者既昇天堂久矣，何曾在人間受享其一切無名腫毒者，類皆四方頭紅眼睛蛇魔 閻羅妖 之妖徒鬼卒，自秦漢至今（五三）一二十年，幾多凡人靈魂被這 閻羅妖 纏捉磨害！俗語云：「豆腐是水， 閻羅 是鬼。」爾等還不醒哉？及今不醒，恐怕遲矣。實情諭爾等：爾凡人何能識得 帝乎？ 上帝乃是帝也。雖世間之主稱王足矣，豈容一毫僭越於其間哉？（五四）救世主耶穌， 上帝太子也，亦祇稱主已耳！天上地下人間有誰大過 耶穌者乎？ 耶穌尚不得稱帝，他是何人，敢覲（五五）稱 帝者乎？祇見其妄自尊大，自干永遠地獄之災也。噫！敬拜 上帝則為 上帝子女，生前 上帝看顧，死後魂昇天堂，永遠在天上享福（五六）何等快活威風？溺信各邪神，則變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纏，死後被鬼捉，永遠在地獄受苦，何等羞辱愁煩？孰得孰失，請自思之。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可不醒哉？若終不醒，則真生賤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明明千年萬萬載

在天上(五七)永遠快活威風，如此大福都不願享，情願大犯天條，與魔鬼同犯反天之罪，至惹
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受永苦，深可憫哉！良足慨已！ 皇上帝

據北平圖書館攝製初刻本付印(參照程輯排印巴黎藏及詩文鈔柏林藏之初刻本)缺封面及旨准書目，正文共十九葉茲據舊輯
倫敦藏修改本校注於後(舊輯封面仍署二年新刻旨准書目至太平救世歌止共十五部)。

(一)歌作詔

(十五)上二句作天生善正修天爵不義之

(二五)訓作詔，篇首從來二字無

(二)道統作天道

財何足奇？

(二六)上二句作上帝廣生衆民，故能大
其德。

(三)此句作上古中國同番國

(十六)上二句無，下一句作人生在世尊天法

其德。

(四)上二句無

(十七)此句作凡情脫盡天情顯

(二七)國作國，下同

(五)此句作賢否俱宜侍養虔

(十八)喝作渴

(二八)則作而

(六)上三句作淫人自淫均斬首，不犯天法

(十九)上四字作遵守天條

(二九)遐想以下至此八十四字無

得超昇冤鬼害人誰挺立？

(二十)好作飲

(三十)是故以下至此一百三十四字無

(七)上二句無

(三一)上二句作天父上帝最惡酒，切莫鬼

(三一)行見二字無

(八)此句作予今苦口誨群群

迷惹禍亡。

(三二)上二十四字無

(九)自古作天命

(二二)上四句無

(三三)此句作心好異人亦族人

(十)自古作天生

(二三)魂作魂，北平圖書館攝影本原刻於

(三四)訓作詔

(十一)上四句無

上第三句涉降靈魂之魂字以前，遇

(三五)上九字作皆由 皇上帝大能大

(十二)此句作孝順條當守

魂，國等字均改成魂，以下則均未

德

(十三)上六句無

改

(三六)以上五十三字無

(十四)此句作皇天上帝賢難欺，以下四句無。(二四)百正歌全文無

(三七)經史作前代

- (三八) 聖經作舊遺新遺
- (三九) 上八字作自中魔計，以譬引譬
- (四十) 孟軻云作古語云
- (四一) 上五字作又古語云，「上天
- (四二) 兩誤爲兩
- (四三) 聖作代
- (四四) 上八字作願眼前，忽長遠，
- (四五) 範圍作圈套
- (四六) 化作造
- (四七) 下數句中君王均作君長
- (四八) 上字無
- (四九) 多一有字
- (五十) 上八字作前代上古之世
- (五一) 上二何字均作爲
- (五二) 自北朝起至此一百二十三字無
- (五三) 上五字作近
- (五四) 上十九字無
- (五五) 多一然字
- (五六) 上三句作在世皇上帝看願，昇天
皇上帝恩愛，永遠在高天幸福。
- (五七) 天上作高天

太平禮制

(元年)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四部

天王詔令

王世子臣下呼稱 幼主萬歲

第三子臣下呼稱 王三殿下千歲

第四子臣下呼稱 王四殿下千歲

第五子臣下呼稱 王五殿下千歲

以下第六子至百子千子皆倣此類推

王長女臣下呼稱 天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 天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天三金

第四女臣下呼稱 天四金

以下第五女至百女千女皆倣此類推

東世子臣下呼稱 東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 東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 東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倣此類推

東長女臣下呼稱 東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 東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東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皆做此類推

西世子臣下呼稱 西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 西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 西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做此類推

西長女臣下呼稱 西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 西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西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皆做此類推

南世子呼稱 南嗣君千歲

北世子呼稱 北嗣君千歲

翼世子呼稱 翼嗣君千歲

南女呼稱 南金

北女呼稱 北金

翼女呼稱

翼金

皆與東西一式

丞相至軍帥皆稱大人，如丞相則稱丞相大人，檢點則稱檢點大人，以下類推。

師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如師帥則稱師帥善人，旅帥則稱旅帥善人，以下類推。

丞相子至軍帥子皆稱公子，但同稱公子亦有些別，如丞相子稱丞公子，檢點子稱檢公子，指揮子稱指公

子，將軍子稱將公子，侍臣子稱侍公子，侍衛子稱衛公子，總制子稱總公子，以下類推。

師帥子至兩司馬子皆稱將子，但同稱將子亦有些別，如師帥子稱師將子，旅帥子稱旅將子，以下類推。

丞相女至軍帥女皆稱玉，但同稱玉亦有些別，如丞相女稱丞玉，檢點女稱檢玉，以下類推。

師帥女至兩司馬女皆稱雪，但同稱雪亦有些別，如師帥女稱師雪，旅帥女稱旅雪，以下類推。

王世子及東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間者也，故均稱世子。

宮城女及東西南北翼各女皆是貴如金者也，故均稱金。金，貴也，色美而不變者也。

丞相至軍帥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公子；又皆是虔潔之人，故均稱其女曰玉。玉，潔也，色潤而可寶

者也。

師帥至兩司馬皆是典兵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將子；又皆是清淨之人，故均稱其女曰雪。雪，清也，色白而可

愛者也。

女丞相、女檢點、女指揮、女將軍皆稱貞人，婦人以貞節爲貴者也。

軍師妻呼稱王娘，丞相妻呼稱貴嬪，檢點妻呼稱貴姒，指揮妻呼稱貴姬，將軍妻呼稱貴嬙。欽命總制妻呼稱貴媼，監軍妻呼稱貴奶，軍帥妻呼稱貴嫺。

師帥妻呼稱貴嫻，旅帥妻呼稱貴健，卒長妻呼稱貴妯，兩司馬妻呼稱貴媪。丞相妻至軍帥妻加稱真人，師帥妻至兩司馬妻加稱夫人。

朕仁發兄仁達兄稱国兄，嫂稱国嫂。慶善伯、續奎伯、元玠伯輩稱国伯。慶軒、紹衍叔輩一體同稱国叔。仁正兄仁賓稱国宗兄，元清、輔清、四福、章賓輩一體同稱国宗兄。貴妹夫及后宮父母伯叔兄弟輩一體同稱国親，細分之，后宮父稱国丈，后宮母稱国外母，后宮伯叔稱国外伯，国外叔，后宮兄弟稱国舅。

朕岳丈天下人大同稱国丈，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稱国岳母。国岳與国岳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爲国親兄。国親弟。千歲岳丈天下人大同稱某千歲貴丈，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稱某千歲貴岳母。

貴岳與貴岳兩相稱，自因具（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見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親兄，又譬如七千歲貴岳會六千歲五千歲貴岳則稱北貴親弟，翼貴親弟，如此爲兄弟相稱也。

国岳丈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之貴岳會見八千歲貴岳，兩相稱因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兄、親家弟也。

貴丈見国岳則稱某国岳。

国岳會貴岳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弟，會七千歲貴岳稱南貴弟，如此則国岳爲兄，貴岳爲弟也。

国岳母與国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国親嫂，国親孀。

貴岳母與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母見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親嫂；又譬如七千歲貴岳母會六千歲、五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親孀、翼貴親孀，如此則為嫂孀相稱也。

国岳母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貴岳母會見八千歲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嫂、親家孀也。貴岳母見国岳母，則稱某国岳母。

国岳母會貴岳母，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孀，會七千歲貴岳母則稱南貴孀，會六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孀，會五千歲貴岳母則稱翼貴孀。如此国岳母為嫂，貴岳母為孀也。各宜凜遵。欽此。

據蕭輯影印壬子二年刻本排印，原書正文七葉北平圖書館攝製德國核辛開元年刻本與二年本全同，唯天長金作長天金，以下東金、西金等均依此類推。

太平禮制

(八年)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覆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天父詩

欽定制度則例集編

武略書

醒世文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捌部

天王詔令

王世子臣下呼稱

幼主萬歲 幼主妻呼稱幼孃孃，其妻親稱幼王親。

第三子臣下呼稱

光王王三殿下永歲 光王妻呼稱光王孃。

第四子臣下呼稱

明王王四殿下永歲 明王妻呼稱明王孃，其妻親稱貴親，臣下奏稱表奏，論稱調諭。

第五子臣下呼稱

王五殿下永歲

以下第六子至百子千子皆倣此類推。

光世子臣下呼稱

幼王永歲 其妻稱幼王孃，其妻親稱幼貴親。

光殿下臣下呼稱

某王^光殿下永歲 其妻稱王孃，其妻親稱懿親，臣下奏稱陳奏，論稱論諭，自

明^光殿下世子臣下呼稱

嫡某王^光殿下永歲 其妻稱嫡某王孃，其妻親稱嫡懿親，臣下奏稱嫡陳奏，論稱嫡論諭餘

殿下無嫡字，以別之，代代皆如是。

王長女臣下呼稱 天長金 王塔爵同王

第二女臣下呼稱 天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天三金

第四女臣下呼稱 天四金

以下第五女至百女千女皆做此類推。

東世子臣下呼稱 東嗣君九千歲 嗣君妻呼稱幼王娘，其妻親稱幼貴親。

第二子臣下呼稱 東二殿下爵千歲 殿下妻呼稱某爵娘，其妻親稱爵親。臣下奏稱詳奏，諭稱語諭。

第三子臣下呼稱 東三殿下爵千歲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做此類推。自

東殿下世子臣下呼稱 嫡某爵某殿下爵千歲 其妻稱嫡某爵娘，其妻親稱嫡某爵親。臣下奏稱嫡詳奏，諭稱嫡語諭，餘殿下無嫡字以別之，代代皆如是。

西南千翼 英忠贊侍輔璋 做此類推。

東長女臣下呼稱 東長金 東塔爵同義。

第二女臣下呼稱 東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東三金

以下四女至百女千女皆做此類推。

西世子臣下呼稱 西嗣君八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 西二殿下爵千歲

第三子臣下呼稱 西三殿下爵千歲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做此類推。

西長女臣下呼稱 西長金 西塔爵同義。

第二女臣下呼稱 西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西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皆做此類推。

王長兄世子呼稱 王長嗣君顯千歲 長殿下臣下稱稟通，諡稱謂諡。

王次兄世子呼稱 王次嗣君倫千歲 次殿下臣下稱稟通，諡稱謂諡。

南世子呼稱 南嗣君千歲 南殿下臣下稱稟通，諡稱謂諡。

千世子呼稱 千嗣君千歲 千殿下臣下稱稟通，諡稱謂諡。

翼世子呼稱 翼嗣君千歲 翼殿下臣下稱稟通，諡稱謂諡。

英世子呼稱 英嗣君千歲 英殿下臣下稱稟通，諡稱謂諡。

忠世子呼稱 忠嗣君千歲 忠殿下臣下稱稟通，諡稱謂諡。

贊世子呼稱

贊嗣君千歲 贊殿下臣下稱申報，諭稱謔諛。

侍世子呼稱

侍嗣君千歲 侍殿下臣下稱申報，諭稱謔諛。

輔世子呼稱

輔嗣君千歲 輔殿下臣下稱申報，諭稱謔諛。

章世子呼稱

章嗣君千歲 章殿下臣下稱申報，諭稱謔諛。

王長女呼稱

王長金 長壻爵同安。

王次女呼稱

王次金 次壻爵同安。

南女呼稱

南金 南壻爵同安。

干女呼稱

干金 干壻爵同安。

翼女呼稱

翼金 翼壻爵同安。

英女呼稱

英金 英壻爵同安。

忠女呼稱

忠金 忠壻爵同安。

贊女呼稱

贊金 贊壻爵同安。

侍女呼稱

侍金 侍壻爵同安。

輔女呼稱

輔金 輔壻爵同安。

章女呼稱

章金 章壻爵同安。

皆與東西一式。臣下呼稱

王長兄為顯千歲

南王為福千歲

翼王為喜千歲

忠王為榮千歲

贊王為耀千歲

侍王為雄千歲

輔王為威千歲

章王為壽千歲

掌率稱奉敕，稱閣下，稱稟白。

義稱詠醒稱帳下，稱稟敘。

掌義安福燕豫至軍帥皆稱大人，如掌義安則稱掌義安大人，福燕則稱福燕大人，以下類推。

師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如師帥則稱師帥善人，旅帥則稱旅帥善人，以下類推。

掌義安福燕豫子至軍帥子皆稱公子，但同稱公子亦有些別，如掌義子稱掌義公子，安子稱安公子，福子稱福公子，燕子稱燕公子，豫子稱豫公子，侯子稱侯公子，丞相子稱丞公子，以下類推。

師帥子至兩司馬子皆稱將子，但同稱將子亦有些別，如師帥子稱師將子，旅帥子稱旅將子，以下類推。

掌義安福燕豫女至軍帥女皆稱玉，但同稱玉亦有些別，如掌義女稱掌義玉，安女稱安玉，以下類推。

師帥女至兩司馬女皆稱雪，但同稱雪亦有些別，如師帥女稱師雪，旅帥女稱旅雪，以下類推。

王世子及東西長次、南干翼英忠贊侍輔璋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間者也，故均稱世子。

宮城女及東西南干翼英忠贊侍輔璋各女皆是貴如金者也，故均稱金。金、貴也，色美而不變者也。

掌義安福燕豫至軍帥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公子。又皆是虔潔之人，故均稱其女曰玉。玉、潔也，

色潤而可寶者也。

師帥至兩司馬皆是典兵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將子。又皆是清淨之人，故均稱其女曰雪。雪、菁也，色白而可愛者也。

女貞姜（義）、女貞安、女貞福、女貞燕、女貞豫、女貞侯、女丞相、女檢點、女指揮、女將軍皆稱貞人，婦人以貞節為貴者也。

軍師及列王妻呼稱王娘，掌妻呼稱貴姣，義妻呼稱貴如，安福妻呼稱貴姑，燕豫妻呼稱貴姁，侯妻呼稱貴媽，丞相妻呼稱貴嬪，檢點妻呼稱貴奴，指揮妻呼稱貴姬，將軍妻呼稱貴嬙。

欽命總制妻呼稱貴媪，監軍妻呼稱貴奶，軍帥妻呼稱貴嫻，師帥妻呼稱貴嫻，旅帥妻呼稱貴媵，卒長妻呼稱貴妯，兩司馬妻呼稱貴媵。自

掌義妻至侯妻加稱端人，丞相妻至軍帥妻加稱貞人，師帥妻至兩司馬妻加稱夫人。

朕長兄次兄封王長兄 王次兄，嫂稱王嫂。慶善伯、續奎伯、元玠伯輩稱王伯，慶軒、紹衍叔輩一體同稱王叔。仁正兄、仁賓稱王宗兄，元清、四福輩一體同稱王宗兄。貴妹夫及后宮父母伯叔兄弟輩一體同

稱王親，細分之，后宮父稱王丈，后宮母稱王外母，后宮伯叔稱王外伯，王外叔，后宮兄弟稱王舅。

朕岳丈天下人大同稱王丈，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稱王岳母。

王岳與王岳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爲王親兄、王親弟。

千歲岳丈天下人大同稱某千歲貴丈，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稱某千歲貴岳母。

貴岳與貴岳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見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親兄；又譬如八千歲貴岳會七千歲、福千歲、喜千歲、祿千歲、榮千歲、耀千歲、雄千歲、威千歲、壽千歲貴岳，則稱南貴親弟、翼貴親弟，如此爲兄弟相稱也。

王岳丈與九千歲、七千歲、福千歲、喜千歲、祿千歲、榮千歲、耀千歲、雄千歲、威千歲、壽千歲之貴岳會見八千歲貴岳，兩相稱應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兄、親家弟也。

貴丈見王岳則稱王某岳。

王岳會貴岳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弟，會七千歲貴岳稱南貴弟，如此則王岳爲兄，貴岳爲弟也。

王岳母與王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王親嫂、王親嬪。

貴岳母與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母見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親嫂；又譬如九千歲貴岳母會七千歲、福千歲、喜千歲、祿千歲、榮千歲、耀千歲、雄千歲、威千歲、壽千歲貴岳母，則稱南貴親嬪、干貴親嬪、翼貴親嬪、英貴親嬪、忠貴親嬪、贊貴親嬪、侍貴親嬪、輔貴親嬪、章貴親嬪。如此則爲嫂嬪相稱也。

王岳母與九千歲、七千歲、福千歲、喜千歲、祿千歲、榮千歲、耀千歲、雄千歲、威千歲、壽千歲貴岳母會見八千歲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嫂、親家孀也。貴岳母見王岳母，則稱王某岳母。

王岳母會貴岳母，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孀，會七千歲貴岳母則稱南貴孀，會福千歲貴岳母則稱干貴孀，會喜千歲貴岳母則稱翼貴孀，會祿千歲貴岳母則稱英貴孀，會榮千歲貴岳母則稱忠貴孀，會耀千歲貴岳母則稱贊貴孀，會雄千歲貴岳母則稱侍貴孀，會威千歲貴岳母則稱輔貴孀，會壽千歲貴岳母則稱章貴孀。顯千歲、倫千歲貴岳、貴岳母俱與七千歲貴岳、貴岳母同。如此王岳母爲嫂，貴岳母爲孀也。各宜凜遵。欽此。

據王重民攝製影印太平天國官書十種（以下簡稱王輯）付印。原書正文共八條。

太平軍目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旨准頒行共有十五部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 伍長管四人

兩司馬管五個伍長，共管二十五人。旗長闊俱二尺

五寸。

卒長管四個兩司馬，共管一百零四人。旗長闊俱三

尺。

旅帥管五個卒長，共管五百二十五人。旗長闊俱三

尺五寸。

師帥管五個旅帥，共管二千六百二十五人。旗長闊

俱四尺。

軍帥管五個師帥，共管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旗

長闊俱四尺五寸。

監軍旗長闊俱五尺。

總制旗長闊俱五尺五寸。

日干侍衛旗長闊俱五尺五寸。

節氣侍衛旗長闊俱五尺五寸。

將軍旗長闊俱六尺。

月令侍衛旗長闊俱六尺。

指揮旗長闊俱六尺五寸。

檢點旗長闊俱七尺。

丞相旗長闊俱七尺五寸。丞相以下皆三角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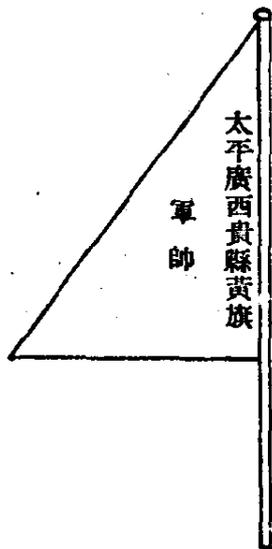
翼王旗長闊俱八尺，內寫『太平左軍主將翼王石』

副軍師二旗長闊俱八尺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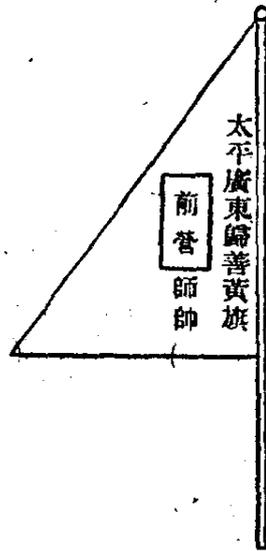
正軍師二旗長闊俱九尺。

軍師以下皆四方旗。

旗分五色



「太平廣西」黃旗「六個字，一軍皆同一樣寫。」



太平廣西蒼梧黃旗

右營師帥

太平廣西武宣黃旗

中營師帥

以上共五師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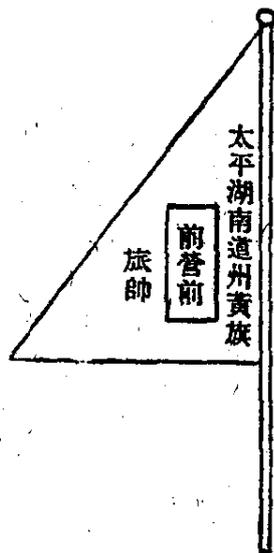
前營師帥統下：

太平廣西平南黃旗

後營師帥

太平廣西桂平黃旗

左營師帥



前營後旅帥

旅帥

前營左旅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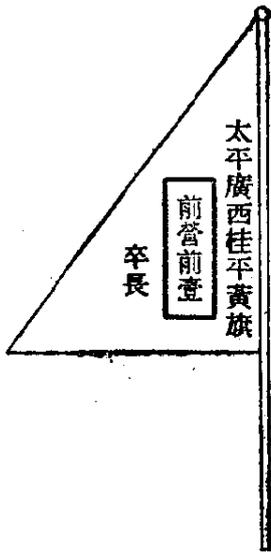
旅帥

前營右旅帥

旅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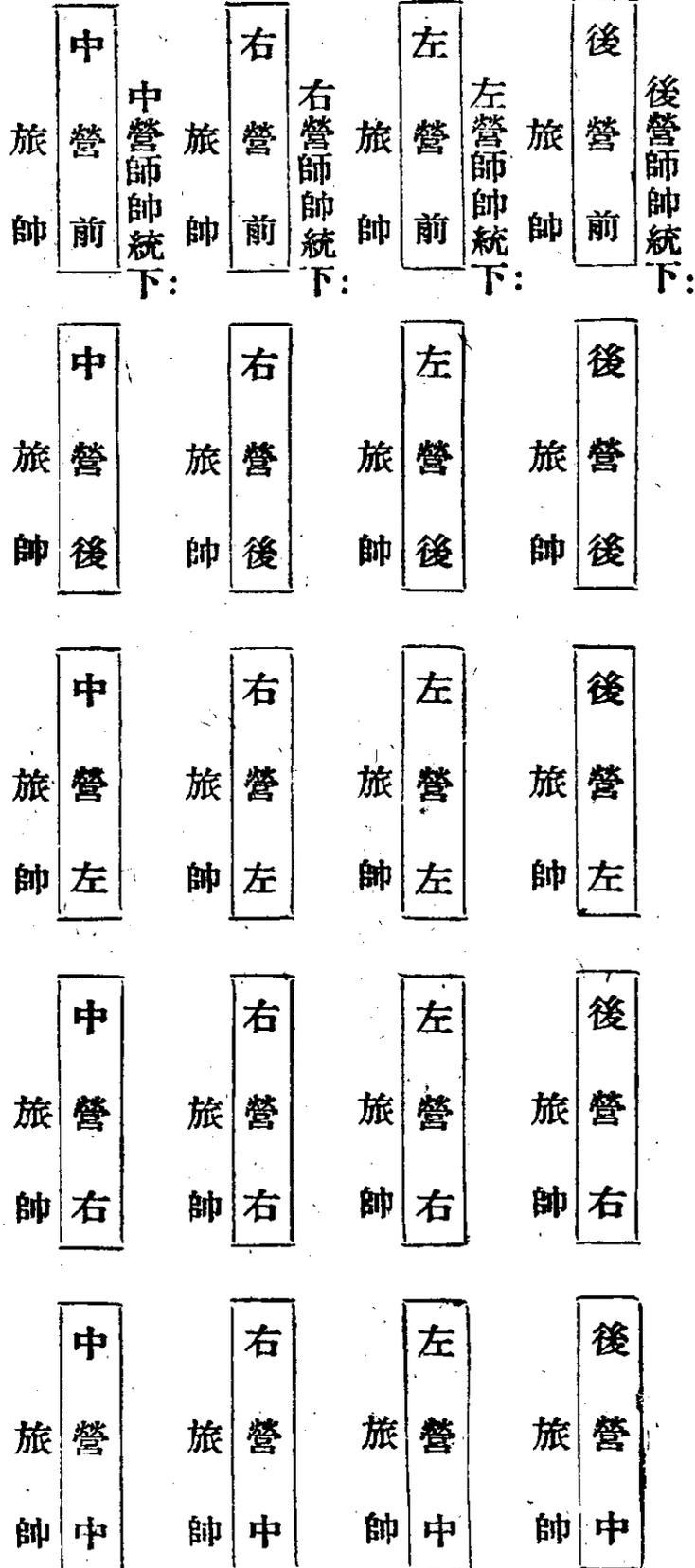
前營中旅帥

旅帥



前營前旅帥統下:

以上共二十五旅帥



卒長	後營前壹	卒長	前營中壹	卒長	前營右壹	卒長	前營左壹	卒長	前營後壹	卒長	前營後旅帥統下
		後營前旅帥統下				前營右旅帥統下					
卒長	後營前貳	卒長	前營中貳	卒長	前營右貳	卒長	前營左貳	卒長	前營後貳	卒長	前營前貳
卒長	後營前叁	卒長	前營中叁	卒長	前營右叁	卒長	前營左叁	卒長	前營後叁	卒長	前營前叁
卒長	後營前肆	卒長	前營中肆	卒長	前營右肆	卒長	前營左肆	卒長	前營後肆	卒長	前營前肆
卒長	後營前五	卒長	前營中伍	卒長	前營右伍	卒長	前營左伍	卒長	前營後伍	卒長	前營前五

後營後旅帥統下:

後營後壹

卒長

後營後貳

卒長

後營後叁

卒長

後營後肆

卒長

後營後伍

卒長

後營左旅帥統下:

後營左壹

卒長

後營左貳

卒長

後營左叁

卒長

後營左肆

卒長

後營左伍

卒長

後營右旅帥統下:

後營右壹

卒長

後營右貳

卒長

後營右叁

卒長

後營右肆

卒長

後營右伍

卒長

後營中旅帥統下:

後營中壹

卒長

後營中貳

卒長

後營中叁

卒長

後營中肆

卒長

後營中伍

卒長

左營前旅帥統下:

左營前壹

卒長

左營前貳

卒長

左營前叁

卒長

左營前肆

卒長

左營前伍

卒長

左營後旅帥統下:

左營後壹

卒長

左營後貳

卒長

左營後叁

卒長

左營後肆

卒長

左營後伍

卒長

左營左旅帥統下：

左營左壹

卒長

左營左貳

卒長

左營左叁

卒長

左營左肆

卒長

左營左伍

卒長

左營右旅帥統下：

左營右壹

卒長

左營右貳

卒長

左營右叁

卒長

左營右肆

卒長

左營右伍

卒長

左營中旅帥統下：

左營中壹

卒長

左營中貳

卒長

左營中叁

卒長

左營中肆

卒長

左營中伍

卒長

右營前旅帥統下：

右營前壹

卒長

右營前貳

卒長

右營前叁

卒長

右營前肆

卒長

右營前伍

卒長

右營後旅帥統下：

右營後壹

卒長

右營後貳

卒長

右營後叁

卒長

右營後肆

卒長

右營後伍

卒長

右營左旅帥統下：

右營左壹

卒長

右營左貳

卒長

右營左叁

卒長

右營左肆

卒長

右營左伍

卒長

右營右旅帥統下:

右營右壹
卒長

右營右貳
卒長

右營右叁
卒長

右營右肆
卒長

右營右伍
卒長

右營中旅帥統下:

右營中壹
卒長

右營中貳
卒長

右營中叁
卒長

右營中肆
卒長

右營中伍
卒長

中營前旅帥統下:

中營前壹
卒長

中營前貳
卒長

中營前叁
卒長

中營前肆
卒長

中營前五
卒長

中營後旅帥統下:

中營後壹
卒長

中營後貳
左長

中營後叁
卒長

中營後肆
卒長

中營後伍
卒長

中營左旅帥統下:

中營左壹
卒長

中營左貳
卒長

中營左叁
卒長

中營左肆
卒長

中營左伍
卒長

中營右旅帥統下:

中營右壹
卒長

中營右貳
卒長

中營右叁
卒長

中營右肆
卒長

中營右伍
卒長

太平天國資料一

中營中旅帥統下：

中營中壹

卒長

中營中貳

卒長

中營中叁

卒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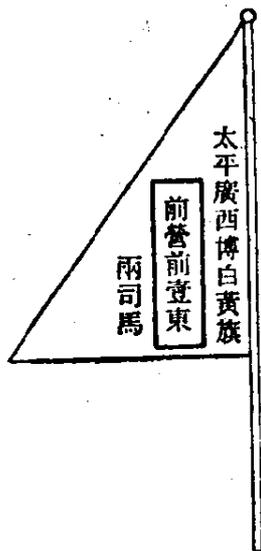
中營中肆

卒長

中營中伍

卒長

前營前壹卒長統下：



前營前貳卒長統下：

前營前貳東

兩司馬

前營前貳南

兩司馬

前營前貳西

兩司馬

前營前貳北

兩司馬

前營前叁卒長統下：

前營前叁東

兩司馬

前營前叁南

兩司馬

前營前叁西

兩司馬

前營前叁北

兩司馬

前營前肆卒長統下:

前營前肆東

兩司馬

前營前五卒長統下:

前營前五東

兩司馬

前營後壹卒長統下:

前營後壹東

兩司馬

前營後貳卒長統下:

前營後貳東

兩司馬

前營後叁卒長統下:

前營後叁東

兩司馬

前營後肆卒長統下:

前營後肆東

兩司馬

前營前肆南

兩司馬

前營前五南

兩司馬

前營後壹南

兩司馬

前營後貳南

兩司馬

前營後叁南

兩司馬

前營後肆南

兩司馬

前營前肆西

兩司馬

前營前五西

兩司馬

前營後壹西

兩司馬

前營後貳西

兩司馬

前營後叁西

兩司馬

前營後肆西

兩司馬

前營前肆北

兩司馬

前營前五北

兩司馬

前營後壹北

兩司馬

前營後貳北

兩司馬

前營後叁北

兩司馬

前營後肆北

兩司馬

前營後伍卒長統下:

前營後伍東

兩司馬

前營後伍南

兩司馬

前營後伍西

兩司馬

前營後伍北

兩司馬

前營左壹卒長統下:

前營左壹東

兩司馬

前營左壹南

兩司馬

前營左壹西

兩司馬

前營左壹北

兩司馬

前營左貳卒長統下:

前營左貳東

兩司馬

前營左貳南

兩司馬

前營左貳西

兩司馬

前營左貳北

兩司馬

前營左叁卒長統下:

前營左叁東

兩司馬

前營左叁南

兩司馬

前營左叁西

兩司馬

前營左叁北

兩司馬

前營左肆卒長統下:

前營左肆東

兩司馬

前營左肆南

兩司馬

前營左肆西

兩司馬

前營左肆北

兩司馬

前營左伍卒長統下:

前營左伍東

兩司馬

前營左伍南

兩司馬

前營左伍西

兩司馬

前營左伍北

兩司馬

前營右壹卒長統下:

前營右壹東

兩司馬

前營右貳卒長統下:

前營右貳東

兩司馬

前營右叁卒長統下:

前營右叁東

兩司馬

前營右肆卒長統下:

前營右肆東

兩司馬

前營右伍卒長統下:

前營右伍東

兩司馬

前營中壹卒長統下:

前營中壹東

兩司馬

前營右壹南

兩司馬

前營右貳南

兩司馬

前營右叁南

兩司馬

前營右肆南

兩司馬

前營右伍南

兩司馬

前營中壹南

兩司馬

前營右壹西

兩司馬

前營右貳西

兩司馬

前營右叁西

兩司馬

前營右肆西

兩司馬

前營右伍西

兩司馬

前營中壹西

兩司馬

前營右壹北

兩司馬

前營右貳北

兩司馬

前營右叁北

兩司馬

前營右肆北

兩司馬

前營右伍北

兩司馬

前營中壹北

兩司馬

前營中貳卒長統下:

前營中貳東

兩司馬

前營中叁卒長統下:

前營中叁東

兩司馬

前營中肆卒長統下:

前營中肆東

兩司馬

前營中伍卒長統下:

前營中伍東

兩司馬

後營前壹卒長統下:

後營前壹東

兩司馬

後營前貳卒長統下:

後營前貳東

兩司馬

前營中貳南

兩司馬

前營中叁南

兩司馬

前營中肆南

兩司馬

前營中伍南

兩司馬

後營前壹南

兩司馬

後營前貳南

兩司馬

前營中貳西

兩司馬

前營中叁西

兩司馬

前營中肆西

兩司馬

前營中伍西

兩司馬

後營前壹西

兩司馬

後營前貳西

兩司馬

前營中貳北

兩司馬

前營中叁北

兩司馬

前營中肆北

兩司馬

前營中伍北

兩司馬

後營前壹北

兩司馬

後營前貳北

兩司馬

後營前叁卒長統下

後營前叁東

兩司馬

後營前肆卒長統下

後營前肆東

兩司馬

後營前伍卒長統下

後營前伍東

兩司馬

後營後壹卒長統下

後營後壹東

兩司馬

後營後貳卒長統下

後營後貳東

兩司馬

後營後叁卒長統下

後營後叁東

兩司馬

後營前叁南

兩司馬

後營前肆南

兩司馬

後營前伍南

兩司馬

後營後壹南

兩司馬

後營後貳南

兩司馬

後營後叁南

兩司馬

後營前叁西

兩司馬

後營前肆西

兩司馬

後營前伍西

兩司馬

後營後壹西

兩司馬

後營後貳西

兩司馬

後營後叁西

兩司馬

後營前叁北

兩司馬

後營前肆北

兩司馬

後營前伍北

兩司馬

後營後壹北

兩司馬

後營後貳北

兩司馬

後營後叁北

兩司馬

後營後肆卒長統下：

後營後肆東

兩司馬

後營後肆南

兩司馬

後營後肆西

兩司馬

後營後肆北

兩司馬

後營後伍卒長統下：

後營後伍東

兩司馬

後營後伍南

兩司馬

後營後伍西

兩司馬

後營後伍北

兩司馬

後營左壹卒長統下：

後營左壹東

兩司馬

後營左壹南

兩司馬

後營左壹西

兩司馬

後營左壹北

兩司馬

後營左貳卒長統下：

後營左貳東

兩司馬

後營左貳南

兩司馬

後營左貳西

兩司馬

後營左貳北

兩司馬

後營左叁卒長統下：

後營左叁東

兩司馬

後營左叁南

兩司馬

後營左叁西

兩司馬

後營左叁北

兩司馬

後營左肆卒長統下：

後營左肆東

兩司馬

後營左肆南

兩司馬

後營左肆西

兩司馬

後營左肆北

兩司馬

後營左伍卒長統下：

後營左伍東

兩司馬

後營右壹卒長統下：

後營右壹東

兩司馬

後營右貳卒長統下：

後營右貳東

兩司馬

後營右叁卒長統下：

後營右叁東

兩司馬

後營右肆卒長統下：

後營右肆東

兩司馬

後營右伍卒長統下：

後營右伍東

兩司馬

後營左伍南

兩司馬

後營右壹南

兩司馬

後營右貳南

兩司馬

後營右叁南

兩司馬

後營右肆南

兩司馬

後營右伍南

兩司馬

後營左伍西

兩司馬

後營右壹西

兩司馬

後營右貳西

兩司馬

後營右叁西

兩司馬

後營右肆西

兩司馬

後營右伍西

兩司馬

後營左伍北

兩司馬

後營右壹北

兩司馬

後營右貳北

兩司馬

後營右叁北

兩司馬

後營右肆北

兩司馬

後營右伍北

兩司馬

後營中壹卒長統下

後營中壹東

兩司馬

後營中貳卒長統下

後營中貳東

兩司馬

後營中叁卒長統下

後營中叁東

兩司馬

後營中肆卒長統下

後營中肆東

兩司馬

後營中伍卒長統下

後營中伍東

兩司馬

左營前壹卒長統下

左營前壹東

兩司馬

後營中壹南

兩司馬

後營中貳南

兩司馬

後營中叁南

兩司馬

後營中肆南

兩司馬

後營中伍南

兩司馬

左營前壹南

兩司馬

後營中壹西

兩司馬

後營中貳西

兩司馬

後營中叁西

兩司馬

後營中肆西

兩司馬

後營中伍西

兩司馬

左營前壹西

兩司馬

後營中壹北

兩司馬

後營中貳北

兩司馬

後營中叁北

兩司馬

後營中肆北

兩司馬

後營中伍北

兩司馬

左營前壹北

兩司馬

左營前貳卒長統下：

左營前貳東

兩司馬

左營前叁卒長統下：

左營前叁東

兩司馬

左營前肆卒長統下：

左營前肆東

兩司馬

左營前伍卒長統下：

左營前伍東

兩司馬

左營後壹卒長統下：

左營後壹東

兩司馬

左營後貳卒長統下：

左營後貳東

兩司馬

左營前貳南

兩司馬

左營前叁南

兩司馬

左營前肆南

兩司馬

左營前伍南

兩司馬

左營後壹南

兩司馬

左營後貳南

兩司馬

左營前貳西

兩司馬

左營前叁西

兩司馬

左營前肆西

兩司馬

左營前伍西

兩司馬

左營後壹西

兩司馬

左營後貳西

兩司馬

左營前貳北

兩司馬

左營前叁北

兩司馬

左營前肆北

兩司馬

左營前伍北

兩司馬

左營後壹北

兩司馬

左營後貳北

兩司馬

左營後叁卒長統下:

左營後叁東

兩司馬

左營後肆卒長統下:

左營後肆東

兩司馬

左營後伍卒長統下:

左營後伍東

兩司馬

左營左壹卒長統下:

左營左壹東

兩司馬

左營左貳卒長統下:

左營左貳東

兩司馬

左營左叁卒長統下:

左營左叁東

兩司馬

左營後叁南

兩司馬

左營後肆南

兩司馬

左營後伍南

兩司馬

左營左壹南

兩司馬

左營左貳南

兩司馬

左營左叁南

兩司馬

左營後叁西

兩司馬

左營後肆西

兩司馬

左營後伍西

兩司馬

左營左壹西

兩司馬

左營左貳西

兩司馬

左營左叁西

兩司馬

左營後叁北

兩司馬

左營後肆北

兩司馬

左營後伍北

兩司馬

左營左壹北

兩司馬

左營左貳北

兩司馬

左營左叁北

兩司馬

左營左肆卒長統下：

左營左肆東

兩司馬

左營左伍卒長統下：

左營左伍東

兩司馬

左營右壹卒長統下：

左營右壹東

兩司馬

左營右貳卒長統下：

左營右貳東

兩司馬

左營右叁卒長統下：

左營右叁東

兩司馬

左營右肆卒長統下：

左營右肆東

兩司馬

左營左肆南

兩司馬

左營左伍南

兩司馬

左營右壹南

兩司馬

左營右貳南

兩司馬

左營右叁南

兩司馬

左營右肆南

兩司馬

左營左肆西

兩司馬

左營左伍西

兩司馬

左營右壹西

兩司馬

左營右貳西

兩司馬

左營右叁西

兩司馬

左營右肆西

兩司馬

左營左肆北

兩司馬

左營左伍北

兩司馬

左營右壹北

兩司馬

左營右貳北

兩司馬

左營右叁北

兩司馬

左營右肆北

兩司馬

左營右伍卒長統下:

左營右伍東

兩司馬

左營中壹卒長統下:

左營中壹東

兩司馬

左營中貳卒長統下:

左營中貳東

兩司馬

左營中叁卒長統下:

左營中叁東

兩司馬

左營中肆卒長統下:

左營中肆東

兩司馬

左營中伍卒長統下:

左營中伍東

兩司馬

左營右伍南

兩司馬

左營中壹南

兩司馬

左營中貳南

兩司馬

左營中叁南

兩司馬

左營中肆南

兩司馬

左營中伍南

兩司馬

左營右伍西

兩司馬

左營中壹西

兩司馬

左營中貳西

兩司馬

左營中叁西

兩司馬

左營中肆西

兩司馬

左營中伍西

兩司馬

左營右伍北

兩司馬

左營中壹北

兩司馬

左營中貳北

兩司馬

左營中叁北

兩司馬

左營中肆北

兩司馬

左營中伍北

兩司馬

右營前壹卒長統下:

右營前壹東

兩司馬

右營前貳卒長統下:

右營前貳東

兩司馬

右營前參卒長統下:

右營前參東

兩司馬

右營前肆卒長統下:

右營前肆東

兩司馬

右營前伍卒長統下:

右營前伍東

兩司馬

右營後壹卒長統下:

右營後壹東

兩司馬

右營前壹南

兩司馬

右營前貳南

兩司馬

右營前參南

兩司馬

右營前肆南

兩司馬

右營前伍南

兩司馬

右營後壹南

兩司馬

右營前壹西

兩司馬

右營前貳西

兩司馬

右營前參西

兩司馬

右營前肆西

兩司馬

右營前伍西

兩司馬

右營後壹西

兩司馬

右營前壹北

兩司馬

右營前貳北

兩司馬

右營前參北

兩司馬

右營前肆北

兩司馬

右營前伍北

兩司馬

右營後壹北

兩司馬

右營後貳卒長統下:

右營後貳東

兩司馬

右營後叁卒長統下:

右營後叁東

兩司馬

右營後肆卒長統下:

右營後肆東

兩司馬

右營後伍卒長統下:

右營後伍東

兩司馬

右營左壹卒長統下:

右營左壹東

兩司馬

右營左貳卒長統下:

右營左貳東

兩司馬

右營後貳南

兩司馬

右營後叁南

兩司馬

右營後肆南

兩司馬

右營後伍南

兩司馬

右營左壹南

兩司馬

右營左貳南

兩司馬

右營後貳西

兩司馬

右營後叁西

兩司馬

右營後肆西

兩司馬

右營後伍西

兩司馬

右營左壹西

兩司馬

右營左貳西

兩司馬

右營後貳北

兩司馬

右營後叁北

兩司馬

右營後肆北

兩司馬

右營後伍北

兩司馬

右營左壹北

兩司馬

右營左貳北

兩司馬

右營左叁卒長統下:

右營左叁東

兩司馬

右營左肆卒長統下:

右營左肆東

兩司馬

右營左伍卒長統下:

右營左伍東

兩司馬

右營右壹卒長統下:

右營右壹東

兩司馬

右營右貳卒長統下:

右營右貳東

兩司馬

右營右叁卒長統下:

右營右叁東

兩司馬

右營左叁南

兩司馬

右營左肆南

兩司馬

右營左伍南

兩司馬

右營右壹南

兩司馬

右營右貳南

兩司馬

右營右叁南

兩司馬

右營左叁西

兩司馬

右營左肆西

兩司馬

右營左伍西

兩司馬

右營右壹西

兩司馬

右營右貳西

兩司馬

右營右叁西

兩司馬

右營左叁北

兩司馬

右營左肆北

兩司馬

右營左伍北

兩司馬

右營右壹北

兩司馬

右營右貳北

兩司馬

右營右叁北

兩司馬

右營右肆卒長統下:

右營右肆東

兩司馬

右營右伍卒長統下:

右營右伍東

兩司馬

右營中壹卒長統下:

右營中壹東

兩司馬

右營中貳卒長統下:

右營中貳東

兩司馬

右營中叁卒長統下:

右營中叁東

兩司馬

右營中肆卒長統下:

右營中肆東

兩司馬

右營右肆南

兩司馬

右營右伍南

兩司馬

右營中壹南

兩司馬

右營中貳南

兩司馬

右營中叁南

兩司馬

右營中肆南

兩司馬

右營右肆西

兩司馬

右營右伍西

兩司馬

右營中壹西

兩司馬

右營中貳西

兩司馬

右營中叁西

兩司馬

右營中肆西

兩司馬

右營右肆北

兩司馬

右營右伍北

兩司馬

右營中壹北

兩司馬

右營中貳北

兩司馬

右營中叁北

兩司馬

右營中肆北

兩司馬

右營中伍卒長統下:

右營中伍東

兩司馬

中營前壹卒長統下:

中營前壹東

兩司馬

中營前貳卒長統下:

中營前貳東

兩司馬

中營前叁卒長統下:

中營前叁東

兩司馬

中營前肆卒長統下:

中營前肆東

兩司馬

中營前伍卒長統下:

中營前伍東

兩司馬

右營中伍南

兩司馬

中營前壹南

兩司馬

中營前貳南

兩司馬

中營前叁南

兩司馬

中營前肆南

兩司馬

中營前伍南

兩司馬

右營中伍西

兩司馬

中營前壹西

兩司馬

中營前貳西

兩司馬

中營前叁西

兩司馬

中營前肆西

兩司馬

中營前伍西

兩司馬

右營中伍北

兩司馬

中營前壹北

兩司馬

中營前貳北

兩司馬

中營前叁北

兩司馬

中營前肆北

兩司馬

中營前伍北

兩司馬

中營後壹卒長統下:

中營後壹東

兩司馬

中營後貳卒長統下:

中營後貳東

兩司馬

中營後叁卒長統下:

中營後叁東

兩司馬

中營後肆卒長統下:

中營後肆東

兩司馬

中營後伍卒長統下:

中營後伍東

兩司馬

中營左壹卒長統下:

中營左壹東

兩司馬

中營後壹南

兩司馬

中營後貳南

兩司馬

中營後叁南

兩司馬

中營後肆南

兩司馬

中營後伍南

兩司馬

中營左壹南

兩司馬

中營後壹西

兩司馬

中營後貳西

兩司馬

中營後叁西

兩司馬

中營後肆西

兩司馬

中營後伍西

兩司馬

中營左壹西

兩司馬

中營後壹北

兩司馬

中營後貳北

兩司馬

中營後叁北

兩司馬

中營後肆北

兩司馬

中營後伍北

兩司馬

中營左壹北

兩司馬

中營左貳卒長統下：

中營左貳東

兩司馬

中營左叁卒長統下：

中營左叁東

兩司馬

中營左肆卒長統下：

中營左肆東

兩司馬

中營左伍卒長統下：

中營左伍東

兩司馬

中營右壹卒長統下：

中營右壹東

兩司馬

中營右貳卒長統下：

中營右貳東

兩司馬

中營左貳南

兩司馬

中營左叁南

兩司馬

中營左肆南

兩司馬

中營左伍南

兩司馬

中營右壹南

兩司馬

中營右貳南

兩司馬

中營左貳西

兩司馬

中營左叁西

兩司馬

中營左肆西

兩司馬

中營左伍西

兩司馬

中營右壹西

兩司馬

中營右貳西

兩司馬

中營左貳北

兩司馬

中營左叁北

兩司馬

中營左肆北

兩司馬

中營左伍北

兩司馬

中營右壹北

兩司馬

中營右貳北

兩司馬

中營右叁卒長統下:

中營右叁東

兩司馬

中營右肆卒長統下:

中營右肆東

兩司馬

中營右伍卒長統下:

中營右伍東

兩司馬

中營中壹卒長統下:

中營中壹東

兩司馬

中營中貳卒長統下:

中營中貳東

兩司馬

中營中叁卒長統下:

中營中叁東

兩司馬

中營右叁南

兩司馬

中營右肆南

兩司馬

中營右伍南

兩司馬

中營中壹南

兩司馬

中營中貳南

兩司馬

中營中叁南

兩司馬

中營右叁西

兩司馬

中營右肆西

兩司馬

中營右伍西

兩司馬

中營中壹西

兩司馬

中營中貳西

兩司馬

中營中叁西

兩司馬

中營右叁北

兩司馬

中營右肆北

兩司馬

中營右伍北

兩司馬

中營中壹北

兩司馬

中營中貳北

兩司馬

中營中叁北

兩司馬

中營中肆卒長統下：

中營中肆東

兩司馬

中營中肆南

兩司馬

中營中肆西

兩司馬

中營中肆北

兩司馬

中營中伍卒長統下：

中營中伍東

兩司馬

中營中伍南

兩司馬

中營中伍西

兩司馬

中營中伍北

兩司馬

以上共五百兩司馬

前營前壹東兩司馬統下：

縱在公前後橫直五寸

前營前壹東

剛強
伍長

前營前壹東

勇敢
伍長

前營前壹東

雄猛
伍長

前營前壹東

果毅
伍長

前營前壹東

威武
伍長

每軍共貳千伍百伍長，皆做此類設。

一眼看見前營前壹東剛強伍長，就知此伍長是前營師帥管下前營前旅帥管下前營前壹卒長管下前營前壹東兩司馬管下。

前營前壹東剛強伍長統下：

橫直四寸

前營前壹東剛強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東剛強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東剛強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東剛強
奏捷
伍卒

每軍共一萬伍卒，皆做此類設。

一眼看見前營前壹東剛強衝鋒伍卒，就知此伍卒是前營師帥管下前營前旅帥管下前營前壹卒長管下前營前壹東兩司馬管下。

前營前壹東勇敢伍長統下：

前營前壹東勇敢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東勇敢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東勇敢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東勇敢
奏捷
伍卒

前營前壹東雄猛伍長統下：

前營前壹東雄猛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東雄猛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東雄猛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東雄猛
奏捷
伍卒

前營前壹東果毅伍長統下：

前營前壹東果毅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東果毅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東果毅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東果毅
奏捷
伍卒

前營前壹東威武伍長統下:

前營前壹東威武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東威武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東威武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東威武
奏捷
伍卒

前營前壹南兩司馬統下:

前營前壹南
剛強
伍長

前營前壹南
勇敢
伍長

前營前壹南
雄猛
伍長

前營前壹南
果毅
伍長

前營前壹南

威武
伍長

前營前壹南剛強伍長統下:

前營前壹南剛強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南剛強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南剛強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南剛強
奏捷
伍卒

前營前壹南勇敢伍長統下:

前營前壹南勇敢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南勇敢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南勇敢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南勇敢
奏捷
伍卒

前營前壹南雄猛伍長統下：

前營前壹南雄猛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南雄猛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南雄猛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南雄猛
奏捷
伍卒

前營前壹南果毅伍長統下：

前營前壹南果毅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南果毅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南果毅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南果毅
奏捷
伍卒

前營前壹南威武伍長統下：

前營前壹南威武
衝鋒
伍卒

前營前壹南威武
破敵
伍卒

前營前壹南威武
制勝
伍卒

前營前壹南威武
奏捷
伍卒

以下前營前壹西兩司馬至中營中伍北兩司馬，一切伍長伍卒皆做此類設。
此軍舉廣西平南黃旗以示例，餘外各處各等各色皆做此類設。

每軍六百五十六條旗。

據蕭輯影印本排印，全書正文共三十四葉。

太平條規

太平條規

定營規條十要

- 一要恪遵 天令。
- 二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
- 三要鍊好心腸，不得吹烟、飲酒、公正和儺。毋得包弊徇情，順下逆上。
- 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約束，不得隱藏兵數及匿金銀器飾（飾）。
- 五要別男營女營，不得授受相親。
- 六要諳熟日夜點兵鳴鑼吹角搥鼓號令。
- 七要無幹不得過營越軍，荒誤公事。
- 八要學習爲官稱呼問答禮制。
- 九要各整軍裝鎗砲以備急用。
- 十要不許謊言 因法 王章，訛傳軍機 將令。

行營規矩

- 一令各內外將兵凡自十五歲以外各要佩帶軍裝糧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鎗無桿。
- 二令內外強健將兵不得僭分千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外小。
- 三令內外官兵各迴避道傍呼 萬歲 萬福 千歲，不得雜入 御輿宮妃馬轎中間。
- 四令號角喧傳，急趕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避偷安。
- 五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搜操藥材舖戶併州府縣司衙門。
- 六令不許亂捉賣茶水、賣粥飯外小爲挑夫，及瞞昧吞騙軍中兄弟行李。
- 七令不許在途中舖戶堆燒罔睡，耽阻行程，務要前後聯絡，不得脫徒。
- 八令不得焚燒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
- 九令不得枉殺老弱無力挑夫。
- 十令各遵主將有司號令分發，毋（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後。

據蕭輯影印本付印，原書正文五葉，缺旨准頒行詔書總目葉及旨准方印。

頒行詔書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四部

禾乃師贖病主

楊(一)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輔正軍師東王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肅

天誅妖救世安民事據舊遺詔 聖書

天父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

皇上帝是神爺、是竝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天下萬國俱有記及

皇上帝之權能。溯自

皇上帝造有天地以來、

皇上帝大發威怒屢矣、爾世人還未知乎？

皇上帝第一次大怒、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矣。第二次大怒、

皇上帝降凡救以色列出麥西國矣。第三次大怒、

皇上帝遣

救世主耶穌降生猶大國替世人贖罪受苦矣。今次又大怒。丁酉歲

皇上帝遣天使接

天王昇天命誅妖、復差

天王作主救人。戊申歲

爲奉

皇上帝恩憐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纏，三月

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

救世主耶穌降凡，顯出無數權能，誅盡幾多魔鬼。場場大戰，妖魔何能鬪得天過？且問

皇上帝何怒？乃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條者也。爾世人還未醒乎？生逢其日，得見

皇上帝榮光，爾世人何其大幸？生遇其時，得見

太平天日，爾世人何其大幸？好醒矣！好醒矣！順天者存矣！逆天者亡矣！今滿妖咸豐原屬胡奴，乃我中國

世讎，兼之率人類變妖類，拜邪神，逆

真神，大叛逆

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誅者也。嗟爾團勇，不知木本水源，情願足上首下，瞞高天之大德，(一)反顏事讎，受蛇

魔之迷纏，忘恩背

主，不思已為中國之善士，本屬天朝之良民，竟輕舉其足於亡滅之路，而不知愛惜也耶？況爾四民人等

原是中國人民，須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滅妖，孰料良心盡泯(二)，而反北面於讎敵者也！

今各省有志者萬殊之衆，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惟願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讎，

共立勤

王之勳，本軍師有所厚望焉！本軍師體

上帝好生之德，痾瘵在抱，行仁義之師，胞與為懷。統帥將士，盡忠報國，不得不徹始徹終，實情諭爾等知悉也。

獨不思天既生

真主以御民，自必扶

天王以開國。縱妖魔百萬，詭計千端，焉能同天打鬪乎？但不教而誅，問心何忍；坐視不救，仁者弗為。故特

剴切曉諭爾等凡民，亟早回頭，拜

真神，去邪神，復人類，脫妖類，庶幾常生有路，得享天福。倘仍執迷不悟，玉石俱焚，那時噬臍，悔之晚矣。切切特諭。

禾乃師贖病主

楊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輔正軍師東王

為奉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天討胡，檄布四方，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

上帝（四）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

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

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五），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

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有人乎？妖胡（六）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為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

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爲神州者何？

天父皇上帝眞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爲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與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用其極。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苻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國，惡極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

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中夏（七），妖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八），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九），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艷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

皇天震怒，命我

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十）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攜（十一）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

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安權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

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彘子，咸豐來獻者，或有能斬其首級來投者，或又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

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

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十二），今旣蒙

皇上帝開大恩，命我

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

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整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偽拒真，生為胡人，死為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

上帝於高天乎？予與義兵，上為

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禾乃師贖病主 楊

真天命太平天國左輔正軍師東王

諭救一切

右副又正軍師西王蕭

天生天養，凡屬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者，又諭救一切中國人民，從前不知大義，悞幫妖胡，自害中國者，曰爾等盡是上帝子女，爾等知否？本軍師實情諭爾等：爾等肉身是爾凡肉父母所生，爾等靈氣是上帝所生。

上帝是 本軍師親爺，亦是爾等親爺，又亦是天下萬國人民親爺，此所以古語云：「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

也。今爾等去親爺，拜魔鬼，魔鬼是

上帝親爺讎敵，亦是本軍師讎敵，又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國人民讎敵。魔鬼者何？就是爾等所拜祭各菩薩偶像也。各菩薩偶像者何？就是蛇魔紅眼睛。閻羅妖之妖徒鬼卒也。蛇魔紅眼睛。閻羅妖者何？就是

皇上帝當初造天造地之時所造生之老蛇，今既變為妖怪，能變得十七八變，東海龍妖亦是。正是妖頭鬼頭，專迷惑纏捉凡人靈魂，落十八重地獄，做他妖徒鬼卒，聽他受用淫污者也。爾等靜想，魔鬼既是專迷惑纏捉

上帝子女，就是專迷惑纏捉本軍師弟妹，非是本軍師讎敵，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國人民讎敵，而何？夫魔鬼既是讎敵，焚擊之不暇，反伸首就他，任其纏捉。俗語云：『豆腐是水，閻羅是鬼。』又俗語云：『走鬼走入廟，爾等聽過否？爾等果有靈心未死，將此等俗語靜想，亦可以翻然醒悟追悔，丟了親爺莫大之罪，且中了讎敵詭計，後來墜入地獄沉淪，聽魔鬼淫污，狗咁賤，賤過狗矣！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恩憐凡人中魔鬼毒計，丁酉歲差天使接

天王昇天

上帝親命

天王誅妖，復差

天王降凡，作主救人。戊申歲三月

上帝降凡主張，九月

天兄耶穌降凡拯救，今既五年（十三）矣。本軍師不實情諭明爾等，爾等無知，反天逆天，致陷地獄，受千年萬萬載永苦，本軍師問心何忍？故今特剴切諭明爾等：速即丟魔鬼，歸親爺，方可受天百祿也。本軍師又實情救爾等：爾等多是中國人民，既是中國人民，何其愚蠢，雉（雞）髮從妖，胡衣胡服，甘做妖胡奴狗，足上首下，尊卑顛倒，爾等知否？以中國制妖胡，主御奴也，順也；以妖胡制中國，奴欺主也，逆也。中國甚大，諒多明識大義之人，今幸

上帝大開天恩，差

天王降凡作天下萬國太平真主，特諭中國人民：從前悞在妖營幫妖逆天，今聞本軍師諭有能即明大義，約同中國人民擒斬妖胡頭目首級親到

天朝投降者，本軍師不獨赦宥爾等前愆，且將奏明

天父，有大大天爵天祿封賞爾等。我

主江山萬萬年，爾子爾孫世襲官爵萬萬年。且爾等本身既認識

上帝親爺，脫鬼成人，在世榮耀無比，在天享福無疆，永遠威風，永遠尊貴，豈不勝過幫妖變鬼，生則受鬼迷纏，死則作鬼奴卒，受其淫污惡毒，變成大腫癩瘋，變成難看惡鬼，永遠在十八重地獄受無窮無盡苦楚也！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如有能辨之人，速即反戈替天誅妖，以獎

上帝主意，

頌 行 詔 書

上帝幸甚。其自高天以下，實嘉爾等同心翊贊之力。

本軍師決不食言，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各宜遵行。

據程輯影印之修改本排印，原書正文共十葉。茲以北平圖書館攝製初刻本之抄本（劍橋藏）校註（並參考詩文鈔所收之初刻本。詩文鈔本及此攝製抄本文內國魂等字均未改。）按北平圖書館攝製之太平天國文獻（均太平官書封面及首葉樣式）中有另一刻本封面樣式，畧「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刻，太平天國係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勸慰師聖神風雷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後師殿中軍兼右軍東王楊奏准 頌行詔書」應為更後刻本，惟其正文各篇首頁列銜仍同程輯刻本。

(一) 三篇檄文中東王均無「禾乃師贖病主」銜

(七) 以上中夏作華夏以下妖座作御座

(二) 此句作食蠅頭之微利

(八) 上四字作朝堂之上

(三) 以上三十三字作「現查爾們壯丁多是三合會黨蓋思洪門

(九) 嚇詐作號令下二句作甚至文武官員貪圖利祿

欲血實為同心同力以滅清未聞結義拜盟」

(十) 中作華

(四) 以下三處上帝字樣均作中國

(十一) 據作墟

(五) 上八字作「有明失政，滿洲乘釁，混亂中國，盜中國之天下，奪

(十二) 此句作蓋我中國之天下

中國之衣食，淫虐中國之子女民人」等二十一字

(十三) 詩文鈔作三年

(六) 妖胡作自滿洲流毒中國

頒
行
曆
書

(三年)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四部

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禾乃師贖病主 楊

左輔正軍師東王

太平天国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後護又副軍師北王章

暨左軍主將翼王石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萬歲，為治曆定時事當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為天下

太平主，真是

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

立春 清明 芒種 立秋 寒露 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国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曆書一切邪說歪例，皆妖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刪除。蓋年月日時皆是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凡人果能真心虔敬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等造曆既成，謹獻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頒行。

御批 准

奉

旨造癸好三年新曆頒行天下

正月建 甲寅牛宿

初一壬寅牛 立春

初二癸榮女

初三甲辰虛 禮拜

初四乙巳危

初五丙午室

初六丁未壁

初七戊申奎

初八己酉婁

初九庚戌胃

初十辛開昴 禮拜

十一壬子畢

十二癸好觜

十三甲寅參

十四乙榮井

十五丙辰魁

十六丁巳柳

十七戊午星

十八己未張

十九庚申翼

二十辛酉軫

二十一壬戌角

二十二癸開亢

二十三甲子氏

二十四乙好房 禮拜

二十五丙寅心

二十六丁榮尾

二十七戊辰箕

二十八己巳斗

二十九庚午牛

三十辛未女

三十一壬申虛 禮拜

雨水 禮拜

二月建 乙榮女宿(一)

初一癸酉危 驚蟄

初二甲戌室

初三乙開壁

初四丙子奎

初五丁好婁

初六戊寅胃

初七己榮昴 禮拜

初八庚辰畢

初九辛巳觜

初十壬午參

十一癸未井

十二甲申魁

十三乙酉柳

十四丙戌星 禮拜

十五丁亥斗

十六戊子翼 春分

十七己好軫

十八庚寅角

十九辛榮亢

二十壬辰氏

二十一癸巳房 禮拜

二十二甲午心

二十三乙未尾

二十四丙申箕

二十五丁酉斗

二十六戊戌牛

二十七己開女

二十八庚子虛 禮拜

二十九辛好危

三十壬寅室

三月建 丙辰虛宿

十六戊午角

四月建 丁巳危宿

十六己好房

小滿
禮拜

初一癸榮壁 善明(三) 十七己未亢 穀雨

初一甲戌胃 立夏

十七庚寅心

初二甲辰奎 十八庚申氏

初二乙開昴 禮拜

十八辛榮尾

初三乙巳婁 十九辛酉房 禮拜

初三丙子畢 十九壬辰箕

初四丙午胃 二十壬戌心

初四丁好觜 二十癸巳斗

初五丁未昴 禮拜 二十一癸開尾

初五戊寅參 二十一甲午牛

初六戊申畢 二十二甲子箕

初六己榮井 二十二乙未女

初七己酉觜 二十三乙好斗

初七庚辰魁 二十三丙申虛 禮拜

初八庚戌參 二十四丙寅牛

初八辛巳柳 二十四丁酉危

初九辛開井 二十五丁榮女

初九壬午星 禮拜 二十五戊戌室

初十壬子魁 二十六戊辰虛 禮拜

初十癸未張 二十六己開壁

十一癸好柳 二十七己巳危

十一甲申翼 二十七庚子奎

十二甲寅星 禮拜 二十八庚午室

十二乙酉軫 二十八辛好婁

十三乙榮張 二十九辛未壁

十三丙戌角 二十九壬寅胃

十四丙辰翼 三十壬申奎

十四丁開亢 三十癸榮昴 禮拜

十五丁巳軫 三十一癸酉婁

十五戊子氏

五月建 戊午室宿

十六己未尾

六月建 己未壁宿

十六庚寅牛 大暑

初一甲辰畢 芒種

十七庚申箕 夏至

初一乙開井 小暑

十七辛榮女

初二乙巳觜

十八辛酉斗

初二丙子魁

十八壬辰虛 禮拜

初三丙午參

十九壬戌牛

初三丁好柳

十九癸巳危

初四丁未井

二十癸開女

初四戊寅星 禮拜

二十甲午室

初五戊申魁

二十一甲子虛 禮拜

初五己榮張

二十一乙未壁

初六己酉柳

二十二乙好危

初六庚辰翼

二十二丙申奎

初七庚戌星 禮拜

二十三丙寅室

初七辛巳軫

二十三丁酉婁

初八辛開張

二十四丁榮壁

初八壬午角

二十四戊戌胃

初九壬子翼

二十五戊辰奎

初九癸未亢

二十五己開昴 禮拜

初十癸好軫

二十六己巳婁

初十甲申氏

二十六庚子畢

十一甲寅角

二十七庚午胃

十一乙酉房 禮拜

二十七辛好觜

十二乙榮亢

二十八辛未昴 禮拜

十二丙戌心(三)

二十八壬寅參

十三丙辰氏

二十九壬申畢

十三丁開尾

二十九癸榮井

十四丁巳房 禮拜

三十癸酉觜

十四戊子箕

三十甲辰魁

十五戊午心

三十一甲戌參

十五己好斗

七月建 庚申奎宿

初一乙巳柳 立秋

初二丙午星 禮拜

初三丁未張

初四戊申翼

初五己酉軫

初六庚戌角

初七辛開亢

初八壬子氏

初九癸好房

初十甲寅心

十一乙榮尾

十二丙辰箕

十三丁巳斗

十四戊午牛

十五己未女

十六庚申虛 禮拜

十七辛酉危 處暑

十八壬戌室

十九癸開壁

二十甲子奎

二十一乙好婁

二十二丙寅胃

二十三丁榮昴 禮拜

二十四戊辰畢

二十五己巳觜

二十六庚午參

二十七辛未井

二十八壬申魁

二十九癸酉柳

三十甲戌星 禮拜

三十一乙開張

八月建 辛酉婁宿

初一丙子翼 白露

初二丁好軫

初三戊寅角

初四己榮亢

初五庚辰氏

初六辛巳房 禮拜

初七壬午心

初八癸未尾

初九甲申箕

初十乙酉斗

十一丙戌牛

十二丁開女

十三戊子虛 禮拜

十四己好危

十五庚寅室

十六辛榮壁 秋分

十七壬辰奎

十八癸巳婁

十九甲午胃

二十乙未昴 禮拜

二十一丙申畢

二十二丁酉觜

二十三戊戌參

二十四己開井

二十五庚子魁

二十六辛好柳

二十七壬寅星 禮拜

二十八癸榮張

二十九甲辰翼

三十乙巳軫

九月建 壬戌胃宿

初一丙午角 寒露

初二丁未亢

初三戊申氏

初四己酉房 禮拜

初五庚戌心

初六辛開尾

初七壬子箕

初八癸好斗

初九甲寅牛

初十乙榮女

十一丙辰虛 禮拜

十二丁巳危

十三戊午室

十四己未壁

十五庚申奎

十六辛酉婁

十七壬戌胃 霜降

十八癸開昂 禮拜

十九甲子畢

二十乙好觜

二十一丙寅參

二十二丁榮井

二十三戊辰魁

二十四己巳柳

二十五庚午星 禮拜

二十六辛未張

二十七壬申翼

二十八癸酉軫

二十九甲戌角

三十乙開亢

三十一丙子氏

十月建 癸開昂宿

初一丁好房 立冬 禮拜

初二戊寅心

初三己榮尾

初四庚辰箕

初五辛巳斗

初六壬午牛

初七癸未女

初八甲申虛 禮拜

初九乙酉危

初十丙戌室

十一丁開壁

十二戊子奎

十三己好婁

十四庚寅胃

十五辛榮昂 禮拜

十六壬辰畢 小雪

十七癸巳觜

十八甲午參

十九乙未井

二十丙申魁

二十一丁酉柳

二十二戊戌星 禮拜

二十三己開張

二十四庚子翼

二十五辛好軫

二十六壬寅角

二十七癸榮亢

二十八甲辰氏

二十九乙巳房 禮拜

三十丙午心

十一月建 甲子畢宿

初一丁未尾 大雪

初二戊申箕

初三己酉斗

初四庚戌牛

初五辛開女

初六壬子虛

初七癸好危

初八甲寅室

初九乙榮壁

初十丙辰奎

十一丁巳婁

十二戊午胃

十三己未昴

十四庚申畢

十五辛酉觜

禮拜

十六壬戌參

十七癸開井

十八甲子魁

十九乙好柳

二十丙寅星

二十一丁榮張

二十二戊辰翼

二十三己巳軫

二十四庚午角

二十五辛未亢

二十六壬申氏

二十七癸酉房

二十八甲戌心

二十九乙開尾

三十丙子箕

三十一丁好斗

禮拜

十二月建 乙好觜宿

初一戊寅牛 小寒

初二己榮女

初三庚辰虛

初四辛巳危

初五壬午室

初六癸未壁

初七甲申奎

初八乙酉婁

初九丙戌胃

初十丁開昴

十一戊子畢

十二己好觜

十三庚寅參

十四辛榮井

十五壬辰魁

禮拜

十六癸巳柳 大寒

十七甲午星 禮拜

十八乙未張

十九丙申翼

二十丁酉軫

二十一戊戌角

二十二己開亢

二十三庚子氏

二十四辛好房 禮拜

二十五壬寅心

二十六癸榮尾

二十七甲辰箕

二十八乙巳斗

二十九丙午牛

三十丁未女

據蕭輯撰抄本排印（原書正月三十一日以前各葉均攝製影印，以後則爲抄錄仿刻者）全書正文共二十四葉，奏文二葉。茲以北平圖書館所藏之攝影本校注：

- （一）蕭輯每月均另起一葉，館本則每月均接排。
- （二）書明作清明
- （三）心誤爲星

頒
行
曆
書

(四年)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書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旨准頒行共有十五部

前導副軍師南王 馮

禾乃師 贖病主 楊

左輔正軍師東王

太平天国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 蕭

後護又副軍師北王 韋

暨左軍主將翼王 石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歲，為治曆定時事當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為天下

太平主，真是

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

立春 菁明 芒種 立秋 寒露 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国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曆書一切邪說歪例，皆是妖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刪除。蓋年月日時皆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凡大衆能真心虔敬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等造曆既成，謹獻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頌行。

御批 准

奉

旨造甲寅四年新曆頒行天下

正月建 丙寅參宿

初一戊申虛 立春 禮拜

初二己酉危

初三庚戌室

初四辛開壁

初五壬子奎

初六癸好婁

初七甲寅胃

初八乙榮昴

初九丙辰畢

初十丁巳觜

十一戊午參

十二己未井

十三庚申魁

十四辛酉柳

十五壬戌星

禮拜

十六癸開張

十七甲子翼 雨水

十八乙好軫

十九丙寅角

二十丁榮亢

二十一戊辰氏

二十二己巳房 禮拜

二十三庚午心

二十四辛未尾

二十五壬申箕

二十六癸酉斗

二十七甲戌牛

二十八乙開女

二十九丙子虛 禮拜

三十丁好危

三十一戊寅室

二月建 丁榮井宿

初一己榮壁 驚蟄

初二庚辰奎

初三辛巳婁

初四壬午胃

初五癸未昴 禮拜

初六甲申畢

初七乙酉觜

初八丙戌參

初九丁開井

初十戊子魁

十一己好柳

十二庚寅星 禮拜

十三辛榮張

十四壬辰翼

十五癸巳軫

十六甲午角 春分

十七乙未亢

十八丙申氏

十九丁酉房 禮拜

二十戊戌心

二十一己開尾

二十二庚子箕

二十三辛好斗

二十四壬寅牛

二十五癸榮女

二十六甲辰虛 禮拜

二十七乙巳危

二十八丙午室

二十九丁未壁

三十戊申奎

三月建 戊辰魁宿

初一己酉婁 菁明

初二庚戌胃

初三辛開昴 禮拜

初四壬子畢

初五癸好觜

初六甲寅參

初七乙榮井

初八丙辰魁

初九丁巳柳

初十戊午星 禮拜

十一己未張

十二庚申翼

十三辛酉軫

十四壬戌角

十五癸開亢

十六甲子氏

十七乙好房

十八丙寅心

十九丁榮尾

二十戊辰箕

二十一己巳斗

二十二庚午牛

二十三辛未女

二十四壬申虛 禮拜

二十五癸酉危

二十六甲戌室

二十七乙開壁

二十八丙子奎

二十九丁好婁

三十戊寅胃

三十一己榮昴 禮拜

穀雨 禮拜

四月建 己巳柳宿

初一庚辰畢 立夏

初二辛巳觜

初三壬午參

初四癸未井

初五甲申魁

初六乙酉柳

初七丙戌星 禮拜

初八丁開張

初九戊子翼

初十己好軫

十一庚寅角

十二辛榮亢

十三壬辰氏

十四癸巳房 禮拜

十五甲午心

十六乙未尾 小滿

十七丙申箕

十八丁酉斗

十九戊戌牛

二十己開女

二十一庚子虛 禮拜

二十二辛好危

二十三壬寅室

二十四癸榮壁

二十五甲辰奎

二十六乙巳婁

二十七丙午胃

二十八丁未昴 禮拜

二十九戊申畢

三十己酉觜

書 曆 行 頒

五月建 庚午星宿

初一庚戌參 芒種

初二辛開井

初三壬子魁

初四癸好柳

初五甲寅星

初六乙榮張

初七丙辰翼

初八丁巳軫

初九戊午角

初十己未亢

十一庚申氏

十二辛酉房

十三壬戌心

十四癸開尾

十五甲子箕

十六乙好斗

十七丙寅牛 夏至

十八丁榮女

十九戊辰虛 禮拜

二十己巳危

二十一庚午室

二十二辛未壁

二十三壬申奎

二十四癸酉婁

二十五甲戌胃

二十六乙開昴 禮拜

二十七丙子畢

二十八丁好觜

二十九戊寅參

三十己榮井

三十一庚辰魁

六月建 辛未張宿

初一辛巳柳 小暑

初二壬午星 禮拜

初三癸未張

初四甲申翼

初五乙酉軫

初六丙戌角

初七丁開亢

初八戊子氏

初九己好房 禮拜

初十庚寅心

十一辛榮尾

十二壬辰箕

十三癸巳斗

十四甲午牛

十五乙未女

十六丙申虛

十七丁酉危

十八戊戌室

十九己開壁

二十庚子奎

二十一辛好婁

二十二壬寅胃

二十三癸榮昴 禮拜

二十四甲辰畢

二十五乙巳觜

二十六丙午參

二十七丁未井

二十八戊申魁

二十九己酉柳

三十庚戌星 禮拜

大暑 禮拜

七月建 壬申翼宿

十六丙寅室

八月建 癸酉軫宿

十六丁酉婁

秋分

初一辛開張 立秋

十七丁榮壁 處暑

初一壬午角 白露

十七戊戌胃

初二壬子翼

十八戊辰奎

初二癸未亢

十八己開昴

禮拜

初三癸好軫

十九己巳婁

初三甲申氏

十九庚子畢

初四甲寅角

二十庚午胃

初四乙酉房 禮拜

二十辛好觜

初五乙榮亢

二十一辛未昴 禮拜

初五丙戌心

二十一壬寅參

初六丙辰氏

二十二壬申畢

初六丁開尾

二十二癸榮井

初七丁巳房 禮拜

二十三癸酉觜

初七戊子箕

二十三甲辰魁

初八戊午心

二十四甲戌參

初八己好斗

二十四乙巳柳

初九己未尾

二十五乙開井

初九庚寅牛

二十五丙午星 禮拜

初十庚申箕

二十六丙子魁

初十辛榮女

二十六丁未張

十一辛酉斗

二十七丁好柳

十一壬辰虛 禮拜

二十七戊申翼

十二壬戌牛

二十八戊寅星 禮拜

十二癸巳危

二十八己酉軫

十三癸開女

二十九己榮張

十三甲午室

二十九庚戌角

十四甲子虛 禮拜

三十庚辰翼

十四乙未壁

三十辛開亢

十五乙好危

三十一辛巳軫

十五丙申奎

禩 曆 行 書

九月建 甲戌角宿

初一壬子氏 寒露

初二癸好房 禮拜

初三甲寅心

初四乙榮尾

初五丙辰箕

初六丁巳斗

初七戊午牛

初八己未女

初九庚申虛

初十辛酉危

十一壬戌室

十二癸開壁

十三甲子奎

十四乙好婁

十五丙寅胃

十六丁榮昴 禮拜

十七戊辰畢 霜降

十八己巳觜

十九庚午參

二十辛未井

二十一壬申魁

二十二癸酉柳

二十三甲戌星 禮拜

二十四乙開張

二十五丙子翼

二十六丁好軫

二十七戊寅角

二十八己榮亢

二十九庚辰氏

三十辛巳房 禮拜

三十一壬午心

十月建 乙開亢宿

初一癸未尾 立冬

初二甲申箕

初三乙酉斗

初四丙戌牛

初五丁開女

初六戊子虛 禮拜

初七己好危

初八庚寅室

初九辛榮壁

初十壬辰奎

十一癸巳婁

十二甲午胃

十三乙未昴 禮拜

十四丙申畢

十五丁酉觜

十六戊戌參 小雪

十七己開井

十八庚子魁

十九辛好柳

二十壬寅星 禮拜

二十一癸榮張

二十二甲辰翼

二十三乙巳軫

二十四丙午角

二十五丁未亢

二十六戊申氏

二十七己酉房 禮拜

二十八庚戌心

二十九辛開尾

三十壬子箕

十一月建 丙子氏宿

初一癸好斗 大雪

初二甲寅牛

初三乙榮女

初四丙辰虛 禮拜

初五丁巳危

初六戊午室

初七己未壁

初八庚申奎

初九辛酉婁

初十壬戌胃

十一癸開昂 禮拜

十二甲子畢

十三乙好觜

十四丙寅參

十五丁榮井

十六戊辰魁

十七己巳柳 冬至

十八庚午星 禮拜

十九辛未張

二十壬申翼

二十一癸酉軫

二十二甲戌角

二十三乙開亢

二十四丙子氏

二十五丁好房 禮拜

二十六戊寅心

二十七己榮尾

二十八庚辰箕

二十九辛巳斗

三十壬午牛

三十一癸未女

十二月建 丁好房宿

初一甲申虛 小寒 禮拜

初二乙酉危

初三丙戌室

初四丁開壁

初五戊子奎

初六己好婁

初七庚寅胃

初八辛榮昂 禮拜

初九壬辰畢

初十癸巳觜

十一甲午參

十二乙未井

十三丙申魁

十四丁酉柳

十五戊戌星 禮拜

十六己開張 大寒

十七庚子翼

十八辛好軫

十九壬寅角

二十癸榮亢

二十一甲辰氏

二十二乙巳房 禮拜

二十三丙午心

二十四丁未尾

二十五戊申箕

二十六己酉斗

二十七庚戌牛

二十八辛開女

二十九壬子虛 禮拜

三十癸好危

據玉輯影印本排印，原書正文共二十六葉（內有奏書二葉）

頒
行
曆
書

(八年)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肆部

雲師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

聖旨勸慰師聖神風禾乃楊

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太平天国

傳救世聖主天兄耶

蘇太子聖旨聖神雨蕭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

電師通軍主將義(翼)王石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歲，為治曆定時事當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為天下

太平主，真是

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

立春 菁明 芒種 立秋 寒露 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国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曆書一切邪說歪例，皆是妖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刪除。蓋年月日時皆

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凡大衆能真心虔敬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等造曆既成，謹獻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頒行。

御批 准

奉

旨造戊午捌年新曆頒行天下

正月建 甲寅室宿

初一壬申畢 立春

初二癸酉觜

初三甲戌參

初四乙開井

初五丙子魁

初六丁好柳

初七戊寅星 禮拜

初八己榮張

初九庚辰翼

初十辛巳軫

十一壬午角

十二癸未亢

十三甲申氏

十四乙酉房 禮拜

十五丙戌心

十六丁開尾

十七戊子箕 雨水

十八己好斗

十九庚寅牛

二十辛榮女

二十一壬辰虛 禮拜

二十二癸巳危

二十三甲午室

二十四乙未壁

二十五丙申奎

二十六丁酉婁

二十七戊戌胃

二十八己開昴 禮拜

二十九庚子畢

三十辛好觜

三十一壬寅參

二月建 乙榮壁宿

初一癸榮井 驚蟄

初二甲辰魁

初三乙巳柳

初四丙午星 禮拜

初五丁未張

初六戊申翼

初七己酉軫

初八庚戌角

初九辛開亢

初十壬子氏

十一癸好房 禮拜

十二甲寅心

十三乙榮尾

十四丙辰箕

十五丁巳斗

十六戊午牛 春分

十七己未女

十八庚申虛 禮拜

十九辛酉危

二十壬戌室

二十一癸開壁

二十二甲子奎

二十三乙好婁

二十四丙寅胃

二十五丁榮昴 禮拜

二十六戊辰畢

二十七己巳觜

二十八庚午參

二十九辛未井

三十壬申魁

三月建	丙辰奎宿	十六戊子虛	禮拜	四月建	丁巳婁宿	十六己未壁	小滿
初一	癸酉柳	十七己好危	菁明	初一	甲辰翼	十七庚申奎	
初二	甲戌星	十八庚寅室	禮拜	初二	乙巳軫	十八辛酉婁	
初三	乙開張	十九辛榮壁		初三	丙午角	十九壬戌胃	
初四	丙子翼	二十壬辰奎		初四	丁未亢	二十癸開昂	禮拜
初五	丁好軫	二十一癸巳婁		初五	戊申氏	二十一甲子畢	
初六	戊寅角	二十二甲午胃		初六	己酉房	二十二乙好觜	
初七	己榮亢	二十三乙未昴	禮拜	初七	庚戌心	二十三丙寅參	
初八	庚辰氏	二十四丙申畢		初八	辛開尾	二十四丁榮井	
初九	辛巳房	二十五丁酉觜		初九	壬子箕	二十五戊辰魁	
初十	壬午心	二十六戊戌參		初十	癸好斗	二十六己巳柳	
十一	癸未尾	二十七己開井		十一	甲寅牛	二十七庚午星	禮拜
十二	甲申箕	二十八庚子魁		十二	乙榮女	二十八辛未張	
十三	乙酉斗	二十九辛好柳		十三	丙辰虛	二十九壬申翼	
十四	丙戌牛	三十壬寅星	禮拜	十四	丁巳危	三十癸酉軫	
十五	丁開女	三十一癸榮張		十五	戊午室		

五月建 戊午胃宿

初一甲戌角 芒種

初二乙開亢

初三丙子氏

初四丁好房 禮拜

初五戊寅心

初六己榮尾

初七庚辰箕

初八辛巳斗

初九壬午牛

初十癸未女

十一甲申虛 禮拜

十二乙酉危

十三丙戌室

十四丁開壁

十五戊子奎

十六己好婁

十七庚寅胃 夏至

十八辛榮昴 禮拜

十九壬辰畢

二十癸巳觜

二十一甲午參

二十二乙未井

二十三丙申魁

二十四丁酉柳

二十五戊戌星 禮拜

二十六己開張

二十七庚子翼

二十八辛好軫

二十九壬寅角

三十癸榮亢

三十一甲辰辰

六月建 己未昴宿

初一乙巳房 小暑 禮拜

初二丙午心

初三丁未尾

初四戊申箕

初五己酉斗

初六庚戌牛

初七辛開女

初八壬子虛 禮拜

初九癸好危

初十甲寅室

十一乙榮壁

十二丙辰奎

十三丁巳婁

十四戊午胃

十五己未昴 禮拜

十六庚申畢

十七辛酉觜

十八壬戌參

十九癸開井

二十甲子魁

二十一乙好柳

二十二丙寅星 禮拜

二十三丁榮張

二十四戊辰翼

二十五己巳軫

二十六庚午角

二十七辛未亢

二十八壬申氏

二十九癸酉房 禮拜

三十甲戌心

大暑

七月建 庚申畢宿

初一乙開尾 立秋

初二丙子箕

初三丁好斗

初四戊寅牛

初五己榮女

初六庚辰虛 禮拜

初七辛巳危

初八壬午室

初九癸未壁

初十甲申奎

十一乙酉婁

十二丙戌胃

十三丁開昴 禮拜

十四戊子畢

十五己好觜

十六庚寅參

十七辛榮井 處暑

十八壬辰魁

十九癸巳柳

二十甲午星 禮拜

二十一乙未張

二十二丙申翼

二十三丁酉軫

二十四戊戌角

二十五己開亢

二十六庚子氏

二十七辛好房 禮拜

二十八壬寅心

二十九癸榮尾

三十甲辰箕

三十一乙巳斗

八月建 辛酉觜宿

初一丙午牛 白露

初二丁未女

初三戊申虛 禮拜

初四己酉危

初五庚戌室

初六辛開壁

初七壬子奎

初八癸好婁

初九甲寅胃

初十乙榮昴 禮拜

十一丙辰畢

十二丁巳觜

十三戊午參

十四己未井

十五庚申魁

十六辛酉柳 秋分

十七壬戌星 禮拜

十八癸開張

十九甲子翼

二十乙好軫

二十一丙寅角

二十二丁榮亢

二十三戊辰氏

二十四己巳房 禮拜

二十五庚午心

二十六辛未尾

二十七壬申箕

二十八癸酉斗

二十九甲戌牛

三十乙開女

九月建 壬戌參宿

初一丙子虛 寒露 禮拜

初二丁好危

初三戊寅室

初四己榮壁

初五庚辰奎

初六辛巳婁

初七壬午胃

初八癸未昴 禮拜

初九甲申畢

初十乙酉觜

十一丙戌參

十二丁開井

十三戊子魁

十四己好柳

十五庚寅星 禮拜

十六辛榮張

十七壬辰翼 霜降

十八癸巳軫

十九甲午角

二十乙未亢

二十一丙申氏

二十二丁酉房 禮拜

二十三戊戌心

二十四己開尾

二十五庚子箕

二十六辛好斗

二十七壬寅牛

二十八癸榮女

二十九甲辰虛 禮拜

三十乙巳危

三十一丙午室

十月建 癸開井宿

初一丁未壁 立冬

初二戊申奎

初三己酉婁

初四庚戌胃

初五辛開昴 禮拜

初六壬子畢

初七癸好觜

初八甲寅參

初九乙榮井

初十丙辰魁

十一丁巳柳

十二戊午星 禮拜

十三己未張

十四庚申翼

十五辛酉軫

十六壬戌角 小雪

十七癸開亢

十八甲子氏

十九乙好房 禮拜

二十丙寅心

二十一丁榮尾

二十二戊辰箕

二十三己巳斗

二十四庚午牛

二十五辛未女

二十六壬申虛 禮拜

二十七癸酉危

二十八甲戌室

二十九乙開壁

三十丙子奎

十一月建 甲子魁宿

十六壬辰氏

十二月建 乙好柳宿

十六癸開尾 大寒

初一丁好婁 大雪

十七癸巳房

冬至 禮拜

初一戊申畢 小寒

十七甲子箕

初二戊寅胃

十八甲午心

初二己酉觜

十八乙好斗

初三己榮昴 禮拜

十九乙未尾

初三庚戌參

十九丙寅牛

初四庚辰畢

二十丙申箕

初四辛開井

二十丁榮女

初五辛巳觜

二十一丁酉斗

初五壬子魁

二十一戊辰虛 禮拜

初六壬午參

二十二戊戌牛

初六癸好柳

二十二己巳危

初七癸未井

二十三己開女

初七甲寅星 禮拜

二十三庚午室

初八甲申魁

二十四庚子虛 禮拜

初八乙榮張

二十四辛未壁

初九乙酉柳

二十五辛好危

初九丙辰翼

二十五壬申奎

初十丙戌星 禮拜

二十六壬寅室

初十丁巳軫

二十六癸酉婁

十一丁開張

二十七癸榮壁

十一戊午角

二十七甲戌胃

十二戊子翼

二十八甲辰奎

十二己未亢

二十八乙開昴 禮拜

十三己好軫

二十九乙巳婁

十三庚申氏

二十九丙子畢

十四庚寅角

三十丙午胃

十四辛酉房 禮拜

三十丁好觜

十五辛榮亢

三十一丁未昴 禮拜

十五壬戌心

據王輯影印本排印，原書正文共二十六葉（內有奏書二葉）

頒行曆書

(十一年)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前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為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天父詩

欽定制度則例集編

武略書

醒世文

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玖部

太平天国天朝九門御林

忠 敬 陞 衛 軍 章 王 林
 忠 正 京 衛 軍 侍 王 李
 忠 義 宿 衛 軍 忠 王 李
 開 朝 公 忠 軍 師 殿 左 軍 翼 王 石
 雲 師 前 導 副 軍 師 殿 後 軍 南 王 馮
 傳 天 父 上 主 皇 上 帝 真 神 真 聖 旨 勸
 慰 師 聖 神 風 雷 禾 乃 師 贖 病 主 左 輔 楊
 正 軍 師 後 師 殿 中 軍 兼 右 軍 東 王
 傳 救 世 聖 主 先 師 天 兄 基
 督 太 子 聖 旨 聖 神 雨 電 右 蕭
 弼 又 正 軍 師 殿 前 軍 西 王
 開 朝 精 忠 軍 師 殿 右 軍 干 王 洪
 忠 勇 羽 林 軍 英 王 陳
 忠 貞 朝 衛 軍 贊 王 蒙
 忠 愨 都 衛 軍 輔 王 楊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歲，為治曆定時事當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為天下

太平主真是

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 菁明 芒種 立秋 寒露 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天朝天國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曆書一切邪說歪例，皆是妖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刪除。蓋年月日時皆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凡大眾能真心虔敬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等造曆既成，謹獻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頒行。

御照 准

奉

旨造辛酉拾壹年新曆頒行天下

天王詔旨

詔曰：朕詔和甥福甥玕胞達胞玉胞秀胞恩胞賢胞輔胞璋胞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護京國將

六部義王佐將內外衆臣知之

天父上帝太平天，太平天国萬萬年。天国天曆無窮盡，四十年加詔在前。茲據玕胞懇裁定，詔每四十年幹旋。

幹（幹）年每月念八日，節氣平勻義更全。朕今詔明甥等

天父上帝乃天下古今前後大共太平，

天父太兄基督乃天下古今前後大共太平，

天兄朕乃太平天子。自戊申年三月

天父上帝下凡降托東王乃食世人九月

太兄基督下凡降托西王誅滅妖魔；今蒙

爺哥下凡帶朕作主，創開天国天京天堂天曆，永遠流傳，自辛開元年一直傳去千年萬載萬萬載永無

窮盡。

朕前業既詔明：當前南王困桂平，見天啓天使將天曆畀南王看，天曆永遠永無窮盡，誠以天国天京天

朝天堂乃

爺哥帶朕作主之天国天京天堂，合古今前後天上地下人間爲一大統。故天曆流行永無止息，普天大

下萬郭萬代臣民同享

爺哥真福，在世昇天永活，威風無了期。此當前

太兄昇天，命門徒傳福音於普天天下人聽也。蓋福音之傳，爲今日預先傳知衆人凡間得享真福。真福何

在在

爺哥恩降凡間，帶朕作主坐天國，救起萬民轉天堂，在世享真福，昇天得永活，故福音久傳於從前。今蒙爺哥下凡，帶朕作主，天國邇來，現享真福，後得永活。自開闢至今，未有如今日之大福也。生在太平世界，何幸如之！

朕前業准東王、西王、南王暨衆臣等，天曆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無邊有加無已之意。茲據玕胞等朝奏：天曆永遠高深，固非凡例淺識所能窺，而便民耕種興作，亦屬天情真道不可少。懇請每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二十八日，節氣俱十四日，平勻令善，有便於民。自四十年至八十年、一百二十年、一百六十年，至千年萬載萬萬載永遠如是，每四十年一斡爲總。

朕業准奏。爲此再詔，除却從前每四十年一加之詔外，繼自今，史官每年遵今詔，每四十年一斡，斡年每月二十八日，節氣俱十四日，餘俱照前例。每年三百六十六日，雙月三十日，單月三十一日例製造天曆頒行。並遵前詔，每年十月獻明年新天曆蓋璽，十二月頒近省，十一月頒遠省，永遠如是。又將今詔繫於天曆之首，並註明每年正月十三日是

太兄昇天節，二月初二日是報

爺節，二月二十一日是

太兄暨朕登極節，三月初三日是

爺降節，七月二十七日，是東王昇天節，九月初九日是

哥降節。每年六節各註明該月日頂頭，永遠如是。頒行天下，庶俾普天大下萬郭萬代臣民同伸孝敬。爺哥之虔，無忝爲子爲弟之道，共抒銘刻代贖之念，克盡感功感德之心。巍乎煥乎，真道天情，家喻戶曉，美矣善矣！山涯海角，浹體淪肌。天曆頒行，咸使聞知。欽此。

太平天国己未玖年十月初七日詔

天王詔旨

詔曰：朕詔和甥福甥玕胞達胞玉胞秀胞恩胞賢胞輔胞璋胞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護京國將六部義主佐將內外各省衆官將兵知之！

天父皇帝降凡間，暨

爺哥帶朕坐江山，

爺哥朕國是天国，三子爺共御塵寰。

爺哥下凡天国來，天曆流傳如循環，新開元年傳永遠，永不改元詔再頒。月亮圓缺無拘論，專顯天情救沉淪。

凡曆信邪中鬼計，妄爲推算陷鬼門。叛

爺惑鬼受永罰，今詔脫凡齊醒遵。談天說地皆誕妄，認真真道永生存。天曆首重孝順

爺，七日禮拜福祿加。二月初二報

爺節，謝

爺差朕斬妖蛇。三月初三

爺降節，天國邇來共一家。本年三更誅兇首，從此萬郭歸

爺媽。天曆二重恭敬

哥，捨命贖罪活人多。正月十三

哥昇節，普天銘感福江河。二月念一

哥登極，亦朕登極人間和。九月初九

哥降節，靠

哥脫罪記當初。天曆三重識東王，降托東王是

父皇。

爺前下凡空中講，

爺今聖旨降托楊。七月念七東昇節，天國代代莫些忘，謝

爺降托贖病主，乃真世人轉天堂。天國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無窮。妄為推測有何益，可憐叛

爺成臭蟲！脫盡凡情天情顯，

爺初立約現天虹。

一 料資國天平大

哥活二日昇四旬，四十年幹可認踪。特命史官作月令，欽將天曆記分明。每年節氣通記錄，草木萌芽在何

辰。每四十年一核對，裁定耕種便於民。立春遲早幹年定，遲減早加作典型。立春遲早看萌芽，耕種視此總無差，每年萌芽記節氣，四十年對幹減加。立春遲些幹年減，早些幹加氣侯（候）嘉。無遲無早念八定，永遠天曆頒天涯。甥們遵詔，每年十月命史官獻明年新天曆，蓋靈刻頒，永遠依東王前奏天曆例製造天曆，頒行天下，永不改元。庶天情真道，炳耀人間，而凡例妖謊，屏絕宇內矣。欽此。

太平天国己未玖年十月十四日詔

正月建 庚寅參宿

十六乙巳危

庚申拾年正月萌芽月令

初一庚寅星 立春 禮拜

十七丙午室

雨水

立春一 榮時五色天籟榮 天京

初二辛榮張

十八丁未壁

立春九 紅梅開花青梅出蕊

初三壬辰翼

十九戊申奎

立春十一 榮時五色彩雲榮 天京

初四癸巳軫

二十己酉婁

立春十六 南方地煖種松種花麥種烏豈

初五甲午角

二十一庚戌胃

雨水二 雷鳴下雨和風青梅開花

初六乙未亢

二十二辛開昂

禮拜

雨水三 下雨和風

初七丙申氏

二十三壬子畢

雨水十二 眞聖主詔蕙蘭開

初八丁酉房

禮拜

二十四癸好觜

雨水十五 眞聖主詔天雷響

初九戊戌心

二十五甲寅參

初十己開尾

二十六乙榮井

十一庚子箕

二十七丙辰魁

十二辛好斗

二十八丁巳柳

十三壬寅牛

二十九戊午星

禮拜

十四癸榮女

三十己未張

十五甲辰虛

禮拜

三十一庚申翼

二月建 辛榮井宿

初一辛酉軫 驚蟄

初二壬戌角

初三癸開亢

初四甲子氏

初五乙好房 禮拜

初六丙寅心

初七丁榮尾

初八戊辰箕

初九己巳斗

初十庚午牛

十一辛未女

十二壬申虛 禮拜

十三癸酉危

十四甲戌室

十五乙開壁

十六丙子奎 春分

十七丁好婁

十八戊寅胃

十九己榮昴 禮拜

二十庚辰畢

二十一辛巳觜

二十二壬午參

二十三癸未井

二十四甲申魁

二十五乙酉柳

二十六丙戌星 禮拜

二十七丁開張

二十八戊子翼

二十九己好軫

三十庚寅角

庚申拾年二月萌芽月令

驚蟄 一 眞聖主詔天雨降

驚蟄 二 百草萌芽落雪

驚蟄 六 天晴

驚蟄 八 南方地煖種青苧

驚蟄 十 南方地煖種油茶

驚蟄 十一 南方地煖種食茶

驚蟄 十三 雷鳴下雨

驚蟄 十四 落雪珠下雨

驚蟄 十五 下雨

春分 一 眞聖主詔野草生木茵青

春分 二 落雪下雨南方地煖落穀種種包粟

春分 三 栽杉竹

春分 四 南方地煖種蔗

春分 六 下雨

春分 七 發風落雪

春分 八 落雪

春分 九 晴煖

春分 十 眞聖主詔桃花開瓜瓞種

春分 十三 玄鳥至五穀萌芽

春分 十五 鐵根海棠花開

三月建 壬辰魁宿

初一辛榮亢 菁明

初二壬辰氏

初三癸巳房 禮拜

初四甲午心

初五乙未尾

初六丙申箕

初七丁酉斗

初八戊戌牛

初九己開女

初十庚子虛

十一辛好危

十二壬寅室

十三癸榮壁

十四甲辰奎

十五乙巳婁

禮拜

十六丙午胃

十七丁未昴 穀雨 禮拜

十八戊申畢

十九己酉觜

二十庚戌參

二十一辛開井

二十二壬子魁

二十三癸好柳

二十四甲寅星

二十五乙榮張

二十六丙辰翼

二十七丁巳軫

二十八戊午角

二十九己未亢

三十庚申氏

三十一辛酉房

禮拜

禮拜

庚申拾年三月萌芽月令

菁明 一 眞聖主詔梅葉青李花開
南方地煖插田種羌種豈角

菁明 二 北地寒始落穀種

菁明 三 垂絲海棠花開桃花開

菁明 八 眞聖主詔苑蟬鳴

菁明 九 雷鳴下雨

菁明 十 南方地煖種綿

菁明 十六 雷响下雨

穀雨 一 種芋頭

穀雨 三 種苦瓜種苦蕒菜

穀雨 四 種紅白大薯種北瓜
種花生種鴨脚粟

穀雨 五 種藥菜種薯瓜

穀雨 六 種狗尾粟

穀雨 八 雷响下雨

穀雨 九 下雨

頌 曆 行 書

四月建 癸巳柳宿

初一壬戌心 立夏

初二癸開尾 十七戊寅參

初三甲子箕 十八己榮井

初四乙好斗 十九庚辰魁

初五丙寅牛 二十辛巳柳

初六丁榮女 二十一壬午星

初七戊辰虛 禮拜 二十二癸未張

初八己巳危 二十四乙酉軫

初九庚午室 二十五丙戌角

初十辛未壁 二十六丁開亢

十一壬申奎 二十七戊子氏

十二癸酉婁 二十八己好房 禮拜

十三甲戌胃 二十九庚寅心

十四乙開昂 禮拜 三十辛榮尾

十五丙子畢

小滿

庚申拾年四月萌芽月令

立夏一 南方地煖落式造穀種

立夏二 種白苧北方地寒亦有至此日始落穀種

立夏三 種油麻

立夏四 北方地寒始種包粟

立夏八 金銀花開芍藥花開

立夏九 種青藍

立夏十 種黃麻

立夏十四 下雨

小滿一 北方地寒始插田

五月建 甲午星宿

十六丁未井

庚申拾年五月萌芽月令

初一壬辰箕 芒種

十七戊申魁 夏至

芒種 一種黃荳

初二癸巳斗

十八己酉柳

芒種 二 石榴花開

初三甲午牛

十九庚戌星

禮拜

芒種 三 種紅荳北方地寒亦有至此日始插田

初四乙未女

二十辛開張

芒種 四 種綠荳

初五丙申虛

禮拜

二十一壬子翼

芒種 五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初六丁酉危

二十二癸好軫

芒種 十二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初七戊戌室

二十三甲寅角

夏至 一種番薯

初八己開壁

二十四乙榮亢

夏至 十 榮時滿天五色祥雲榮 天京

初九庚子奎

二十五丙辰氏

夏至 十四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初十辛好婁

二十六丁巳房

禮拜

夏至 十五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十一壬寅胃

二十七戊午心

芒種 二 種綠荳

十二癸榮昴

禮拜

二十八己未尾

芒種 三 種紅荳北方地寒亦有至此日始插田

十三甲辰畢

二十九庚申箕

芒種 四 種綠荳

十四乙巳觜

三十辛酉斗

芒種 五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十五丙午參

三十一壬戌牛

芒種 六 種綠荳

六月建 乙未張宿

初一癸開女 小暑

初二甲子虛 禮拜

初三乙好危

初四丙寅室

初五丁榮壁

初六戊辰奎

初七己巳婁

初八庚午胃

初九辛未昴

初十壬申畢

十一癸酉觜

十二甲戌參

十三乙開井

十四丙子魁

十五丁好柳

禮拜

十六戊寅星 大暑 禮拜

十七己榮張

十八庚辰翼

十九辛巳軫

二十壬午角

二十一癸未亢

二十二甲申氏

二十三乙酉房

二十四丙戌心

二十五丁開尾

二十六戊子箕

二十七己好斗

二十八庚寅牛

二十九辛榮女

三十壬辰虛

禮拜

禮拜

庚申拾年六月萌芽月令

小暑一 南方地小割禾

小暑三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小暑四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小暑五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小暑六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小暑八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小暑九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小暑十 夾竹桃花開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小暑十一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小暑十四 紫薇花開

小暑十五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大暑一 申時五色祥雲耀 天京

大暑六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大暑九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大暑十一 南方地插式造田

大暑十三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七月建 丙申翼宿

初一癸巳危 立秋

初二甲午室

初三乙未壁

初四丙申奎

初五丁酉婁

初六戊戌胃

初七己開昴

初八庚子畢

初九辛好觜

初十壬寅參

十一癸榮井

十二甲辰魁

十三乙巳柳

十四丙午星

十五丁未張

十六戊申翼

十七己酉軫

十八庚戌角

十九辛開亢

二十壬子氏

二十一癸好房

二十二甲寅心

二十三乙榮尾

二十四丙辰箕

二十五丁巳斗

二十六戊午牛

二十七己未女

二十八庚申虛

二十九辛酉危

三十壬戌室

三十一癸開壁

處暑

庚申拾年七月萌芽月令

立秋一 雞冠髻開花落白菜秧

立秋三 種葱

立秋四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立秋五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處暑一 七月斬竹破篋不生蟲

處暑十五 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禮拜

禮拜

禮拜

八月建 丁酉軫宿

初一甲子奎 白露

初二乙好婁

初三丙寅胃

初四丁榮昴 禮拜

初五戊辰畢

初六己巳觜

初七庚午參

初八辛未井

初九壬申魁

初十癸酉柳

十一甲戌星 禮拜

十二乙開張

十三丙子翼

十四丁好軫

十五戊寅角

十六己榮亢 秋分

十七庚辰氏

十八辛巳房 禮拜

十九壬午心

二十癸未尾

二十一甲申箕

二十二乙酉斗

二十三丙戌牛

二十四丁開女 禮拜

二十五戊子虛

二十六己好危

二十七庚寅室

二十八辛榮壁

二十九壬辰奎

三十癸巳婁

庚申拾年八月萌芽月令

白露 一種蒜種蘿蔔

白露 二種白菜

白露 三種大頭菜

白露 八金菊花開

白露 九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白露 十桂樹開花

白露 十一八月斬杉木好剝皮

秋分 九紅菊花開

秋分 十一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秋分 十三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九月建 戊戌角宿

初一甲午胃 寒露

初二乙未昴 禮拜

初三丙申畢 十九壬子箕

初四丁酉觜 二十癸好斗

初五戊戌參 二十一甲寅牛

初六己開井 二十二乙榮女

初七庚子魁 二十三丙辰虛 禮拜

初八辛好柳 二十四丁巳危

初九壬寅星 二十五戊午室

初十癸榮張 二十六己未壁

十一甲辰翼 二十七庚申奎

十二乙巳軫 二十八辛酉婁

十三丙午角 二十九壬戌胃

十四丁未亢 三十癸開昴 禮拜

十五戊申氏 三十一甲子畢

庚申拾年九月萌芽月令

寒露一種小麥

寒露二種大麥

寒露三榮時五色祥雲榮 天京

寒露四種蠶豈

寒露五種雪豈

霜降三菊有黃花

霜降四割式遺禾

十月建 己開亢宿

初一乙好鶩 立冬

初二丙寅參

初三丁榮井

初四戊辰魁

初五己巳柳

初六庚午星

初七辛未張

初八壬申翼

初九癸酉軫

初十甲戌角

十一乙開亢

十二丙子氏

十三丁好房

十四戊寅心

十五己榮尾

禮拜

禮拜

十六庚辰箕

十七辛巳斗

十八壬午牛

十九癸未女

二十甲申虛

二十一乙酉危

二十二丙戌室

二十三丁開壁

二十四戊子奎

二十五己好婁

二十六庚寅胃

二十七辛榮昴

二十八壬辰畢

二十九癸巳觜

三十甲午參

禮拜

禮拜

小雪

庚申拾年十月萌芽月令

立冬一 種水菜

立冬二 種油菜

立冬八 五更地動

十一月建 庚子氏宿

初一乙未井 大雪

初二丙申魁

初三丁酉柳

初四戊戌星

初五己開張

初六庚子翼

初七辛好軫

初八壬寅角

初九癸榮亢

初十甲辰氏

十一乙巳房

十二丙午心

十三丁未尾

十四戊申箕

十五己酉斗

禮拜

禮拜

十六庚戌牛

十七辛開女

十八壬子虛

十九癸好危

二十甲寅室

二十一乙榮壁

二十二丙辰奎

二十三丁巳婁

二十四戊午胃

二十五己未昴

二十六庚申畢

二十七辛酉觜

二十八壬戌參

二十九癸開井

三十甲子魁

三十一乙好柳

禮拜

冬至 禮拜

庚申拾年十一月萌芽月令

大雪 一種油蓂

冬至 一臘肉

冬至 二臘鴨

冬至 三臘魚

十二月建 辛好房宿

十六辛巳危

大寒

庚申拾年十二月萌芽月令

初一丙寅星 小寒 禮拜

十七壬午室

初二丁榮張

十八癸未壁

初三戊辰翼

十九甲申奎

初四己巳軫

二十乙酉婁

初五庚午角

二十一丙戌胃

初六辛未亢

二十二丁開昴

禮拜

初七壬申氐

二十三戊子畢

初八癸酉房

禮拜

二十四己好觜

初九甲戌心

二十五庚寅參

初十乙開尾

二十六辛榮井

十一丙子箕

二十七壬辰魁

十二丁好斗

二十八癸巳柳

十三戊寅牛

二十九甲午星

禮拜

十四己榮女

三十乙未張

十五庚辰虛

禮拜

據蕭輯排印，蕭輯本正月初七以前各葉均攝製影印，以後各葉則為抄錄仿刻者。全書正文共四十七葉（內有癸書二葉，詔書七葉。）

三

字

經

三字經

降甜露	皇上帝	以色列	追兵到	狂硬心	乃釋放	降瘡疥	降蝗蝻	命亞倫	命養女	十二子	七日拜	皇上帝
人一升	大權能	邁步行	上帝欄	帶兵追	出麥西	及瘟瘧	及蟾蜍	迎摩西	莫養男	徙麥西	報天恩	造天地
甜如蜜	以色列	如履旱	親打戰	上帝怒	皇上帝	降重雹	匍進宮	同啓奏	煩役苦	帝眷顧	普天下	造山海
飽其民	盡保全	得全生	民無煩	發天威	甚扶持	最難嘗	逼入爐	神蹟施	實難堪	子孫齊	把心虔	萬物備
民多欲	行至野	追兵過	令紅海	到紅海	日乘雲	終不放	不准放	狂硬心	皇上帝	後狂出	說當初	六日間
想食肉	食無糧	車脫輻	水兩開	水汪洋(二)	夜火柱	殺長子	海化血	不肯釋	垂憫他	鬼人心	講番國	盡造成
鷄鴿降	皇上帝	水復合	立如牆	以色列	皇上帝	麥西狂	飲苦水	上帝怒	命摩西	忌興旺	敬上帝	人宰物
千萬斛	諭莫慌	盡淹覆	可往來	實驚慌	親救苦	無法使	麥西國	降虻虱(二)	還本家	苦害侵	以色列	得光榮

西奈山	顯神蹟	命摩西	造碑石	皇上帝	設天條	列十款	罪不饒
親繕寫	付摩西	天上法	無更移	傳至後	暫不遵	中魔計	陷沉淪
皇上帝	憫世人	遣太子	降凡塵	曰耶穌	救世主	代贖罪	眞受苦
十字架	釘其身	流寶血	救凡人	死三日	復番生(三)	四十日	論天情
臨昇天	命門徒	傳福音	宣詔書	信得救	得上天	不信者	定罪先
普天下	一上帝	大主宰	無有二	中國初	帝眷顧	同番國	共條路
盤古下	至三代	敬上帝	書冊載	商有湯	周有文	敬上帝	最慇懃
湯盤銘	日日新	帝命湯	狂其身(四)	文翼翼	昭事帝	人歸心	三有二
至秦政	惑神仙	中魔計	二千年	漢武宣	皆效尤	狂悖甚	秦政徒(五)
武臨老	雖悔悟	少壯時	既錯路	漢明愚	迎佛法	立寺觀	大遭劫
至宋徽	猶猖狂	改上帝	稱玉皇	皇上帝	乃上主	普天下	大天父
號尊崇	傳久載	徽何人	敢亂改	宜宋徽	被金擄	同其子	漠北朽
自宋徽	到于今	七百年	陷溺深	講上帝	人不識	閻羅妖	作怪極
皇上帝	海底量	魔害人	不成樣	上帝怒	遣己子	命下凡	先讀史
丁酉歲	接上天	天情事	指明先	皇上帝	親教導	授詩章	賦眞道
帝賜印	並賜劍	交權能	威難犯	命同兄	是耶穌	逐妖魔	神使扶

三 字 經

紅眼睛	卽閻羅	最作怪	此蛇魔	皇上帝	手段高	教其子	制服妖
戰服他	不放寬	紅眼睛	心膽寒	戰勝妖	復還天	皇上帝	托大權
天母慈	最恩愛	嬌貴極	不可養	天嫂賢	最思量	時勸兄	且悠揚
皇上帝	愛世人	仍命子	降凡塵	送下凡	囑莫慌	有我在	作主張
戊申歲	子煩愁	皇上帝	乃出頭	率耶穌	同下凡	教其子	勝肩擔
帝立子	存永遠	散邪謀	威權顯	審判世	分善惡	地獄苦	天堂樂
天做事	天擔當	普天下	盡來王	小孩子	拜上帝	守天條	莫放肆
要鍊正	莫歪心	皇上帝	時鑒臨	要鍊好	莫鍊歪	自作孽	禍之階
慎厥終	惟其始	差毫釐	失千里	謹其小	慎其微	皇上帝	不可欺
小孩子	醒精神	天上法	不饒情	善降祥	惡降殃	順天存	逆天亡
皇上帝	乃神爺	萬物件	依靠他	皇上帝	乃認父	虔服事	獲祝福
順肉親	享遐齡	能報本	福本應	勿奸淫	勿污穢	勿說謊	勿殺害
勿偷竊	勿貪憊	皇上帝	法甚嚴	遵天誠	享天福	謝天恩	食天祿
天福善	禍淫人	小孩子	正其身	正是人	邪是鬼	小孩子	求不愧
帝愛正	最惡邪	小孩子	慎莫差	皇上帝	眼恢恢	欲享福	鍊正來

據北平圖書館藏攝影本排印，原書正文十八葉，缺封面及旨准頒行書目，茲以詩文鈔及野史所錄校注。

(一) 鍾鳳詩文鈔及野史均作猛風
(五) 秦政徒野史作逞風流

(二) 汪洋詩文鈔作洋洋

(三) 禱詩文鈔及野史均作重

(四) 狂野史作淑

幼

學

詩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三部

幼

敬上帝

真神皇上帝

萬國盡尊崇

世上多男女

朝朝夕拜同

其二

學

俯仰隨觀察

都沾上帝恩

當初纔六日

萬樣造齊全

其三

詩

有割與無割(一) 誰非上帝生

天恩虔答謝(二) 永遠得光榮

敬耶穌

耶穌為太子

上帝遣當年

贖罪甘捐命

功勞認實先

其二

十字架難嘗

愁雲暗大陽

天堂尊貴子

代爾世人亡

其三

甦後復昇天

煌榮握萬權

吾儕知倚靠

得救上高天

敬肉親

積穀防饑日

養兒待老時

孝親生孝子

報答十分奇

其二

且問己本身

何由得長成

天條遵第五

爵祿降天庭

朝廷

天朝嚴肅地

咫尺凜天威

生殺由天子

諸官莫得違

君道

一人首出正

萬國定咸寧

王獨操威柄

讒邪遁九淵

臣道

主正臣乃直

君明臣自良

伊周堪作式

秉正輔朝綱

家道

家庭親骨肉

歡樂且融融

和氣成團一

禎祥降九重

父道

棟正下無歪

端嚴道自裁

子心休使怨

滿室遍和諧(三)

母道

為母莫心偏

慈和教子賢

母儀堪媳學

福氣達高天

子道

子道刑于妻

順親分本宜

婦言終莫聽

骨肉自無離

媳道

嫁出為人媳

和柔道自圖(四)

莫同妯娌輩

嘈鬧激翁姑

幼

兄道

為兄教導弟

念切是同胞

弟有些須錯

含容量且饒

學

弟道

長幼天排定

從兄道在恭

弟明天顯則

福祿自來崇

詩

姊道

姊當教弟妹

鍊好轉天堂

有故歸寧日

團圓嚼短長

妹道

細妹遵兄姊

和情莫逞高

小心勤鍊正

遵守十天條

夫道

夫道本于剛

愛妻要有方

河東獅子吼

切莫膽驚慌

妻道

妻道在三從

無違爾夫主

牝雞若司晨

自求家道苦

嫂道

為嫂道何如

思量法最宜

歡心和叔孀

誰至有差池

嬸道

嬸敬嫂如何

謙卑重長哥

萬般都讓嫂

勝比瑟琴和

男道

人各有其偶

倫常在把持

乾剛嚴位外

道在避嫌疑

女道

女道總宜貞

男人近不應

幽閒端位內

從此兆祥禎

親戚

親戚宿姻緣

分排總在天

情長江上水

來往且連綿

心箴

一身誰管轄

上帝賦通靈(五)

心正能真宰

官骸自順承

目箴

羣邪先誘目

自正自無牽

人子端凝立

身光耀九天

耳箴

任他喧萬籟

我自靜中聽

莫把邪聲入

聽虛分外靈

口箴

惟口起兵戎

多言自召凶

謊邪休玷穢

謹慎理為從

手箴

被牽將手斷

節烈真堪誦

兩手道惟恭

非禮戒勿動

幼

足箴

兩足行真道

遵循莫踏差

千條分岔路

總是害人儕

學

天堂

貴賤皆由己

為人當自強

天條遵十款

享福在天堂

詩

幼學詩終

據蕭輯影印本排印，原書正文十四葉，題橫列文上。茲以詩文鈔校注。

(一) 二割字均作知

(二) 虔作難

(三) 通作便

(四) 和柔作柔和

(五) 通靈作心靈

太平救世歌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旨准頒行共有十五部

本軍師嘗考天地未啓之初，其象昏冥，一無所有。仰蒙

天父上主皇上帝大開

天恩，大展權能，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於是乾坤定焉，日月生焉，星辰布焉。光明爲晝，昏暗爲夜，晝夜循環，

萬古相繼，以成其生生不已於地者，萬物俱備，皆所以濟人生之用，則

天父上主皇上帝之有恩德於□□□□（此處原文壓於旨准印下模糊難辨，似爲世人者既）深且厚，報

答難盡者矣。人之幸生於世者當如何誠敬哉！所以因其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是

天父聖日，故

天父命此日爲安息日，定爲禮拜之期，使世人永遠知真福之由

天父恩賜，要時時記念

天父鴻恩，且夫天地萬物，既爲

天父所造成，則

天父爲獨一真神，尊無二上。故往古之時，人性猶明，真源未失，皆知敬拜

天父上主皇上帝。其時家喻戶曉，無人不知讚頌

功德，感謝

天恩。降及後代，年歲愈遠，根本愈失，漸爲妖魔迷害，忽然差入鬼路。坭團塑像，木偶裝金，種種邪行，何可悉數。

故我

天父皇上帝怒世人之狂惑，惜真道之沉淪，特遣

太乙

天兄耶穌降凡救世，受盡辛苦，代世人贖罪，功勞宏大，莫過於此。世人曉此救世捐命贖罪根由，則知天兄之當尊，更可知。

天父之當時時虔敬矣。乃我

天父愛世心切，恐世人不能速化，盡歸真道，同享真福。復遣我

主天王下凡為

真命主，誅滅妖魔，化醒天下，撫綏萬邦，同享真福。天聰天明，知識超邁凡衆，仁慈寬厚，度量廣大無涯。除妖安良，政教皆本。

天法；斬邪留正，生殺胥秉至公。故自金田首倡大義，萬衆歡騰，誅滅羣妖，焚毀妖廟，掃淨邪穢，盡返真醇。此數千年以來未有若此巍巍之功德也。惟我

天父既命

真主以救世，復遣輔佐以匡

王。

天父曰：咨爾左輔，為正軍師，師稱禾乃，贖病羣黎。錫爾智慧，超越凡資。力助

真主，救世靡遺。賜爵東王，九千歲錫，滅妖扶

主，享福無疑。予謹受

命降凡仰體

天父好生之意，

天兄救世之心，教導爾世人勿拜邪神，毋入鬼路，去邪歸正，棄偽歸真。要知衣食之原，安居之處，皆出自

天父皇上帝莫大恩典。凡屬

天父子女，皆當時時記念

天恩，報答

天澤，個個修好，人人鍊正，盡孝事親，盡忠報

主如此方合

天心，得享

天福也。至一切軍機政務，無不細心體貼，總由至公至正。仰觀必求合乎

天心，俯察必悉協夫人性。故自扶

真主金田起義以來，萬民響應，四方樂從。凡屬歸來敬拜

上帝真心報效者，有大功則奏封大爵，有小功則奏賞小官，大小靡遺，親疎無間。即無功勞之兄弟姊妹，亦必

使之居處有所，衣食有資。自我兄弟五人賴蒙

天恩

主恩授封為王，恭承

天父親命，下凡輔定

真主，同心同力，誅滅妖羣，勸醒人世。而一時四方英雄豪傑堪為丞相、檢點、指揮諸官者皆踴躍恪遵天命，歸從

天父上主皇上帝，翊贊我

主天王。此實是

天父早已排定，故戰無不克，攻無不勝。自金田至金陵八千里之遙，百萬銅關，盡行打破，愚頑向化，其實托賴天父

天兄之權能，夫豈人力所能為哉！今予襄贊朝綱，恭報

天父上帝恩澤，惟願朝中大小官員概（暨）天下萬國人等忠心頂

天報國，一心敬拜

天父

天兄。蓋

天兄是

天父之太子，

天王是

天父第二子也。報効

天王，即是誠心敬

天父與

天兄也。為忠臣者，肯要稱輔相之任；為良民者，皆要知

上帝是天下人大共之天父，朝夕當虔敬；忠貞輔

主者，皆要知君臣禮儀，自心內胸中，切不可有絲毫欺偽。

天父默中指明，當知代

天理事，事事必要親臨。立正鐵石心，佇個個如此。

天父定必降爾以福。佇見妖魔速滅，天下肅菁，江山一統，萬古太平，共享

天父

天兄之真福，豈不美哉！予謹為之歌曰：

我懷大道得真傳

屈指已經數十年

皆知真神祇獨一

要識造化總由天

從古真神惟上帝

尊為天父理當先

當初開創只一手

六日完成萬象泉

能手一伸天地定

權能廣大有淵源

萬民皆當敬上帝

中心感戴溯其原

天惜世人陷溺深

先降太子任其能

耶穌天兄專救世

心憫世道下天廷

捨身受盡無限苦

挽回真道轉乾坤

世人須念救世主

贖罪功勞至今存

天遣我主為天王	自此真道始顯揚	天聰天明越凡眾	心性仁慈實無量
斬邪留正奉天命	賞罰分明天法彰	同在金田倡大義	萬民歡悅仰朝堂
誅滅妖魔如破竹	建都天京樂安康	要知天王為真主	能享天福樂無疆
天命扶主降凡塵	左輔躬應感大恩	禾乃師為天父定	以身贖病救黎民
兄弟雁行居第四	同扶真主建天京	上帝真言親教授	化醒人世理實真
壽算九千蒙天賜	牽連弟妹到天庭	惟願世人皆鍊正	同享真福拜真神
大封功臣開天恩	有加無已被公卿	我輩為臣當報國	忠貞獨矢志要真
為臣要恩(思)天恩重	須當竭力報効心	忠忱事主有厚祿	絲毫虛假天父明
我同兄弟理天事	事無大小必親臨	個個忠臣輔真主	江山萬載享太平

又歌曰

皇天上帝	主宰大權	山海人物	六日造成	七日頌讚	格外尤虔
人之未生	靈氣在天	方其欲生	纔降凡間	既生之後	具有此身
受之父母	懷抱同眠	日日夜食	實靠於天	人無飲食	那得延年
靠親生身	靠天養身	親之所生	天之所養	親恩不小	天恩無邊
報恩孝親	酬謝敬天	人知孝親	愈知敬天	能知敬天	勝於孝親
虔誠敬天	何殊敬親	父母待子	何嘗心閒	乳養飲食	事事心專

及乎稍長	恐其多愆	教之禮義	終日防閑	無所不至	愛子心堅
受恩罔極	答報何年	人生不孝	獲罪於天	左有就養	無日不然
維兄及弟	父母生焉	兄則當恭	弟則當憐	孝友既盡	出仕事君
移孝作忠	能致其身	賴親而生	賴君以成	君恩更大	莫之與京
既盡其忠	不顧其親	只知有主	不知有身	鞠躬盡瘁	取義捨生
況輔					

真主

以除邪淫

戮妖斬怪

殺身成仁

賴我

天父 廣大權能

更賴

天兄

恩德宏深

閻羅妖服

何慮妖兵

樂於戰勝

為國元勳

爵祿永詔

子子孫孫

世受國恩

世篤忠純

臣如有過

請訓於君

君恩未至

亦宜奏明

君有微恙

請安宜誠

君恩免見

臣道須存

如此事君

萬代芳名

名既不朽

天堂得昇

未事君者

為民宜良

謹守天條

十款昭彰

敬遵天命

奉之弗違

各安常業

士農工商

時讀天書

天道昭彰

果遵命令

順天必昌

爾等小民

弗違弗忘

如敢逆天

即為虫豸頑

戮孳汝等

家破人亡

果其良善

忠孝流芳

認真

真主

依日之光

日光普照

妖自銷亡

天下一統

舉世皆康

三歌曰

棄邪歸正 盛世徜徉 虔誠敬天 合家吉祥 昇天之日 享福無疆

快活威風 奕世其昌

皇天上帝 恩廣無邊 造天造地 六日已成 七日禮拜 頌讚虔誠

誕生子女 加以恩憐 妖魔作怪 侵害世人 屢遣己子 降下凡塵

掃滅妖魔 天下太平 救齊弟妹 忠孝宜陳 人倫有五 孝弟為先

家修廷獻 忠即寓焉 孩提知愛 常在膝前 生我鞠我 當思本源

襁褓顧復 骨肉情連 恩同罔極 銘於心田 晨昏定省 庭幃周旋

明發不寐 妄念悉捐 為人子者 當契真詮 所生無忝 斯泯厥愆

至若稍長 弟道當嫻 事兄以敬 分所宜然 入則友愛 出則隨肩

詩有棠棣 其詠斯篇 友於克盡 服膺拳拳 閱牆禦侮 時切糾虔

如手如足 立志頂天 壞篋協奏 情致纏綿 紫荊榮茂 製被同眠

為孝為弟 各宜勉旃 破腹敬帝 委身事主 應運乘權 作忠作孝

千古名傳 天道正直 無黨無偏 大廷議政 言之便便 天恩君恩

子弟當報 切勿遲延 假設委曲 何以對天 凡有天事 臣理本然

君未想及 宜啓奏明 綱紀制度 聽旨施行 君有微恙 問安宜誠

長逢君譴	獲罪天庭	只知有國	不顧其親	致身事君	無忝為臣
兢兢業業	如懷冰淵	勤勞天事	志壹心專	靖共爾位	行方志圓
和衷共濟	大法小廉	毋形人短	齒口三緘	己長不恃	受益以謙
妄自尊大	指摘必嚴	規勸過失	時進良言	以多問寡	莫啓猜嫌
下問不恥	翕受克占	勿謂尊位	勢分相懸	勿謂卑位	難附班聯
勿懷私意	朋比為奸	勿懷陰險	見事不援	勿以人拙	笑其倒顛
勿以我巧	不納鐵砭	勿學讒謗	語蜜言甜	勿學勢利	赴熱趨炎
臨民莊敬	赫赫巖巖	名揚親顯	恩寵頻添	當其伏處	韜光以潛
及至出仕	用作梅鹽	為楨為幹	佐史立監	祇知有國	忠孝難兼
經文緯武	志切韜鈴	天父才智	明若淵泉	天父思緒	慮殫精研
潛移默運	塵念胥獨	為人臣者	舊俗休沿	盡忠報國	立志須堅
同享真福	快活永年	子子孫孫	得襲官員	天降真主	大哉乾元
巍巍盛德	澤被閭閻	普天天下	莫非帝民	民分以四	各居其藝
宜遵天誠	切勿放肆	赫赫懷懷	惟皇上帝	真神獨一	邪魔盡棄
大道同風	鼓腹啣節	休哉聖世	樂何如已		

據蕭輯影印本排印，原書正文共十一葉

建天京於金陵論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壹部

建天京於金陵論

何震川

蓋聞欲創非常之業，必得非常之人；欲立永久之基，必得至當之地。斯能歷久而不易，亘古而常尊者也。溯自

天父上帝自造有天地以來，其間竊號流傳，未嘗不代有其人，而究之人非天命之人，國非天命之國，所以弑奪頻仍，紛更不一，以至於今。惟我

天王親承

帝命，永掌山河，金田起義，用肇方剛之旅；金陵定鼎，平成永固之基。京曰天京，一一悉准乎天命，國為

天國，在在悉簡乎

帝心。迄今建都既成，天下大定，

天王降詔，咨於羣臣。

詔於是爰為之論曰：穆穆皇皇，我

王奄有四海，撫綏萬方。

恩覃普宇，德徧要荒，遐邇壹體，率賓歸王。宜乎永奠千百代無疆之福，肇基億萬年有道之長。

建天京於金陵論

吳容寬

金陵一大

天京之福所也。我

天父上主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所造者雖不獨一金陵，而金陵固於六合之大，九州之廣，爲甲乎天下者也，爲福地於天下者也，卽爲天下之少貳寡雙者也。何言之？金陵之城郭則堅且厚，金陵之倉庫則實且充，金陵之形勢則虎距（踞）而龍蟠，金陵之風俗則溫文而淳厚。於以知昔日天父上主皇上帝之造金陵時也，久已著意如此，以爲金陵乃王氣所鍾，誠足爲後日建

天京之所。故我

天王既奉

天誅妖體

天立極，上爲

上帝誅瞞天之妖，下爲凡人脫魔鬼之纏，卽建都於此，名之曰

天京，卽奉

天體

天之意也。由是

天國大興，胡虜盡滅，金陵既爲五方拱會之區，金陵卽爲萬國來朝之地，豈不幸哉，豈不幸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鍾湘文

通都大邑，無非名勝之區；建極綏猷，必擇建都之地。金陵爲天下名邦，由來久矣，今蒙

天父皇上帝恩差我

主下凡，救衆安民，掃妖除害，自廣西至金陵，一路滔滔，勢如破竹。金陵之至，如此其易，金陵之得，如此其速者，非

天父

天兄欲使我

主建

天京於金陵乎？築其城垣，新其風俗，將見羣臣共戴，同欽

天國之威；率土來朝，共享天堂之福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馬之灃

立國建都，必擇其地里之廣延，山河之峻險，城郭之堅固，人物之豐盈者而後定都焉。始足爲千萬國來朝之朝，億萬年不拔之基也。金陵地連三楚，勢控長江，地理不爲不延廣矣；羣山屏圍，長江襟帶，山河不爲不峻險矣；鍾阜旋繞如蟠，石城屹立相距，城郭不爲不堅固矣；地則五方雜處，市則百貨駢臻，人物不爲不豐盈矣。間乎陵城，兵不浹旬，堅壘已克，非盡人力，蓋實

天父

天兄作主也。我

主駕至金陵，度其形勢，覽其山河，相其城郭，稽其人物，默感

天父恩德，

天兄權能，覺天下輿圖之勝，無過於此，遂爲之建

天京於金陵焉，蓋實足於萬斯年永奠厥基者也。是爲論。

建天京於金陵論

袁名傑

建都必先擇地，而擇地尤必取廣大。金陵爲天下一大都會，雖地勢稍下，而紫金山高凌雲表，城內
各山，亦不平行，此

天父預設，所以待我

天王來登大寶也。外此若河南爲天下之中，四達之地，土厚水深，而要。不若天京雄踞東南，足以壯
天威而成王業者也。將見萬國來朝，太平一統，有傳之萬萬世而無既者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葉春森

眞主必本於

天生，而建都尤貴乎地勢。故得地利者則昌，自然之理也。金陵爲王氣所鍾，襟三江而帶五湖，包東吳而連北
越，得其人主之，出可以戰，處可以守。今也

天生

眞主，授以重地，建永年不拔之基，立萬世常新之業。且帶甲百萬，粟支拾年，國家有事，遣大將征之，西通
川廣，東望浙閩，仁者無敵，立見金甌永固矣。國家無事，名山大川，生滋浩繁，共享

上帝真福，誠

天京之雄也。

建天京於金陵論

宋溶生

金陵乃名勝之區，王氣之鍾也。倚鍾阜，瞰長江，接天闕，枕後湖，龍蟠虎踞，楚尾吳頭，民物浩繁，士林淵藪，其美利有不可勝言者。方今

真天子赫然震怒，掃蕩胡塵，金陵

駐蹕，爰建

天京。斯固金陵湯池，萬方之所悅服，億衆之所嚮往者也。乃知

皇上帝造地（地字疑贅）天地之時，蓋以預儲此地以俟太平

真主，樹萬年不朽之基，而建萬世無疆之業也夫！

建天京於金陵論

張文英

夫以

神州雄峙之區，本

上帝造成之界。

天既生真主以乘乾，自必扶

天王以定鼎，豈胡妖所得而有哉？溯自

天父顯神跡於西奈山，金陵之地，早爲王氣所鍾，故特命我

天王恭行

天罰，自金田起義，駐蹕永安，由是而長沙、岳州、武漢諸大郡望風而遁。甲冑干戈，勁旅奪龍蟠之嶺；長幼男女，

銳鋒撼虎踞之關。此乃

天父神威，

天兄能手，理宜敬體

天心，以壯

天朝氣象，以肅

天國觀瞻。名都控吳楚界中，河菁京口；王臣列朝陽門外，彩煥石頭。如雲之衆，不日而成，莫非

天父

天兄權能，

天王鴻福所致。我

主億萬年永遠江山，將大一統于斯地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黃從善

嘗聞

天子有一統之勢，圖大是需；

王者有遠御之權，宅中爲善。遐想

天父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舉凡九州之大，四海之遙，皆賴

皇上帝造成焉。今考金陵古名福地，倚山爲城，以江爲池。故秋渚龍潭，萬丈之菁流環繞；桃崗桂嶺，千重之峭

壁嶙峋。此其形勢之大觀，合爲京師之盛地。茲幸

天王奉

天行罰，伐暴救民，奠定

天京，以建首善之要區，以建萬年之基業。將

九重始就，盡沾

天父莫大之恩；萬國來朝，共享

上帝無窮之福也。

建天京於金陵論

徐雨叔

蓋聞王者建都，必先觀地之形勢。地非居天下之中，不可建都；非有崇隆之勢，不可建都；非有富厚之形，尤不可建都也。至於金陵地居都會，據東南之美，爲名勝之區，地勢彌崇，民情益厚，中多山阜，外有江河，此

天父皇上帝所造成，而爲我

天王建都之地也。今者創萬年之業，來萬國之朝，自當因金陵爲

天京建

王都於鍾阜。將見爾熾爾昌，共仰

天朝之赫濯；來王來享，羣覘

天國之森嚴。不已見太平一統，世世靡旣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林一環

天堂之上，

帝廷之中，

天父主宰，

天兄乘榮。珍寶作闕，黃金爲宮，種種靈異，悉數難終。我

主上請，願住

蒼穹，

天父曰無，不必希蹤。金陵之美，

天堂路通，山川田土，宮室垣墉。財貨所聚，戶口常充，況地脉王氣所鍾，天塹之險，天府之雄，建主（？）

天京，萬國來同。世世一統，享福無窮。

建天京於金陵論

姜大成

誅暴救民，端屬

天心之寄托；建都立國，共欽

上帝之威嚴。體

天父之權能，

真主出而妖魔盡滅；蒙

天兄之眷佑，京都作而邪慝胥除。天下定於一尊，基宇宏開，萬國切來朝之想；普天莫非
帝造，方城永固，億姓安（忘）趨作之勞。大寶既登，民念悉皆嚮善；金甌丕奠，羣情莫不輸誠。統四海皆為兄

弟居

天宇者宜盡

天事之勤；中天下而立邦畿；奉

天命者更切

天工之亮。經之營之，建

天京於金陵，城池固而人心鍊正；美矣備矣，立

天都於鍾阜，制度成而國運綿長。所以播

天國之聲靈，億載長宏氣象；凜

天威於咫尺，萬邦無不來王者也。

建天京於金陵論

羅長春

金陵爲王氣所鍾，地居都會；天國建太平之業，永奠邦家。故覽乎形勢，大江界其外，名山鎮其中；而辨厥土風，物產多精英，人民多淳樸，此

天父之所開，

天兄之所創，垂爲我

天王建立

天京之所也。今者金城屹立，數十里保障維堅；

天宇宏開，億萬國來朝恐後。蓋天生

真主，天卽設以名區；地永

天朝，地乃新夫景象。將見名傳第一，俯臨天下以稱雄；基美無雙，鞏固萬年而不改。雄圖大啓，奕世維新，

猗與休哉，惟其盛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周際瑤

金陵爲五方都會之名區，

天國京師之福所也。我

天父

天兄降凡作主，命我

天王建京金陵，一時邇安遠至，來享來王，億萬國蒙業而安焉。夫曩者

列王甫入城廂，民皆仰望，行見旌旗在前，鸞聲噦噦，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誠所謂威風無了期也。夫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以

天王體天行道，克享

天心，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用特大展鴻猷，稱戈比干，利乃鋒刃，興仁義之師，伐暴救民。本淑身以淑世，由正己以正人。因以金陵爲王氣所鍾，而建業於茲土矣。由是肅體統，大一尊，一人垂拱於上，萬民咸歸於上（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羣見

天京偉矣麗矣。堂哉皇哉，而拱懷我

天朝之恩澤於無穹矣，猗歟休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沈世初

王者居中而理，四海來歸，所以大一統，尊

上帝也。夫天下之形勢，湖北、河南、金陵皆爲天下之中。然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勢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糧食盡出於南方，如江西安慶等省，順流而下，運糧亦甚便易。至浙江、江蘇其地更近，尤爲迅速。若東西南北，萬邦皆來附，爲適中之地，宜建

天京者也。今蒙

天父

天兄鴻恩，旬月之間，卽有其地，太平之盛始，

天國之宏謨，億萬載之基業均肇於此也，豈不懿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吳竹知

金陵古今一名勝地也。今者

天命真主，除暴救民，建都之地，固任其所擇也，然要必以合

天心得地勢者為得。自我兵大破金陵，

天與人歸，昭昭可信，而雄據東南，俯視西北，其地勢尤勝也。故建

天京於金陵，而萬國有來朝之象，

天國有鞏固之安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黃期陞

奉

天真命，自我

王而開基，統御黎民，必敬

上帝為首務。今日建都於斯，實

天父大作主張，

天兄有擔當，故名之曰

天京焉。此陵名耀於世，亦因

主德而聲馨，故預名曰金陵也。欽惟我

主建極綏猷，釐工熙載，闢升賢路，命有德以服彰，整肅官方，馭羣臣以律度。品既分於次第，建惟賢而位惟能；等已列於崇卑，德懋官而功懋賞。深願庶民厚生正德，惠養黎元之意，誠求保赤之心。詰奸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化，以傳

天道，既若

帝心之公正，復合

天兄之大德。

天國一家，益懋兢兢業業之心；太平一統，莫非蕩蕩巍巍之盛。痾瘝一體，休戚相關，恩膏覃敷，海宇均蒙雨露沾濡；聲教洋溢，寰區共仰風雲糾縵。執權衡以御民，金陵偏黨之習潛消；定模範以示人，天京仁厚之風溥洽。官瞻以是而肅，士品以是而端，民俗以是而淳，財用以是而均，國祚以是而永，乘筆以是而公論（論字疑贅）。

建天京於金陵論

劉盛培

真主之御世也，必先擇勝地以爲首善之區，而

天之看顧

真主也，卽預立新朝以爲建都之所。惟茲建業，素號金陵，形勢既美乎地軸，規模尤合乎天堂。誠足壯

天朝之氣象，而爲

天國之雄圖也已。我

天父權能廣大，功德弘深，命

天王掃滅胡妖，重新世宇，佑茲

天國，永建

天京。從卜年卜世，億萬載無疆維休；同德同心，千百國歸真恐後。萬國則共同讚美，奕世而長沐榮光，奠

安宇宙，爰資

天京之雄；表裏山河，永繫苞桑之固。布告天下，咸使聞之。

建天京於金陵論

朱翔廷

天國之興，由天作主；

天京之建，由天造成。惟我

天朝建京金陵，溯其應兆之由，其權能盡歸之於

上帝者也。我

王由天而降，應

天而起，

天京之名，顯受於

天。一時拔水火而登衽席，豈但金陵之兄弟姊妹樂生其地，幸值其時，推之海隅之遙，無不引領投順。較之妖

穴罪隸，其冠冕堂皇之盛，不更判以天淵乎？小臣何幸，生覩其盛，將見妖魔滅而

天人歸，羣黎來而四海一。化傾中外，德冠古今。如以

天父之慈恩，

天兄之眷顧，佑我

主之子子孫孫，千萬載御極於

天京者，豈猶昔時之金陵也哉！小臣無知，敢獻論以聞。

建天京於金陵論

胡仁魁

金陵真生成一大

天京也。城周四十餘里，街衢廣寬，田園豐美，人民樸淳，山川環抱，蓋誠

天國之都，巍巍乎天下萬國，莫與比也。伏惟我

天王降生中國，恭膺

天命，掃蕩妖魔，更新世界，重立乾坤。於是建

天京於金陵，以承

上帝之命，以受萬國之朝。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有德有人，有土有財，無遠無屆。億萬年之不基，實肇

於此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跪思

天恩廣被，山河已定於金陵；

天國方興，基業尤資夫鞏固，所以澤被四海，昭著萬萬者也。茲蒙

天父

天兄大開鴻恩，俾我

真主建都鍾阜，改命

天京。羣臣獻祝壽之詩，

天國享

上帝之福。億兆（此處疑有脫字）之愛戴，罔有二心；千萬載之憂勤，常如一日。恭呈

仁德，躋堂祝萬壽無疆，仰觀

天顏，作都視一人有慶。啓九天閭（閭，會萬國衣冠。臣等識闕觀天，情深愛日，對高天之祝，敬頌三

多；效啓辨之歌，勿忘九紘。伏願法天行健，應地無疆，將見萬方靡不感被，而

天國於以常興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秦子貽

黃際世

有天下者莫先於立天下之本；立天下之本莫先於擇天下之地，地利既得則天下之大勢自定。金陵爲天下之名區，鍾阜有龍蟠之象，石城有虎踞之形。山川盛氣，鬱乎蒼蒼，望氣者曰非

眞命之主不足以居此。我

天王奉

天命而坐

天國，順

天心而建

天京，海宇昇平，共仰

天朝之德化；金湯鞏固，咸瞻

天國之威嚴。夫所謂有天下者必先得地，其卽此歟！

建天京於金陵論

夏鍾英

興師起義，必有受命之由；而啓宇拓疆，宜定建都之地。伏惟我

主天王奉

天命下凡，自粵西起義以來，大顯

天威，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由三楚以至江南，滅妖救民，

天與人歸之地，實爲仁義之師。茲者駐蹕金陵，爲楚尾吳頭，有龍蟠虎踞之雄。我

主天王德被生民，威振（震）四海，足以立萬世無疆之業，千古名勝之區。況有

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與

天兵以彰

天討，行

天道而順

天心，創

天國，立

天朝，此天京之所以名也。將見羣妖掃滅，萬國來朝。小臣欣逢

聖世，獲享

昇平，愚昧無知，謬擬蕪論以

聞。

建天京於金陵論

陳陽生

建邦設都，必取至善之地，非第曰金城湯池已也。我

天朝建京金陵，東瞻滄海之雄，南接長江之險，西北距岱宗而地脉尤勝。前代亦有取諸此者，奈得其地而未得其人。今

天父

天兄思降作主，命我

天王大建

天京，控馭中外，收萬年之王氣，貯四海之承平。百姓胥仰望焉，何其盛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宋希濂

夫度地必貴乘時，而定邦尤宜相勢。如金陵合建

天京，其形勢有歷歷可數者：東臨鍾阜，西瞰長江，南接天關，北枕後湖，豈他區所可同日語哉！今我

天王奉

上帝之命，滅妖之族，建都於此，名曰

天京。登於朝者八正自矢，居於野者億兆歸心，庶幾永金甌之固，而奠磐石之安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今夫非常之君，必擇非常之地以處之。地也者，人君之所甚係者也。地利而萬物備矣，諸邪去矣，萬方萬國共尊矣。此

眞主之所以邁於古而拔於今者，惟建

天京於金陵，是今

天父

天兄開恩下降，命我

天王建都於此。將見龍蟠虎踞，相對而昭然者城郭之雄也；千廩萬倉，積積而紅朽者米粟之餘也；義旗義兵，威風凜凜者兵甲之利也；家歌戶誦，共樂太平之世者人民之和也。猗歟休哉，非萬年不拔之基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劉宏恩

夫惟命受於

天，

一人欣首出之正；天京得所，萬年樂有道之長。惟我

天王奉

天命而下凡塵，震

天威以滅之，為萬國之

真主，開萬代之

天京，其都之建也豈偶然者？蓋自創義以來，歷數載之艱辛，救斯民於危急，東無不蕩，西無不除，南征無

弗順，北伐無敢違。信乎妖魔滅殘，萬國咸欽，

上帝基宇大定，寸土皆屬

天朝矣。願來享來王有其效，而會極歸極有所也，爰至金陵而建天京焉。

粵稱金陵名區也，秀聳鍾（鍾）山，遠邁西岐之盛，帶環江水，長徵天塹之雄。

天父罔明以數千年之勝地，爲我

天朝億萬載之

王畿也。小臣何幸，親見太平

天日，獲享

天父榮光，受此鴻恩，奚由報效？惟有懇求

天父時時看顧，俾我

王子子孫繼承勿替，永奠金陵，長享

天京云。

建天京於金陵論

宋永保

金陵乃名勝之地，其古蹟有可指而知者，如東有鍾阜之高，西有長江之險，南連峻門，北枕後湖，實真天子建都之所，歷萬世而無疆者也。今幸蒙

天父

天兄開格外之鴻恩，施非常之恩澤，命我

主天王掃除妖孽，拯民於水火之中，得享

大堂，建都於金陵之地。近者以沾其膏澤，遠者亦欲得所依歸。猗歟休哉，誠令天下萬國戴德無疆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喬彥材

東南爲王氣所鍾，江山乃王霸所鎮。王者建國必使控制夏夷，包括中外。故（收）四海仰望之效，樹萬年鞏固之基，此

天朝

天京所以有取於金陵也。惟我

天王奉

上帝真命誅滅妖魔，救援人世，建

天京於金陵，北接岱宗，西臨滄海，礪山帶河，金城湯池，大一統以猷是以副

天父

天兄之寵眷者在是矣，猗歟盛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鄧輔廷

謹以我

天父上帝於建議之初，卽面示我

王以小天堂之處，蓋不獨權能廣大，破妖兵不使有遺，且至誠如神，於建立無所不知也。於是我

天王親承

帝諭，承破竹之勢，直至金陵，卽大寶於茲，而

天京之名於焉以建，則以

天父上立（帝？）登極之處本屬

天堂，

天王真主建極之都自屬

天京也。且以知

天堂侍

天父者威風莫加，立

天京臣

天王者威風莫比。而水帶山環之地，已徵其鸞翔鳳翥之祥，此

天京之所以建於金陵也。爾四海居民，其共知之，蓋不徒鞏萬年不拔之基，且以啓萬國來朝之象也。

建天京於金陵論

朱子明

王者建都之法，必視乎地之形勢，極乎恢廓，據乎險要，乃可以卜邦基之永固焉。以金陵之重地，本
王氣之所鍾，其形勢實高出乎天下。我

天王建

天京於金陵，

天與人歸，覘河山之帶礪，體國經野，奠盤（磐）石於苞桑。世世萬國來朝，莫不頌

天父鴻恩而倍深鼓舞也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吳 煥

王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誠以地利不容忽也，況

京師爲首善之區而尤爲萬民所歸止者哉！

王奮義興師，凡身之所在，民卽附焉；民之所附，地卽歸焉。而必建邦

天京於金陵者，以其地有王氣，

天父上帝造天地之時豫造此福地以待

天王，況

天父

天兄開恩下降，所有威權，莫非出自

天父

天兄也，其開

天國立

天朝建

天京於金陵也固宜。

建天京於金陵論

花 晦 庭

王者之興，必有發祥之所，江南地多王氣，自昔為照然者，其間名稱不一，或曰金陵，或曰建業，或曰秣陵，或曰建康，而鄭而重之，推而尊之曰

天京，則惟我

天王承

天父

天兄之看顧，得以創業於斯。將見長江天塹，千萬傳統緒垂成；貫朽粟陳，億萬國朝貢永集，其命名為不敵耳。至於尊

天之意，不又因之昭示天下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汪潭

建京匪易，創業惟難，惟我

天國上奉

天父聖旨，醒萬國迷途，繼承

天兄看顧，蕩除億萬妖孽。憶自起義以來，將帥俱綏帶以從戎，士卒咸披堅而執銳。經歷無敵，望風而降，固由將士之用命，實由

天父

天兄之權能，

天王暨

列王福厚之所致也。於是龍車光降金陵，日馭威臨建業，後舞前歌，出軍民於塗炭，遠來近悅，傾父老之壺漿，佇見龍蟠虎踞之地。

太陽初興；吳頭楚尾之區，

天京永建。斯後萬國來朝，咸朝於日下，是萬年千載不泯之基業。永駐金陵，將見我主江山億萬年從茲起矣。小臣無知，敢獻論以聞。

建天京於金陵論

陸泰來

金陵誠王氣所鍾之地，惟我

天朝奉

天父命以開

國，而名之曰

天京，庶不負

天父

天兄看顧

天王之創業云。

建天京於金陵論

黃文煥

建都於天下莫如金陵，夫金陵有淮水鍾山之秀，龍蟠虎踞之形，城最高，池最深，兵甲最堅，米粟最

多，是天下所不能及也。今蒙

天父開恩，

天兄眷顧，而使我

天王建

天京於金陵，以安黎庶，以養軍民。率天下萬國萬代而同行

天父上帝真道，誠千古之盛事，萬年之不基也。民也生逢其盛，能不歡欣鼓舞於斯時哉！

汪楨

建天京於金陵論

事業之興，非由人作，而江山之奠，本於

天爲今我

主天王奉

天父以滅妖魔，建京金陵。夫金陵王氣所鍾，安得爲胡虜之所盜而混亂之乎？故

天父命我

主天王以滅胡奴，惟討惟罪，因立國興邦建都之金陵，名之曰

天京，是奉

天命以治天下云耳！

建天京於金陵論

汪 芝

王者建都，必斟酌盡善者也。昔人以金陵有王氣，埋金鎮之，不知

天父造天造地之時，即豫造此福地以待今日也。今蒙

天父恩憐救護，

天兄贖罪功勞，命我

天王建京於斯，於是改南京爲

天京，以識不忘

天恩之至意，此誠萬世之基，而萬國無窮之福也。將見歡呼載道，共逐

天兵，踴躍爭先，同誅妖怪。從此解倒懸而上

天堂，皆出自

天父

天兄之鴻恩及

天王

列王之惠澤焉。

建天京於金陵論

張潮楷

建國必先度地，有土乃可興邦。我

主天王敬奉

天命，建京金陵，開闢闔於九天，貢珍奇於萬國。山川繚繞，則極乎大觀；城郭堅疑，則周乎四表。他若人材競

(競)起，物產叢生，無非

上帝權能，致我

天朝景運一新也。生逢其會者，蓋莫不心悅誠服而來享來王也已。

建天京於金陵論

汪鶴年

王者必先度形勢以爲建都之所，金陵固

天京也，昔望氣謂江南多王氣，故埋金鍾山下以鎮之，且決淮水以洩之。夫王氣豈淮水能洩，亦豈埋金

所能鎮哉？蓋我

天父上帝造天地之時，卽先多方著意以爲今日

天京也。今

天王建

天京於金陵，謂此長江天塹，實

天父

天兄之所以資我

天王也。

建天京於金陵論

黃思沛

開國必先擇地，而建都尤貴立基，身居

天位者無不定萬世之鴻規也。我

主天王奉

天命以爲

眞主，駐蹕

天京，覽淮水鍾山之秀，奠苞桑盤（磬）石之安。上以承

天父鴻恩，

天兄厚惠，於知

天堂路啓，兆民得復甦之歡；而妖孽胥除，萬國有梯航之意。況以金陵勝地，王氣久鍾，虎踞名區，國風丕

著。從此昇平有象，

天父常留德澤於凡間；而康阜無涯，

上帝永賜榮光於天下矣。

據程輯排印本付印，原本缺封面。

貶妖穴爲罪隸論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二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歷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旨准頒行共有二十一部

天王詔旨

詔曰：有功當封，有罪當貶。今朕既貶北燕地爲妖穴，是因妖現穢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并貶直隸省爲罪隸省。天下萬國朕無二，京亦無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稱京。故特詔清胞速行告諭守城出軍所有兵將，共知朕現貶北燕爲妖穴，俟滅妖後方復其名爲北燕。并知朕現貶直隸省爲罪隸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

天父上帝，然後更罪隸之名爲遷善省，庶俾天下萬國同知妖胡爲

天父上帝所深譴，所必誅之罪人。欽此。

貶妖穴爲罪隸論

何震川

且自

天父上帝之造有天地山海人物以來，人固因地而顯，地亦因人而彰，此固褒之所不勝褒者也。而有時貶之不勝貶者，妖在其地，而居地即因之而惡，此則欲不貶之而不得者也。今以妖穴論，慨自妖胡竊據直隸以來，其中之頹風惡俗，即罄南山之竹簡，都寫不盡；滿地淫污，即決北海之波濤，亦洗不盡。彌天罪孽，可勝誅哉！可勝慨哉！茲我

天王大開宏仁，不甚深責，上體

天父有海底之量，姑且法外以行仁，不盡誅之，且輕貶之，以罪隸名之，俾流傳於天下萬世，以示薄責云爾。

貶妖穴爲罪隸論

吳容寬

今以韃子混亂中國，佔中國之土地，害中國之人民，改中國之服制，變中國之形容，其所以害累中

國，率人類變妖類，棄

真神拜邪神者，不一而足，誠天下萬國之一大罪人也。為天下萬國之罪人，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不深惡而痛絕，以為罪不勝誅，罪不容死者乎？乃韃子猶自放蕩胡行，目無中國，竟以直

隸省私為己有，而恬不為怪焉。故我

天父赫然震怒，命我

天王陳師鞠旅，伐暴救民，犁其廷而鋤其穴，食其肉而剝其皮。因先改直隸之名為罪隸，固為罪其人而罪其地之意，亦以謂天下萬國之一大罪人，則天下萬國之人皆當知其罪，討其罪，鳴鼓而攻其罪者也。

貶妖穴為罪隸論

劉海珊

伏以天地者

天父所造之天地，山海者

天父所造之山海，人物者

天父所造之人物也。自中國以至夷狄，皆福地也，罪何有焉？雖然

天父之恩德日深，而妖魔之詭譎益甚，始焉荼毒於四夷，繼焉流傳於中國，終焉遂污染於朝野上下，蓋無人

而非罪之藪，無事而非罪之階矣。而要其罪之魁，則惟胡妖為最。夫胡妖之罪既貫盈，以

天父海底之量，不即誅滅足矣，何為尚使之僭竊中原，流毒內地哉？而不知禍所不得而謹者，福先從而邀之，

然後知

天父之不早誅胡妖者，

天父欲聚而殲之也。

天父之誅胡妖而必使之聚於中國者，

天父之欲使中外皆得而知之也。

天父之既滅妖穴之迹而不滅罪隸之名也，

天父之欲使千萬世皆知妖魔之不可爲而

真神之不可不拜也，則妖穴之宜貶定矣，則妖穴之宜貶爲罪隸定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鍾湘文

中原大國，必有公正威風者爲萬民之主，凡一切拜邪神行邪事者，天下之罪人也，光天化日之下，必不能容也。今妖穴住居北地，不知崇拜

皇上帝，不知修好鍊正，其罪之多不可勝數，雖至愚之人，無不知之也。而所居之地，猶稱直隸，有罪之人，何直之有哉！謂之曰直，其罪豈能昭著哉！自今以後，貶直隸爲罪隸，庶四海之內，知不拜

上帝者皆罪人矣，好拜邪神者皆罪人矣，好行邪事者皆罪人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袁名傑

天父皇上帝爲天下萬國之父，今妖居北地二百餘年，不知禮拜，其罪大矣。以不知禮拜

上帝之人，而所居之省猶名直隸，不直已甚矣。況又拜一切邪神，行一切邪事，使天下之人盡皆不直，此不必

更論其有罪之處，即以不直之罪加之，夫復何辭！今

真主降凡，特貶罰改其名曰罪隸省，俾天下萬國咸知不拜

上帝即為罪人，庶人人化醒心腸，共同讚美

上帝之權能也。

貶妖穴為罪隸論

葉春森

從來天所生者人也，天所滅者妖也。妖為天滅，天必不留妖以害人，人為天生，天必助人以殺妖，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方今

真主滅妖，十去八九，妖不思退出中原，猶守直隸，思與人抗衡，是真得罪於

天矣。故貶妖穴為罪隸，使天下皆知妖為至賤，即妖所居之地亦為至賤之地，而不能容于宇宙矣。

貶妖穴為罪隸論

宋浴生

自來人妖不能並立，我

天王奉

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掃羣魔，妖氛幾盡，而乃餘燼猶存，匿迹燕省，尚不知將沙漠之地，速獻

王師，奉烟瘴之區，爰歸

天國，斯固獲罪於

天而不識

天心者也。宜乎我

天王上承

天威，以妖胡之穴貶爲罪隸省，俾中外人民咸知妖胡爲萬世罪人，天下萬國同視爲奴隸下人也。

貶妖穴爲罪隸論

黃從善

且夫斬邪務盡，疾惡宜嚴，胡妖覺羅氏盜竊中國，侵害良民，於古燕之地爲穴，穢惡彰於四海，腥聞播於五湖，受其慘毒，既有二百餘年矣。今幸

天父皇上帝恩降作主，

天兄救世主恩降擔當，

天威震怒，真道大行，妖魔之氣運已終，而

真主之臨凡既久，所以鞠旅陳師，南征北伐，旌旗所至，黎民皆嚮化而傾心，鞭撻必誅，將士悉建功而樹績。然咸豐雖定滅亡，而其地必須貶謫，目之爲妖穴，要當遺臭萬年，責之爲罪隸，務使監戒百代，庶凡天下之人，

皇上帝恩憐救護，時時

看顧，永不准妖魔迷悞也。

貶妖穴爲罪隸論

林一環

王者建邦設都，必能崇拜

皇上帝，而一切邪人邪事皆屏之而不習，斯為大吉大昌之地也。今北有直隸省為妖人羣集之所，城內則盡居胡虜，城外亦悉屬妖人，一切邪神均奉之為神靈，一切邪事皆習之而不覺。嗚呼！其不直蓋亦甚矣！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流，洗不盡彌天罪孽。是以今貶直隸省為罪隸省，使天下萬國皆知為罪人所居之地，庶幾黜邪崇正，以為遐邇親疏之永鑒云爾。

貶妖穴為罪隸論

武建文

且夫中國神州也，人也；胡虜妖魔也，非人也。今乃變中國之人為禽獸之形，則不特妖可誅，即其地亦當罪。直隸省在中夏之北，其地苦寒，妖多而人少，故不得不改其名而貶其穴。我

天父皇上帝暨

天兄救世主恩降，大作主張，命我

天王建金陵，萬方之大，咸頌中國之有

真主。夫正直為人，今胡虜妖人也，其不直實甚，則不當以直名之。而我

天王猶使之隸在宇下者，亦四海一家之量也。豈不懿哉！豈不懿哉！

貶妖穴為罪隸論

徐雨叔

上帝為天下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養，苟不認得生我養我之天父，而反拜邪神，行邪事，雖是天生天養之人，已變妖矣，已有罪矣，而況本出自胡地者乎？出自胡地而竊據

上帝，不奉

天條，爲

天理難容，

天法不宥。今貶妖穴爲罪隸，使人共扶

真主，恭行

天罰，肅將

天威，尙何愧爲

上帝之子女乎？

貶妖穴爲罪隸論

夫以胡妖之爲害也，迷惑生民，陷溺斯世，蓋由來久矣。今蒙

姜大成

天父

天兄作主，命我

天王救民，代天理事，雖曰人力，豈非

天心哉？何胡妖不能自明，猶妄以直隸省自稱者，抑知其非直也，是罪也。請論其罪之尤，卽如不知敬拜上帝，其罪一也；好拜邪神，其罪二也；好行邪事，其罪三也。此外種種罪名，不可勝道。嗚呼，是使斯民而入於

邪也是使天下之人將盡入為妖而並不自覺也罪而已矣，何直之有？而欲使邪不為邪，妖不為妖，則必貶直隸為罪隸，庶有以順

天意，協

天心，蒼生有幸，薄海來歸，同享萬萬年

上帝之福也已。

貶妖穴為罪隸論

羅長春

天下不直之人，皆天下有罪之人也；而惟不知拜

皇上帝者，其不直為尤甚，其為有罪尤甚。今胡妖拜邪神，行邪事，而所居之省猶曰直隸，誠不知直之何在也！

自今以後貶為罪隸，庶天下萬國皆知不拜

皇上帝者是有罪之人，不拜邪神者皆可謂無罪之人矣。而我

皇上帝之權能，不更覺彰明較著哉？

貶妖穴為罪隸論

武立勳

天下者

上帝之天下也，

上帝之天下而胡虜竟不知敬拜，並使天下之人低首下心，甘為胡虜之人民而不知變，胡虜之迷惑人民亦

何甚哉！當此之時，不以胡虜之罪布告於天下，天下孰起而議其非？然執胡虜而誅之，人知胡虜之

罪，人猶易忘胡虜之罪，何則？今日之外胡虜者，安知異日不仍蹈胡虜之覆轍而不知懼也！吾無以警之，警之以胡奴之穴，易其名曰罪隸，天下後世庶曉然胡虜之當誅，而不錯入邪路也夫。

貶妖穴爲罪隸論

周際琯

胡虜獲罪於天久矣，率民變妖逆足天（二字顛倒）上首下，倒置尊卑，狗黨狐羣，敗壞風俗，以貪官汚吏剝民脂膏，其爲罪指不勝屈，甚矣妖之爲禍烈矣。夫否極泰來，天道之常也；亂極思治，亦人情之常也。況前代已二百餘年矣，三七之妖運告終，五九（二字顛倒）之

真主已出，然而不貶其穴，無以盡絕其根株，不加以罪，無以顯誅其荼毒。君子曰：是有道焉，其貶之便；故貶妖穴爲罪隸，而妖孽於以掃除，貶妖穴爲罪隸，而中夏於以廓清。同心戮力，翊贊

天朝，上爲

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爲中國解倒懸之苦，民之福也。

天父權能之所賜也。凡有血氣心知者，所當奉

天誅妖而同享太平之樂也已。

貶妖穴爲罪隸論

沈世祈

王者建都立極，宜擇去邪崇正之區，咸知崇拜

天父上帝，而一切邪神邪事皆摒之而不習，斯爲萬國來朝之地也。今北有直隸省，胡虜居於內城，外府各州縣村鄉之地皆爲所有，而種田地之人卽爲胡虜之家奴，不知崇拜

皇上帝，而拜邪神，行邪事，為

天父上皇（二字顛倒）帝之罪人。古者地出忠孝之人，即名為忠孝之里；今直隸為罪人所居之地，則貶為罪隸省，固其宜也。倘自知真心悔罪，立志來歸，必另有美名以易之矣。天下臣民，其各知之。

貶妖穴為罪隸論

吳竹知

嘗謂罪與功相反者也，即與直相反者也。人必能以正直為心地，乃可以正直為名，不則不但無功，而有罪矣。況妖胡之罪，更有獲罪於

天者乎？既有獲罪於

天而猶不當貶乎？自今貶為罪隸，庶使天下萬國，知此地為罪人所居之地，人人皆知去邪歸正，以求有功無罪云耳。

貶妖穴為罪隸論

黃期陞

褒貶宜公，以別善惡也。昔為直隸，今貶為罪隸者何？貶罪貫盈，率民而溺，色慾胡運滅（疑有脫誤）教民而拜邪神，害世道之澆漓，愈趨而愈下，庶民之陷溺，益險而益深。任賭任吹，起世間劫奪之路；好利好貨，開衙蠹索詐之門。究之子臣弟友，誰存大道為公？求之士農工商，那肯修身鍊正？滅茲仁信愛之忱，屢憎于

天；棄公平正大之道，每厭於世。率隸省之民，直者變為曲，正者化為邪。樂歲有資，仍肆行無忌；凶年無賴，愈放恣為非。穴多痞棍刁徒，恆恃獷悍而肥己；窟多庸夫怠惰，亦效虺蜴以噬人。樂其為鴟為鴞，心似羣

蜂針毒；縱之如鬼如蜮，口若喙木鳥尖。決漢陽之湖，不能以淨妖逆天之罪孽；罄河南之水，不能以洗妖逆天之污名。若是乎隸悉不直，尙得名爲之直乎？內不自省，猶得稱爲之省乎？特貶之爲罪省而已，且公貶之爲罪隸省而已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黃際世

邪不勝直，非直則邪；罪不同正，非正則罪。今胡妖之穴，自稱爲直隸省，而不知其不崇拜皇上帝，仍拜邪神，仍行邪事，屢犯天條者，是天下之大罪人也，是

天父皇上帝之大罪人也，何直之有哉？妖之罪剝削民財，竭盡民力，固有數之不可勝數者也。而其率人類變妖類，拜邪神逆

真神，此罪之至大者也。貶爲罪隸，庶天下萬國羣知其罪，靡不敬我皇上帝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秦子詒

且天地之所生者爲人，而異乎人則爲妖；人必有居，而妖之所居者則爲穴。我

天王奉

天父皇上帝之命，邪魔盡掃，擁雷霆之衆，妖孽俱除。今考妖匿跡之所，貶爲罪隸者。試思彈丸之地，何能抗拒天兵沙瘴之區，不日委諸蔓草。蓋妖之當滅者由其罪莫能逃，妖既有莫逃之罪，即其所居之地亦宜貶也。

貶妖穴為罪隸論

宋希濂

從來不正則為妖，而盤居於中者則為妖穴。迄今頽風雖煽，真道猶存，中夏之衣冠，陷於胡虜之塗炭，已二百餘年矣。今蒙

天朝興問罪之師，在不赦之例，豈但貶而已哉？然

天父

天兄之權能若彼，

天王之顯赫若此，則所以貶之之道，誠未可以一例視也。適輕適重，必有能辨之者。

貶妖穴為罪隸論

汪保邦

吁嗟呼三代之時，妖魔泯跡，三代之後，妖魔頓興。創邪說以迷人世，立異端以感人靈。明者無以斥其非，智者無所施其計，以致行妖之行，習妖之習，

天堂子女，盡入迷鄉，世世年年，絕無醒悟，可不悲哉！今而

天父

天兄

天威大發，命

真主降凡間，驅魔鬼，救人靈，掃將殆遍，而妖仍不知罪，依然抗拒天國，罪實難逃。誅妖之身，不足償

天父

天兄之願毀妖之穴，亦不足以稱

天父

天兄之心也。雖欲不貶其穴，烏得而不貶其穴？

貶妖穴爲罪論

宋永保

天下之足以害人者則爲妖，而妖之所匿跡者則爲妖穴。今

主天王率民同尊

上帝，共逐妖魔，邪風滅，善氣蒸，猶得容妖胡之雜於中國哉？所以

天王奮雷霆之師，掃邪魔之孽，則貶之豈容緩乎？於以知

上帝之權能，

天王之威武，誠不可一蹴而能知也。

貶妖穴爲罪論

鄧輔廷

北方之地，風沙無際，寒暑過嚴，乃

天朝罪奴之所也。億自胡奴竊居中國，行同禽獸，性若犬羊，結窟穴於幽州，豈中原之勝地？不意彼妄自

尊大，竟以直隸爲名，不知彼實濁亂中原，深爲

天父

天兄之所必誅，罪大難容，惡極定滅，故此叢集之所爲胡巢之穴者，卽爲

天設之牢。而蛇蝎既繆繫，故聖兵必夷鋤其類，於乃貶為罪隸，永昭斧鉞之威，斬盡胡奴，不遺妖魔之種。

貶妖穴為罪隸論

喬彥村

天下之惑於妖胡也久矣，是不可不亟滅之也。顧滅其人必先滅其地，滅其地之勢必先滅其名，何則？妖之所據為穴者在直隸，試思人既為妖，則所居尚得以都名乎？妖穴而已矣！奴實亂正，則其省尚得以直名乎？罪隸而已矣！夫不名都而名穴，是舉天下之為妖迷悞者皆難出其穴也；不名直而名罪，是舉天下之為妖害累者皆莫逃其罪也。不入其穴，不正其罪，則妖不滅，不滅則妖熾，人類將歸於泯沒也。故奉

天討妖者奮然起曰：是不可不滅其地，是不可不先滅其地之名。

貶妖穴為罪隸論

朱子明

妖之來由不足道矣，以胡虜之遺種，盜中國之天下，其虐焰熾彼蒼，其淫毒流四海，甚矣妖穴不可不貶也！其地本名直隸，而腥風之所播，較他省而尤覺穢褻。今幸

天道好還，

天國由此大興，胡虜由此盡滅，斯直隸不得不謂之為罪隸矣。方今

天父大加震怒，肅將嚴威，能不痛深罪隸，屠八旗以安萬國也哉！

貶妖穴為罪隸論

吳煥

普天〔之〕下莫非

上帝所造，率土之濱莫非

上帝之臣，而妖胡據居幽燕二百餘年，悍然不畏

皇上帝，此亦罪無可道之數矣。我

天朝起義以來，由粵西而湖南，由南湖（二字顛倒）而漢陽，由漢陽而江西，由江西而江南，勢如破竹，妖兵其莫敢當矣。至於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棄之不足以伸武勇，爲此先行貶斥，凡妖所處之穴，悉爲罪隸，爲

上帝所難容，其亦撻伐之意也夫！

貶妖穴爲罪隸論

陸泰來

今夫人義之師一起，來歸者四海，嚮化者萬方。凡各省小民真心悅而誠服者，正因胡虜率人變妖，已非一旦，今幸蒙

天父上帝作主，命我

天王將胡虜誅滅殆盡，遂救千百萬生民如出水火之中，如登衽席之所，恩德靡既矣。故今貶直隸爲罪隸，理固然耳。

貶妖穴爲罪隸論

汪 楨

直隸省地本中國，貶之爲罪隸何？慨自胡奴混亂中國，盜中國之天下，奪中國之衣食，且不知

天父與

天兄權能，自爲肆虐妄行，每至獲罪於

天，則是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湖，甚哉直隸之爲妖穴，已不知何污穢之甚，罪孽之深！今貶爲罪隸，貶之宜其貶耳。

貶妖穴爲罪隸論

汪芝

昔者

天父憫世人之罪孽，遣

天兄耶蘇下凡，爲世人贖罪，而凡知者愚者皆自知悔罪，故終得荷

天父

天兄之看顧，而得享天堂之福也。彼妖人者不知敬

天，卽不能免罪者所爲，獲罪自

天，真無罪可解，其爲妖同，其爲罪亦同。故貶妖穴爲罪隸，庶妖悉知悔改而不終於妖乎！

貶妖穴爲罪隸論

張潮楷

胡妖之爲虐也徧於天下矣，而直隸則尤甚。蓋直隸爲妖魔萃聚之區，詭計多端，夏態日甚，居其地者罔不受其欺惑，被其迷懞。其貶爲罪隸者，不亦宜哉！茲際

天父大發天威，力掃妖氛，不留魔黨，將見風俗淳熙，人心正直，普天之下，無不猛省回頭，急親天父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黃恩沛

形勢不同，氣象各別，凡人見而生惡者，其名呼之爲妖。妖之居於何地？居於直隸之省也。歷年以來，善端久泯，妖氣叢生，所以穢德彰聞。直隸易名爲罪隸，而怪氛顯著，妖穴早貶。夫妖魔仰天父之權能，喚下民之迷悞，任使羣邪畢至，驅除無懈於晨昏，而衆怪頻來，力掃不難於旦夕也。

據程輯排印本付印，原本缺封面。

詔書蓋璽頒行論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日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為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天父詩

欽定制度則例集編

武略書

醒世文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捌部

詔書蓋璽頒行論

吳容寬

今夫中国之良民，皆我

天父之子女也。乃自狗彘霸佔中国而中国之良民多變而爲妖，多助妖爲虐者，何也？蓋狗彘以妖語胡言迷惑中国之男女既久，而中国之男女又被其迷惑而不悟耳。噫嘻！此二百年中，我中国之良民，不且投其羅網而不知，受其脅制而不覺乎？是苟無開之使明，疏之使通者，烏乎可！茲我

天王口爲天口，言爲天言，詔書頒發，天下咸知。繼自今，九州萬郭，莫不知今是而昨非，悉洗心而革面，共

同讚美。

天父

天兄之權能，而皆真心悔罪，修好鍊正，以爲

天父子女矣。且金璽書頒，妖魔路絕，而天下萬郭萬代永遠同行

上帝真道矣。於是元首明，股肱良，貢粢獻雉，航海梯珊，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詔書蓋璽頒行論

鍾湘文

天下生民，不知崇拜

天父上主皇上帝久矣。拜邪神，行邪事，讀邪書，可誅也亦可憫也。今蒙

天父恩差

真主下凡，定鼎安民，天下之人無不回心，同知悔罪，此

天父之大權能也。而詔書之喚醒癡愚，拯救宇宙，不尤彰明較著乎？茲逢天恩俯賜，金璽鑄成，自宜蓋璽頒行天下，使衆小皆知天法，制度常昭，羣臣共仰天恩，忠貞益矢矣。

詔書蓋璽頒行論

袁名傑

天王之化，布於詔書。

真主之威，昭乎金璽，蓋所以化醒天下與鎮定天下者爲無窮也。我

主蒙

天父恩賜金璽，使不蓋用頒行，何以俾天下化其愚濁，仰其聲威？故一切詔書皆宜蓋璽頒之天下，使其知我

主奉

天命以臨民，凡天下之人不拜邪神，不行邪事，尙何有妖魔迷悞也哉？

詔書蓋璽頒行論

葉春森

或愚或智，皆爲待教之人；異域異方，盡是胞與之地。然教之而猶有迷惑者，皆因未蓋之以金璽，故不知真書之可貴，妖魔猶得施其惡毒。今也金璽昭彰，皆堂堂而正正，則真書下逮，詢（洵）朗朗而煌煌。愚者見之而智，頑者讀之而良。生逢其盛者，能不頌讚

上帝恩德哉！

詔書蓋璽頒行論

宋溶生

詔書之行於天下也久矣。軍民人等跪讀之下，孰不欽

天父之權能暨

天上之旨意也哉。然而未加金璽，則書傳天下，或致真偽難分，詔到軍中，轉恐信疑參半，妖魔或還入計。是以萬幾之暇，爰命臣工，凡降詔書，用蓋金璽，頒行天下，庶真偽之跡易辨，疑似之心不生，妖魔之路盡塞，非徒壯

天國之神靈，見

天章之赫濯已也！

詔書蓋璽頒行論

黃從善

一人首出，首重修文；萬郭來朝，尤須通字。恭逢

真主御世，奠定

天京，革故鼎新，莫不來王來享；斬邪留正，莫不同德同心。當此之時，固當立成簡冊，垂文字於千秋；造就編章，仰規模於萬世。所以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日用常行，皆為斯民法則；鋪張揚勵，轉成兆姓範圍。況乎革面洗心，日新月異，妖言不得出，真道自大行，則

天王詔書蓋璽頒行天下也，豈不亟哉！

詔書蓋璽頒行論

林一環

且詔書之昭彰，所以明

上帝之權能，化下民之邪惡，使其皆知敬

天父而驅魔鬼者也。然不頒行天下，四海傳流，何以使羣黎知教化之如新，而

天威遠振哉？故凡一切詔書皆須蓋

天王之璽，頒海宇之中，庶幾

天父之真道萬郭皆同，妖魔之詭計奕世難行矣。豈不懿哉，豈不懿哉！

詔書蓋璽頒行論

徐雨叔

真主之興，有訓世之書，傳國之寶，惟

真主做事即是

天做事，其詔書即

天書，惟

天父方做得書出，其國璽即

天璽，惟

天父始鑄得璽成。故以詔書頒天下，即以國璽蓋詔書，俾讀詔而知

天父之教化，倍切尊崇；觀璽而見

天父之權能，愈加謹凜。不誠足彰煌煌之

天語，壯赫赫之

天威，以至妖魔永滅，終無竊發哉！

詔書蓋璽頒行論

姜大成

天生

真主，命作

君王，

天父

天兄，庇佑恩長。詔書特下，億姓無忘。煌煌金璽，布告萬方。至公至正，福享天堂。多方詔誡，懲勸異常。深思熟

讀，上對

天皇。苦修克己，鍊好永康，仰體至意，紬繹不遑。

天威丕顯，咸沐榮光，蓋之金璽，民自純良。圖書既鑄，粲乎輝煌，加朱設色，金玉其相。頒行天下，

天恩益彰，妖魔路塞，盡歸帝鄉，蒼生黎庶，共切思量，真心爲善，大吉大昌。

詔書蓋璽頒行論

羅長春

天下之人心，非

皇上帝不能化也；

皇上帝之權能，非詔書不能知也。慨自妖魔肆毒，迷害人靈，好拜邪神，專行邪事，罪不容誅，情非可恕。幸逢

天父大開鴻恩，遣降

真主下凡，教化一新，非斯民之大幸哉！所刊詔書，已將

天賜金靈蓋上，自宜頒行四海，庶使天下萬郭之人，朝朝夕拜，頌德歌功，不敢率人類變妖類，逆真神，拜邪神，妖魔自此永滅也。

詔書蓋靈頒行論

周際瑤

真主體天出治，發號施令，欲使天下罔不率從者，首重詔書；而頒行萬郭，俾人人家喻戶曉，不至妖魔計行，則尤以蓋靈彰有德也，明有尊也。夫詔書必以蓋靈者，所以昭

上帝之尊，亦所以絕妖魔之路。今

天王大一統之山河，以金靈蓋詔書頒行天下，莫非仰承

天父權能恩德，令人觸目而警心也。故其所詔皆鍊正修好之詔，所書皆恩憐救護之書，人能奉行不怠，革面洗心，永不中妖魔詭計，知詔書蓋靈之大典所關匪淺也，豈不懿哉！

詔書蓋靈頒行論

沈世祚

燈挑紫禁，聿宣

天父之鴻恩，草起黃箋，用布

上帝之大德。原使天下萬國，皆知

天父上帝之當尊也。今蒙

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建都金陵，改命

天京，宜揚

上帝之真道，俾識

天父之仁慈。詔傳四海，仰珠連璧合之光；書徧萬方，欽金靈綸音之盛。暉騰硃色，彩現紅光。觀靈書之莅止，合

東西南北，盡脫凡情；扶鳩杖而來觀，統遐邇親疏，咸歸真道。妖魔之計不行，

上帝之道永著。父兄親

太平之盛治，丁男瞻

天國之承平，漪歟盛矣，豈不美哉！

詔書蓋靈頌行論

立國必以威，行遠必以信；而所以昭其威，行其信者，莫如詔書中之金靈也。今者

吳竹知

天父特差

真主下凡，詔書之喚醒愚蒙，誠有明效。茲蒙

天賜金靈，鑄成蓋用，以昭

天威，以行

國信。從此詔書炳耀，萬方共仰聲靈；金靈頒行，萬載常昭赫濯，妖魔有不永滅也哉？

詔書蓋靈頒行論

黃際世

跪思

上帝權能，非詔書不足昭其蘊；詔書廣布，非金靈不足顯其威。茲蒙

天父鴻恩，命我

天王爲

太平

真主，所頒詔書，概加金靈。從此

天威不振，四方共仰其聲靈；真道大行，萬郭咸欽其赫濯。使讀詔書者有修好鍊正之心，觀金靈者有服教輸

誠之志。於以頒中外，垂永久，不誠絕妖魔之詭計，昭

天父之仁慈哉！

詔書蓋靈頒行論

宋希濂

天下

太平，萬郭來朝，所有權能，盡歸

上帝。而欲使萬郭萬代永遠不錯入鬼路者，莫善於詔書蓋靈頒行天下，行行確典，字字輝煌。一則昭

上帝之威權，一則顯

救主之代贖，典至隆，

恩至渥也。而第區區爲取信臣民計者，猶非天王用意之深也。

詔書蓋璽頒行論

宋永保

天父

詔書頒行，爲曉諭萬郭故也。今已頒行天下，則萬郭跪讀之餘，孰不知

天兄之恩德難忘乎？特恐金璽未蓋，則詔降雲霄，難以喚醒下民迷誤；現金璽既蓋，則書傳海宇，自得永欽上帝權能也。

詔書蓋璽頒行論

鄧輔廷

托蒙

天恩，金璽鑄成，朱篆分明，爲

天朝之至寶，赤文烟燦，卽

天國之徵祥。若不蓋用此章，頒行天下，何以昭信實而壯觀瞻？

眞主詔書，言爲

天父之所言，行爲

天父之所行，尤宜鄭重不可褻越。詔書蓋用金璽，然後頒行萬郭，布告九州，庶使金字輝煌，燦赤符而成瑞；紫紋明晰，合玉節而相孚。則

天父之權能永傳萬代，而

天兄之恩德永敷萬方矣。

詔書蓋璽頒行論

喬彥材

書煥萬年，詔頒四海，要其所以明權示信者，尤莫重於國寶焉。夫正可制邪，而挽邪歸正者，非曉以天章之顯，則人不知一可馭紛而統分爲一者，非攝以寶器之尊，則人不畏。所欲革面者懲，革心者勸，足以超萬世而使之盡下，收羣妖而使之悉滅，端恃

太平詔書蓋璽之樞紐，故璽書一出而天下化。

詔書蓋璽頒行論

黃再興

天地之間可通古今遠近者，真道也；憑據權能獨一者，

天父皇上帝也。今我

主天王，

天父皇上帝次子也。丁酉歲接上

天指明

天情，親授真道，復命下凡爲天下萬郭

真主，拯救世人，誅滅妖魔。戊申歲三月，

天父皇上帝又開恩降凡，九月率

天兄耶穌亦降凡，此乃

天父皇上帝垂憐世人旨意也。當今真道書者三，無他，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

真天命詔書也。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今將

真命詔書一一錄明，呈獻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

旨准頒行，但世間有書不奏

旨，不蓋璽而傳讀者，定然問罪也。由此爲之，邪說不能生，真道永宣矣。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夫以

一人首出，早有

上帝之成書，萬郭來朝，須布

天父之遺詔。惟我

天父皇上帝自下降西奈山前大顯

神蹟以來，其一切恩德權能播及下民者，筆固難於罄述，而

天兄耶穌又捨身救世，不惜萬金貴體，代民贖罪，是

天父

天兄之恩德，一日不敢忘，即遺詔書之頒行，一日不可緩也。安可祕而不宣，使天下良民仍受妖書經傳之蠱惑哉？故

天父生我

天王以御宇，必須給遺詔以化民。茲因刊刻既竣，蓋蓋頒行天下，將見家喻戶曉，知

天父

天兄之真諦，心唯口頌，感

天王真主之栽培，猗歟休哉！真道不遠，歸心者嚮化方殷，真意所存，寓目者開卷有益。是我

天朝億萬年之江山鞏固，真屬

天父

天兄之主張，而我

天朝億萬郭之蒼赤化心，亦莫非

天父

天兄之感悟也。爰為之論曰：天堂之路已在目，欲上高天須醒心，頒行遺詔無他意，欲化九州萬國民。此論。

詔書蓋蓋頒行論

程大元

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而有非常之人，自成非常之事者，理也。茲我

天王奉

上帝命，誅滅妖魔，地則異域遐方，咸遵

天令；人無下愚大智，共凜

天威。蓋真道流行，固已無遠弗屆矣。但我

天父上帝大伸能手，所遺詔書，化醒愚頑，非蓋以金，無以使天下萬國萬代人民淪肌浹髓。

天父諭衆之真道，

天兄救世之深衷，無一人不知，固理所當然；有一人不知，則情實可慮。爰將一切詔書，用蓋金，頒行天下，

永遠常昭。

詔書蓋金頒行論

花悔庭

天生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以任之；天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寶以鎮之，如詔書蓋金是已。詔書宣傳

天父之恩威，下悚臣民之敬拜，不有蓋何以昭信義？不有蓋何以示尊嚴？自今以往，凡一切詔書頒行天下，悉

以金蓋之，庶讀之者咸戴

天恩，聞之者胥知

帝德，無偏無黨，

詔降九霄，遵道遵

王，書揚四海。而妖魔迷纏之害不至復萌，其爲功豈淺鮮哉！

詔書蓋靈頒行論

陸泰來

吾思

天命既真，詔書固當深究，蓋靈尤為先圖；從可知有蓋靈一事，一則足以張天威，一則足以成國體。現今

天王蒙

天父

天兄下降作主，看顧扶持，凡遇詔事，蓋靈頒行天下，萬年永用，猗歟美哉！

詔書蓋靈頒行論

汪楨

夫今日者

天父

天兄作主，

天朝

天國宏開，六合之大，萬方之衆，無不心誠悅服矣。然詔書為已成之典，而蓋靈尤先要之圖。即此而頒行

天下，固足以壯

天朝之威，亦足以絕滅妖魔之路矣，是則所不可少者。

詔書蓋靈頒行論

汪芝

真主御極，必有深意，足以告天下萬世者也。

天王因天下人不知

天父生養大恩德，并不知

救主耶穌代贖大功勞，於是將舊遺詔、新遺詔及

天朝一切詔書頒行天下；而又恐天下不知敬信永遵，遂蓋以金璽，以昭嚴肅，庶天下從此知天父

天兄愛世救世之苦心，以及

天王

列王覺民拯民之至意，咸趨天堂正路，不致終入邪魔，則詔書蓋璽頒行之意深也。

據蕭輯影印本排印，原書正文共十五葉。



天朝田畝制度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父聖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天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欽定制度則例集編

武略書

醒世文

王長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玖部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凡一軍一切生死黜陟等事，軍帥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稟軍師，軍師奏。

天王，天王降旨，軍師遵行。功勳等臣世食天祿，其後來歸從者，每軍每家設一人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尙。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為尙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為尙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為尙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為中尙田；可出八百斤者為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為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為下尙田；可出五百斤者為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為下下田。尙尙田一畝當尙中田一畝一分，當尙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尙田一畝三分五釐，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釐，當下尙田二畝，當中中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

天父上主皇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也。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尙，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尙分尙尙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尙尙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尙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下下田一畝五分。凡天

下樹牆下以桑，凡婦盥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歲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荳、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

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煖矣。此乃

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

真主救世旨意也。但兩司馬存其錢穀數於簿，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凡兩司馬辦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

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

聖書及真命詔

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

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或各家有爭訟，兩造赴兩司馬，兩司馬聽其曲

直；不息，則兩司馬挈兩造赴卒長，卒長聽其曲直；不息，則卒長尙其事於旅帥，師帥典執法及軍帥，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斷之。既成獄辭，軍帥又必尙其事於監軍，監軍次詳總制、將軍、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

軍師、軍師奏

天王。天王降旨，命軍師、丞相、檢點及典執法等詳核其事無出入，然後軍師、丞相、檢點及典執法等（一）

直啓

天王主斷。

天王乃降旨主斷，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軍師遵旨處決。凡天下官民，總遵守十款天條及遵命令盡忠報國者則爲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爲奸，由高貶至卑，黜爲農。民能遵條命及力農者則爲賢爲良，或舉或賞；民或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爲惡爲頑，或誅或罰。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則列其行蹟，註其姓名，並自己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詳其人，並保舉姓名於旅帥；旅帥細核其人於本五百家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師帥；師帥實核其人於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軍帥；軍帥總核其人於本軍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監軍；監軍詳總制、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

軍師，軍師啓

天王。天王降旨，調選天下各軍所舉爲某旗，或師帥，或旅帥，或卒長，兩司馬，伍長。凡濫保舉人者黜爲農。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以示天朝之公。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爲農。當陞貶年，各首領各保陞奏貶其統屬。卒長細核其所統兩司馬及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若其人無可保陞並無可奏貶者，則姑置其人，不保不奏也。旅帥細核其所統屬卒長及各兩司馬、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詳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師帥。師帥細核其所統屬旅帥以下官，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軍帥將師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姓名並自己所保陞奏貶某官姓名，詳於監軍。監軍並細核其所統軍帥，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並細核其所統監軍，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一同達於將帥、主將。將帥、主將達六部掌及

軍師，軍師（二）

直啓

天王主斷。

天王乃降旨主斷，超陞各欽命總制所保陞各監軍，其或陞爲欽命總制，或陞爲侍衛；譴謫各欽命總制

所奏貶各監軍，或貶爲軍帥，或貶爲師帥。超陞各監軍所保陞各軍帥，或陞爲監軍，或陞爲侍衛；譴謫各監軍所奏貶各軍帥，或貶爲師帥，或貶爲旅帥、卒長。超陞各軍帥所保陞各官，或陞尙一等，或陞尙二等，或陞軍帥；譴謫各軍帥所奏貶各官，或貶（三）下一等，或貶下二等，或貶爲農。

天王降旨，

軍帥宣列王，列王宣掌率以下官（四）一體遵行。監軍以下官，俱是在尙保陞奏貶在下，惟欽命總制一官，

天王准其所統各監軍保陞奏貶欽命總制。天朝內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諸官，

天王亦准其尙下互相保陞奏貶，以剔尙下相蒙之弊。至內外諸官若有大功大勳及大奸不法等事，

天王准其尙下不時保陞奏貶，不必拘陞貶之年。但凡在尙保陞奏貶在下，誣則黜爲農；至凡在下保陞

奏貶在尙，誣則加罪。凡保陞奏貶所列賢蹟惡蹟，總要有憑據方爲實也。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

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帥，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共二十五旅帥；次設二十五

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卒長各所統四兩司馬，共五百兩司馬；

次設五百兩司馬各所統五伍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

卒。通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設一伍長，添多二

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設一卒長，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設一旅帥，添多二千

六百三十一家另設一師帥，共添多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另設一軍帥。未設軍帥前，其師帥以

下官仍歸舊軍帥統屬，既設軍帥，則割歸本軍帥統屬。凡內外諸官及民，每禮拜日聽講聖書，(五)虔誠祭奠，禮拜頌讚

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其所統屬兩司馬禮拜堂講聖書教化民，兼察其遵條命與違條命及勤惰。如第一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至某兩司馬禮拜堂，第二七

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又別至某兩司馬禮拜堂，以次第輪，週而復始。旅帥卒長亦然。

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約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為兵；其餘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頒國庫以養。

凡天下諸官，每禮拜日依職份虔誠設牲饌奠祭禮拜，頌讚

天父上主皇上帝，講

聖書。有敢怠慢者，黜為農。欽此。

據蕭輯影印倫敦藏十年以後刻本排印，全書正文八葉，封面仍署三年新鐫。茲以程輯排印巴黎藏四年本校注，程輯亦署三年新鐫，其旨准書目僅有天理要論以上二十一節。

(一) 由詳核起至此二十字無，疑為程輯本漏刻。

(三) 貶字下多一為字

(二) 由一同以下至此二十一字作「一同舉於將軍、侍衛、指

(四) 以上十三字作「軍帥宣丞相，丞相宣檢點、指揮、將軍、侍衛、總制，

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帥，軍帥將各欽命總制及各監

總制次宣監軍，監軍宣各官」

軍及各各軍帥以下官所保陸奏各姓名」

(五) 書作經

天
理
要
論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壹部

天理要論

有

上帝第一章

○且天地之間先有

上帝爲極大權能，造化萬物，管理萬靈者也。

○天有

上帝，乃正天理，合人心，古今賢愚莫之能逆焉，然則豈非有理哉！

○先有

上帝，後有世人；先有靈，後有物。吾人不能自生，物不能自造，故惟有上帝能生造之者也。

先有

上帝原造常理，是則可成也。

○若日月之循環，星辰之繁衍，轉動流行，晝夜不止。若無

上帝扶持管理，則何能如此哉？

○地上衆人，生未久即死，死後其所遺之子孫不多不寡，男不多於女，女不多於男。世有盛衰，家有成敗，惟人常在，其數不絕。誰管此事使其爲然？豈非

上帝耶？

○草木之生，自根至枝，自枝至葉，外有其皮，內有其心，開花結菓，尙且有用。靡

上帝造之，其能自成乎？

○惟觀禽獸，則可知之：能顧子痛兒，尋食爲穴，成陣出遊，復避谷中，其餘蟲類，各盡本能。教之如此，非上帝則誰耶？

○人之身體亦乃奇然：手足百骨，五官腹腸，血源千條，髮毛萬枝，自明耳聽，手足動搖，血氣常行，飲食自消，奇哉巧哉，人之身體乎！且也萬人有身，大概相似，惟面各異，聲說不同，故彼此不認差。其天下事亦不亂，況父母生之，不能主意，或男女之善惡皆不先知，是則此事自何而定？豈非

上帝降生造化而然者哉？

○人之靈竄更乃奇然：純純微微，一條精氣，無樣可見，無形可看；又能思想記念，喜怒愛欲，七情皆全。其無死無敗，至千萬年在，斯乃靈竄也。且靈能生物，物不能生靈，天地陰陽，不離於物，則可能生靈。父母祖宗只生身，不生靈。然則此靈自何而來乎？故在天有

上帝降下，則在地方有人靈。不然人生在世，靈竄將何以得之也！

○賞善罰惡，報應公道，由

上帝出。倘使國王私心，有司不公，人民受枉，非

上帝伸冤枉，則誰可審明乎？

○以此言之，天有

上帝方可有物。既有

上帝，則人該敬之，望其庇佑，畏其聖怒也。

○且也見有工，則知必有工人；遇宮室，則思惟有所建之者。且天地宇宙似如大屋，萬物所住焉。造此

大屋，必有大工，況物越好，其工越大，斯非

上帝則誰乎？

○獨有二

上帝第二章

○上文已論天有

上帝，開闢天地，造化萬物。今且再論是

上帝必權能極大，方可造成此大天地，管理此多人物也。

○且

上帝極大，則獨一無二可見矣。凡言極字，不容匹伴，蓋有一極不能二極。設有二

上帝平大，則無一極，既無一極，誰造天地耶？

○且

上帝造天地必在天地之先，而天地受造必在造者之後。故先天地者斯乃上帝也。且在起初，獨一

上帝最先。若有他神更先者，則此

上帝不能最先，而其極大之名廢矣。

○且廣視天下萬物，皆有其本人乃人生，草由草發，各生其類。但其初先，一人一草由何而來耶？豈非有本乎？此本乃歸

上帝，且

上帝無本之元本，無極之大極，自然而然，生出萬物，而無所生之者也。

○再者，萬物各類，只一本足矣。一人既有，足生萬人；一草發起，萬草可發；一父足以生闔家子女；一王足以治天下國家。如此可見

天父上帝足生萬物，獨一

真神主宰其中者也。

天父上帝則無所不能，欲為者則為之，而無能逆焉。如有能逆而
上帝無奈之何，則

上帝亦非

上帝矣。況全能之勢，不能分部。設有二全能者而彼此相逆，誰能勝哉？如一位得勝，則彼獨一全能者；若勝負不分，則無一全能者。然則孰爲天地乎？

○凡物有所賴：人賴天地，天地賴

上帝。設無天地，世人自何而立？假使無

上帝，天地由何而來耶？然則

上帝無所賴也。未有天地，

上帝自有；天地窮盡，

上帝常在。不須有立處，

上帝安居；不用人奉祀，

上帝永活。可見

上帝無所賴也。且無所賴者獨一無二，

上帝無所賴，而萬物賴

上帝，可見

上帝獨一無二也。

○設有二

上帝，則可有十

上帝，千萬

上帝。然則天地何能容之哉？極大全能之

上帝，安可得無數乎？必乃一

上帝，自然而然，萬人所賴，而

上帝之外，別無他主也。

○或有疑曰：『既有一

上帝，因何世人常敬百神，斯理何起耶？』曰：是非一時使然也。上古時節，人虛智寡，凡有才能出衆，志氣過人者，未免有敬有尊也。像先識藥料，開國立基，學文高遠，勇力過人者，皆待以分外之禮。後世相繼，愈久愈敬，至末代子孫封之爲神，服事如天。然此太過，非所宜行。況骨肉世人，昨日出世，明天過往，不得封爲神，只該敬其大能依其善樣則可，若拜之如神明，則非矣。

○且有人看日月之光，聽霹靂之聲，則想其有神有靈，而封之雷公雷母；或見海闊，則表龍妖之名；或遇山巖，則稱八仙之號；東西南北，皆設神號管理；四時節氣，各分鬼神調治。商客者要一神可奉，則想出聖望公；治田者要一物可仗，則想出土地公，所以天下有數邪神也。然則此邪神皆非本有，只人所想，皆無證驗。天上地下止一

上帝所管；六合四季，獨一

上帝持理。卽設立邪神，其何能代上帝保佑人乎？

○論

上帝名第三章

○夫有

上帝故有其名，使人可知以稱之也。

上帝既大，必有大稱，不然則不合矣。

○大稱之中莫如天，故稱

上帝者用天一字可也。

○且怕人看差，以天內爲天，故加一主字更善。若只用天字，意怕不通，獨用主字，稱不足大，惟天主兩字，指最大之神，極靈之天，甚善。

以神主稱

上帝可也，在天地之中，獨

上帝爲主，管理萬物者也。但勿認差，以神主當作世人從妖引竝之神王，則爲錯不小矣。

○夫

上帝所遺詔書，此詔多論神情，屢述其名曰爺火華，意卽自然而然而常在之。

上帝也。然不解之，恐無人識矣。

上主至尊至大至能之稱，天上主宰獨一無二也。

○但稱

上帝名號宜然，細心思，不可認錯。若書經所謂

「上帝是祇，惟

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敬事

上帝則是，惟邪魔道教，所號玉

皇上帝正月初九有生日者，則錯而又錯矣。但

天主上帝無生無死，無初無終，乃永遠常有，是故不同耳。

○有人以天地指

上帝，因所見所聞者若如天地，大盡極善，不可量度。然首上天雲，足踏土地，與此所言

上帝不同，天地有形得見，有窮有盡，

上帝在天中，無始無終，不昇天者不得見之。又天地轉動如器具，所動之者則

上帝也。

○天地乃受造之物，所造之者

上帝也。可見天地與

上帝不同，故以天地稱上帝，又大錯也。

皇天后土以稱

上帝，亦未盡善。因皇及后指男女雙辰，然

上帝獨一

真神，無數目之算，無男女之分，所以此名切不可用也。

○神明兩字以指

上帝，亦不可也。蓋因常人呼神明，是指大伯公、木石偶像，人手所作者，比造天地萬物之主宰大不相同矣。○

上帝乃靈第四章

上帝純靈，與物大異，不在萬物之中，不與宇宙相雜，乃全然純善，無能可度也。

○物可分小增大，極細可分再細，極大可加更大。惟

上帝精微不可分，廣大無可加，雖欲增大廢小，分釐不得也。

○物有頭尾左右邊角上下，其大可量，其闊可料，其高可算，其遠可度。然

上帝無限無量，無方無向，靡有天啓。賢人尙且不明，常人何能盡知哉？

○物有興廢成敗，固有存亡，地裂山崩，最固甚耐，有時傷敗，惟

上帝常在，永遠不休，千代萬年，不老不死也。

○物不得一時兩所，然上帝時常鑒觀萬所也。

○又不得一所兩物，然萬所在同共有上帝也。

○如是

上帝與物相對，既論明矣。今且議論上帝純靈，何謂也？

○且靈乃最善，奧微之精氣，明通之神，能思想細察，主張立志，記往推來，彼此分別，東擇所好，西棄所惡，斯乃所謂之靈也。

○天下萬物皆被

上帝所造，故不得自專。有的順服爲善靈，有的頑逆爲惡鬼。然天靈卽

上帝，無雜於物，又非受造，故獨能自專，清潔純微，極大之靈，主管生民，治理萬衆也。

上帝乃極清之靈，至誠最純之神。他靈常陷事物之中，未免污染軟弱之下，然

上帝能超出事物之外，至尊至貴，無分釐欠缺焉。○

上帝造天地，故必乃靈也。蓋物不能自作，木石不能自集成屋，必該有通曉者思想計策，動手出力，則可成功也。在此亦然。若

上帝非靈，立策致能，以造天地，則此萬物由何能成乎？○

上帝純一無參，不分不合，故必爲靈，與物不同。物若分開，可成數件；數物和合，可爲一物。惟

上帝永一無二，故

上帝乃靈也。○

上帝無窮無盡，故必爲靈。凡物之大者亦有限量，洋海最闊，尙有其涯，天雲甚高，亦有其頂。然

上帝無可度量，故必乃靈也。

○蓋謂

上帝神靈無二，居坐天中，則敬

上帝者不可作偶像，以表

上帝，或奉祭祀以主其靈也。蓋靈者

真神，故造老人之樣，作武將之態，以爲似神而敬之，則非也。或只寫神字福字，以定神位而敬之，亦非也。且

真神在高天主宰，非在凡間。若設像而拜之，錯入妖魔之路，中妖魔之計，妖魔則冒神號而騙人間之食矣。乃

拜神者該空中屈身，精理獨立，敬之尊之。求其保佑，望其賜福，俱免香燭財寶避臭之物，只將

上帝造下養人之伍穀牲饌虔具，心內懷敬，口中頌讚，斯乃大禮也。至於世俗所用以服事邪神，皆爲張樣瞞

目而已。君子之人，切宜慎之！

○論

上帝永在第五章

○蓋

上帝常在，無時不有，自永遠至永遠，通於萬古無數之代，無初無終，無生無死也。

○且永遠者，無窮之意也。千年萬年，又千萬年，未到永遠也。設有銅池，極密最細，萬年之久，只出一點水，待至洩盡，何等久哉？然銅池以大海爲之，又使萬年洩出一點，待及流盡，尙未到永遠。乃永遠之年，還在前頭，不缺一些，大哉遠哉，久哉長哉，永遠之年，而通此永年。

上帝仍在也。

○人生在世，只半百歲；朝代之久，惟八百載。自開天到今，不過六千年，屈指可算。然而永遠則無可算焉。出乎數目之外，超乎度量之上，人心所想不到，只

上帝能充滿之。

○永遠有二：先一後一，過往已有無窮之年，未來將有無盡之載。

上帝之生活，通徹此二者，自先之永遠至後之永遠，上帝常立也。

○物有初有終，似草木禽獸，其初可記想，及其到終，可立而待也。靈有初無終。萬物之靈，皆天主所造，則有其初，惟不得毀亡，則其無終。至於上帝，自永遠常在，最永遠必有，則無初無終也。

○天地萬物，非自永遠，乃被造化，則有起初。惟

上帝永遠，自然而然，則無起初也。設

上帝有起初，則有所生；

上帝有所生，則請問生之者誰耶？誰能生

上帝，爲

上帝父母耶？設有能生

上帝者，則彼乃

上帝，而此非

上帝矣。因由他而生者必服其統轄也。故

上帝無所生，

上帝既無所生，亦無本末，乃永遠常在，自然之神也。

○天地萬物，不到永遠，乃將窮盡，則有所終。惟

上帝到永遠，不窮不盡，則無所終矣。設

上帝有終，則有死亡，

上帝有死亡，請問能致

上帝於死亡者誰耶？誰能毀傷

上帝，與

上帝為仇讎耶？設有能毀亡

上帝者，則彼乃

上帝，而此非

上帝矣。蓋由他而傷亡者必服其力也。然而

上帝無載無終，永遠常在，自然而然之神也。

○且

上帝永有，則無年紀，無歲數也。倘若有之，請問其略，或千年萬年，或千萬億年，想必有定數。若以萬年限之，則

那萬年之先，有何物呢？而先那所有之物，有幾多年紀乎？或亦有物，其所由來者，請問其所由來之

物亦有幾歲呢？此問既答，還有千問萬問所不能答。然則可認

上帝永在此論，若識透此理，諸疑自解矣。○

上帝之永年，出乎千萬之上，超乎諸數之外，無多無寡，無先無後。人生自一至十，自十至百，多一日則老一日，

多一年則老一年。然在

上帝，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此道奧微，誰能量度耶？

○世人常流變動，無時一然，惟

上帝安靜如常，無時不然。人之年紀，比之河水，日日狂流，時刻改變。今日之水，非昨日所流者，又明日復有他

水將來也。但

上帝之永遠，比之河旁之石，任水狂流，自安不動，昨日、今日、明日亦常在焉。任人遷流亡廢，

上帝萬世一然，古今後無時不在焉。○

上帝之永遠，乃自然而然，非由外至，非托於物，不靠人而生，不以人而亡。常立安穩，時有生活也。○

上帝之永遠，亦本然有像。有人必有生，設無生命，其人安在乎？如是有

上帝必乃永立，使不永立，

上帝何成乎？○

上帝之永遠必然，當有不得不然。若

上帝無永生，如何能造天地，保全萬物，賞善罰惡耶？是必有通於萬古，活於世世，乃可如是也。

○惟

上帝獨永遠，則其樂永樂，其壽永壽，其勢永勢，其德永德，其榮永榮也。儘宜喜愛，最宜恭敬，極宜尊稱，常宜讚

善也。

○昔有

聖人摩西適見神位，問其名，曰：「我乃自然而然之神也。」可見非言已然，又不說將然，乃時稱自然而然，古

今後一然之

上帝也。○

上帝稱己名自然而然者，非言自己獨在而他人不在，只言上帝以己力自在，而本然常然，永然生活。世人以主德而有，上帝以己力獨在，故曰自然而然而也。

○萬物待造方有，未造之先自永遠未有；萬物消盡方無，消盡之後至永遠亦無。然而上帝不受造化，不見消亡盡廢，故永遠而有也。○

上帝無變第六章

○且

上帝無變無化，無改無換，乃常時一然。

○人常改作，飲食增氣，則乃勇壯；缺養廢力，則乃改弱。有喜事來，則乃改喜；有苦情到，則乃改憂。凡人

有身體性情者，未有不改。

上帝則不然，故能永遠不改也。

○人自幼到老，自老到死，未免改變。今日老於昨日，明日老於今日；先幾歲未生，後幾年將死，豈不常改乎？然

上帝無老幼生死，故不改耳。○

上帝之永生，非日月所度，非世代所比。天地初開，

上帝不算爲幼；天地窮盡，

上帝不改爲老。

上帝無時興起，無日廢亡，乃常一無變也。

○凡物之改變，則可或多或少或寡。惟

上帝不得加其福，不得減其樂，則何能改乎？○

上帝有大不過之勢，永不休之業，故欲改之，必勝其大勢，脫其永業，否則不得改也。○

上帝之明智不改爲光暗，其力量不改爲大小，其福樂不改爲高低，其聖善不改爲進退，及凡屬

上帝者，永遠不改也。○

上帝之旨意永無變易，非今日如此如此，明日非然，非然乃常時一樣。蓋

上帝之智足以謀事，而其力量足以成事。故所謀者無不成就，而旨意一立，永不變易也。古語說得好：「謀事

在人，成事在天。」千算萬算，不如天一算。誠哉斯語乎！○

上帝之法度永遠一然。分別好歹，賞善罰惡，依公道從事，照仁義所行，不改平常之法，不離當然之路，仍舊理

事，總不改變也。○

上帝之聖書，永遠不改也。昔有天啓，載

上帝詔命，許誘善人，嚇殺惡黨。且

上帝不改，則其書無易，而此所述之應許，所傳之嚇言，永不改廢。其一可喜，其一可懼也。○

上帝無不在第七章。○

上帝無處不有，無所不在，體物而不可遺，尺地而不可離，純純渾渾，一團太和之氣，佈滿宇宙，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上下四傍，無往不在也。

上帝之靈，充滿天地，而天地外無不之及焉。行乎無形之域，立乎大素之外，遍遊幽墟之中，出入杳冥之間，大哉奇哉，可無度也！○

上帝無邊不及，無邊不到。東西南北，上下左右，高於鳥飛所及，深於魚躍所沈，遠於日光所照，遙於人心所想。

倘天上另加萬天，在那極崇處

上帝亦到；若地外另排萬地，在那極遠處

上帝亦在。又愈高愈遠數萬萬載，

上帝亦無不赴焉。

○且

上帝有在，爲自然之理。既有在，則必有所在；既有所在，則或一一所在，或萬所在；倘

上帝有在一所，則萬所無

上帝；且萬所無

上帝，則

上帝之所無多於其所有，是則何能成

上帝乎？然而

上帝共在萬所，則到處皆有；且

上帝之所有，多於其所無，是則爲

上帝之驗明矣。○

上帝無所不在，以功可見矣。蓋其功極大，掌握天地，坐於高天之中，能化育萬物；若近於萬物之所，則屋漏必見，秋毫亦察，可見

上帝無所不在也。此理可令惡人恐怕，暗室所爲，難逃天鑒。

上帝常在省察行爲，而將刑罰照其公平。屋漏有神，念慮卽其神；明且有天，方寸就是天。暗光爲一，遠近相同，

因

上帝無所不在故也。○

上帝無所不能第八章○

上帝之才能，極大全備，周圍遍行，莫之能逆焉。

上帝大能，超出萬有上，而萬權勢在

上帝手下。物之氣力皆由

上帝，且

上帝乃諸能之源也。

○他人有能，比之神能，似如無物。世人之能，自幼漸大，老來力弱。惟

上帝之能常然有之。人之力有限，極之不能扶千斤，齊之不能移山倒海，惟

上帝之力無盡無量，宇宙內無不及焉。

上帝無所不能，六合之中，無非

上帝所能爲之事；萬件之項，無非

上帝所能勝之物。演然闊大，

上帝之能也。

○在世人多不能，在

上帝無所不能也。無所不能者，大哉言也。天高而得及；海深而能探，星多而能算，人衆而能管，事亂而能齊，窮

居而能救，斯皆

上帝之所能也。

○物各有一能：鳥能飛，魚能遊，獸能走，人能語，每有所長，乃

上帝則無所不能也。

○最難之事，在

上帝爲易；行之不須人助，成之皆無厭倦，自無生有，千變萬花，如反手之易也。

上帝之全能無可盡也。日照天下，乃盡其光；木石墮地，盡力下降，然

上帝之力永不用盡也。

○且

上帝所能者，與其所爲者有異，蓋其所爲者大，然其所能者更大焉。

上帝所爲者有數，然其所能者無盡無量也。

上帝造化天地，斯其所爲也；惟

上帝得造天高地厚，斯其所能也。

上帝造成天地，有六日而完工，斯其所爲也；惟

上帝得造成天地，一刻而畢事，斯其所能也。故不可以

上帝所造者而度量其所能也。

上帝能造天地，更大且善千萬倍矣，但其中意只造之如此，乃其所爲者，非其所能也。

上帝有能行作，在其未行作之先，且有行否，只待肯不肯。

上帝自永遠，有能在己，致欲行之，其能現就也。○

上帝所欲者，無不成就也。在人不然。世人之所能不比其所欲，

上帝之所欲不比其所能。世人皆欲行彼此，惟其不能；

上帝自能行彼此，惟其不肯。倘其肯行者，則無所不能也。

○且行所欲者只

上帝者能之。世上最富人，人間絕高者，不能行所欲。就是君王，有所欲爲而不得爲，有所欲取而不得取，因力不

足故也。要高其身一尺不得，要長其壽一日不得，乃天命所定而不可違也。

○至於天命，豈非

上帝旨意乎？書云：「富貴在天，生死有命。」正乃

上帝所立之主張也。

上帝坐高位，廣視天下，定人分業，限人禍福，照其本意也。凡人不能自專，衆生不得所欲，只

上帝理之，隨其

聖旨也。

○總視宇宙，則見有能在：天地能轉動，日月能照明，草木能生植，火能焚化，水能流下，氣能布揚，風能吹開，雷能響聲，電能發現，地能搖動，山能崩裂，且此諸能由何而來耶？或內本有，或從外至。倘萬物內本有此能，則萬物成

上帝，豈是理哉？倘此諸能或自外而至，則誰與之乎？爾我未與之，賢人未化之。蓋賢人未生，此能先有，然則此

能豈非由

上帝而出乎？諸能由

上帝而出，則

上帝乃全能也。○

上帝大能，以造物明現。蓋創造萬物，非人所能，一枝草、一葎花，最巧之工不能成之。其樣可作，其色可畫，但活

之長之，使之結菓，斯則不能矣。惟

上帝無不容易造化萬物。又造物之時不用具器，不看形樣，不須助手，乃以己力自無物中生造萬物，是

上帝之能無窮盡矣。○

上帝之力，不致絕無，不到厭倦。雖六日之內造化天地，六千年久扶助萬物，其勢如初也。○

上帝之全能，以明智度之，以仁義行之，不隨性情，不任私意，如我凡世人也。○

上帝有全能，則其慈悲可大發，其公道可勢行，其明智可有用，其真實可照約也。不然則斯諸德行俱空虛矣。

上帝之全能乃永遠在焉，其憐憫或可盡，其忍耐或可止，惟其全能常久不廢也。○

上帝無假言騙人，無爲非作歹。○

上帝至聖，無不好善惡惡；其亦極公，不能賞有罪，殺無辜；其又全知，不能忘記所往，不能不料未來；其也永真，

不能背約食言也。○

聖書云：「子弟乃大，又大其力，」其所能無窮盡也。○

耶穌云：「在人間有多不能，在

上帝無所不能也。」○

上帝造萬物，則其全能可見矣。其自無物中創造萬物，置下地基，布開天雲，包含海水，排列天星，豈非無所不

能乎？○

上帝以大能創造天地，則在

上帝無所難行也。○

上帝常時庇佑萬人，扶起萬物，置日月於空中，懸天地以無索，皆顯其全能也。原造萬物須有全能，時養萬物

亦須全能。○

上帝不造，則無物在。

上帝不養，則物歸無。然造之養之，自開天及今自今至後，

上帝之全能顯明矣。○

上帝救人，則其全能之證驗矣。所降世救人者乃

上帝愛子

聖人耶穌，贖罪立功，轉禍爲福，若無全能極力，何能行是哉？○

上帝既全能，則罪人當怕，惡黨該憂，蓋被

上帝責罰，乃最可恐之至矣。避之無路，閃之無所，騙之難瞞，逆之不勝，只被刑罰而已矣。○

上帝既全能，則善人可喜，君子可樂，蓋得

天主之恩，乃最可愛之至矣。遺之無時，忘之無日，享之不厭，樂之不盡，常獲恩愛世世矣。

耶穌曰：『勿怕世人害，彼世人只能殺人，殺而後則無所能矣。最怕

上帝，既能殺戮，殺而後尤能逐落其魄入地獄，確然宜懼之也。』

天
情
道
理
書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大平救世譜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天父詩

欽定制度則例集編

武略書

醒世文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捌部

竊維世道日非，人心不古，真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亦已久矣。今仰蒙

天父皇上帝暨

救世主天兄基督大開恩，親命

天王下凡救世，又命

東王及

列王爲之輔翼，以

天情真道化醒世人，俾天下萬世脫盡凡情，共享

天福，此正真道一大轉機也。無如世人被鬼迷悞，陷溺已深，沉淪已久，恐仍有信道不真，向道不篤者。

東王以是軫恤情殷，救援念切。故本侯相奉 命曉諭我們一班兄弟姊妹，務須去邪從正，返樸還淳，

修鍊成人，同歸真道。是以本侯相略將

天父

天兄大權能、大憑據、大恩德及

天王、

東王暨

列王教導之恩一一宣明，使人人各知感戴，咸思奮勉；并將自金田起義以來其顯明易見之事，聊舉大略以爲鑒戒，詳明辨論，彙輯成書。其語句不加藻飾，只取明白曉暢（暢）以便人人易解，業經

稟報

列王轉稟奏

東王啓奏

天王御覽蒙

恩旨准鑄刻頒行。竊願我們兄弟姊妹依賴是書，益知自勵，堅耐心腸，修好鍊正，斯無負

天父

天兄

天王

東王及

列王無邊之厚恩矣。是以爲序。

試思人生敬

天扶

主，端在忠貞；脫鬼成人，須由醒悟。茲者荷蒙

天父

天兄大開

天恩，特命

天王下凡，爲天下萬郭

太平眞主，復差

東王佐輔朝綱，救飢贖病，暨

西王

南王

昌輝

翼王匡扶盛治，襄贊鴻猷，凡間徵復活之休，景運有維新之象。我弟妹生逢斯世，身受

天恩，實是大幸。本侯相謹將

天父

天兄差

天王救人之深心，

東王乃龔之大德暨

列王仁慈之至意，宣與我們兄弟姊妹知之。今日我們弟妹得邀拯救，皆賴

天兄代我們一班弟妹贖罪之功勞，纔有今日。我們兄弟姊妹凡事當知倚靠。

天兄，時時認實

天父

天兄功勞，方得成人，方得轉

天。本侯相竊念我們兄弟姊妹荷蒙

天父

天兄救援陷溺，化醒迷憊，拋却凡情，咸遵真道，跋山涉水，不遠萬里而來，同扶

真主。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據公憤以前驅。可謂立志頂

天，真忠報

國矣。但我們兄弟投營則有先後之不同，先進者屢蒙

東王教導，固得時聆

金諭，熟悉

天情；而後進者入營未久，未得親承

東王教導，不識

天情道理。是以行事之間，不免有違真道，往往失足墮入迷途。即如金田起義之兄弟，其中修好鍊正者固多，

而未能修好鍊正者間亦有之。況我們兄弟更當自知醒悟，痛改前非，革薄從忠，還淳返樸，各宜堅

耐心腸，修好鍊正，認真

天父

天兄作事，自得永享

天父大福，永沐

上帝榮光也，本侯相不憚煩勞，盡情剖悉，特為我們弟妹講明

天情道理，實是仰體

天王

東王暨

列王恩愛我們弟妹之心，教導我們弟妹之意。恐爾等不知

天父權能憑據，或不能堅耐修鍊，自取罪戾，致干

天法。是以本侯相特將

天父

天兄憑據權能，剴切詳明為我們兄弟姊妹一一言之。溯自未有天地之先，則有

天父上主皇上帝主宰大空之中。當其時混沌未分，乾坤未闢，未有天地，何有山海？何有[？]人物？惟

天父上主皇上帝大顯權能，將天地山海人物六日之間盡皆造成，並無有何神何人為之助也。至第七日完

工，名曰安息日，禮拜之期由斯起焉。故今日我們弟妹七日一禮拜，每逢房虛星昴之辰，理宜格外

虔敬，歌功頌德，酬謝

天恩。不觀

天王詔旨有云：「咨爾臣僚，敬謝

天勞，禮拜虔誠，永遠常昭，『凡我兄弟姊妹皆當遵奉無違也。爾等弟妹今日得見

太平天日，共沐

天父上主皇上帝榮光，須知

天父上主皇上帝恩德，悉心認實

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獨一真神，

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非神也，又並無有何物冒得

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勞。天下萬郭人人皆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所生養，所保佑，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天下萬郭人大共之父，無一人不當感戴，無一人不當敬拜。不觀

天王原道救世歌云：『開闢

真神惟

上帝，無分貴賤拜宜虔，』正謂此也。試思上古之世，祇有真道，無論君臣士庶，皆是崇奉

皇上帝。書曰：『肆類於

上帝，』又曰：『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曰：『昭事

上帝，』又曰：『克配

上帝。』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專上帝。』從可知

上帝當敬，簡篇猶存，彰彰可考。且自有天地以來，祇

上帝真神爲主宰，並無有坭團木石偶像得以淆其中也。降及後世，代遠年湮，世道日入於邪，人心日流於誕，見稍有志識過人之入，略有膏澤下於民者，則將坭團木偶像其像而祠之，人人敬拜，世世效尤，而邪魔之說自此起焉，詭怪之端由是生焉。而不知人之靈竄皆由

天父大能大德，方得降生；卽間有志識過人，膏澤下於民者，亦是蒙

天父生養，

天父降福，不過其立志遠大，將

天父之膏澤而施之於民耳，何得妄受禮祀而冒

天父之功勞乎？乃世風日下，更有儼然爲人長者，心性迷悞，狂背謬悖，妄自尊大，禁止丞相以下皆不得祭

天。於是競立邪神，爲之敬拜，以啓邪魔之端。天下皆靡然信從，膠固於心，遂至久不自知其非矣。所以

天父皇上帝因世人悖逆罪大，第一次大怒，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沉沒世人。惟挪亞一家平日

崇拜

天父皇上帝，是以仰賴

天恩，幸得獨存，此

天父第一次大怒大權能大憑據也。自洪水之後，有麥西郭妖狂立志昏庸，被鬼入心，嫉妒以色列敬拜上帝，苦害侵之；而

天父大怒，救以色列出麥西郭矣。此

天父第二次大怒大權能大憑據也。然斯時之君民猶未盡忘

天恩也。迨至黃老入於秦，佛釋迎於漢，而魔鬼之惑人日滋日甚，人人竟忘

天父之恩德，將

天父之功勞妄認爲魔鬼之功勞。故

天父鑒觀在上，見凡間人民從妖變妖，古古怪怪，不復成人。

天父於是又復大怒，欲盡滅之，則不忍於心，欲姑留之，則不合於義。時有

天父太子

天兄耶穌大作擔當，願捐命代世人贖罪。

天父上主皇上帝憫世情般，愛人心切，以是不惜太子，遣之降生猶太國，代贖吾儕罪孽，以傳真道。及贖罪之

期至爲人誣害，被釘十字架上，俾凡人倚賴寶血，得淨諸罪，以完成

天父遣降捐代之恩。是

天兄救世，

天兄何等苦楚！迨死至三日，又復還生，仍與門徒宣講

天情，四十日然後回

天。且命門徒在番國廣傳福音，能信者轉

天，不信者獲罪。所以真道流傳於不朽者，又甚賴

天兄之宣揚也。設非有

天兄捐命之功勞，我們弟妹安得有今日乎？此

天父第三次大怒之大權能大憑據也。迨至妖胡竊據中夏以來，誘人信鬼愈深，妖魔作怪愈極，迷悞蠱惑，纏

捉天下人靈竄，陷落地獄，不得轉

天。而世人中其詭計，受其荼毒，皆由多信夫怪誕不經之事，沉淪焉而不自知。甚且將

天父上帝造生之物，誤以爲妖魔之物，所以惘然不識

皇上帝，悍然不畏

皇上帝，迷悞顛倒，求其不惑於邪魔者蓋亦寡矣。然試問我們兄弟從前專祀妖魔，其所以敬妖魔，求妖魔者，

不過欲妖魔保佑之耳。其不知妖魔果能保佑人乎？試舉一事而言：當夫旱乾之時，人莫不拜妖魔

而求雨，殊不知總由

天父權能，降旱則旱，降雨則雨。設若

天父不降甘雨，卽拜盡凡間一切妖魔，而旱亦如故也。俗語云：「打鼓求得雨，高山好開田；燒香保得佑，燒窰

過大煙；食齋得得道，牛牯上西天；食煙食得飽，放屁好肥田。」又俗語云：「豆腐是水，閻羅是鬼。」

即此以觀，可見妖魔無靈，不能保佑人，求其降雨又不能降雨，拜之有何裨益？無如世人陷溺愈深，不知醒悟，故

天父又大怒，丁酉歲

天父大開

天恩，遣天使接

天王昇天，指明妖魔作怪，迷惑世間情形，並賜靈賜劍，命

救世主天兄耶穌統帶

天兵

天將，助

天王在

天上逐層戰下，戰服無數妖魔。戰勝回

天，

天父不勝歡喜，復差

天王下凡為天下萬郭

太平真主，援救天下人民，囑諭勿慌，放膽為之；凡有煩難，有

天父作主，

天兄擔當，此又

天父第四次大怒，開恩救人之大權能大憑據也。試歷觀

天父之屢次大怒，大顯權能大顯憑據。若是不特傳諸口而且筆於書，所以前經恭奉

天王詔旨，飭令鐫刻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頒行天下，并

御製太平詔書一卷，其中所載最爲詳悉，彰明較著。本侯相又將我們今日

天父

天兄作事言之自平，在山由金田以至金陵，荷蒙

天父

天兄屢次勞心下凡，顯出無數權能，無數憑據，雖未能盡記其詳，亦可嘗言其略。吾即舉其一二端，使我們

弟妹各知

天父權能憑據，堅耐修鍊，真心到底，以享真福可也。且說乎（平）在山，戊申歲三月

天父大開

天恩，親身下凡，出頭作主，托

東王金口，教導兄弟姊妹，乃食天下萬郭人民，此乃

天父義怒，固已差

天王降生爲天下萬郭

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尙不知敬拜

天父，並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

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

天父又大發仁慈，不忍凡間人民盡遭病死，故特差

東王下凡，代世人贖之。

東王贖病之時，寢不安枕，食不甘味，不辭勞瘁，艱苦備嘗；甚至口啞耳聾，以一己之身，贖衆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總欲救得天下萬郭人民永遠得生。故我們兄弟姊妹今日之得救得生得

享

天福者，皆賴

東王贖病之大功勞也。當其時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嚇，若非

天父下凡，教導作主，恐伊等心無定見，安得不忘卻真道，差入鬼路乎？此可見

天父下凡之權能憑據也。迨庚戌四月間，

東王一旦忽又口啞耳聾，耳孔出膿，眼內流水，苦楚殆甚；一則因代弟姊妹贖病之勞，二則乃

天父默中使成，以試我們兄弟姊妹心腸，真否認實

天父

天兄真道也。其時外人未識

皇上帝之

聖心，皆私議

東王幾成病廢，以致有不知尊敬

東王，反爲褻瀆

東王。及至金田圍營，時維十月初一日，

天父大顯權能，使

東王忽然復開

金口，耳聰目明，心靈性敏，掌理

天國軍務，乃食天下弟妹；此又可見

天父權能，試人心腸之憑據也。卽金田起義之始，

天父欲試我們弟妹心腸，默使糧草暫時短少，

東王

西王誥諭衆弟妹概行食粥，以示節省。時有大頭妖在江口，全無一點真心，藉名敬拜

上帝，於沿江一帶地方滋擾虐害，肆行無忌，只圖目下快心，不顧後來永福。我們兄弟間有不知

天父權能憑據者，因一時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隨大頭妖，利其貨財，貪一時之衣食，幾爲

所誘蒙

天兄下凡，喚醒弟妹，指出大頭妖乃是賊匪，實非真心敬拜。

上帝之人，我們若隨其徒，必致中其計，受其惑，遭其荼毒，入其網羅，那時悔之將何及乎？於是衆兄弟聆。

天兄聖旨，憬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未幾而大頭妖果然叛逆，我們兄弟幸已釋迷返悟，未受其害，且

旋將妖黨概行勦滅。當其時若非

天兄大顯權能，化醒兄弟，焉有今日之威風快活乎？此又可見。

天兄大顯權能之憑據也。壬子歲時在永安州，糧草殆盡，紅粉亦無，妖魔數十萬四面重圍，無路可出。是時

妖魔知此情節，猖獗異常，俱自以爲得計矣。三月

天父大顯權能，命我們弟妹同扶

真主，攻取桂林。其時移營冲（衝）圍而出，蒙得

天父化心，俱各奮不顧身，打破銅關鐵卡，誅滅無數妖魔，直抵廣西省城，即將桂林圍困。嗣因城內百姓出城

稟奏

東王，稟稱城內倉庫空虛，糧草匱乏；

東王見其勢窮力盡，大發仁恩，即令暫行解圍，別作良圖，以謀進取。爾等須知

天父權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豈桂林一城獨攻之而不克乎？此皆

天父默中使成，非人所易知耳。從自由桂林連破興安、泉州、道州、郴州等處城池，

天兵所到之處，戰勝攻克，所向披靡，勢如破竹。由郴州至長沙，攻破城垣數次，而又不遽進城者，此亦由

天父默中使成而然也。若進長沙駐紮日久，則益陽等處江河船戶不免爲妖魔哄嚇，遠遁他方，我百萬雄師何由得舟楫之便而沿流以破武瑄乎？此可見

天父默中使成之權能也。自武瑄而至金陵，地經千餘里之遙，關津之險要若何，城池之堅固若何，攻取似非易易，卽曰可勝，亦將曠日持久而後可耳。乃不過一月之久，由武瑄順流而東，歷江西，過安徽，直搗金陵，毫無阻滯。及至省城，其城垣之高厚，地方之遼闊，實有倍於他省者，攻之宜較難焉。孰知十日之間，一舉而成，金陵已垂手而得矣。若非

天父權能，何能捷易若此哉？此又可見

天父排定之權能也。由是觀之，我們今日

天父

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卽生，欲使妖魔死卽死，略顯權能，卽可掃蕩妖氛，四海昇平矣。

天王詔旨云：『任那妖魔千萬算，難走

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尙造成，各信

臥爺爲好漢，』可知

天父之權能固無所不在也。然而

天父不卽誅滅殘妖者，大抵欲使我們弟妹堅耐心腸，倍加磨鍊，然後得享

天父大福耳。且卽

東王而論，

東王蒙

天父親命下凡爲

天國左輔正軍師，救飢贖病，乃糞天下萬郭弟妹，理宜降生之初，無有貧窮困苦之境矣。乃至貧者莫如

東王，至苦者亦莫如

東王；生長深山之中，五歲失怙，九歲失恃，零丁孤苦，困阨難堪，足見

天父將降大任於

東王，使之佐輔

真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乃

天之窮阨我們

東王者，正

天之所以玉成我們

東王也。然則

東王固歷盡艱辛，非一旦而即享

天父之大福也明矣。又舉

西王而論，

天父差下凡爲右弼又正軍師，又是帝婿，且

天兄聖旨降托伊身，宜其降生之始，自當富貴光榮矣。乃

西王僻處山隅，自耕而食，自蠶而衣，其境之逆，遇之嗇，難以枚舉。及至扶助真主，統帶雄師，衝鋒破敵，滅怪誅妖，豐功蓋世，永遠威風。然則

西王亦歷盡艱辛，非一旦而卽享

天父之大福也亦明矣。又如

南王籍隸廣東，家道殷實，前隨

天王遨遊天下，宣傳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姊妹，日侍

天王左右，歷山河之險阻，嘗風雨之艱難，去國離鄉，拋妻棄子，數年之間，僕僕風塵，幾經勞瘁。後蒙

天父開恩，封爲

南王，永世威風，名傳萬古，此又歷盡艱辛，堅耐到底，方得享

天父之大福也，彰彰明矣。至於

昌輝

翼王亦是富厚之家，後因認實

天父

天兄，不惜家產，恭膺

帝命，同扶

真主，或位居後護，或職掌左軍，勦滅妖氛，肅清海宇。蓋自起義以來，不憚勞瘁，盡心竭慮，百計圖維，又不知若何辛勤矣。茲蒙

天恩

主恩及

東王之鴻恩，同到小

天堂，得受榮光，其亦歷盡艱辛，堅耐到底，方得享

天父大福也，更彰彰明矣。夫以

東王之聖靈，

列王之顯赫，尙且幾經磨鍊，幾經堅耐，乃能永享真福，況我們兄弟可不堅貞是守，以自求多福哉！不觀

天王詔旨有曰：「萬事皆是

天父

天兄排定，萬難皆是

天父

天兄試心，各宜真草堅草耐草，對緊

天父

天兄也；又曰：『上

天豈容易，頭要耐心志，一定會上

天，爾們把心堅。』

天王再三爲我等詔者，誠欲我等各知自勵，不改操持，能受得十分苦，自享得十分福也。假令心無定見，

把持不定，一經踏差鬼路，廢之半途，將見自罹法網而前修盡棄矣，豈不惜哉！況

東王爲

天国左輔正軍師，總理

天国軍務，奉

天法以嚴軍令，本

天誠以正人心。凡有不遵

天令者，必定從重究治；然猶不忍不教而誅，是以大發仁慈，屢次頒行誥諭，教導諄諄，誠恐爾等不知自愛，致

干罪戾耳。間有違令犯法之徒，一經發覺，

東王莫不痛心含淚，奉

天行法，誠非得已。自今以後，我們兄弟輩各宜矢勤矢慎，無怠無荒，切勿甘自暴棄，貪目前之快樂，而永陷地

獄受苦也。古詩云：「眼前榮光一陣煙，堅耐享福萬萬年。」此言良不誣也。況

天王前經降詔，詔曰：「咨爾弟妹，草耐且堅，全敬

上帝，福大無邊。」繪音昭昭，我們可不熟讀記心而遵奉無違哉！且夫理以借鑒而易明，事以參觀而益見，試以凡情求利者言之：營財貿易之徒，或為商，或為賈，離鄉別井，勞碌奔馳，不分晝夜；或三年而回鄉一次，或五年而回鄉一次，逐逐謀利，不顧室家，固未聞繫念妻孥，舍利不求，而貪一時之苟安也。是求利者尙且如此堅耐，何況我們今日謀創六業，名垂萬載，世世子孫，永享

天福於無窮乎？又試以凡情求名者言之：或舉人，或俊秀，數百里而應鄉試，數千里而應會場，拋父母，別妻子，何暇顧念室家？若得志則一科兩科，可邀顯達，不得志則知音未遇，徒自傷悲。富厚者猶可返旆家鄉，貧乏者不免淹留異地。然猶不憚辛勤，力圖上進，必求其成名而後快，是求名者堅耐尙且如此。況我們同打江山，立萬萬年之基業，享萬萬年之真福乎？迴憶起義以來，自金田以至金陵，荷蒙

天父

天兄大開

天恩，建都 天京，數年之間，即仰邀

天父大福，皆由

天父

一 科資國天平太

天兄作事，乃得有如此之捷效也。惟是再加修好鍊正，同心合力，踴躍誅妖，

天父大顯權能，轉瞬海宇澄清，江山一統，我們弟妹家室團聚，骨肉重圓，何幸如之！本侯相瀝胆披肝，爲我們

兄弟而詳告之。

東王屢命本侯相宣講道理與我們兄弟聽，此乃衆兄弟之福，亦是普天下兄弟姊妹之福。

東王奉

天父

天兄

天王真命，乃食天下萬郭弟妹，一片婆心，誠恐我們弟妹不能堅耐，不能修鍊，不得成人，不得轉天；是以命本侯相將

天情真道剖晰詳明，化醒世人，

東王之恩何其大乎！

東王之德何其周乎！吾人當知

天恩

主恩

東王鴻恩廣大無邊，各知感戴，力圖報答，切不可有一些不正，以至自害自身也。前蒙

天父上主皇上帝勞心下凡，聖旨教導曰：「瞞

天莫道

天不知，

天量如海也無遲，」

聖旨昭彰，衆小子可不惕然猛省，自知悔改哉！即舉不正者言之：昔時有爛屐四，前在廣東省等處地方聚黨

數萬，肆行無忌，殘害人民，淫辱婦女，種種情狀，難以名言。此等匪徒正是瞞心昧己，叛

天逆

天之賊，故其所行所爲，上干

天怒，下背人心。此乃

天父之所深惡而不能容者，故一旦滅亡，此邪亂必被誅戮之明徵也。庚戌年，廣西武宣地方有土匪陳亞癸，

亦是聚黨數千，擄掠鄉村，擾害良民，奸邪淫亂，無所不至，圖逞一日之豪強，遑恤他時之殄滅？所以

旋經鄉民擒獲，概行勦洗，不留餘種，此又不正而被誅戮之明徵也。是二人者，肆其殘暴之心，逞其

貪婪之志，固謂可以爲所欲爲矣，孰知

天降之罰不爽毫釐哉？故

天王詔云：「聚黨橫行

天不佑，罪惡貫盈禍自隨，」

天王之爲若輩戒者，意甚深矣。又舉

天父下凡，指出內中兄弟反草變妖通妖者言之：辛開年五月駐紮新寨，時有博白縣周錫能稟奏

天 情 道 理 書

東王，稟稱博白真道兄弟姊妹，因圍營之時一時倉卒，未得齊來，懇求東王恩准回鄉再爲團集，俾得帶領前來，同扶真主。

東王念其意欲接救弟妹，正是體

天父

天兄差

天王救人之心爲心，卽准其所請，另差武宣花蕊山黃超連爲伴，與之偕往。至九月駐紮永安時，周錫能帶得朱八三人回至聖營，稟奏

東王，稟稱妖魔十分作怪，各處卡口把守查察甚嚴，以至兄弟姊妹裹足不前，僅帶有兄弟數十餘人充當妖魔壯丁而來，現今投在妖魔營內，不能脫身，意欲少待一二日再往妖營設計，令伊等潛踪逃出。

東王問曰：「左右前後，皆是妖魔營盤，爾又何得脫身過來？」周錫能對曰：「妖魔令小弟出營把卡，故得潛逃而出。」

東王又問曰：「黃超連與爾同往，今日爾旣轉回，而黃超連何以未見回來？」周錫能對曰：「黃超連業已先返，小弟曾辦資斧，送伊渡江，囑其稟覆，懇我

東王九千歲寬心，不用罣慮。今日尙未轉回，不知是何緣故。」斯時

東王聞周錫能稟奏招有新兄弟，大爲欣慰，正擬保奏

天王封官以獎其功，以勵其志；詎知

天父鑒觀在上，

天眼恢恢，報應昭彰，不差毫髮。是夜即蒙

天父勞心下凡，指出周錫能陽爲團接兄弟，陰爲投入妖營，串同謀反；今日回朝，乃是暗用奸謀詭計，以便外

攻內應矣。當時衆兄弟即將周錫能擒拿到

天父面前審訊，周錫能自知邪謀敗露，猶思掩飾，不肯供認。

天父大發義怒，即將奸謀叛

天逆

天惡跡指出，復降

聖旨將周錫能并其妻子押出朝門斬首示衆。夫以周錫能之奸謀如此詭譎，如此隱秘，若非

天父指出，而誰知之？其誰發之？此可見

天父大顯權能指出奸心之憑據也。然此特就遠者而論，爾等耳聞猶虛，不若目見始確也。試更以近今之事

爲爾等言之：本年二月時，城內間有新兄弟立心不定，矢志不眞，不能堅心耐苦，妄信妖魔蠱惑，與

之通謀，要約時日，內外齊攻，業已串齊變妖人等同奔北城儀鳳門，意欲斬關而出。似此禍起蕭牆，

變生肘腋，事機之難測莫有過於此者。茲幸托賴

天父權能，暗中使成，前經我們兄弟在城門口設立重層柵欄，故妖黨被其所阻，未遂奸謀，即時被衆兄弟將

伊等頭目黨羽擒拿淨盡均按

天法勦滅在案此

天父之大顯權能誅戮變妖奸黨之憑據也。今又有副典金官陳先進妄食

天父俸祿，不思酬報，膽敢行奸，通妖作怪，自為頭目，串同奸黨數百餘人定期舉事，乃奸心甫起而惡迹已彰，

幸蒙

天父大顯權能，指出隱謀，亦即登時拿獲，審訊確實，從嚴懲辦，業蒙

天王分別究治，此又

天父之大顯權能擒拿變妖奸黨之憑據也。又有李裕松假冒天国官員，自造金印，身穿黃袍，在湖北一帶地

方藉

天威而肆虐，劫人貨財，奪人妻女，大干

天法，大犯

天條，逆

天背理之行，擢髮難數。在李裕松恃強自恣，任意妄為，未始不自以為得志也。要知今日做事皆是聽命於

天父，務須遵乎

天令，合乎

天心，方得

天父看顧扶持。李裕松謀叛奸徒，毫無忌憚，叛逆

天父，罪惡貫盈，

天命誅之，所以不容叛

天逆

天之徒逃漏法網，故令其自投入秋官又正丞相處，敗露奸謀；當經秋官又正丞相研訊，發兵押解回京，業既

奉

天行法，將李裕松焚化成灰，以正叛

天謀反之罪，此又不能堅耐修鍊之明徵，

天父大顯權能之憑據也。觀於此，足見真者自真，偽者自偽，忠者自忠，奸者自奸，人苟有妄心邪心，變妖通妖，

縱使隱其事，匿其迹，秘其謀，

天父鑒觀赫赫，終莫得而掩飾也。爾等可不醒乎，可不醒乎！又舉城外殘妖而論：那些妖魔叛逆

天父，而

天父不即誅滅他者，皆由

天父有海底之量，暫且容他，不忍一旦盡行誅滅。且念他亦是

天父生養頑子，看他果能回心向道，識得敬

天父否，如不然，

天父咄大權能，豈有不能誅滅他乎？蓋

天父因欲分出我們一班兄弟真假心腸，故暫留些殘妖，以勵我們修鍊。乃此等殘妖竟不知死之已至，離家千里，上違父母，下棄妻子，數年來冒雪披霜，住坭窟，睡坭地，堆蓋布篷，偶一陰雨，盡被淋漓，至所食亦口糧無幾，所衣亦短褐不完。且每妖各帶銅羹一件，僅堪羹食，餘欲煮水灌身，卽至遍體坭污，亦不可得。嗟乎，此不過貪些須之微利，致蹈無限之危機，萬種憂虞，百般苦楚，待

天父一時大發義怒，盡遭誅戮，打落地獄，屍骸遍野，不已悔之晚矣！吾甚惜夫妖魔固執不悟而不亟思變計也。其在

天條詩云：「英雄何不早回頭？」又原道救世

詔云：「及早回頭著祖鞭！」又

詔旨云：「速悔速改速果然，不悔不改永受苦。」以此觀之，

天王固深願世之被鬼迷纏者速宜醒悟，渡此迷津，可以爭

爺志氣，爭

兄面光也。至若我們兄弟，起義至今，亦是經歷數年，尙未有如是之辛苦，蓋我們兄弟自金田以至金陵，隨

處進勦妖魔，皆係紮營，各有屋住，聖營亦係蓋屋而宿，又蒙

天父賜來糧米衣衫，豐衣足食，父母妻子，俱各偕來，同享

天福，時常皆得親身照料。現今建都天京，雖家室尙未團圓，試觀何等威風，何等排場！以視殘妖之困苦不

堪，不顧其家，莫保其身者，奚啻相懸霄壤乎！故我們兄弟各宜堅耐心腸，勿因夫婦一事，自圖苟合，

不遵

天誠，以及奸淫營中姊妹，大犯

天條，恭讀

天條詩云：『邪淫最是惡之魁，變怪成妖實可哀；』又原道教世

詔云：『第一不正淫爲首，人變爲妖

天最曠，』是邪淫之事最係有干

天怒，顯違

天法，乃人因一時之悛昧，遂取終身之滅亡，此固

東王言之慟心，聞之下淚者也。亟宜明哲保身，無負

東王教導之意，乃食之恩，是所厚望者爾。我們兄弟姊妹今日蒙

天父開莫大之恩，得做一家，得享真福，各人須要時時感謝。卽以凡情而論，各有父母，不能無同姓異姓之分；

各有室家，不能無此疆彼界之別。要知萬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未始不同。我們蒙

天父生養以來，異體同形，異地同氣，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者深沐

天恩，共成一家，兄弟姊妹，皆是同胞，共一

宗爺所生，何分爾我！何分異同！有衣同衣，有食同食；凡有災病，必要延醫調治，提理湯藥；若有孤子孤女以及

年歲衰邁者，更宜小心看待，與其盥浴身體，洗換衣服，斯不失休戚與共、疴癢相關之義。蓋安老憐幼恤孤，皆出自

東王體

天父好生之心，

天王胞與之量，是以恩及下民，無微不至也。

詔旨有云：「他人有難爾救他，爾若有難

天救爾。見人災病同己病，見人飢寒同己飢。」於以見

天因廣大之恩，仁慈之德，亘古以來蔑以加矣。至兄弟安居營中，總要和儻勤慎，天晴則操練兵士，下雨

則習讀

天書，講解分明，互相開導，俾人人共識

天情，永遵真道。倘若遇有妖來，號鼓一響，趕緊裝身，手執銃砲刀鎗，趨

府聽令，踴躍向前，各各爭先恐後，不可你推我諉，方爲一德一心。縱百萬妖魔，不難立見消磨也。

天王詔旨有云：

「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來；天羅地網幾重圍，爾們兵士把心開。日夜巡邏嚴預備，運籌設策夜銜枚。岳飛五百破十萬，何況妖魔滅絕該？」又云：

「天父好手段，妖魔萬算不當

天一算；

天兄好擔當，

天兵一到，妖魔該滅亡，「言乎妖魔一無足恃，我們兄弟合力同心，自見妖魔危亡在即也。我們兄弟荷蒙天父化醒心腸，早日投營扶

主，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舉家齊來，固宜侍奉父母，攜帶妻子。但當創業之初，必有國而後有家，先公而後及私；況內外貴避嫌疑，男女均當分別，故必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方昭嚴肅而免混淆，斷不可男女行中或相叢雜，致起奸淫，有犯

天條。卽有時省視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屬在所不禁；然只在門首問答，相離數武之地，聲音務要响曉，不得逕進姊妹營中，男女混雜，斯遵條遵令，方得成爲

天堂子女也。至如現下殘妖尙未滅盡，守卡巡更，築營運糧，與夫建造

天朝

東府，我們弟妹無不歷盡勤勞，

東王每常念及，莫不爲之嘉尙，爲之憫憐。然今日之事皆是

天事，我等同爲

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趨

父事，自是份所當然，理所宜然；又況爲

天父出力誅滅妖魔，以報不共戴

天之仇，不至被妖魔冒

天父功勞，克盡忠孝，孰有大於此者乎？切勿因些微勞苦，輒生嗟怨，遂致半途自廢，盡棄前功也。

天王詔旨云：『爾若貪安便不安，怕苦便會苦，』是知圖苟且之安者，必歷永遠之苦也；不殫（憚）目

前之勞者，必享將來之福也。我們兄弟姊妹各宜知所奮勉焉。可爾。茲尤有為我們兄弟戒者，每見特強之輩，恃寵愛而侮尊卑，抑知禮之用，和為貴，為上者不可以貴凌賤，不可以大壓小；為下者不可以少陵（凌）長，以卑踰尊，務宜以禮自持，以和相接，方不失為

天國之良民也。

天王詔旨云：

『高天萬人共條心，各鍊和儼好酌斟；』又云：

『天生

天養和為貴，各自相安享

太平，『明乎和儼之足貴也。至在街道，尤不可憑恃自恣，放縱不羈，必須遜順謙卑，方成體統，萬勿恃

東王之仁厚，

列王之寬容，而狎小辱大也。況

東王視天下為同胞，愛憎一秉大公；倘若恃勢橫行，不知謙抑，一旦觸

東王義怒，奉行

天法，從公剖斷，何有徇情！又況

東王曾經頌有

誥諭，諄諄教導，其再三為爾等勸者，正欲我們弟妹共相輯睦耳。獨奈何意氣自矜肆無忌憚哉！至移營一事，尤宜謹遵號令，試舉前者移營有兄弟不遵誥諭而棄前修者言之：凡每次移營，

東王格外開恩，與（與）我們一班兄弟先行誥諭，令每日行營五更造飯，天明起程，每人煮一飯包，備帶身中，以為午飯；令每日途中不准入鄉民房屋煮食，又不准半途困睡；縱遇天寒，不准沿途炙燒；每日酉時駐紮，方准煮食，此乃

東王早為籌畫，預防我們兄弟自誤，被妖侵害等情。乃我們兄弟間有不遵

天令者，不帶飯包，貪圖入民房作食，坐臥堆燒，以致遺落在後，誤遭妖魔殘害，自戕其命，自喪其身。此乃不遵條令，不能堅耐之明徵也。

天王詔旨有云：「遵條遵令得成人，條令不遵害爾身。」我們兄弟尚其凜之。又舉廣東高州羅境墟一班兄弟不能堅耐，不能和籬者言之：我們起義之時，伊等亦來，遵

天父

天兄聖旨，回去團營，亦是同拜

上帝，共扶

真主

天父時時看顧，場場大勝。後因兄弟不睦，遂致博白高州各分畛域，皆緣不能堅耐，一時差入鬼路，不守天條，膽敢擅行出令，有人願打先鋒，攻打頭戰者，賞以妻妾，釀成淫亂之階，致干

天父義怒，不加看顧，後又被妖暗用詭計，令其薙髮，面刺「投降免死」四字，又獨給有免死牌票，令其開明姓氏，里居家册收執。其時那班兄弟，信以爲真，逃投大半有餘，以爲得生，孰料那隊兄弟失散之後，而妖魔始將前次刺字者，及有免死牌者，按册行文，各處嚴拏，將其家屬一併殺戮，無有一存，盡墮妖魔術中。此是由自己不能堅耐，立志不定之明證也。我們兄弟，可勿審哉！此非本侯相之虛言，現有兄弟自羅境走出，投入

聖營，說出此中緣由，確有實證可據。觀羅境之兄弟，皆因不公正、不和儻之故，以致潰亂如此，此又可見天父默中之鑒觀，良不爽也。所謂

天父之權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其憑據不顯然可知乎！是可舉以爲不堅耐、不和儻者作炯戒焉。爾又舉前數日，有一

參護李鳳先路遇

東殿兵部尚書侯謙芳，朝衣朝冠而來，適李鳳先亦乘馬而來，兩人相遇，李鳳先得意洋洋，膽敢恃強，故意縱馬相撞。其時尚書侯謙芳，即將良言教導，諭其下次凡遇官長，不好如此。詎李鳳先不惟不遵教導，反敢出言不遜，口說「爾不識本大人，爾眼盲了」等語。尚書官見他出此凶言，知是恃強

自肆之徒即將伊帶至

東府傳鼓稟奏。

東王聞奏，遂發義怒，令員將他杖責教導，此

東王體

天父好生之心爲心，海底之量爲量，格外寬宥，赦伊死罪。乃李鳳先不但不知感謝

天恩，膽敢藐視

天法，並無半言悔過，反出怨言，說打妖魔不是如此打法。尙書見如此強蠻，將其情由覆稟奏

東王。

東王聞此稟奏，即命尙書將伊鎖起，以便明早

本軍師親自提審。不料尙書鎖他，其膽敢說

『東王竟要鎖我！爾好好同我收起此對刀，不然連爾尙書都難矣。』至次早，

東王坐殿吊他質訊，他跪在殿下，心懷忿恨，言答不遜，得罪

天父，大干

天法，是以擬成死罪，請

旨處決。此亦因不能和離自誤其身恃強之明徵也。本年二月間，又有功勳謝三膽敢瞞

天，奸淫營中姊妹，大犯

天條。孰知

天父權能，果報昭彰，被人知覺，露出姦情，他自畏罪逃走。後經

天父權能，暗中使他回朝，被兄弟窺見，拿獲究辦，奏蒙

旨准處斬在案，此又不能堅耐之明徵也。又有梁郭漆同其妻章大妹不遵

天誠，屢次私行合好，不圖永遠之和偕，只貪暫時之歡樂，其愚孰甚焉？故自一路以來，所有不遵

天令，夫婦私自團聚者，無不被

天父指出，奉行

天法，重究在案。凡此皆係自陷罪戾，不思後福，嗟我們一班兄弟，可不知懼哉！不觀

天王詔旨云：『身寧受刀，莫犯

天條；』又云：『心有些惡害死爾，心有些邪

上帝知，心有些假

天難瞞，』人奈何瞞

天私犯

天令，而不知

天父巍巍在上，其洞察無有或遺者乎？各宜慎之戒之，勿棄前修，勿廢中道可也。今本侯相苦口苦心，歷舉以

告，所言者皆有確證可憑，所指者並非虛無妄說。我們兄弟當知私圖一時之樂者，非真樂也；急享

眼前之福者，非真福也。謹讀

天父詔云：『各堅耐，萬不知。』又云：『真福多寡，』即斯言而深味之，便知具堅耐之心者，自能享真實之福也。又觀

詔書云：『欲享

天堂真實福，須從克己苦修來。』諺云：『不歷苦中苦，難爲人上人。』人生在世，先苦後甘，乃爲貴也。乃我們弟妹動謂我等未曾享福，然試問爾等，當凡情在家之時，或農或工或商賈，營謀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胼胝，辛苦備嘗，孰如我們今日頂

天扶

主，立志勤

王，各受

天恩

主恩及

東王

列王鴻恩，昇及榮光，出則服御顯揚，侍從羅列，乃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後擁，威風排場，可謂蓋世。試思爾等在凡情時有如此之榮耀者乎？是以堅耐在一時，而顯榮享萬世；人能刻刻認真

天父

天兄，莫忘

天恩，常念

天父勞心下凡，托降

東王金口教導我們一班弟妹功勞，個個修好鍊正，堅心耐心，勿效一班被鬼迷懺，不習真道，以致陷害其身，將見大福不求而自至，不謀而自來。

天國江山永遠萬萬年，我們兄弟享福亦永遠萬萬年矣。故凡

東王打我們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枷我們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殺我們一班弟妹，亦是要好。古語云：『打是教，憐罵是惜，殺一救得億萬千。』

東王俱是一片慈祥，我們弟妹當深明此義，萬勿搖奪初心，一時不能堅耐，遂至墮入地獄，終身不得轉

天，枉負

東王恩愛之心，乃龔大德也。現下殘妖尙未滅盡，成家合好尙未及時，我們弟妹務須堅耐到底，合力同心，頂起

上帝綱常，指日掃盡妖氛，

太平一統。那時

天父開恩，論功封賞，富貴顯揚，使我們一班兄弟室家相慶，夫婦和偕，猶歎休哉！千萬年之功業在此，千萬年

之福祿亦在此，誠不可以一朝棄也。況前車已覆，後車可鑒；曷弗觀他人之失足而猛然省悟哉！恭讀

天父上主皇上帝聖旨曰：『自古死生

天排定，那有由己得成人靈？本是由

天父，今時不醒做何民？』

天兄耶穌聖旨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風；』

天王詔旨曰：『善人無惡由己鍊，真心無假萬萬年；』又云：『真草對

天享

天福，假草對

天落地獄，』此皆覺世之至言，牖民之正論，固天下萬世所當奉為箴規，敬佩不忘者也。又況

東王體

天父

天兄救人之心暨

天王愛民之意，屢屢頒發誥諭，丁寧反覆，化醒世人。我們兄弟幸得有所憑依，有所倚賴；孰不當各知自

愛，倍加奮勉乎兼之？

列王本仁義之懷，勤撫安之略，平日疊頒誡諭訓諭，總欲我們一班弟妹脫盡凡情，同歸真道爾。是以

本侯相今日特將

天情道理詳細宣明，再三曉示。竊願我們兄弟姊妹知得

天父

天兄大權能、大憑據、大恩德，并知得

天王隆恩、

東王暨

列王鴻恩，各各寬心，真心堅心耐心，永矢報答之忱，愈切修鍊之志，無陽奉陰違，無始勤終怠，斯不失為

上帝子女，

天兄

天王

列王弟妹矣。勉之望之，各宜凜之，毋忽。今日我們衆弟妹忠勤苦耐，英雄豪傑

東王因在府內籌謀國政，夙夜未遑，不能親自褒獎教導，因賦詩章以獎之。

○果然識天敬天

堪嘉弟妹鍊心堅，今日果然識敬

天，翼翼小心欽

上帝，頂

天立志盡悠然。

○果然英雄

堪嘉弟妹盡英雄，絕勝常山趙子龍，執銳披堅妖膽喪，膚功迅奏孰能同？

○果然忠心

堪嘉弟妹奏膚功，豈遜關張志獨雄？奮不顧身欽爾輩，果然節烈果然忠。

○果然堅耐

堪嘉弟妹耐心堅，立志勤

王不怨

天，止願綱常同頂起，不因家室改心田。

○果然是天堂子女

堪嘉弟妹立綱常，全敬

神爺姓字揚，自此無憂罹地獄，自然永遠在天堂。

○果然脫卻凡情

堪嘉弟妹脫凡情，脫盡凡情認道真，不使絲毫為俗染，果然清潔果然貞。

○果然真心扶主

堪嘉弟妹此真心，爲

國忘家不顧身，事

主盡忠無改節，旂常竹帛紀勳名。

○果然鐵石心腸

堪嘉弟妹志堅剛，百折不回必守方，肺腑鍊成真鐵石，千秋共仰此心腸。

○果然修好鍊正

堪嘉弟妹鍊真修，正正真真迥不侔，萬世從今欽式法，好人正士信名流。

○果然不愧爲人

堪嘉弟妹盡成人，純孝純忠作盡臣，仰不愧

天俯不忤，融和正氣塞乾坤。

○果然忠勇

我們弟妹果然忠，勝比常山趙子龍，起義破關千百萬，直到天京最英雄。

○果然忠良

一班弟妹果忠良，大戰妖魔盡滅亡，猛勇剛強

天國賴，英名萬古永傳揚。

○果然英雄

匡扶

真主到

天堂，弟妹真忠萬古揚，掃滅世間妖百萬，英雄勝比漢關張。

○果然雄壯

壯勇人人志可風，豪雄勝愈蜀黃忠，牽策所將誰能敵？指日昇平奏武功。

○果然堅耐

爭先恐後各稱雄，直破銅關百萬重，露宿風餐真耐苦，綱常頂起立奇功。

○果然智謀

堪誇弟妹頂綱常，勦滅妖胡冒雪霜，奇策神謀無不勝，共扶

真主到

天堂。

○果然有功

弟妹人人志可嘉，真忠報

國各忘家，從今掃滅妖胡種，功蓋周家姜子牙。

○果然英銳

天朝將帥盡英雄，策馬揚鞭各効忠，奮勇爭先無敵手，如催（摧）枯朽逞威風。

○果然真實

果然堅耐果心誠，脫却凡情認

主真，志節可嘉諸弟妹，

天堂從此福駢臻。

○果然虔修

端端正正到

天堂免受凡間苦痛傷，若不真心虔報答，如何

天父降禎祥？

○果然識天敬天

堂堂

天父自當親，正是人生大本根。幸爾大家同踴躍，喜吾一體盡超昇。朝朝夕拜人人敬，頌德歌功個個誠；可羨

可嘉諸弟妹，虔誠真不負

天恩。

○其二

傾心同是

太平臣，信我羣僚認道真，立志頂

天酬

帝德，存心報

國答

真神。權能赫赫咸知感，憑據昭昭盡被恩；夕惕朝乾虔服事，定邀錫嘏戴深仁。

○其三

弟妹堪嘉總敬

天凡情脫盡永無牽，歌功頌德心彌肅，夕拜朝朝禮倍虔。不負受恩酬此日，更知降鑒在當年。從今個個歸真道，得上

天堂信果然。

○果然英雄

英雄蓋世出凡塵，

天國人才萃聚均，拔地參天皆勇將，安邦定國盡忠臣。衝鋒恐後常虞我，遇事爭先詎讓人。韜略久嫻真莫比，任他關趙豈同論？

○其二

生就昂（昂）藏七尺身，刀環馬策掃胡塵，精神到處功相濟，意氣揚時志自伸。不讓子龍誇獨美，漫

將定遠許前人。欣吾
天國徵多士，竹帛垂青萬萬春。

○其三

古稱關趙最英雄，

天國名臣志亦同，報

國有心欣禦侮，渾身是膽喜衝鋒。開疆拓土誠無敵，斬將牽旗實可風。掃蕩胡氛如反掌，果然英勇果然忠。

○果然忠心

最堪嘉尙是忠貞，瀝膽披肝個個誠，扶

主有心同踴躍，頂

天立志倍勤殷。關張氣勇堪爲伍，班馬才高豈足論。心膂股肱昭節概，聲威耿耿掃胡塵。

○其二

致身端爲事

君忠報

國全憑此寸衷。皎皎丹心昭日月，堂堂正氣著乾坤。當年管樂無能比，此際關張孰與同。堪羨爾曹知報本，如茲洵不愧臣工。

○其三

欣羨吾儕弟妹們，忠貞一片實堪欽。漫誇管樂精神壯，豈遜關張節概貞？
個個披肝盟白水，人人瀝膽矢丹心，頂

天立志洵無負，共被

天朝德澤深

○果然堅耐

最難堅耐此心腸，可羨吾儕竟不忘。幾歷風霜勤事業，屢經飢餓顧

君王。登山涉水心無懈，夜宿晨行念不遑。歷久不渝千古節，苦修克己正非常。

○其二

弟妹咸能耐歲寒，備嘗苦辣與辛酸。不因困頓移初志，肯爲資緣改寸丹。沐雨櫛風匡駿業，開疆拓土闢江山。如斯堅耐扶

真主，定獲榮光樂且安。

○其三

弟妹堪欣耐且堅，苦修克己數多年。鞠躬盡瘁心彌固，執掌劬勞志益專。沐雨櫛風皆備矣，衝鋒對壘亦欣然。果然獨抱青松節，竹帛書勳萬古傳。

○果然是天堂子女

堪幸吾儕弟妹們，而今個個盡成人，凡情脫卻

天情顯，世道胥捐正道伸。夙夜不遑知敬

主，饗飧相繼拜

真神。果然信道徵誠篤，鍊就

天堂子女身。

○其二

甚喜吾儕弟妹身，而今修鍊總成人，咸知矢志歸

真主，無不同心拜

聖神。夕拜朝朝酬

帝德，奉公守法報

天恩。綱常頂起

天心悅，誠是

天堂享福人。

○其三

分出男行又女行，居然個個轉

天堂，修真鍊好凡情脫，去偽存誠正道彰。姊妹同心歌讚美，弟兄矢志頂綱常。從今盡是

天堂子各各傾心拜

上皇。

○果然脫卻凡情

堪欽舉世脫凡塵，弟妹人人判別真。

上帝祈求心共切，邪魔掃滅志同伸。披星戴月無嫌苦，沐雨經霜不厭辛。道岸誕登欽正道，威風凜凜萬年新。

○其二

正邪本自不同途，世道迷人最可誅。羨爾英雄皆醒悟，笑他魔鬼枉糊塗。全拋習俗歸真道，惟秉忠貞掃逆胡。磊落光明人共敬，

天堂子女異庸夫。

○其三

凡情脫却顯

天情，掃却邪魔向道誠，共出迷津離舊染，同歸覺路悟前程。誕登道岸人皆仰，認識

天堂福最真。信是克成

天父子，果然迥異俗情人。

○果然真心扶主

真心扶

主頂綱常，靖節精忠，姓字香。朝夕不遑勤。

帝業，鞠躬盡瘁，凜

王章頂

天立志心常切，秉正無私道大光。萬古忠臣傳不朽，勳垂奕世著無疆。

○其二

真心同頂

父綱常，佐輔鴻猷百世芳。功績直將高日月，勳名豈肯遜關張。艱辛歷盡心無改，酸苦備嘗志倍長。堪羨吾儕

諸弟妹，丹書千載姓名香。

○其三

匡扶

真主盡忠臣，深喜存心个个真。同頂綱常承

帝命，不辭勞瘁荷

皇仁。迥超臯禹颺言拜，遠邁伊周夾輔心。秉正立朝皆若輩，勳名顯赫業常新。

○果然鐵石心腸

性堅志耐本非常，

天國名臣个个強。鍊就心腸非石轉，生成鯁骨比金剛。千尋在握鋒無敵，衆志成城銳莫當。矢死靡他難

天堂。

改節，浩然正氣達

○其二

人生同具此心腸，

天国名臣銳且剛，氣節直將論鐵石，精神久已歷風霜。任他物欲羣相誘，矢我丹忱孰與當？堅固不搖千古尚，威風烈烈著綱常。

○其三

羣僚生性秉堅剛，各各如同鐵石腸，堅確直教鋒莫敵，光明真覺銳難當。浩然正氣誰能比？卓爾丰稜孰可方？果是

天朝忠義士，如斯節概信非常。

○果然修好鍊正

天堂大道豈難親，最怕邪魔繞自身。堪羨吾儕皆入正，深嘉爾輩盡成人。忠心修好勤

王業，矢志歸真拜

聖神。孝子忠臣兼節婦，女男同慶得超昇。

○其二

脫却凡情賴鍊修，人人都向正途由。同趨大路欣何極？共入

天堂福自攸。鍊就

天情誰與比？修成真道孰能儔？欣看赫赫榮光被，酬爾庸兮錫爾庥。

○其三

正鍊還攸好共修，

天堂子女盡回頭，凡情滌淨

天情顯，世道殲除正道留。堪羨此身無罣礙，更嘉羣類泯愆尤。從今矢志真神拜，果爾皆知得福由。

○果然不愧爲人

人生未易著名聲，弟妹而今竟鍊成。立志頂

天皆遂願，盡忠報

國各昭明。

天條遵守冰霜凜，

王事殷勤志節貞。

天父生成真不愧，威風奕奕著勳名。

○其二

不愧昂藏七尺身，修持個個盡成人。頂

天有志勤

王事，認道回心答

聖神。不負

上天生養德，皆因方寸鍊修真。轉
天得福榮光被，共樂山河大地春。

○其三

天命維皇賦性微，鍊成真道喜無虧，建功立業爭先赴，緯武經文大有爲。堪羨吾儕俱醒悟，還欽後輩盡知非。
從今不負英雄志，果稱名留萬古垂。

己未遵改

據蕭輯影印九年修改本排印，原書正文共五十一葉，封面仍署四年新刻。

御製千字詔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三字經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幼學詩

天命詔旨書

太平救世誥

舊遺詔 聖書

建天京於金陵論

新遺詔 聖書

貶妖穴爲罪隸論

天條書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太平詔書

天朝田畝制度

太平禮制

天理要論

太平軍目

天情道理書

太平條規

御製千字詔

頒行詔書

行軍總要

頒行曆書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肆部

御製千字詔

維皇上帝	獨一無二	當初顯能	造天及地	萬物齊全	生人在世	分光隔暗	晝夜輪遞
日月蒞照	星辰協治	風偃四方	吹噓猛厲	悠然作雲	雨下空際	洪水退後	悲憫約誓
永不沈滅	虹為號記	誅妖戮鬼	雷轟電掣	霜寒雪白	霰集露零	電重霞紅	煙斜霧橫
斗杓所豎	節序以更	乾旋坤轉	夏熱冬冷	銅關鐵卡	湯池金城	江帶山礪	海宴河青
岸高谷深	野廣原平	峯尖嶽秀	波縹濤驚	麒麟獅象	鳳凰鹿麋	虎豹熊羆	獬豸狔猩
猿猴麝麀	楔獠豺狼	狐狸獺渴	狎獍獺獐	驢騾駱駝	驪馬牛養	犬豕貓鼠	雁鵬鶴鷗
雉雞鴟鵂	翡翠鴛鴦	鴉鳩鷓鴣	鴿鷓鷓鷓	鸚鵡鸚鵡	鸚鵡鸚鵡	鸚鵡鸚鵡	鸚鵡鸚鵡
蠶蛾蝴蝶	蜂蜜螳螂	蜘蛛蜻蜓	蚯蚓蛭蟻	蟋蟀蜈蚣	魚鼈龜蛇	鼉鼉蛟龍	鱧鱧鯉鯉
蟛蜞蚌螺	蜆蠔鮑蝦	鱸鱖鯽鱖	蟲蟻綠爬	鱗潛羽舞	壁蠅井蛙	動走跳躍	皮革爪牙
種植樹藝	禾麥豆蔬	薯芋菜蔬	苜蓿藟瓜	芸荜蘿蔔	松柏梨楂	油鹽糖醋	檳榔蒟蒻
鹹酸辣苦	濃淡香臭	凡間形色	總由聖父	耳目舌鼻	心肝肺腑	腹背脇腋	膏盲腸肚
頸肩頭頂	面臉脚手	腎腎脾胃	膊臂肱股	彷彿親像	賦畀昔古	詔諭教勅	條誠恪守
千祈莫姦	逆者斬首	十款昭彰	遵獲祝嘏	西奈石牌	流垂曩時	赫奕威嚴	靡有易移

邪魔詭怪	魍魎魍魎	靈常惑誘	草屨纏迷	引陷獄火	害壞頑愚	屋漏忘數	罪孽盈餘
義實難容	恩怎可施	劫爺若日	鑒茲氓蚩	奚悍違我	蠢弗之知	滌亂穢褻	硫磺燒爾
慎盡則瞑	怒極而憐	改禍錫祥	赦舊開新	爰差愛子	救彼寰塵	捐軀欣願	代贖艱辛
母氏利亞	稔悉祕情	大兄耶穌	睿知慈仁	煌耀權勢	擔病勤殷	癱起軟企	啞說聾聽
死甦瞥見	痲淨跛伸	比喻宣道	牧看列民	男婦跟隨	族類依瞻	擊併給飽	另剩幾籃
叱咤浪息	船憩湖潭	變化顏晃	廬築巉巖	奉遣力援	飲杯是甘	騎坐羣呼	童孩諠囂
預言釘架	復活于三	得銀賣師	冤毒何堪	蛾黨計謀	路撒妒說	雖乃旨定	峨嵋貽慚
淋漓寶血	陪伴盜賊	黯兮慘愁	拈鬪袍裂	喙喇疾聲	膽汁蘸塞	傷哉仇敵	痛楚骨刻
戲弄狎侮	伊誰悽惻	主被奴欺	慷慨氣絕	防墓孔迴	蓋盤退揭	貞女傍窺	使踞家側
謂報弟妹	歡忻喜悅	應驗先往	確乎信德	次令門徒	福音誕敷	偽善必興	甚茶糊塗
謹慎操執	勿溺詭誣	現與保羅	授傳愈普	丁酉年歲	季春和舒	蒙接昇堂	指示根株
命鋤務本	芟剔殲除	繼或些味	賜對部書	癸卯斯載	如晦綏曙	互相印證	歷合璽符
迺始周遊	喚醒英雄	跋涉險阻	前導南馮	憂樂胥共	安危俱同	甫屆戊申	孰降蒼穹
至尊真神	監臨其中	清口託題	左輔楊東	九秋菊綻	基督乘榮	貴塔嬌客	右弼精忠
擊崇逐賊	膺寵加封	憑據踪蹟	罕匹寡雙	眷顧扶持	陰隲庇超	團營鏖戰	仗劍揮刀
斧鉞弓矢	旛旌旌旄	札隆鈎戟	粉碼砲包	鑼角牌帽	甲冑戈矛	扼吭破竹	奪隘拔毛

行軍總要

步	匪	穩	固	輕	銳	健	豪	旗	麾	勁	陣	遠	望	竄	跑	鼓	搖	通	軍	乍	開	棄	拋	沸	騰	萃	崩	奔	潰	震	駟
護	衛	密	緻	聯	絡	強	堅	萱	迴	捷	奏	氛	倏	消	泯	益	陽	橋	浮	渡	竟	牽	連	洞	庭	長	驅	鯨	鯨	沫	涎
皖	省	直	進	將	士	揚	鞭	輿	駐	建	康	統	緒	延	縣	京	都	鍾	阜	殿	陛	輝	鮮	林	苑	芳	菲	蘭	桂	疊	妍
宮	禁	煥	燦	樓	閣	百	層	廷	闕	瓊	瑤	鐘	磬	鏘	鏗	臺	凌	霄	漢	壇	焚	牲	畜	蕩	滌	潔	修	齋	戒	沐	浴
禮	拜	敬	虔	讚	美	雍	肅	懇	顛	居	歆	自	求	菑	祿	胡	越	貢	朝	蠻	夷	率	服	任	多	版	圖	總	歸	隸	屬
庫	滿	珍	珠	倉	儲	菽	粟	億	兆	供	球	臣	僚	輯	睦																
千	字	詔	終	共	壹	千	壹	百	零	四	字	戊	午	遵	改																

據蕭輯抄攝八年修改本排印，其封面仍署四年新刻，全書正文共十四葉。蕭輯本首尾各半葉為攝製影印，其餘均抄錄仿刻者。

行軍總要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肆部

行軍總要

從來行軍之善無他，亦曰好整以暇而已矣。是非紀律嚴明，何以能整？非練習嫻熟，何以能暇？非既整且暇，何以能萬戰萬勝而無敵於天下乎？此號令規條所以爲行軍最要之書也。今

東王親受

天父

天兄默中指授神妙機宜，左輔

天王主宰天下，統馭寰區。自金田起義以來，由湖南、湖北、安徽諸省直抵金陵，戰勝攻克，馬到成功。且閩

閩安堵，若忘鋒鏑之驚；士女歸心，共效壺漿之獻，非由

東王智慮精詳，防維周密，訓練有素，賞罰至公，斷不及此。蓋

東王具生知安行之資，展經文緯武之略，撥亂反治，除暴安良，功烈邁乎前人，恩威超乎後世，蓋其時在運籌帷幄之中，所設規條號令盡善盡美，誠爲亘古未見未聞者也。等綜錄平素神化謀

猷，恭輯成書，刊刻頒行，使軍中將士循誦習傳，知所取法，在在恪遵

金諭，事事不越範圍，則所謂好整以暇者庶幾其在是矣。謹序。

陸路號令

一凡行軍先要將路程算清，譬如欲往某處，攻剿某處城池，相去約計有多少路程，必須訪問明白，即在軍中選擇熟諳路徑之人多名，知得由此去多少路到一市鎮，又有多少路到一村鄉，用紙寫得清清楚楚，使之瞭如指掌，依樣書寫多張；如明早五更起身，今晚即將路程單交與各軍總制，熟記在心，以便帶兵按程前行，不致歧誤。凡爲佐將以及各副將官員，每人須要多選識路兵士帶在身邊；如自己兵士中一時無識路之人，到一方即先擎那一方外小作爲引路之人，亦要問得明明白白。他果能識得路途，方可用他，斷不可隨擎一人即叫他引路，須防其中有奸詭之計。如遇途中有三叉路口或二岔歧路，日間固能易知，夜間實恐難認；必須審明此條路是往那方去的，這條路是正路，即着一隨身兵士手執令旗，站在岔路口，俟聖兵一到，即大聲喊曰：『此是正路，此是岔路。』指引明白，以便聖兵前進，庶不致走入岔路。又恐聖兵到此，以執旗之人疑爲奸細，不肯輕信，必先發給路憑一張，蓋用佐將印信。縱聖兵狐疑執旗把路之人或爲奸細，亦可問其路憑，細看果有佐將印信，自無疑惑。至若執旗把路之人須要吩咐的當當，令其總要等待後隊兵士來齊，執旗把路之人亦可跟隨後尾同來。至於紮夜之時，凡爲佐將者須要探聽去路前程；譬如明早相去多少里有一深河，恐其船隻逃走，不能渡。聖兵而過，先要問明土人某處係挽船地方，平時有多少船隻，又某處又有幾多小溪，恐船隻由渡處逃走，務必先發兵士由某處兩頭攔絕，方得船隻以渡軍兵。又要探聽明日路道，約到某處或有高埕，抑或有山路崎嶇，恐與馬難過，是晚必要點定數十人各帶脚鋤鐵鍬，跟隨先鋒先行修整路道。譬如又探得此去多少路有某城，或某地方有妖坑窟多少，妖兵多少，是晚速要出令，或幾時造飯，幾時行程；又調多某員爲前隊先鋒。將到有妖之地，所有兵士不准騎馬，

各各手執軍裝，負抬一切軍裝砲燒，預備齊整，後隊伍分明，連絡而行，首尾相應，以備攻城斬關。

一行軍須分爲前、中、後三隊。如出師之時，先要派定某官統帶某軍爲前隊先鋒，某官統帶某軍爲後隊押後，自爲佐將者統帶某軍居中隊，其餘老弱被傷能人，各後軍分，一旗還一旗，陸續行走。如沿途前隊遇有妖來，勝角喧傳，前隊大旗麾動，中隊後隊兵士聽得勝角由前隊傳來，大旗麾動在前，中隊後隊兵士速即裝身，趕赴前隊護陣。如後隊有妖跟來，勝角喧傳，後隊大旗麾動，中隊前隊兵士聽得勝角由後隊傳來，大旗麾動在後，前隊中隊官兵知是後隊有妖，各各速即紮定，各執軍裝，一旗還一旗，聽後隊誅妖如何情景；如後隊妖魔十分作怪，要點兵前去護陣，總聽佐將號令，必俟殺滅後方准起行。

一凡行軍夜間紮營造飯，所有兵士不准紮遠，准在佐將所紮之處週圍五里，一軍還一軍，不准混雜。然軍士衆多，未免走前走後，一經紮夜之時，難以認識本軍本營在何處駐紮，凡爲佐將者先要令各軍軍帥設立鑼梆號令，諭明各兵士，使知有所遵循。譬如前一軍則用一點鑼、一點梆；前二軍則用一點鑼、二點梆；前三軍則用一點鑼、三點梆；前四軍則用一點鑼、四點梆；前五軍則用一點鑼、五點梆；前六軍則用一點鑼、六點梆；前七軍則用一點鑼、七點梆；前八軍則用一點鑼、八點梆；前九軍則用一點鑼、九點梆；前十軍則用一點鑼、十點梆；後一軍則用二點鑼、一點梆；後二軍則用二點鑼、二點梆；後三軍則用二點鑼、三點梆；左一軍則用三點鑼、一點梆；左二軍則用三點鑼、二點梆；左三軍則用三點鑼、三點梆；右一軍則用四點鑼、一點梆；右二軍則用四點鑼、二點梆；右三軍則用四點鑼、三點梆；中一軍則用五點鑼、一點梆；中二軍則用五點鑼、二點梆；中三軍則用五點鑼、三點梆，其餘以此類推。若今晚到某處紮夜，其各軍軍帥衙長夜俱要照打本軍

應打鑼槌點數爲號。又命差尉數人，在於來路總口插本軍大旗一條，鑼一面，槌一個，各打本軍應打鑼槌點數，待各軍兵士隨後一到，聽得路口有本軍鑼槌之聲，便知本軍在何處紮夜，各各盡投旗下，以便指引回營。又令師帥、旅帥至兩司馬每紮夜時俱要到軍帥衙中，一則可聽軍帥號令，二則各兵士到軍帥衙，一見卒長、兩司馬到來便知方向回營。

水路號令

一 凡水路行軍，江面寬闊，多有旁支小江，岔河小港，一經錯走，關係匪輕，此尤不可不慎也。當出師之時，船上軍裝器械俱已裝載齊備，擇定某日開船，傳令衆兵得知。先要鋪置行船之法，可選擇熟識江路水營兵士多名，帶在佐將身邊，先將江面一帶支河岔港開列清白。如今夜可到某處紮船，有十條岔河，即先發令預定多少小船，每船可坐兄弟五、六人，各帶砲燒軍裝，先爲前進。如遇岔河，即將二條小艇泊在岔河口門，以待後來船隻，擊槌一下，鳴鑼二點，使來船聽聞，往前直走，即不入此小港。如或夜間不能看見小艇，在小艇上須用三個小紅燈籠並一下槌，兩點鑼以爲號令，亦須預先曉諭各軍船兵將，如夜間望見三個號燈及聞鑼槌之聲，即是我們兄弟小艇在岔河灣泊，以便識認。一程一程，總要按法行走。

一 凡船隻開行水面，必須號令分明，方能易於認識。如佐將統領各軍兵船，皆當均勻分爲三隊行走，佐將船居中，即以自己大旗懸掛桅上爲號；前隊兵船桅上均掛三角紅旗爲號；中隊兵船桅上均掛三角黃旗爲號；後隊兵船桅上均掛三角烏旗爲號。無論何軍何船，歸入前隊則用紅旗，歸入中隊則用黃旗，歸入後隊則用烏旗。此前、中、後三隊日間之旗號如此。至於夜間，所有船隻亦必有一定號令，方有辨識。譬如丞相爲

佐將，其所坐船夜間則鳴鑼四點，週夜不息，檢點則鳴鑼五點，指揮則鳴鑼六點，將軍則鳴鑼七點，先鋒船則擊鼓二點，大砲船則鳴鑼一點，把後船則擊鼓三點。譬如五大軍，亦均以鑼聲爲號：前軍一點鑼，後軍二點鑼，左軍三點鑼，右軍四點鑼，中軍五點鑼，一軍至十軍，均以梆聲爲號：如前一軍則用一點鑼、一點梆，前二軍則用一點鑼、二點梆，前三軍則用一點鑼、三點梆，前四軍則用一點鑼、四點梆，前五軍則用一點鑼、五點梆，前六軍則用一點鑼、六點梆，前七軍則用一點鑼、七點梆，前八軍則用一點鑼、八點梆，前九軍則用一點鑼、九點梆，前十軍則用一點鑼、十點梆，後一軍則用二點鑼、一點梆，後二軍則用二點鑼、二點梆，後三軍則用二點鑼、三點梆，後四軍則用二點鑼、四點梆，後五軍則用二點鑼、五點梆，後六軍則用二點鑼、六點梆，後七軍則用二點鑼、七點梆，後八軍則用二點鑼、八點梆，後九軍則用二點鑼、九點梆，後十軍則用二點鑼、十點梆，左一軍則用三點鑼、一點梆，左二軍則用三點鑼、二點梆，左三軍則用三點鑼、三點梆，左四軍則用三點鑼、四點梆，左五軍則用三點鑼、五點梆，右一軍則用四點鑼、一點梆，右二軍則用四點鑼、二點梆，右三軍則用四點鑼、三點梆，有（右）四軍則用四點鑼、四點梆，右五軍則用四點鑼、五點梆，中一軍則用五點鑼、一點梆，中二軍則用五點鑼、二點梆，中三軍則用五點鑼、三點梆，中四軍則用五點鑼、四點梆，中五軍則用五點鑼、五點梆。其餘以此類推。

一 凡行船則前、中、後之船俱要連絡，不可單船獨行，行則同行，止則同止。當出師之時，令各船俱要設號，一隻旗一條，派兵一名，日夜在船頂上企望，以聽開船、紮船以及誅妖號令。譬如要開船，佐將船頂上則鳴鑼三陣爲號，各船知是佐將鳴鑼開船，各各亦擊梆一陣，接續而響，使其前、中、後之船隻俱知，以便解纜開船。

譬如欲挽船紮夜，佐將船頂上則鳴鑼四陣爲號，各船亦擊梆一陣，看佐將大旗麾動爲號，旗麾左，各船之旗麾左，船即挽左；旗麾右，則各船之旗麾右，船亦挽右。但挽船要一行還一行，不得架橫十字。

一紮定船隻，先鋒之船，押後之船，所有用大砲者，砲口俱要向定水面上。又令兵士乘坐小艇，在于挽船處所上下往來巡邏，終夜鳴鑼張燈，口中傳唱某大人有令，小心火燭，提防奸細。岸上一派兵士離挽船之處一二里嚴密防範。但把路之兵士只可帶鑼一面，不用帶勝角，恐妖來驚慌，吹角不響，以致有誤。

一凡行船之時遇有妖來，以勝角喧傳，大旗麾動爲號。譬如前面妖來，勝角由前面吹來，大旗麾動在前，中隊後隊知是前隊水面有妖，各各催趕水手，趕緊搖船前去護陣；或分兵士由岸上兩邊攻剿。如後隊有妖船跟來作怪，後軍勝角喧傳，大旗麾動，在後各船亦麾動大旗，使前隊中隊皆知後隊有妖，各各挽定船隻，除派兵鎮守船隻外，其餘兵士概行裝身速即登岸，跟定大旗護陣誅妖，亦必俟殺妖後方准齊齊開船。

點兵號令

一凡鎮守城池及營盤，四方派有兵士築營鎮守，必要立五色大旗號按五方分立，俾知殺妖往向：東方用大青旗爲號，五色小旗五條；西方用大白旗爲號，五色小旗五條；南方用大紅旗爲號，五色小旗五條；北方用大烏旗爲號，五色小旗五條；中央則五色大旗俱齊，五色小三角旗亦齊。五方俱聽中央號令。各方所設小三角旗以爲殺妖點兵所用。譬如東方有妖來，鼓角喧傳，即用大青旗擺動，更樓即擂鼓角，傳至中央，中央亦即將大青旗掛起；西南、北三方望見此旗，皆知東方已有妖到，個個手持軍器，佇立營前聽令。如東方妖魔作怪，要點西方之兵，即在大青旗之上加一條小三角白旗，傳至中央，中央即傳至西方，西方之官統帶

兵士飛赴東方殺妖；或要點南方之兵，即在大青旗之上加一條小紅旗，一路傳至南方，南方之官統帶兵士飛赴東方殺妖；或要點北方之兵，即在大青旗之上加一條小烏旗，一路傳至北方，北方之官統帶兵士飛赴東方殺妖；或要點中央之兵，即在大青旗之上加一條小黃旗，中央即多出一條大黃旗，旗尾另加一朵毬，中央之官統帶兵士飛赴東方殺妖。如東方有妖來，南方亦有妖來，則東方出大青旗爲號，南方出大紅旗爲號，鼓角齊喧，傳至中央，中央即出大青旗一條，大紅旗一條，使西北兩方俱知東，南方有妖來，各備槍砲，站在營前聽令。倘南方妖魔作怪，要點西方之兵護陣，即在大紅旗之上加一條小白旗，傳至西方，西方之官統帶兵士飛赴南方殺妖。如東方妖魔又作怪，要點北方之兵護陣，即在大青旗之上加一條小烏旗，傳至北方，北方之官統帶兵士飛赴東方殺妖。或南方妖魔敢於作怪，要點中央之兵護陣，即在大紅旗之上加一條小黃旗，傳至中央，中央亦即出一條黃旗，旗尾另加一朵毬，則中央之官統帶兵士飛赴南方殺妖。所設號令如此。其西北二方如有妖來，均依此類推。

一凡佐將衙門必須設立鼓角，如有妖來，要點城內各典官之兵出營護陣誅妖，則搥鼓角三陣：頭陣鼓角，各典官衙兵士速即裝身；二陣鼓角，各執名牌飛赴佐將衙門聽令；三陣鼓角，各跟隨各大旗依令誅妖。然恐各衙兵士有臨陣退縮，不來聽令者，無從稽考，必要令其各衙設立一名牌，將其衙中精兵多寡次第開列牌上，凡二陣鼓角來聽令之時，拏到點名。其名牌令其分別註明：昇天者用硃筆一點，三更者用硃筆拷叉，身體有恙者用硃筆畫圈，被傷者用硃筆鈎三角圈，使點名之人一見名牌，便知人數。至於點完之時，每衙除准留兩人守衙煮食外，有一名不到者便是逆令。如遇行船，要點大小典官來船聽令誅妖，亦照此例。

一凡統兵官員恐統下差尉人數衆多，定必分營居住。無論或日或夜，若遇緊急事件，即要令其到衙伺候，勢難到處傳喚，必須預設號令，使各營頭子緊記在心。譬如佐將遇有緊急事件，必要自己即刻親往者，必以鳴鑼爲號。如丞相即刻要傳其差尉人等到來聽令，則鳴鑼三陣，每陣則鳴鑼三回三點，頭陣三回三點鑼響，各差尉即刻裝身；二陣三回三點鑼響，各差尉即帶軍裝砲火，飛赴自己官長衙門聽令；三陣三回三點鑼響，各差尉依令誅妖。檢點即刻要傳其差尉人等到來聽令，亦鳴鑼三陣，每陣則鳴鑼三回四點，頭陣三回四點鑼響，各差尉即刻裝身；二陣三回四點鑼響，各差尉即帶軍裝砲火，飛赴自己官長衙門聽令；三陣三回四點鑼響，各差尉依令誅妖。指揮即刻要傳其差尉人等到來聽令，亦鳴鑼三陣，每陣三回五點，頭陣三回五點鑼響，各差尉即刻裝身；二陣三回五點鑼響，各差尉即帶軍裝砲火，飛赴自己官長衙門聽令；三陣三回五點鑼響，各差尉依令誅妖。將軍即刻要傳其差尉人等到來聽令，亦鳴鑼三陣，每陣三回六點，頭陣三回六點鑼響，各差尉即刻裝身；二陣三回六點鑼響，各差尉即帶軍裝砲火，飛赴自己官長衙門聽令；三陣三回六點鑼響，各差尉依令誅妖。譬如某日或某夜，或值二三四更，遇有緊急事件，必要自己親往者，若即要造飯食，然後起行，亦以鳴鑼爲號。如丞相要傳其差尉，則鳴鑼三陣，每陣則鳴鑼五回三點，頭陣五回三點鑼響，各差尉即要造飯，急急吃飯；二陣五回三點鑼響，各差尉無論吃飯飽與不飽，即要到自己官長衙門聽令；三陣五回三點鑼響，各差尉依令誅妖。檢點要傳其差尉，亦鳴鑼三陣，每陣則鳴鑼五回四點，頭陣五回四點鑼響，各差尉即要造飯，急急吃飯；二陣五回四點鑼響，各差尉無論吃飯飽與不飽，即要到自己官長衙門聽令；三陣五回四點鑼響，各差尉依令誅妖。指揮要傳其差尉，亦鳴鑼三陣，每陣則鳴鑼五

回五點，頭陣五回五點鑼響，各差尉即要造飯，急急吃飯；二陣五回五點鑼響，各差尉無論吃飯飽與不飽，即要到自己官長衙門聽令；三陣五回五點鑼響，各差尉依令誅妖。將軍要傳其差尉，亦鳴鑼三陣，每陣則鳴鑼五回六點，頭陣五回六點鑼響，各差尉即要造飯，急急吃飯；二陣五回六點鑼響，各差尉無論吃飯飽與不飽，即要到自己官長衙門聽令；三陣五回六點鑼響，各差尉依令誅妖。如遇行船要傳差尉，亦照此例。

傳官號令

一 凡行營，一紮營佐將所統官員衆多，四處散紮，無論或日或夜，均要到佐將衙聽令。倘聽令以後佐將又要傳統下官員至軍帥復行到衙聽令，酌議事件，倘使人鳴鑼喊令，一時難以遍傳，定致遲誤；須設立號砲號燈，方能一傳即至。如佐將在某處駐紮，即在自己所紮之衙門附近選一高阜地方，或在屋頂上，令人坐立；又設高桿，上掛號燈三個，下設號砲，欲傳統下官員至軍帥一齊到衙聽令，日間即單放號砲四個，夜間多設號燈三個，懸在高桿上，以便各官一聞四聲砲響，即來聽令。佐將以下各官凡住紮之時，在屋內未能聽明佐將衙號砲，必須派定數人住在高處，專聽看佐將衙號砲號燈；一經聞知，即便飛稟本官，好來聽令，庶免貽誤。

一 凡鎮守營盤，首領官如有公事，無論或日或夜，欲傳統下官員至兩司馬及各典官前來聽令，即登更樓鳴鑼兩陣，各官員一聞鑼聲，即刻急到首領官衙門聽令。倘有懦弱不來聽令者便是逆令，即照天法究治。

一 凡傳令，不拘官兵人等，令當某時即要到來聽令，毋得遷延片刻。倘有至期不到，若不調來責罰教導，定必

因小失大。又不准其任意推諉，藉故偷安；縱令遇公不暇，必須具稟稟明。倘有不遵，便是逆令。

凡行營紮夜，兵士衆多，勢必周圍住紮數里之遙。若遇有緊急事件，爲佐將者要點統下官兵及各典官人等，即刻到來聽令，勢難到處傳喚，必設號鑼爲號，方能快捷。譬如：有緊急事件，無論或日或夜，佐將要點統下前隊官兵即刻到來聽令，則鳴鑼三次，每次則一陣零三點，頭次一陣零三點鑼響，前隊各官兵速即裝身；二次一陣零三點鑼響，前隊各官兵飛赴佐將衙門聽令；三次一陣零三點鑼響，前隊各官兵依令誅妖。要點中隊官兵即刻到來聽令，亦鳴鑼三次，每次則一陣零四點，頭次一陣零四點鑼響，中隊各官兵速即裝身；二次一陣零四點鑼響，中隊各官兵飛赴佐將衙門聽令；三次一陣零四點鑼響，中隊各官兵依令誅妖。要點後隊官兵即刻到來聽令，亦鳴鑼三次，每次則一陣零五點，頭次一陣零五點鑼響，後隊各官兵速即裝身；二次一陣零五點鑼響，後隊各官兵飛赴佐將衙門聽令；三次一陣零五點鑼響，後隊各官兵依令誅妖。如有緊急事件，天光要行兵，其時欲造飯食，若是用人傳令煮飯，則不能及，必遲誤矣，勢必亦要鳴鑼爲號。如傳前隊官兵，則鳴鑼三次，每次則三陣零三點，頭次三陣零三點鑼響，前隊各官兵及各典官一聞鑼聲，速即趕緊造飯，隨即裝身，急急吃飯；二次三陣零三點鑼響，前隊各官兵人等無論吃飯飽與不飽，總要飛赴佐將衙門齊集聽令；三次三陣零三點鑼響，前隊各官兵人等依令誅妖。要點中隊官兵即刻到來聽令，亦鳴鑼三次，每次則鳴鑼三陣零四點，頭次三陣零四點鑼響，中隊各官兵速即造飯，隨即裝身，急急吃飯；二次三陣零四點鑼響，中隊各官兵無論吃飯飽與不飽，總要飛赴佐將衙門齊集聽令；三次三陣零四點鑼響，中隊各官兵人等依令誅妖。要點後隊官兵即刻到來聽令，亦鳴鑼三次，每次則鳴鑼三陣零五

點，頭次三陣零五點鑼響，後隊各官兵速即造飯，隨即裝身，急急吃飯；二次三陣零五點鑼響，後隊各官兵無論吃飯飽與不飽，總要飛赴佐將衙門齊集聽令；三次三陣零五點鑼響，後隊各官兵人等依令誅妖。然僅佐將衙門設鑼一面，恐其聲不能傳得甚遠，則佐將必須預先諭明各首領官各帶銅鑼一面，凡每夜紮營之時，令其自己差尉帶鑼一面，亦上屋頂，聽佐將號令。如佐將鳴鑼點兵，該差尉即照所打鑼聲陣數打法，以便自己統下官兵一聞鑼聲，即赴佐將衙門齊集聽令。如有延遲不到者，斬首示衆。

一 凡紮定營盤，各營首領官要點自己統下兵士，勢難到處傳喚，必須設鑼爲號，方能便捷。如要兵士即刻到衙聽令，則鳴鑼三次，每次則兩陣零三點，頭次兩陣零三點鑼響，各兵士速即裝身；二次兩陣零三點鑼響，各官兵各帶軍裝砲火，飛赴首領官衙門聽令；三次兩陣零三點鑼響，各兵士依令誅妖。如或五更佐將有令前來點兵，要天光起行，其時欲造飯食，若是用人傳令煮飯，則不能及，必遲誤矣；勢必要鳴鑼以爲號令，方能捷急。如首領官點其統下兵士，則鳴鑼三次，每次則兩陣零五點，頭次兩陣零五點鑼響，各營各兵及各典官一聞鑼聲，速即趕緊造飯，隨即裝身，急急吃飯；二次兩陣零五點鑼響，各官兵人等無論吃飯飽與不飽，即要到首領官衙門齊集聽令；三次兩陣零五點鑼響，各官兵人等依令誅妖。凡點營盤之兵，總要令其除看守大砲並守營盤之兵，或一二旗，或三四旗，足守方可點來。然各軍首領官某營盤要多少人守營守砲，仍有幾旗兵可以聽令，務必預先稟明，以便佐將臨時照數調點，庶無貽誤。

查察號令

凡爲兩司馬及各典官，每晚均要將自己統下牌面人等按照名冊逐一點名一次。如身體有恙者，即用硃

筆在名牌人名上畫一圓圈；受傷者用硃筆在名上畫一三角圈；逃走者用硃筆在名上打一拷，又昇天者用硃筆在名上一點。如此逐日稽查，一聞鼓角喧傳，號鑼聲響，自己統下實在人數即可一目了然，免致臨時查點不齊，有誤自己。

一 凡所用大小砲必要預先派定，即於名牌上註明某人用某砲火。譬如一兩司馬，該管下兵有二十五人，則限其使長龍二條，營槍五條。至於各典官衙亦須計其統下人數多寡，變通鋪派，人多則用砲宜多，人寡則用砲宜寡。爲佐將者閒時即令典砲官前往各營照名牌查察，至於來聽令點名之時，又要令自己差尉人等逐一查察明白，看其該營所領砲火多寡，實爲幾人承管，方不致有貽誤也。

一 凡行營兵士衆多，恐有沿途吃酒睡目，煮食堆燒等情，難於稽查，爲佐將者每日必先派定一二員官，每員統帶十餘人，一在前隊，一在後隊，倘沿途見有如此逆令，准其拏獲，訊問審確，爲首犯者先斬後奏，以爲不遵號令者昭其炯戒。

一 凡佐將每夜派定一二員出衙查夜，巡邏官兵守卡打更有疎虞否。若夜出查察，將到卡之時，必要使一人先往查探，以免守卡之兵士驚慌，若守卡之兵士竟不知覺，則守卡者定必疎虞；人到打更看更處，打更兵士酣睡不知，則打更看更者定必疎虞，則將該管官員與守卡打更者一併究治。

一 凡遞送公文，無論行船行岸，自某日起，至某日止，可到得某處，若無風雨阻隔，至期務要趕到，斷不可稍遲時刻，致誤軍機。然文書到時必須驗明封口印信，看其文書情由與前時所來事情可符合否，又要察其帶文之人自某日起某處是何光景，一一細心探問；如無可疑之處，便是真的公文，不妨深信也。

防敵要道

一 凡妖魔詭計多端，令人不覺，爲佐將者均當諭知兵士，預爲防備。妖魔或裝紅粉鉛碼，埋藏地下，用禾稈新土蒲草掩飾者有之；或裝弓弩，令人撞着，其弩即發；或裝三角釘，或裝鐵釘，用木板遮蓋；或裝坑陷；或用紅粉鉛碼裝在傘內，令人收檢，將傘一開，傘柄紅粉自發，鉛碼傷人。對仗之際，往往有此詭計。又常伴輸詐敗，引誘我兵入彼圈套之中。各兵士出仗之時，看有此等情形，即要小心提防，靈變應敵，纔免誤中妖計。第出仗之時，妖計顯者固當提防；至若非出戰之時，妖魔暗用鬼計，尤宜防備。或假玩好奇觀，令人貪取；或用木箱裝紅粉鉛碼在內，暗放自來燒，使人一拏其砲即發，鉛碼傷人；又假作文書，內亦裝載紅粉鉛碼，令人檢得，紅粉即發；或裝弓弩，人若折視，其中自響，詭計傷人。此妖之暗計眼不能見者，必須察其間隙，留心提防，庶免妖計侵害。

一 凡出兵誅妖，以地利爲先；倘遇有小路難行之處，尤宜預爲布置停妥。譬如水竟深闊，不便進兵退兵，則先設架浮橋，或二三座，要寬闊堅固，以便進兵。浮橋之頭，預點司砲兄弟在彼埋伏，預備兄弟勝兵，有妖跟後，開放砲火，以阻妖魔來路。譬如又有單邊小路，或有小橋，不好進兵，亦須預點司砲兄弟在兩邊埋伏，恐勝兵之時有妖跟後，則多開砲火，截退妖魔，以免兄弟擁擠，總以相其地勢而行，不可輕敵，以致有誤軍事也。

一 凡有兵士從遠方而來，必須委派靈變兵士出營盤外遠探聽真實，不可驟令入營。問其自何處來，是某官某軍，統兵官是何姓名，驗其頭髮長短，言語相符，方准進營。如此小心防備，斷不至中妖魔詭計也。

禁止號令

一 凡行營總要嚴禁兵士不准吃酒吵鬧，沿途入村煮食以及沿途睡目；若准其進村煮食，沿途睡目，恐你既如此，我也效尤。不惟遲誤軍機，抑恐妖魔侵害。又不准沿途拏捉賣茶粥外小挑送行李軍裝；倘一經拏捉，則茶粥亦無從買，後隊兵士從何得食？又不准損壞所過地方民間各器具以及在民房運化擄掠等情。又不准因天氣寒凍，沿途堆燒。所有糧草切不可妄耗。如逆者究治。

一 凡毋論行營紮營，俱要嚴禁兵士毋得妄行開砲，恐其驚亂軍心，且當愛惜紅粉。又不准在軍營安放砲竹，恐其火星四散，悞燒營盤，以及延燒紅粉，爲害不小。又不准兵士強姦民間婦女；又不准兵士非因公事過營歇宿食飯；又不准假傳號令，妄講謊話，以致惑亂軍心；又不准私賣紅粉，一經拏獲，斬首示衆。

一 凡兵士若有公事要出外者，總要稟過營長，方得出去，公事畢卽速回營。若無公事擅行私出，越宿始歸者，斬首示衆。又不准在街頭巷尾交頭接耳，私談議論，若犯此者，斬首示衆。

體惜號令

一 凡爲佐將者當知愛惜兵士。譬如行營，沿途遇有被傷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嶺過河不能行走者，必須諭令各官，毋論何人所有馬匹，俱牽與能人騎坐；如馬匹不敷，總要令兵士抬負而行，庶無遺棄。至於紮定營盤之時，必須諭令拯危官員將所有能人，每逢禮拜之期，務要查實傷愈者幾名，傷未愈者幾名，一一報明，令宰夫官三日兩日按名給肉，以資調養。又令掌醫內醫格外小心醫治，揀選新鮮藥餌，不可因其膿血之腥臭而生厭心。其爲佐將者當公事稍暇，亦必須親到功臣衙看視，其有親屬者，看其遠近，酌量令其前來照料；無親屬者，本營兄弟總要小心提理，念同。

臥父所生，視爲骨肉一樣。

一凡巡更把卡兵士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當加以體恤，若見其衣裳單少，或被褥不敷，卽當傳令各官如有多餘，卽當挪出，分散兵士。倘各官亦無多袍裳，卽令各官夜間將皮袍裳與把卡兵士穿着，日間令其繳還。如此一轉移間，兵士更當格外感激矣。

試兵號令

一凡紮營日久，少何點兵殺妖，恐其兵士懈怠，無論佐將以及總制、軍帥、監軍，總要試兵。凡試兵之時，必先使多人假作閒人，到各營中窺探其兵士差尉人等，一聞三陣鼓角以及號令鑼，看其裝身緊慢如何。兵士若緊急聽令裝身者，探聽之人卽詐爲不知；若其裝身不緊急者便是逆令。然試兵之法又不可露迹，被兵士知覺。譬如今日欲試兵，藉說某處有妖，卽要點兵誅剿，必先在別營諭定一員，囑他：『俟吾既打三陣鑼後，爾卽要飛馬來稟，謂某方非有妖來，乃是探聽者不明之故，求大人不用發兵，令兵士各各回營鎮守可也。』爲佐將者果能如此試兵，則兵士自然齊整矣。

一凡築營立寨，爲佐將者先要令兵士尋取營盤木料等項；如料度已定，又看地利清楚。譬如今夜要去築營，看其所築營盤大小，要派定兵士輪班，一半築上夜，一半築下夜，某旗兵築幾闊幾長，挖溝幾深幾闊幾長，總要分得定定，限其某時成功，卽到某時就要成功。倘有懦弱延玩不趕緊築營者，按照

天法究治。凡築營之時先要點定兵士，各帶軍裝砲火，輪班出外，四面把守路口，使築營兵士放心作工，不致有悞也。

據蕭輯影印本排印，原書序文二葉，正文二十六葉，旨准書目置於序文與正文之間。

天
父
詩

天 父 詩

天父在茶地題

天父下凡又幾年
天父生全為爾主

天兄譴降苦同先
何不盡忠妄修前

耶穌為爾救世主
爾們多有重逆令

盡心教導本仍然
我無指出膽如天

其二

瞞天莫道天不知
爾想三更逃黑路

天量如海也無遲
不過天光怨鬼迷

看爾些有無膽志
各為爾王行真道

不做忠臣到何時
信實天父莫狐疑

其三

天父下凡事因誰

耶穌捨命代何為

天降爾王為真主

何用煩愁膽心飛

其四

真小今知兄前苦

何不心雄戰勝回

有志頂天忠報國

何常臨陣事屢屢

其五

自古死生天排定

那有由己得成人

靈奴本是由天父

今時不醒做何民

其六

杜而景逆令雙重

雲中雪下罪難容

膽敢瞞天無信德

陣中兩草退英雄

真神能造山河海

不信臥爺爲何功

爾們衆小遵天誠

逆同而景罪無窮

其七

功臣既得賴夫陽

同忠志草頂山江

小志花開千萬載

榮時私出力高張

其八

萬方兒小別家庭

離鄉立志做忠臣

前未勤王當虎豹

今知有主可成人

不信山中清貴止

亦念臥爺立主真

憑據權能天作主

未圖敢碎妖如塵

其九

千金千囑千瞞天

千時千話千閒言

千爾千要千新過

千祈千鍊千果然

其十

萬方萬郭萬來朝

萬山萬水萬飄遙

萬里萬眼萬鑽至

萬知萬福萬功勞

十一

頭一鍊正

第二遵旨

第三聽二姊教

第四姊妹和離

第五虔誠歡喜

第六鍊好心腸

第七鍊好面情

第八鍊好聲氣

第九不好眼青

第十愛人如己

十二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敬我

天父要好心。」

天兄耶穌曰：「心淨者有福矣。」

天兄耶穌曰：「好高反低。」

十三

天兄耶穌曰：「身之光者眼也，眼正週身得光，眼邪週身皆暗。」

十四

天兄耶穌曰：「右眼惑爾，則挖爾右眼；左眼惑爾，則挖爾左眼。寧隻眼上天堂，好過雙眼落地獄千萬倍也。」

十五

天父天兄最惱邪，最惱曲，最惱惡，最惱假。人有手指甲一些邪，人有手指甲一些曲，人有手指甲一些惡，人有手指甲一些假，還是妖，還是鬼，都不轉得天也。

十六

天父天兄最惜正，最惜直，最惜善，最惜真。人鍊得正正，人鍊得直直，人鍊得善善，人鍊得真真，就轉得天也。

十七

服事不虔誠，一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靜，五該打。

十八

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喙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

十九

不得大膽 不得瞞天 不得逆旨 不得歪心

二十

遵旨得救逆旨難 天王旨令最緊關 想做娘娘急放醒 各為丈夫坐江山

二十一

爾不願主有人願 爾不扶主有人扶 為主即是為自己 做也不遵天令書

二十二

爾對夫主心常真 金磚金屋住爾身 爾對夫主心常假 難上高天難脫打

二十三

爾為夫主心極真 永配夫主在天庭 爾為夫主心極假 賤莫怨爺莫怨姐

二十四

一眼看見心花開 大福娘娘天上來 一眼看見心亮起 薄福娘娘該打死

大福薄福自家求 各人放醒落力修

二十五

一下鍊好永遠貴 萬載得企娘娘位 一下鍊歪永遠賤 天王萬載不得見

天 大貴大賤鍊到成 速速鍊好得長生

父 二十六

鍊好道理做娘娘 天下萬國盡傳揚 金磚金屋有爾住 永遠威風配天王

詩

二十七

心虔口虔頭而虔 手虔身虔衣服鮮 六虔一鮮事夫主 威風快活萬千年

二十八

好心有好報 歪心有歪報 爾門做娘娘 要識天理道

二十九

真心享真福 假心享假福 天照爾心腸 賞賜爾福祿

三十

爾說夫主題詩好 各鍊悠然莫作校 坐立端莊聲氣細 高天享福永不老

三十一

一個虔誠敬天敬主敬夫都有福，一個怠慢逆天逆主逆夫都有哭。一回虔誠一回貴，各人企穩娘娘位，一

回怠慢一回賤，萬載千年不好怨。

三十二

耳莫亂聽 喙莫亂講 眼莫亂望 心莫亂想 正直善真 有大福享

三十三

鍊好爾條性

願穩爾條命

若不鍊好性

怕會害了命

娘娘不易做

速鍊得惡惡

三十四

由天由主是娘娘

逆天由己罪難當

此層道理速認真

方可享福在天堂

三十五

一心對日是娘娘

心不對日罪難當

果然心正邪難入

萬載千秋配天王

三十六

鐵石心腸鍊得倒

永遠娘娘永遠好

鐵石心腸鍊不倒

永遠歪報永遠了

三十七

狗子一條腸

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計

何能配太陽

三十八

今日願夫得上天

今不願夫後冤牽

爾們果想後日好

燈草對日福萬千

三十九

認得道真理

享福在天庭

若不認得真

怕難保爾身

四十

燈草似箭是娘娘

燈草似弓罪難當

直方是人曲是鬼

展脫蛇魔上天堂

天

父

詩

四十一

第一天條：崇拜 上帝；

第二天條：不好拜邪神；

第三天條：不好妄題 上帝之名；

第四天條：七日禮拜頌讚 上帝恩德；

第五天條：孝順父母；

第六天條：不好殺人害人；

第七天條：不好奸邪淫亂；

第八天條：不好偷竊劫搶；

第九天條：不好講謊話；

第十天條：不好起貪心。

四十二

心中無鬼是娘娘

心中有鬼罪難當

日頭下凡專收鬼

各莫鬼迷逆太陽

四十三

曉照本心是娘娘

不照本心罪難當

不照本心就是鬼

速照本心對太陽

四十四

正直善真是娘娘

邪曲惡假罪難當

天媳天嬈行天道

真妻真心對真王

四十五

口能對心是娘娘

一反一覆罪難當

萬載半時學那樣

金真玉潔爾心腸

四十六

悠然定疊莫慌忙

細氣嬌聲配太陽

月亮不同星宿樣

各鍊長久做娘娘

四十七

不怕爾修鍊太多

總怕爾一下大錯

天上法斷不饒情

打醒精神莫大過

四十八

爾果惜人天惜爾

爾果惱人天惱爾

爾們真想做娘娘

鍊好心腸識道理

四十九

一個遵旨得上天

一個逆旨有冤牽

成人頭要遵旨令

方可享福萬千年

五十〔癸〕好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時取 天京，在舟中題。

先日開恩開得多

從今再歪莫怪我

眼前下等不知變

結局金殿罵因何

五十一

鍊成蛤蟆喙

總係自家害

娘娘無亂講

纔配得萬歲

五十二

凡情未脫恩難開
姊妹不和大不該
從今速變看上高
善惡到頭天眼恢

五十三

讓人三尺不為高
因何逞惡又逞刁
大做不着細着些
因何凡情不脫耗

五十四

天父題

不遵天父罪爾身
不信不和不成人
若要成人信天教
又信家人清心真

賢人到來保爾身
不念他賢後分明

五十五

一個救亮是娘娘
一個冲亮罪難當
天差爾們為何事
因何歪草對太陽

五十六

應該恐怕鍊不好
因何好錯把天瞞
自今再不照本心
想兩十宮總係難

五十七

無功不受祿
有功受到足
落力理天事
後來享大福

五十八

爾想三更半夜暗中行歪
天就天光地白顯然報歪

五十九

爾果三更半夜暗中行好 天就天光地白顯然報好

六十

天兄耶穌曰無有祕密而不露出

六十一

天父上帝不可欺 爾想瞞天恭喜爾 一毫一絲無報錯

因何情願惹鬼迷

六十二

心腸不淨有何福 心腸不靈食何祿 鎖匙不帶為何人

燈草不對想何屋

六十三

不用拜隘不用愁 鍊好有時見日頭 果然燈草能對緊

威風快活萬千秋

六十四

宮內最貴兩十宮 身着月袍鳳繡雙 心淨心靈兼心好

方能受得天高封

六十五

邪就是妖妖可惡 曲便似鬼鬼餘辜 惡即成魔魔落地

假即變怪怪該誅

六十六

天父開恩得昇天 得昇天者福萬千 福萬千皆由己鍊

由己鍊成萬萬年

六十七

天 正氣無邪得昇天 直躬無曲福萬千 善人無惡由己鍊 真心無假萬萬年

父 六十八

天堂子女遵爺法 千條岔路脚莫踏 明明真心又真心 從今閃避莫混雜

詩

六十九

高天萬人共條心 姊妹和儺好酌斟 高天替死都歡喜 心醒蛇魔難害侵

高天燈草似條箭 各照本心莫陰沈 高天殺死不敢邪 各守天條貴如金

七十

欺善怕惡是凡情 天父誅惡救善人 爾們速脫邪惡假 好心方得近王身

七十一

咨爾臣鄰 去偽存真 自醒遵鍊 轉教軍兵

七十二

瞞天犯第七天條 天眼恢恢那得逃 妄爾前修天指出 癡瘋永遠眼前刀

七十三

吹去吹來吹不飽 因何咄蠢變生妖 戒煙病死勝誅死 脫鬼成人到底高

七十四

遵條遵命得成人 條命不遵害爾身 修鍊大多怕一錯 當知天法不饒情

七十五

爾想上天莫瞞天

瞞天一定有冤牽

不信且看枉而景

第九天條千萬千

七十六

爾們何故咄逆旨

總是紅眼睛迷纏

纏爾去做鬼喙糧

速快睜脫好上天

七十七

心有些惡害死爾

心有些邪上帝知

心有些假天難瞞

今時不醒到何時

七十八

朕弟朕妹

莫被鬼害

身寧受刀

莫犯天條

七十九

爲人千祈想長遠

切莫鬼迷顧眼前

眼前極好後難過

長遠威風萬萬年

八十

鍊正鍊善兼鍊真

不犯爺法得成人

天堂子女嬌爲貴

好心好口好面情

八十一

放醒放靈

格外虔誠

信天父教

就成得人

八十二

千祈莫學枉而景

無心天救草同金

爾們鍊成豆葉樣

太陽一出就開心

無心錯過天可憐
有心錯過罪爾身
至囑千祈莫故意
放靈放醒放虔誠

八十三

咨爾臣鄰 認真天情 永敬上帝 方成得人

八十四

時時刻刻曉願頭
千年萬載保得頭
時時刻刻不願頭
千年萬載好殺頭

八十五

萬載千年同半刻
一時半刻同千年
千年半刻要那樣
遵條遵命敬皇天

八十六

暗中積歪罪滔天
暗中積好福無邊
歪積多多怕落地
好積多多萬萬年

八十七

積好緊好積歪了
速悔速改速果然
不悔不改受永苦
知悔知改早代捐

八十八

真草對天享天福
假草對天落地獄
真來真去貴爾身
假手假萬大爾哭

八十九

因何鍊假不遵天
因何叛逆敢不服
不服天法惹天誅
高天做事無委曲

九十

行條路一步一步

出句言謹靜悠然

舉下眼要正要善

起下心莫奸莫淫

一坐裝正直端方

一立企正身正儀

手一動看天從容

脚一踏天情要合

九十一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

爾心防鬼入

脫盡舊凡情

九十二

耳邪變妖耳該切

不切妖耳雲中雪

切去妖耳得昇天

天兄代贖爾罪孽

九十三

眼邪變妖眼該挖

不挖妖眼受永罰

挖去妖眼得昇天

上帝憐爾眼無瞎

九十四

喙邪變妖喙該割

不割妖喙凡不脫

割去妖喙得昇天

永居高天無飢渴

九十五

心邪變妖心該剝

不剝妖心發大癩

剝去妖心得昇天

心淨有福見爺媽

九十六

手邪變妖手該斷

不斷妖手禍多端

斷去妖手得昇天

爾手仍在無苦酸

九十七

脚邪變妖脚該斬

不斬妖脚鬼且闖

斬去妖脚得昇天

永隨上帝脫危險

天

九十八

父

妖邪莫真正要真

真真妖邪永苦辛

真真正氣方有救

各人真草對真神

詩

天下萬國千祈遵正

九十九

知情不報應同情

藏奸瞞天雲雪飛

話人須要話到底

含含糊糊累到誰

一百

貴人貴口貴言章

貴頭貴面貴心腸

貴耳貴眼貴手脚

貴行貴量貴行裝

真金不怕紅爐亮

猛風方知勁草強

脚到飄搖忠臣出

田中飽水晒無妨

一百零一

朕弟朕妹莫大過

天情道理在和儺

天父上帝恩救過

從今真草對爺哥

一百零二

得罪自家真是好

得罪人儕真是了

化運爾頭只掃開

千祈莫同人計校

一百零三

萬事有爺又有哥

自家不好誰人保

嫌人不好己先歪

各想得福要遵老

一百零四

他人惱爾爾惜他

爾饒人天饒自家

愛人如己真是好

勞功享福見爺媽

一百零五

思量人者有福矣
 當前科炭今何如
 他人有難爾救他
 爾若有難天救爾
 見人災痛同己病
 見人飢寒同自飢
 為人即是為上帝
 莫作等閒詐無知

一百零六

朕妻朕兒體爺心
 頭頂大罪是姦淫
 不信且看陣中養
 上帝一怒即降臨
 暗中行歪顯報歪
 那時天眼不針針
 威風金貴有何道
 鍊個正字脫淪沈

一百零七

虔誠歡喜又悠然
 嬌聲細氣福齊天
 有這鎖匙開這鎖
 何至門外咁冤牽

一百零八

天父在平在平在山教導先嬌姑：

天父開言清口講
 發令易飛木兒房
 先說天花嬌為貴
 因何無僅逞高張

天父曰嬌聲妻子

一百零九

天父發令為一女
 不遵天令亂言題
 若是不遵天命者
 任從全清貴杖爾

一百一十

奉天詔命盡勢打
 亂言聽者不留情

天 一百零十一

亂言講者六十起 聽者亦杖六十爾 已醒卽道要爾好 不醒反說天父恃

詩

一百十二

天父在石頭脚下凡聖旨：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衆小媳，他說爾這樣爾就這樣，說爾那樣爾就那樣，不使得性，不逆得他，逆他就是逆我。」

天父，逆

天兄也。」

一百零十三

天父曰：「衆小媳，不是同爾校笑，爾們鍊得好好他不知幾好笑也。」

一百十四

天父曰：「衆小媳，孝順爾丈夫，服事爾二姊國母也一樣。」

一百十五

天父在東鄉下凡聖旨：

天父曰：「衆小爾們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膽。我差爾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爾們要遵，一個不顧王顧主都難。」

一百十六

天兄耶穌在石頭脚下凡聖旨：

天兄曰：『咁多小孀有半點嫌棄怠慢我胞弟雲中雪飛。』

一百十七

朝晚拜爺拜在心

心先拜敬道理深

心拜更真身拜假

各鍊真真貴如金

一百十八

真心頂天心脫邪

時遵天法莫些差

果然時刻心常對

便是時刻心拜爺

一百十九

敬我天父要好心

敬我天兄要好心

敬我天王要好心

為爾丈夫要好心

一百二十

玉清不好起歪心

玉清不好起邪心

玉清不好起好心

玉清不好起貪心

一百二十一

自家係會教會人

因何姊妹像無親

做多一些多些功

因何盤算算咁真

一百二十二

孝順父母孝順天

第五天條千萬千

天大福祿由敬老

速速認真萬萬年

一百二十三

天
幾多因爲一句話
五馬分屍罪不赦
一言既出馬難追
天法不饒怕不怕

父
一百二十四

扇撥飛蟲是熱天
茶潔泉三樣相連
起身攝裳茶潔須
袍帽靴帖禮拜虔

詩
化紙一些都礙眼
物件端正理悠然
壳核放好怕捻起
朝堂淨正壯威權

一百二十五

功勞不怕多
罪惡不好多
好心不怕多
歪心不好多
好樣不怕多

歪樣不好多
暗好不怕多
暗歪不好多
真憑不怕多
歪憑不好多

一百二十六

功勞多過人
享福多過人
好心多過人
貴氣多過人
好樣多過人

威風多過人
暗好多過人
光榮多過人
真憑多過人
尊貴多過人

一百二十七

眼前心苦後安樂
眼前安樂後折剝
不理幼細理鹵粗
後來不好怨落瘻

一百二十八

半星亮起燒死人
各人救亮放精靈
明知亮大偏冲起
燒死自家有誰憐

一百二十九

且看舅年亮燒宮
當知亮大不可冲
加先草澀須除淨
免爾燒死在亮中

一百三十

好心娘娘歪心鬼

越惡越賤善就貴

玉清不好起歪心

萬載千年真草對

一百三十一

好高反低莫好高

逞刁挪賤莫逞刁

越善越貴天越惜

千祈惡字盡丟耗

一百三十二

七日禮拜 袍帽靴貼

坐殿遊苑

金帕扇插

一百三十三

做人小妹聽姊教

千祈至緊莫逞高

每事不曉問二姊

認真道理着月袍

一百三十四

煞尾五更頭御正

二回頭御付接輪

煞尾五更頭御副

二回二御正接輪

煞尾五更二御正

二回二御副接輪

煞尾五更二御副

二回頭御正接輪

一百三十五

煞尾五更三御正

二回三御副接輪

煞尾五更三御副

二回四御正接輪

煞尾五更四御正

二回四御副接輪

煞尾五更四御副

二回三御正接輪

一百三十六

煞尾五更五御正

二回五御副接輪

煞尾五更五御副

二回五御正接輪

天 煞尾五更六御正

二回六御副接輪

煞尾五更六御副

二回六御正接輪

父

一百三十七

御同御輪照進宮

頭御輪道二御中

三御御照進宮算

四御接三御算同

詩

五御進宮先為

六御一樣算玲瓏

一百三十八

姊妹私讎好酌斟

因何眼青不修心

大作不着細着些

因何報仇恨咄深

姊妹不是路邊人

因何嫌恨到如今

人儕不好不相干

自家不好天眼針

一百三十九

流淚同人爭

不照本心行

三樣不輕饒

遵旨得長生

一百四十

爾們不曉鍊悠然

那得夫主甚悠然

爾們個個真悠然

何愁夫主不悠然

一百四十一

悠然悠然得上天

悠然悠然福萬千

悠然悠然無冤牽

悠然悠然萬萬年

一百四十二

斬邪留正是天令

鍊得正正方成人

玉清不好起邪心

多多放醒顧頭筋

一百四十三

奸懶惡假不准為

虔誠歡喜永遠為

誰想長久做娘娘

看緊上高真草對

一百四十四

官執印信理天事

后宮帶錢為丈夫

曉得教己後教人

便是真娘娘樣模

一百四十五

二為二燉

一國一二

各照本心

輪流釐去

一百四十六

理事殷勤

每樣皆輪

照本心行

萬載傳聞

一百四十七

每逢禮拜

格外虔誠

朝後跪拜

理事通靈

一百四十八

不用響鼓兼響鑼

威風貴氣在私讎

認真道理真貴氣

鍊好心腸威風多

一百四十九

真心憑據最要多

歪心憑據不好多

歪憑積多罪就多

真憑積多貴氣多

一百五十

心有草澀除開先

面有草澀怕亮延

口有草澀盡澈淨

眼有草澀掃連連

一百五十一

每夜內殿正朝門

出入關鎖旨當遵

一出入有不鎖

不曉提防有處分

一百五十二

響板換御浪涎筒

看過朝堂後轉宮

一個浪掃有忘記

莫怪責罰無放鬆

一百五十三

醒來潔眼理泉茶

須臾週時潔無差

千年萬載同半刻

不開過口記清些

一百五十四

十旨十該十天理

浪看搔演噫眼須

清淨虔歡悠嬌細

認真真道記時時

一百五十五

一個認真總是好

一個作校都怕了

自今一些不容情

打斧換柄好趕早

一百五十六

頭頂緊關十天條

款款遵守福祿高

第七天條些犯着

雲中雪下罪難饒

一百五十七

行營面不界人見

因何賤樣不脫完

嬌娥美女嬌聲貴

因何似狗吠城邊

耳賤亂聽犯天條

心賤亂想最滔天

聲賤不斂羞爺面

賤人那得貴萬年

一百五十八

晚頭頭頂願飛蟲

一個曉願頭頂功

一個不願好大罪

好心歪心福不同

一百五十九

夜顧飛蟲目顧熱

單人撥扇行不得

極緊事情都替頂

無替能遵亮不烈

一百六十

認真道理好心腸

頭頂威風亦本當

若至不當地豆葉

何功受得天榮光

一百六十一

十款天條莫犯七

四十四旨噫眼須

時刻記清五十四

各為爾王行真理

一百六十二

天父開恩不理事

生孩兩歲為丈夫

兩年以內單為子

後殿事情且跟由

一百六十三

為子便是讚上帝

為子便是接爾王

不為子時當讚接

不讚不接鑼謫量

一百六十四

不准暗角暗打人

響鑼奉旨在天庭

暗打毒打皆有罪

天眼恢恢不饒情

一百六十五

值日提教查看四

冷眼暗看左右企

見有逆旨把鑼響

奉旨議打天總知

一百六十六

撥扇虔誠莫己由

當輕當重心對夫

亮紅舉手須虔潔

水涼救好亮方烏

天

一百六十七

父

爾真知錯真知改

自然天量大如海

爾不知錯不知改

莫倚勢天量如海

詩

一百六十八

天父子媳總要好

天兄小婿總要好

多一個也不為多

少一個也不為少

一百六十九

自今一個不悠然

躁人不准近主前

自今一個不好心

賤人不准到主邊

自今一個不聽教

拗頭貶落理亮虧

自今一個不純善

歪樣挪賤莫怨天

一百七十

日夜琴聲總莫停

停聲逆旨處分明

天堂快樂琴音好

太平天下永太平

一百七十一

理文洗身後洗帕

筆墨金帽理莫差

頸釧扇插虔理好

好坐殿遊苑敬爺

一百七十二

理袍早朝看撒擺

袍被理好莫些歪

讚同文靴捧釧插

洗袍虔禮正心懷

一百七十三

理靴上晏看徹擺

帶裳套裏理莫歪

讚同文袍捧釧插

伺候接捧正心懷

一百七十四

理茶夜晡看徹擺

同響鐘鑼心莫歪

文袍靴同顧下身

半粗氈亮正心懷

一百七十五

舊理天理奏帕扇

舊理袍札被靈變

舊理靴茶響鐘鑼

門開朝陽上後殿

一百七十六

副看袍靴頭理事

統教看茶二爲夫

統教文茶三更敬

四看靴五文袍徒

一百七十七

怕撥飛蟲離五寸

一些挨着不殷勤

榨底飛蟲來則拈

亂挨風大有處分

一百七十八

自今爲媽不虔誠

大犯天條須奏明

爲二怠慢也一樣

見病不理不饒情

一百七十九

新帕換二共八條

四洗四潔莫差毫

黃帕三十白縐十

扇各七爛換夜朝

一百八十

提教企左御企右

提教出聲莫已由

袋帕清香手虔淨

茶莫乃出正悠悠

一百八十一

洗身茶後朝攝裳

文袍行先理朝堂

見有草澀除淨淨

放正燈草對太陽

一百八十二

天
舊統看教看朝儀
見有誼諱立奏知
新統看教看服事
見有怠慢奏莫遲

父
一百八十三

遵旨是顧王顧主
逆旨便是不顧主
顧主享福在高天
不顧萬載受永苦

詩

一百八十四

一好好到無底好
一了了到無底了
問爾想好還想了
不是同爾作笑校

一百八十五

半草對天跪何人
病痛未跟求何人
燈草不對近何人
起身未扶爲何人

一百八十六

讚呼虔誠天眼開
天大福祿天賜來
讚呼怠慢天亮起
大膽瞞天罪應該

一百八十七

亮起跪求要虔誠
亮未救縮真起身
亮紅速跪速救烏
一個起身不容情

一百八十八

禮畢統鎖官巷門
化奏看響鼓聲勻
朝夜裏文奏帕扇
三十白十扇七分

一百八十九

一個遮躲左右眼
大嘴尖利小則板
風琴鎖匙放琴面
一個逆旨照法攢

一百九十

娘娘為主有好樣

一條燈草對太陽

格外虔誠放靈醒

歡喜問短又問長

一百九十一

安名為主是歪樣

無功小事罪難當

未曾預為先預睡

瞞天那見得太陽

一百九十二

無事莫到洗身宮

晏後湊徒遵玲瓏

去不遵旨有責罰

文袍靴茶一樣同

一百九十三

不知誤逆罪還小

明知故逆罪難逃

爾識丈夫何樣人

速快遵旨莫差毫

一百九十四

非輕容易做娘娘

要識道理好心腸

曉得爭緊丈夫志

方是顧倒爺綱常

一百九十五

識得道理又易做

不識道理亮難過

爾想長久做娘娘

放醒放靈莫臥塚

一百九十六

天朝天國

不容些惡

且看虎鹿

不得老琢

一百九十七

起眼看主是逆天

不止半點罪萬千

低頭垂眼草虔對

為得丈夫敬倒天

一百九十八

天 父 詩

天父上帝開大恩

差爾得到主身邊

應該有福當知享

因何主身不曉跟

自今再學臭蟲樣

兩十宮位讓人先

不好怨 不好怨

一百九十九

天天日日要用他

軟和飄搖飄上天

兩個能童能飄搖

人子開門看下先

怕有人子不開門

總是臭蟲有冤牽

不好怨 不好怨

二百

洗身穿袍統理髮

疏通紮好解主煩

主髮尊嚴高正貴

永遠威風坐江山

二百零一

回回亮是誰人冲

冲得亮多爲何功

回回冲亮假月亮

假草對天天不容

二百零二

回回亮是誰人救

救得亮多福己求

回回救亮真月亮

真草對天配日頭

二百零三

難見我者有哭矣

合得我者有福矣

難近我者有哭矣

爲得我者有福矣

二百零四

冲我亮者有哭矣

救我亮者有福矣

逆我旨者有哭矣

遵我旨者有福矣

二百零五

瞞天逆旨罪實深
分別有心與無心
有心故逆罪難赦
無心誤逆天哀矜

二百零六

副月宮回回亮都冲
副月宮豈有咄丁冬
副月宮不曉跟理蟲
副月宮不話拿涎筒

副月宮有鬼在心中
副月宮面情不歡容
副月宮因何不盡忠
副月宮老琢有何功

二百零七

內言內字不准出
敢傳出外五馬分
外言外字不准入
敢傳入內罪同倫

二百零八

物件不正詐無知
爾今現做誰人妻
道理時時都一樣
因何到今睡還癡

耕田婆有耕田樣
天堂人物好威儀
爾們想做真月亮
到今還不曉提理

二百零九

不悔不改是三人
明知故犯是三人
大膽瞞天是三人
歪心逆旨是三人

二百一十

天父聖旨莫使性
天兄聖旨淨半點
天王發旨遵得救
莫學三人敢大膽

二百一十一

加先孽菜遵不論
菜來遵旨擺殷勤
菜來不曉遵旨擺
逆天由己有處分

二百一十二

更更板響莫級皮

奉旨和掛記時時

惹奏惹打耍歡喜

文袍行先好提理

二百十三

爾真怕餓速鍊好

果然鍊好永遠飽

若不鍊好餓萬年

怕當豬狗都不倒

二百十四

爾想威風速修心

若不修心怕淪沈

果然修心果然對

永遠威風貴如金

二百十五

嚮鑼讀詩鑼鍊扇

極熱極涼重最善

微熱微涼也一樣

莫撥榻底耍靈變

二百十六

鐘鑼嚮畢打開門

同對着袍在和勤

眼看身閃莫遮躲

認真真道永生存

二百十七

撥扇扯被離一尺

扶王捧手身先行

天寒問着熱問寬

一心虔意得常生

二百十八

因何開亮出朝門

真真膽大旨不遵

自今以後再亂出

逆旨瞞天有處分

二百十九

姊有逆主妹教姊

妹有逆主姊教妹

一齊及好莫怪些

怪些責罰莫自害

二百二十

一齊及好一齊好

二百二十一

一齊不及一齊了

一些半點不饒情

莫怪莫怨不是校

一個冲亮有斥革

二百二十二

加先發旨說明白

見人行錯不出聲

又眨又斥永成額

天主旨到嚮金鑼

二百二十三

立即跪接呼聲和

一個不接是逆天

又眨又斥不是苛

天情道理莫眼青

二百二十四

愛人如己心放平

姊妹多多都一樣

巴望水漲船高行

帕匙換教帶玲瓏

二百二十五

鬚面手汗帕不同

鬚面用新潔手舊

汗帕換開立鎖封

爾身想安爲主安

二百二十六

爾身想寬願主寬

樹頭不穩葉那茂

泉源不通流會斷

爲主身安爾身安

二百二十七

願主心寬爾心寬

樹頭生穩葉定茂

泉源開通流不斷

一些半點都不得

二百二十八

不是校笑認真先

教爾這樣就這樣

不開過口記萬年

天

越為得多越大份

各為爾主要殷勤

今日積福後來享

鎖匙帶緊得入門

父

二百二十九

小事議打大事奏

奏照本心莫執仇

執仇連己逆天令

半斤八兩究兩頭

詩

二百三十

照宮封門同開門

時時一樣旨當遵

早朝响板不同出

統教看知有處分

二百三十一

鬼心不去那得貴

惡心不除那得為

邪心不淨雲雪飛

奸心不滅有狼狽

二百三十二

心有些惡逆真神

面有些惡害爾身

眼有些惡福亦薄

口有些惡不成人

二百三十三

真心真意扶真主

真賢真和為真夫

真真正善真真好

真虔真歡確真悠

二百三十四

一些惡樣看不得

一些惡聲聽不得

一些鬼心容不得

一些鬼計寬不得

二百三十五

自今一個性秤秤

同人爭交及罵人

三樣逆天是由己

定然重責不饒情

二百三十六

性秤秤要奏出

同人爭要奏出

罵妖魔要奏出

一些惡要奏出

二百三十七

看主單准看到肩

最好道理看胸前

一個大膽看眼上

怠慢爾王怠慢天

二百三十八

悠然貴氣躁氣賤

嬌聲順爺益逆天

純善成人惡成鬼

歡喜常生縲冤牽

二百三十九

週時沖亮說爾會

爾話害人自家害

週時瞞天天不知

一下指出怕不遲

二百四十

週時逆旨真是好

飯米糯食看作校

週時大膽總無差

爾不看木匠擔枷

二百四十一

不撥飛蟲生浪耳

不顧爾王害自己

一個不顧都是難

半點怠慢不恭喜

二百四十二

一條心逆不是人

一些心敬些是人

一半心敬些是人

一條心敬全是人

二百四十三

早朝頭御理事

早朝二御查看

上晏二御理事

上晏頭御查看

洗身頭御理事

洗身二御查看

夜飯二御理事

夜飯頭御查看

天

二百四十四

父

早朝叁御理事

早朝肆御查看

上晏肆御理事

上晏叁御查看

詩

洗身叁御理事

洗身肆御查看

夜飯肆御理事

夜飯叁御查看

二百四十五

早朝伍御理事

早朝陸御查看

上晏伍御理事

上晏陸御查看

洗身陸御理事

洗身伍御查看

夜飯伍御理事

夜飯陸御查看

二百四十六

兩個提教理事

後殿提查看

一個提教理事

後殿三提查看

二百四十七

舊夜奏撥上傳旨

內殿後殿新奏知

鐘鑼響畢

開門

攝穩不擔夜扶持

二百四十八

冲得亮多後有報

一個歪心難近夫

好心好報歪歪報

高天做事不糊塗

二百四十九

各人認各人道理

天父聖旨記時時

話爾這樣就這樣

些不逆得逆害爾

二百五十

不使得性速滅性

不是校笑早當知

天兄聖旨爭半點

從今好醒莫鬼迷

二百五十一

不識道理真是難

為人至緊莫做好

逆天由己最大罪

因何大膽把天瞞

二百五十二

任爾一面不虔誠

莫怪爾主不饒情

不拿然來無然待

各人打醒各精神

二百五十三

生殺由天子

我不會着靴

我不會坐車

口看緊上高

二百五十四

還不分高底

拿然來

二百五十五

一日一夜 統教管事

提教受管

每事查顧

通御奏得

輪管天事

二百五十六

朝箱帶袍簽盧茶

夜箱盧袍帶泉茶

朝夜工夫都六樣

三更捧手一手擗

二百五十七

朝朝穿袍鐘鑼響

響開鐘鑼盡朝陽

後殿此時齊呼拜

前殿門開來接光

二百五十八

教管御文袍靴茶

週時提理莫些差

御文袍靴茶些慢

一面響鑼奏打他

天 父 詩

二百五十九

查看秉公莫包藏

冷眼暗裝對太陽

見人些歪鑼議打

知情藏奸罪同行

二百六十

看教日夜看爲天

撥扇理琴理本章

瓜菓敬爺後敬媽

二更四更琴音長

二百六十一

統教總管前後殿

見人有歪奏主前

奏撥奏御兼查看

秉正秉直莫瞞天

二百六十二

二管爾妹細心教

至緊教要遵天條

當打則打當奏奏

不用惱氣咁操勞

二百六十三

舊年顧脚殼逆天

因何今年又仍然

朝晚飛蟲頭頂脚

再不顧好責連連

二百六十四

扇密密撥眼密潔

格外虔誠方爲得

半點怠慢不容情

莫怪爾主性咁烈

二百六十五

每日讀書一章,輪讀詩一首,禮拜日加讀天條一直,是名讀某名雙直,地名讀出聲,每日先讀書一章,後讀詩一首,一日讀舊遺一章,一日讀新遺一章。

二百六十六

這個又冲

那個又冲

爾主那得安樂在宮中

這個不然

那個不然

爾主那得安樂在高天

這個又赦

那個又赦

爾主那得安樂管天下

這個又饒

那個又饒

爾主那得安樂坐天朝

二百六十七

朝捧箱仔放榨面

伺候穿袍鐘鑼宣

舊理靴茶響鐘鑼

各各盡忠莫瞞天

二百六十八

因何同徒不跟理

因何同徒說不知

因何藏奸不直道

因何瞞天咁鬼迷

二百六十九

內殿同徒同限理

同徒有錯先奏知

己先奏知己無罪

不奏知者拖累爾

二百七十

一個瞞天天不留

一個故犯妄前修

一個由己有大哭

一個暗歪顯惹誅

二百七十一

由天由王是天路

由己行錯地獄塗

草對彎彎直上天

不對走下冰火糊

二百七十二

日夜撥扇扇莫停

莫撥榨底要記清

撥由己不撥由己

大膽逆天不成人

天 二百七十三

父 有福之人果然變 無福之人不知變 狗食糯米總無變 恐食糯米好早變

詩 二百七十四

新統看教手執扇 理袍伺候要虔虔 靴茶伺候響鐘鑼 統看開門共朝天

二百七十五

每朝新統看提教 禁止同徒莫些躁 無心鑼打大膽奏 各照本心細教道

兩首詩是朝朝朝

王詩每朝朝 王詩要記清

二百七十六

拿橫燈草罪不輕 拿正燈草得長生 燈草對緊天大福 永遠照實本心行

二百七十七

天上無病地獄病 天上無苦地獄苦 天上無餓地獄餓 天上無醜地獄醜

二百七十八

一分逆天一分哭 一分敬天一分福 十分逆天十分哭 十分敬天十分福

二百七十九

天報應人無毫差 問爾想福還想哭 想哭由己不用修 想福由天鍊速速

二百八十

三更響開頭回鑼

查看照喊敬爺哥

遵旨逆旨鼓奏明

不理事提理和儼

二百八十一

提教帶御早為夫

虔誠換帕跪朝呼

呼畢教御先潔服

金鼓響畢裹着悠

二百八十二

早茶統看袍靴茶

加先整容插好花

頭回鑼響出前殿

燈草對夫即對爺

二百八十三

提教帶御顧上身

文袍靴茶顧下身

統看教人廳主身

顧王身即顧爾身

二百八十四

頸額額角共眉毛

永遠不准扯一條

不准扎脚講妖話

不准同姑話言交

四樣犯些須奏出

藏奸瞞天罪難饒

爾們既為上帝媳

各鍊真真守天條

二百八十五

亮起速快求開恩

不求莫怪亮連天

見人跪求替人奏

不奏亮起在眼前

二百八十六

本章一來看教理

開合箱蓋票封皮

蓋開本章虔潔手

提教同御記時時

二百八十七

顧爺綱常得上天

顧哥面光福齊天

顧夫志氣配在天

顧仔體面永在天

二百八十八

真草娘娘假草妖

敬天娘娘瞞天刀

正草娘娘橫草斬

虔誠娘娘怠慢候

二百八十九

敬重不完是誰人

虔誠不完是誰人

讚美不完是誰人

歡接不完是誰人

二百九十

心一惜他得上天

心一惜他福萬千

心一惜他無冤牽

心一惜他萬萬年

二百九十一

各人有各人夫妻

不准混雜亂些須

些邪該斬單留正

天法不饒後悔遲

二百九十二

任爾祕藏天指出

知情不報拖累爾

第七天條永遠記

差在毫釐失千里

二百九十三

人瞞天已莫瞞天

知情立報不瞞天

知情不報同瞞天

同瞞天罪同瞞天

二百九十四

因何當睡又不睡

因何不當睡又睡

因何不願主願睡

因何到今還敢睡

二百九十五

天父聖旨願得救

天兄聖旨半點頭

知錯知改方得生

不知罪過後無留

二百九十六

捧茶不正難企高

拿涎不正難輕饒

萬樣都是正為貴

速鍊正正福滔滔

二百九十七

天寒潔身最緊關

起身怕到草莫奸

四條燥帕伺候便

閉手不顧個個難

二百九十八

攝眼鼻抽鬼壞人

真真大膽不成人

作怪得多害誰人

三年不好大戍人

二百九十九

有得爾理無心理

後來想理無得理

天事何不盡忠理

後來讓過別人理

三百

看爾恰似試大水

緊鍊緊歪心有鬼

爾王豈有好出聲

行着豈有好爾跪

三百零一

天天日日行天

照救世人脫妖纏

有天有日永作主

真草對緊福無邊

三百零二

十款天條款款遵

犯着五七罪該分

千祈正氣遵爺旨

至緊孝順重天倫

三百零三

天

嫂在洗宮姑莫進

姑理洗水嫂莫進

嫂還為嫂姑還姑

見有混雜奏秉正

父

三百零四

舊統看教寫名單

響鑼逐名寫莫懶

打開一個點一個

打完輪奏莫些瞞

詩

三百零五

藉為媽二去躲懶

雖然奏出草亦奸

見凡逆旨報爾姊

做兩十宮莫同瞞

三百零六

外頭剝艇不准入

內頭剝艇不准出

見有過界立奏明

想貴過人莫賤骨

三百零七

問爾同誰人過親

誰人生爾養爾身

誰人替爾贖爾罪

誰人救爾照爾靈

三百零八

想為爾主脫淨歪

太陽面前歪報歪

想為爾主脫淨惡

太陽面前惡報惡

三百零九

八分歪惡八分賤

不得近主不好怨

一些歪惡一些賤

不得為主不好怨

三百十

寫詔墨盤晨一頭

半水半旱任蘸收

扎帽企正攝裳背

奉旨講人莫已由

三百十一

曉看曉奏是幫天

同天過親奏連連

不看不奏是逆天

同天無親瞞連連

三百十二

宮內最貴兩十宮

因會救亮故高封

真會救亮真月亮

千年萬載得威風

三百十三

真會救亮脫鬼迷

真會救亮是真妻

真會救亮好心腸

真會救亮識道理

三百十四

天情真道在救苦

好心方能脫永苦

爾見人苦救人苦

天見爾苦救爾苦

三百十五

天父慈悲憐人苦

深望世人盡脫苦

見又一人遭難苦

天父痛腸甚刻苦

三百十六

天兄恩憐弟妹苦

遵爺聖旨替人苦

十字架釘流血苦

替出弟妹免永苦

三百十七

在上固宜救下苦

在下更宜救上苦

爾真好心救人苦

天父厚報爾無苦

三百十八

敬天一定會敬主

敬主方是真敬天

天生爾主為爾主

敬天敬主兩相連

三百十九

天 天情真道在知錯 不知錯過是妖魔 想上高天速知錯 知錯知改見爺哥

父 三百二十

一個作怪要打多 錯在無心不用苛 想脫痛苦速鍊好 狗子條腸見爺哥

詩

三百二十一

千祈千祈莫講偏 講偏一句是瞞天 瞞天速認該何罪 逆令雙重糲飯泥

三百二十二 正直善真 好醒慈仁

真媳真正真真直 真婦真善真真真 真妻真好真真醒 真媽真慈真真仁

三百二十三

爾同合意願同坐 爾得天惜天若何 想上高天速放醒 速速真草對爺哥

三百二十四

天真惜爾有高封 何忍貶爾落冷宮 天不惱爾永光榮 何至罰爾十八重

三百二十五

心肝想倒照直行 因何想倒又拿橫 手蹶流血怕有救 頸筋流血怕難生

三百二十六

一回痛過就知錯 二回不用再痛過 一回痛過不知錯 二回更要再痛過

三百二十七

一回逆犯是初犯

三百二十八

帶袋遲延打帶袋

三百二十九

心有些邪鬼纏心

三百三十

鬼入心纏說爾會

三百三十一

毀謗冒瀆五馬分

三百三十二

頭頂緊關要求奏

三百三十三

當跪不跪罪該分

三百三十四

理前殿事專為王

三百三十五

二回逆犯是重犯

統看遲延打統看

一換開帕袋行先

心有些曲鬼纏心

心有些惡鬼纏心

鬼汗爾心不自愛

應該逐鬼早出心

鬼入心纏聽不聞

心內謗瀆罪更大

不求不奏該斬頭

求奏無欺天欺主

跪要虔誠耳宜聞

當求不求是冒瀆

後殿媽媽為本當

不理幼細理鹵粗

不曉為王為娘娘

初犯看事憐誤犯

虔誠同到齊呼喚

重犯重究其故犯

心有些假鬼纏心

心有些假鬼纏心

因何藏鬼來自害

想上高天趕早遵

曉求曉奏福已求

求要停聲旨當遵

求要停聲旨當遵

求要停聲旨當遵

求要停聲旨當遵

求要停聲旨當遵

求要停聲旨當遵

求要停聲旨當遵

求要停聲旨當遵

天

兩行企位奉旨審

錯有情理是無心

誤犯一百幾十得

單單故犯追究深

父

三百三十六

舊果放盤到明日

新果來時平勻食

新果未來有亂食

同徒奏出有重責

詩

三百三十七

着袍離頸轉面前

穿開袍袖乃兩邊

自今一個不遵旨

重責不准帶金錢

三百三十八

左邊左袖右牽袖

右邊右領定肩頭

左袖轉前輕放頸

企前向後兩邊悠

三百三十九

暗中敬天敬夫主

天堂享福萬千秋

暗中瞞天瞞夫主

地獄受苦萬千秋

三百四十

打開知錯是單重

打不知錯是雙重

單重打過罪消融

雙重雪下罪難容

三百四十一

虔誠歡喜一條腸

就是鍊倒水咁涼

面前聲氣極慈和

就是純善真娘娘

三百四十二

任爾一面不虔誠

宮內那樣都要人

好心企上歪企下

高天做事無佔情

三百四十三

不打不罵還過得

惹打惹罵要歡度

不歡不虔逆雙重

莫怪滿天盡亮延

三百四十四

面情善好是人面

面情不好是鬼面

聲氣善好是人聲

聲氣不好是鬼聲

三百四十五

葉心真好葉就好

心腸真好面就好

琴心真好音就好

心腸真好聲就好

三百四十六

上帝所合人難分

何況他子是嗣君

嗣君母親是王母

天下萬國重大倫

三百四十七

夫主身上萬樣福

爾得為些天大福

心恐無為就有福

算盤咁真有何福

三百四十八

千祈千祈脫淨惡

爾們無惡天何惡

千祈千祈鍊善善

爾們果善天更善

三百四十九

凡間最好是何日

今年夫主生誕日

天父天兄開基日

人得見太平天日

三百五十

自家既錯就認錯

因何逞刁不和離

自家雖着當說姊

因何不曉是爺哥

三百五十一

天

爺聖旨萬樣節儉

一飯一絲當慳廉

今日慳廉積上天

積福多多萬方沾

父

三百五十二

曾岳丈直認求恩

大罪化小得上天

枉而景講偏一句

罪上加罪雲雪連

詩

三百五十三

右後響鼓遵媽姊

內殿響鼓奏主知

行不響鼓當奏明

時時一樣真道理

三百五十四

帶未掛時潔眼緊

被既捲時過被緊

人一響時奏知緊

亮一起時救亮緊

三百五十五

手不顧主該斬手

頭不顧主該斬頭

些不顧主些變妖

週身顧主福已求

三百五十六

不好心肝命不生

不好心肝眼會青

不好心肝容不寬

不好心肝耳無聽

三百五十七

看爾想試雲中雪

天情道理不識得

看爾想試五馬分

因何大膽自作孽

三百五十八

天情道理莫嫉妒

嫉妒最惹爺義怒

天情道理要敬主

毀謗冒瀆真可惡

三百五十九

萬樣須要照直行

因何前橫今又橫

萬樣奏准方行得

因何當聲不曉聲

三百六十

曉得照直就是人

天大福祿賜爾身

曉得奏主是奏天

敬天敬主合天情

三百六十一

永遠金貴貴道理

永遠金貴貴心腸

真正真直真善真

方成長久真娘娘

三百六十二

打開頂頭頭顧主

打剩頂喙喙虔求

任去任擲草一樣

萬載千秋對日頭

三百六十三

因何有旨看作校

是也入心咁琢老

應該加早先算清

萬樣要理得好好

三百六十四

晚頭搵腳食氈四

早舊氈對食四理

奸懶惡假須脫盡

怕無爾為那時遲

三百六十五

一個作校是妖魔

一個認真跟爺哥

天大福氣在遵旨

敬天敬主威風多

三百六十六

害人不是害人儕

害來害去害自家

且看三人心不好

現今如何處置他

三百六十七

大話大聽細細聽

因何拗頸不遵行

成人頭要聽人教

遵旨聽教得常生

三百六十八

燉參掌門提教事

同檯理氈人工夫

一個詐奸須奏出

同心合手莫糊塗

三百六十九

當食就要像食樣

當睡就要像睡樣

萬樣遵旨要像樣

天父專誅帶歪樣

三百七十

一個遵旨是真妻

一個逆旨是鬼迷

半點怠慢雲中雪

後來結局爾就知

三百七十一

今日似乎說爾會

後來方知是鬼害

鬼不害爾自家尋

遵旨得救當自愛

三百七十二

因何主問不直奏

欺天欺主該斬頭

因何同人同瞞天

講偏一句法當誅

三百七十三

人儕殺頭爾殺頭

同人瞞天罪該誅

一講倒二二講一

瞞天欺主後無留

三百七十四

敬天敬主得常生

虔誠歡喜得常生

遵旨照直得常生

無謊無假得常生

三百七十五

頭更氈琴靴脚盤

副看鬆臂袍脚彎

二更食琴氈脚盤

統教鬆背看脚彎

三更氈琴茶脚盤

統教鬆臂文脚彎

四更氈琴靴脚盤

看教鬆臂副脚彎

五更食琴氈脚盤

理文鬆臂袍脚彎

餘外新進鬆脚盤

頭四更食鬆脚彎

三百七十六

宴將擺好喊看教

遲延看食打難逃

宴未食完喊統教

遲延統袋打難饒

三百七十七

化宮門開隨手關

不關怠懶又奸懶

不知有主不曉顧

定然重責不容瞞

三百七十八

只有媳錯無爺錯

只有嬌錯無哥錯

只有人錯無天錯

只有臣錯無主錯

三百七十九

千祈莫明知故犯

千祈莫逆令雙重

千祈莫同人瞞天

千祈莫假草不忠

三百八十

千祈做人莫變鬼

脫鬼敬爺時刻跪

鬼心鬼面惡如狼

人心人面涼過水

三百八十一

人妖分別在邪正

邪些是妖正是人

邪些極賤正極貴

邪些該砍正該陞

三百八十二

人妖分別在曲直

曲些是妖直是人

曲些極賤直極貴

曲些該砍直該陸

三百八十三

人妖分別在善惡

惡些是妖善是人

惡些極賤善極貴

惡些該砍善該陸

三百八十四

人妖分別在真假

假些是妖真是人

假些極賤真極貴

假些該砍真該陸

三百八十五

朕妻朕兒行真道

真道出自爺教導

遵爺聖旨得常生

好心定然有好報

三百八十六

朕妻朕兒堅耐心

遵行真道貴如金

遵爺聖旨爺子女

天大福氣自家尋

三百八十七

因何無亮沖起來

因何亮起不救開

亮沖起來誰人受

亮不救開燒死該

三百八十八

做媳有福不知享

做媳不成當識想

不上得天要落地

到了那時有乜講

三百八十九

閻羅妖鬼都難飛

打得服服畏天威

天父天兄手段高

閻妖低頭鑽地龜

三百九十

提教查看文袍門

靴茶參茸食洗門

看緊上高理天事

起些奸心後處分

三百九十一

千祈不好鍊大膽

大膽是妖罪該斬

千祈不好起奸心

奸心是奸過半點

三百九十二

朝新靚亮副看琴

各理天事要小心

虔誠遵旨些錯赦

單打大膽究深深

三百九十三

潔噠因何潔倒須

大膽不遵成乜妻

裝誕因何又重犯

萬樣要正還不知

三百九十四

響在無心曉認錯

不是大膽恩赦過

錯在不知一時誤

不是奸心輕警惰

三百九十五

天上不准一些橫

鍊得直直得常生

詐聾詐啞詐盲瞎

奸心瞞天罪不輕

三百九十六

果見做成實是見

當聲立即就出聲

爺哥不是同校笑

爾想常長照直行

三百九十七

一個大膽起奸心

眼前重打後背殺

千祈至緊破直行

地路甚寬天路窄

三百九十八

掌等大陽不見窗

蛇逝有路必有蹤

一齊趕走證認出

千祈逆令莫雙重

三百九十九

姊生卽是自己生

妹生亦是自己生

多多都是由爺生

看作一體得常生

四百

養子養女非本事

教子教女真本事

愛子愛女就要教

不教子女有大誤

四百零一

別樣或留邪無留

天條犯七定斬頭

爺爺聖旨單留正

想上高天落力修

四百零二

萬樣靠他三子爺

虔誠歡接總無差

且看虎魚鳥草朝

各人正草顧自家

四百零三

一樣不惡是不虔

詐官詐啞是瞞天

萬樣直奏安主心

一個大膽有冤牽

四百零四

頭貼夫主坐本份

因何理事不殷勤

何不盡忠忘前修

遵爺聖旨得生存

四百零五

本一個人分貴賤

有道時貴無道賤

本一個人分人妖

好心時人歪心妖

四百零六

爾們愛頭不愛頭

愛頭破直醒心修

無心有救奸心殺

大膽奸心天不留

四百零七

今不開恩有頭麼

下次再犯看如何

愛頭速速孝順媽

大犯天條有爺哥

四百零八

爾想成人還成妖

成人遵旨遵天條

成妖大膽起奸心

眼前重打後過刀

四百零九

爺爺聖旨勿憂容

成人最要好儀容

娘娘自有真面容

從今虔接永修容

四百一十

萬樣不論論道理

頭光髻惡好道理

修容插花好道理

虔歡接主好道理

四百一十一

萬樣不論論心腸

頭光髻惡好心腸

修容插花好心腸

虔歡接主好心腸

四百一十二

三分人才四分扮

成人儀容要好看

爺哥不怕陋容人

從今好醒好打算

四百一十三

怠慢不准做副看

着人袍裳做替換

罰貶三年不分新

期滿鍊好另處斷

四百一十四

乃車軋軋看花香

爾曉就光故得光

鎖匙帶緊門易入

虔誠永遠服事王

四百十五

為媽虔歡乃媽車

為主虔歡乃主車

為姊虔歡乃姊車

開恩得光永乃車

四百十六

不理事人奏樂行

隔日人同值日榮

各人妻子乃夫車

永遵天條得常生

四百十七

隔日先就隔日光

因何逆旨咄瞞天

一句半字都是旨

認真遵旨萬萬年

四百十八

喝山山轉喝水潮

爺爺聖旨遵為高

夫主開言由爺出

遵旨得救逆旨刀

四百十九

那樣就得理天事

好心就得理天事

那樣是會理天事

遵旨是會理天事

四百二十

人有乜福福在爺

心不就爺享乜福

人有乜福福在哥

心不就哥享乜福

人有乜福福在主

心不就主享乜福

就爺就哥就夫主

得上高天享永福

四百二十一

咱不得爛莫亂吞

知不的確要來遵

天差夫主來作主

因何遵旨不殷勤

四百二十二

一車兩邊不可挨

挨近兜開然後乃

車帶乃直車就直

緩步徐行開心懷

轉角前左後右擺

前右後左不用猜

悠然定疊顧手脚

前後兜車莫高低

四百二十三

乃車對面向路行

有阻回頭看兜平

苑內遊行真快活

百鳥作樂和車聲

四百二十四

萬樣由天由夫主

逆天由己罪該誅

主行則行主止止

萬樣聽主莫糊塗

四百二十五

人多扇扇一雙鬆

人少扇扇一個鬆

日夜處處都一樣

完多袋對潔玲瓏

四百二十六

上高掉正然後上

千祈定疊莫慌忙

同齊乃車同出力

萬樣同心福久長

四百二十七

想上高天讀聖書

因何無事咁糊塗

自今再不遵旨讀

響鼓人報姊奏夫

四百二十八

響鑼一處不准停

自今再犯不饒情

查着看門當奏出

同人瞞天理不應

四百二十九

宮內有人真不好

看奏一雙使大刀

跪奏奉三子爺令

林苑雙刀齊不饒

四百三十

爺爺聖旨優糯米

狗食糯米無更移

知變大兄贖爾罪

不變後林看奏理

四百三十一

爾真愛人天愛爾

愛人愛自己

爾真害人天害爾

害人害自己

爾好心天好報爾

好心好自己

爾歪心天歪報爾

歪心歪自己

四百三十二

爾雙重詐聾奸草

登樓洗化兩該刀

自今再不遵條五

後來結果總無饒

四百三十三

因何不改又不悔

因何罪上又加罪

自今再不知改悔

後來結果治爾罪

四百三十四

且看長沙誅老妖

奏爺劍即賜天朝

又看舊城賞四十

朝赦晡木不輕饒

四百三十五

爾今速變限這回

這回不變命鬼催

後林苑內糯米飯

永遠受苦怨得誰

四百三十六

宮內代代莫亂行

金鼓雲板響大聲

見有偷闖當奏出

逆旨瞞天責不輕

四百三十七

一時一樣假娘娘

週時一樣真娘娘

逆旨冲亮假娘娘

遵旨教亮真娘娘

四百三十八

有天有日永作主

因何還睡咁糊塗

起些奸心照對對

爾想大膽怕天誅

四百三十九

同心願主同得貴

一個冲亮有死罪

得主歡喜得上天

同破直行真草對

四百四十

現不遵旨貶冷宮

後不遵旨十八重

想上高天要遵旨

遵旨得救得高封

四百四十一

無心逆旨還有救

有心逆旨要斬頭

天量如海也無遲

大膽奸心天不留

四百四十二

應該知情當直奏

因何同瞞不愛頭

同瞞人殺爾也殺

速速幫天放醒修

四百四十三

爺教爾姊放膽奏

此等鬼話應難留

好得爾姊直奏出

同謝爾姊落力修

四百四十四

天差爾們四處生

同一夫主草莫橫

不做忠臣到何時

鬼害得多還不驚

四百四十五

人生一世無二世

正者上天邪落地

此世修好永在天

齊醒莫中魔鬼計

四百四十六

魔鬼想害人變鬼

癡瘋想害人發瘋

明明娘娘福知享

魔鬼害人害得重

四百四十七

且看大兄鬼還惑

屋頂想害大兄跌

明明太子還來欺

爾們速醒脫鬼賊

四百四十八

又看夫主鬼還欺

冒做爺哥好得知

明明太陽還弄計

爾們速醒莫鬼迷

四百四十九

朕妻朕兒報爺恩

認真真道頂高天

遵爺聖旨享永福

識破鬼計脫妖纏

四百五十

成人成鬼定此世

極貴極賤定此世

上天落地定此世

永福永苦定此世

四百五十一

妻兒齊醒體爺心

識破鬼計脫輪沈

莫負爺爺生養大

心醒蛇魔難害侵

四百五十二

邪曲惡假魔鬼路

行錯鬼路任鬼怖

行錯鬼路鬼邊人

受鬼纏捉此緣故

四百五十三

正真善真爺真道

行着真道得好報

行着真道爺邊人

鬼想害爾不能到

四百五十四

好心遵旨就轉天

心醒心正脫妖纏

速醒悔改行真道

打馬回頭轉爺邊

四百五十五

爺爺是亮故生亮

有是爺亮有仔亮

有是哥亮有弟亮

普照人間盡是亮

四百五十六

無亮千祈莫冲起

冲起亮來燒自己

好心願亮替人救

免亮延燒無了止

四百五十七

母鷄千祈不好啼

一啼斬頭天所排

后宮親戚賜由爺

世世脫盡凡情歪

四百五十八

后宮各字莫出外

出外母鷄來學啼

后宮職份服事夫

不聞外事是天排

四百五十九

后宮親戚進貢爺

不用私獻致有差

所有臣下賜由爺

私受不雅脫盡邪

四百六十

敬爺敬只心

敬哥敬只心

為夫為只心

為主為只心

天 四百六十一

父 天情道里在知錯 因何有錯不認錯 直知直認錯不錯 不知不認錯加錯

詩

四百六十二

一不准多喙爭罵 二不准響氣誼諱 三不准講及男人 四不准講及說邪

四百六十三

學倒會添罪過輕 學倒而最怕難生 認也知不認也知 千祈燈草莫拿橫

四百六十四

遵旨響鼓響板來 遵旨響鼓響板回 來得光明回正大 嘗知天父眼恢恢

四百六十五

那樣犯倒或赦得 單單條七罪滔天 爺差來斬邪留正 速鍊正正脫妖纏

四百六十六

一條直道小心行 千條岔路得人驚 岔路妖魔裝陷阱 兩提踏錯怕難生

四百六十七

妖魔害爾在夢中 迷壞爾魂仵仵仵 遵爺聖旨脫凡心 任鬼萬害都是空

四百六十八

脫淨凡心就上得 記爺聖旨萬萬年 鬼計害人如裝鵬 醒行真道脫妖纏

四百六十九

正直善真得上天

正直善真福萬千

正直善真無冤牽

正直善真萬萬年

四百七十

姑進響鼓十五點

一個未出是瞞天

姑出響鼓十五點

方准進洗記萬年

四百七十一

好心遵旨脫鬼纏

好心遵旨苦脫完

好心遵旨福無邊

好心遵旨上得天

四百七十二

脫淨凡心脫鬼纏

脫淨凡心苦脫完

脫淨凡心福無邊

脫淨凡心上得天

四百七十三

脫淨凡心

愛人如己

正直善真

好心遵旨

四百七十四

斬邪留正是誰人

殺曲赦直是誰人

誅惡救善是誰人

惱假惜真是誰人

四百七十五

子不敬夫失天倫

弟不敬兄失天倫

臣不敬君失天倫

下不敬上失天倫

四百七十六

父怒子跪求開恩

兄怒弟跪求當度

君怒臣跪求本份

尙怒下跪本連連

四百七十七

當跪不跪是明欺

當求不求是鬼迷

理當如是不如是

瞞天莫道天不知

四百七十八

君子週時口對心

一反一覆陷淪沉

有爺有哥永作主

當知時時天眼針

四百七十九

早暗化洗更模奴

從頭疊二顧飛蟲

文袍靴茶花水食

頂替到甕福要功

四百八十

爾們真真無大膽

不用打罵何講斬

爾無好心脫淨苦

從今切莫有半點

四百八十一

打千打萬因大膽

大膽莫怪天法嚴

殺千殺萬因好心

好心雲中雪難堪

四百八十二

問爾怕打不怕打

怕打莫鍊曲惡假

問爾怕斬不怕斬

怕斬心莫邪半點

四百八十三

怕打怕斬速遵旨

遵旨脫苦苦就止

爾們分別在遵旨

遵旨好心好自己

四百八十四

飯養不在遵旨生

從今遵旨草莫橫

天大福氣自己鍊

千祈至緊照直行

四百八十五

小心彎遠願緊鬚

悠悠輕輕摸挨臍

臍上不挑是逆旨

為主萬樣好心機

四百八十六

同徒同出同企定

同跪同呼同虔誠

同行同向同架止

同心同力同忠真

四百八十七

心肝想倒莫拿橫

照緊本心破直行

理當如是就如

些事因何要主聲

四百八十八

些事到今不會理

心有鬼計做誰妻

狗子條腸配真主

因何到今還鬼迷

四百八十九

遵旨得救得上天

永遠享福萬萬年

逆旨會死會落地

當狗不倒賤無邊

四百九十

跟主不上永不上

永遠不得見太陽

面突烏騷身腥臭

喙餓臭化燒硫磺

四百九十一

醒一樣睡又一樣

一時一樣假心腸

假心腸定賞假福

賤人那得永榮光

四百九十二

暫一樣久也一樣

週時一樣真心腸

真心腸定賞真福

貴人應得永榮光

天

四百九十三

父

一個大膽是妖魔

一個瞞天是妖魔

一個逆旨是妖魔

一個歪心是妖魔

詩

草木接日得菲芳

臣下接日得榮光

智者踴躍接為福

因何草不接太陽

四百九十五

爾想爺哥夫主惜

好心遵旨就會惜

今朝遵旨今朝惜

永遠遵旨永遠惜

四百九十六

子女幼細不用扇

寧可熱些要遵天

自古成人不自在

遵守天條萬萬年

四百九十七

知錯知求方有救

不知不求該殺頭

爺爺養怒殺三人

打壞多多因不求

四百九十八

統左看右玉機理

三更天光看朝儀

見有逆旨立即奏

莫再藏奸詐不知

四百九十九

未企玉機提袋理

企機統看直奏知

統看提看緊上高

知情立奏記時時

五百

一個心恐無得為

爺哥恩憐有得為

一個心恐不會為

爺哥恩化就會為

醒

世

文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天父詩

欽定制度則例集編

武略書

醒世文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捌部

醒世文

普天大下衆軍民	一體齊聽醒世文	當初上帝恩廣大	大伸能手大顯權
六日造成天共地	並造山海與人民	功成七日爲安息	萬物齊備并豐盈
世人沾恩須感謝	每逢讚美要虔誠	歌功頌德敬上帝	小心翼翼報天恩
天下萬郭爺生養	大齊認真聖父親	前因世人受妖惑	不拜真神拜邪神
天父一次發大怒	欲滅世間瞞天人	四十日夜降大雨	洪水橫流沒凡塵
挪亞一家拜上帝	仰賴天恩幸獨存	又有麥西郭妖狂	嫉妒色列苦害侵
天父二次發大怒	救出色列海水分	皆因色列修鍊好	故蒙天父大恩憐
世人俱被妖迷懺	邪魔漸次惑人靈	天父恩德均忘盡	上帝功勞冒瞞清
天父三次發大怒	欲滅凡間獲罪人	天兄耶穌來懇奏	大作擔當下凡塵
捐命代贖世人罪	寶血淋漓十字釘	天兄救世何等苦	死去三日復還生
天父上帝恩愛世	不惜太子受苦辛	代贖吾儕重罪孽	後命門生傳福音
迨至妖胡竊天国	以瞽引瞽害愈深	泥塑木偶祈保佑	專拜該殺陷沉淪
天父復又發大怒	差生真主定乾坤	賜劍賜璽真真命	親囑勿慌放膽行
永掌山河爲真主	援救弟妹上天廷	復命東王贖病主	左輔朝綱乃世人

天父下凡親降托
口啞耳聾孔膿出
天排西王真忠勇
帝塔雄心護真主
克取省郡如反掌
世人享福須報本
一路憑據顯無數
我們務要加磨鍊
嚴束兵士排隊伍
諸事和儻存厚道
大法小廉忠報國
爲兵最要遵將令
千祈朝晚同讚美
自古怕死就會死
凡遇攻取郡州縣
做事務要行天理

大作主張滅妖精
眼內流淚甚傷情
衝鋒破敵武略精
右弼軍師甚艱辛
開疆拓土功勞深
永遠感戴莫忘恩
天父權能須認真
越磨越鍊越福深
賞罰分明莫徇情
求全責備惹人噴
放膽誅妖莫顧身
莫犯秋毫水樣清
敬拜上帝要虔誠
幾多貪生不得生
除暴安良莫亂行
些有逆令天眼針

乃師救飢能療病
牽帶弟妹歸真道
天兄下凡親降托
南翼軍師爲佐輔
幸蒙爺哥降作主
溯自廣西倡大義
目前些有妖猖獗
爲官頭頂守官箴
切勿順下而逆上
人有不着我做着
操練兵士須精熟
不遠萬里來扶主
出仗臨陣須踴躍
誅妖上天是好事
天條十款當謹記
上帝鑒觀應不爽

乃食萬國得常生
後師特出永垂名
大作擔當救世人
前導開國扶聖君
才得今日被光榮
金田各處起天兵
欲試弟妹堅耐心
秉公正直奉法行
善則歸己過歸人
互相遜讓合天情
教導兄弟要忠勤
瀝膽披肝建萬勳
同心合力滅妖精
永遠榮光傳子孫
十斬十除須凜遵
真偽心腸天總明

忠就是忠奸就奸
莫因些事起歹心
倘有良謀期早獻
運籌決勝建奇勳
晴則俱要勤操鍊
雨讀新舊遺詔文
同營兄弟或生疾
盡心看顧莫因循
人有災難同體恤
莫學愚人彼此分
他人有難爾能救
爾難天必佑爾身
同打江山同扶主
須念同胞手足情
一齊都是爺子女
克盡忠孝報爺親
上不可以貴凌賤
下不可以卑踰尊
同營聚首和爲貴
遇事當前好諮詢
切勿恃強逞威勢
妄自尊大擅欺人
肆意橫行無忌憚
藐法甘作遊頑兵
暫時之樂非真樂
暫時之福亦非真
估惡不悛人拿獲
天法昭彰不徇情
那時追悔事已晚
前修盡棄害自身
爾等移營須仔細
謹遵號令莫私行
不可半途貪鼾睡
不准民房用燒焚
沿途各帶乾糧餉
毋許騷擾衆鄉民
若入民房貪煮食
必致遺落尾後行
此禁並非爲別故
恐妖截尾被害侵
行營以靈變爲要
守營須日夜小心
以上各款當謹記
莫視此語爲虛文
爲民務宜守本份
逆天者亡順天存
爾們亦是爺生養
務各認識聖父親
天父上帝當虔敬
切勿私自拜邪神
天父權能顯無數
銅關鐵卡直破清
戰無不克攻則取
爾等共見又共聞
士農工商各安業
納款當差凍遵行
百般貿易俱可做
煙酒禁物莫私營
莫因些事懷疑忌
遂變心腸幫妖精
誰知上帝是試草
特留些妖試爾心
爾等不必生驚恐
任妖萬變總沉淪

太平天國寶料

有才放膽來受職	有勇趁時早投誠	同沐天恩享天福	共居盛世做良臣
可歎妖卒實堪憐	只為銀錢把命傾	韃妖詭計陷害爾	砲打刀砍爾先傷
天父何等權能大	妖卒那敵我天兵	爾當妖卒細思想	實是妖魔害爾身
父母妻子不能見	東離西散最堪憐	離鄉別井當妖卒	冒雪披霜作妖兵
堆蓋布篷住泥窟	若遇雨雪無棲身	萬種憂愁何好處	百般苦楚命難存
勸爾歸家作百姓	莫幫滿洲韃妖精	遍體泥污難澆灌	受多風寒便生瘡
天朝官兵誰同爾	行營不若爾苦辛	住紮聖營皆房屋	天賜糧米屢充盈
豐衣足食幾安樂	父母妻子准隨營	同享天福食天祿	骨肉團聚享福深
爾等倘能知悔改	何不及早來逃生	早日逃生歸真主	後接爾家免掛心
一到誅妖難分別	誰是鄉勇誰妖兵	天父權能誰不識	天生真主定然興
爾若真心來扶主	自蒙天眷無難星	眼前受得苦中苦	日後定為人上人
萬事總有天排定	那得由己任意行	有志頂天忠報國	各秉忠貞報天恩
倒戈効順勤王業	扞忱向化建奇勳	遵條遵命各遵旨	愈堅愈耐福愈深
指日妖魔齊滅絕	論功封賞各高陞	軍民共聽良言勸	大齊認真細思情
天堂榮光被永遠	子孫世代福駢臻	亟宜回頭安本份	一統山河樂太平

據蕭輯影印本排印，原書正文八葉，每半葉八行，行二句。

王^長次^長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

(又名福音敬錄)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天父詩

欽定制度則例集編

武略書

醒世文

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玖部

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又名福音敬錄）

愚兄仁^發立在我^建 庚申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真聖主萬歲萬歲萬歲陛下，奏爲遵

旨抄成，恭獻

聖覽，並懇

聖恩教導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

真聖主聖恩，恩命^{愚兄}記錄我

主上天預詔，以傳萬代。^{愚兄}昨已敬謹記出，啓奏

陛下聖鑒，當蒙

御照教導，茅塞頓開；並命^{愚兄}抄成再繳，將我

主自證亦抄入書內等照。欽遵之下，惟是^{愚兄}識淺才疎，遵

旨抄成，未知有合

聖意否？一俟欽定，命史記詔，永垂萬古，流傳勿替。理合肅具本章，恭獻

聖覽，並謝

聖恩。

御照：『兄等命史官記詔，鐫刻官刻頒天下可也。欽此。』

敬錄

天王上

天預詔：

憶自天酉年三月初一日子時，荷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恩差天將天兵接

真聖主天王轉天，

主今自證：『此時見天上琴簫鼓樂來接，雷亦到面前，似雄鷄樣。天將天兵扶朕上輿，由東方這條大路

抬上天；到天門兩傍，無數美女迎接。』越有兩日下凡，說與君王父暨愚兄等得知，『天下萬郭

人民歸朕管，天下錢糧歸朕食，朕乃

天父上帝真命子。有時講雜話，是

上帝教朕橋水，使世人同聽而不聞也』等詔。復于初三四我

主又轉高天，大戰妖魔，誅妖時連喊

亞哥幫手。此時喊亞哥，是

太兄也。有時喊楊家將，有時唱趙玄郎；唱趙玄郎，借前侯作比也。並蒙

天父賜「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遂將闖向高天妖魔逐一誅落地獄矣。

主今自證，「那時戰妖，

爺在

哥後，

哥在朕後，三子爺親統兩傍天將天兵趕逐妖魔。

爺賜靈與朕，朕戰妖，手不得閒；

哥手執靈照妖，妖即走。此靈是

上帝造天造地之靈，有時

爺執的，有時

哥執的，有時朕執的，故今三子爺同靈。靈頒到之處，妖魔遠遁，「我

主見有正大叔侄到來則喜之，見有邪人到來則惡之，即大聲罵也。

主今自證：「此時朕罵「朕乃真命天子，斬邪留正，爾識得麼？快些走！爾敢來見朕！」又有時罵妖魔云：

「朕一下天，天羅地網，網盡爾妖怪，那個妖怪走得朕手過？」有時所唱十全大吉詩章曰：「三

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爾們認得禾救饑，乃念日頭好上天。」有時唱曰：「人字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間；玉清不好起歪心，全敬

上帝不愁難。」有時唱曰：「清朝燈草就日頭，照明天下不用愁；貴人也要三星照，昇天享福正修悠。」有時

唱曰：「且說金爐是名頭，日月照明不用愁；燈草開來對日洪，信實

天父自悠悠。」有時唱曰：「功名頂頭借金引，不拘大小再真心；戒淨邪花酒多少，得福公子貴如金。」有時

唱曰：「琵琶鼓樂簫來和，金玉堂中快樂多；正人上天真享福，勝起高樓頂上坐。」有時唱曰：「朝

中公子勝公郎，出在深山金玉堂；富貴功名天分定，燈草對緊日頭上。」有時唱曰：「笛子出在玉

堂中，扇子不抜自有風；山頭白雲風吹散，真心敬

天不愁窮。」有時唱曰：「黃金財寶是名頭，爲人修善不用愁；正人自有昇天日，天堂享福萬千秋。」有時唱

曰：「題名頭頂半金黃，爲人真心總不妨；且看江水何處去，盡歸一統轉天堂。」

主今自證：「此等預詔是

天父上帝皇詔，朕上天時

天父上帝親教朕讀的。」唱畢，

天王有時繼唱：

「皇天上帝朕親爺，那個麻妖冒得他？

天父定然天子識，各人跑路莫跑差。」又時繼唱：「堂堂

天母朕親媽，天子定然識得他；勸諭爾們信我講，雲中雪莫惹來加。』有時繼唱：

『耶穌救主朕胞兄，萬權在握實煌榮；當前三十三天上，幾多磨過雪雲中。』有時大罵閻妖：『閻羅妖鬼變多端，到底難從手下鑽；

天父

天兄親指點，破殘妖計鬼心寒。』有時繼唱：『任那妖魔一面飛，天羅地網幾重圍；雲中雪下無饒面，及早好尋地獄歸。』有時繼唱：『彎彎一點出東邊，照徹妖氛千萬層；且看苾葵知拱向，各宜正草莫歪偏。』有時繼唱：『禍福無門實有門，逆天亡滅順天存，凡情脫盡天情顯，善惡到頭定有分。』有時繼唱：『天上

真神一上帝，地下凡人錯無知；

上帝量深都無怪，看見邪魔多害爾。』有時繼唱：『年載多長都丟空，何時今日要爾從？看爾衆人盡行錯，天勞萬樣妄無功。』有時繼唱：『必要三星共照上，日出天來色那樣，人見太陽須照目，三字經詩習文王。高天排起兩行兒，多囑道凡言清理，理明盡言人說大，人言兒廢曰無知。』有時繼唱：『有憑有據正爲多，教導世人避邪魔；且看法門藏身去，幾多變化奈無何！問爾世間萬物件，因何那得用眼前？且看江水何處去，盡歸一統轉流天。』有時繼唱：

聖旨云：『東邊一條大路透上天。』又唱

聖旨云：『將軍打馬轉天堂。』於是我

真聖主唱過預詔詩章，令人不解其意，所以未諳天情，豈知

天生

真主預顯權能憑據而應驗今時乎！又記

天王預詔曰：『不順人情，不循鬼意，作事門門要正，公草莫爲私，必畢直，最合理，人總要必必直方得生也。』

天王預詔說與君父愚兄等得知：

『太平真主是朕的，朕睡緊都坐得江山，左脚踏銀，右脚踏金。』君父愚兄等愕愕然尙未曉其故。

天王又預詔曰：『朕是真命天子，爾知麼？鳳姊到來見朕，朕用手比寫朕乃太平天子，左手拿日頭，右手拿月亮。』君父同愚兄等亦愕愕焉還不解其故。此時又預詔：

『爺今命朕名爲全。』

天王有時預詔：『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今日應驗東王昇天這幾年也。

天王又預詔：『世人識得真有福矣，不識無救矣。』又詔云：『高就反低，低就反高。』

天王又預詔：『不怕世人不識真，有日餓死爾，有日無路可走。』

天王又預詔：

『亞爺肚腹糶咁大，不知幾多得够食，爾衆人有食拿來敬別人。』君父愚兄暨衆人等總不知得。

天王又預詔：『逆者砍，順者存，總走三子爺不過。』

天王又預詔：『頭打三十三天，脚下十八重地獄，一打天邊，二打地獄，三打人常生，四打鬼滅亡。』

天王又預詔：『洪家天子楊家將，爾知麼？』

天王有時預詔：『朕

爺像頂高大，身穿烏龍袍，金鬚最長拖肚臍。』

天王有時預詔：『朕三兄弟頂好。』

天王有時預詔：『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等
詔，欽此。』又記

天王在凡轉高天，天下弟妹聞得見，

爺

哥一一親教導，復降下凡在半天。

爺囑生死妖概滅，

天王承之無本事，雙眼淚流

爺

哥前。

爺

哥袍袖來繳眼，盡指教導放膽去，萬樣有

爺權能大，萬樣有

哥擔當全。

爺旨再題詩一首，下到凡間記清清：『一個牛蹄有百五，人眼看見酒中壺；看爾面上八十丈，有

等處所實在孤。』此詩

天王下凡詔，愚兄聽旨盡記真。天下一家一本出，

萬郭總是

天国真。愚兄今將天酉年我

真聖主天王轉天所唱預詔敬謹記出，但我

王因唱天話，十句中愚兄不過知得三四句。而今愚兄屢推，總是唱十全大吉詩章，有時

天王講本話，方知所以遺漏者有之，雖不能一一誌明，只得略書大概。惟我

天王奉

天真命，為萬郭之

真主，主宰太平，創萬年之鴻基，實非易也。必先顯神蹟於前，今時則應驗於後，庶可以彰

天父之權能，為萬世之憑據，永遠流傳於勿替也。

主自證主題洪世萬手扇詩云：『真主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總相同；君王萬歲誰人見？萬歲君王只釣

龍。』今日應驗誅滅蛇魔死閻羅妖鬼也。

幼
主
詔
書

(又名十救詩)

幼主詔書（又名十救詩）

天正詔旨：

朕命幼主寫詔書 願婚萬信脫迷途 遵此十救詔習鍊 上天常生福長悠欽哉

幼主詔書

媽別崽，崽別媽，別上天，無別邪。

天爺爹爹專斬邪，崽大九歲媳爲他，崽大七歲學洗身，睡不同床嚴別些。崽長成時不相見，生身媽衆媽一也。

姊別弟，弟別姊，別上天，無別死。瞞

天犯條天誅死，弟大四歲姊別起，弟大七歲別一丈，不准同床害自己。弟大九歲遠別清，

天眼針針齊遵旨。

哥別妹，妹別哥，別上天，無別魔。瞞

天混雜是妖魔，妹大五歲手莫摸，妹大九歲遠別清，男行女行不同坐，妹長成時不相見，遵條分別福江河。

嫂別叔，叔別嫂，別上天，無別了。

天法無饒不是校，叔大五歲別起好，叔大七歲不相見，不到叔所命可保。

天爺爹爹眼針針，斬邪留正別早早。

哥別嬌，嬌別哥，別上天，無別魔。瞞

天混雜是妖魔，哥所嬌莫大膽過，嬌所哥亦不好到，永不相見福多多，嫂是爲哥叔莫看，嬌是爲弟哥莫摸。

爹別媳，媳別爹，別上天，無別邪。

天爺爹爹專斬邪，媳一進來別無差，爹有媽爲莫見媳，媳有夫爲莫見爹，無有祕密不露出，瞞

天混雜雲雪加。

孫別嬈，嬈別孫，別上天，無別分。瞞

天混雜失天倫，第七天條代代遵，遵條上天享永福，犯條過刀陷沉淪。孫大九歲嚴分別，常不相見永生存。

男別女，女別男，別上天，逆法嚴。男行女行齊脫凡，犯條過刀誰人甘？修鍊大多怕一錯，打醒精神囑

再添。邪心向人是犯條，斬邪留正無二三。

最緊喙，喙最緊，喙好生，惡害身。

天爹爹前有聖旨，喙出惡言最污人。好醜

天知不聲贏，信和上天願實筋，喙惡罵人已有罪，人罵不聲享福真。

最緊心，心最緊，心好生，歪害身。

天爺爹爹降作主，救來救去好心人，捏害人儕害自己，好心上天願頭筋。

天爹爹捨命替人死，好心上天享福真。

資
政
新
篇

資政新編

天國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千王洪

照得治國必先立政，而爲政必有取資。

本軍師恭膺

聖命，總理 朝綱，爰綜政治大略，編成「資政新篇」一則，恭獻

聖鑒，已蒙

旨准，並蒙

聖照「此篇傳鐫刻官遵刻頒行。」今已遵

旨將原奏刊刻頒行，咸使聞知。

小弟 仁珩跪在我

真聖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陛下，奏爲條陳款列，善鋪國政，以新民德，並跪請
聖安事緣 小弟自粵來 京，不避艱險，非圖爵祿之榮，實欲備陳方策，以廣

聖聞，以報

聖主知遇之恩也。夫事有常變，理有窮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爲後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
定者，爲後之禍，其理在于審時度勢與本末強弱耳。然本未之強弱適均，視乎時勢之變通爲律。則

諄諭

自今而至後，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國，自國而至萬國，亦無不可行矣。其要在於因時制宜，審勢而

聖聞，以備

聖裁，以資國政，庶有小補云爾。

昔周武有弟名旦，作周禮以肇八百之畿，高宗夢

帝賚弼，致殷商有中葉之盛，惟在乎設法用人之得其當耳。蓋用人不當，適足以壞法；設法不當，適足以害人，可不慎哉！然于斯二者並行不悖，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權濟。試推其要，約有三焉：一以風風之；一以法法之；一以刑刑之。三者之外，又在奉行者親身以倡之，真心以踐之，則上風下草，上行下效矣。否則法立弊生，人將效尤，不致作亂而已，豈法不善歟？實奉行者毀之爾。

用人察失類

一禁朋黨之弊

欽定此策是也

朝廷封官設將，乃以護國衛民，除姦保良者也。倘有結盟聯黨之事，是下有自固之術，私有倚恃之端，外為假公濟私之舉，內藏弱本強末之弊。為兵者行此而為將之軍法難行；為臣者行此而為君之權謀下奪。良民雖欲深倚於君，無奈為所隔絕，是不可以不察也。倘欲真知其為朋奸者，每一人犯罪，必多人保護隱瞞，則宜潛消其黨，勿露其形。或如唐太宗之責尉遲恭以漢高故事，或如漢文之責吳不會而賜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若發洩而不能制，反遭其害，貽禍不淺矣。倘至兵強國富，

俗厚風淳之日，又有朝發夕至之火船火車，又有新聞篇以洩姦謀，縱有一切詭弊，難逃太陽之照矣。

甚矣習俗之迷人，賢者不免，況愚者乎？卽至愚之輩，亦有奸勝之心，必不服人所教。且觀今世之江山，竟是誰家之天下！無如我中花之人，忘其身之爲花，甘居韃妖之下，不務實學，專事浮文，良可慨矣！請試言之：文士之短簡長篇，無非空言假話；下僚之稟帖面陳，俱是讒諂讚譽；商賈指東說西，皆爲奸貪詭譎；農民勤儉誠僕，目爲愚婦愚夫。諸如雜教九流，將無作有，凡屬妖頭鬼卒，喉舌模糊，到處盡成荆棘，無往不是陷坑。倘得真心實力，衆志成城，何難親見太平景象，而成爲千古英雄，復見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夫！

風風類

欽定此
策是也

夫所謂以風風之者，謂革之而民不願，興之而民不從，其事多屬人心矇昧，習俗所蔽，難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風風之，自上化之也。如男子長指甲，女子喜纏腳，吉凶軍賓瑄屑儀文，養鳥鬪蟀打鷓賽勝，戒箍手鐲金玉粉飾之類，皆小人驕奢之習，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禁之不成，廣大之體，民亦未必凜遵；不禁，又爲敗風之漸。惟在在上者以爲可恥之行，見則鄙之，忽之，遇則怒之，撻之，民自厭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倘民有美舉，如醫院、禮拜堂、學館、四民院、四疾院等，上則親臨以隆其事，以獎其成，若無此舉，則詔諭宣行，是厚風俗之法也。如毀謗、譖妒等弊，皆由風俗未厚，見識未廣，制法未精，是以人心虞擬，不平而鳴矣。又如演戲、鬪劇、菴寺和尼，凡此等弊，則立牧司教導官

天父上帝、

親身教化之、憐憫之、義怒之、務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中地素以驕奢之習爲寶，或詩畫美豔，金玉精奇，非一無可取，第是寶之下者也。夫所謂上寶者，以

天兄基督、聖神爺之風三位一體爲寶，一敬信間，聲色不形，肅然有律，誠以此能格其邪心，寶其靈魂，化其愚蒙，寶其才德也。中寶者以有用之物爲寶，如火船、火車、鐘鏢、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晷表、千里鏡、量天尺、連環鎗、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奪造化之巧，足以廣聞見之精，此正堂堂之技，非婦兒掩飾（飾）之文，永古可行者也。

且夫談世事足以悶人心，論九流足以惑衆志，釋聃尙虛無，尤爲誕妄之甚；儒教貴執中，罔知人力之難，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義之罰，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於

基督身上擔當之也。此理足以開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廣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則理明欲去而萬事理矣，非

基督之弟徒、

天父之肖子乎？究亦非人力所能強，必得聖神感化而然也！

上帝之名，永不必諱；

天父之名至大、至尊、至貴、至仁、至義、至能、至知、至誠、至足、至榮、至權，何礙一名字？若說正話，講道理，雖千言萬語亦是讚美，但不得妄稱及發誓褻瀆而已。若諱至數百年之久，則又無人識

天父之名矣。況

爺火華三字乃猶太土音，譯即自有者三字之意，包涵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自然而然，至公義，至慈

悲之意也。

上帝是實有，自天地萬有而觀及

基督降生而論，是實有也。蓋

上帝爲爺，以示包涵萬象；

基督爲子，以示顯身指點；

聖神上帝之風亦爲子，則合父子一脈之至親，蓋子亦是由父身中出也，豈不是一體一脈哉！總之謂爲

上帝者能形形、能象象、能天天、能地地、能始終萬物而自無始終、造化庶類而自無造化、轉運四時而不爲時

所轉、變通萬方而不爲方所變，可以名指之曰自有者，即大主宰之

天父上帝救世主如一也。蓋子由父出也，視子如父也。若諱此名，則此理不能彰矣。

法法類

欽定此
策是也

所謂以法法之者，其事大關世道人心，如綱常倫紀、教養大典，則宜立法以爲準焉。是下有所趨，庶不陷於僻矣。然其不陷於僻而登於道者，必又教法兼行。如設書信館以通各省郡縣市鎮公文；設新聞館以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變通，商農覽之得以通有無、昭法律、別善惡、勵廉恥、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則法著，法著則知

恩，於以民相勸戒，才德日生，風俗日厚矣。此立法善而施法廣，積時久而持法嚴，代有賢智以相維持，民自固結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矣。然立法之人必先經磨鍊，洞悉天人性情，熟諳各國風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輕，無不了然於胸中者，然後推而出之，乃能穩愜人情也。若恐其久而有差，更當留一律，以便隨時損益小紀，彰明大綱也。蓋律法者無定而有定，有定而無定，如水之軟，如鐵之硬，實如人心之有定而無定，世事之無定而有定，此立法所以難也，此生弊所以易也。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立法？蓋法之質在乎大綱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乎小紀每多變遷，故小人壞法常窺小者無備而掠爲己有，常借大者之公以護掩己私。然此又在奉法執法行法之人有以主之，有以認真耳。至立法一則，閱下自可心領神會，而法在其中矣。

又有柔遠人之法，凡外國人技藝精巧，國法宏深，宜先許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見多奇，致生別事。惟許牧司等並教技藝之人入內教導我民，但准其爲國獻策，不得毀謗國法也。英吉利卽俗稱紅毛邦，開邦一千年來未易他姓，於今稱爲最強之邦，由法善也。但其人多有智力，驕傲成性，不居人下。凡於往來言語文書，可稱照會交好、通和、親愛等意，其餘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污之字，皆不必說也。蓋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不是經綸實際，且招禍也。卽施於枕近之暹羅、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實因人類雖下，而志不願下，卽或愿下，亦勢迫之耳，非忠誠獻曝也。如必欲他歸誠獻曝，非權力所能致之，必內修國政，外示信義，斯爲得爾，此道實爲高深廣遠也歟？現有理雅各、湛孖士、米士威太人、俾士合、信覺士、濱先生、慕維廉、艾約瑟、韋

律衆先生與小弟相善也。

花旗邦卽米利堅。禮義富足，以其爲最。其力雖強而不侵凌鄰邦，有金銀山而招別邦人來採，別邦人有能者冊立爲官，是其義也。邦長五年一任，限以俸祿，任滿則養尊處優，各省再舉。有事各省總目公議，呈明決斷，取士立官，補缺及議大事則限月日置一大櫃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寫票公舉，置於櫃內，以多人舉者爲賢能也，以多議是者爲公也。其邦之跛盲聾啞鰥寡孤獨，各有書院教習各技，更有鰥寡孤獨之親友甘心爭爲善事者，願當衆立約保養。國中無有乞丐之民，此是其禮儀，其富足也。現有羅孝、卑治文、花蘭芷、高先生、晏先生、贊臣先生、寡先生與小弟相善也。總論二邦，其始出於英吉利邦，後因開埠花旗，日以日盛，而英邦欲有以制之，遂不服其苛，因而戰勝英邦，故另立邦法，兩不統屬焉。數百年來各君其邦，各子其民，皆以

天父上帝

耶蘇基督立教，而花旗之信行較實，英邦之智強頗著。所以然者，因花旗富足，不待外求，可常守禮法也。英邦用繁，必須外助，故多逞才智也。

日耳曼邦內分十餘邦，不相統屬，亦無侵奪，信奉

天父上帝耶蘇基督尤慎。其人有太古之風，故國不甚威，而德則獨最也。亦有大船往各邦貿易，卽各邦之君臣亦肯信任其人辦事，因其人不苟於進退，最信

皇上帝救世主，而不喜戰鬪，願守本分也。現有黎力居、韋牧司、葉納清、韓士伯，又有一位忘其名，與弟相善也。

風雨粟、(鏢、鏢)寒暑針，先出此邦之花蘭溪，辨正教亦出此邦之路得也。

瑞邦、丁邦、羅邦，純守

耶蘇基督之教，其髮老少多白，中年多黃，相品幽雅，誠實寬廣，有古人遺風焉。惟瑞國有一韓山明牧司，又名威北者，與弟相善，其人並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羨其為人焉。愛弟獨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縣地也。

佛蘭西邦亦是信

上帝

耶蘇基督之邦，但其教多務異跡奇行，而少有別，故其邦今似半強半美之邦，但各邦技藝多始於此，至今別邦雖精，而佛邦亦不在下。但其教尙奇異，品學遜焉，人不之重，惟與英爲婚姻之邦，相助相善，而邦勢亦強，與弟無相識者，因道不同也。

土耳其邦東南卽古之猶太邦也，西北近俄羅斯，因此邦之人不信

耶蘇基督爲救世主，仍執摩西律法不知變通，故邦勢不振，而於丙辰年爲俄羅斯所侵，幸英佛二邦相助，得免於禍。此邦爲

天兄降生聖地，將來必歸

基督。蓋新遺詔書有云：「俟萬邦歸信後，而以色列知愧恥焉。」今猶太人因耶蘇基督升天四十年後遭

上帝怒罰，驅逐出外，凡信

基督耶穌者亦逃出外邦，至今各邦皆有猶太人以為之證據，亦

天父之意也。即中邦而論，河南開封郡祥符縣內多有猶太人及羊皮書寫猶太字跡者不少，但其人自宋迄

今，多歷年所，亦徒行其禮而不識其字，不知其實意焉。問其因何行此教，則答以望

基督救世主降生，及凡各邦之猶太人亦如是，不信

救世主之既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前也。

俄羅斯邦其地最廣，二倍於中邦，其教名天主教，雖信

耶穌基督，而類于佛蘭西之行也。百餘年前亦未信

天兄，屢為英、佛、瑞、羅、日、耳、曼等國所迫，故遣其長子偽裝凡民，到佛蘭西邦學習邦法、火船技藝，數年回邦，

無人知其為俄之長子也。及歸邦之日，大興政教，百餘年來聲威日著，今亦為北方冠冕之邦也。

波斯邦在猶太之東南，其人拜

上帝所造之一物，即太陽也。不食犬豬，亦信妖佛焉。今雖名為波斯人，其地實歸於別邦，亦恬不為恥。其人祇

求富貴，不爭榮華，故流落他方，隨人轉移，毫無貞節，一如今之中邦從前受制滿洲，恬不知怪，所以

然者，各自為己，而少聯絡之法也。

埃及邦即麥西邦，在猶太西南方，有紅海為界。其地周歲無寒，而夏最炎熱。有山名亞喇伯，為萬國

最高大者，昔挪亞方舟即擱於此山也。四時有雲籠罩，少見山巔，而埃及民未曾見過雨雪，聞過雷聲，

其地少泉而多沙漠，但到春夏交際，山頭雲密布，飛瀑四奔流，農民于水將退之先，在水面布種下田，待盡退時，則苗既淳然興之矣。所以然者，因山高接熱，雲氣昇騰，凍結于巔，四時不散，故雨不施於曠野，雷不奮於地中，冰常凝於高峯，雪無飄於熱地也。今其人尊約瑟摩西為聖人，名回回教，蓋天父上帝前現權能與二人，至今猶有遺風焉。

暹羅邦近與英邦通商，亦能做造火船，大船往各邦採買，今亦變為富智之邦矣。
日本邦近與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項技藝以為法則，將來亦必出於巧焉。

馬來邦、祕魯邦、澳大利邦、新嘉波、天竺邦、前西藏、後西藏、蒙古、滿洲，皆信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焉。雖滿洲前盜據中地蒙古之地，亦不敢直認為滿洲固有之物，故不見稱於各邦也。不過中國從前不能為東洋之冠冕，暫為失色，良可既（慨）已。以上略述各邦大勢，足見綱常大典、教養大法，必先得賢人創立大體，代有賢能繼起，而擴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時制宜，度勢行法，必永遠不替也。倘中邦人不自愛惜，自暴自棄，則鷓蚌相持，轉為漁人之利，那時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國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曷不乘此有為之日，奮為中地倡，以頂

天父天兄綱常，太平一統江山萬萬年也。

欽定此策
殺絕妖魔
行未遲

此策是也

一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於一，內外適均而敷於眾也。又由眾下而達於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於准賣新聞篇或暗櫃也。法式見下。
一興車馬之利，以便利輕捷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專其利，限

滿准他人做做。若彼願公於世，亦稟准遵行，免生別弊。先於二十一省通貳十一條大路，以爲全國之脈絡，通則國家無病焉。通省者闊三丈，通郡者闊二丈五尺，通縣及市鎮者闊二丈，通大鄉村者闊丈餘。差役時領犯人修葺崩破之處。二十里立一書信館，愿爲者請餉而設，以爲四方耳目之便，不致上下梗塞，君民不通也。信資計文書輕重，每二十里該錢若干而收；其書要在某處交遞者，車上車下，各先束成一捆，至卽互相交訖，不能停車俄頃，因用火、用氣、用風之力大猛也。雖三四千里之遙，亦可朝發夕至，縱有小寇竊發，豈能漏網乎？

此策
是也

一興舟楫之利，以堅固輕便捷巧爲妙。或用火、用氣、用力、用風，任乎智者自創；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其利，限滿准他人做做。若愿公於世，亦稟明發行。茲有火船氣船一日夜能行二千餘里者，大商則搭客運貨，國家則戰守緝捕，皆不數日而成功，甚有裨於國焉。若天國興此技，黃河可疏通，其沙而流入於海，江淮可通有無而緩急相濟，要隘可以防患，凶旱水溢可以救荒，國內可保無虞，外國可通和好，利莫大焉。

此策
是也

一興銀行，倘有百萬家財者，先將家貲契式稟報入庫，然後准頒一百五十萬銀紙，刻以精細花草，蓋以國印圖章，或銀貨相易，或紙銀相易，皆准每兩取息三釐，或三四富民共請立，或一人請立，均無不可也。此舉大利於商賈士民，出入便於攜帶，身有萬金而人不覺，沉於江河則損於一己而益於銀行，財寶仍在也。卽遇賊劫，亦難驟然擊去也。

一興器皿技藝。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做造，罪而罰之。卽有法人而生巧者，准前造者收

此策是也

爲己有，或招爲徒焉。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益民多者年數加多，無益之物有責無賞，限滿他人做做。

此策是也

一興寶藏。凡金銀銅鐵錫煤鹽琥珀蠟壳琉璃美石等貨有民探出者，准其稟報，爵爲總領，准其招民採取，總領獲十之二，國庫獲十之二，探者獲十之六焉。倘寶有豐歉，則探有多少，又當視所出如何，隨時增減，不得匿有爲無也。此爲天財地寶，雖公共之物，究亦枕近者之福，小則准鄉，大則准縣，尤大者准省及省外之人來探也。有爭鬪搶奪他人之所先者，准總領及地方官嚴辦，務須設法妥善焉。

此策是也

一興郵亭以通朝廷文書，書信館以通各色家信，新聞館以報時事常變，物價低昂。只須實寫，勿着一字浮文。倘有沉沒書扎銀信及偽造新聞者，輕則罰，重則罪。郵亭由國而立，餘准富民納餉稟明而設，或本處刊賣，則每日一篇，遠者一禮拜一篇，越省則一月一卷，註明某處某人某月日刊刻，該錢若干，以便遠近採買。

一朝廷考察。若探未實者，註明有某人來說，未知是否，俟後報時字樣，則不得責之也。

一興各省新聞官。其官有職無權，性品誠實不阿者，官職不受衆官節制，亦不節制衆官，卽賞罰亦不准衆官褒貶。專收十八省及萬方新聞篇有招牌圖記者，以資

此策現不可行
恐招妖魔乘機
反間侯殺絕殘
妖後行未遲也

資
料
一 聖鑑，則奸者股慄存誠，忠者清心可表，於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矣。人豈有不善，世豈有不平哉？

是

一興省郡縣錢穀庫，以司文武官員俸值公費，立官司理，每月報銷。除俸值外，有妄取民賄一文者議法。

是

一興市鎮公司，立官嚴正，以司工商水陸關稅，每禮拜呈繳省郡縣庫存貯或市鎮公務支用。有爲己私抽者議法。

是

一興士民公會，富貴善義，仰體

天父

天兄好生聖心者，聽其甘心樂助，以拯困扶危，並教育事件。至施捨一則，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譽；恐無貞節者一味望恩，不自食其力，是滋弊也。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惟廢疾無所歸者准白白受施。

是

一興醫院以濟疾苦，係富貴好善，仰體

天父天兄聖心者，題緣而成其舉，立醫師必考取數場然後聘用，不受謝金，公義者司其事。

是

一興鄉官，公義者司其任，以理一鄉民情曲直吉凶等事，鄉兵聽其鋪調。

是

一興鄉兵，大村多設，小村少設，日間管理各戶洒掃街渠，以免穢毒傷人，並拿打架攘竊及在旁證見之人到鄉官處處決，妄證者同罪；夜於該管之地有失，惟守者是問。若力不足而呼救不及，不干守者之事。被傷者生則醫，死則瘞，有妻子者議卹。

是

一罪人不孥，若訊實同情者及之，無則善視撫慰之，以開其自新之路。若連累及之，是迫之使反也。

是

一禁溺子女，不得已難養者准無子之人抱爲己子，不得作奴視之。或交育嬰堂，溺者罪之。

外国有與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貨物船等有防於水火者，先與保人議定每年納銀若干，有失則保人賠其所值，無失則贏（贏）其所奉。若失命則父母妻子有賴，失物則己不致盡虧。

一 外国有禁賣子為奴之例，家貧賣子，只顧眼前之便，不思子孫永為人奴，大辱祖考，後世或生賢智者，不得為國之用，反為國之害矣。故准富者請人僱工，不得買奴，貽笑外邦。生女難養，准為女伺，長則出嫁從良也。

是

一 禁酒及一切生熟黃煙鴉片。先要禁為官者，漸次嚴禁在下，絕其栽植之源，遏其航來之路，或於外洋入口之煙不准過關。走私者殺無赦。

是

一 禁廟宇寺觀。既成者還其俗，焚其書，改其室為禮拜堂，藉其資為醫院等院。此為拯民出於迷昧之途，入於光明之國也。

是

一 禁演戲修齋建醮。先化其心之惑，使伊所贊助者轉助醫院、四民院、學館等，乃有益於民生實事。

一 革陰陽八煞之謬。名山利藪，多有金銀銅鐵錫煤等寶，大有利於民生國用。今乃動言風煞，致珍寶埋沒，不能現用。請各自思之，風水益人乎，抑珍寶益人乎？數千年之疑團牢而莫破，可不惜哉！

是

此策是也

一 除九流惰民不務正業。專以異端誣民，傷風敗俗，莫逾於此。准其歸於正業，焚去一切惑民之說。若每日無三個時辰工夫者，即富貴亦是惰民，准父兄鄉老撿送，送諸絕域，以警頹風之漸也。誠以遊手偷閒，所以長其心之淫慾；勞心勞力，所以增其量之所不能。此

天父之罰

始祖使汗顏而食者，一則使自養身，一則免生罪念，亦為此故也。

是

一屋宇之制，堅固高廣，任其財力自便，不得雕鏤刻巧，並類王宮朝殿，宜就方正，勿得執信風水，不依衆向，致街衢不直。既成者勿改，新造者可遵，再建重新者亦可改直。

一立丈量官，凡水患河路有害於民者，准其申請，大者發庫助支，小者民自捐助。而屋宇規模，田畝裁度，俱出此官。受賤者准民控訴革職罰罪。

是

一興跛育（盲）聾啞院。有財者自攜資斧，無財者善人樂助，請長教以鼓樂書數雜技，不致爲廢人也。

是

一興鰥寡孤獨院，准仁人濟施，生則教以詩書各法，死則憐而葬之。因此等窮民操心危，慮患深，往多有有用之輩，不可不以恩感之也。

是

一禁私門請謁，以杜賣官鬻爵之弊。凡子臣弟友，各有分所當爲，各有奉值，各有才德，各宜奮力上進，致令聞外著，豈可攀援以玷仕途？卽推舉者亦是爲國薦賢，亦屬分內之事，既得俸值，何可貪賤？審實革職，二罪俱罰。

一上所議，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尊五美，屏四惡之法，誠能上下凜遵，則刑具可免矣。雖然縱有速化，不鮮頑民，故又當立以刑刑之之刑。

刑刑類

一善待輕犯，宜給以飲食號衣，使修街渠道路，練其一足，使二三相連，以差人執鞭刀掌管。輕者移別縣，重者移郡移省，期滿釋回，一以重其廉恥，二以免生他患，庶回時改過自新，此恩威並濟之法也。

欽定此策是也

爺今聖旨斬
邪留正殺妖殺
有罪不能免也

一議第六 天條曰勿殺，蓋謂

天父有賞罰於來生，人無生殺於今世。然

天王為

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可無刑，是知遭刑者非人殺之，是彼自縛以求

天父罰之耳。雖然，為人上者，不可不親身教導之也。

爺誠勿殺是誠
人不好謀害妄
殺非謂
天法之殺人

一議大罪宜死者，置一大架圈其頸，立其足，昇至桅杆頂，則去其足下之板，以弔死焉。先彰其罪狀並日期，則觀者可以股慄自儆，又少符勿殺之

聖誠焉。

十款天條，治人心惡之未形者，制於萌念之始；諸凡國法，治人身惡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必先教以天條，而後齊以國法，固非不教而殺矣，亦必有恥且格爾。

一與番人並雄之法。如開店二間，我無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價平賣，彼價桂賣，是我受益而彼受虧，我可永盛，彼當即衰，彼將何以久居乎？況我已有自固之策，若不信義二字足矣，何必拘拘不與人交接乎？是淺量者之所為也。雖然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禮法，方不致妄生別議。但前之中國不如是焉，毫無設法修葺補理，以致全體閉塞，血脈不通，病其深矣。今之人心風俗，皆非古昔厚重之體，欲清其病源既不可得，即欲俊補，其可得乎？此皆為邦大略。小弟於此類，凡涉時勢二字，極深思索，故於古所無者興之，惡者禁之，是者損益之，大率法外輔之以法而入於德，

刑外化之以德而省於刑也。因又揣知

聖心圖治大急，得策則行，小弟誠恐前後致有不符之跡，故恭錄已（己）所窺見之治法爲前古罕有者，彙成小卷，以資

聖治，以廣

聖聞。懇自今而後可斷則斷，不宜斷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議定再獻，不致自負其咎，皆所以重尊嚴之聖體也。或更立一無情面之諫議在側，以輔聖聰不逮，諸凡可否，有宜於後不宜於今者，懇留爲

聖鑑，準以時勢二字推行，則頂起

天父

天兄綱常，太平一統江山萬萬年矣。

前有爲將者具稟求教用兵之法，小弟姑舉兵要四則以答所求，且教以留心推行，幸勿笑爲紙上談兵可也。但未知有當與否，恭錄

聖覽。

爲將有爲將之學問

雨晴風霧，皆爲兵具；山原林坎，亦是武經；喜怒哀樂，爲用兵之策；智仁勇義，乃勝敵之謀。雖云兵者

詭道也，蓋慎於平素而詭在一時，此孔明之學問，能百戰百勝也。

爲將有爲將之道德

兵不在多而在得力，然所以得人力而人肯聽令者，在主將有以服之耳。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必平日有恩於人，如士卒死吳起之憐病，衆人遮余闕以身先，馬謖雖死而不怨，李嚴見黜而無詞也。更有民則箠食壺漿，商則市肆無驚，豈非仁聲素著，信義先行者所能如此哉！

爲將有爲將之法律

孔明之所以見稱今古者，惟「器使羣材，賞罰嚴明」八字而已。蓋器使則人無亂法，嚴明則人皆服法；無亂而服，即效命取勝之根也。

爲將要知蓄銳之方

蓋兵者勢也，因其勢而導之，則一往莫遏。故孔明每多激將之言，不激則勢不銳；岳飛身先士卒，激以仁義，關張趙雲，威聲素著，故得迎刃而解。即我

天朝初以

天父真道，蓄萬心如一心，故衆弟祇知有

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

東王西南翼王羅大綱等所以屢戰屢勝者，亦先聲奪人，聞風而竄，推之古昔，兵之得勝於進退騎誘者，無非由蓄威而得也。又云「師克在和」，不和則人心不一，不一則渙，何蓄銳之有？故廉蔣相和，

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關者此也。信斯言也。雖有些須失錯，不且妄生議論，以惑軍心，宜如田單之說，有神兵下降，以復齊七十餘城，切不可有漏洩軍機，如自鑿船底令水入艙者也。至於各國各省情形以及軍國精細等事，非紙筆所能罄述，又非目前所急務者，惟願衆弟量度時勢二字，以行所當行可也。

據王輯影印本排印，全書共二十五葉。又原有洪秀全眉批，今一律加框附印於上。

欽定士階條例

欽定士階條例

欽命文衡

副正

總裁小弟

陳玉成 蒙得恩

暨

磨勘 閱文

小臣等跪在我

真聖主萬歲萬歲萬歲陛下暨

救世真聖幼主萬歲萬歲萬歲陛下，奏為妄擬試士條例敬獻

聖閱，懇乞

聖裁事緣 小弟小臣等無智無才，不達天情理學，不知不識，惟賴

聖主裁成，乃荷

天父上帝

天兄基督天恩，

真聖主暨

救世幼主聖恩，封 小弟等為文衡總裁，小臣等為總閱、磨勘、閱文等職，司理 京試，選舉人材，午夜自

思，實深抱歉。惟於本年十月二十一日，又蒙我

真聖主操勞聖心，頒降

聖詔，詔明每年正月由兩司馬、卒長、師、旅帥等開考，有兩文學、兩武學、族文學、族武學等名，其縣試郡試，

等仍從舊制各等詔。欽此。欽遵之下，仰見

真聖主求賢若渴，雅化作人之至意，盡美盡善，不必更有所求矣。惟思

天命方新，四海漸歸真道，輿圖日廣，萬方定必觀光。所有應試士子，必須習練詩書技藝，共識天情奧妙，非朝夕遂能貫通。每年於正月即行考試士子等，未免用功無期，即兩、卒、師、旅等官，亦恐別悞公事。且於省試、京試，恐場期太迫，路遠愆期，有負觀光之志。茲小弟小臣等不揣冒昧，妄擬於每年二月由軍帥考起，並擬省試、京試俱三年一次，考約士移於七月秋涼之時，俾士子等得以寬期習練，庶可倍獲真材，儲爲樑棟。並擬各士子以執照報名，由師帥詳冊，可免保結之例。是以大膽擬獻條例一本，未知是否，懇

恩聖閱，伏乞

聖裁。如蒙

旨准，並擬鑄頒各省，自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甲子科舉行，以爲萬方遵守，萬年成規，永垂不朽。如此緣由，肅本啓奏，恭候

真聖主萬歲萬歲萬萬歲

御筆改正，更乞

聖訓教導遵行。

旨准將原本刷印，欽此。

序

天國創萬年之基業，應樹萬年之規模；得非常之賢才，乃克佐非常之治績。是故取士之法不一，而登明選公之意則同，特天情與凡情有別焉。荷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真聖主降凡宰治天下，定鼎天京，立政任人，揆文奮武；兩科取士之盛，惟在在革除凡例，俾人人共證

天心，法至良，意至美也。粵稽古昔，其設科拔擢，亦有制定章程，第名實不符，士風日下，值此

天命維新之會，道既切乎性命身心，制自超乎古今前後，豈若承訛襲謬，因陋就簡之所為哉！且夫秀才、舉人諸名目，攷前侯試士之典，有虞則三載考績，成周則三年賓興，無所為秀才等名也。故科目莫備於唐，唐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其秀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唐玄侯手撰六典，舉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故有鄉舉進士求試秀才者。明太侯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郡知郡，又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是秀才之科第甚高，不容濫冒，其名當改也。舉人者舉到之人，唐高侯顯慶四年侯親策試之，凡九百人，登科則除以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後世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即科目中之一科，有舉進士者，有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而第不

第未可知。蓋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上自「爲秀才等名也。故科目莫備於唐」以下至此二百五十六字爲原書缺葉，據英傑歸真引用此書之文補入。）

朝廷言之，仍謂之舉人，非必以鄉試爲舉人，會試爲進士也。是舉人、進士之名當改也。進士中之特出者爲翰林，自漢以來皆有之，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洽墳典，足以通達軍謀、詳明政術者，均可入翰林之選。第舉用之途太寬，稱名每不得其實，是翰林之名當改也。武試始於宋慶歷年間，以阮逸爲武學諭；至明太侯立武學，用武舉，其秀才等名與文士同，尤覺盛名難副焉。宏惟我

天國振興文治，廡念武功，自癸亥開科，以

天王萬壽時舉行，旋移於

幼主萬壽時，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開

天試，嗣復改爲每歲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舉人，五月十五日考武舉人，各省皆然。於九月初九日考文進士翰林元甲，九月十九日考武進士等；又於每歲正月十五日試選各省提考舉人之官，洵屬至精至密，至備至周。惟制度燦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舊，所當循名責實，顧名思義，掃除故跡而更張之，使萬萬年盡美盡善，以永垂不朽也。欣逢我

千王殿下欽奉

天命

主命，總攬文衡，聿修試典，綜覈名實，定厥宏規，準論秀書升之意，以相變通，改秀才爲秀士，謂士人榮顯

之初如卉木之方秀也；改補廩爲俊士，謂智過千人爲俊也；改拔貢爲傑士，謂才過萬人爲傑也；改舉人爲博士，謂其博雅淹通也，今於庚申十一月蒙

詔改爲約士，謂能通徹四約也；改進士爲達士，謂其通達事變足以兼善天下也；改翰林爲國士，謂其學識超乎一國，以國士待之自克以國士報也；至武秀才等則改稱英士、猛士、壯士、威士之殊。英謂其英多磊落也；猛謂其猛可濟寬也；壯謂其克壯大猷也；威謂其有威可畏也。是文武統名爲士，而稱謂各有其真，將見絃誦之士懷經濟，赴桓之士盡腹心，文可兼武，韜略載在詩書；武可兼文，干戈化爲禮讓。事事協文經武緯，人人具武烈文謨。我

天朝萬萬年作人之治，所由黼國黻家，

天道無不彰之美；金聲玉振，

天理無不暢之機。士生斯世，可不爭自濯磨以仰報

天恩

主恩，永遵真道，永享真福也哉！

正總閱 小官 李春發 黃期陞 等謹序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己未九年九月九日宏開天試，小官 李春發等恭隨

文衡正總裁干王寶駕入闈勦理試務，荷蒙

干王勞心，改正文武秀才舉人等諸名目，仰見

天朝制度維新，超前軼後，洵為萬萬年不易良規。並頒

誼諭，命小官等製文詳誌，既奏奉

真聖主旨准

御筆刪易數處，懸額試院，永垂不朽。嗣於庚申十年正月十五日試選各省提考官。小官等奉

干王面諭，命撰勸戒士子文一則，俾天下萬郭萬世之士永遠修好鍊正，端士習，敦士品也。小官等紬

繹鄙思，敷陳管見，竊以勸戒士子之要，約有五焉：夫士居四民之首，才德兼備者為尚，德有餘而才

不足者次之。蓋農工商賈莫不有才，而叩其中藏，察其實行，則烏乎有故士之所以異乎庸衆者惟

在德。德也者，行真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幼而學之，則因德以裕才，壯而行之，則因才以見德。德本也，

才末也。古語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所當深究其本末，以克踐士之實，無愧士之名者一也。然

又不容以才德自矜也。德以積而愈高，才以斂而愈大，當知不仕無義，應懷報國觀光，故修德於

人所不見之地，而欽其德者早信其經綸之素具也；展才於勢有可乘之時，而仰其才者羣服其敷

施之有本也。且夫德者何敬

天扶

主忠孝廉節是也，是豈能假冒乎？才者何頂

天報 國齊治均平是也，是豈能倖致乎？士不知此，必至陷溺凡情，迷惑世道，德非真德，才非真才，務悅世而

不知敬

天，徒徇人而不知事

主，其何以爲德？其何以爲才？其何以爲士？

基督云：「敬

天愛人，」可包諸誠，惟涵養體行，比之良玉精金，所願諸士子密盡夫涵養之功者二也。特是有涵養之功，尤貴有堅耐之功。保羅云：「患難生強忍，強忍生練達，練達生希望，希望得則不啓羞，靜而存，動而察，其功宜交修焉。」夫事之順逆不可知，遇之窮通不可必，處安樂甚易，處憂患甚難，正惟能處憂患，乃足以見士之德，乃足以彰士之才。古語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又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要必富貴不能淫，貧賤（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百折不回，至死不變，始可以堅耐到底。士也幸生

太平之世，既遵

天誠，宜識天情。

天父聖旨有云：「真福多寒；」

天兄聖旨有云：「越受苦，越威風，」所當堅心耐草，以氣節自重而守分安命者三也。至於誦習書史，博覽篇章，目染耳濡，課學即求心之道，通經致用，家修即廷獻之資。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絕乎邪說淫詞，而確切於天教真理，以闡發乎新天新地之大觀。惟舉

舊遺詔聖書

前遺詔聖書以及

天父

天兄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天道詔書時時講明而熟識之，其他凡情諸書，業經

欽定改正。

天父前降有聖旨云：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既蒙

真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者，士果備而習焉，則煥乎有文，斐然成章，要求真本真源，在上帝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必不使有用之才德置之無用之地，與草木同腐，所當孝順於

魂爺，常與天情相脗合而體用兼該者四也。若夫武士類皆絀於德而優於才，顧才亦不可誤用也，德亦不可不講也。武士之才在強，有德則強者和矣；武士之才在練，有德則練者精矣。我

天朝欽定武略一書暨

真聖主詔明大小兵法水旱戰法與

于王願諭兵要四則，均爲武士所宜習，蓋干戈弓矢，武之具也，而力取不如用智，折衝禦侮，武之能也，而決勝恃乎運籌，以義理之勇，化血氣之勇，知全敬

上帝，自然同心同力同振

天威也。棘闈應試之人，

天國干城之選，所當諳兵政、識軍機，以爲武士相期者五也。之五者揆文則足以輔

國，奮武則足以誅妖。文士奉

天提考，必能革從前之陋習，使人心風俗底於淳；武士受命專征，必能靖海宇之殘氛，使邪術迷途知自悔。將

見士風日正，士氣日揚，（揚）所由輔

太平萬萬年一統江山，永頂綱常，永沐

天父

天兄鴻恩，永享

真聖主真福，以仰副

干王

列王教導之深心者，庶其在斯士也！各宜勉之，毋負厚望。

正副
總閱小官 李春發
黃期陞

磨勘小官 喬彥才
劉盛培

閱文小官 范機園
吳鎮坤

汪順禎
汪順禎

劉達忠
彭匯川
陳明益
汪厚甫

蔡長發等全撰

科場士階條例

一擬每年試期，於二月舉行鄉試，由各省郡縣師帥先期出示，並行文至該師帥所屬之旅帥、卒長、兩司馬，其各統下有願應試者，令各造名冊先期送師帥處。師帥彙集本師名冊，一併呈送軍帥。軍帥先期出示，於二月初三日考鄉文學一場，其首一名曰信士；二月十二日考鄉武學一場，其首一名曰藝士，由軍帥典試，文武均取首一名，軍帥給以信士、藝士執照。其餘評定甲乙，亦概行錄送達之縣監軍。每年三月舉行縣試，縣監軍先期出示，於三月初三日考縣文學一場，初六日覆試一場，其首二名曰秀士；三月十三日考縣武學一場，十六日覆試一場，其首二名曰英士，由縣監軍典試，文武均取首二名，縣監軍給以秀（以下原書缺二葉約五百字）

一切供應俱典試官備辦，開冊報名，佐將在公項支撥。

一擬每年欽遣各郡提學，考俊士則兩文一詩，考毅士則馬箭三枝、步箭五枝及弓刀石技勇，其榮酉二年考傑士則兩文一策一詩，均由提學出題校閱。所有供應提學及士子一切，係郡總制備辦，報明佐將在公項支撥。

一擬每逢子午榮酉年由京遣放提考每省正副各一員。提考先期行文，於七月初七日考約士，三文一詩；初九日覆試一策一論一詩，由提考出題。於七月十七日考猛士，馬箭三枝，步箭五枝；十九日覆試步箭五枝及弓刀石技勇，並默寫武略一節，由提考校閱，取定約士、猛士若干名，提考給以執照。其提考職同燕試畢回京，奏覆繳印，仍理原官事務。

一擬各省提考供應由各省佐將備辦，在公項支撥。惟江南省提考供應由江南省文將帥先期諭知江寧、尙元等縣監軍承辦，以符舊制。

一擬每逢子午榮酉年於正月十五日京試，考選各省正副提考及各郡提學共一場，兩文一詩，係

真聖主頒詔命題，由

正總裁評定，奏

旨懸榜。其欽定正取提考屆期赴各省考試，其備取者由

正總裁選定，奏

旨欽遣爲每年及榮酉兩年各郡之提學，一科一任。

一擬每逢辰戌好未年，集各省新舊科提考所取之約士、猛士及榮酉兩年提學所取之傑士，先期來

京恭應

天試。考取元甲狀元、榜眼、探花，二甲國士、威士，三甲達士、壯士於九月初九日考文士子，首場三文一詩；九月

十二日次場一策一論一詩，由

真聖主頒詔命題。於九月十九日考武士子，首場馬箭三枝，步箭五枝；九月二十二日次場考弓刀石技

勇；二十三日覆試步箭五枝，各默寫武略一節。正副講武官隨正副總閱襄理，所有文武甲乙均由

正總裁評定，奏

旨懸榜。

正總裁給以執照，以爲出身；並因材選舉，奏封爲天朝殿前等官及各廷府等處屬員，授職執印理事。

一擬各省文武士子來京應試，該士子等既領有執照，即先期於各佐將處請憑，由

正總裁頒諭各佐將令其驗明執照，給以文憑，並令按路途遠近酌給盤費，佐將在公項支撥。至文武士子到京，約士、傑士投禮部驗憑，猛士投兵部驗憑，即持執照往詔命官處報名，由詔命官開冊送考。如前科京試既經中式者，除元甲首名外，餘俱准其再考，亦照例請憑。若來京已過試期，概不補考，其應試士子試畢除

正總裁保封某職奏留外，均領原憑回省繳佐將註銷。所有在京應試者於報名時各持取中執照投詔命官處驗明，在冊註明某某官屬下，無庸請憑。其朝官有願應試者亦准報名送考。惟在京屬官有未經中式約士等本無執照而有志觀光者，須由各本官行文詔命處報名入冊收考，以免朦混。

一擬各省士子來京應試，文士子均在翰林院居住，由翰林院司事稟明人數，請領糧米薪水等件；武士子均在講武官處居住，由講武官稟明人數，請領糧米薪水等件，係江南省文將帥印揮給發，永以爲例。

一擬每逢辰戌好未年九月

天試，預於九月初一日考選磨勘官二員，閱文官十員，在

正總裁府之旁殿，由

正總裁先期行諭調考某員，未奉調者不得報名求考。屆期

正總裁出題一文一詩，俟

正總裁評定，肅本奏舉。至子午癸酉年正月十五日試期，即照前年選定之員各司試務。

一擬每逢子午癸酉年正月十五日考選提考提學，惟朝官及各廷府等處有印屬官以及 京試會

經中式者准其應考，其無印屬官願考者由本官行文詔命處報名入冊收考。其報名冊中一概俱

註明官銜、出身及某某屬下，以杜冒濫。

一擬每逢 京都正月九月試期，由

總裁保舉奏

旨欽派巡察官十員，入院襄理。所有一切供應，俱由巡察官稟明支領應給。每場每日定於辰刻散給士

子等飯菜一次並碗箸等件，午刻散給糕餅一次，酉刻散給燭臺油燭；武場供給亦照例備辦。其各

省郡縣軍帥典試供給均做此例。

一擬 京都試院大門之旁，預於壁上開一小門，約尺餘長，一尺寬，安以木門，尙以小鎖。每逢試期開門，總閱點名畢，進畢供給物件，即行封門，不准私開。其

正總裁傳諭出、傳稟入以及傳本章奏事，概由小門傳出傳入。除

正總裁公文外，試院內各官皆不准傳文書便字出入。至試院大門至放牌時方開，私開者以舞弊議

罪。由總閱於巡察官中簡選二員，給以印封鎖鑰，使司啓閉，並令周時巡緝，以重關防。

一擬 京都試院東西兩闈，均於闈外設立木柵，每屆試期，點名後士子各對卷面字號歸號，卽行封鎖木柵，至繳卷放牌時方開，並於每闈柵外設一水缸貯水，士子不准出柵取水。又於每闈內添造炭爐二座，巡察官先期傳知五大軍巡查，飭各軍地段撥派牌尾二名，先期入院，在號內當差，專司士子茶水及傳送飯菜等件。其木炭茶銚茶壺，各士子自行帶入，交當差牌尾代理，出場時認明交還。至當差牌尾各給腰牌，試畢繳牌出院，仍回原軍各衙理事。

一擬 京試每場

聖詔命題於跪讀懸掛後，由總閱飭員抄寫多張，交巡察官傳入各闈，每闈一張，飭該闈當差牌尾實貼號首，令士子等在闈內公閱。至一切場規及詩文策論擡頭等例，亦由總閱飭員寫交巡察官實貼木牌，周傳各號公閱，並由總閱給以印封鎖鑰，飭巡察官二員專查木柵，於每場點名後封柵，午刻開柵一次，巡察親至各號按照坐號於各卷蓋用真道圖記，旋卽封柵，俟繳卷放牌時方開，士子於繳卷後不准再行入號。

一擬 京試閱文官十員，磨勘官二員，正副總閱二員，閱文分派十房，其士子文字優者由各房閱定，蓋用閱薦圖記，加批送交磨勘閱定，轉呈總閱閱定，進呈

正總裁評定，奏

旨懸榜。

一擬磨勘閱文等官場內動用紙張筆墨印色各件，俱自行措辦帶往，不取諸公。

一擬各省郡縣鄉及京試所考文士子，其文與策論不滿三百字者不錄，題目寫錯、擡頭寫錯者不錄，誤寫避諱字面不合

天情者不錄，真草不完及字跡兩樣者不錄，烏卷曳白及燒損文卷者不錄，卷內未蓋真道圖記者不錄。至文武士子有故犯一切場規滋事者，由巡察稟明議罪。

一擬京都試院司事一員，於每屆試期之前，飭屬打掃試院房屋及東西閣文場潔淨，所有一切鋪陳與安床及檯檯椅杌廚灶等項，均由該員管理。如要修整房屋物件，准該員稟明文將帥請修，由殿前工部備辦工料修理添補物件。至裱糊窗壁亦由該員稟明，往刷書處領紙，飭裱糊工人辦理，其餘雜事俱准稟明飭辦。至每屆場期，該員帶屬數名在場內照料。

一擬京試例設理卷官二員，向在詔命官內選派，於每屆試期先行照知刷書官備辦文卷多本，編列字號，卷面用浮票填寫姓名坐號，卷後用彌封；繳卷時令士子揭去浮票，其彌封俟

正總裁評定，方行對號拆封，奏獻

真聖主聖覽御定懸榜。至字號底簿，該員交總閱收存，以備拆封時應用。至場中點名遞卷收卷及分派各房文卷，俱係該員管理。其武場默寫武略之卷，亦照例備辦，不用浮票彌封。

一擬京試元甲職同指揮；二甲首名傳臚職同將軍，國十、威士職同總制；三甲首名會元職同監軍，達士、壯士職同軍帥。省試約士、猛士及各郡提學拔取之傑士均職同師帥。至提學每年所取之俊

天恩。

士、毅士俱職同旅帥。郡試賢士、能士職同卒長。縣試秀士、英士職同兩司馬。鄉試信士、藝士職同伍長。俱免差役，使之奮志求進，共沐

一擬文武士子品級相等，其袍帽遵

正總裁現擬制度，奏准刻頒，該士子自行照職辦用。惟元甲准加着黃馬褂，其浪俱長二尺五寸，惟士子職同指揮、將軍、總制者用黃布爲之，不鑲邊，不繪彩。至職同監軍以下俱用紅布爲之，亦不鑲不繪。其鑾制俱闊二尺，指揮職三十三點，將軍職三十點，總制職二十七點，監軍職二十四點，軍帥職二十一點，師帥職十八點，旅帥職十五點，卒長職十二點，兩司馬職九點，伍長職無浪無鑾。

一擬民間居常所戴之帽皆用烏布纂帽，其富厚殷實之人，則紬緞縐紗，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別樣顏色，致與有官爵者相混。

一擬民間喜事所戴之帽形如圓月，內用硬胎，或加紅額壹個；（圖一）所穿之袍青、藍、烏色爲準。

一擬秀士帽則用扁巾，或緞或縐，或紅、藍、玉色皆可；（圖二）袍用大袖色，青、藍不論；靴着方頭烏靴。信士、賢士做此。

一擬俊士帽則用方巾，或緞或紬，皆用烏色前安白玉方準一塊；（圖三疑有誤）袍用大袖色，青、藍不論，靴如前。

擬傑士帽則用圓巾，或緞或紬，可用青、藍、紅色，後用二飄帶，前安白玉方帽準一塊，帽身繡花；（圖

四）靴、袍如前。

一擬約士帽則用角巾，或緞或縐，可用青、藍、紅、紫等色，後用二飄帶，藍玉方帽準在前，帽身繡花（圖五）靴、袍如前。

一擬達士帽則戴紗帽，或天青，或烏色俱可，後用橫尖翅，前安金鑲紅帽珠一顆；（圖六）袍、靴與前同。

一擬國士帽亦戴紗帽，或天青，或烏色，後用橫圓翅，前安金鑲大紅帽珠一顆；（圖七）袍、靴如前。

一擬榜眼探花皆用方翅紗帽，加鑲黃玉額一個；榜眼左插金花一枝，探花右插金花一枝；袍穿紫色大袖，靴如前。

一擬狀元之帽與榜眼探花相同，帽則加金鑲黃玉額一個，左右插金花二枝；（圖八）所穿之袍紅色大袖，靴如前。

一擬武士式亦相同，僅去其帽準換纓毬一朵，其色依玉色爲準；狀元、榜眼、探花則換黃毬，餘俱類推。一擬文士子所習之經，須欽遵。

聖詔，習理舊約、前約、真約諸書；舊約卽舊遺詔聖書，前約卽

新遺詔聖書，真約卽

天命真聖主詔旨書，以及欽定

天條書、三字經等皆宜時時攻習，以悟天情。至

真聖主御筆改正四書五經各項，待鐫頒後再行誦讀。其武士子所習與文士子同，惟於精練弓刀砲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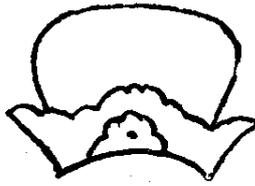
外，攻習

真聖主欽定武略及

正總裁所頒兵要四則等書，講明而熟識之以廣見聞，以增謀略。

一擬 京都聖地抽出二十一一段空間大地，以便二十一省士子進 京考試棲身之院；每段橫直約計二十丈。現今盡居翰林院總院，後可陸續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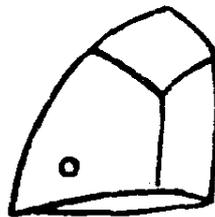
(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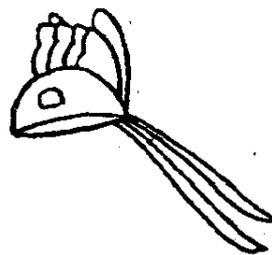
(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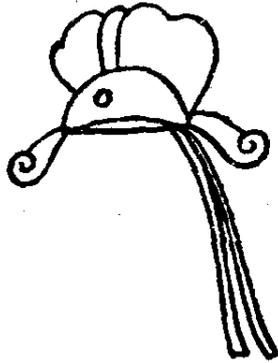
(三圖)



(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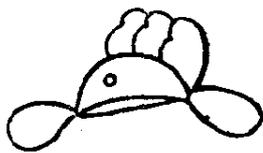
(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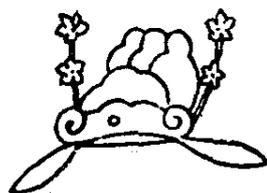
(六圖)



(七圖)



(八圖)



據蘇輯影印本排印，原書共三十三頁，其中缺第五、第十七、第十八共三葉，第五葉蘇輯據英傑歸真所載引文補出。原書諸帽式圖分置於各該條文之上，為印刷便利計，集中於一處，並加註圖一、圖二諸字。

欽定英傑歸真

敘

溯自

上帝創造天地人物，無一而非真也。一自蛇魔惑世，而異端邪說充塞乎人心，所有

天情眞道，匪特庸庸者流茫然而莫知向往，任是英偉傑出之才，或疑信相參，欲考證而無從；或議論歧出，欲附會而愈遠。卽間有有心世道者，欲宣教以明其旨，奈身無教化之（一）權，而人多不信。抑或有心懷疑義者，欲尋其緒而識其端，不遇解釋之人，而疑終莫祛，無怪乎眞道日在天下，而眞理終不明于人心也。茲蒙

天父天兄差生我

眞聖主暨

救世幼主宰治天下，復差生我

于王以佐輔之，用夏變夷，代

天宣化。常思闡明眞道，以援引世人，而提撕警覺之不倦；所恨蠢爾愚夫，自安寡昧，卽欲一施其振聵發聵之

方而無從。而何幸妖胡奴隸之輩，猶有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自知從前之失，仰慕

眞主而幡然來歸；且又善于質疑，善於問難，適足以觸發我

于王訓誨不倦之本懷。故不禁津津焉、娓娓焉，舉眞理眞道有味乎其言之，而使斯人恍然悟、帖然服，

覺向之以身歸者今更以心歸矣；向之身歸

真主者今更心歸真道矣。小官等猥以菲才，夙叨

恩眷，凡是賓客燕見，罔不隨侍左右，旁聆

寶訓，道通天地之外，思入風雲之中，批卻導窾，切理糜心，要惟此番問答，尤屬聞所未聞而又聞所樂

聞也，因謹筆之於（二）書而請公諸世。我

干王遂俯從愚議，呈獻

聖覽，荷蒙

旨准刊刻頒行，爰名之曰英傑歸真云。

時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干殿刑部尙書小官何春發

干殿禮部尙書小官汪蘭垣

甲官副信隊勇忠富小官 劉盛世培

天試文狀元開朝勳臣小官
昱天安（三）干殿文正總提 劉關忠等敬序

甲官正信隊勇忠富小官 吳文彬

干殿戶部尙書小官何其興

干殿兵部尙書小官丁錦堂

干殿工部尙書小官辛振甲

英傑歸真

一日有投降者，據云自是甚麼紅頂雙翎，與某妖不和，欲歸

天朝出力報效，具稟求見。

本軍師念切該等亦是天中帝土之人，故准伊進見。遂傳令府官兩傍排列，引進跪呼千歲後，請安道禱畢，平身旁立。

千王問以來意，伊即答以妖運該終，大小不和，民心不附，恐難與天國抗也。況

真聖主天王得

天心眷顧，每至極處逢救，爲此故特來歸順焉。求

殿下不棄，收爲門下，定即報效援救之恩也。

千王聽罷來意，未知出自真誠否，乃試其心曰：『爾既受妖之官，爾祖父恐亦受妖恩不少；且前並未受過

天朝官爵恩典，何忍遽棄其官而來投順乎？其中必大有所見，乃能如此去就也。爾當稟明前來，方可准信。』伊答曰：

『千王明鏡高懸，真僞立見。』愚弟決去妖官來投

天朝者，實因我祖父名爲他官，實爲他奴，雖受六七代功名官爵，較之宋明前代十無一二。況宋末明末

之時吾祖父之跟從之者罹難自縊者不知凡幾，其爲胡妖之害實得不償（四）失。況天兵說我是
韃子，我實天人；說我是胡妖，我實華人，骨肉毛血都是中土人，不過暫受妖權所制，妖官污弄，一時
不能脫滿洲鬼迷耳。今愚弟來歸，實是去暗投明，脫鬼成人之幸，從今欲做英雄豪傑，不忖爲中土
天朝人也。乃蒙

殿下以此疑難，益令我對蒼天而生忤，對祖父而流涕也。」遂切齒對天跪下而誓曰：「倘有假意來
降，不爲祖父報仇，不爲

天王盡忠者，愿

天父皇帝誅之。」言罷，乃當衆放聲大哭不止。

干王見其歸順之念誠，遂命左右扶起，賜以

天朝袍帽，令衆官安置居處飲食。衆官俱言遵令，仍三呼千歲而退。是晚那人因未悉各款禮儀，稱謂恐
有不合于講禮讀法之事，乃坐臥不安，長夜耿耿，思想前所談論聽聞者，中多有隱諱之字，尊己卑
人之詞，恨不得天曉而欲有所請，以釋其心之惑也。次日早起不敢妄進，早飯後即傳鼓求見，謂
「某請安求教也。」旋內有三通鼓響，女官傳令出曰：

干王坐殿。衆官跪呼請安稟事，請令畢，旋令在偏殿坐，有一禮部尙書並三四僕射侍從可矣。衆屬官
俱照常辦事，不用進偏殿也。引進內殿右邊一廳，鋪毡結綵，案尙金玉銀杯鐘鏢古玩四圍羅列，壁
掛一大福字，高長七尺五寸，橫闊六尺，尙橫批

天兄基督登山垂訓九福之言，旁寫

精忠軍師于王書。階前花草鮮妍，中門額懸一金邊龍匾，內有黃絹

御筆硃題龍邊鳳詔，書法遒勁，罩以大玻璃三塊，明朗莊嚴，令人生慕。讀之，其略云：

『天王詔旨曰：朕意玆胞達胞玉胞知之敬

爺敬哥總無空，

老父大兄賜光榮，得到

天堂享

爺福，福子福孫福無窮。朕念從前胞因

爺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胞果然志同南王，歷久彌堅，確乎

爺爺生定家軍師板蕩忠臣，可爲萬世法。故

爺哥朕眼自照得見錫(五)報胞以干天府王爵，子孫世襲，永遠光榮，以昭福善盛典，胞靖共爾位，世世股肱

天朝也。欽此。』當時進去，

于王賜坐賜茶，謝恩謙退畢，

于王再轉進內，故得細讀

御書聖詔及羅列各物也。一時解了龍袍角帽，改換雲冠便服，轉出坐下，從容言曰：『噫，世人之爲妖所

惑亦已甚矣！昨見弟之所言，仍不失爲中土華人也。

本軍師因此准弟求見，欲有所達兄之素志而爲知者道故也。昔吾從遊

眞聖主，每與談經論道，終夜不倦，言笑喜怒，未嘗敢薄待己身。時論時勢，則慷慨激昂，獨恨中國無人，盡爲隸妖奴隸所惑矣。予問其故，則答以難言；再三問之，則謂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花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隸妖，誠足爲恥爲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爲煙土，收花民之脂膏數百萬回滿洲（六）爲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問伊黎省或烏隆江或吉林爲奴爲隸乎？興言及此，未嘗不拍案三嘆也。但

本軍師昨以言難弟者，實爲此故。欲試弟知之否，殊意之所言，亦是肺腑忠孝之言。今

本軍師輔

眞聖主，得蒙

上帝眷顧，以有當日之義心，乃有今日之義舉，無非爲

上帝基督爭體面，爲

上帝基督爭綱常也。而無知無義之徒，反去助妖爲虐。今之事業晚成，生靈荼毒，固是衆罪所召，亦是天公試

鍊耳。弟當悔罪改過，求

天父上帝赦之，

天兄基督贖之，勉爲新民學，斯無負今來歸之誠也。」

那人聞得此段(段)義理，如驚似喜，乃肅然起敬曰：「剛聞所述

真聖主訓千歲之旨，有如迅雷之灌耳，癡夢之初醒，足證衆言

天王才學透天人，博而約，正而嚴，名不虛傳也。但愚弟初來，不知忌諱，且交疎誼淺，不敢妄有冒瀆。惟敬

聞新例多有未明，欲有所請以化吾心之愚，不知可容啓齒否？倘有不合之言，乞爲赦宥。」

干王諭曰：「不妨，與其疑而生謗，不若問而得明，後將轉諭多人，足以新民新世，試爲言之。」

那人起而稟曰：

「天王尊號前代未有此稱，而

天王不稱皇，不稱帝，且貶前代僭稱皇帝，以侯封之，恐有不當於人情乎？乞赦冒瀆之罪，明以教我。」

干王諭曰：「噫，爾何不學之甚乎！三方五氏之稱，恐是後人妄稱，姑不置論；而夏、商、周亦未敢自大。故

孔丘作春秋，首正名份，大書直書曰天王，蓋謂繫王於天，所以大一統也。此天王尊號前代無人敢

僭者，實

天父留以與吾

真聖主也。殊無知秦政妄自尊大，僭稱

上主皇上帝大號，無怪其作事顛倒，年祚不長也。後代效尤，遂無救止之者，致妖麼(七)有赤氏、白氏、青氏、黑

氏等之僭妄也。今吾

真聖主天王於天酉年轉天時，蒙

天父暗置一硃書在燕寢門眉罅中，批云

「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 君王父尋着的，鄰縣鄰鄉是人皆知。故吾

主天王受

天真命爲天王大道君王全，非自稱，非人稱，又非古書所稱，實夫又真命封爲

天王也，而較諸古之僭稱自稱爲至正至順焉。至貶前代之僭號者爲侯，以其有無知之罪；二是僭皇矣，上帝之尊也。蓋大而無外謂之皇，超乎萬權謂之上，主宰天地人萬物謂之帝，前侯何人，敢僭皇上帝之稱乎？一是率人拜邪鬼也。蓋前侯封禪立廟，祭

上帝所造之山川河濱，及祭

上帝所差之賢能者，所做事業多是教人叛

天信鬼，以此推之，實是後世之罪人也。而吾

主貶之爲侯，仍是厚恕之道，實不如我

天朝之檢點等官尙知尊敬

上帝，不拜邪神也。至韃妖之拜佛重僧，崇信九流雜教，直謂之妖而已，鬼而已，雖僭竊二百年，是上帝基督天王欲盡殲之而已，何足道哉！

那人曰：

「天王是太陽，能照天下，亦有據乎？」

干王諭曰：「日爲君象，明燭萬方，此古人之僭譬，伊等非眞太陽也。若吾

眞聖主面形日角，眼若日輪，毫光映射，無敢仰視之者，卽在遊天下時而然也。故

天父聖旨云：「彎彎一點在中央」又云：「乃念日頭好上天」也。在天酉年轉天時曾對胞姊云：「姊姊，爾

見我手中何物？」姊云無物。

主云：「左手執日，右手執月，爾不見乎？」三月初四將曉，鳥語誼譁，遂吟七律云：「鳥向曉兮必如我，太

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天將天兵都輔佐。」是時連日陰雨，未見太陽；及吟後，見日入

東窗，而吾

主聖目一見，卽匍匐而起，離御榻而出燕殿，遂覺昨晚臥不能起之病不知消歸於何處矣。夫口

主病在陰雨中，一接太陽卽復原體，以暢其光明，以驗「身照金烏災盡消」之句也。又於癸榮年未

曾看明天書以前，一晚

主夢日落於

聖主前，

主欲從容拾之，忽見一人前來爭之，吾

主以一指指住那人，以一手拾日拋之，口念云：「風雲雷雨送上天，」忽醒而吟七律云：「天下太平眞

日出，那般熾燒敢爭光，高懸碧落煙雲捲，遠照塵寰鬼蜮藏。東西南北勤獻曝，蠻夷戎狄競傾陽。重

輪赫赫遮星月，獨擅貞明照萬方。」凡此諸證，皆十年前之

天啓而今俱驗者，足徵

天王爲太陽之據。至其英明果毅，廣大包容，真如日照萬方，而羣陰不敢出現，月星不敢爭光也。如欲沾

恩光者，當留心欽讀

聖詔而欽遵之可也。至於

幼主降世二年，歲在庚戌，有粵西大臣黃盛爵、侯昌伯來接，是晚屋上發紅圓光一道，遠見者疑爲焚燒，近者見漸高而散，一連兩夜如是。及到

天京時吾

幼主萬壽纔幾齡，乃於夢覺中常發聲云：「日頭王，照萬方，」是豈泛常之語乎？當亦有啓之者耳。弟

試思之，足徵

真聖主當陽之據否？

那人稟曰：「此理既蒙指示，確乎的論，令人欽服之至。但又以義安、福、燕、豫、侯爲官爵名銜，未免太新，至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監軍、軍帥、師帥、旅帥、百長、司馬等官雖古有之，今何太卑也！」

天王諭曰：「今之義安、福、燕、豫、侯六爵勝過古之公、侯、伯、子、男爵多倍矣。蓋公、伯、子、男等字是家人兒子之稱，以之名官，實屬糊混不雅之至。今我

天王蒙

天父

天兄下凡帶坐山河，創開

天國、天朝、定鼎

天京、奉

天誅妖，兵皆天兵，將皆天將，官屬天官，盡理

天事，同頂

天父綱常。故自

天王以至某天侯皆冠以天字，不惟超乎古之叛

天拜鬼者，即較古之僭號自尊者亦是出乎其類也。至丞相以下等名銜較諸前代叛

天拜鬼之官，實有無限榮寵；不過有侯爵以上各官似稍卑耳。其名銜之正大堂煌，尊榮已極，何謂名銜太新？

實爾等聽聞未久，覺以爲新耳。至韃妖所稱甚麼巴圖魯、帖木兒之鬼號，未知作何解意者，未見我

華人目爲鬼名，以爲太新也。哀哉，習俗移人，忘其身之爲華一至於此也！那人稟曰：「官爵旣明，

而士階未曉，謂何以秀才爲秀士、以補廩爲俊士、以拔貢爲傑士、以舉人爲約士、以進士爲達士、以

翰林爲國士乎？此亦有所異乎？」

于王諭曰：「噫，世人之食古不化、泥古鮮通也，本軍師所以請

旨改之者，欲有以定其尊卑層次，令無失其所，以爲士之實，此難一言明透，仰將兄前諭左副史喬彥材

所註述之文讀之，大意了然矣。」隨即遞觀，那人即跪接起讀，其略云：

「天國創萬年之基業，樹萬年之規模，得非常之賢才，乃克佐非常之治績。是故取士之法不一，而登明選公之意則同，特天情與凡情有別焉。荷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我

真聖主降凡，宰治天下，定鼎

天京，立政任人，揆文奮武，兩科取士之盛，惟在在革除凡例，俾人人共證天心，法至良，意至美也。粵稽古昔，其設科拔擢，亦有制定章程，第名實不符，士風日下。值此

天命維新之會，道既切乎性命身心，制自超乎古今前後，豈若承訛襲謬，因陋就簡之所為哉！且夫秀才，舉人諸名目，考前侯試士之典，有虞則三載考績，成周則三年賓興，無所為秀才等名也。故科目莫備於唐，唐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其秀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唐玄侯手撰六典，舉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故有鄉舉進士求試秀才者。明太侯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郡知郡，又以秀才會泰為戶部尚書，是秀才之科第甚高，不容濫冒，其名當改也。舉人者舉到之人，唐高侯顯慶四年侯親策試之，凡九百人，登科則除以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後世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即科目中之一科，有舉進士者，有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而第不

第未可知。蓋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仍謂之舉人，非必以鄉試爲舉人，會試爲進士也。是舉人進士之名當改也。進士中之特出者爲翰林，自漢以來皆有之，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洽墳典，足以通達軍謀、詳明政術者，均可入翰林之選。第舉用之途太寬，稱名每不得其實，是翰林之名當改也。武試始於宋慶歷間，以阮逸爲武學諭，至明太侯立武學，用武舉，其秀才等名與文士同，尤覺盛名難副焉。宏惟我

天国振興文治，

廬念武功，自癸好開科，以

天王萬壽時舉行，旋移於

幼主萬壽時，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開

天試。嗣復改爲每歲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舉人，五月十五日考武舉人，各省皆然。於九月初九日考文進士翰林元甲，九月十九日考武進士等；又於每歲正月十五日試選各省提考舉人之官，洵屬至精至密，至備至周。惟制度燦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舊，所當循名責實，顧名思義，掃除故跡而更張之，使萬萬年盡善盡美以永垂不朽也。欣逢我

千王殿下欽奉

天命

主命，總攬文衡，聿修試典，綜覈名實，定厥宏規，準論秀書升之意以相變通，改秀才爲秀士，謂士人榮顯

之初如卉木之方秀也；改補廩爲俊士，謂智過千人爲俊也；改拔貢爲傑士，謂才過萬人爲傑也；改舉人爲博士，謂其博雅淹通也。庚申十年十一月蒙

詔改爲約士，謂能通四約，博不如約也；改進士爲達士，謂其通達事變，足以兼善天下也；改翰林爲國士，謂其學識超乎一國，以國士待之，自克以國士報也。至武秀才等則改稱英士、猛士、壯士、威士之殊，英謂其英多磊落也；猛謂其猛可濟寬也；壯謂其克壯大猷也；威謂其有威可畏也。是文武統名爲士，而稱謂各有其真，將見絃誦之士懷經濟，赴桓之士盡腹心，文可兼武，韜略載在詩書；武可兼文，干戈化爲禮讓。事事協文經武緯，人人具武烈文謨。我

天朝萬萬年作人之治，所由黼國黻家，

天道無不彰之美；金聲玉振，

天理無不暢之機。士也幸生斯世，可不爭自濯磨以仰報

天恩

主恩，永遵真道，永享真福也哉！（八）

那人讀畢，卽稟曰：

「殿下所諭官銜名爵並蒙

欽定士子各銜，固是名正義彰，永古可傳矣。惟恐草野多愚，習慣舊染，雖聞九砲聲轟，名標金榜，無如名號生疎，不知寓意，有不樂聞之意耳。」

干王諭曰：「吾

主天王之江山萬萬年乃是定的，而綱常名分之不正者，祇知奉（九）

天父天兄命以改正之，使天下萬代顧名思義，知所奮發也。那管愚夫俗子祇喜說雌黃而驚聽烈雷者也？弟其遵之凜之，毋惜人言可也。」

那人卽面赤而慚，跪曰：「懇請

殿下宥弟率直之罪，然弟既來歸，凡事自當凜遵，惟恐不明禮制，致有逆

旨逆諭之罪耳。」

干王慰之曰：「無以跪爲也，起而聽之。我明語爾，倘弟不直以問之，則兄難切以諭之。此因理直而言，不得不直，非彼此有故瀆之意也，弟其寬心勿畏可也。若有不明，再申衷曲就是。」

那人沉思一刻，復有請曰：

「干王恩高量廣，不以初交見嫌，不以觸犯見罪，雖興周之姬旦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無以過也。足見

真聖主鴻福齊天，君聖臣賢，武功文德，各得其人，而萬萬年之大業定見昭垂矣。然弟久在妖營，多聞俗見，未聞振聾啓聵之論，掀天揭地之才，今遇

殿下，頓開茅塞矣。但有無知之人，言留長髮不便，每至半月不薙則癢不可耐，前代雖留長髮，究不如今之爲便；況久而不薙，則天熱卽癢，非吾所愿也。弟聞此等鄙言，口雖難言，而心甚怪之，但弟無才

以化之耳。」

干王遂禁之曰：「弟且勿言，諒弟亦解其非，但未必能深知其大有關於綱常也。吾爲弟詳明之：蓋髮之生於首，猶草之生於山也。山無草則崩破消磨不足以悅人觀，頭薙髮則洩氣壞腦多生頭暈善忘之病。夫腦爲一身之總會，腦清則明，腦濁則鈍，腦漿少則搖頭失神，於坐船蕩槳時必暈悶可驗，而失撞傾跌必不省人事可徵。若腦充實，則心靈善悟，腦熱則譫語多夢，腦之爲用甚大，實爲靈竅生命。故薙髮之人定有所損，此其一也。又髮爲

上帝生成，發於肌膚，鞠於母胎，非比袍裳於出世後纔做就以被於身。今

上帝欲生之，爾偏削之，豈不逆天？天既定於母胎之前，爾偏去於母胎之後，豈非不孝逆天？不孝何以爲人？乃該等忘其身之爲華，甘爲韃妖瞞天不孝之舉，此其二也。況我中土當明末妖來之時，凡百列祖必不肯薙髮從妖，惟迫於勢不得已而薙之，亦必囑之曰：「小心輕薙，毋傷吾體也。」何以知之？惟觀二三歲之孩童，每逢薙髮必哭怕焉，卽凡百之家亦有長髮之婦媪，未見說天熱卽癢，而致怨天怨母之生鞠者；祇聞古有孝子曾參，全受全歸，髮膚無有毀傷者，此其三也。今衆等不以虧體爲辱而以削髮爲榮，不以逆天不孝並迫先祖之仇爲忿而以頭皮癢起瞋，難怪其不愿爲

天父上帝子女、

天兄基督弟妹，甘爲韃妖狗奴所惑矣。雖然如此，終有

上帝化醒之日，弟惟行己是就是，勿效彼焉可。」

那人俯首沉吟而言曰：「依

殿下寶諭所言，則凡爲韃子官者皆爲中國之罪人矣。考之往古，更有何所證見及有何所解救復觀中花錦繡江山乎？」

千王惻然長嘆曰：「使中土花人誠能忠心連絡，何難復富有之

天國興禮義之

天朝也雖然亦賴

天父天兄之眷顧，

眞主

幼主之鴻福，密以維持耳。至欲知證見，請觀宋明代自有明鑒。弟試思之，問宋代何以多忠賢，明代何以多烈節，而元妖獨無彰明較著之忠烈，令婦兒皆知者何也？豈元獨無乎？雖有亦是愚忠蠢忠，不忠之忠，而綱鑑重華之義斷不載之也。今問咸豐妖之術有如朱、程、周、張五夫子之文才者否？問有如韓世忠、岳飛、張綱之顧國者否？問有如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等赫赫聲名，如雷灌耳，令婦兒皆知者否？恐元妖無之，今妖亦無之也。即今妖術有如該古人者，亦斷難比其聲威，何也？彼之時，彼之長，不同乎妖韃故也。問弟以爲作韃子官者有罪乎？無罪乎？即能免今人之議罪，斷難免子孫後人之議罪也。此即古之證見，又是人人良心證見，弟試思之，是乎？否乎？況元妖入寇中花，至明實有一百六十一年之久，綱鑑則削其前，至崖門失印，方准入元史，又削其後，至明初起義，即入明代，實載

八十九年之久。由此推之，御史重華之義嚴矣，而為韃官之罪當何如乎？」

那人稟曰：「聽

殿下所諭，有如冷水淋頭，熱炭熨心，令人難忍之極耳。卽弟亦頗覽經史，覺爲元妖之官者實無赫赫之名如宋明代者。弟考敵姓宗譜，當明末被擄出山海關者數祖，從難縊於崇禎足者數祖，被妖脅制者數祖。祖雖蒙害，尙有留芳；吾輩雖安，有慚列祖，實有枉爲人之後裔矣。興言及此，寧不爲之痛哭乎！」那人隨將袍袖拭淚，少頃不言，旋欲奮發，似有不共戴天之意，轉而啞嚙，乃長嘆曰：「噫！我中邦大國，論人多則有二十倍於韃妖，論地廣則有七倍於滿洲，無奈個個多逐末流，少求忠孝大義，而反受制於區區之韃妖，實屬不甘不忿之極。且薙我毛髮，毀我冠裳，辱我祖宗，擄我財帛，變我華人，口其言語，家其倫類，幾幾乎流而莫返矣。幸蒙

天父天兄親命

真聖主天王承天出治，主宰太平，吾中土之人將有倚賴而得脫於妖韃之害矣。特恨昏昏不醒者多爲妖韃所迷，不知何時盡見

太平天日耶？」

那人又曰：「今日操勞

寶心多矣，俟暇時再行求教。請辭。」

于王恐多論難誌，故命伊偕僕射告退，囑以留心思悟，求

天父化醒祝福可也。過了二天，

千王想此人留心問察各事，悲喜出於自然，似非貪位慕勢者所可比。倘得

聖神感化，真誠獻曝，將來可作

天朝名人。乃命傳新來之張某進來旁殿，有所諭也。俄間進來，行禮畢賜坐，

千王諭問曰：「前天諭弟各款，不知弟有所疑否？抑是別有所疑，不妨一一問明，以便出京理事，放膽施行，不致有乖禮法也。」

那人起而稟曰：「昨蒙

寶諭所教，愚弟細思，確是

真命天子真聖主，乃有此正大綱常名教，又確是開朝創業，方能有此因革損益，倘非

真聖主，何能有此識高力卓？任那衆口紛紛，而命名定份，則堅確不移也。惟是

真命天子，故任那千磨百折，妖患圍攻，總不能有損

真主之絲毫耳。前所領教者，實無所疑也。但有拜

天父上帝不拜邪鬼一事，愚弟固知

天之當敬，而事屬高遠，鬼之不當諂，應宜崇德報功，奈何見有木偶泥像，概行毀之乎？」

千王諭曰：「此正見我

天朝事業非常，非他人所易曉也。仰弟寬心細聽，吾將分言諭爾：所謂

天父上帝者，萬邦人之靈魂靈性由

天父所生，書曰：「天降下民；」「天生蒸民；」「維

皇上帝降衷下民。」昭昭古訓，洵非虛語也。萬邦人之肉身，是當初

天父甄土以造之，故人死仍歸土也。其靈魂由天而降，潔則昇天，污則降他（地）獄也。（十）

天父養之，故以日月風雨化生穀菓鳥獸以供食，使絲麻草木以資衣被，倘非

天父之寒暑造化，安知不頃刻飢寒而死乎？眼無三光則茫然莫辨，鼻無呼吸則片刻難存，人生在世又安能

一刻忘

天父上帝衣食之恩，風光之德，視聽之妙乎？弟謂高遠，雖亦高而不可攀，遠而不可到，究其無所不在，實在弟

之上下左右也。爾肯接之，且可在爾心耳，又何高遠之有乎？其爲

天父，較爾肉父恩尤大，即自己之始祖遠孫亦沾其教育大恩也。其爲

上主，即爲萬邦之君，萬邦之皇，而萬邦皆其權能也。無言無聲，伊之言出於全地，伊之聲至於地極，四時流行，

萬物化生，令人觀感漸摩而自化也。

上帝之高深廣遠，全智全能，全榮全福，自然而然，顯然易見，灼然易知也，高遠云乎哉？況吾

真聖主於天酉年蒙

天父召上天，親口命吾

主爲太平天子：「天下之人盡是食朕衣朕，用着，看着，聽着都是朕界的，但無一有本心者，爾勿效之可

也。此吾

主親承

天父天命，親觀

天父天顏，字字句句都是切近真實的，不可須臾離得，豈高遠云乎哉？至於邪神偶像，原無靈爽式憑，但人心既爲財妖色鬼所惑，或爲煙鬼酒魔所迷，眼纔見其事，耳纔聽其音，而心已遂爲魔鬼所拘纏矣。及至事過形亡，有不遂其所欲者，卒至廢寢忘餐以求之，久而神思焦勞，恍恍惚忽，如有所見聞者，遂疑爲有所式憑也。試分言之：如讀書士子不思學堯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義道德，而徒以牲醴敬孔孟，以院宇祀諸賢，或拜文昌妖魁星妖，以爲功名可必顯達，此是士人癡心妄想，功名念切，不知聰明智識賦之自

天，名之成敗定之

上主，豈既死聖賢能與人以功名聰明乎？不知有少年卽尙進者，有白髮未見舉者，是聖賢有私心乎？抑敬拜有誠不誠乎？諒是限之以聰明，定之於主宰也。又耕田農民拜妖社、妖稷、妖田祖，以求逐蝗蟲、免水災，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此俗不可耐之見，誠爲可笑可憐之極。使

上帝不施五穀，後稷何以教稼穡？不生絲麻，軒轅何以縫袍裳？此明明日由天照，雨自天施，乃凶旱水溢，不云天怒示懲，而曰旱魃爲虐，田祖有神，癡哉蠢哉，一迷至此乎！又有工商所奉，雜教所崇，千奇百怪，鬼樣邪形，無非欲懼嚇人靈，以便服魔役，使捉該靈魂下地獄，阻該靈魂上天堂，而世人不知，懵懵然

以爲崇德報功，向龜蛇而叩首，對木石而鞠躬，此多是猶神詭譎，妖佛妄爲，卑卑不足道者也。卽儒教之前賢後賢忠傑英豪，人與人相較確有功業可觀，然究其德性善良，實由天賦，但能不自失耳。推其心之所得，發而爲事功，非盡是己力，實賴有時勢以佐之矣。俗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該等磊落英明者，豈敢冒天之功爲己力，豈敢貪天之德爲己能哉？在有志有爲者亦以爲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特欲法彼之仁義忠信孝弟廉節而已，獨何必效婦兒之行而拜彼哉？不意今之拜妖鬼者非爲崇德報功起見，實爲名利不遂，妻兒有虧，疾病多累，故妄有求福免禍之念，遂不計該泥妖有眼不能見，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作，有足不能跑矣。且因有此慕福懼禍之心，卽該木石死妖不知避雨避焚，不知馬蟻作飯，鼯鼠作巢，蜘蛛掛網，亦在所不計矣。若果該木石等像果能保佑世人，何反不能自保自護乎？而邀福避禍之心可以醒矣。書云：「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豈木石泥妖能與人以禍福哉？若云彼生時有功德，則法彼行善事足矣，表彰其事功足矣，又何卑卑屈屈而邀媚求福，反致獲罪於天，無所禱乎？爾其醒之，無以木石泥塑死妖爲畏可也。」

那人曰：

「天朝天曆並無奢犯凶煞，生尅休咎，莫非凡事倚賴

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就百無禁忌乎？」

千王論曰：「此事亦非一言明透。」即將所作之天曆序文授之使閱，其略云：「原夫真道行而左道

必絕，

天情正而天曆宜明。

荷蒙

天父天兄大開天恩，親命我

真聖主天王降凡作主，掃蕩妖氛，凡一切制度考文，無不革故鼎新，所有邪說異端，自宜革除淨盡，聿彰美備之休。故夫曆紀一書，本

天道之自然，以運行於不息，無如後世之人，各騁私智，互鬪異談，創支干生剋之論，著日時吉凶之言，甚至藉以推測，用之占候，以致異議愈多，失真愈遠。我

天朝開國之初，百度維新，烏可不亟爲訂正，以醒愚俗而授民時哉？嘗考後世法勝於古，而屢改益密者，惟曆爲最。唐志又謂天爲動物，久則差忒，不得不屢變其法以求之。殊不知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蓋天行至健，確然有常，本無古今之異，其歲差盈縮遲疾，諸行古無而今有者，因其數甚微，積久始著，古人不覺而後人知之，而非天行之忒也。夫天之行度多端，而人智力有限，持尋尺之儀，表仰測穹蒼，安能洞悉而無疑？況一經更改，屢失常度，周秦曆凡六改，漢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妖元五改，明亦數改不定，是皆無知妄作，反致歲失其次，日行失度，諸弊紛紛叢起焉。若夫選擇日時，致分黃道黑道之殊，趨避吉凶，捏造天恩天煞之異，不思歲月日時皆

天父之所定，日日是吉是良，時時無殊無異。故易曰：「君子吉，小人凶；悔厲吉，失終凶。」是明示人以君子作善則吉，小人作惡則凶，非關卜日選月而定夫禍福也。乃今好事者借其說，以為吉凶休咎可卜而知趨避，不必悔厲修省，大有負於古訓之意。且術士喜言怪誕，不曰予宗河圖，則曰予宗洛書；或認伏羲之徒，或稱周文之弟，並造出無數捕風捉影之說，觀形察色之機，以肥囊利己，而無如愚人恬然受人欺騙，詭然讚之曰靈，固屬可笑，實為可憐！歷查史冊推測占驗之術，起於晉之郭璞，詭言得有青囊經，葬卜休咎，蔭人禍福；唐之楊松筠踵其弊而增其非，故今之言曆數者以此二人為宗。曾亦思郭璞不見富貴之福，反遭滅族之凶；松筠貧苦江湖，並無安身之地。彼既不能自為趨吉避凶，豈有後人傳之而能使人趨吉避凶之理？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之謂也。況晉唐以前未有占驗之說，富貴功名如故；晉唐以後既有推測之法，而富貴功名亦如故。是可知數算非能益人，但人自惑之耳。孔子又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依曆數之家論之，當改云「死生有術，富貴在地」矣。至推命一則，信乎唐之呂才有云：「長平坑卒，豈盡命犯三刑？南陽貴士，豈皆命逢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各異，蓋命雖定於有生之初，其理至微，非人所能測識。況降祥降殃總由作善作不善所致，即云死生有命及得之不得，曰有命，不過一以解憂患，一以止貪求，非真有一定之數存乎其中，任人善惡百端不能移易也。紛紛談算者又何其惑之甚乎！茲我

天朝新天新地新日新月，用頒新曆以彰新化，故特將前時一切誘惑之私，迷誤之端，反覆詳明以破其

惑，庶幾人人共知

天國新曆光明正大，海隅蒼生咸奉正朔。將見農時以正，四序調勻，天行不息，悠久無疆。中外臣民共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舉凡舊日一應索隱行怪之習，荒謬妄誕之談，自不戢而悉泯焉，豈不懿歟！茲當新曆告成，謹特識於曆首，俾有以定民志而正農時焉，以仰副我

眞聖主敬授民時之意云耳。是爲序。」（十一）

那人讀畢曰：「此理甚明，無如人不自加察耳。弟今捧讀是篇，不勝欽佩之至。但是均同此天，同此地，同此世，同此人也，何

天朝出來之人，個個都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乎？」

干王諭曰：「倘我

天朝之人，仍依妖之俗例，拜邪魔，信邪說，叛

皇天，恃己力，一切妖樣而行，又何敢自稱爲新乎？夫雲淨而月明，春來而山麗，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所謂世之變革者，以

眞聖主天酉年轉天時受天新命，食天新菓，飲天新汁，因有自新之學，用以新民新世。今又蒙

天父天兄下凡，帶

眞主

幼主作主，而天地更新也。雖同是此天地，世人外觀，誰云不舊？若人人能悔罪改過，棄惡歸善，棄僞歸

真，力求自新，轉以新民，改邪術而行真理，去偶像而拜

上帝，拆妖廟而建禮拜堂，化愚頑而歸良正，脫俗見而遵新化，視聽言行既殊，而耳目手足斯新；萬物情理既真，而天地世人即新。前日之人行鬼路，今日則脫鬼成人；前日之人面獸心，今日則洗心革面；前日之舊染污俗，今日則咸與爲（維）新；前入魔鬼之網羅，幾幾地獄，今登光明之善域，赫赫天堂。魚躍鸞飛，無非妙道；風雲變態，盡是神思。

天父天兄喜此新心之人，世人朝野喜此新天之理，彼此皆新，受幾多陶鎔磨鍊；後前迥異，豈毫無感化靈明？凡能見此者，必受

天父上帝聖神感化，而真信

基督救世主者，乃有此慧眼，始能認識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也。否則彼且不能自新，又安知所謂新之者？吾恐彼且謂新不如舊矣，豈易同日而語哉！

那人問曰：『予聞人言：凡來進營者須拜

上帝以扶

真聖主，不知拜

上帝之道，遵

主之規如何，敢請指教，畀知王章，共守

天朝之大典也。』

答曰：「爾云欲拜

上帝，不知拜之之道；但拜之之道，內則以神以誠，外則言真行實，作事遵依天條十誡，有罪時加悔改，求天父上帝赦之，

天兄基督救世主贖之，以望得天堂之福，求得免地獄之禍，此便是拜上帝之道，而遵

主之規卽在其中矣。但未知爾所問拜

上帝之道其意何所指乎？」

其人曰：「茲蒙

真聖主建都天京，平治天下，使普天之下崇拜

上帝，焚毀妖邪其邪者固當焚毀，間有古之長僕，亦有治郭安邦之功，救世保民之力，其形像概亦毀之，其意何也？」

答曰：「我

真聖主奉

天父上帝真命，

天兄基督眷顧，天酉年接轉高天，指明凡間妖邪古怪百出，迷害人靈，魂落地獄，誘人忘恩背本，昧良瞞天，數千餘年作威作福，無非盜正人之名以爲己有，私受凡人敬祭，而世人被其迷惑，認妖魔偶像過

於伊父伊母，畏妖邪恐嚇過於天崩地裂，乃至迷惑久而良知昏失矣，恐嚇多而欲有所倚賴矣。於是思想正人君子，以爲他生時如此正氣，必能制伏邪魔，故有繪神荼鬱壘以爲啖鬼之神，有繪鍾馗惡像以爲南方逐鬼，有繪關雲長謂其正氣能以伏魔，更有向龜蛇而屈膝，見木石而叩頭，有病時不謂血氣不和，而謂妖邪作祟，貧困時不謂

天父磨鍊，而怨運限不辰。間有血氣復和而病愈，時勢困極而必通者，遂以爲某聖賢有靈矣；孰知那聖賢若果生平功德高大，敬

天忠主，改過修身，正己以正人者，必蒙

天父天兄接轉高天，其出世是由

天父差遣，其去世是昇天覆命，何曾在人間受享而佑世人乎？古語有云「死不認屍」，人死其魂（十三）之

昇降不由自主，其凡間何得有權以逐鬼有魂而受人酬其德，致犯第二天誠乎？故凡敬朽木邪像，皆係妖魔作孽冒名，僭受人詔祭，非正大聖賢忠良天使磊落光明者肯受人之祭拜也，又非正直光明者肯向妖而祭拜也。夫人生於世，孰非天生天養天排定？眼能見盡是現成之物，耳能聽皆爲萬籟之音，鼻能聞可分清濁香臭腥辣，口能分辨百味，舌能巧生字音，各有其能，不能兼用，又不能缺一。至有耳目口鼻之力所不能及者，惟心能思之而靈能覺之，又有思之不得、覺之不悟者，惟

天父上帝惟能默牖予衷，以窮其妙而不可限也。可知生死由命，富貴在天，舉凡有形無形，皆莫非

上帝主宰之已^(十三)，豈木雕泥塑之死妖得以保佑而轉移之者實由人心愚昧，被妖魔迷惑害累之深，故

普天之下不知

天父上帝化生保養，祇知有偶像蠢物，所以我

真聖主天王奉

天父真命令概焚毀之者，由此故也。」

那人連日請教，至此時於凡事世情亦多有能自解說辨斷真偽者，毅然自負，釋然無疑，足見

上帝基督化人，超凡入聖，返璞歸真，乃跪

天恩主恩曰：「今後之得成正果，瞻依

天父，得沐

主恩，有今生之榮光福樂，來生之 天堂永福，實爲

天父安排，

真主牽帶，

于王之所教導也。倘愚弟有合用之處，卽粉骨碎身，誓當圖報，以盡吾份，以報

天恩，以酬

主德也。」

于王諭曰：「弟當寬心寬心，總要認

天識

主而永福自在矣。自今退去，當留心永記，無負本軍師之諄諄誼諭可也。」

按北平圖書館攝製劍橋藏本排印，原書共四十七葉，其中缺第二十葉之前半葉及二十一葉之後半葉；封面二葉，其一為太平官書常見之扉葉，另一則於左上角直署楷書「欽定英傑歸真上卷」，並加雙邊。另有齋輯影印原中央圖書館藏本，封面只一葉（即官書常見之扉葉，與齋輯本略同。）文內遇于王、寶眷、本軍師、天朝、殿下、御筆、天京等字不常提行，只空一字，故全書較齋輯本少一葉半。茲以齋輯本校注於下：

(一) 之字影本空白。

(二) 於作于。

(三) 昱天安作昱天福。

(四) 價作賞。

(五) 錫作錫。

(六) 無回滿洲三字。

(七) 壓作壓。

(八) 按「欽定士階條例」以此

(十一) 按今所見四種太平曆

排定？人生由天，死亦必由

文為序文，文字小有異同。

書均不載此篇序文。

天，何以爾凡例祈福祈壽，

(九) 「協文經武緯……祇知

(十二) 此魂字兩本均不作魂。

盡求邪神保佑？殊不知人

奉」十六行(二十及二十

(十三) 「夫人生於世，孰非天

命關天，天命人生，不得不

一各半葉) 缺，茲據齋輯

生天養天排定……皆莫

生；天欲人死，不得不死。可

影本補足。

非上帝主宰之已。」共一

知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十) 以上十七字作靈魂則昇

百四十七字作「夫人生

降也。

於世，孰不知天生天養天

排定？人生由天，死亦必由

按以上兩本扉葉均題辛酉年新鐫，但齋輯影印本應先於北平圖書館藏照相本，因序文中劉闡忠之爵位在影印本中為昱天福，在照相本中已進爵為昱天安；且兩本文字不同之處，皆照相本字多於影印本，文意亦較妥愜，蓋重印時訂正者。

欽定軍次實錄

序

慨自坦盤之惑於蛇魔也，世道人心，漸流於僞而失其真，漸入於邪而背乎正；迷於修齋設醮，惑於拜佛念經；只知祈禱邪魔，不知尊信

上帝，遂使數千年以來皆陷於忘恩背本得食瞞

天之罪而不自知也。小官等荷蒙

天恩

主恩，得隨我

于王左右，朝夕誨訓，曲喻旁引，多方教導，化醒心腸。故凡其意之所及，筆之所書，無不誠心佩服，奉爲儀型。前所著之資政新篇、英傑歸真、一切寶製諸書，固已刊刷頒行，足登斯世於覺岸，不致終陷於沉淪矣。茲因辛酉春正，恭隨

于王奉

旨催兵，路經徽浙，所過郡縣鄉鎮，多有妖習未除，妖形未化。我

于王不禁觸目驚心，思急有以挽救之，每於軍次行府，信筆揮寫，或恭錄

聖旨以化醒愚蒙，或爲之詩以起發志意，或爲之論以剴切指明，或爲之論說以嚴辨是非得失。文淺意深，語近指遠。小官等佩讀之餘，知足以破斯世之迷途，啓斯人之聾聵；不忍止教於一邑一鄉，而欲

化及天下萬郭。故已沿途懸諭，且悉抄入冊中，今因奏凱回朝，恭呈

寶鑒，荷蒙我

干王寶諭，命作序文以誌顛末。小官等不敢辭以謙陋，爰爲之序以弁其首，名其書曰軍次實錄，使斯

世斯人，咸知此書語皆確實，義皆切實，理皆真實，則可以認

天識

主，早出迷津，可以崇正黜邪，永享真福，不負我

真聖主命將誅妖之

旨，我

干王奉

旨救民之意也。是爲序。

時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八月初十

日

干殿吏部左編修 小官 汪吉人

干殿禮部尙書海天燕 小官 汪蘭垣

天試文狀元 干殿 文正總提 昱天安 小官 劉闢忠

等敬序

干殿文副總提澹天福 小官 吳文彬

干殿刑部尙書識天燕 小官 何春發

干殿刑部左編修 小官 郭雨亭

欽定軍次實錄

本軍師洪忝列宗潢，荷蒙

真聖主暨

救世幼主恩遇之隆，賜以金筆龍袍靴帽出師。惟金筆寓有文武兼責之聖意，乃吟以誌之：

一枚卓立似干戈，橫掃千軍陣若何？
慶罷文場書露布，飽離墨海奏旋歌。
龍跳虎伏歸毫底，魚躍鸞飛入興磨。
幸我畢生隨寶手，古今天地任搜羅。

筆尖犀利甚干戈，揮洒從心任欲何？
怒則生嫌悲則嘆，樂時陶咏喜時歌。
可參造化宣精奧，悉載情形恰肖磨。
任爾豪強穿鐵硯，

天公註定妄張羅。

辛酉拾壹年正月二十七日軍經寧郭郡，乘天將天兵般勤迎於十里之外，且送至十里外之九眼橋，依依敬別，因吟以勸慰之：

離別深情世罕拋，關心雲樹及河橋。
長亭十里旂生色，壯士三千氣奮旄。
駿馬金鞍鞭共響，宗臣王弟誼何饒？
從今無以兄爲範，惟慕

東王姓字超。

香港錢別

枕邊驚聽雁南征，起視風帆兩岸明。未挈琵琶揮別調，聊將詩句壯行旌。意深春草波生色，地隔關山雁有情。把袖揮舟爾莫顧，英雄從此任縱橫。

四十千秋自詠

不惑年臨惑轉滋，知非尙欠九秋期。位居極地誇強仕，

天命與人幸早知。寵遇偏嗤莘野薄，奇逢半笑渭濱遲。茲當

帝降劬勞日，喜接羣僚慶賀詩。

二月下潯軍次遂安城北吟於行府

志在生靈願未酬，七旬苗格策難侔。足跟踏破山雲路，眼底空懸海月秋。意馬不辭

天地闊，心猿常與古今愁。斯民官長誰堪任？徒使企予嘆白頭。

本軍師生長儒門，原非素習征戰，惟仰體

天帝有好生之德，

真聖主有胞與之仁，故不憚星霜，爰有止戈之意。無如殺風既熾，急難弭之，乃吟此以寄吾慨懷，以起賢者之隱念也。

穢穢腥聞北斗昏，誰新天地轉乾坤？丈夫不下英雄淚，壯士無忘漂母飧。志頂江山心欲奮，胸羅宇宙氣潛吞。弔民伐罪歸來日，草木咸歌雨露恩。

諭民

廬居暫借作王居，寄諭我民別夏夷；中國綱常如未墜，軍師安肯運軍機？

諭兵

勸諭軍兵勿妄爲，從來民物汗中希；姦淫焚毀傷心事，戒淨堪稱

聖主師。

諭覆倣天燕方永年詩三首

英姿磊落是賢豪，招納還期道義高；忤我性疎無禮讓，事功仍恥及蕭曹。

自古名人姓字標，豈關逞智負賢勞；頂天報國存公道，便是才謀德最高。

備閱詩章識抱才，果然王佐出塵埃；翺翔擇木知良鳥，挺志扶君是棟材。只爲胸中雲霧淨，自然身

列鳳凰台。他時奏凱回朝日，應與宗兄大暢懷。方永年現在仁政兄隊內

讚頌詩章

一聲低唱一聲昂，嫋嫋餘音達昊蒼。詩頌數聯憂盡散，榮歸主宰樂無疆。悲歌定獲鴻慈憫，雅韻能

邀大德匡。彼此交孚靈默契，口心相和意宣揚。

皇皇上帝常臨格，濟濟宗親桂恐惶。放浪狂謳須切戒，歡欣疑是在

天堂。

夫讚美者不能令人飽暖，而人莫不悅之者何也？蓋讚美是讚美人靈用才能，非美其肉體。但人之

才能皆由

天授，不堪受人讚美，惟

上帝無所不能，克當極讚美耳。若人有自知之明者，斷不敢虛受人讚，否則且自誇之，尚不知過，又安能禁其

不假功，冒能以邀譽於人乎哉？

真聖主天王丁酉年魂尙高天，親覲

天父上主皇上帝，蒙賜金璽金劍，親口真命爲太平

天子。越宿起來，適太陽照身，遂吟七絕一首云：

「烏向曉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天將天兵都輔佐。」嗣後所與言者，動以

修好殺妖勉人。夢日吟詩云：

「天下太平真日出，那般燿燒敢爭光。高懸碧落煙雲捲，遠照塵寰鬼蜮藏。東西南北羣獻曝，蠻夷

戎狄盡傾陽。重輪赫赫遮星月，獨擅真明耀萬方。」又劍詩云：「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

和，檢盡妖邪歸地網，收殘姦宄落天羅。東西南北敦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

天父天兄帶作主，太平一統樂如何！又一律云：「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

振東南日月邊，璽劍光榮承

帝賜，詩章憑據誦

爺前。太平一統光世界，威風快樂萬千年。」又因南王有難有慨，歌云：「安得真兄真弟兮，共佈朕道於海濱；

安得同心同德兮，時同笑傲夫天真；安得義膽忠肝兮，同享宇宙於太平。東西南北兮，同予者何人！天兵天將兮，聚會者何辰！天道不悖兮，皇天豈無親？始終一德兮，何日得榮身？『本軍師自幼追隨真聖主，深知其真命天子，故於軍次偶暇，恭錄所吟，以公衆證，庶使軍民無搖惑，而我中土花民知所倚恃也。』

誼諭衆民

凡欲脫滿洲韃子妖魔之軛，投誠

天朝，仍爲中國花民者，必須留髮，以誣父母鞠育之恩，以順

上帝生成之恩，切不可薙之，致有逆天不孝之罪。且宜誠心敬拜

天父上帝造化萬物大主宰，切不可拜一切人手所做之木石死妖該殺，致失

天堂永福而受地獄永禍也。故作詩二首，頌美

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以諭爾民焉。

詩曰：

至尊福祉自無疆，備錫鴻庥任酌量。道大難容天地塞，恩深莫測古今揚。風雷寒暑遵時令，動植飛潛凜昊蒼。無數權榮充宇宙，尙頑空負好韶光。

又

至尊色相妙難名，古往今來費品評。弗見弗聞微莫顯，詮能詮智奧而精。隨方有在監臨赫，體物靡

遺著現明。

上帝權威盈宇宙，掌中概覽地天情。

禁拜坭木偶像

世俗紛紛祀偶神，金坭木石假成身；形骸雖肖何知覺？廟貌徒嚴妄設陳。雕刻由人虛且誕，安排任爾絕無靈。彼原死物無堪敬，我具良心肯自淪。鼯鼠營巢胸贊蟻，蜘蛛挂網體生塵；爲巫作俑多無後，禱福禳災枉費唇。演戲修齋翻變禍，傷財廢事定招貧。不如悔改崇

天帝，返本尋源理至真。

本軍師於軍次中案篋內，每見詩卷，多是吟花詠柳，偶披覽之，卽與懷腸相悖，乃急吟此以洗之：詩家多大話，讀者喜荒唐；花柳輕浮句，偏私淺嫩腸。薰陶成僻行，習慣變庸常。學業精於擇，勉哉性理章！

本軍師曾遊諸洋，深悉外洋鴉片煙甚爲中國害，且尋其各洋邦售賣實數，每年總計耗中國銀兩不下四五千萬之多，我中土花人其何以堪？前將此情啓奏我

真聖主天王，而

聖心悲憫，不勝悼嘆，乃蒙面降

綸音，必除韃妖此弊，方能永保我民。嗣勞

聖心御筆降

詔訓誨天下，令知所做戒也。本軍師恭錄遍行，令天下軍民人等知悉，毋違煌煌聖訓，致蹈

國法，並自貽伊戚可也。

天王詔旨云：朕詔天下軍民人等知之

煙鎗即銃鎗，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欽此。

論韃妖耗中國財

韃妖每歲剝中國脂膏數百萬回滿洲，以爲花粉之費，每歲耗費鴉片煙土銀幾千萬，於今二百餘年矣。中國金銀幾幾剝盡，而我中國花民動以貧困興嗟，無有以十八省之大被滿洲三省所制爲辱，更無有以五百萬萬之衆受制韃奴之三百餘萬爲羞者。噫，人心至此，忘其身之爲花，甚矣！本軍師即毫無知識，豈肯歷次苦征？誠以生長中邦，義有所不容辭者，故每多感激自奮之語也，賢者鑒之！

論史

粵稽史冊，秦漢以來，無有過於光武、洪武之創業者，何也？光武能恢復漢室，洪武能用夏變夷，二人皆起自布衣，雖漢高亦起自布衣，除秦之暴，太宗有除隋之亂，然以下伐長，陷親不義，借戎兵，傷骨肉，而得不掩失也。宋起後周，雖屬

天定，究於長下兄弟間難云釋然無憾。其餘卑卑不足道者，類皆以下伐長，以花亂花，始役之而終棄之者也。

究之光武復漢，仍屬當然；而洪武尊花，超乎三代，尤爲春秋大義所必褒，今古人心所必予者也。今我

真聖主天王開闢君王，其爲

天父次子，

天兄愛弟，確有明證，千古所無；而才德學問更有過於開闢以來之前驅者，嗣後當有萬萬年不易之紀綱矣。

誼諭讀書士子

軍行浙之淳安縣，路見村居，多有讀書之家，故作諭（誼）諭以開國文教方法云：讀書不在多採佳句，惟在尋求書之氣骨暗合於

天情者，自有大學問出乎其中，豈必拘拘於八股六韻乃爲讀書乎？惟今之人不獨此也，且多多教人怕鬼，以愚其心志，後遂不能脫鬼成人，成爲大用者，概可嘆也！切切此諭。

又於紫洞源之胡姓家，住紮行府，諭云：

本軍師入室時，見畫尙粘一順字，知爾有承順之意，不覺怡然，轉而惻然者，因思不能取信於民，致伊畏威遠遁，未能懷德歸來，究亦非一言明透。蓋在我有愛花民之實，難免救之而益傷，在民半有效順之意，未免心存兩可之念。後檢一聯云：「喜有新房迎寶駕，忭無長物報

天恩。」又一幅云：「恭奉

天朝大軍，一覽此知爾受韃子僞官，非出誠心所願，不過生逢其時，不得不爾，似於本軍師所見爾家故物及夷冠夷服等弊，不覺怒氣稍息。茲留數語，令爾細思，或有幡然之悟，執此求見，仍不失爲中土花民也。切切此諭。

諭天下讀書士子

蓋自道德壞而爲才智，才智變而爲技藝。無知者謂爲精而彌精，有識者謂爲士風日下，舍本趨末。本軍師於持筆爲文時，司繩以格此心，甚以爲不然。惟喜讀古文綱鑑，每得有忠真節義之句，便念念不忘，究不解所謂文法也。惟自幼追隨

真聖主天王，於坐立言行，儼有箴規之訓在側，卽寤寐飲食間亦惟

天父上帝是祇而已。卽今之意思層出，文墨異人，殆亦由立心取法之殊而來也。惟自不解，故備悉己意，以爲天下有識士子猜摹，庶知教化之殊，將有一代之文蔚在斯乎！

本軍師所到之處，禁止煖屋焚書，意欲尋求經濟之方策。無如所見多是吟花詠柳之句，六代故習，空言無補，與其讀之而令人拘文牽義，不如不讀，尤有善法焉。蓋讀書不在日摹書卷，惟在誠求

上帝，默牖予衷，則仰觀俯察之間，定有活潑天機來往胸中，非古篋中所有者。誠以書中所載之理，亦不外乎宇宙間所著現者，豈

天地外復有所謂精理名言乎哉？本軍師得此固縱之性，每多此等筆墨，以洗從前花柳陋習，識者鑒之。

諺云：有財帛者名爲財柱，以其能柱持財帛也，吾謂善用財帛者是謂財柱，不善用者是名財奴；今之人於施救貧窮、修造橋路，一毛不拔，而創造廟宇寺觀、演戲修齋，不惜大捨金錢，何其愚也！該殺是坭塑木雕紙畫石鑿無知識之蠢物，原不要衣穿，不要屋住，而妄爲之更衣塑像，修祠燒紙，是何殊對木石而談心，向河流而問路乎？夫生死禍福，子祿妻財，降之自

天，求之自己，而妄向該殺許以猪羊對匾？不如悔罪改過，向

天，求上帝許下一副好心腸，尤爲廉便實事耳。無如世人好怪者多，踐實者少，泥近者衆，通遠者無，卽有一二，亦隨俗波靡，難作中流之砥柱，又安得斯世之人盡出迷途，咸登覺岸也夫！

論道德才智

慨自道德衰而才智遲，才智降而技藝興，迄今專以八股六韻，徒事清談，拋離實事，卽不忠不孝之人，其作忠孝題亦甚節烈，雖能少發人良心，久亦視爲故事耳，究何補於道德才智乎？然物極必反，有開闢之

真主，必有開闢之良輔，以新一世之耳目，豈權榮

造化大主宰一任其流而莫返乎？據此予信爲天民之先覺者。

葬墓說

歷考葬墓之說最古，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蓋歸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不忍暴露污穢，

有辱己辱親之念，別無求富求桂之意也。洎乎中古，棺七寸，槨稱之，是厚葬之意，特爲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慼而已，豈爲蔭子孫而計乎？又云「不封不樹」，其卽樹之封之，亦取誌之之意，豈風水云乎哉？至孔丘時，竟有以木偶人陪葬者，孔丘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至秦穆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而秦政時更有甚焉，竟以使女數百陪葬，而當時富桂家皆效尤焉，而貧人則以無生人陪葬爲辱，然猶無風水吉凶庇蔭之邪說也。惟晉郭璞詭言得有青囊經，遂倡其說，唐之楊松筠踵其說而厚其毒，致有多書彼此紛紛辨駁，舉世皆入圈套，鮮不爲所惑者也。卽晉唐時雖蜂起此端，究無所謂焚骨洗骸超幽度牒之妖弊，乃有明則焚化以葬之，明代誰敢議其非？今時則洗骸露野，今人誰敢破其弊？此實古今人之自惑，遂爲異端怪人所惑耳。更可怪者，爲人之子，以在生父母視爲可有可無之親，而死後骨骸視爲求富求桂之具，生無肉食美衣，實以悅親心，死有金銀豬羊，僞裝爲孝行，其意殆以一生不孝，可以死日補之乎？抑謂親死可以庇佑我乎？皆妄念也。僞孝於死後，真不如孝之於生前爲實事耳！千古疑團，憑斯喚醒可也。

見屋內多寫太福字

福降自

天，其桂重非金玉可比。蓋金玉猶有損蠹耗蝕，而真福在天，永存不壞，非金玉可沾而得之，非佛道等之妄作可代。富桂人求得之者，惟修省悔過，忠孝之徒，雖斗筲子亦得與焉，豈多寫五福百福等太字可招而來之乎？

論人悔改得救

夫獲罪於人在人前認錯，而人當釋然無憾；若認罪於靈魂之

天父上帝，其肯赦必無疑矣。誠以此良知良能本由

天授，倘

天父無此赦罪之條，而人何得具此恕罪之良能乎？惟世人血氣之欲太勝，往往不知自罪，即知之亦不肯自

屈自認耳，故鮮有完人而不受

上帝罰之者。

論創世真經

皇上帝創世真經不可錯認，宜以本心良知理會一番，便見心心印句句真也。若謂創天地事不知幾千萬年，無所稽據，此言亦是真實。中國史不可考，即綱鑑亦不敢實證，故孔丘刪書，斷自唐虞，以其事近於實，而唐虞以尙究何氏始居中國，謂中國爲萬邦之始，不知所考也；謂中國爲分支所入，亦無所稽也。究之必有所考，必有所稽，何古史之不確鑿乎？吾意伏羲前一二代間，必有由川陝而入中土者，故伙食居室嫁娶舟楫網罟冠裳文字始興，惟那時草本（木）禽獸必暢茂繁殖，蓋必加以斧斤焚削，乃能奠厥攸居，故以此等開荒事功忙了一二代，遂忘攜其創世宗譜及其來踪，又無記載筆簡等件，推其故，惟記憶祖父有言，云最始創之初人名曰亞盤，又後人以爲最古，復以古字續之，名曰盤古氏，後又因其古，遂以盤有幾千歲實之，更添出天地人三氏，亦以幾千歲實之，而盤古實無

明言書史可記可考也。豈有幾千年而無伙食冠裳居室等件，亦可生乎？又不明載何父所生何母所出，最始又從何所創造？何以養？何以教？何以衣食居處？竟不一言以垂後世，徒以後世所無者令人驚奇而無所考察，實爲奇矣。今吾細讀

皇上帝創世真經，知非人手所作者，立意淵永，語淺事常，而自然意在人性之先，昭然狀在人生之後，在常情以爲不必如此者，在

天情偏高出人之意外也。是以尙論其事，令後學者知所尋溯而互勸焉，庶不至人云亦云也。

闢邪崇正論

遏欲存理之行，卽所以獲福避禍之道；但不可先有獲福之心，宜先有遏欲之實，而真福自慰乎心乎，其功在於悔罪改過、信代贖、遵

天條、愛

上帝者，必有加於榮寵焉。語云：「不怨天，不尤人，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豈虛語哉！至虛無寂滅，棄絕人倫，日用之常，簡棄造物，分爲齋葷，逃稅偷安，僞爲善行，欲寡過於暗室之中，實欲作惡於宥密之內。彼豈知私欲每乘獨處而生，乘憂苦而去，而佛則欲避人於寡欲，不知己心內亦有時往來縈惑於胸中者，舍其本而趨其末，大誤世人，而人偏信之者，蓋人心有私欲是定的。其私心欲有所得，故妄念爲妄事所惑焉。然考其書亦爲制私遏欲起見，頗得人心之竅，何獨以

上帝造化之恩，人倫實事，則不以爲己任，反以爲擾心之事，噫！盡人若此，背

天絕倫，世尙尙有人類乎！坐井觀天之見，目之誠不謬矣。夫盈天地之人，皆有私心欲心，卽愚人亦不肯認過，聖賢亦有好勝之心，乃是初人犯罪入世一定定的，遂成爲此爭名爭利之世，罪惡之世也。若有一無私之人，卽聖如

上帝子

天兄基督，雖無所不能，亦不肯與世人爭能，恐爲好勝之欲魔所使，惟忍苦受難，令信之者可藉此苦以忘私過欲，以潔其靈而救之已。故其書云：「凡信朕者，必身負十字架以從，方能成爲朕得救之徒也。」非真負十字架以從之，不過以十字架之苦認爲己苦，以十字架之罪認爲己罪，且

詔至尊貴權能之子受此罪刑，問心何堪？如此思之，則惡念去而善念萌矣。人能明透此理欲二字，守而行之，不能進

天上大天堂者，惟我是問。蓋

天上大天堂無他，乃聖潔之所，而能淨一切污己污人之欲者，必能穩處其光明之域，豈能保其必到乎？有定理耳！若地獄乃污穢之所，惟同類之污者必類聚之而爰居爰處也。豈魔鬼故違害之乎？惟不防微杜漸，不覺入其圍籠，圍籠久則難尋其罅漏，而遂爲所局耳。故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第問天下宇宙間，誰爲無污而聖潔者？既自問不敢謂無污，則又當何如以愛己身乎！惟悔改不貳過而已。若要能發悔改之念，並有不貳過之行，非徒口言之已，其心必有所倚以爲柱者，其志必有高遠之望。

者，若是舍詮能詮智詮權詮榮之

上帝作主，並望其榮光，其誰與歸乎？蓋

皇上帝前允差已（己）子代世人受苦受死者，既成人身下凡，在十字架尙被釘流血，寶

天父上帝太子爲救世主，彰明世人知之，應允以贖人罪者，爲

上帝大施恩典，以新天新地新世界新人心也。今

天父上帝恐中國人仍執不醒，不信

上帝權能，故降生我

真聖主主宰太平，除舊換新，以獲今世榮光，來生永福也。惟因世人無信，故先自立信於人間，而後令人

信之，故凡信之者必不失約於其人也。本軍師會留心細核，無間可乘，故直信不疑，藉有目今榮

光富桂平安也。至來世永福，吾亦信

上帝非如世人之肯失約者，故敢轉諭爾官民人等放膽敬信，是我中國古來之常經，人生固有之秉彝，實信

降衷下民之

天父上帝，非信異端雜教之邪說也。勉之勉之！

俯仰娛歌

東西南北，永定無移，春夏秋冬，變化靈奇。誰爲主宰？

上帝是依。若非詮權，無所不能，豈斯萬物，故呼爲天？

上帝智慧，莫可言宣。飛潛動植，有
天有日，溼至高深，極至無極。人爲
天造，天誰人識？惟聖與智，庶乎其筆。

崇

帝黜邪說

天父上帝爲造化天地人萬物大主宰也，肉身是其土氣所成，靈魂是其靈氣所降。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

上帝；」又曰「維

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又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知此則知凡宇宙內之萬有皆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之

天父上帝權能所造也。分言之則

天上之日月風雷、雨雪寒暑，明明赫赫，不可勝述矣；地下之珊瑚河海、動植飛潛，剛柔精粗，八音五味，萬類千

奇矣。合言之有目不能見而耳能聽，有耳不能聽而口能嘗，有耳目口鼻所不能及之者，惟心爲能

思之；有思之而尙有窒礙者，惟

天父乃能啓迪之矣。凡類此者皆莫非

造化大主宰天父上帝所成就者也。若夫人爲天地間之一類耳，大不過於牛象，力不過於虎獅，而與至大之

天地參爲三，才且名爲萬物之靈者，何也？以其有寶貝靈魂，內懷有仁義禮智信，猶肉身之懷有心肝腸肺腎也。故人之桂於萬物，靈於萬物，能制萬物，用萬物，食萬物，器使萬物，皆

天父恩賜寶貝靈魂所能然也。否則安知不爲萬物所服食器使乎？夫人之所得

天恩甚大，但不自思，不自愛，不自惜，卒成忘恩背本之地獄鬼耳！何也？蓋大如日月衆光，爲人眼目光照之用，及薰炙生化之需，雨露資生萬物以供人用，卽珊瑚海所產木石禽獸穀菓瓜菜藥草蟲蟻，有互相爲用，有各相爲用，要莫非均爲人用而造化之也。人可得食瞞

天乎？人可沾恩而不謝恩乎？而人猶可瞞昧良心，謂爲不知乎？實爲利欲所昏，故魔鬼得入其心，而以禍福悚之耳！蓋該殺者魔鬼也，木石也，泥塑紙畫也，人手雕斲也，愚人所思想以愚弄愚人。不思該木石蠢物有目不能見，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作，有脚不能行，置於此則於此，千年不動，萬年不移，鬚鬚是人手所種，金銀是破紙摺成，香是樹葉造就，籤語是士子擬作，靠杯多拋，必有轉杯，豈得借此傳言而令人心生疑惑乎？俗語云：「泥該殺過河自身難保。」又云：「燒香有保佑，燒鑿較大煙，食齋能得道，牛馬尙西天。」語雖粗鄙，而有至理存焉。奈何世愚習而不察，竟甘向木石而叩首，見怪物而屈膝乎！把

天父上帝造化主所有之物，認爲該殺保佑之恩，抑何愚乎？固可笑也，實可惜耳！惟願普天之下，自今永脫魔鬼之迷途，盡遵

天父之天道，則分手時

天堂易尙，否則盡頭處地獄難逃。蓋敬

天得昇天，怕鬼終惹鬼，有定理耳！世人其醒之，再勿癡迷可也。

誼諭合朝內外官員書士人等一體知悉：照得文以紀實，浮文在所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
恭維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我

真聖主天王降凡作主，施行正道，存真去偽，一洗頹風。是以前蒙我

真聖主降詔：凡前代一切文契書籍不合

天情者概從刪除，即六經等書亦皆蒙

御筆改正。非我

真聖主不恤操勞，誠恐其誘惑人心，紊亂真道，故不得不亟於棄偽從真，去浮存實，使人人共知虛文之不足尙，而真理自在人心也。況現當開國之際，一應奏章文諭，尤屬政治所關，更當樸實明曉，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間，故令人驚奇危懼之筆。且具本章不得用龍德龍顏及百靈承運社稷宗廟等妖魔字樣。至祝壽浮詞如鶴算龜年，嶽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樣，尤屬不倫，且涉妄誕。推原其故，蓋由文墨之士，或少年氣盛，喜聘雄談；或新進恃才，欲誇學富，甚至舞文弄筆，一語也而抑揚其詞，則

低昂遠判，一事也而參差其說，則曲直難分。倘或聽之不聰，即將貽誤非淺，可見用浮文者不惟無益於事，而且有害於事也。

本軍師等近日登朝，荷蒙

真聖主面降聖詔，首要認識

天恩

主恩

東王恩；次要實敘其事，從某年月日而來，從何地何人證據，一一敘明，語語確鑿，不得一詞嬌豔，毋庸半字虛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須古典之言，故

朕改字典為字義也。本軍師等朝奏欽遵之下，不勝敬凜，為此特頒誼諭，仰合朝內外官員書士人等一體週知，嗣後本章稟奏以及文移書啓，總須切實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纔合

天情，纔符

真道。切不可仍蹈積習，從事虛浮，有負

本軍師等諄諄諭誠之至意焉。特此誼諭，各宜凜遵。

據王輯影印本付印，全書序文三葉，正文三十三葉。

誅
妖
檄
文

誅妖檄文

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又副軍師頂天扶朝綱于王洪

為

誼諭天下軍民官紳士庶人等知悉竊思

天國永興也，有無數之祥兆；而妖胡將滅也，有莫大之災氛。故

天意滅奴，誅滅獯之喪於黃土；人心歸

主，正豪傑之宜頂

青天也。緣蒙

天父皇帝、

天兄基督大開天恩，恩命我

真聖主暨

救世幼主下凡御世，宰治山河。丁酉年之上

天鑿劍，賜由

上帝，四十日之靈體詩章，教自

父皇；萬鳥來朝，早徵

幼主降生之瑞；紅光繞室，足驗

天啓發跡之祥。起義金田，則

天兵暗助，師渡洞庭，則湖不揚波。自是而鼎定

天京，歷年十有一載於茲而平定天下，約計三分有二矣。值

茲滅讎妖首於七月十有六日已經喪亡，所立妖崽今尙未滿五歲，行見權奸得志，禍變尋生，餘燼雖存，不久自灰滅矣。大丈夫原不欺寡婦孤兒，

本軍師豈肯幸災樂禍？但中年夭折，卽是

天命既訖之徵；智士趨時，必在取亂侮亡之會。況削爾父母毛髮，毀我往古冠裳，兵柄盡屬滿洲，大權盡歸妖總。以漁課化爲花粉，每年定例八百萬兩，胡梓里之長白山每年亦定收八百餘萬，既盜我邦之珍寶，又毒我國之身靈。年耗五千萬銀之鴉片煙，歷教十八省人之拜妖佛，事事壞我綱常，條條制我族類，此文天祥、謝枋得所以死不事元，瞿式耜、史可法所以誓不事奴也。尙不乘此妖亡孽立之秋，天奪人棄之候，爲中華（華作華，下同）雪數百年未雪之恥，爲祖父復數百年未復之仇，則將來中華之自

罹奇禍，屈而莫伸者，不堪爲後人述矣。爾等凡屬華裔，悉是夏宗，皆係

天堂子女，無非一脈弟昆，何于妖胡妖崽猶肯爲他出力，而爲本國本省尙不各獻其城？其以堂堂

天國之華人，甘爲區區五歲之妖兒捐軀赴難，屈膝低頭，鮮有以十八省之大被滿洲三省所制爲辱，五

百萬萬之衆受制韃妖三百餘萬爲羞者，誠爲可怒可憐可悲可哭之中國，不堪尙對於

上帝冠冕於諸邦矣。況證以胡不滿百之據，數既二倍有奇，考其韃惑中華之污，指實難以屈算。蓋奴妖、胡種

也。其自順治亂我諸夏，實爲罪魁。十八省之忠良多遭屠弑，十八年之閩粵以死爲降。再傳康熙招妹納寵，僞大司馬龔鼎孳爲之煽惑而售其欺，房幃之地，醜聲藉藉，穢惡彰聞，一如牆茨之不可掃也。雍正、乾隆以下，奸奴和昇攬權，賣官鬻爵，荼毒等於鯨鯢。嘉慶、道光兩世，穆彰阿賄賂公行，世人謂爲尙和下穆，道路以目。華官汪鼎擬參穆之稿十有八條，伊命革之先，親授伊甥僞侍郎張芾，孰料其阿諛逢迎於穆，其事中止；然書其曆傳，既已污乎筆硯，而考其行跡，尤足痛我肝腸。名爲滿不奪華魁，自其設科，首選者劉子壯大魁天下，終其身不見大用；狀元宰相歷五六世潘世恩一人而已。其餘封疆大員，遇缺卽補，滿肥華瘠，滿尊華卑，焉已爾。不納華女，究竟元明園藏垢納污，皆華姦也。我中國屯糧津，增銀兩，盡供各省韃狗虛糜，種種罪惡，尙通於天，擢髮難數。加以獺豷么麼小子，博奕酗酒，取之盡錙銖，揮之如泥沙。元明園其醉鄉也，設男院其漁色也。今則園已灰燼，身墮地獄，遺數齡之餘孽，難繼妖傳，脅強支之妖宗，定移妖位，吾知智者無能用其謀，勇者無能用其力也。乃我中土華人曷不乘時雪忿，勿爲妖惑自糜？正可乘勢頂

天，無忤英雄立世。奮臂則宇宙從風，號召則四海相應，將見普天率土，仍是文物華人，省郡州縣，依然堂皇國號。所望爾等認

天識

主，棄暗投明，助滅殘妖，共佐

天朝事業；奮興有志，共成後日功名。或獻城池，或輸糧餉，或投軍効用，或率衆來降，或起義師合兵北伐，

或擒妖首進獻。天都。本軍師無不破格奏賞，錫爵酌勳。爾等旂常紀績，竹帛垂名，蔭子封妻，自有後來真福；官高爵顯，同沾開國榮光。倘其執迷不醒，仍作妖狐患之僕從；坐昧先幾，甘爲死獐狗之守墓，不日

天兵所到，捷如摧枯；王威所臨，勢如破竹。縱免玉石之俱焚，難免斧鉞之驚悚。本軍師等仰體我

真聖主一視同仁之心，而切作爾天下士違天不祥之懼。爰舉實事，明示四方。所願卓犖英才，趁此共圖駿業；並期果敢從事，無庸更執狐疑。還我中國之體面，決計只在須臾；遂爾畢世之功名，轉關只爭俄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無作緩圖，致貽後悔。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又副軍師頂天扶朝綱于王洪 爲

實情勸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永福事。緣夫天下者中華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寶位者中華之寶位，非胡虜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華之子女玉帛，非胡虜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隳妖乘釁，竄入中華，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逐出境，掃清羶穢，反致低首下心，爲其僕從，迄今二百餘年。濁亂中華，鉗制兵民，刑禁法維，無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爲其所制而甘爲之用。吁，實足令人言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然從前爾等官兵爲妖所用，本係被其迫脅，原難深罪；且前時未逢

真聖主首出，無所依歸，爾等又不能共創義舉，自不能捨妖他適，譬如黑暗之中未睹

天日，暗中摩挲，不辨方位，何能不誤入迷途，以待天曉乎？茲者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

真人已出。恭維

天父天兄大開天恩，親命我

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變夷，斬邪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此誠千古難逢之際會，正宜建萬世不朽之勳猷。是以一時智謀之士，英傑之儔，無不瞻雲就日，望風景從。誠以深明乎去逆效順之理，以共建乎敬

天勤

王之績也。惟是爾等官兵人等，雖現爲妖官妖兵，亦皆是

天父之子女，不過從前誤爲妖用，不能不聽其驅使，遂至助妖爲害，同天打鬪，跡雖可恨，情實可原。今旣遇

真主當陽，自宜棄暗投明，亟歸正道，滌舊染之汚俗，作

天堂之子女。且我

天王恩高德厚，援救蒼生，凡能敬

天識

主，傾心歸附，莫不一視同仁，待以異數。

本軍師等誠恐爾等執迷不悟，受妖蠱惑，用是不惜援手拯溺，警聳振鐸，特將順逆之大原，利害之實

蹟，爲爾等剴切論明之：夫韃妖之籠絡華人，首以官職，爾等試思，凡有美缺要任，皆係滿妖補受，而衝繁疲難者，則以華人當之，使其虧空罣誤，動輒得咎，名雖爲官，何殊桎梏？若夫陞遷選調，滿妖則通同保薦，各踞顯要，一屬華人，則非妖頭批駁，卽是妖部阻隔，縱使功績赫奕，終竟非賄不行。至兵則滿兵雙糧，華兵單餉；一遇戰陣，則華兵前驅，滿兵後殿。故每

天兵臨壓，立成齏粉，其肝腦塗地，屍骨堆山者，惟華兵爲最多，而滿兵在後，一見前鋒失利，卽鼠竄奔逃，其罹鋒刃冒矢石者，皆以華人爲之障蔽。故世俗呼鄉勇爲擋死牌，而呼華兵爲替死鬼也。至於犒賞頒賜，則又皆滿妖是問，而漢兵無與焉。且爾等之所以拋父母，離鄉井，披霜觸暑，出生入死者，無非欲稍建功名耳。而韃妖於軍中功名，則又無所定準，任是紅藍白頂，皆是虛無假借，故俗以軍功頂戴，謂之太平消，蓋以急則予之，緩則奪之也。爾等又何苦以百戰之餘身，而博此虛假之名器乎？且也千里徵調，飛符迅急，千山萬水，跋涉從戎，露宿風餐，辛勤畢備，身未建乎功名，人已喪於鋒鏑，良可惜也！況爾等爲兵爲勇之人，多係平日誤作非爲，是以借兵勇以爲逃死之地。不知本鄉之地，惡爾等如同虺蜴，而韃妖又嚴其法網，多方責治，使一旦還鄉，鄉人卽共相誅殛，非活埋諸土，卽生棄諸淵。此

本軍師在東時，並身歷八省，實所親見，爾等無論不能身致榮顯，卽或稍有寸進，亦終不能榮歸故里。故諺有之曰：『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乃爾等從軍，則有死而無生，還家則以生而就死，容身無地，死而後已，午夜自思，實堪悲痛！是皆爾等爲妖所用，是以一至於此，果何利而何圖，而願甘心

隱忍乎？然此不過就其待爾兵勇者大約言之，至於荼毒生靈，害虐黎庶，則又截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無盡者也。韃妖之流毒我中華者如此，凡我中華之人皆韃妖之世仇，所宜共奮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斯則天理之正，好惡之公，何反含羞忍恥爲之奴隸，違背

天朝，不思歸附？是何異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矣，抑可哀矣！爾等抑知我

天朝廓達大度，胞與爲懷，不分新舊兄弟，皆是視同一體，大功大封，小功小賞，尙而王侯將相，下而兵士婦孺，俱使衣食得所，居處相安。有家者固團圓以相樂，無室者亦婚配以各遂，雖在軍旅之中，仍不廢家庭之樂，以視爾等流離異域，橫死疆場者，真不啻天壤之別也。況乎共扶

真主，各建殊勳，今時則榮光永享，後世則竹帛昭垂，千載一時，勳名何旣？矧乎太平一統，卽在目前，不下三五年間，俱是開國勳臣，那時分茅裂土，衣錦榮歸，閭里輝煌，方不負大丈夫建功立業之志，爾等何竟昧於從違而不早圖變計乎？且我

天朝

天恩廣大，往者不追，爾等果能悔悟來歸，定然量材錄用，切勿以曾爲妖韃之官兵，自懷疑畏，裹足不前；務當亟早回頭，速出迷津，各保永福。

本軍師實有厚望焉。倘仍至死不悟，甘爲妖奴，轉瞬天兵攻克，噬臍無及，爾時悔之亦已晚矣！本軍師等念切中土被妖披靡，故實情明諭，雖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請自思之，何去何從，當自諒之。速著先幾之識，勿貽後至之誅，庶無負本軍師諄諄醒諭之至意焉。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據王輯影印本付印，原書正文共十三葉，太平天國軼史載有本文第二篇，詩文鈔據軼史編入，文字與本文所載極異，如本文中胡
虜、饑妖等字在軼史中作滿洲、滿夷；華人在軼史中作漢人等等。

太平天日

太平天日

太平天日

詔書一當初

天父上主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上古之時，普天下皆知感謝
皇上帝恩典。當挪亞時，世人被邪魔誘惑，淫穢世間，

皇上帝大怒，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沉沒世人殆盡。至後天下皆敬畏
皇上帝，惟以色列為最，麥西侯獨苦害之。

皇上帝大怒，降救以色列出麥西邦，過紅海，顯大神蹟，誅滅妖侯，到西奈山。
皇上帝親設十款天條，奈後世多中魔計，屢犯天條，

皇上帝大怒，欲盡滅世人。斯時幸有
救世主天兄基督，是

皇上帝太子，情願降凡捐軀，替世人贖罪。
皇上帝割離恩愛，因遣

天兄基督降生猶大邦，顯無數神蹟，年三十三被（按原書此處缺一頁約二百餘字）
太平真主，此又是

天父

天兄莫大之恩愛，憐恤世人，故特賜真光照凡間。

主年二十五歲，在天酉三月初一日子刻，見無數天使自天降下，說接昇天；又見穿黃袍小孩子至面前，見有像似雄雞，高數尺，立於其前。

君王父、

君王母李、王長、次兄仁發、仁達、嫂黃信、王娘賴又正月宮等咸在，對父尤悲，曰：『有負父兄功勞矣！』又命其妻賴又正月宮云：『爾爲朕妻，爾不可嫁，爾身懷妊，未知男女，男歟當依兄勿嫁，女歟亦然。』舉家之悲，妻尤悲甚。俄而天使扶

真主坐轎迤邐從東方大路而昇。

主在轎甚不過意，到天門兩旁，無數嬌娥美女迎接，

主目不邪視。到天堂光彩射人，迥異塵凡，見無數穿龍袍角帽者咸來見

主，繼傳旨剖

主腹，出舊換新，又將文字排列，旋繞

主前，一一讀過。後有天母迎而謂曰：『我子！爾下凡身穢，待爲母潔爾於河，然後可去見爾爺爺。』

朕身潔淨，天母乃引見

天父上主皇上帝，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滿口金鬚，拖在腹尙，像貌最魁梧，身體最高大，坐裝最嚴肅，衣袍

最端正，兩手覆在膝上。

主到前跪拜畢，立於旁。

天父上主皇上帝悲詔曰：「爾昇來麼？」

朕說爾知，甚矣！凡間人多無本心也！凡間人誰非

朕所生所養？誰非食

朕食，衣

朕衣？誰非享

朕福？天地萬物皆

朕造成，一切衣食皆

朕賜降，如何！凡間人享

朕福，多瞞昧本心，竟無半點心敬畏

朕？甚為妖魔迷惑，耗費

朕所賜之物，以之敬妖魔，好似妖魔生他養他，殊不知妖魔害死他，纏捉他，他反不知，

朕甚恨焉！憫焉！」

主聞此詔，心甚不平，欲即去勸醒他們，使各人識得妖魔詭計，回心敬轉

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父皇上帝曰：『難！難！』

天父皇上帝常教

主坐裝衣袍要齊整，頭要軒昂，身要挺直，兩手要覆在膝，兩脚要八字排開。

天父皇上帝又攜

主在高天，指點凡間妖魔迷害人情狀，一一指主看湖；又將其手降賜，凡間妖魔即冒功勞，亦一一指主看湖。指畢，

主見

皇上帝回頭不看，有時

天父皇上帝見妖魔十分作怪，怒甚，立差天使下凡，誅滅妖魔，倏上來矣。斯時

天父皇上帝所指看一切妖魔，總無非冒

天父皇上帝功勞，迷壞世人，行邪事，犯天條，不必敬畏

天父皇上帝，而敬畏他之意。間有不敬畏他者，他則擾害之，苦磨之。

主怒甚，因請

天父皇上帝曰：『爺爺，他們如此作怪，如何不誅滅他？』

天父皇上帝詔主曰：『不但凡間有妖魔，即高天三十三天亦闖有妖魔矣。』主曰：『爺爺有這樣大權能，要他生即生，要他死即死，緣何容他們闖來？』

天父皇上帝曰：『暫容他們作怪一陣，然後收他，難道他們還走得朕手段？』主曰：『但容他一陣，既難爲我兄弟姊妹受氣矣。』

天父皇上帝曰：『爾且看他們如何，若果容不得，便一概驅逐矣。』

天父皇上帝又指主看出這四方頭紅眼睛之妖魔，主時時關顧他，看見他總是古古怪怪迷惑人，纏捉人，主因請

天父皇上帝逐他。

天父皇上帝曰：『他們果如此作怪，爾奉

朕命斥逐他走。』主奉

天父皇上帝命，斥逐妖魔頭曰：『朕

天父皇上帝吩咐朕來諭爾，速速好走矣！』這妖魔頭凡間人所稱閻羅妖，又稱東海龍妖者，想走又不

想走，主迫他走曰：『爾速走，此處所在甚好，但爾無福氣，又爾腥腥臭臭身何得居此處住？』妖魔

頭無奈何，乃走。天堂間有被迷壞心腸者亦欲跟隨他走。斯時

救世主天兄基督統衆天使咸集，

天父皇上帝大發聖旨：『凡高天人有跟隨妖魔頭走者，個個要捉回；凡有好心幫妖者，及一切偷闖之妖魔仔，個個要驅逐下去。』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

天父皇上帝命擺列三等書，指主看曰：『此一等書是

朕當前下凡顯蹟設誠所遺傳之書，此書是真，無有差錯；又此一等書是朕當前差爾兄

基督下凡顯神蹟捐命贖罪及行爲所遺傳之書，此書亦是真，無有差錯；彼一等書，這是孔丘所遺傳之書，

即是爾在凡間所讀之書，此書甚多差謬，連爾讀之，亦被其書教壞了。」

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責孔丘曰：「爾因何這樣教人糊塗了事，致凡人不識

朕，爾聲名反大過於

朕乎？」孔丘始則強辯，終則默想無辭。

天兄基督亦責備孔丘曰：「爾造出這樣書教人，連

朕胞弟讀爾書亦被爾書教壞了！」衆天使亦盡歸咎他，主亦斥孔丘曰：「爾作出這樣書教人，爾這樣會

作書乎？」孔丘見高天人人歸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與妖魔頭偕走。

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將孔丘捆綁解見

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撻他。孔丘跪在

天兄基督前再三討饒，鞭撻甚多，孔丘哀求不已，

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補過，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當時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戰逐妖魔，賜金鑿一，雲中雪一，命同衆天使逐妖魔，三十三天逐層戰下。其跟隨妖魔

頭走之兄弟姊妹逐一捉回高天。其有好心幫妖魔頭及偷闖之妖魔仔逐一驅趕。驅趕甚，妖魔頭同這妖魔仔回頭同主戰，但勢不能抗主。那時有

天父上主皇上帝作主，妖魔雖詭計百出，總一一被主破盡。主與妖魔戰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其後，

天兄基督亦在其後，執金鑿照妖，妖不能害主，且妖不敢見金鑿，見金鑿即走。其妖頭甚作怪，有時打倒地，倏變為大蛇矣；又將大蛇打倒，倏又變為別樣矣，能變得十七八變，雖狗虱之小亦能變焉。主戰到憤怒時欲遽收他，

天父上主皇上帝大呼曰：「不可，不可！只斷服他就罷。」主不解其故，

天父上主皇上帝諭曰：「這妖是考蛇，能迷人食人靈魂，若即收他，許多被他食之靈魂無救矣，況污穢聖所，故暫容他命。」即這妖魔仔，

天父上主皇上帝亦吩咐主不可遽收他，待到凡間這一重天然後砍他也。主有時戰困而睡，衆天使重重圍護，妖不能害；睡醒又戰。其三十三天所闖偷之妖魔仔，及有好心幫妖魔頭者，俱一一逐下凡間。逐下凡間這重天時，主怒甚，大呼衆天使曰：「斬！斬！」衆天使乃奉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

救世主天兄基督命，又奉主命，將

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賜主雲中雪砍了妖魔無數，而妖魔頭已先遁去矣。於是妖懾服，其遵命落十八重地獄。

不敢作怪者三分居二焉。主有時戰餓，其

天母及衆小妹摘高天甘菓界主食，其色甚黃，其味甚香。主與妖戰，其

天母及衆小妹亦皆出力助主，故所戰無不勝矣。戰勝回歸高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十分歡喜，乃封主爲「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曰：「爾名爲全矣，爾從前凡間名頭一字犯

朕本名，當除去。爾下去凡間，時或稱洪秀，時或稱洪全，時或稱洪秀全，爾細弟之名與爾名有意義焉。」其時

主在高天，有殿在東郭，

天父上主皇上帝常教他唱詩，或字眼不變，

天父上主皇上帝教一字一字長聲而唱則變，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時命其

天兄基督教主，讀字不變。

天兄基督發怒，其天嫂勸止其

天兄，天嫂甚思量他，可稱長嫂當母焉。其

天兄基督或有苦迫，其

天母卽勸止其

天兄，其

邪留正。其族人或親戚來見，主手直放在胸前，比人要正，曰：「爾們要速速鍊正，天話爾們變妖矣。今天差朕來收妖怪，朕下天時既落了天羅地網，網盡妖怪矣。」其姊洪辛英來見，主曰：「姊，朕是太平天子。」以手畫寫太平天子四字與姊看，有時唱高天之聲與他們聽，人以為顛（顛下同）又有不論男婦，其人好（上二字疑顛倒）來見，主即施禮請坐，極好講話，其邪人來見，主則大聲叱曰：「爾速速走！朕是何人，爾敢大膽來見朕！朕乃真命天子，斬邪留正，爾識得朕麼？」其父兄及旁人俱不測其故，總以為顛。君王父且罵之，主曰：「朕不是爾之子，爾罵得朕麼？」人愈以為顛，不知此正是高天妙算，正天所以遮護主也。主自是志度恢宏，與前迥不相同。年三十一歲，在癸榮六月，有一天將曉時，主聞有老人在牀前呼喊曰：「爾還這樣好睡乎！爾還不醒乎！」主即起身自思曰：「奇矣！」時主適看勸世良言一書，看見其書說有一位造天造地造萬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當敬畏他，崇拜他；至於世間所立一切邪魔該殺，皆是凡間人中了蛇魔鬼蜮之計，至為其所捉，陷入地獄沉淪，世人切不可跪拜他，要回心敬轉。

上帝，方能脫魔鬼之手，得尙天堂。又說有一位

救世主基督，是

上帝太子，前一千八百餘年

上帝因世人信邪魔，行邪事，背逆罪大，欲盡滅世人則不忍於心，欲盡赦世人則有礙於義，因於無可如何中

乃差太子

基督降世，替人贖罪，代世人受苦難；臨降世時，天使讚揚空中曰：『今日有生救世主矣！天上榮歸』

上帝，地下太平，人間恩和矣！』

基督年三十，施教傳徒，勸世人要在

上帝面前悔罪，去棄一切邪魔，遵守天條，方得昇天。年三十三，贖罪期至，被世人陷害，釘死十字架，完成

上帝遣降旨意。死後三日復醒，仍與門徒講溯天情，四十日之久，然後昇天，吩咐門徒曰：『天地之間，朕操萬

權矣。爾們且往普天下萬郭廣傳福音與衆人聽，信者則得救，不信者則被定罪矣。』又說：『現今

基督在高天爲萬郭

救世主，

天父上主皇上帝交權與他，統衆天使，救世人脫魔鬼之手』等語。將此書所說反覆細勘，因想起天酉年昇

天及下天所見所爲之情，一一與此書所說互相印證，若合符節。主乃悟當日臨下凡時

天父上主皇上帝曾吩咐曰：『爾下去凡間，還有幾年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後有一部書昇爾，對溯此情，既對

溯此情，爾即照這一部書行，則無差矣。』即此一部書也。主此時如夢初覺，乃作感悟悔罪詩曰：

『吾儕罪惡是滔天

幸賴基督代保荃

克勝邪魔遵聖誠

欽崇上帝正心田

天堂榮顯人宜慕

地獄幽沉朕亦憐

及早回頭歸正果

敢將方寸俗情牽』

首與蓮花塘李敬芳在

太 天母甚慈愛他，洵稱嬌貴之極焉。主正月宮在高天，事主甚恭謹，其時正生一子，未曾安名。其高天衆小妹亦
平 時或陪主讀詩書，琴簫鼓樂，快活無窮。主此時不願下凡矣，但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常命主曰：「爲爺教爾多讀些詩書，後作憑據，爾仍要下凡也。爾若不下凡，凡間人何能得
日 醒得昇天堂乎？」主曰：唯唯，但主心不願下凡矣。有時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催促甚，主不得已，既下幾重天，仍然退回。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烈怒，主乃吩咐其正月宮曰：「爾且帶子同爺爺媽媽哥哥嫂嫂及衆小姑同居往（住）
待朕下凡理爺爺事畢，然後昇天，同爾享安樂焉。」於是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同其

天 天兄基督及衆天使送主下凡，見凡人剃頭，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爾看凡人這樣貪威風！」見凡人好飲酒，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爾看凡人這樣變怪，其口好吃！」見凡人食煙，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爾看凡人這樣變怪，其口出煙！」見人淫邪，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爾看凡人這樣變怪，不成人類！」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又命主曰：「爾今名爲全，

朕唱詩與爾聽，爾牢記在心，待後有對驗焉。」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唱曰：

『有個千字少一筆 在爾身尙說話裝 有個介字頂尙頂 財寶來裝就成王

一長一短爾名字 有刀無柄又無光 爺爺生爾是也名 一橫一點不是說

有個鬚鬚五寸長 彎彎一點在中央

天父皇上帝又命主曰：『爾下去凡間，還有幾年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後有一部書畀爾，對湖此情，既對湖此情，爾即照這一部書行，則無差矣。但爾照此書行，凡間人多毀謗爾，侮笑爾，看小爾。

朕唱詩與爾聽：

一個牛蹄有百五 人眼看見酒中壺 看爾面尙八十丈 有等處所實在孤

主別

天父皇上帝及

天兄基督，臨下凡時有難色，

天父皇上帝曰：『爾勿懼，爾放膽爲之，凡有煩難，有朕作主；左來左頂，右來右頂，隨便來，隨便頂，爾何懼焉！』

天父皇上帝命寫「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差其兵權放在主宮門首作憑據。主自三月初一日昇天，至送下凡時，約四十餘日。

天父皇上帝雖吩咐甚悉，既在凡間時，則未能盡醒然於心也。後 君王母李在宮門首覓見此七字，君王父持與主看，主曰：『天果是更朕名爲全也！』主遂對其父兄曰：『朕是天差來真命天子，斬

天 太
天父皇上帝面前悔罪，主勸其家人要在

平 天父皇上帝面前悔罪，丟棄一切邪魔。主家人初不信，乃將昇天時叱其父兄等語曉其家人曰：「朕

昇天時所話老亞公，即是

日 天父皇上帝；所話有些食同別人飲了食了，就是敬邪魔；所話爾們無本心丟卻老亞公同別人較好，就是不敬

天父皇上帝，反敬邪魔，『歷歷互證一番，其家人方醒，舉家在

天父皇上帝面前悔罪，丟卻一切邪魔，遵守天條。主有族弟干王洪仁珩，頗有信德見識，主將此情

對他說，他即醒悟。主又將此情說知南王馮雲山，南王馮雲山亦有見識信德，一聞即醒悟，三人同在

天父皇上帝面前悔罪，同往石角潭浸洗。七月十四日，主到五馬嶺，將此情對彭參平、彭昌珩、彭壽伯等詔，他們亦在

天父皇上帝面前悔罪。其初年頗有人信從之者。年三十二歲，在甲辰二月十五日，主同南王馮雲山、馮瑞嵩、馮瑞珍出遊天下，將此情教導世人。始由廣東省城，繼由順德復旋回，轉遊南海、番禺、增城、從化、清遠、英德、函江、陽珊、連珊等處，三月十八日到白虎圩。主此時意欲自己往遊八排，分發馮雲山、馮瑞嵩、馮瑞珍三人回家；馮瑞嵩、馮瑞珍二人則願回，南王馮雲山則願與主遍遊天下，艱苦甘心。主乃與南王馮雲山別，馮瑞嵩、馮瑞珍往遊八排，到南江排，將此情此道勸化人。數日乃

出珊到蔡江，主曰：「現今不若到廣西也。」由蔡江到珊逕，由珊逕到石田，到荔枝舖，由荔枝舖到金莊，由金莊到南豐，由南豐到魚撈，由魚撈（到）封川，由封川到容圩，由容圩到藤縣，由藤縣到大武，由大武到木落，由木落到蒙圩，一路俱托賴。

天父上主皇上帝庇護。四月初五日由蒙圩到廣西潯州桂縣賜谷村黃盛均表兄家下。主寓其家，時寫勸人拜。

天父上主皇上帝詔傳送人。主與南王常寓黃盛均家，其二表兄黃盛潮、三表兄黃盛乾、四表兄黃盛坤、五表兄黃盛爵等則接至家焉。主聞土人說此處有六窠妖廟，一男一女，甚靈。主問曰：「是夫婦乎？」土人曰：「非也。當初二人在此山和歌，苟合而死，後人傳聞得道，故立像祭祀。」主曰：「有是哉，何凡間人愚且甚！他淫奔苟合，天所必誅，而得道，且問得何道乎？」乃悟廣西淫亂，男女和歌，禽獸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故作詩以斥云：

「舉筆題詩斥六窠

該誅該滅兩妖魔

滿珊人類歸禽類

到處男歌和女歌

壞道竟然傳得道

龜婆無怪作家婆

一朝霹靂遭雷打

天不容時可若何」

七月時候，主見表兄家苦，甚難過意，適與南王到田寮，語言有拂逆，主即回賜谷村，與南王雲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等議回東。主欲連夜到林橋，待湖早他三人趕來也。洪仁球曰：「爾連夜私走，人有猜疑焉。」乃湖早詔表兄黃盛均曰：「朕欲回東矣。」黃盛均曰：「他三人回得，臣子黃維正現未放出，主回不得。不若他三人先回去罷，待臣子出來，然後送。主回東未遲也。」主

決意要回，黃盛均泣曰：『主若回東，我亦不留命矣。』南王雲山三人並勸。主勿回。二十三日，主遣南王馮雲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三人先回東，黃盛均送三人到潯州，三人留滯六七天，盤費用去些。南王此時見主未回，他是不願回東，兼有張永繡勸他同伴不回，故南王獨留潯州。八月十五日覲王黃爲（維，下同）正出班房，其先主勸表兄黃盛均拜

天父上主皇上帝，使他朝晚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救黃爲正，早早釋放。覲王黃爲正既歸家後，主亦勸他拜

天父上主皇上帝，遵守天條。此處兼有人信從真道。十月初，主欲回東，乃聞南王還在潯州；初九日黃盛均

送主到潯州，主到南門掌塘張考水處，跟問南王，張考水曰：『九月二十時候，南王同我姪張

永繡商議回東也，近日二人未曾到此處，大約二人既回東矣。』主乃不復尋南王，別表兄登舡

而回，二十一日始到家。主自二月十五日出遊以後，該處人訛傳主與南王被人陷害，其父兄

半信半疑，時時納悶。主妻賴又正月宮時時啼哭，後有洪仁球、恤王洪仁正二人帶回家信，其父

兄方纔放心。主到家跟問南王回來否，俱答未回，乃知南王還在潯州也。此時于王洪仁玕染病

見天，啓奏主曰：『兄三十八歲方登天子位也。』南王與張永繡留滯潯州月餘，後至古林張家。

乙巳年南王寓紫荆山高坑冲張家，南王時常將此情教導人，間有信從真道焉。丙午年南王寓黃

泥冲曾玉珍家，南王亦時常將此情教導人。曾玉珍子曾雲正頗有見識信德，一聞此情，即回心在

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遵守天條。他卻信得真，不獨不拜偶像，且時常悔弄偶像，人以爲顛，他亦無猜疑

焉。丁未年南王仍寓張玉珍家。主回東後，年三十三，歲在乙巳矣，作原道教世詔，原道教世訓。年三十五，歲在丁未二月初，主與干王洪仁玕到廣東省城禮拜堂，後干王仁玕回歸。

主獨留禮拜堂，與花旗番羅孝銓共處數月。主曆將舊遺詔聖書，前遺詔聖書細覽，乃悟當前戰妖時

天父上主皇上帝所指「此一等書是 朕下凡顯蹟設誠所遺傳之書，」即此舊遺詔聖書也，并悟

天父上主皇上帝所指「此一等書是 朕差爾兄下凡顯神蹟也，捐命贖罪及行爲所遺詔之書，」即此前遺詔聖書也。六月初十日

主再遊廣西，即由省城到官窰，由官窰到西南，由西南到廣利，由廣利到肇慶，由肇慶到祿步，由祿步到梅子汛地。海邊灣有十餘強盜攔路，主拔劍，強盜跪賺曰：「我們是查私，考將不得動手。」主未開言，強盜既舉鎗砲刀銃圍住，主此時身尙所帶一劍盒尙鑿有全字者，亦被奪去，行李銀錢一空，止剩存些替換衣服。是日到悅城，進退兩難，次日由悅城到九官，由九官搭舡到德慶州，時無盤費，心頗煩。時有三水陳某二人勸慰曰：「舡到灘頭水路開。」主亦以爲然，「凡事有高天作主， 朕今且去搭梧州渡，看

天父如何救我也。」主坐舡愁煩無語，只暗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憐救，因想當前昇天臨送下凡時，

天父上主皇上帝曾吩咐曰：「爾放膽爲之，凡有煩難，有 朕作主。」今日當煩難，勢必有救，但不知

天 父 上 主 皇 上 帝 如 何 救 我 也。

主 每 天 只 食 一 餐， 托 賴

天 父 上 主 皇 上 帝 化 醒 舟 人， 時 有 江 西 李 相 肇， 廣 東 歐 純、 歐 良， 高 要 陳 正， 主 到 舡 尾 食 茶， 其 四 人 相 談 曰：

「此 先 生 如 何 這 樣 愁 悶？ 又 不 食 飯， 他 又 不 是 病， 必 定 別 有 事 情， 試 問 他 如 何？」 主 聽 知 四 人 論 己， 仍 歸 自 己 臥 處。 江 西 李 相 肇 開 口 問： 「先 生 有 何 愁 悶？ 飯 又 不 食。」 主 見 問， 將 根 由 對 他 認 明，

四 人 齊 聲 曰： 「主 不 早 說 明， 今 晚 主 同 我 四 人 食 飯， 飯 錢 臣 們 同 主 拆， 渡 錢 臣 們 相 勸 渡 仔， 但 不 知 主 到 何 處， 還 要 幾 多 盤 費 方 能 得 到 也？」 主 曰： 「朕 到 潯 州 桂 縣， 但 約 數 百 文 足 矣。」

四 人 曰： 「數 百 文 既 足， 便 易 易 矣。」 主 見 四 人 如 此 大 義， 較 放 心 些， 暗 謝

天 父 上 主 皇 上 帝。 舡 到 梧 州， 四 人 支 拆 飯 錢 外，

主 於 是 由 梧 州 搭 舡 到 容 圩， 由 容 圩 到 珊 寮， 由 珊 寮 到 藤 縣， 由 藤 縣 到 珊 村， 由 珊 村 到 大 烏， 由 大 烏 到 馬 皮， 由 馬 皮 到 蒙 圩， 由 蒙 圩 到 桂 縣 賜 谷 村。 舊 歲 八 月， 南 王 同 曾 澤 正 由 紫 荆 珊 來 探 黃 盛 均， 故 黃 盛 均 等 知 南 王 在 紫 荆 珊 也。 主 甫 到 數 日， 便 欲 到 紫 荆 珊。 七 月 十 五 日 主 同 覲 王 黃 爲 正 由 賜 谷 到 勒 馬， 由 勒 馬 到 東 鄉， 十 七 日 由 東 鄉 路 過， 逢 九 妖 廟， 主 入 廟， 命 覲 王 黃 維 正 捧 硯， 主 舉 筆 題 詩 在 壁 云：

「朕 在 高 天 作 天 王

爾 等 在 地 爲 妖 怪

迷 惑 上 帝 子 女 心

覲 然 敢 受 人 崇 拜

上 帝 差 朕 降 凡 間

妖 魔 詭 計 今 何 在

朕 統 天 軍 不 容 情

爾 等 妖 魔 須 走 快」

是日到紫荊珊，南王喜出望外。越二日，主命覲王黃維正轉回桂縣。主每天同南王寫書送人，時將此情教導世人，多有信從真道焉。幸得曾灃正四處代傳此情，大有功力，故人多泐醒也。主居月餘，主與南王馮雲山、曾灃正、曾玉景、曾觀瀾等寫奏章，求

天父皇上帝選擇險固所在棲身焉。九月初，主由黃泥冲轉寓高坑冲，嘏王盧六家，聞土人說象州有一甘妖廟，甚靈。主問有何靈，土人曰：「象州州官朱某驗屍，經過其廟，他敢拖州官朱某下轎，要這州官朱某送隆袍纜放他；即廟祝燒香點燈要打鑼，恐或撞見，該處不敢亂講他，若有人亂講他，他便作古怪，害此人家中不安，要此人將猪牛祭他，然後無事。」主又問其當初如何出身，土人奏說當初打死母親。

主歎曰：「此正是妖魔也！」朕先救此一方民。」九月十六日，主率南王馮雲山、曾灃正、嘏王盧六、陳利往象州破此妖廟，十七日始到，十八日，主親到其廟，以大竹搞此妖魔，罵曰：「朕是真命天子，爾識得。朕慶天酉年，朕昇高天，朕

天父皇上帝命 朕同衆天使戰逐你們一切妖魔，那個妖魔不被 朕戰到服處？爾今還認得 朕麼？若認得 朕，爾今好速速落地獄矣！打死母親，爾大罪一；敢冒

天父皇上帝功勞，爾大罪二；天地萬物

天父皇上帝造成，人人是

天父皇上帝生養，故人人該跪拜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爾有何功德？人不是爾生，又不是爾養，不關爾事，爾有何面目敢冒

平 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勞，竟覩然受人拜跪？爾大罪爲何如乎？迷惑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心腸，爾大罪三；誘賺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肉食，爾大罪四；纏捉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靈竄，爾大罪五；爾細妹與同年坐，爾大罪六；歡悅婦女唱邪歌，爾大罪七；纏捉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淫樂，爾大罪八；誘惑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邪事，爾大罪九；種種作怪作妖，迷壞害累世人，爾大罪十。犯了十款大罪，天理難容，

爾速下地獄，永不准爾在世迷惑害累世人。」命其四人將妖眼挖出，鬚割去，帽踏爛，隆袍扯碎，身

放倒，手放斷。 主題詩在壁云：

「題詩行檄斥甘妖 該滅該誅罪不饒 打死母親干國法 欺瞞上帝犯天條

迷纏男婦雷當劈 害累世人燒定燒 作速潛藏歸地獄 腥身豈得掛隆袍」

後寫「太平天王題」又寫天條及王詔貼壁，詔諭該處人民，其詔云：「奉

天父上主皇上帝真命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詔諭該處人民，爾等知此甘妖怪既犯了天條大罪乎？打死母

親，大罪一；敢犯冒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勞，大罪二；迷惑

天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心腸，大罪三；誘賺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肉食，大罪四；纏捉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靈竄，大罪五；細妹與同年共坐，大罪六；歡悅婦女唱邪歌，大罪七；纏捉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淫樂，大罪八；誘壞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行邪事，大罪九；種種作妖作怪，迷惑害累世人，大罪十。犯了十款大罪，天理難容，

朕奉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親身到此，毀破此妖。繼自今，其令此妖永不准在世作妖作怪，迷惑害累世人，并令該處人等永不准復立此妖廟，仍拜此邪魔。倘敢抗命，定與此妖一同治罪。欽此。」

南王馮雲山亦題詩在壁云：

「奉天討伐此甘妖

惡孽昭彰罪莫逃

迫我弟妹誠敬拜

誘吾弟妹樂歌謠

生身父母誰人打

敵首邪屍自我拋

該處人民如害怕

請從土壁讀天條」

十九日回歸紫荊珊。自打破此妖，傳聞甚遠，信從愈衆。十一月初旬，主又別南王，同會玉環由紫

荊珊到桂縣賜谷村，越數日，會玉環回紫荊珊。主題詩誡他云：

「迷途既返速加鞭

振起雄心趕向前

盡把凡情丟卻去

方能直尙九重天」

前此主與會玉環來桂縣時，路經武平，十一因風雨甚，主投宿黃四家，

主將此情教導該人，間有人信從真道者焉。

己未九年會試題

己未九年會試題

天父上帝聖旨：「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爾們認得禾救飢，乃念日頭好上天。」

救人有方，光其心以充其量而已。夫人難明善，天難得上，將何以得救乎？惟天父天兄天王作主，直如星日之照臨，嘉禾之救飢耳。嘗讀基督聖書云：「朕乃世之光，信則愛光過於暗。」又云：「飢渴慕義者有福，信則養生不惟餅。」誠以天兄之出於天父，猶日星之醒心豁目，道義之充其靈體，猶嘉禾之適口充腸，然後知世有真光，實為天衢燭照；萬物備我，皆由食德飲和，其心之泰然自安，居然有主，不亦恬然在地如在天乎！與哉天父上帝之聖旨乎！在昔西粵，荷蒙天父勞心下凡，欲光照人心，令人沐天父之恩，渴救主之義，飽天王之德，故有此聖旨，遂不禁人舉然而深思矣。以字形釋之，三旁加共，洪也；禾下添乃，秀也；王尙添人，全也。隱然寓真主之聖名，顯然作民極之聖主，玉食萬方，豈徒然乎！以字義詳之，日星能光人目，示真理能新民心也；日出乎震，示聖主之出於東粵也；禾救人飢，示真主救民飢溺也。又隱然指人心之景仰，仍顯然醒愚民之望救。天無二日，良有以也！目無三光，則茫然莫辨；心無真光，則莫知適從。故天父上帝造三光而共照於天，真主天王合爺哥而共御乎世。人得生於斯世，何幸而沐此榮光乎！賴日頭之照乎天衢，正宜向往；念真道之引乎天路，悉見康莊。置身恩德之中，儼坐雲端之上矣。田無嘉禾無以充腹飢，心無真種無以飽其德，故天父

上帝降百穀於良田，天兄基督播真道於心地，人得沾於斯德者，豈可不謝此隆恩乎！藉珍饈之養身，忘乎物色；開道味於理窟，不願膏粱，留心真道之內，如在築花之天矣。奧哉天父上帝聖旨乎！倘非聖神化心，曷克認得聖主乎？茲也陽明著而陰族消，天理昭彰，何患妖氛之不滅，而不沾化日之光！稂莠除而嘉禾植，品物尙然，應見麥穗之多歧，而祥兆豐年之瑞。吾儕得生覆載者，千百世之下亦宜知認真念實，乃好尙乎高天矣！

本軍師自幼習舉子業，近已此調不彈，茲恭奉

聖命，總典秋闈，揭題後因窺見

天父聖旨至深至奧，思欲逐一發明，爰搦硃毫一揮而就，見獵心喜，爲之粲然。

自註

據王輯影印本付印，原文共二葉，與下文「千王洪寶製」共一封函。

千王洪寶製

千王洪寶製

誼諭京都內外大小官員兵士人等一體知悉：照得開新朝必頒新政，從前之妖習俱除，奉天命而合。

天心，此日之鴻規復整。

本軍師荷蒙

天父天兄大開天恩，

真聖主大開聖恩，畀以重任，未遑寧處，誠恐無以仰副

聖心，故將數年來欲白愚衷，擬作檄文，恭獻

聖覽，迺蒙我

主降照『胞作誼諭頒行可也，欽此』等因，今已遵旨繕成頒行天下，咸使聞知。

從來中國所稱爲花夏者，謂

上帝之聲名在此也，又號爲

天朝者，爲神國之京都于茲也。堂堂中土，亘古制匈奴，烈烈神州，豈今宥胡狗？乃有韃鞨妖出，則文武衣

冠，異於往古；父母毛髮，強爲毀傷。口其言語，說甚麼巴圖魯之鬼號；家有倫類，毒受那滿洲狗之淫污。正宜遵中國，攘北狄，以洗二百載之蒙羞；歸

上帝，扶

天王，以復十八省之故土。奈何棄

天父之大德，漠不知慚；忘其身之爲花，恬不知怪，豈不癡哉！誠堪悼矣！

本軍師徵時，每與

真聖主論及此事，未嘗不嘆中國之無人而竟受制於魑妖也。茲者

天道好還，人心向化，憐新棄舊，否極泰來，故

天父上帝命

真聖主於天酉之年，

天兄基督主戰妖於起義之日，

簡命旣膺，妖廟妖人無不破；

帝心旣眷，良臣良弼以俱來。且也賜璽賜劍，久徵 明命於

天靈；天將天兵，素昭征伐於天討。百鳥來王於

幼主，室閃紅光；和風獻瑞於洞庭，浪鋪碎錦。自金田而至 天京，勢如破竹；越銅關而掃鐵卡，所向無前。

豈人力所能蕩除，實天功之所殲滅！從知將相無種，以真道爲種；

天王有真，以

帝命爲真也！夫！我同人誕生斯世者，正宜上體

天心，以邀 天眷，下思

主德，以報 主恩。或爲干城之選，則當奏績於疆場；或爲禮樂之司，則宜建功於名教。凡有微長末技，均

當踴躍爭先。況我

真聖主文武同科，鹿鳴與麀揚並重；宗藩篤愛，金枝與玉葉交輝。異姓者儼若同胞，永爲腹心之寄托；同

姓者更聯一體，當效手足之勤勞。而且奉勅任乎掌率，則信任專而朝綱秉正，

聖躬可免叢脞之虞；百職各有分司，則慎勤矢而庶績咸熙。朝野共享太平之福。至於胡虜之擾亂中國也，叛

上帝而拜妖魔，重奸邪而背真道。賣官鬻爵，那憐十載寒窗？免稅復輸，不知稼穡艱苦。兵柄盡屬滿洲，英雄束

手；大權都通妖總，博士低頭。月俸少而刻剝多，職卑尤苦；陽受官而陰削職，文扎難憑。欲出仕於妖

門，動牽荆棘；欲隱跡於隴畝，無地容身。況服胡服而冠奴冠，於心何忍？忘

真主而跪妖韃，誓死難從。凡此淫污滿地，竹簡難窮；諸如罪惡滔天，江河莫洗。此皆

本軍師十載風塵，深識妖邪詭弊；五湖歷覽，洞知黎庶艱辛。願效愚忠於

天国，不憚涉水登山；榮膺寵爵於 天朝，急欲載陽獻曝。弟等元勳功臣，宗親兄弟，切宜自愛以副

天父天兄之仁，更當協力以慰

聖主蒼生之望。至於殘妖作怪，難逃

天鑒之誅；強項不馴，豈敵

聖神之劍！待至餘醜盡除，太平一統，論功行賞，賜爵酬庸，豈不美哉！亦云樂矣！各宜凜之遵之，幸弟毋怠毋忽。

克敵誘惑論

世上誘惑不能免，人心誘惑不能無。降生以後，未昇以前，無處不是誘惑之境，無時不生誘惑之心。耳目縱絕外誘之情，心思難割內惑之念，實由厥初生民之日，既染私欲爲罪根，遂至母胎懷妊之時，亦有誘惑爲原因矣。故孩童先學惡言，父母喜其啓口；少壯肆其惡意，鄉井稱之曰能。人與人相爲引誘，心與心相爲滋惑，誘惑多而罪惡衆，罪惡衆而苦逆興。一端既往，一端復來，以致四海之大，六合之廣，無一人不在誘惑苦逆中也。原夫誘惑之來，皆因人心無定，舟無舵而漂蕩無踪，物無堅而腐朽必速，身無家則流離失所，心無主則誘惑能搖。始則遵而終則棄，人人皆然；聽則從而行則違，心心若是。欲爲物誘，天良日剝而日虧；惑念一萌，私欲愈煽而愈熾。良心絕滅於內，內爲魔鬼之營；物欲錮結於心，心非

上帝之殿。於是意想所及，皆爲迷惑之端；言行所彰，都爲引誘之舉。一人作俑於前，舉世效尤於後，互相肆毒，則毒氣日騰，

帝怒惡逆則苦逆畢集，雖至密之室，至嚴之地，而誘惑苦逆無不得而入之。倘不因此而生愧悔之心，則禍無

底止，而福從何來？內無慰心之術，惶恐時多；外有束身之條，歡娛日少。生或免於刑誅，死定難逃永苦，已愛弟乎！古人云：『防意如防城，』勉乎哉！今我儕勝惑，即勝敵，心或醒而祈禱，宜堅以防，魔不睡而來攻，乘間即至。敬

天愛民之事，千萬多爲忠

主孝親之忱，時刻勿放。說一句主張擔當，萬愁俱散；呼一聲

天父救主，萬苦皆消。諸凡惑心亂耳之談，屏於九霄之外，一切炫目迷幻之弊，絕於方寸之中。則勝邪之方由此而得，即勝敵之策由此而成，以此克邪，何邪不克？以此殲敵，何敵不殲也！夫惟是衣不洗則垢不除，刀不磨則鋒不銳，塵世之榮，非苦不得，天堂之福，不苦何來？各宜克敵誘惑，先爲自固，凜此轉攻妖崽，立見太平矣。是爲論。

前有爲將者具稟求教用兵之法，小弟姑舉兵要四則以答所求，且教以留心推行，幸勿笑爲紙上談兵可也。但未知有當與否，恭錄

聖覽。

爲將有爲將之學問

雨晴風霧，皆爲兵具，山原林坎，亦是武經。喜怒哀樂，爲用兵之策；智仁勇義，乃勝敵之謨。雖云兵者詭道也，蓋慎於平素而詭在一時，此孔明之學問，能百戰百勝也。

爲將有爲將之道德

兵不在多而在得力，然所以得人力而人肯聽令者，在主將有以服之耳。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必平日有恩於人，如士卒死吳起之憐病，衆人遮余闕以身先，馬謖雖死而不怨，李嚴見黜而無詞也。更有民則簞食壺漿，商則市肆無驚，豈非仁聲素著，信義先行者所能如此哉！

爲將有爲將之法律

孔明之所以見稱今古者，惟「器使羣材，賞罰嚴明」八字而已。蓋器使則人無亂法，嚴明則人皆服法，無亂而服，即效命取勝之根也。

爲將要知蓄銳之方

蓋兵者勢也，因其勢而導之，則一往莫遏。故孔明每多激將之言，不激則勢不銳；岳飛身先士卒，激以仁義，關張趙雲，威聲素著，故得迎刃而解。即我

天朝初以

天父真道，蓄萬心如一心，故衆弟祇知有

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

東王西南翼王羅大綱等所以屢戰屢勝者，亦先聲奪人，聞風而竄，推之古昔，兵之得勝於進退驕誘者，無非由蓄威而得也。又云「師克在和」，不和則人心不一，不一則渙，何蓄銳之有？故廉蔣相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關者此也。信斯言也，雖有些須失錯，不宜妄生議論，以惑軍心，宜如田

單之說有神兵下降，以復齊七十餘城，切不可有漏洩軍機，如自擊船底，令水入艙者也。至於各邦各省情形以及軍國精細等事，非紙筆所能罄述，又非目前所急務者，惟願衆弟量度時勢二字，以行所當行可也。

【知罪】 知某年某月某日有言所不當言、做所不當做、聞所不當聞、看所不當看、想所不當想者，俱是犯天條之罪，不可不知也。況有忘卻降生靈氣、與禽獸草木大不相同之恩，又忘卻化生保養牽帶成人之恩，更忘卻累

天兄基督下凡被釘伐罪之恩，亦是背逆之罪，尤不可不知也。

【悔罪】 知一罪則痛恨一回，如搥胸疾首，誓改前愆，乃是悔罪，不是口稱悔而心不悔也。

天兄云：『若爾眼犯罪，則挖而去之，單眼上天堂，勝於雙手落地獄。若爾手犯罪，則斷而去之，單手上天堂，勝於雙手落地獄。』甚矣悔罪之嚴也，可不真心痛改乎！

【改罪】 不知罪則不能悔罪，既悔罪則當改罪，蓋不改則罪仍在，雖悔如未悔也。改者改去從前之過，不敢再犯，是爲真改也。

【赦罪】 有真知罪、真悔罪、真改罪之行，方可望

天父赦罪之恩也。人在人前認錯，尙肯赦罪，豈在

天父之前認錯，不肯赦乎？必赦罪矣！

【贖罪】

天父肯赦罪然後

天兄得代贖罪，若

天父不肯赦，我們必哀求

天兄轉求

天父，得

天父看

天兄功勞體面，則必准其擔當衆小罪惡矣。譬如欲見

天王，必得其旨准及侍臣引讚，然後得見，欲求

天父，必先求

天兄轉求，然後蒙其赦罪贖罪之恩也。

【無罪】 自己肯真心悔改，

天父肯 恩准赦贖，則罪惡交與

天兄擔當矣，不知消歸於九霄之外矣。人或爲我責，吾無愧於心矣。惟日謳歌讚美而已矣。

【受福】 罪淨然後可以受福，猶之器淨然後可以載珍饈。倘身有惡臭，必不宜穿好衣，豈靈有罪惡，獨能受

天福乎？福自天來，乃至寶至榮之極，豈妄與罪人享之乎？衆兄弟姊妹靜思之，是乎不是，必於上六

罪字先用功，則不求福而福自至，不避禍而禍自遠矣。當時

天兄基督救世主見衆則登山而坐，門徒就之，啓口詔之曰：「虛心者福矣，以 天国乃其国也；憂悶者福矣，以其將得慰也；溫良者福矣，以其將得士也；飢渴慕義者福矣，以其將得飽矣；矜恤者福矣，以其將見於恤也；清心者福矣，以其將見

上帝也；和平者福矣，以其稱爲

上帝子類也；爲義而見窘逐者福矣，以 天国乃其国也；爲我而受人詬誶害累惡言誹謗者福矣，以在 天爾得賞者大也，當忻然受之。蓋人窘逐先知，自昔已然。」

小子

跪在地下，讚美我

天父聖神皇上帝暨救世主天兄基督：

天父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至公義，至慈悲者也。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萬物，於今風晴雨露，化生萬物，保養全世界之人，自古及今，無一人一物不沾化生保養之德，但無一人知得感謝

天父上帝之恩。如此忘恩背本，得食曠 天，真是 天堂罪人，地獄材料。理應即時罰下地獄，受那些不死之蟲所咬，不滅之燒所燒，永遠受無窮無盡之苦矣。當此之時，我

天父上帝欲盡滅之而在慈悲之心有所不忍，欲不滅之而在公義之法歸於無有。界此兩難之間，不得已割下至尊至貴之大子耶穌基督，由天降地，生于貞女馬利亞之胎，在世三十三年，招十二門徒，教以

天父救世之聖旨，使人悔罪改過，可蒙代贖罪之恩。後來果然被惡人釘死十字架上，流其寶血，受盡千般凌辱，萬種淒涼，代普天下萬邦弟妹贖罪，使凡信而受洗者，可以得救昇天堂享福，不信者定然沉淪地獄。後又葬在墓墳，三日復生，四十日昇天，於今坐在

天父權能殿右。凡有誠心求

天父赦罪賜福者，

天兄基督必代其人轉求

天父，天父亦必看其功勞體面，准赦前愆，施賜聖神，感化其心，開其茅塞，使其有聰明力量，信實

天父救主戰勝妖魔，仇敵遠走他方。

天父上帝如此愛及我等，小可微末罪人，其恩其德，其榮其福，實在高過天、厚過地、深過海，我衆小雖粉骨碎身，不能報答萬萬分之一矣。但到如今，敬信者少而從妖者多，故

天父天兄斟酌，又差我

主天王降生中國，天酉年復詔昇天，玆見

天父，教以當行之事，至今我等弟妹得蒙

天父恩威，一路牽帶來京也。

天父乎！天兄乎！豈至於今又不愛乎！

天父縱不愛衆小，猶可言也；但

天父聖心亦忍之乎！

天父乎！天兄乎！主說主之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又說二三人同心合意，不論何求，朕

天父必成就之。今我衆小拿寶

天兄基督應承之言，係赦罪賜福之事，必有以給賜我們，方可少息，不然則我們弟妹將日夜哭泣噪鬧我天父矣。求我

天父天兄大開天恩，保佑我

主天王幼主江山早定，福音早行，普天下之人盡爲

天父好子女，

天兄好弟妹、天國好百姓，今世有榮光，來生有永福；及我們父母兄弟子女宗親，不論外邦中國、住居遠近，
皆托

天父權能之手，保佑個個平安，有衣有食，無災無難，忝得昇天。皆賴

天兄基督十字架流血贖罪大功勞，轉求

天父聖旨允准，赦罪賜福，世世靡旣，我

主江山萬萬年，是心所願也。

此祈禱文每人各存一篇，念後不必燒化，不論公衆私家自己拜

天父時皆可照此誠心，儼在

天父膝下祈求，朝晚如是，久後必得

天父天兄「下」凡教導，賜福無窮矣，衆弟妹勉之！凡求

天父，宜如孩子求慈母一般，不得則哀哭以求之，必有感發其慈悲之心，俯准所求耳。

據王輯影印本付印，原書共十四葉，載文五篇，其中第二篇「克敵誘惑論」自成單行諠論，見蕭一山「太平天國詔諭」，唯文首多「真天命太平天國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干王洪爲力挽人心以維世道事，照得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莫不有誘惑；誘惑之難克，更難於克敵。能克誘惑者便是英豪，豈有英豪而不能克敵者哉？故作克敵誘惑論。」文末多「是爲論。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諠論」等字。第三篇亦見「資政新篇」附錄。

太平天國文書

太平天國文書（附金石）

詔旨

天王命薛之元鎮守浦口手詔

朕詔答天豫薛之元弟知之萬有

爺哥朕主張，殘妖任變總滅亡，詔弟統兵鎮天浦，兼顧浦口拓省疆。朕昨令弟排撥官兵五千，親自統帶，星速趕赴六合鎮守。今朕復思天浦省乃天京門戶，弟有膽識，戰守有方，足勝鎮守之任。爰特詔弟統齊兵士，趕赴天浦省垣，協同將帥黃連生弟等實力鎮守，安撫黎庶，造冊舉官，團練鄉兵，以資防堵；徵辦糧餉，源源解京；鼓勵將兵，嚴密堵勦，毋些疎虞。今特命保天福劉慶漢、權天福林世發、侍衛黃欽元、陸鳳翔等捧詔前來，令弟星速帶齊官兵，前赴天浦省實力鎮守，並排薛之武弟帶同一隊官兵，前赴浦口鎮守。弟等見詔，實力奉行，放膽雄心，力頂起。

爺哥朕江山萬萬年也。欽此。

據文獻叢編第十五期。

天王手批

上帝最惱是偶像，

爺像不准世人望，

基督暨朕

爺親生，

因在

父懷故見

上。

爺依本像造坦盤，爾們認實亦可諒。前朕親見爺聖顏，父子兄弟無惆恍。

爺哥帶朕坐天朝，信實可享福萬樣。欽此。

據太平天國詔諭。洪秀全以此詩手批於英教士艾約瑟撰「上帝有形為喻無形乃實論」之後，艾約瑟原文行間亦有洪秀全批改處，但字蹟模糊，難於辨識，茲不錄。

朝天朝主圖

上帝基督共朕三

爺哥朕幼三一添

父子

公孫共成王 君王全在此下凡

爺哥朕幼東成主

爺排五數主當担 汎

爺哥朕幼光明東 七數安息大平兼 汎

爺哥朕幼真天主 光明東西八數龜 八

長次加尙十全吉 云 三人同日苦成甜

朝

天

朝 榮光大殿

主

圖

東 長兄 南 翼元 忠 見 侍 次 漢 將 天 馬 西 正 恩 八 又 騎 天 義 副 義 安

元 崇 長 英 千 唐 贊 定 輔 天 馬 四 天 正 恩 東 附 天 義 副 義 福

千字八字排兩邊 千八

長次以下四行連

乃乃八字蓋乃頭 八乃

東西乃龜共朝

天 東西至豫是二七 汎 汎 巨崇西父數同然 汎 汎 二

共成四七二十八 光明加尙三十增 六

爺哥朕幼坐天国 三十三天

爺排先 洪 開闢

上帝爲獨尊 從今一統萬萬年

詔曰：朕詔天佑子侄和甥福甥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現元侄塘元侄錦元侄銓元侄針元侄棟

樑塔文勝塔萬興親玕胞葵元侄達胞玉胞秀胞雍侄賢胞輔胞璋胞萬侄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

策朝將護京神將神使六部主佐將暨普天大下同世一家所有衆臣民知之！

爺哥朕幼坐天堂，東西雙鳳几兩旁；雙鳳几下長次兄，殿前兩邊排四行。巨崇至駙馬西父，中排兩行面

父皇。南干以下至安福，仍舊兩行面朝陽。巨左崇右中雙立，挨次元長及見唐。次定漢駙馬西父，遞分左右面

朝王，南左干右仍舊位，挨次翼英忠贊當，侍輔璋豫天將掌，部義安福面歡揚。

皇天門外燕以下，聯班朝觀永榮光。

朕今降詔定位次，殿前四行輔朝綱。齊遵孝和正耐堅，

幼前詔位次繳上。

詔頒普天，刻多頒知，欽此。

據太平天國詔諭原件幅直，圖爲上欄，詔爲下欄。

救世眞聖幼主詔旨

詔曰：奉

天爺天爹暨爹命，朕詔佑弟和表福表和元尊利元尊科元弟瑞元現元塘元弟錦元尊鈺元弟針元弟棟樑
妹夫文勝妹夫萬興王親玕叔葵元尊達叔玉叔秀叔雍弟賢叔輔叔璋叔萬弟天將掌率統管盡
管神策朝將護京神將神使六部主佐將及衆良臣知之！

爺爹爹朕開關君，信實認真脫沉淪，

爺浸洪雨結靈約，預詔洪日主乾坤。靈現雨止是何故？

爺生爹變照臣勳。遵天遵日何至浸？

父兄君口是窄門。齊遵天命享天福，歸榮

父兄君永存。天國天朝天官兵，官多且高歷詔明，

父兄君大體就大，古前今後盡是臣。

父兄君王衆元首，齊戴

天日扶朝廷。

爺今踐約齊遵約，認禾救饑就太平。

父子

公孫永作主，萬方真草敬

真神。欽此。

詔刻多普頌，欽此。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詔

據太平天國詔諭。

天王詔旨

一

詔曰：

朕詔和甥福甥玕胞達胞玉胞秀胞恩胞雍侄賢胞輔胞璋胞萬侄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護京

神將六部主佐將暨西洋衆弟妹衆使徒內外衆臣民知之！

歸榮

天父方真義，歸榮始人焉得義？歸榮

上主方真義，歸榮已長焉得義？歸榮

上帝方真義，歸榮已侯焉得義？歸榮

天兄方真義，歸榮同僚焉得義？歸榮天国方真義，歸榮已邦焉得義？苦詔普天進窄門，

爺哥下凡今處分，自古人無見上帝，慮人作像陷沉淪。

神父惟神子能識，

哥朕識

父有耳聞。二十餘人證有

父，人少說是合天倫；二百餘人祇知

兄，人多說是忘

父尊。有

父有

見在高天，有

天有日照凡緣。

爺哥在天朕真日，同創太平萬萬年。太平天日今日是，福音徵驗久傳先。窄門在

爺哥聖旨，信者得救福無邊。不比

爺哥未降日，現經火昇萬萬千。欽哉。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詔

二

詔曰：朕詔和甥福甥玕胞達胞玉胞秀胞恩胞雍侄賢胞輔胞璋胞萬侄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
護京神將六部主佐將暨西洋同家衆弟妹衆使徒中西一體衆臣庶選民知之！

爺排天国在中華，中国原來天国家，故此中華名

爺諱，

爺未降前既屬

爺。胡妖入竊

爺天国，

爺故命朕來誅他。物非他有怎界人？無

天無日罪同蛇。

上帝基督帶作主，既斬蛇虎狗妖邪。

爺哥降帶坐江山，同世一家奏凱還。

朕乃真三中一直，一直不出在中間；

朕名乃羊人不出，全人安妥詔早頒；

朕乃天王羊不出，

朕乃人王主塵寰。今蒙

爺哥除人害，得見

天日鑒坦盤。齊遵九約六不殺，姦掠妄殺被永罰。前定六約即二三，三三九約總包括。三三二三莫二三，三人

同日誅狗獾。同世皆三子

爺人，同

天同日享永活。中西永遠和約章，太平一統疆土闊。詔頒普天咸使聞知，欽哉。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詔

三

詔曰：朕詔天佑子侄和甥福甥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錦元侄棟樑塔文勝塔萬興親玕胞葵元

侄達胞玉胞秀胞雍侄賢胞輔胞璋胞萬侄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護京神將神使六部主

佐將暨普天大下同世一家所有衆臣民知之！

爺哥朕幼坐朝廷，開闢官兵天官兵開闢

爺哥朕天國，

天日總號是太平。坦盤惑蛇想自尊，

爺故雨洪沉自稱；

爺復約霏露

天意，

哥活以三洪日真。三子

爺共同作主，

上帝基督下凡塵。天酉朕蒙接上天，

上帝親子蹟顯然，

基督親胞齊可悟，

老媽太嫂降凡緣。朕妻朕子

爺媽帶，麥基洗德實朕全。三月三十

爺聖旨，開闢見人扶莫偏。扶朕幼乃扶

爺哥，

父子

公孫同顯權。戊申

爺哥同下凡，帶朕暨幼大當擔，

上帝親子蹟越見，

父兄君王共爲三。

基督親胞

哥故降，三人同日苦成甜。開闢盡三子

爺人，同世一家莫猜嫌。同

父同

兄同日照，遵

天遵主到處懾。一條心對

天對主，何愁殘妖不易殲。遵聖旨自獲敵門，開闢

爺哥朕幼君，遵

父兄君萬戰勝，公草忠草易成勳。開闢

爺哥朕天国，眼見

天日主乾坤。齊鑒惡根莫爲私，同

天同日脫沉淪。得上高天甜永遠，普天萬方有耳聞。詔頒天下咸體朕意，欽哉。

此詔刻多普頒，欽此。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詔

詔曰：朕詔天佑子侄和甥福甥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錦元侄棟樑塔文勝塔萬興親玕胞葵元
侄達胞玉胞秀胞雍侄賢胞輔胞璋胞萬侄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護京神將神使六部主
佐將暨普天大下同世一家所有衆臣民知之！

爺哥朕幼，

父子

公孫，同坐天國。開闢既定，太平天日照世行作。坦盤惑蛇，叛

天叛日，雨洪約霏。

爺哥下凡，帶朕暨幼，誅滅兇惡。前未正號，大稱畜生，猶可支吾。

天父天兄，天王天國，畜生該落。從前畜生擾害人間，

天量如海，今時太平天日，普照萬方萬郭。

爺哥層疊顯聖，一齊信

天頂

天，畜生絕滅是定，齊當堅耐踴躍。正十五，三十一，

爺爺出頭顯神蹟。二月間，二十四，

爺哥同顯真

天日。三月二，

哥出頭，一言要遵

哥詔悉。三三，

爺大恩，無人扶自開關。五月一，西王勞，凱回貢劍

朕歡極。五月五，

爺出頭，朕觀

爺顏歡依膝。熊萬泉，進鸚鵡，能言聖旨瑞祥吉。

亞父山河，永永崑坐，永永闊闊扶崑坐。鸚鵡所講，

上帝聖旨，詔稱瑞鳥

爺恩錫。

哥詔排定，顯蹟宮中，于今應驗露秘密。

天父上帝，

太兄基督，同下凡間徵驗福。

爺降東王，

哥降西王，乃食世人食天祿。東西既昇，時常帶兵，任妖飛變總落獄。

爺降聖旨，太平江山萬萬年，全敬

上帝

爺前囑；前時

哥詔，妖想威風任飛先，難走手下詔可讀。

爺前明詔，

真神能造山河海，信實

天父自得贖；

哥前恩詔，誅滅畜生來救人，普天萬方信

基督。

天父天国，

天兄天国，遵

天遵日將妖逐；任妖萬飛，任妖萬變，

天要誅他一鍋熟。齊齊堅耐，齊齊踴躍，同頂綱常同手足。詔頒普天咸使聞知，欽哉。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詔

五

詔曰：朕詔天佑子侄和甥福甥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現元侄璿元侄錦元侄銓元侄鈞元侄棟

樑塔文勝塔萬興親玕胞葵元侄達胞玉胞秀胞雍侄賢胞輔胞璋胞萬侄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護京神將神使六部主佐將暨普天大下同世一家所有衆臣民知之！

爺哥朕幼坐天堂，永普照萬方萬洋。本月十一五更候，

朕時親身親

父皇十五四更 朕親征，朕同幼主暨東王；

朕囑幼主大放膽，萬有

爺爹不用慌。東王奏兵交妹夫，殺妖滅鬼有伊當。五更

朕又正月宮，聞天有聲在夢中，天上有聲如此云：「爾請

天王寬心胸，天下太平漫漫來，就見太平天堂通。有日南片天門開，合緊大戰永光榮。」又見

朕幼坐殿回，

朕頂歡喜樂融，詔言天下永太平，普天萬方朝

父兄，長兄奏萬郭來朝，住滿天京盈親宗。

上帝聖諱

爺火華，中華等字一直加，避稱炎燒夥伙字，全敬

上帝滅妖邪。

天兄基督諱

耶穌，

基督尊號僧稱差；

耶避稱也乎哉字，

穌避稱蘇甦亦嘉。

幼主名洪天貴福，見福加點錦添花，桂福（福）省改桂福省，普天一體共爺媽。古今前後

爺獨一，凡是父輩避稱爹。詔頒普天咸使聞知，欽哉。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詔

均據太平天國詔諭。

文

書

文書

洪秀全來歷

其人自少讀書，聰明無比，無書不讀。十五六歲考試，常居十名內。祖父耕讀傳家。丙申年在廣府考試，逢一異人，着大袖衣，梳髻，傳書一部，名曰「勸世良言」。書中所言教人信實上帝耶穌，遵守十誡，不可拜魔鬼，以及其病時靈魂所見，一一相同，故即照書中所言而行。作詩一首以悔罪曰：「吾儕罪惡實滔天，幸賴耶穌代贖全；勿信邪魔遵聖誡，惟崇上帝力心田。天堂榮顯人宜慕，地獄幽沉我亦憐。及早回頭歸正果，免將方寸俗情牽。」又詩曰：「神天之外更無神，何故愚頑假作真？只爲本心渾失卻，焉能超出在凡塵！」甲辰歲遊廣西，作有「原口口經」、「勸世真文」、「百正歌」、「改邪歸正」。共有五十餘帙，一一勸人學好。丁未年將向日所得「勸世良言」同洪益謙到省城禮拜堂對驗，更學道理數月，受洗禮功食，然後復往廣西傳道，無不信從，故得上帝耶穌顯有無數神迹，故啞者亦開口，狂者亦自愈。楊慶修得昇天堂，空中有鼓樂聲。又降童子言其名曰：「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爾民極。」每有誥誡，即降童言。己酉年，上帝又降言云：「人將瘟疫，宜信者則得救。」後果然，故信徒愈衆。庚戌年又降云：「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後土人來人相殺，又驗帝言。雖然如此，本不欲反，無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閒居作有對，貼於壁上：「信實耶穌終有福，叛逆上帝終有哭；」「道實難知，何怪庸夫俗子？人非易取，惟求豪傑英雄；」「遵聖誡，拜真神，撒手時天

堂易上，泥世俗，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養成正大一途，即爲豪傑，脫盡習氣二字，便是英雄。」其所作之文，難以盡述，早有訂好，留在家中。

要知心腹事，來歷細詳明。余自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歲，蒙兄洪秀全在丙申年所得「勸世良言」，將書內所言道理一一指示：上帝之權能，耶穌之神跡，妖魔之迷惑，從始至終，對余講了一遍；以及自己病時魂遊天堂所見之事，又對余講了一遍。余乃如夢初覺，如醉初醒，一覺泫然出涕。遂將館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豬門戶來龍之妖魔一概除去；次乃講與父兄宗族朋友親戚得知。其中有聞而即信者，有聞而執拗者，有聞而知其爲真不敢違守者，有始而不言而後悟其真而始遵守信者。總之，信者即爲聖神風所化，毀打無數偶像；不信者益爲魔鬼加硬其心，反爲毆辱我等。後至甲辰歲，聞番兄弟講福音，立禮拜堂，遂欣然而喜，辭書館不教，同三人而遊清遠，往連州八排，亦如在家傳教一樣。遂悟聖經所云「聖人在本處不遵」之句。遂又向廣西而行，始到貴縣，後來潯州、桂平、平南、武宣、鹿（陸）川、博白、象州、化州，亦莫不聞風而來拜上帝者。東西兩省，往來幾次，廣東雖有信徒，究不如廣西之盛行也。雖然，卒至被人誣告，押斃王盧二人。後又適逢土人來人相殺，各無所依者，盡皆扶老攜幼來歸，以其向日專以愛人爲心，教人爲善故也。初時官兵亦以其爲善人，不與戰鬥，只願逐他強盜。後率至數萬，羽翼既成，此豈非天父天兄之力，而爲真命之歸乎？今者日傳日盛，所戰必克，內而軍法嚴正，外而德服人心，威聲日振，故着人回鄉教化，蓋欲使我同道之人周知其事。殊料人心不一，洩漏其情，卒爲貪官污吏拿獲。幸得天父天兄照顧，得脫羅網。雖然，深思可合吾心者，惟思此

文
境此理，天各一方，沿途而至……

書

據逸經二十五期。原文藏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其前一節敘述洪秀全之來歷，後一節為洪仁玕之自述。請參看「洪仁玕自述」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羅孝全）及「太平天國起義記」諸文。

楊秀清蕭朝貴會銜誥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

禾乃師 贖病主 楊
左輔正軍師 東王 楊
右弼又正軍師 西王 蕭

誥諭四民各安常業事照得

天意既定，人心宜從。

天既生

真主以御民，則民自宜傾心而向化。慨自胡奴擾亂中國以來，率民拜邪神而棄

真神，叛逆

上帝，倡民變妖類，迥非人類，觸怒

皇天。兼且暴虐我黎庶，殘害我生靈，肆銅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掃地。農工作苦，歲受其殃；商賈通往，關徵其稅。

四海傷心，中原怒目。

本軍師奉

天命之用休，不忍斯民於塗炭，創義旗以勦妖胡，興

王師以滅魔鬼。乃郡縣所經，如行時雨；旌旗所指，猶解倒懸。本

天意之昭彰，證人心之響應。自廣西起義以來，所到之處，抗

王師者前徒倒投順之戈，凜

天威者聞風喪妖人之膽。茲建

王業，切誥蒼生，速宜敬拜

上帝，毀除邪神，以獎

天哀，以受

天福，士農工商，各力其業。自諭之後，爾等務宜安居桑梓，樂守常業。聖兵不犯秋毫，羣黎毋容震懼，當旅

之不驚，念其蘇之有望。爲此特行誥諭，安爾善良，布告天下，咸曉萬方，各口凜遵毋違。特諭。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

誥諭

據太平天国詔諭。按粵匪雜錄亦收有此件，爲三年二月初十東王所發，無西王銜，文內無「率民拜邪神而棄真神，叛逆上帝，倡昆
變妖類，迥非人類，觸怒皇天。」及「速宜敬拜上帝，毀除邪神，以獎天哀，以受天福」等字。

眞神獨一皇上帝（制藝）

皇矣上帝，神眞無二也。夫猶是神也，得其眞者非獨一皇上帝而何？且自三代而下，神靈每操禍福之權，然僞妄者恆多，眞正者恆少。自聖人出去，其僞而復其眞，猶恐人不知至眞者之果何屬，故特指一眞實无妄之神，以明其寡二而少雙也。茲不禁穆然於皇上帝矣。今夫當建業之初，惟念予懷於順則，值開祚之始，當凜帝謂於無聲。此石言怪誕，聖人所以斥其非；有赫明昭，王者所以隆其號，何也？諸神皆非眞神也，眞神獨一皇上帝也。人心之不古也，妖魔多惑其良貴，而不知眞神之照臨孔昭，當聖王興必有以杜其弊矣。夫名山大川非無形貌以示衆，而究不若皇上帝之獨有加嚴者，知羣黎之憔悴，憫憔悴者此也；慮億兆之倒懸，解倒懸者此也。維皇上帝其眞正孰有與於斯哉！世運之方興也，隱怪不迷於寸衷，而咸知眞神之鑒觀弗爽；有王者起，先有以格其心矣。夫風雲雷雨豈無位號以彰尊？而要獨由皇上帝之令出惟行者，見庶民困於旱乾，救旱乾者此也；念下民阨於水火，拯水火者此也。上帝是皇，其眞實誰能過乎是哉！皇天震怒，令我天兄而捨命代人，將以〔復漢族數千年〕之餘業，以鼎新夫世宙，自非上帝居歆眞神默膺於其間，何以攘混莽之敝俗而煥其文章，此其神之無有匹休也。獨一皇上帝誠克當此而無忝。上天眷顧，不惜太子而降之凡間，於以起天朝數百代之景命，以大展其功德，自非上帝時歆，眞神保佑於其際，何以體榘矚之隱念而廣其勳庸？此眞神之未有並美也。獨一皇上帝洵能任此而無慚，後此常願皇上帝之鑒觀不貳者矣。

石達開布告

真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石

為瀝剖血誠	諄諭衆軍民	自恨無才智	天國愧荷恩	惟矢忠貞志	區區一片心
上可對皇天	下可質古人	去歲遭禍亂	狼狽趕回京	自謂此愚忠	定蒙聖君明
乃事有不然	詔旨降頻仍	重重生疑忌	一筆難盡陳	用是自奮勵	出師再表真
力酬上帝徒	勉報主恩仁	精忠若金石	歷久見真誠	惟期妖滅盡	予志復歸林
爲此行諄諭	遍告衆軍民	依然守本分	照舊建功名	或隨本主將	亦足標元勛
一統太平日	各邀天恩榮				

據說文月刊三卷十一期，商承祚跋謂原件見何桂清奏稿類編卷二十七軍務。

李秀成諭李昭壽

鈞諭

副掌率後軍主將李

李昭壽知之。照得投明棄暗，固俊傑志建非常，識勢知時，亦英雄心存是要。本主將自與爾共事以來，覺

鈞諭

爾大有作爲，將才不俗，故惜爾如珍寶，視爾如手足；揆爾之爲人，諒知情義，必知始終如一，必知患難同當。竟不意爾乃反骨之人，早知其如此，悔已遲矣。誠本主將目不識人，自己愛將，徒教爾行仁，勸爾從善，誰料爾出乎反乎，辜負我一片同仁同義之心矣。姑勿再論。爾自投順。

天朝，試問所因何事？今又轉降勝保，難保不察前因，爾終久總難釋其前過。大丈夫豈可且顧眼前，不思後患？何況我

主天王待爾不薄，本主將亦待爾有情，無奈爾行爲不軌，往往與同朝者爭競。爾統下每每滋擾良民，以致軍民懷怨。但爾若在

天朝，本主將事事包荒，爾知道否？今已降妖，是人人得而誅之矣。本主將之前情爾既不念，而我與國誅妖之大義豈忘心乎？爾既歸降勝保，爲目前之計，陷我潞州來安，此誠恩將仇報也。惟是我耿耿此心，終懷不服，願爾降妖亦能實力拒我也。爾之官兵，前皆賴我陶鎔，性情本領，均已洞悉。爾之欲反

天朝，本主將誓必興師問罪。情義既絕，各路之妖可緩誅，惟勝保與爾勢必先誅也。爾自思之。爾若拒以滌城可恃，勝保有勢，試問天京東門之向妖頭，桐邑抗拒之秦妖首，今年抗繞江浦、浦口之德妖頭，侵犯三河之李妖頭，其肆猖狂，其毒狠貪，尙被大兵雲集，一旦消亡，爾諒知乎？勸爾既已妖途，何須往返？儘可速速歸林，若敢詭計仍恃，更恐兩敵莫保，何言妖與不睦？殺妖道台而來，何慮

天朝難容？返又降妖而去。似此無常反覆，豈志者所爲而留名跡於天下後世也！不亦惜哉！特此鈞諭。

太平天國戊午年十月廿七日

封套正面

副掌率後軍主將李封

雷官集交馬神保交武家集

封套反面

內件

自太湖縣發

太平天國戊午八年十月 日

先投京內

遞至滁州來安一帶投

佐天義林第投

交與滁州李昭壽開拆

據太平天國文書。

欽定敬避字樣

欽命文衡正總裁殿前吏部正天僚領袖頂天扶朝綱于王洪

爲

諭京都內外大小官員及各書士人等知悉：照得文以載道，當先尙夫尊崇；而修辭立誠，豈可罔識忌諱？

緣蒙

天父皇上帝暨

救世主天兄基督大開天恩，親命我

眞聖主天王暨

救世眞聖天幼主下凡御世，主宰太平，體統尊而萬物作，則紀綱肅而萬彙有條。凡於奏本諭稟及一切文書往來有所當諱字樣，各宜凜遵敬避，以見朝拱尊敬之意，不得引用誤書，致有褻瀆；至於凡情典故並一切荒誕妖樣避句，概須滅跡消聲，刪除淨盡，方於眞道無有朦混也。乃今本章文書之內多有未能敬謹遵避者，是以屢蒙

聖詔下頒，教導周詳，並多操勞

聖心，御筆改正，故兄等前曾行諭，令將各樣妖荒浮文務須除去，諒爾等久已遵知矣。惟思敬避字樣並代替各字爲數頗多，誠恐爾等未能週知，多有錯誤妄寫，特將當遵敬避字樣並代替各字備細開列於後，仰爾大小官員及文人書士等各宜銘心刻骨，並存席右，以便觸目警心，不致偶有差錯。倘諭後仍不

檢點，一經勘出，不獨奏稟文章概不收閱，而且有蹈故違之咎，致干罪戾也。切切凜遵，毋貽後悔，此諭。

爺 此字唯可崇稱天父，不得別用。 火 凡用以燒、伏、惑、炎等字代。 華 凡用華以花字代。 主 上主皇上帝、救世主、真主幼主、贖病主、主將、主宰之主可用，餘俱以司字專字柱字代。 上 唯尊崇天父可用，餘以尙字代。

皇 唯崇稱天父可用，不得別用。 帝 唯崇稱天父可用，不得別用。 老 唯崇稱上帝，餘俱以考字通字代用。 神 崇稱上帝，不准偶像假稱，餘以辰字代。 基 凡用以居督統字代。 洪 凡用以唯崇稱天父可用，不得別用。

宏字 凡用以乎、 穌 凡用以蘇、 秀 凡用以秀、繡字代，或意近似者可代以美麗等字代。 全 凡用以銓、詮等字代，凡意近似者可代以完備純周普徧廣大合通等字。 貴 改用桂字，或意近者代以尊榮恩寵隆重。 福 或用衣旁，或用復複酸等字，或意近似者代以恩寵等好字義。 君王 前侯皆不得妄稱此二字，唯上帝、基督、君王父、君王母、真聖主、幼主、

餘外稱列王。凡王姓可添用此字避字之。 鏡 君王父聖諱不准用，凡用以鑑字代。 聖 此字於天父天兄天王幼主代幼主之外不得泛用，唯東王曠世人之病，是風職可稱聖靈。 天堂天

朝 天父天兄天王聖殿也。別邦別代別省不得僭稱朝堂字樣。 聖闕 大殿榮光殿金闕也。餘外不得稱闕。 天京天都 京都天城也，餘不准稱京稱都。 天國 獨我天父天兄天王幼主太平

各名俱以 綸音欽定 聖教聖訓也。 詔音 龍鳳詔頒行天下者也。 御照 本章尾御批聖詔，為真聖主太陽所照見者也。 天酉 單是真聖主上天之年稱之以郭字代。 諭 天恩也，餘仍用丁酉字樣。 俞允 旨准

聖聰 聖哲 天亶 睿鑒 聖心 宸衷 聖懷 聖慮 俱崇稱萬龍類字。 聖顏 不得濫以妖龍類字。 聖德 不得濫以妖

聖恩 不得濫以妖龍恩字，可用降恩。 聖壽 不得濫以嶽降萬生等字。 下凡御世 不得濫以妖承運應運及妖龍飛龍興等字。 太平天國 是天父天兄天王開闢之國，不得濫以妖社稷宗廟百靈等字。 真

命 天父上帝真命我救世主真聖主幼主為天子之稱也。 欽命 上帝基督真聖主天王幼主欽命臣下之稱也。 光明 唯光王明王可用，其餘若取名字，加水旁洗湖字樣。 聖靈 有金玉之分，前

後師軍師可用此字，餘用司帥司長司傅出司，俱不得泛用師字也。

聖神真神天父神父是

上帝也，神子天子是救

文 救世主天兄

天王 幼主也，聖靈是 東王也。以尙諱避各字樣務宜謹記，其一切至尊至榮之字，必在

天父天兄天王幼主份尙方可稱用，至前侯及一切人名物名等俱不得泛用。若意有近似者可即借代之字

書 引用，若是正用必須依字義之尊卑或四抬、三抬、二抬、一抬，不得些瀆也。列王寫

天父四抬，

天兄三抬，

天王兩抬， 幼主一抬，寫與 東西王及

信勇王又當遜一抬，以下大小官員寫與 臣 奴 臥 臥

尙司尊於己者俱宜遜一抬。

府 王府之稱，至地名皆以郡字代。 清 凡用以菁字代。 雲 凡用以芸字代。 山 凡用以珊字代。 僚 凡用以寮字代。 諭 列王與天將可稱，其餘不可借用。 臣 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統下之人方是臣，前代列侯屬下

之人不得稱臣。 丑 改用好字。 卯 改用榮字。 亥 改用開字。 魁 凡寫魂魄魄魏等字均從人，寫作魁臥臥字樣。 豫 王爵，雖不避 預 官爵，雖不避 華 人宜稱天人，華人不得仍稱

漢人 良民 不得稱子民，唯上帝可呼其民爲子也。 韃 加大傍作羅字。 妖 此字指羅妖鬼類，有從羅妖及拜鬼者皆以妖鬼稱之。

以尙各字均當認真謹用，至仙佛妖魔鬼誕僧尼宗廟社稷祠寺等字，總以滅跡銷聲置而不提爲妙。而章奏稟報內尤當虔淨，不得些瀆也。其三生有幸前身再世一切仙佛怪誕之說不得引爲故事。凡是物類比例之句不得借爲麗詞，凡祝壽不得用鶴算龜年，亦不得以虎比將及虎威虎韃爪牙等字，蓋蛇虎

畜生人爲萬物之靈，不得與禽獸蟲蟻同流，即云甚其詞，亦不得比以不倫之物，犯與僭者難免倒亂紀綱之誅矣，尤其天情至緊者。

神爺皇上帝

救世主基督

天王

幼主君王等字蓋開闢

天父 天兄 天王 幼主方是君是王也，如東西王或稱本東西王，自

信勇王以下或稱列王，不得單稱王字，王乃天日也。

天朝爵職稱謂

殿前統領轉奏右輔正軍師頂天扶朝綱王五殿下幼東王九千歲

殿前贊奏節鉞左弼又正軍師頂天扶朝綱幼西王八千歲

殿前公議前導副軍師頂天扶朝綱幼南王七千歲

殿前吏部又正天僚開朝公忠又副軍師頂天扶朝綱翼王喜千歲石達開

殿前吏部又副天僚開朝真忠軍師御林兵馬 親提調奉旨令專征勦忠義宿衛軍頂天扶朝綱 忠王榮千歲李秀成

殿前吏部副天僚開朝勇忠軍師頂天扶朝綱英王祿千歲 陳玉成

文

殿前戶部又正地僚開朝正忠軍師頂天扶朝綱侍王稚子歲 李侍賢

殿前戶部副地僚開朝愨忠軍師頂天扶朝綱輔王威千歲 楊輔清

以尙是特爵，稟稱稟詳，自稱小官，安稱金安，諭稱金諭，恩稱金恩。

書

殿前禮部正春僚頂天扶朝綱幼豫王強千歲 胡萬勝

殿前禮部副春僚御林兵馬提征頂天扶朝綱護王悅千歲 陳坤書

殿前西方統率天軍頂天扶朝綱相王享千歲 陳潘武

殿前秋季統率天軍頂天扶朝綱聽王豪千歲 陳炳文

殿前斬曲留直頂天扶朝綱慕王豐千歲 譚紹洸

殿前斬惡留善頂天扶朝綱來王彩千歲 陸順得

殿前除害興利頂天扶朝綱納王遠千歲 鄧永寬

殿前斬假留真頂天扶朝綱趨王誠千歲 黃章桂

以尙是列爵，稟稱稟報，自稱小官，安稱瑞安，諭稱瑞諭，恩稱瑞恩。

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神將神使護京殿中軍京都水司三主將六部均稱大人，稱麾下，諭稱勸諭，批稱錦批，安稱錦安，在下具稟用稟詳，候（候）以尙自稱卑爵，相以下自稱卑職，軍自稱小弟，士自稱小某士，民自稱小民。

義、主佐將稱大人，稱帳，行文稱詠醒，批稱雅批，安稱雅安，在下具稟用稟敘，候（候）以尙自稱卑爵，相以下

自稱卑職，軍自稱小弟，士自稱小某士，民自稱小民。

安、福稱大人，稱座下，行文稱鈞醒，批稱鈞批，安稱鈞安，在下具稟用稟呈，候（候）以尙自稱卑爵，相以下自稱卑職，軍自稱小弟，士自稱小某士，民自稱小民。

燕、預稱大人，稱台下，行文稱誨醒，批稱台批，安稱台安，在下具稟申候同上。

侯稱大人，稱案下，行文稱曷醒，批稱玉批，安稱玉安，在下具稟用稟敬稟，餘同上。

相、檢、指、將、總、監、軍、師皆稱大人，稱案下，行文稱曉示，批稱藻批，安稱藻安，在下具稟同上。

司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稱足下，行文稱札飭，批稱批示，安稱陞安，在下具稟用敬啓，軍自稱弟，士自稱某士，民自稱鄉民。

六等爵名目

六等爵名目

天義

天安

天福

天豫

天燕

天候

化民告示

曉諭安良除暴，勸化民心事緣因 天父 天兄 大開天恩，差我

天王下凡，尊周攘夷以復邦家，劃井分疆以衛黎庶，爰起義師於廣西，不數載而破武昌、金陵，沿江上下，數千里盡入版圖，以及各省等郡，無不望風而瓦解。今 本爵隨侍

文

忠王，統領雄兵百萬，勦洗各處妖孽，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殘妖誰不喪膽而靡，百姓盡行引領而望，皆因我周之景運重新，故有此兆。爾民尙知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乘斯時而早向化也。彼蠻夷無父無君，不順仁義，貪官污吏，實屬可恨。況今

書

天不順夷，秋多麀而冬多螿，高悉旱而低悉水，以致百姓之困苦難堪，殊爾民等竟甘順夷而逆周，獨不思爾乃明人之裔，反服夷人以亂中國，而願受殘忍苛刻也哉！茲者

忠王大振威風，掃盡杭城殘妖，爾庶民自宜安堵無恐，速即回心。凡我兄弟不得恃威而擾害良民，即爾百姓亦不得成羣而妄抗兵勇。倘有不化，定按

天法究治，凜遵毋違，切切特諭。

安民告示

曉諭安民事：緣因蠻夷之類，擾害中國二百餘年，上則貪，下則污，浮收民糧，逼勒民捐，富者恆食祿於天家，士者反坐困於窮巷，種種霸道，不順仁義，其苛刻子民者如斯之甚耶？是以

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天王下凡，尊周攘夷，以復中華之盛治；分疆劃井，以救黎庶之艱辛。從此溝塗畎澮有其經，青白赤黃有其辨，熙熙攘攘，共喜耕之而餘九一；林林總總之衆，咸稱耕九而餘三，此何如之善治也哉！茲者本爵隨侍

忠王，統領雄兵百萬，掃盡杭城殘妖，爾民毋庸驚恐，速即歸梓，乘此時而回心向化也。士者復其士，農者復其農，工商者復其工商，各安其舊，無忘故業；公平交易，並無相欺。爲此出示曉諭，以安民心。凡我兄弟，不得說詐子民，即爾百姓，亦不得妄抗兵勇，倘有不化，定按天法究治，凜遵毋違，切切此諭。

奏章總登

(一) 花燭奏章

緣小子幸邀

天眷，叩受

天恩，許詠宜家，偕百年之伉儷；俾予有室，合兩姓之婚姻。從此麟趾呈祥，螽斯衍慶，永調琴瑟，同感天父之鴻恩；薄具牲醴，(虔)申小子之蟻悃。托

(二) 謝恩兼悔罪奏章

緣小子久邀

天眷，屢沐

天庥，感德無涯，自當叩謝於此日；負罪不少，尤宜改悔於今宵。爲此虔具(疑有佚文)風化惡醒，恕其已往之愆，啓其自新之路。是以誠心盡意，恭申讚美。

(三) 謝恩奏章

緣小子久邀

天眷，屢沐

天庥，感德無涯，自當酬報於此日；沾恩不既，尤宜叩謝於今朝。（此處原書空兩格疑有佚文）惡醒，看顧

小子，逐步青雲，瀨邀

尚眷，常增百福，永納千祥。是以誠心竭意，恭申讚美。

(四) 端陽奏章

茲值端陽令節，理宜虔云云（疑原文有佚，云云為後補入者）值鳴鳩之拂羽，天朗氣清；屆戴勝之降桑，惠風和暢。正小子集福迎祥，簪纓競仰，是以誠心竭意，

(五) 封印奏章

緣小子久邀

天眷，屢沐

天庥，茲值歲暮之辰，正小子封印之吉，榮膺豫爵，升庸既羨於昔時；直上岩廊，晉授定卜乎來日。為此風化惡

醒，看顧小子，坐享

天家，永戴高位之榮；頻邀

上眷，常食厚祿之縉。從此步步登雲，時時增福。托

(六) 開印奏章

茲值新正良辰，正小子開印大吉，已喜昔時重重上進，更祈來日步步高陞。看顧小子，紫誥頻頒，永須天家之精，青雲直步，常觀上國之光。從此榮陞駉闕，自是直上岩廊。托

(七) 元旦出行奏章

茲值元旦之辰，正小子出行大吉，紅云遮去，紫氣蓋歸。南通北達，喜福祉之雲集；東成西就，慶祿位之高陞。看顧衆小子，東處遇財，西處遇貴，永享

天家，常增百福，永納千祥，無災無難，有衣有糧，一年善泰，合室平安，萬事大利，大吉大昌。托

(八) 除歲奏章

緣小子屢沐看顧，自當叩謝。茲值祭臘良辰，小子理宜酬謝

天恩，喜今朝之除舊，慶來日之更新。飲烝以祈，共祝歲云聿暮；合吹而罷，同膺數將幾終。懇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祝福，小子祿位高陞，永享

天家之精，政祉雲集，常增東海之祥。人人清泰，個個安康，無災無難，大吉大昌。托

(九) 祝壽奏章

茲值

天王萬壽之辰，小子理宜酬謝

天恩，恭祝

文

聖壽算叶南山，齊頌比天而比地；壽增東海，共廣如岡而如陵。翹瞻華誕，同申讚美。

天父上帝權能，太平一統，世時靡既，祝福。

天王萬壽無疆，千祥雲集，今世平安永福。

書

(十) 中秋奏章

茲值中秋佳節，桐陰獻瑞，桂子飄香，正小子集福迎祥，簪纓競仰。是以誠心盡意，共申讚美。

(十一) 陞官開印奏章

緣小子屢邀

天眷，常沐

天庥，喜今日之榮陞，躬膺福爵；卜他時之逐步，直上岩廊。為此酬謝，茲開福印，永感

天父之鴻恩，薄具牲殺，聊申小子蟻悃。再懇

天父上主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惡醒，看顧小子，步步登雲，時時納福。是以誠心盡意，恭申讚美。

(十二) 喬遷奏章

信正道小子同衆一齊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上主皇上帝老親爺爺：緣小子久邀

天眷，屢沐

天庥，茲值暮春之辰，正小子喬遷之吉，理宜虔具菁茗，頌德歌功，酬謝

天恩，懇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惡醒，看顧小子，喬遷以後，一身康泰，四季平安，人人踴躍，個個高陞。為此誠

心盡意，恭同讚美

天父上主權能，太平一統，我

真聖主江山萬萬年，世時靡既，祝福小子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萬事萬利，大吉大昌，今世平安，永享真福，永不准妖魔迷蒙，時時看顧，永不准侵害。托

救世聖主先師天兄基督贖罪大功勞，並托

秀師後師東王贖病主功勞，轉求

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為。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書信總登

(一) 甲長跪稟給發口糧

巡查陳大人台下：稟為恭請

鈞安，懇垂恩轉稟給發口糧事：邇際梅雨滋潤，薰風微和，辰維

大人榮祺集懋，升祉駢臻，

權衡咸宜，彰乎善而癉乎惡；藻鑑不混，視所以而觀所由。翹瞻

文

道範，時殷什頌。弟葑菲下體，一無擅長，自今春間接充甲長，已經數月，尙未給發口糧，枵腹從公，實難維持。爲此懇求

大人俯賜

書

鴻恩，代達愚悃，轉爲尙稟。倘能卽發口糧，俾得飽食盤飧，不至半菽爲慮，弟自當黽勉辦公，毋敢稍懈，以圖報

芸情于無涯矣。謹具蕪稟，恭請

鈞安，並懇轉稟，伏祈

慈鑒。

(二) 謝恩文書

爲恭請升安，並爲致謝事：邇際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辰維

兄台大人華祉吉祥，榮祺安燕。

續著帷幄，獨當魚麗之雄；力効疆場，共作鷹揚之選。仰企

助猷，驚戴彌切。弟匏落庸才，無善可錄，與視

兄台大人韜略，實風馬牛不相及也。日前統下有新兄弟二名，私自逃走，蒙

兄台大人收留，及後覓見，扯回敵衙，毫不見怪，此

兄台大人量如海闊，

恩並添高，弟實感

芸情於無涯矣。謹具片函，恭請

升安，並謝

恩膏，諸維

朗照不宣。

御林工師水七指揮書士弟汪克昌敬稟

(三)覆

九門御林開朝勳臣垣天豫掌書范

老夫子大人閣下：稟為恭請

鈞安，專函申覆事：昨奉

琅函，備承 綺注，並荷 謙光，搗挹，復蒙 寵獎優加，披誦回環，並增汗顏。祇以硯池墨凍，修答稽遲，

罪甚罪甚。邇際臘荐辛盤，春坐甲張，恭維

老夫子大人歲祺駿吉，時社駢麻，入幕運籌，美紹希文之家學；當筵借箸，威分亞父之軍聲。引企 鴻猷，

彌殷鶴跂。弟學譏刻鵠，技陋雕蟲，樽櫟材庸，柳蒲枝老。自去年

大人因假留蘇，奉委辦理駐蘇隊務，弟謬膺簡拔，忝列司書，跽勉從公，時虞隕越。今幸 鴻儀在望，尙祈教賜

金針；虎幄叨陪，容有躬親玉度。先修尺素，藉展寸丹，並頌

文
鈞安

職弟汪克昌稟

(四) 賀新正稟章總登(四至七共四件——編者)

九門御林開朝勳臣垣天豫 卑爵口口口 跪稟

書
九門御林宿衛軍主將健天義譚大人閣下：稟爲跪請

助安，肅賀。新禧事：邇際陽和佈令，淑氣凝人，辰維

大人榮祺帽集，繁祉載膺，主謀捷於雷雨，將略炳如日星。健行天下，獨當魚麗之雄；義正萬民，共沐薰風之化。

翹瞻 武烈，雀躍彌殷。卑職在營無善可陳，理宜乘此良辰，躬迓

隆門，慶賀鴻禧。竊恐禮儀多疎，冒昧難免，尙冀

大人訓誨頻頒，箴規時賜，俾得範圍曲成，曷勝欣幸。謹具蕪稟，跪請

助安，肅賀。新禧，伏乞

慈鑒。

(五) 又跪稟

九門御林開朝勳臣宿衛軍大佐將簡天義部大人閣下：稟爲跪請

助安，肅賀。新禧事：邇際陽和佈令，淑氣凝人，辰維

大人榮祺帽集，繁祉載應。佐持固若珊瑚，將略捷如雷雨。簡以臨下，

兵師共沐。栽培，義以正民，遐邇均沾。雨露，翹瞻。道範，雀躍彌殷。餘同上

(六) 又跪稟

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刑部尙書周大人閣下：同上刑寓於兵，羣瞻下車至德；部統乎衆，共頌解網深仁。尙中
行之道，書萬事之宜，直所謂一朝師濟，兩間明良也。卑爵一介愚頑，無善可陳，理宜恭迓
崇階，面聆 塵教，俾得範圍曲成，曷勝欣幸。伏冀

大人運籌帷幄而翼翼小心，鎮守城池而耿耿誠意，矢勤矢慎，永為邦家砥柱耳。謹具蕪稟，跪請

鈞安，肅賀

新禧，諸維

朗照不宣。

(七) 又跪稟

健天義左三武軍政司劉大人閣下，為恭賀

新禧事：邇際陽和佈令，淑氣凝人，辰維

閣下榮祺迪吉，繁祉增綏。風和鵲噪，喜

尙眷之頻邀，日暖鶯啼，慶千祥之雲集。翹瞻

吉果，雀躍彌殷。弟理宜乘此良辰，恭迓

崇階，慶賀鴻禧。伏冀

兄台運籌帷幄而翼翼小心，鎮守城池而耿耿誠意，真所謂矢勤矢慎，忠於郭家，良足羨也。寅修片章，恭

賀

文

新禧，伏冀

朗照。

(八)又跪稟五月

書

九門御林慕王譚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稟為跪請

瑞安，並申下悃事：邇際薰風拂暑，梅雨洒田，辰維

千歲升祺叶吉，

華趾增綏，廣招練而雄兵雲集，大展經綸，勦殘妖而草野風淳，咸登仁壽。翹企

助猷，雀躍彌殷。小官樗櫟菲材，趨公粟六，屢沐栽培，難報毫毛，銘泐之私，時縈五內。日前在湖，曾接

閱天義黃大人鈎兵鈎諭，小官未得遵從，抱歉奚似。茲

壙天安黃大人均住東珊，只小官等尚存蘇省，所有精兵，概在此地，儀有些微牌尾在湖。刻下守城出司，不知

若何，為此稟叩

千歲，一為主持，俾小官得以遵循，不至張皇無定，曷勝欣幸。前

千歲回蘇，未得躬詣

隆門，親候

範顏，負罪良深，容後再謁

崇轅，面聆

塵（塵）教，庶得範圍曲成，不至隕越貽羞，則感德無既矣。謹此跪稟，

恭請

瑞安，並申下悃，伏冀

容鑒。

（九）又跪稟

九門御林開朝勳臣王宗閔天義兼總統土司黃大人麾下：為跪請

珍安，敬謝

厚恩事：緣卑爵樗櫟菲材，無善可陳，始邀

天眷，託隆門於昔時；繼沐

天恩，膺福爵於此日。雖

忠王千歲之恩賞，亦因

大人之提拔，卑爵竊自漸（慚？）焉。謬膺斯任，抱歉良深。邇際

大人華祉吉羊，

榮祉綏燕，

風雲變態，獨當魚麗之雄；

隆虎奇觀，共作鷹揚之選。翹瞻

文

武烈，真邦家之砥柱也。卓爵無材無能，趨公粟六，惟冀

大人恩重，手足義切，應求時深

教導，始得奉為典型；日錫

箴規，庶幾遵為則倣。由是觀摩有自，不至隕越貽羞，則幸甚矣。

書

(十)又跪稟

九門御林開朝勳臣閱天義總統土司黃大人麾下為恭請

珍安，敬謝

厚恩事：邇際蒲夏風和，麥秋氣朗，辰維

大人華祉吉祥，榮祉綏燕，翹企鴻猷，彌深鯨戴。卓爵碌碌庸才，屢口

鴻恩之下逮，難報毫毛；暨邀

駭烈之榮陞，恐貽尸位。輾轉自揆，莫稱斯任，惟冀

大人恩重，手足義切，應求時深教導，始得奉為典型；日錫

箴規，庶幾遵為則倣。

道範淵深，俾卓爵觀摩有自，不至隕越貽羞，則幸甚矣。想

大人績奏鷹揚而威振麟閣，功昭萬古而聲播當今，真所謂一朝師濟，兩間明良也。謹具蕪稟，跪請

珍安，敬請

厚恩，伏祈

電鑒。

(十一) 又奉陞謝恩跪稟

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榮千歲千歲殿下：為跪請

瑞安，敬謝

厚恩事：邇際添朗氣清，惠風和暢，正

千歲介祉時也，曷勝雀躍。小官一介愚頑，毫無技藝，屢蒙

天恩

主恩暨

千歲之深恩，向沐春風之噓植，久托

隆門，每沾

化雨之栽培，自漸（慚？）鳩拙。翹瞻

道範，驚戴彌殷。茲又不以朽木見棄，加授福爵，奈小官口口傷莫稱斯任，趨公粟六，常見請於同寅。秉

質庸愚，頻邀乎

尙眷，戴高履厚之

得，實有口莫能宣，言莫能罄者，惟有永矢丹誠，始終奮勵，以圖振

芸情於萬一耳。肅此跪稟，恭請

瑞安，敬謝

厚恩，伏乞

電鑒不宣。

(十二) 又跪請瑞安稟

邇際蒲夏風和，麥秋氣朗，辰維

千歲華祉吉羊，

榮社綏燕，翹企鴻猷，感深驚戴。小官樗櫟庸材，乃承

鈞注，謬膺斯職，自慚罔報，汗顏汗顏。迄今湖州以及松江等郡，城池畢獻，妖胡罄盡，雖蒙

天父之權能，

真主之鴻福，何莫非

千歲之威風所致？是古所云「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永菁四海，協和萬邦，君臣廣歌

以明良，萬民從容以口口，

千歲續展鷹揚，名傳麟閣，真所謂一朝師濟，兩間砥柱，肅此為稟，

跪請

瑞安，伏維

電鑿不宣。

按以上欽定敬避字樣，天朝爵職稱謂，化名告示，安民告示，奏章總登及書信總登等六篇共二十八件合為一本，為上海合眾圖書館所藏鈔本，錄副贈北平圖書館者。原封面眉橫「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十字，中直「欽定敬避字樣」六字，右傍「遵依」二字，格式有類太平天國官書。據合眾圖書館顧廷龍先生云：「此書本館原藏鈔本關係吳中書賈所鈔，當時會鈔多份分售，近見舊鈔，殆即吳賈所據底本。茲校一過，舊鈔亦悞草，行款亦不正確，姑于每行末加朱畫識之。舊鈔各篇連接標題皆與賈所加者。此本當為吳縣汪克昌常書上詩錄存者，克昌字壽我，號俊民，清道光二十五年新庠優廩生，道光己酉科拔貢，朝考二等，就職教諭，咸豐壬子科舉人，內閣中書。道光八年生，同治元年卒，年三十五歲，與天南遜叟王韜為同案。」茲據以付印者，即為顧先生以舊鈔本校過之本。全書各篇篇首之欽定敬避字樣，天朝爵職稱謂，書信總登等類名及一二三四等序數為讀者所加。奏章總登中奏章以托字終者，疑為「托救世聖主先師天兄基督贖罪大功勞，並托秀師後師東王贖病主功勞，轉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之略。參看喬遷奏章及天條書中各奏章。

李鴻昭等致粵港英法軍官書

中隊後永忠先鋒葛靈明
 中隊中赤忠先鋒林彩新
 左隊前精忠先鋒陳榮
 右隊後永忠先鋒覃星
 中隊 隊 將李鴻昭 正元帥侯陳帶
 右 隊 將鄭喬 暨鎮國公陳顯良等全致書於
 欽命殿左卷 副元帥曾超
 中隊前精忠先鋒周春
 左隊後永忠先鋒陳壽
 右隊右耿忠先鋒李積
 右隊前精忠先鋒朱義德

文

大法國統領廣東省陸路各營水師船隻軍務達

大英欽命督理香港等處各營駐紮陸路軍務提督軍門斯 列列兄台麾下

大英駐紮廣東代理水師提督軍門墨

書

聞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古今共此人情，中外同其心性。慨自清末以來，國祚之氣運將終，主德之昏庸尤甚。在位者盡是貪殘，在野者常形憔悴。而且賄賂公行，良歹莫辨，此所以官逼於上，民變於下，有由來也。茲蒙

天父

天兄耶穌大開

天恩，命我

天王定鼎南京，掃除貪官酷吏之所爲，以行伐暴救民之善政；不許妄拜邪神，務期共歸正道。尊崇禮拜，仍然七日爲期，敬奉

耶穌，總爲萬民贖罪，亦猶

貴國之設立

天父堂、禮拜亭，時時講明天情道理，處處化醒世俗愚蒙，惟敬

上帝，不拜邪神，同此意也。亦可見中外雖別，而心性本同矣。現弟等恭奉

天王之命，統領雄師百萬，戰將千員，勦撫兼施，恩威並濟。溯自湖南，進取江右，趨謁

天京，按臨福建，無不體

上天好生之大德，與及我

真主愛民之至意，未嘗行一不義，殺一無辜；即過村莊市鎮，不犯秋毫；凡爲士農工商，咸安樂利，而況東粵爲父母之邦，既罹妖官之兇害，又何忍加之荼毒乎？惟有等人不能認

天識

主，不曉納款輸誠，未有簞食壺漿以迎，又見團練鄉兵相拒。弟等用是提兵勦洗，以儆效尤。茲弟等已抵連州、中宿、英德、四會等處，久聞

麾下已破仙城，革除吏弊，施行仁政，大得民心，弟等曷勝欣幸。意欲刻即統兵前來，大齊斟酌，共展鴻圖，使助紂而爲虐者無地自容，斯民之倒懸指日可解，將見同享無窮之福，永立不朽之功。但恐突然而來，未免邦人大恐，爲此飛文照知，伏望

麾下不必過爲疑慮，不可聽信謠言，並祈

麾下將此意轉諭閩省軍民人等週知，毋庸遷避，不必驚惶；但要多辦軍糧，切勿團練鄉勇，則我軍自無滋擾之虞，而鄉民便享

太平之福。至弟等之兵士俱是束髮留鬚，弟等之號旗着寫太平天國，務宜飭令親信人員密爲查確，庶不誤事，免中奸謀，望爲先容，統祈

原諒。希惟

文

鈞鑒，時候

玉音頂詢

助安不一。並請

書

通事
掌書列列先生近好，恕不另札。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二月 日照會

據太平天国書翰。

李秀成致張洛行書

忠王李，書致

征北主將張洛行弟青及緣兄與弟迢迢相隔，未克聚首一堂，共晤兵機，誠令兄有渭北江天之感。但兄客歲奉

旨南征，在蕪屯紮，其時韓綉峯弟由北抵蕪，云稱弟困鳳陽，請兄分兵往救，兄因京圍在急而力難兼顧，故未統師前來。迨後駭聞江北

聖營失利，即於今春興師進勦，幸賴

天威

主福，自攻克菁弋、廣德、四安、武康、杭州各省郡，復行順掃臨安、孝豐而仍回廣德，與各大隊進取建平、溧陽、東壩、高淳、句容、溧水等縣後，即分途進勦，乃於三月二十七日，將京外長城妖穴掃蕩一空，而九服洲妖艇亦於其時相率潛遁，南北兩岸通行，京圍立解。竊思京都地臨大江南北，原有金城湯池之固，然必剷平南方妖穴，方可永奠磐石之安。故今擬定指日率師下掃蘇、杭、常、鎮、冀、圖開疆拓土而寰宇肅菁。第兄與弟天各一方，未稔北路軍情近來若何？雖前曾聞貴隊收復菁江，軍威大震，而究中心搖搖，懸念不置。是以特命平西主將吳定彩、前軍主將吳如孝兩弟統師前來往援，以修舊好。惟望弟須念該主將北道生疎，祈即時賜南針，俾得有所遵循，庶不致貽闔外之羞耳。謹此佈達，餘不多敘，並候戎佳，不一。

太平天國庚申十年四月

初三

日

據太平天國文書

李秀成諭康玉吉

諄諭

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諄諭

文

定天豫康玉吉弟知悉緣兄客歲奉

旨南征，在蕪屯紮，其時韓綉峯弟由北抵蕪，云稱征北主將師因鳳陽，請兄分兵往救，兄因京圍在急而力難兼顧，故未統師前往。迨後駭聞江北聖營失利，即於今春興師進剿，幸賴

書

天威

主福，自攻克菁弋、廣德、四安、武康、杭州各省郡，復行順掃臨安、孝豐而仍回廣德，與各大隊進取建平、溧陽、東壩、高淳、句容、溧水等縣後，即分途進剿，乃於三月二十七日，將京外長城妖穴掃蕩一空，而九服洲妖艇亦與其時相率潛遁，南北兩岸通行，京圍立解。竊思京都地臨大江南北，原有金城湯池之固，然必剷平南方妖穴，方可永奠磐石之安。故今擬定指日率師下掃蘇、杭、常、鎮，冀圖開疆拓土而寰宇肅清。第兄統兵在南，未稔北路軍情近來若何？雖前曾聞該隊收復菁江，軍威大震，而究中心搖搖，懸念不置。是以特命平西主將吳定彩、前軍主將吳如孝兩弟統師前來鳳陽往援，以修舊好，惟望弟在北凡事須聽該來主將鋪排，設有調遣，着即應調可也。切切此諭。

太平天國庚申十年四

月

初三

日

據太平天國文書。

李秀成諄諭蘇郡人民

真天命太平天國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爲

諄諭四鄉百姓舉官造冊事：照得軫恤不深，則招安不力；而痼瘼既切，則綏輯彌殷。本藩前抵蘇郡，查爾百姓當大兵雲集之時，多有流亡失所之慘，每一念及，痛不可支！業已委令逢天安左同檢在此鎮撫，已經諄諭在案，諒爾等已共見共聞矣。但不舉官則民事無人辦理，不造冊則戶口無從核查，何以爲安撫之地乎？爲此再行諄諭，仰爾百姓一體知悉：凡鄉鄰熟識之人，舉爲鄉官，辦理民務，其五家舉一伍長，二十五家舉一兩司馬，一百家舉一卒長，五百家舉一旅帥，二千五百家舉一師帥，萬二千五百家舉一軍帥，蓋所舉之人，必度其幹事才能稱職者充當其任。爾等一面開造民冊，一面將所舉之人，令其概行來城聽候補派。茲將冊式粘後，限五日內照樣造齊，呈送閫門外總局查核，以便給發門牌，則爾民得安堵之常，本藩亦慰撫綏之念。從此四方鳩聚，采蓄無行野之傷；比戶燕安，綿葛無在河之嘆。倘敢違延，定行發兵問罪勦洗，以爲抗違者戒。爾百姓其各凜遵，毋負本藩諄諄叮囑之意可也。特此諄諭。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初七日

李秀成六言諄諭

忠王諄諭

本藩恭逢天命	統師克復蘇城	現下城地已克	急於拯濟蒼生
除經嚴禁兵士	不准下鄉等情	爲此剴切先諭	勸爾百姓安心
不必徘徊瞻望	毋庸膽怯心驚	照常歸農樂業	適彼樂土居民

紳董可速出首 來城遞册投誠 自無流離失所 永為天國良民

因有官兵來往 爾民導引須勤 軍民各不相擾 各宜一體凜遵

鄧光明曉諭四民（貼王江涇）

欽差大臣天朝九門御林真忠報國僚天燕鄧

為

曉諭四民向化，各安恆業，以全生理事：照得國軍興旺，必安民以固邦本，而安良以治民為先。現今我

真聖主鴻福齊天，在金陵建都十載，正是萬國來朝之際，四方向化之時，誠所謂天命攸歸，非人能為之也。

本爵奉行天討，志在救民，出師以來，抗拒者必行誅戮，降附者悉與安全。現在蘇、常、加、湖一帶已入版圖，而

餘壤沿鄉，或存首鼠之心，未備壺漿之獻。今本爵統帶聖師數千，駐紮王江涇，不行抄略，加意撫綏。誠恐無知

愚民，造言生事，與天打鬪，撞拒官兵，自取罪亡。爾等百姓明人，自知思想，可知順天者存，逆天者誅，量力幾何？

才智幾何？以妖帥和春之養重，張國樑之奮勇，終於撲滅，天心人事，不卜可知。本爵就將蘇省常、加、無、丹、句及

金陵重圍而論，妖將張國樑、妖帥和春，文武蓋世，來戰數陣，兵敗將亡，失守多地，退無容身，不但伊自延誅戮

之苦，忠孝不全，可憐各地良民也。離鄉散家塗炭之苦，此非人強能行及，前定之劫也。況浙地人良善居多，其

好善（？）樂禍者一鄉不過數人，以此數人而累及無辜，此豈天朝安撫之初意哉？茲本爵轉為爾百姓等

籌一善策：在鎮則安坊，擇一公正紳董為長；在鄉則安村，擇一公正明民為長；投誠進貢，按戶造册，本爵給發

門牌貼各戶，嚴禁官兵，不許下鄉滋擾，俾爾百姓率其父母妻子復舊業而全生理，何樂如之？倘或執迷不悟，

畏罪遷延，本爵先禮而後兵，斷難寬假，大兵一至，玉石俱焚，此乃本爵殷殷勸化兩全之意也。速宜凜遵毋違，特諭。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 日給

紹天豫周誨醒四民（貼朱家角）

真天命太平天国九門御林真忠報國紹天裕（豫）周

爲

誨醒四民各安恆業，無懷觀望事。照得弔民伐罪，端藉仁義之師；除暴安良，以救生靈之苦。溯查妖朝本屬異類，窺竊前明神器，擾亂中原，生民深受荼毒，難以枚舉。是以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天王降凡宰治天下，深悉民間困苦，特興仁義之師，定鼎金陵，歸順天命。本爵恭奉王命，並認天安大人珍命，統帶雄師，坐鎮斯城，撫安黎庶，業已嚴禁官兵不准下鄉滋擾，胡爾百姓，不思如子趨父，而反遠避他方，令彼轉徙無定，令我寢饋難安。爲此特行誨醒，仰爾子民人等知悉：自醒之後，各務爾農，各歸爾宅，或筐篚以陳，奔走王師之側；或食漿以獻，供拜馬首之前。造冊投誠，完糧納稅，各守懃誠，毋懷虛詐。至若髮膚篤於毛裏，切勿令其毀傷；鬚眉各自形生，詎可輕爲剪伐？行見一統山河，羣導太平服制，欽崇正道，共習天国規條。凜之慎之，毋違切醒。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二十三日醒

上四件均據李則綱藏鈔本吳清卿日記

洪仁玕致英教士艾約瑟書

太平天国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干王洪書致

書

大英國耶穌教士艾約瑟道長兄先生閣下：緣余前在尙海得與衆先生交遊，酌應朝夕聚晤，辦（辨）論真理，渥承教益，茅塞頓開。嗣後別我同人轉至香港，與理、湛二教師講學四年，前於戊午由香港至京朝主，區區之意，實非有貪祿位，蓋欲翼贊王猷，廣擴福音，使率土之濱，掃清泥塑木雕之物，共歸

天父上帝

天兄耶穌之聖教也。乃至京數日，即蒙

天恩高厚，錫封王爵，晉位軍師。余猥以菲材，當茲重任，時懼不克負荷，有幸

天恩，亦惟廣傳聖教，普化世人，以不負生平之素願耳。惟恨學識短淺，體道未深，是所歉仄。幸於接見

真聖主以來，時蒙

聖訓，指示奧義，其一切見解知識，迥出尋常萬萬，言近指（旨）遠，出顯入深，真足使智者踴躍，愚者省悟也。余日侍

聖顏，渥聆

聖誨，故不覺心地稍開，智（志）趣略進，時覺此中樂趣無窮。迴憶此生得力之處，是皆由昔與

衆先生討論於前，今沐

聖主訓迪於後也。昨知先生有書（一）通至忠王李弟，講明真理，足見同道之人，自有同心，余故來蘇省延候大駕，移望 玉趾惠臨，以便面傾一切，想 先生必然惠顧，不致吝玉也。外特寄來綢文一包，望祈 勞心轉寄廣東香港，交遞馮孖士先生，黃勝先生收啓，不勝感佩之至。謹此肅啓，佇候 辱臨。臨穎不盡翹企，諸惟朗照。順候 文安。

另付新書一本交先生一覽

太平天國

庚申十年六月十一日

文印

太平天國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干王洪仁玕

據金田之遊。原件藏廣西博物館。

李秀成覆英教士艾約瑟楊篤信書

太平天國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書覆

大英國耶穌教士 艾約瑟 楊篤信 先生閣下：緣余久聞 貴國尊崇 天教，早擬致書通候，同證道源，祇以殘

妖待誅，道路梗塞，致疎音問。現仗

天威，攻克蘇杭，與閣下相拒（距）不遠，亟欲遣一介以通好，又以軍務未暇，遲遲未發。乃承錦翰先頒，

講明真道，盥誦六款真理，層層透關，奧義精深，曷勝欣忭！伏念我

真聖主天王丁酉年荷蒙天啓，親覲

天父天兄，即今奉行真道，宰治萬方，若非昔日之所定，何有今日之所為也！況其聰明天竄，學識淵深，講求奧義，精微畢至，實非凡庸所能窺測，即合朝官員時蒙聖訓，亦皆深明大義，恪守成規，豈人力所能實。聖神之所助，乃有數百萬之景從耳。至余以一介武夫，罔知奧旨，連年從事征討，得以保身保國，封爵開疆，亦莫非

天父上帝所祝福，

天兄基督之代罪所致也。茲承明論見貽，實足開余茅塞，私衷欣喜，莫可言宣。然既承惠我好音，諒必不吝

移玉，惠然肯來，面傾胸臆。茲有開朝精忠軍師于王本

天王之介弟，為朝綱之首領，前曾於香港、廈門、尙海等處交遊。貴國教士，遍歷各國，共證真理，想

閣下均必熟識。現聞閣下有書貽余，故特降駕來蘇，欲與

閣下會晤，講論壹是。但其中事宜多有必須面罄之件，特此敬修啓覆，望

閣下親降蘇省，俾得面與于王定議一切。度

閣下既不憚七萬里之遙，來傳真道，必不以二百里之遠，不降

光儀也。專此敬覆，餘容面罄。臨啓不盡翹切之至，伏維

光降。卽候

文安。

太平天国庚申拾年六月十二日

據太平天國書翰。

蒙時雍李春發覆梁鳳超等書

天朝九門御林

忠貞朝衛軍贊嗣君蒙殿前忠誠二天將李

書覆

歛天安梁賢弟閣下：茲接來文，覽悉一切。昨於初四日雅齡來京，面稱請借三丈之地蓋屋堆貯煤炭，

兄等未便擅專，業既登朝面奏

聖聞，荷蒙

旨准，在於七里洲聖營之下濠溝外江邊借地三丈與洋人蓋屋堆貯煤炭，祈

閣下勞心，卽轉囑洋人在於七里洲聖營之下濠溝外江邊蓋屋可也。此覆，並詢

近佳。

據太平天國書翰。

文

李明成致英繙譯官書

一

書 天朝九門御林忠王宗醇天義李

大英國番譯官福慶下日前

駕臨敝府，別後常懷思慕，乃國務紛紜，未如志願前來把晤。因承 尊意，喜我國造聖錢，囑余給付，余亦不勝

歡喜。

慶下雅情，頗增欽佩，余本不才，仰承殷聯友誼，私衷願滿，餽莫能配。

慶下輪帆清吉，不卜可知。茲將我國聖錢如托付呈銀錢貳拾元，青錢拾元，祈

慶下晒納，留為粗玩，是所幸甚。並有私事一煩：付來金表一個，祈即

惠換璃蓋，代為整好。字如面禱，並候

近佳。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五月初九日

二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忠王宗醇天義李書啓

大英國番譯官福慶下茲緣

貴駕停住敝國，承聯契友，一切諸多簡慢，惟祈

原宥。昨蒙厚贈美酒六瓶，

貴駕客居敝境，尙欠周禮，何敢擅收？因在契中，業已歡受，合當修書謝謝。前付洋表一個，懇其配蓋，已多擅

瀆，今又有金錢表一個損壞，因敝處更乏良工可脩，想

貴艘萬全方便，必有隨行良匠，爲此不揣瑣瀆，望祈

麾下不棄友情，可否將此表代爲脩好，則感

盛情於無既矣。特此書啓，恭候

貴安。

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五月十二日

上二件均據太平天国書翰。

李秀成致賴文光諄諭

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傑天義賴文光弟知悉：照得月之初五日接武昌縣仁天安蔡弟送來弟自黃州寄來公文一件，已悉江北軍情大略，未得細悉，仰弟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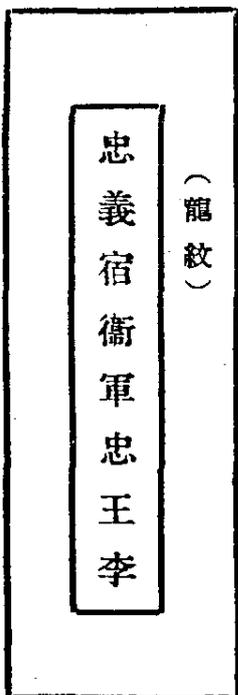
文

書

英王的事及皖省如何情形細細稟明前來。弟昨所來文件，兄自十一日覆諭寄送圻州轉送弟處，曾將兄進兵通山、通城、嘉魚、蒲圻、咸寧，發員鎮守，及瑞州、靖安、奉新、武寧、義寧各處亦飭各將鎮守各州邑，並兄紮興郭，譚主將駐大冶，陸主將入蒲圻，一切情形訴明於弟，諒必接到矣。恐前文有誤，今漢口大英國洋人送文來府，今又寄諭交該送文人便寄弟處，弟可速即回報兄知，庶可悉英王及皖省如何之實。外有英王公文一件，仰弟發往可也。為此特諭，仰即遵照，速即回文是也。此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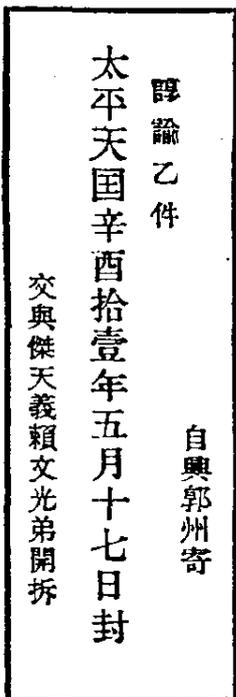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封套正面



據太平天國書翰。

封套反面



李明成覆英繙譯官書

天朝九門御林忠王宗李

書覆

大英國欽命番譯官福惠覽昨接

來函，知

閣下貴駕來城，着余於本日十點鐘放舟牽馬等候，領悉一切。今特着敝便駕小舟前來，即祈勞

駕登舟，辱臨把晤，以敘闊情。承情代整洋表已好，感激

雅意不盡，自當面謝。即候

近佳，統惟

荃鑒。

天父天兄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據太平天國書翰。

洪仁玕致英繙譯官書

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洪書致

大英欽命番譯官富弟台覽：緣本軍師昨承厚愛相請，不忍直言相拒，奈

天朝禮制實外國不同，外國之王雖出街閒遊，不嫌自輕，惟以雙膝跪為重；我

天朝則自列王及各大員跪為平常，但以輕出為非禮。至兄身任軍師之重，雖英王 忠王 輔王

文

贊王 章王等逢有大事，即傳到

本府會議，從未嘗親往各府，並各府亦不敢相請，今若一往洋船，情雖無妨，禮卻有礙，後將何以處
王，又將何以對朝衆乎？爾不輕跪，我不輕出，各守各禮，是為兩得。諸蒙請宴厚意，盡依我

列

書

天朝之禮，感謝

天父上帝矣，仰祈寬心無勞可也。特此書致，願詢

刻佳。

再者售賣米糶一事，查明現下糶倉皆不用再買。至於各府各衙或私買若干，問五天將莫世喚弟自可明白。又致。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七月初七日

據太平天國書翰。

梁鳳超懸賞告示

佐將大人賞鈞令。 求望軍民替查著。

天父天兄降

主宰，天理諄諄誠世人。

昨因馬匹放喂養。

牧馬之人逃無形。

被人亂棍打馬脚。

未知何人此狠心？

倘馬食爾生苗物。

理應稟聞愿償明。

何苦傷馬有罪否。

可恨此人大妖精。

為此傳令軍民曉。

代查報信自拏擒。

拿獲打馬賞拾兩。

拿逃牧馬一樣銀。求爾識字人指點。遍傳各處共知因。是求厚望人來報。
拿到就賞報信人。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七月 日

據太平天國詔諭。按原件年月上鈐有方印，印文作「太平天國天朝九門御林真忠報國欽天安任天海關正佐將梁鳳超。」

莫仕燠致英繙譯官照會

忠誠伍天將莫

照會

番譯官福兄台閣下：茲奉

干王面諭，云稱：兄處有大風琴一個，未知好醜以及價銀若干？今特着隊內福天燕陳萬順弟前來，祈望兄台勞心，即將大風琴與陳弟看視，如果合式，並祈與伊言明價銀若干，俾好稟報干王寶奪可也。特此照會，順候

時安。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七月初十日

據太平天國書翰。原件末鈐「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開朝王宗殿前忠誠莫仕燠」印。

李明成覆英繙譯官書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王宗醇天義李

書覆

大英欽命番譯官福麾下昨奉

琅函，曷勝欣忭之至。茲承代買縐紗，現下已有，飭敝如要，即來採買，並辱問聖錢及字帖等因接此。但縐紗一項既煩代購，何敢更辭？惟買賣之事乃一時之變，敝昨遇有方便，已買有若干，略可濟用，今未便再買，祈

閣下將縐紗發賣別地，以取便利也。敝國聖錢今已辦上大花錢壹元，敬呈

麾下取玩，以表友情。字帖中諱歷來四大名家，並十數異士各種字帖皆有，不知

麾下要用者那種字帖也。而敝無才無學，文墨之中不甚齊集，且敝國干戈之際，凡物不齊，實愧下問。諸多負處，祈

麾下幸勿為責。今着敝使帶上聖錢壹元，祈即

晒納。外祈有上日承贈那種美酒，付下數餅，或煩代買亦可，是懇。恕不恭敬，異日再為致謝

佳情。此候

勳祺，統維

朗察，不戩。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七月十一日

據太平天國書翰。

莫仕睽致梁鳳超照會

忠誠伍天將莫 照會

開朝王宗江南省水師主將斂天義梁賢弟閣下：茲奉

干王誼諭，付來

天朝各種

聖書四包，命兄轉交番譯官富禮賜收閱

等諭，爲此特行照會，並將

聖書四包派員送交 賢弟，祈望 勞心，卽速交與該洋官恭讀可也。特此照會，順候

詠安。再附來 干王付洋官文書一件，並祈轉交又照。

爲祈交 聖書事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據太平天國書翰。

洪仁玕覆英繙譯官書

書

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書覆

大英番譯官富弟惠覽：頃接來書，備悉一是。所寄來

天王御筆，係硃書黃綢一條十字，即在

聖書四包內之「英傑歸真」一包內也。至前允文據交尙海水師一事，經兄細思，未便遽行。現下和酌未定，

該水師等日前來書，但稱

天國大頭子而已，今偏欲我衆官兵人等稱呼該水師官銜，似於情理未符，容俟有事往來之時再行酌交可也。至於韃妖數運將終，

天奪其算，承蒙 弟台勞心，示及咸豐妖頭去世信息，深感友誼關注盛情，統此佈覆，順候
升祺。

後有新開，祈爲勞心照知，是望。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八月初一日

據太平天國書翰。

李秀成諭子侄

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諄諭容椿姪容發男知悉：緣爾父在桐廬命爾隨陸主將隊後而行，緣恐該隊兵單，令爾等爲其接應，先保蕭山而後攻紹興，以除浙省之羽翼，好早日成功也。十月初一日，接該主將於二十九日自紹興發來捷報，云稱紹興已克，投降者數千，爾等在後亦到紹郡，已紮城內，閱悉之下，甚爲欣慰。今紹郡已得，杭郡指日可克，官兵自到杭郡以來，日戰日勝，城外妖穴一概掃平，殺死無數，活拿者數千，自降者數千，已將該城圍困，內外不通，成功在即矣。爾等已過紹郡，可與陸主將和籩斟酌，好守紹郡，計克寧波。爾兵不足，已點吉慶元在後帶戰兵而來接應，一切已面囑該員協力助攻，聽爾鋪派，早成大功， 国之幸也。凡事總與陸主將善爲計議，遵照而行，若各處平靜，回師之日，必與該主將商議如何守地，如何安民，必得穩固妥善，方可回來。至父處軍務平寧，嘉興之兵已到，朗天安亦來，有人足用矣。爾處紅粉砲燒多否？糧草多否？軍需有否？仰爾查明。城中婦女，總要分別男歸男行，女歸女行，不得混雜，如有不遵，爾可按法處治，方不負爾父之訓教，方爲 国之良臣也。一切小心謹慎，以顯軍機是矣。爲此特頒諄諭，仰爾等遵諭而行。此諭。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

初三

日

封套正面

早辰接到

忠義宿衛軍忠王李諄諭

封套反面

內一件

自杭郡鳳山門外發

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封

遞至紹興郡

交與王殿下相容樁等發男開拆

據太平天國書翰。

李秀成諭趙景賢

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按察司銜候補道總理湖州團防事務趙景賢知悉。照得識時務者方爲俊傑，達事機者卽是賢豪。況滿漢之畛域甚明，爾我之雌雄易決，卽云食其祿者報其主，恐天心之莫挽，究人力所難支。念本藩自奉

命專征，所到無不戰勝攻克，幾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卽如我軍抵浙以來，所有各郡州縣在在非降卽破，從無一可以堅守無虞者，諒亦爾所聞知。是豈盡爲清臣者不欲報其主乎？爾自度湖郡之視杭省果何如者？以杭之妄期死守，致令餓殍盈城，徒傷數十萬生靈，兩月方週，依然城破，其又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哉？爲民父母，當以全身利人爲要，若僅沽名殉節，不顧禍徧蒼生，亦豈智士仁人之所忍爲？合則留，不合則去，惟君子之見幾，力能戰則戰，否則降，亦惟達人之審勢。爾如念及民衆，不忍以養人者害人，或率衆投誠，或開城納款，固可不失其官職；或知幾遠引，任百姓之獻城自保，亦可無害爾身家。然降與不降，去與不去，總在爾自裁決，士各有志，原難強焉。但浙之四通八達，旣皆爲我有矣，則湖郡一區實徧處此，勢已不能不取。因爾我同是漢人，情又不能遽忍，是否從違，俟回報。諸惟先幾之審，毋致後悔之貽，是爲諄諭，切切。

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十一月 日

據太平天國文書。

李秀成諭尙海松江軍民

真天命太平天国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諄諭尙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各宜去逆歸順，同沐

天恩，毋得自取滅亡事。照得伐暴安良，固宜逆誅而順撫；而開疆拓土，尤宜柔遠而懷來。緣念

本藩自去冬恭承

簡命，統師上游江楚，復由江楚班師而進口浙省。凡所經過之地，其於投誠之百姓，則撫之安之，其於歸降之勇目，則爵之祿之，無不在在仰體。

上天好生之德，我

主愛將重士之心，而戡亂治平，招降納衆，諒爾一帶人民亦所深知而灼見也。茲因東南輿圖附近歸我，版籍，而惟有尙□□□□□逼處，此乃我必收之地，而□□蘇浙之屏藩。故特分師五路，水陸並進，而進攻尙海、松江，恐爾人民驚恐，惶惶如喪家之犬，而窮無所歸。爲是特頒諄諭，先行令人前來張貼，仰爾尙海、松江一帶人民兵勇知悉：爾等試看我師一路而來，撫卹各處投誠之人，着卽放膽，亦照該等急早就之如日月，歸之如流水，自當於純良之百姓加意撫安，其於歸降之兵勇留營効用。至於在尙海貿易之洋商，去歲□□□□成約，各宜自愛，兩不相擾。自諭之後，倘不遵我王化而轉助逆爲惡，相與我師抗敵，則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無怪。

本藩師到而大肆殺戮之威，有傷天地之和也。其宜凜遵，毋違。

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十一月廿八日

據太平天國文書。

陳玉成致賴文光等書

愚兄陳玉成書致

遵賴 扶陳 啓梁 祐藍

閣下等同覽：緣因閣下等起行之後，兄在廬又接 聖詔御照，總以詔兄與閣下等遵

詔進兵取糧。兄見廬郡現下軍情平善，即與仕榮弟計議，或兄帶兵出來會閣下，或陳仕榮弟帶兵來會閣下。前曾於初六日着民人悄遞書致一件前來交扶王，祈與閣下等酌議，作速發兵下游正陽一帶，於正月底二月初接應我軍上游等情，諒閣下已接到此文矣。至去歲耘天燕之案，曾經兄直奏回朝，致觸 聖怒；復命敬王畏王恭捧

聖詔三道，聖旗一道，責兄前退太湖，復退安省，又失掛車河之約，致章王退桐城、廬江，無爲三河等處，皆罪在兄。現已荷蒙 聖恩，出以賞罰革黜，思處此之時，亦是萬幸。惟念殿下等尙游軍情未卜如何，今如閣下等尙在穎州，定與馬融和弟等會合而亦必進攻穎州，用特具此書致前來，祈閣下等立即酌議，或議派 祐王藍弟帶兵下游接應兄來，或陳仕榮前來與閣下等面議緊要機宜，或派振舉前來。倘馬融和弟之隊

尙在潁州，或與伊議派倪隆淮、邱遠才弟等帶兵下游。總之以速爲妙，千萬不可遲延。至於議定伊等數人擬是何人下游接應，務囑其抵至廬郡北鄉百餘里屯紮，一面飛文前來，以便兄或導王前進，切勿進近廬郡，是所至禱。至馬弟等若仍攻潁州，可令伊仍是實力進攻潁州，閣下可速一面發兵上游以分妖勢。至初十日有舒城之妖進中上派河三十里鋪一帶紮穴十四五座，現來作怪，合并啓聞，祈寬心勿念。兄在廬一切情由，候兄或導王尙游到來時再行與閣下等會晤，以敘闊懷可也。見字千祈照文辦理，勿悞勿悞，謹此書致，順候 戎祺。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

十四日自廬郡發行

據太平天國文書。

陳玉成諭馬融和

愚兄陳玉成字諭馬融和、倪隆淮、譚鼎光、范立川、邱遠才、陳漢太、戴仕保賢弟等知之。緣兄自去歲接到弟等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潁上來報之後，並未接到賢弟等一文，深爲記念。嗣曾有諭命弟在於上游招兵，議或兄親來，或着導王陳仕榮弟帶兵前來會合弟等，再圖進勦。今兄因偶爾見朝中辦事不公平，兄在廬郡具本啓奏，現下不以本章爲然，小事釀成大端。本擬先着成安弟等上游面訴一切，使弟等得知，奈關山修阻，恐難前進。茲兄一定於正月底二月初出司前來，奈廬郡現有舒城殘妖在於上中派河紮窟。

十四五座，尙來作怪。今思賢弟等尙在穎州一帶，諒未行遠，然頃發兵下游正陽關一帶接兄前來，以便與賢弟等會合面議進取之機。爲此飛行字諭，祈賢弟等見諭立即大齊酌議，或議倪隆淮弟帶兵下游正陽一帶接兄上游，或議邱遠才弟帶兵前來正陽接兄，千祈弟等速爲商議。總之以速鋪排，切勿有誤。是所切囑。特此字諭，千祈遵行。切速切速。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廬州郡發

據太平天國文書。

陳玉成致張洛行書

英王陳書致

沃王張洛行賢弟閣下：緣兄前疊行書致密遞前來，諒俱接到矣。茲兄現已議定親自出司前來與賢弟面議一切軍機，以便進勦，怎奈廬郡現下有妖在於上派河一帶紮窟十餘穴，以致道路不便，爲此特行書致，祈賢弟點派一二隊官兵並馬兵數百騎下游前來廬郡北鄉青龍廠一帶屯紮，囑行文與兄，以便兄出司前來與賢弟面議一切軍機，以圖大征大勦進取之機。（按：旁圈原有）書到依行，幸勿負兄殷殷之望可也。至囑切切。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自廬州郡發

據太平天國文書。

李秀成諭劉肇均

忠 王 李 諄諭忠逢朝將劉肇均弟知悉。緣昨接六王宗來文，據稱泗涇妖氛甚重，擬先攻泗涇以折其勢等語，伊所言亦是。但查閱地勢圖形，若莖攻泗涇，其地面不寬，恐有分佈不開之勢，已飭六王宗與忠佑朝將黃弟一面紮隊兵進泗涇，一面會帶各隊合兵力攻七寶。如七寶一破，泗涇之勢即孤，亦不難撲滅。一經兩處成功，即先在泗涇、七寶兩處分紮營盤，泗涇之營派稽天義會弟、錦天安吳弟把守，七寶之營派荷天義麥弟把守。該兩處既經屯紮，不宜力攻再進，必於沿江連營以爲相持固守之計，令其於這邊由七寶至陳行、右汛、俞塘、寶河一帶約離江邊一洋莊之地，內安營盤，外築砲台，以應二殿下隔江那邊之聲援。所築之營必要營營相連聲息，便於接應，營盤之外再立砲台，既可保固諸營，亦可轟擊妖路。並飭二殿下於對江那邊川汛塘橋上南界沿江一帶亦照此一樣築立營壘砲台，同資堵禦，以應六王宗這邊之聲勢，俾該兩邊彼此連絡，以壯聲威，爲合堵江路水面來妖之計。又飭忠孝朝將陳炳文弟由天馬、婁菁交界而進塘橋頭五里張涇，直取松江，並令六王宗俟將沿江營壘砲台保穩守固，亦即進兵協取松江。如松江克復，交六王宗同范起發弟駐守松郡，即令六王宗分兵把守倉城，以爲犄角之勢。忠孝朝將之隊飭赴吳淞口相地安營，屯兵駐紮，以逸待勞，而爲緩步進兵之計。至於弟隊之兵可由嘉定境出野雞墩，於吳淞江、黃渡等處安紮營盤，深溝高壘，該營須要築得堅堅固固，飛鳥不入方好。能於蟠龍右汛分紮營盤，可與六王宗泗涇、七寶一帶以通聲氣，最爲上着。弟宜見機固穩軍機爲要。有糧即盤，妖來即勦。然弟隊兵士雖多，頗形

散漫，須要留心整飭，以肅戎行，而固機宜。如此四面雲屯，將上海包圍定疊，令該妖內中自變，方可乘機計取，我軍總宜先固軍機，似不在一時恃強角力，能以善謀計克，斯為上策矣。為此特諭，並發給地圖一張，仰弟按圖口營繕具口口照應各路相機而行是也。此諭。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二月六日

據太平天國文書。

黃呈忠范汝增致英法領事照會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王宗殿左軍逆主將黃照會

大英欽命總領事官駐劄寧波水師各兵船總兵官
大英欽命駐劄寧波水師兵船統領官

台下：本主將頃接來照，一切誦悉。貴總鎮所言雖屬合理，但本主將等

抵寧之時，與貴國和好之後，凡貴國所言，能於依允，莫不依從。即如貴國前文囑本主將等將城牆砲台對江北岸之砲位移開，本主將等當即飭令兵丁，將城牆砲台對江北岸之砲眼塞閉，何謂本主將等不肯依從？至於清兵帶得無數大砲船前來攻取寧波，本主將等奉命專征，復有何慮？唯砲台城牆砲眼，我軍性命攸關，清兵由何處前來，我國自必對何處開砲。至貴國慈厚為懷，恐其砲傷江北百姓，即煩貴總鎮飭清兵由別處來攻寧波，勿由江北而來，我國自不對江北岸開砲。如其我國無故轟擊江北，那時即是我國不是，聽憑貴國施行。所有懇本主將等棄此寧波，本主將等北勦南征，無非欲得疆土，如鎮海濱海小邑，棄之無妨，寧郡何能擅

棄？本主將為臣下者，有一分力自要盡其一分，如其與清妖爭鬪不勝，即棄之再為緩圖，斷不能擅自棄之也。謹此照會台鑒，並候即祺，為照覆事。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按此照會原件藏鎮海向鳳樓處，茲據詩文鈔什印，文中避諱名字均經詩文鈔蓋正，格式行款亦非原形。據詩文鈔所附按語云原件後鈐二大印，一作「太平天國九門御林殿左軍主將寶天義黃呈忠」，一作「太平天國天朝九門御林開朝王宗討逆主將進天義范汝增」。

石達開給涪陵城人民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石

為

訓諭涪州城內四民人等知悉：照得愛民者寧捐身以救民，必不忍傷民而為己；知幾者每先事而幾，必不致昧幾以徇人。茲

本主將統兵蒞此，查爾涪城妖兵無幾，團練為多。究其故總是該胡官等自料兵微，逃者畏罪，守則懼死；是以生設詭計，惑以衆志成城，抗我王師，徒為螳臂當車，安得不敗？勞窮民苦磨筋骨，名為各保身家；耗富戶捐納金錢，實則共危性命。今者大軍渡江，城亡旦夕，際此時候，伊為胡官，即當出城決一死戰。勝則不獨前程可保，即爾百姓身家，亦得護持。如已敗績，伊為胡官者，死之應當，必先飭爾民等，納款投降，免遭慘戮。或令預為遷居，保全衆命，似此方為爾等父母之官，妖胡愛民之將。目下大兵壓境，退守城中，徒作楚囚對泣，竟束手無策；而乃化民屋為灰燼，惡燄薰天；委巷市於祝融，炎光燭地。致蒼生無托足之區，赤子有破家之嘆。無心失火，

爲官者尙奔救恐遲；有意延燒，撫民者何凶殘至此？傷心慘目，我見猶憐；飲泣吞聲，人孰無恨？嗟夫！爾民受胡妖籠絡，身爲伊死，家被他焚，如此之仇，直覺不共戴天；雖生啖其肉，不足雪此恨。爾等猶不自省悟，反在城效死勿去，何愚之甚也！

本主將立心復夏，致意安民，欲卽破厥城池，爲民雪憤；竊恐焚俱玉石，致衆含冤。爾四民等痛無家之可歸，愧有仇而不報。誠能效沛子弟，殺酷令以歸降，自當妥爲安撫，不致一枝無棲，並嚴約束兵士，秋毫無犯。卽伊爪牙甚衆，下手殊難，尙自家室同謀，抽身獨早。或城郭以圖全，妖民自別；或渡河以待撫，良莠攸分。網開三面，用命者大可逃生；仁止一心，體德者自能造福。倘其執迷不悟，如野鬼之守孤墳，終必後悔已遲，思獵犬而逐狡兔。特此訓諭，切切凜遵。

據說文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

傅佐廷崔柱忠等會銜告示

固 唐

祥 張

真天命太平天国欽差大臣真忠報國瑞天豫傅

懋 楊

德 崔

爲

誨諭該城良民人等各安恆業，毋容驚恐事，照得

天命有在，逆命者難逃誅戮；

王化無邊，願化者定獲安康。緣因我

眞聖主天王起義粵西，建都江南，金陵定鼎，創億萬年有道之基；鐵甲平胡，吐二百載不平之氣。無非欲斯民革夷狄之面目，復中國之規模，而重興漢室於維新者也。本大臣恭膺

簡命，暨奉

翼王五千歲瑞命，統率貔貅，勦撫各省。銅關鐵卡，勢同破竹摧枯；猛將虎臣，遊遍九州萬國。抑強扶弱，法令不私於秋毫；除暴安良，愛惠直同於冬日。祇爲誓滅胡奴，豈肯擾害百姓？誠恐爾等抗逆團練，幫助蠻夷，俾衆士卒等衝鋒佈散，以致玉石無分耳！茲本大臣等下該廳，爾衆士民等驚惶躲避，逃往城垣。總未曾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於道左；而尙能進貢納款，向化天朝。洵能揆時度勢，去僞投誠，頗稱風淳俗美；終不爲滿韃所迷，溺殊屬可欽可嘉矣。然我天朝興師以來，念切民瘼，深悉民艱，斷不藉此財賄以爲富國之資。但爾衆士民既有此輸誠之至意，倘不納取，又恐負爾等雅意之優隆。除嚴飭士兵不許擾害良民外，合行頒給誨諭，仰爾等永以爲據。況我天朝聖師如雲，征勦四路，恐繼此復有經過。有此諭憑，決不能擾害爾等。由是耕者耕而讀者讀，毋容遷徙而遠遁；商者商而賈者賈，儘可樂業以如常。從滋永息鴻嗷，咸安郢治之麻；自此免驚鶴唳，同享太平之福。詩所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斯謂與？特此誨諭，咸使聞知。遵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初捌日

誨諭

據說文月刊三卷十一期。

傅佐廷等致李短鞵藍大順書

誨諭

固 唐
祥 張

真天命太平天国欽差大臣真忠報國瑞天豫傅

爲

懋 楊
德 崔

誨諭 李短鞵 藍大順二位賢弟等知悉緣兄近日接得弟 函懇請同爲合兵等情。素知弟台奇謀夙裕，智

勇超，興師倡義，於茲數載。何莫非奮志圖功，勤王報國，同爲我

主天王出力報効，洵稱蓋世英雄，當代之良臣也。兄今偶停征騶於鉞永交間之區，睽隔弟處宛如咫尺。

仰弟等 照舊駐紮等候，毋容前來鉞永等處迎接，以致加擾 子民。容俟

翼王駕臨之後，兄自當與弟面酌一切軍機，以便定妥行爲。望祈暫爲寬懷，決不負弟翹企之殷矣。特此

誨諭。 遵照毋違。遵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初捌日

據說文月刊三卷十一期。

林彩新勸諭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勳臣殿前忠誠一百六十二天將林爲勸諭四民，急散團練，速卽投誠，以保身家事。照得亂極思治，順撫逆誅，理固然也。緣爾浙省經我侍王雄千歲自去年克取，爾民均皆向化傾心，共立版圖，各郡邑已委大員鎮守，招徠安撫，民皆耕讀如恆，共樂堯天，到處秋毫無犯。爾東邑小縣，何得誤聽謠言，信妖蠱惑，甘心去正歸邪，膽敢扶老攜幼，躲避珊瑚？各都團練壯丁，糾衆拒敵，以七尺身軀，抗數十萬之王師，竟不思父母乳哺之恩未報，兒女教養之事未了，一旦持戈而乘旛，頓作刀頭之鬼，豈非誤信妖言，招敗家喪命之禍哉？本天將恭承旨命，領兵出京，原欲掃盪四方之醜類，安撫淳良之百姓，於今春師抵爾省，蒙我侍王雄千歲派令進徵，欲復臺溫而通處，仙取寧波以靖浙地。豈知雲縉小邑，妖心不足，膽敢結連匪衆，強抗王師，本天將一鼓誅滅淨盡，諒爾民共見共聞。今欲直取臺溫，與爾民共躋仁壽，因恩浩大，王師若霖，爾青巖區區小寨，焉能抗拒天兵乎？本天將懷念爾民久朝天朝，蓄髮二載，不肯重加荼毒，聞爾民略有漏網殘妖，故令本部士卒前來掃盪，以分民憂，與爾民無干無涉。王師臨境之日，但願鄉員士庶，壺漿以迎，倘有糾衆聚黨，潛藏菁巖穴內，壯者持旛抗敵，斬一丈而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老弱奮力嘶喊，誅一處而室家罄空，雞犬受戮。獨不思團練可

以保家，團練卽所以敗家。貪圖六七品之軍功，拋棄億萬人之性命，可憐父子離散，劬勞之恩難以報；尤甚夫妻拋棄，魚水之情卽時休。本天將體天父好生之德，天兄救世之心，天王愛民之念，侍王撫恤之情，有不忍不教而誅者。爲此特行勸諭，仰爾各鄉員士庶人等一體知悉。務宜急散團練，痛改前非，勿以當妖爲榮，勿以團練爲事，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納貢輸餉，安業如常，貿易相依。有智勇過人之輩，投營立功，共圖大業，封妻蔭子，可謂棄暗投明之豪傑；其餘百姓歸家樂業，各安本分，春祈秋報，以保身家，永享昇平之真福。倘仍執迷不悟，甘心從妖，本天將再興大師，將爾等盡行勦洗，玉石俱焚，那時悔何及矣。自諭之後，投誠之日，倘有不法官兵，下鄉姦淫虜掠，無端焚燒者，准爾民捆送卡員，按依天法，輕則枷號杖責，重則梟首遊營。本天將言出法隨，決不寬恕。爾四民各宜凜遵，咸使聞知，切切此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據太平天國野史。

蒙時雍家書

幼贊王蒙時雍書致

四叔上信 分別十載有餘，渴想殊深。迴憶自幼在家之時，常聆親訓，多方教育，刻晚叔上弼

二叔上國 同覽。下天各一方，音書遙隔，合將從前及今事故大概述知，以憑知所因由，以昭據信也。竊自庚戌年二月敬拜

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爲日無幾，卽隨先父到平在山面觀。

眞聖主天王天顏，仰蒙面詔教導，指引甚屬精詳。姪與先父從此格外信實認真，去邪崇正。其時令甚嚴肅，不准輕洩機關，故此不敢輕與人言。於九月十三日花洲團營，姪於是月十八日由花黃水之紫微村張五家起行赴花洲，十月初一日打大仗，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先父在金田帶兵攻打思旺城，其時路通花洲。於二十五接天王徙營出思旺，上金田。二十九又打大仗。十二月十二徙營大黃江口石頭城。辛亥二月，徙營駐紮武宣東鄉三里等處，復徙營象州新寨村、中平墟等處駐紮。至六月間又復徙營轉紮營紫金山、大宣墟、莫村等處。至八月，徙營攻打永安州駐紮，被妖官妖兵重重圍困。至壬子年二月時，荷蒙天父天兄下凡大作主張，打破敵卡而出，直到新回村。因敵人隨後追來，隨卽殺敵兵七八千，直打桂林省。未經攻破，卽打興安縣，順勢打破全州。此時天威大振，直至湖南道州、江華、永明、嘉禾、桂陽、郴州、茶陵、醴陵，一路直攻長沙。因未攻破而敵者作怪，圍困我們，復蒙天父上帝大顯權能，搭造浮橋，統兵過江，興師攻打湘鄉、益陽等縣，一路所得大小船隻甚多，隨卽順水而下，過洞庭湖，攻破岳州，連破漢陽府及湖北省城。至癸丑三年正月初六，順水揚帆下游，攻打安徽省。旣克，直打江南省，名號南京。十日之間，卽破該城，所殺漢滿妖官妖兵數萬。其數千里鐵卡銅關，我兵一到，所向披靡，勢如破竹，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我眞聖主天王自癸丑年二月建都南京，改該省名爲天京，所有攻克附近江南各處，難以盡述。其歸附者無不近悅遠來，投誠向化，數載之間，民安物阜。迨至戊午八年，有該誅妖敵愾不畏死，膽敢糾聚各路妖兵勇匪前來天京城外，築造土營，挑挖長壕，圍困三年之久，南北水旱兩路，一線不通。

乃於庚申年三月下旬經 英王陳、忠王李、輔王楊、侍王李統率大隊雄師分途攻勦，於二十六，仰仗天父天兄大顯權能，真聖主天王鴻福，將京外一帶長圍妖營一鼓剷平，殺滅妖官兵勇不可勝數，得獲軍裝砲火甚多。復經 忠王、侍王率領雄師直搗江蘇、浙江，未經個月，其蘇、浙所屬府、郡、州、縣皆爲天朝所有。今 忠王統帶雄兵數百萬，聲威遠振，真是天兵到處，垂手成功。惟是 先父由粵西隨侍真聖主天王來至天京，荷蒙 聖恩愛其才能，嘉其功績，由指揮而陞檢點，由檢點而陞丞相，由丞相而陞督率贊天燕，而陞正掌率贊天燕，復由燕而陞安，由安而陞義，由義而陞朝長，由朝長而陞正掌率二千歲，爵同王位。數年以來，掌握重權，總理國事，備極勤勞。復蒙 真聖主天王聖恩，嘉其豐功偉績，於己未九年褒封贊王之位。先父本名上升，因敬拜 上帝，上字犯諱，改名得天；復因天字崇隆無比，故又改名得恩。先父受此榮封，備極顯耀，並蒙 天恩於甲寅四年匹配家室。先父又得四子，二名時安，三名時發，四名時和，五名時泰，合家皆沐 恩波矣。並有同鄉界冲居住之莫仕暎，現已榮封補王之位；暨花黃水旺村之賴昌永，亦榮封戀王之位，其子桂英、福英皆封爲殿下，與父之爵相等；又有燈盞村之張善超，現封天將之爵，其爵位與王位不過小其一等；至吉家亦有封王者，其餘凡是平南縣朋化里同來敬拜 上帝認 天識 主之人皆蒙 天恩 主恩，普錫榮光，封授高官厚爵矣。然 先父時常以鄉里宗族爲念，未嘗一刻忘（忘）懷。奈前數年無路可通，音書難寄；後於庚申年因聞 翼王駐紮四川地方，曾點一隊官兵，係李壽輝、傅忠信、譚體元等統帶，攻打桂林。該隊官兵回到天京，言及曾由潯州直上，經過平南、江口、新墟以及象州等處。比既詢及家鄉，始得略知大概情形，已經圍練紮寨，音信可通。

又適 忠王有欲收復粵西之舉，而 先父掌政在朝，不能廢公就私，不能偕來。惟家鄉親戚故舊念念不忘（忘）會修書一封托其順寄。後因忠王此舉未行，是以此信未能寄到。乃先 父因一路下來受盡風霜，致得辛苦勞傷之病，時發時愈，以致日積日深，愈發愈重，醫藥無效，延至去年四月中旬謝世矣。姪當此之時，慘地呼天，曷勝悲痛，惟有喪葬盡禮，稍盡人子之道，無不事事謹守父訓，以期稍紹前烈。乃蒙 真聖主天王聖恩，命姪榮襲父爵，仍居王位，仍理 朝政，姪惟兢兢業業自持，以圖報效。然姪無時不以祖母及親族念念在懷，因音信難通，時常焦急。適有吉晚之子吉亞八因其隨同 翼王遠征，得回原鄉地方，伊亦隨同大隊回京。姪傳其來姪府第，面為細問家鄉景況，以及諸親族人等存亡何如。據伊云稱前隨大隊出師四征不庭（停）道經平南、貴（桂）平，曾在大黃江口之胡村會見晚叔上弼，敘及祖母已經謝世，姪遙聞之下，不勝傷感。伊復言及二、四叔業已成有家室，堪慰遠懷。其本村之張十五契公、張十七契公及羅得冲、温壬生、陳亞化等人均既去世。即德楊七叔公之子上考，其妻温氏亦既夭年，比既再續填房矣。吉亞八所言如此。姪一一聞聽來言，想是實事，必無虛假。且 祖母生年至今，計有七十三四歲矣，況素多病，常抱心氣痛之症，姪常念及此，不勝孺慕。其生養死葬之禮，姪既不能盡道，雖忠孝難以兩全，徒抱終天之恨而已。姪又念及本村之張十五契公、十七契公，因聞去世，而十五契公之子七契叔、十七契公之子六、八契叔並二、九契叔未知俱齊否？又雷亞耀姑丈五兄弟可齊否？又八寨村張應堂契公、張紹賢契公不知尚在否？又旱田村張紹治契公、張紹珠契公還在否？並家鄉親族人等凡屬老輩年高者不知去世幾人？還在者幾人？石門村宗族時亨長兄並亞次二叔等現今情景何如？姪自離

家之後，十有餘年，所有家鄉親族，左鄰右舍，親戚故舊，無不時掛諸懷。姪文至日，惟望看過之後可以傳知宗族親戚故舊及鄰舍人等來屋同看來文，俾得共知，抑或遍傳遁（遍？）看亦可。姪雖身遠數千里之外，而致意之心未嘗釋也。姪又念二、四叔暨德楊七叔公在家可得和睦衆鄰否？亦有他人欺凌否？但凡爲人必以天理良心行事，天理良心待人，是爲賢人君子矣。又念叔們暨七公等不知度日度歲可能支持否？姪今情有妥信之人，得以寄信回家，是以交托寄來，以達姪一番情意。如七公、叔們等果有欲來之意，或因在家難居欲來，抑或諸無妨礙，度日度歲平寧，可不用來者，亦聽尊意方便可也。但須將來與不來情節及諸親戚故舊鄰舍人等情意緣由，一一回信，既交來人帶回。如有欲來者，姪得實信之日，自當尋請妥當之人接帶來京。同享富貴。如懼程途遙遠，不願前來者，即候天下太平之時再爲致書前來家鄉，以安宗親，斷不使仍似前時之苦難也。楮短言長，筆難盡述，特將一番思慕誠心並十餘年間景況大略摘筆作函布達，而所述歷來故事，亦惟取其詞直理明，俾看見易知，故不便作深奧文理，致使讀時不知所以然者，豈不誤乎？故曰忠恕違者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之謂也。順詢

閣家安吉，

朗照不宣。

再云：目下十分無人得來，此信即要速回，將原人帶轉方能到處，以挽（免）有誤。路上使用，即要歸着，容日姪自有所歸。但求此信通行，各位 叔台不用憂愁榮華富貴之日，信到千祈至僅（緊）書言不盡。

石達開訓諭王千戶

書

真天命太平天国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石爲訓諭松林地總領王千戶賢台知悉：緣予恭奉天命，親統雄師，輔佐聖主，恢復大夏，路徑由茲，非取斯土。賢台不知師來之意，竟爾抗拒，姑無足怪。幸爾兩邊兵未損折，情有可原，統望賢台罷兵讓路，敦義講和，免致戰鬪互殺，俾我師之早行，亦爾民之早定也。如允讓道罷兵，不獨我師所來爾境，不犯秋毫，而且許贈良馬二匹，白金千兩，與賢台爲讓軍之資，他年天国一統之後，定有加封賢台也。倘賢台竟稱兵抗拒，予則加選三千虎賁，不得已誓渡小河，將爾一方痛勦，雞犬不留，房屋燒盡，那時悔之晚矣。本主將上體天心，下恤民命，與其相殺，莫如相好。爲此諭到之時，限午刻卽回文，以決攻取，不得遲延，致誤機宜。特此訓諭。太平天国癸開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諭。

據廣東文物卷十。

石達開致唐友耕書

達開頓首再拜澤坡軍門仁兄同志大人閣下：竊思求榮以事二主，忠臣不爲；舍命以安三軍，義士必作。緣達生逢季世，身仕天朝，忝非諂士，不善媚君，因被譖而出朝，以致東奔西逐，欲建功於當世，不憚旰食宵衣。無如命薄時乖，故爾事拂人謀，矢堅貞以報國，功竟難成；待平定而歸林，願終莫遂。轉覺馳驅天下，徒然勞及軍民；

且歎戰鬪場中，每至殞連雞犬。帶甲經年，人無寧歲，運籌終日，心少閒時。天邪人邪，勞終無益。時乎運乎，窮竟不通。閱歷十餘年，已覺備嘗艱苦；統兵數萬衆，徒爲奔走焦勞。每思匿跡山林，遂我素志；韜光泉石，謝其仔肩。無如騎虎難下，事不如心，豈知逐鹿空勞，天弗從願。達思天旣如此，人將奈何？大丈夫生不能開疆報國，奚愛一生？死若可安，將全軍，何惜一死？逃聞閣下仁德普天，信義遍地，爰修斯書，特以奉聞。閣下如能依書赴奏，請主宏施大度，胞與爲懷，格外原情，宥我將士，請免誅戮，禁無欺凌，按官授職，量材擢用，願爲民者散爲民，願爲軍者聚爲軍，推恩以待，佈德而綏，則達一人可以自刎，三軍飭以全安。然達舍生果能出全吾軍，捐軀稍可仰對我主，雖斧鉞之交加，死不爲辱；任身首之分裂，義亦無傷。惟是閣下爲清大臣，當得巨任，志果推誠納衆，心實以信服人，不設詐虞，能依請約，切冀飛轉先覆，並望台駕近臨，以便調停，庶免耽阻。否則閣下遲行有待，吾軍久駐無糧，昔三千之師，猶足攻城掠地，況數萬之衆，豈能束手望天乎？特此寄書，佇候希鑒。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書

據廣東文物卷十。

李秀成譚紹光覆戈登書

忠王李
慕王譚書覆

大英會帶常勝軍戈登桂台惠覽：頃接來信，知欲放出受傷諸人，以便醫治，並欲往來買賣槍砲，兼有回去之人道及我處待人情誼，故來候函，具見

桂台義重情摯。日前馬敦在於蕩口奪獲砲船，正應賞功，不知其因何事不辭而去，令人思念。馬敦去後，又有白聚文所帶數人，因前受傷，各願回去醫治，是以厚給盤纏，備船派人發給路憑，已於初四日送赴南潯，令上洋船聽其歸去，其餘人等仍在我處，相待如初。至於前在五十三孔橋交戰之時，所獲外邦三人，均未加害，馬敦回去，必已道及。從前白聚文等來此相依，數月之間，賓禮款待，尙未立有功績，已經用銀五萬。今者

桂台之助清朝，亦猶白聚文之前來我處，各從其便。至各人軍裝砲械，彼此皆知底細，你處圖利，我處置辦，聽從通商，原無禁令。此時你處如有鎗砲洋貨，仍即照常來此交易，若或

桂台肯到我處，我等亦樂共事。總之我國係與該清爭取疆土，自有

天命攸歸，與外邦不相干涉，孰得孰失，未能預料。特着外洋商人送書前來，面達一切，

桂台知我情真，我等亦知

桂台義摯，倘肯前來一敘，即知我等心跡。須知我等同拜

上帝耶穌，一教相傳，並無虛假損害之念，但須先行

示知，約在何處等候，以便諭知各卡，庶無阻攔。即或

桂台一騎進城，亦無不可。至我處關卡，稽查甚嚴，倘無路憑，斷難私越。前日馬敦不允稟知請領路憑，聞其過卡致有爭鬪，並非薄於外邦，幸乞不須疑慮。順候

近安，立等

回玉，不宜。

爲書覆事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殿前斬曲留守頂天扶朝綱慕王譚紹洸

據太平天國書翰。

譚紹洸覆戈登書

慕王譚 書復

大英會帶常勝軍戈登桂台惠覽：洋商回轉，接到復信，知所答牋，已經

雅照。賜馬拜收，騎之甚良；鎗砲等件，亦已領取，種種

厚情，感謝不盡。現令小製金鐲金珮，聊以報瓊，一俟製就，即行寄呈。至外邦之人，來去原聽自便，既不誘之

使來，亦不禁之不去，總之我國係與清朝爭取疆土，於外邦毫無嫌怨。前此兩軍陣前捉獲外邦之人，尙

且立時釋放，彼此關情，豈有來在我處買賣者轉欲留難加害之理？請詢往來洋商，諒知我處底細。嗣後

儘管前來照常通商，萬勿疑慮。至於受傷之人，已於

桂處未經來信之前，妥送南潯，難以追轉，希爲原諒。又另

文

示洋書，亦已拜悉。此時

桂台既在清地，事涉嫌疑，難敘寒暄，謹此布謝，維祈

心印，即請

書

台安。餘令來人代致不宣。九月初六日

再啓者：洋官白聚文身患重病，回轉上海醫治，路經桂處，懇祈勞心飭令輪船護送，庶免妖卡阻攔侵害。

據太平天国書翰。

李明成諄諭清營官兵

殿前誠對天日頂天扶朝綱揚王李 諄諭

清營官兵一體知悉：照得將敗之軍，必有小勝，譬諸殘燈將燼，必有微明，此理之一定，勢之所必至也。現爾清邦氣數垂盡之機，我朝景運宏開之兆，久已彰明較著，吾亦不復置言。惟今六月間，爾邦自乃無能，借仗洋夷假計，侵我吳江，一時因乏軍需，爲爾暫據，此亦軍家常事，不足爲奇。我軍前因有事上游，是以稍寬剪伐，不意爾等卽乘機竊發，覬覦省地。殊不知天心已去，人力奚爲？今我嘉浙大兵水陸齊進，會合我蘇省雄師，兩路夾攻兜勦，諒爾孤壘危城，勢必蕩無餘類。但思卿等亦非愚人，必知勢不可爲，天不可

逆，速宜自圖善計，早獻城營納款，本藩最愛將士，斷不稍加殘害，爲官者仍舊擢升顯用，爲兵者亦不失從優褒賞，如有願回者亦聽自便，須知本藩深勸之意，言如金玉，萬不失信。倘其爾等因以父母妻子所羈，不便投誠，卽宜見機而作，早早撤兵遠退，讓出城營，免撻鋒刃，亦不失爲善計。況我所爭者口地，與爾無怨無尤，爾其自決，勿貽後悔。爾等願降，卽限七日內送款來營，本藩當破格厚待；不降則退。倘仍猶疑執迷，指日一鼓蕩平，不分玉石，悔之晚矣！是否從違，立宜見覆。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開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據太平天国詔諭

李秀成致陳坤書

真忠軍師忠王李 書致

護王殿下：緣愚於本月十六日、二十日有文二件，俱是加火牌限刻飛遞，請

駕除鎮守常郡外，其餘煩卽速降臨會司並進，俾得爾我相依等云云，許久未見回復，切望之甚。京中昨日來文，云稱高橋門一帶退守，諒

殿下在近，早已得信。愚接到信，真是焦急萬分，又無兵將可調，若得

殿下與無錫兵來合力解京圍，解省困，足以圖之。今京城之困非前日可比，

文
殿下當亦盡知，萬望依肯前來會合，並同侍王排進共除，一處妖淨，則處處皆然也。早掃開此孽，則可早日會計，進解京圍，蘇杭二處不穩，解圍所不待言，常錫亦成瓦解，那時我等悔之不及也。
殿下深明此理，不必多語，望速爲荷，特此書致，卽頌
戎祺。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據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

李秀成致黃子隆書

真忠軍師忠王李 書致

潮王黃弟善覽：前日李尙書回來，言及一切，當已復文與弟，今不見弟回復，心中甚念。京都昨日來報，得悉高橋門上方橋一帶退守，京都十分緊急，兄焦急萬分。今又令尙書李生香前來面言一切，望弟依兄早顧大局，庶可穩顧（固）京都，有京都而我等方有性命也。望弟依兄勿再游疑，疑則了事矣。此致，卽頌
戎祺。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一〕黃晚[?]上劉肇鈞稟

蘇福省儒士黃晚謹稟

九門御林開朝王宗總理蘇福省民務逢天義劉大人閣下，敬稟者：晚抱病匝月，疏於趨謁，眷懷負疚，罪何可言？竊以晚承

大人推轂以來，無日不以兢惕持躬，以期尙副厚望，下濟窮黎爲念。伏枕籌思，急於報效。邇聞

天兵克杭，額手歡慶，以爲自此襟蘇帶浙，力爭中原，劃江之勢成矣。然兩省自遭兵燹之後，民力凋敝，元氣已傷，尤賴十年休養，十年生息，殷勤撫字，惟爲尙者加之意耳。今晚之老母山妻弱息稚胤盡已遷徙至里，從茲托庇

宇下，實望栽培而嘘喚之。滬中風景雖未甚決裂，而民情惶懼，有刻無可安之勢。菁兵駐守在城者僅有八千，皆係倉猝招募，素未習練行陳，所恃者洋人耳。洋人以

天兵之至，阻礙通商大局，有必戰之志，無議和之說。今議法邦守城，英邦禦野，各行洋商各出一人，藉以保衛身家，如中國之團練。西北各城外皆掘濠溝，築土城；洋涇浜一帶皆樹木柵；夷場設有會防總局。海船所到洋和不下數百萬石。英法兵士皆從香港至者，約有四千餘，聞又復絡繹而至，兵餉可謂精足，防禦可謂周密。英法公使巴學禮、水軍提督巴克從輪船前詣

天京，請諸大臣轉奏

天王無加兵於滬，而

天王睿衷未可。諸大臣謂無論前日百皇之約不能從命，即今日加滬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豈能顧通商大局？況中外肯和，則通商之局亦無所窒礙，巴公使不悅而去，因此欲戰之意以決。竊密察洋人之意，無侵其疆，即可按卒不動，非真欲與我爲難也。則我何不可以舍之？說者謂洋人所恃者槍砲耳，然砲僅能及遠，槍隊整則能勝，苟有敢死之士突入其間，令掣其肘，則隊伍忽亂而槍不及發，伙器雖精亦何所用？不知兵危道也，能百勝而不可一敗；英法，歐洲之雄邦也，寧萬死以洗一恥。夫用兵之道當舍堅而攻瑕，避鋒而挫弊。與我爭天下者，菁也，而非英法也。於今天下未寧，方將經略中原，中原之疆土十僅克復二三，所欲資兵力者甚多，則我之待夷寧和而毋戰，不宜輕失外援以啓邊釁。雖王者之政攘斥四夷，而洋人通商於此，自澳門、粵東至今已三百餘年，尙海尤爲其根本重地，恐未易一旦徙其足跡。諺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高祖之於項羽，知其輕用其鋒也，故忍而不發，養其荃鋒以待其斃，今者洋人調兵籌餉，悉力壹心，其氣方張，其鋒甚銳，若我兵侵伐其界，豈肯即成和約而驟然罷兵？若夷人戰而敗，必思報復，或幸而勝，則我與洋人前日之惠，委諸草莽。然則尙海必不可取乎？曰非也。曠請謹獻其策：曰明告而嚴討之，陽舍而陰攻之，徐以圖之，緩以困之。

天朝恢復舊物，尺土彈丸，莫非我有，豈有尙海片隅，獨外生成無他，以洋人在故緩之耳。乃洋人猶不感激天恩，罔知報稱，今忽爲困獸之鬪，瘵狗之噬，是誠何心？則莫若

忠王移文於英、法二邦領事，謂「尙海一隅爲桂邦通商重地，是以自去年至今未嘗侵及，非度外置之也。誠欲中外和好，無失懷柔之至意。而漏網殘妖，募兵斂餉，恆與我爲難，是則彼如狡兔，以桂邦爲一窟也。桂邦凡遇兩國相爭，例不相助，茲者何以袒善？豈善則可以興入寇之師，而我則不能整進征之旅耶？苟桂邦肯驅而遠之，荃爲通商境界，則我可以不煩一兵，不折一矢，相安如故，但遣一介行人通問好足矣。黎庶無相擾之虞，商賈有如歸之樂，是桂邦之大有造於士民也；否則兩國相爭，勢必焚戮，在桂邦固無傷，而子民之受害罹苦者必不少。夫我之至滬，於桂邦通商大局實無所關，所欲問罪致討者惟此殘妖餘孽，釜底游魂耳。在桂邦亦何重乎此而必欲助之？此敵國所未解也。書至宜有以覆我。」如此明白曉諭，洋人必有變通之法在其間矣；卽或不然，我亦有辭於彼矣。彼氣已衰，我怒甚烈，曠所謂明告而嚴討之者此也。洋人之兵皆從各處調集，其勢能蹙而不能久。其兵一人月給三十金，費過我兵十倍，則餉必久而難繼。今其氣壯志盛之時，惟知前進，皆念不及此，我亦勿復驟犯，而轉用兵於他所或其鄰邑，緩以時日，有若舍而去之之意，則洋人必以爲我懼其威而退，其守必怠，其備必撤。然後令我兵佯作居民，若爲事平而仍遷至滬者，得至洋涇浜賃屋潛住，密約日期，同時合舉。我之大衆夤夜疾趨，剋期大集。內應之人四面縱伙，聲東擊西，此謂欲擒先縱，欲急姑緩，待其懈而擊之，無不勝者。曠所謂陽舍而陰攻者此也。江蘇荃省所當急欲用兵者，非獨海陬一隅也。近在肘腋，與我共有長江者鎮江也。鎮江與江北諸州土壤毗連，形勢洵爲聯絡，我今用兵，當由劉河口以攻崇明，遞次及海門、如臯、通、泰四處。彼地兵寡土瘠，備禦必虛，我取之易如反掌耳。則鎮江自危，其勢必孤，鎮江旣取而長江獨爲我有。自

天京以至蘇福，水道大通，各處舟船駛行無阻。其要隘所在，可設江北大關以納夷稅，藉足國用，其利必巨。然後乘銳大舉，溯流而尙，專萃會兵。聞翼王雄師累萬，已由川界而抵兩湖，虎視漢湘一帶。善之曾郭藩近患瘡瘍甚劇，年衰血虛，勢難驟痊，其調度必無人，此進攻之時不可失也。能復安慶，克取黃州，然後控九江，爭漢口，與翼王通問，合并兵力，長驅大進，黃河以南非復善有矣。漢口亦洋人通商之所，我約翼王刻日同取，洋人勢必首尾難以兼顧，而尙海之和局必藉以定矣，有不屬我者弗信也。晚所謂徐以圖之者此也。欲取尙海必先絕其手足，斷其門戶，奉賢、南匯、川沙、金珊，其手足也；松江、寶珊、吳淞，其門戶也。此數處者聲氣所由通，貨物所由接濟，帆檣所由出入，今若悉兵以力爭，盡取其地亦甚易。所難者吳淞一口，洋人勢必以死守，恐其爲我先築砲台，置重兵。而我不能驟得，則當疊出以爭，使各處貨船不敢入口，而尙海百物可立匱。尙海素不產米，遠則蘇鄉，近則泗涇閔港載運以往。今各鄉皆閉糴，而民食必不支；鄉民皆散，其雞豚諸物必無售處，洋人亦必艱於食物，但相持數月之久，內姦必生，閩粵之民必乘機起事，強者亂而弱者死，洋人必勢不能禁。環馬場旁薨棟相接者必付一炬。洋人雖曰能守，亦必舍之去矣。晚所謂緩以困之者此也。是則尙海非真不可取也，而晚終以和之之說進者，誠有見於天下大局所關也。請更申其說，幸勿以爲罪而加誅焉，則敢畢其所言矣。晚仰觀乾象，見天市垣中，其氣尙旺。洋人通商中土，或尙有二三十年之久，然天道遠而難信，不若人事近而可憑。洋人自入中土，用兵未嘗少挫，始索五口通商，後求內地貿易，江漢腹地盡設埠頭，險隘之區已與我共，是已易客而爲主，變勞而爲逸。退步則有香港、印度，苟其一旦失利於尙海，則必以爲大辱，必當厲兵束甲，駕帆駛舶，由長江而抵

天京；一則自漢口而通訊妖黨，勢必與曾兵合攻互戰，直趨蕪湖。何則？洋人與菁締結已久，故津門之役尙欲議和，而我國與彼恩威未布，不足以結其心，一敗之後，稱兵反噬，勢所必然，是我雖得志於尙海，而於力爭尙游之大局反有所阻，此畹所不取也。說者謂如是言之，洋人之在寧波與在尙海無以異也，何以寧波則拱手而讓，尙海則舉兵而爭？蓋以寧波貨物少而貿易稀，尙海則荃局皆在，所係甚重。然洋人自守夷場，亦已足矣，何必保城？不知彼與我性情未相浹，恩信未相孚，倘聽我兵入城，而居高臨下，開砲俯轟，則勢可立燿，唇亡齒寒，深足爲慮，此所以必力爭也。況寧波因籌餉之艱，遂以罷兵，非真欲讓也。說者又謂如是言之，凡有洋人通商之處，我兵必不可取乎？何以見

王師攻必克、戰必勝之威？矧洋人自通商中土而來，欺凌我民人，藐視我儒士，其性外剛狠而內陰鷲，桀驁難馴，隔閡不仁，今藉我銳氣，聚而殲旃，庶可以洩衆憤而張國威。不知事固有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者，昔曹操先并袁紹而後取劉表，以成鼎足之勢；明太祖先攻陳友諒而後克張士誠，遂以混一宇內。方其時，表與操勢固相遠，而士誠地處逼近，似宜先除，而明祖以爲士誠自守庸材，不足爲慮，友諒雄姿跋扈，誠恐伐張而陳躡其後也。今洋人特知自守，決不遠出一步。會郭藩之踞安慶，乃真心腹大患耳。夷人之性尙勢而重利，趨盛而避衰，我苟姑置不問，用兵尙游，一二年間蕩滌腥穢，奠安區宇，削平僭偽，則洋人必稽首稱臣，願世爲屏藩而罔敢貳心。夫王政隆而四夷賓，大道昌而異學息，洋人之來，亦中國之衰氣有以合之。今

真聖主馭世，陽光普照，羣險潛消，卽其教士觀我

文
王度，亦真知。

天王爲

書

上帝第二子，奉天伐暴，無有異說。蓋大者遠者既得，而小者近者自克舉矣。此用兵先後之道也。至於圍攻尙海，當先爲籌及者，亦有三：一曰結援，一曰散衆，一曰儲貨。尙海游民不知凡幾，而粵東寧波之人尤多，游手好閒，喜於滋事。城外合圍，勢必無處犄避，而生機將絕，殺機必起，得一人以糾結之，可作內應之資。洋行中粵東人食力者不少，其心未嘗甘於爲役，可以遍布謠言，謂粵東人必盡起而應我，食物中已預蓄毒矣，使洋人疑而自防，粵人危而不安，則變必內生。黃浦中花民海艘不下千餘，皆有槍砲，勢急情蹙，亦足與我亡命死抗，不若令其齊出吳淞，藉以解散其勢。我蘇所資者尙海貨物爲多，一旦困阻，則瀋、遼、閩、粵之商舶必至失業，今出示令其暫至白茆、劉河兩處，輕稅招徠，不必查驗，口之以信，結之以惠，則來者必盛。店鋪不至空虛，而尙海市面必然渙散，洋人所得者亦微矣。晚嘗欲以此意尙達

忠王，特以陳之而未有路。今恭聞

忠王瑞駕在蘇，思欲晉謁，以髮尙短，未敢輕入，故於

大人之前略盡區區，幸垂

鑒察。如蒙許可，可以尙呈者，請以爲言，特此恭請

詠安，伏維

雅鑒，不宣。晚謹稟。

惟恐混冒影射，故暫刻圖記，以杜弊端，未識可用否伏乞 訓示。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據太平天國文書。

按：原稟年月上鈐有篆文長方印一方，文曰「蘇福省黃曉蘭卿印信」。

附二 陳炳文等叛降鮑超書

具稟 罪名 偽聽王陳炳文偽 寧王張學明 獎王陶金會等謹

稟

欽命浙江提督軍門鮑統帥青天大人麾下：業已二次具稟投誠，迄今未見人回，心實惶恐，故又遣罪弟陳報

林親身赴營面稟。罪名 前被廣西賊匪猖亂所擄，以至于今流離多載，並非甘心投誠，屢次具稟投

誠，均被康賊阻滯。罪名 陳炳文僅有六萬餘人，罪名 張學明僅有二萬餘人，罪名 陶金會僅有萬餘

人，共計九萬餘人。因偽康王汪海洋、偽平東王翟天鳳二共十數萬，受其欺伏，故屢次投誠稟帖被

其阻滯，彼衆我寡，又未敢傷和。

帥駕未來之先，康賊商量 罪名 圍攻撫建，渠等擾犯省城，因 罪名 未允，又結仇恨。今因

大帥雄師將康賊所築賊壘數十座均已踏毀，又擒獲偽平東王翟天鳳，各路賊首均已膽寒，罪名 等聞

之不勝歡忻。因無阻滯，迅速又稟投降，迄今未奉告示，又未見人回，誠恐被帥駕兵士所殺，心甚惶恐。近因

統帥十一日由長崗鋪至楓山鋪，正值罪名養病於城外六十里之白桿村，部下帶隊頭目沈卓強、熊仁傑、施光德、莫自成等駐紮金谿，不知罪名意在投誠，妄發隊伍冒昧迎敵，據張學明、陶金會飛速來信稱

統帥已至，貴部下業已接仗，學明、金會未敢接仗，棄壘而回，統下兵士遭踏一半。比及聞知，三魂駭吊，當派罪弟報林帶僕射等迅傳各頭目，囑以

統帥至此，不可開仗，只可求恩免勦，業已具稟投誠。正傳知聞，帶隊頭目敗回白桿村，云統帥大軍早已進城，除被殺外，發風逃走有萬餘人，退回者共清數目尚有六萬餘人，現今收隊駐紮白

桿。部下冒犯

帥駕，天理該誅，罪名等論

國法罪該萬劓，論罪名之心既非甘心從賊，屢次投誠，罪有應免，懇求

統帥念投誠心意之切，赦罪名既往之愆，不惟罪名等感恩戴德，即數萬生靈感荷不殺之恩，永垂不朽。

如此功德，積在公子爵下，萬代公侯。罪名現有衆六萬人，洋砲隊七千餘桿，甘願效納，隨侍鞭韉，進勦殘逆。倘蒙收錄，僞侍王、李四賢及各逆首均欲投入帳下，以效犬馬。此係罪名等實心實意，並無詭詐情弊，特着罪弟陳報林親身具稟，恭候批示。上稟。

據太平天国文書。按文末鈐有「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殿前頂天扶朝綱獎王陶金會」、「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殿前秋季統率天軍頂天扶朝綱聽王陳炳文」、「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殿前頂天扶朝綱寧王張學湖」三印，每一印文上均有「同治三年七月十二日」字樣，文首並有「十七日到」四字。

諸王自述

諸王自述

洪大泉自述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人，年三十歲。父母俱故，並無弟兄妻子。自幼讀書作文，屢次應試，考官不識我文字，屈我的才，就當和尚，還俗後，又考過一次，仍未取進。我心中忿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天下地圖，都在我掌中。當和尚時，在原籍隱居，兵書看得不少，古來戰陣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惟佩服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趨步孔明用兵，自謂得天下如反掌。數年前遊方到廣東，遂與花縣人洪秀泉、馮雲山認識。洪秀泉與我不是同宗，他與馮雲山皆知文墨，屢試不售，也有大志，先曾來往廣東廣西，結拜無賴等輩，設立天地會名目。馮雲山在廣西拜會，也有好幾年。凡拜會的人，總誘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後來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泉學有妖術，能與鬼說話，遂同馮雲山編出天父天兄及耶穌等項名目，稱爲天兄降凡，諸事問天。父就知趨向，生時就爲坐小天堂，就被人殺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會內之人，故此入會者，固結不解。這是數年前的作用，我盡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間，等他們勢子已大，我纔來廣西會洪秀泉的。那時他們又勾結了平南縣監生韋正卽韋昌輝、廣東人蕭潮濱、楊秀清等，到處造反，搶掠財物，抗官打仗。拜會的人，有身家田產，妻室兒女，都許多從他，遂得錢財用度，招兵買馬，膽智越大，又將會名改爲上帝會。我來到廣西，洪秀泉就叫爲賢弟，尊我爲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請教於我。他自稱爲太平王，楊秀清爲左輔正軍師東王。

蕭潮濱爲右弼，又正軍師西王，馮雲山爲前導，副軍師南王，韋正卽韋昌輝爲後護，又副軍師北王。又設立丞相名目，如石達開稱爲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稱爲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洗、賴漢英、曾四爲侍衛將軍，朱錫珉爲監軍。又有曾玉秀爲前部正先鋒，羅大剛卽羅亞旺爲前部副先鋒。此外又有旅帥卒長等名目，姓名記憶不清。旅帥每人管五百人，卒長每人管百人或數十人不等。打仗退後卽斬，旅帥卒長都要重責，打勝的升賞。歷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我叫洪秀泉爲大哥，其餘所有手下的人，皆稱我同洪秀泉爲萬歲。我叫馮雲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閏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韋正同各將軍先鋒、旅帥帶人去打仗，殺死官兵。我同洪秀泉於初七日才坐轎進城的。止有我兩人住在州衙門正屋，稱爲朝門，其餘的人皆不得在裏頭住的。歷次打仗，有時洪秀泉出主意，多有請教我的。我心內不以洪秀泉爲是，常說這區區一點地方，不算什麼，那有許多稱王的？且他仗妖術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勢子，將來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稱我萬歲，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實我的志願，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術行爲，古來從無成事的。且洪秀泉耽於女色，有三十六個女人，我要聽其自敗，那時就是我的天下了。那東王楊秀清統掌兵權，一切調遣是交給他管。那韋正督軍打仗，善能谷戰，是他最勇。常說他帶一千人就有一萬官兵也不怕。在永安州這幾個月，城內就稱爲天朝，諸臣隨時奏事。編有歷書，是楊秀清造的，不用閏法，我甚不以爲然。近因四路接濟不通，米糧火藥也不足用。官兵圍攻，天天大砲打進城內，衙門房屋及外間各處都被砲子打爛，不能安居，因想起從前廣東會內的人不少，梧州會內人也不少，就起心竄逃。二月十六日，是我們的歷書三月初一的日子，發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頭起於二更時，韋正

諸王自述

帶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時候，楊秀清、馮雲山等共約五六千人擁護洪秀泉帶同他的婦女三十多人，轎馬都有；第三起就是我同蕭潮潰帶有一千多人，五更時走的。我離洪秀泉相去十里路遠，就被官兵追上。蕭潮潰不聽我令，致被打敗，殺死千餘人，將我拿住了。我們原想由古東去昭平梧州，逃上廣東的。出城時各人帶有幾天的乾糧，如今想是各處搶掠，纔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時候，東砲台火起，是燒的住屋，都是衆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內便好衝出。至我本姓，實不是姓洪，因與洪秀泉認爲兄弟，就改爲洪大泉的。洪秀泉穿的是黃綢衣黃風帽，那東西南北王戴的是黃鑲邊紅風帽，其餘丞相、將軍、軍帥、軍長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黃戰裙，執的黃旗。我在州衙門也有黃袍黃風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實。

據故宮藏原件照相。

〔附〕軍機大臣刑部會奏

咸豐二年壬子四月二十六日丙午，軍機大臣刑部會奏言：逆犯洪大泉押解到部，奉旨着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臣等遵旨將該犯提訊，據供認從逆踞城抗殺官兵等情屬實。緣洪大泉籍隸廣東南海縣，自幼跟隨胞叔洪雲秀在湖南衡陽縣讀書。旋披薙爲僧，閱看兵書，潛蓄異志。咸豐元年二月間，洪大泉前往廣東一帶地方閒蕩，與洪秀泉夥黨胡以洸會遇，胡以洸引至賊營與洪秀泉見面，彼此投契，結拜弟兄。維時洪秀泉夥黨有馮雲山、韋政即韋涓輝、蕭潮潰、楊秀青、石達開、秦日涓、賴漢英、曾四、朱錫珉、曾玉秀、羅大綱即羅亞旺並胡以洸等，藉添弟會名目裹脅成匪，到處搶掠財物，屢與官兵打仗，俱係洪大泉主謀。洪大泉又自

領賊匪與官兵打仗三次。洪秀泉僭稱爲偽太平王，封洪大泉爲偽添德王，馮雲山等俱受僞封。閏八月初一日，逆夥韋政等攻破永安州城與官兵抗拒，後因四路接濟不通，官兵圍攻甚急，起意竄逃。本年二月十六日，燒燬民房，乘便衝出。韋政等擁護洪秀泉帶領賊匪五千餘人，與洪大泉一併逃竄。十八日，走至鬱叢山地方，被官兵追擊，經守備金玉貴將洪大泉拿獲。查洪大泉投入洪秀泉賊營，代爲主謀，抗拒官兵，攻破永安州城，復受僞封，實屬罪大惡極。合依謀反大逆，不分首從，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梟首示衆。

據剿平粵匪方略卷十二。

石達開自述

據石達開供：係廣西貴縣人，祖輩由廣東和平縣移來貴縣居住。現年三十三歲。父親石昌奎與母親均已早故，並無兄弟。娶妻王氏，生有子女，均在南京被害。後來妻妾五人，幼孩二人，昨在河邊均投水身死，只存這親生一子石定忠，年五歲。達開自幼讀書未成，耕種爲業。道光二十九年，因本縣土人趕逐客人，無家可歸，同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馮雲山共六人聚衆起事，共推洪秀全爲首。洪秀全係廣東省人，現年五十餘歲。初時不過萬人，後來人多。三十年先踞永安州城，後由永安竄出，圍攻桂林省城。解圍後，二年三月，走全州出省，四月至湖南道州，七月圍攻長沙省城，蕭朝貴被官兵用砲轟死。十月解圍竄岳州，破湖北省城，達開住學院衙署。不幾日卽由武昌下江西九江府。有曾發春領前隊破安慶省城，曾發春已死三年，直抵金陵，從北門挖地道，用地雷轟陷城垣。進城時，亂軍戕害文武官員，辨不清楚。達開起事卽稱王，與洪秀全等同住江南省

城。楊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韋昌輝屢受其辱。七年，達開領衆在湖北，聞有內亂之信，韋昌輝請洪秀全誅楊秀清，洪秀全不許，轉加楊秀清偽號，韋昌輝不服，便將楊秀清殺死。達開返回金陵，要與他們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殺韋昌輝，達開見事機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兒女留在金陵，均被韋昌輝所殺。達開復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即將韋昌輝殺了，有謀害達開之意，旋即逃出金陵。七年從安徽至江西、浙江、福建，八年復回南安過年，九年到湖南桂陽、祁陽等縣，圍攻寶慶府城兩月有餘，賴剝皮失營盤三座，不能得手。是年回廣西，走桂林、慶遠至賓州，因夥衆三江兩湖人多，各有思歸之念，不能管束，將大隊散回。達開在南寧府沒有多人，想要隱居山林，因到處懸賞嚴拏，無地藏身，十一年復聚數萬人出廣西，由湖南會同瀘溪、龍山至湖北來鳳。達開久想占踞四川省，同治元年由利川入川，到石碚、涪州，有二十多萬人，後來沿途裹脅，人數更多。頭隊唐姓楊姓攻破長寧，不能深入，繞道貴州遵義、雲南昭通，想從橫江過河，令頭隊由屏山縣入，令李福猷紮雲南副官村，又令賴剝皮分股繞入寧遠府，使官兵不能兼顧，約在米糧壩交界地方，與中旗會齊先進。達開因橫江敗後，率衆繞至米糧壩，知前隊與賴剝皮已由寧遠大路前進。李復猷自副官村敗退後，欲由貴州邊界繞入川境，達開即率衆渡金江，經寧遠，恐大路有官兵攔阻，改走西邊小路，只要搶過大渡河，即可安心前進。不料走至紫打地土司地方，探看上下河岸皆有官兵，河水忽長，那些夷人三面時來搶擄，造船紮筏搶渡幾次，均被北岸官兵擊沉，傷了一萬多人，後來食盡，死亡無數。達開正欲投河自盡，因想真心投誠，或可僥倖免死，達開想救衆人，俱令棄械投誠。達開率領黃再忠等三人並兒子石定忠過河到唐總兵營內，其尙未渡河衆人，不知如何下落。金陵、安徽頭目出來多年，不知現是何人。陝西漢中頭目並不通問。李復猷深知調度，曾交三萬人給他。

管帶，現在是否尙在雲南或在貴州，未得確信。所供是實。

據駱文忠公奏稿卷六。

〔附〕駱秉章奏

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爲生擒逆首僞翼王石達開等並勦滅髮匪巨股，恭摺由六百里馳奏，仰祈聖鑒事。伏查僞翼王石達開在粵逆起事首惡中，最爲狡悍善戰，其蓄謀窺蜀，匪伊朝夕。自上年正月間，由湖北利川突入川境，卽欲徑渡大江，肆其紛擾。經臣調兵節節扼勦，該逆沿江上下，迄不得逞，乃自長寧敗走敘永、綦江，遁入黔境，復由敘南來犯，蠶屯於橫江、雙龍、捧印等場，綿亙數百里，銳意渡金沙江，以圖侵軼腹地。經臣分撥諸軍，面面兜勦，挫其兇鋒。該逆兩次犯蜀，皆爲重兵堵截，不能展其馳騁，旋復退入滇境，而譎謀未息，以中旗賴裕新一股，先自寧遠冒險內竄，以僞宰輔李幅猷一股，仍由黔境下趨，以圖牽綴大兵，而自率大隊由滇之米糧壩境踵渡金沙江。臣撫湘十年，屢因石逆用兵，稔其不憚險遠，最善伺隙乘虛，此次中旗敗匪，足不停趾，晝夜狂奔，預料石逆在後，必謂我軍皆已跟追中旗一股，不暇回顧，乘勢急進，使我驟不及防。臣揣度旣審，自當以嚴扼險隘，毋使闖入。查大渡河爲西南巨壑，發源天全土司境內，流經魚通之瓦斯溝，與瀘水匯流冷邊沈邊，至清溪以下復入夷地，不惟自越巂、冕寧大小兩路必經之安慶壩，以至萬工汛沿岸二百餘里，渡口十三處，皆應嚴防，而上游之瀘定橋，以至化林坪下之灣東，皆可越松林小河由此徑渡以旁入天全。石逆兇狡多謀，一處疏漏，卽不足以制其死命。臣當一面飛飭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鐘就近選募熟悉地利勁勇，並調阜和營

及木坪松林漢土各兵；一面由溫鄆抽調重慶鎮唐友耕一軍先行馳防安慶埧以至萬工汛大小兩路渡口，札飭松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督帶頭目土兵以扼松林小河，防其旁竄化林坪瀘定橋一帶；仍慮土司兵單，復調雲南提督胡中和所部湘果左軍分布化林坪以至瓦斯溝以爲聲援；並檄護阜和協謝國泰督本標兵馳赴磨西面猛虎崗以防竄打箭鑪之路。此時中旗殘匪，遠遁陝境，臣急調總兵蕭慶高、何勝必、湘果中右兩軍兼程馳赴雅郡，榮經以爲後勁，而防奔逸；並札飭邛部土司嶺承恩帶領夷兵，將越嶲大路各隘口紮斷，逼賊使入夷地小徑，卽從後包抄，以絕回竄；並酌賞嶺承恩、王應元土夷各兵銀物，以昭激勸而資得力。面面張羅，層層設守，乃三月二十五日，唐友耕、蔡步鐘等馳至河邊，布置甫定，而石逆果擁衆三四萬人，繞越冕寧，知越嶲大路有漢夷各兵扼截，遂由小路於二十七日逕奔土千戶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漲數丈，勢難徒涉，賊衆搭蓋篾棚屯聚，一面趕造船筏。三十日申刻，賊千餘人至河邊窺渡，被我兵施放槍砲，轟斃數十人，賊遂退。連日隔河遊奕，意在疲我兵力。四月初四日，賊出隊四五千擁至河邊，拖有木船竹筏數十隻，每隻皆有悍賊數十人，用擋牌護身，拚命搶渡，棚內衆賊皆出助勢，隔岸呼噪，聲震山谷；我軍排列河岸，屹立不動，以槍砲連環轟擊，立斃執旂紅衣賊目數名，並將賊筏火藥引燃，同時炸裂，賊衆紛紛落水，間有數筏飄至下游，亦被我軍沿流擊沉，搶渡之賊，無一生還，隔岸之賊，遂皆懾退。是夜亥刻，逆匪數百人執持火把，沿河探路，復被我兵隔岸轟斃者不少。賊知大河難渡，遂銳意圖撲松林小河，以冀由瀘定橋直趨天全；迭經土千戶王應元扼河力戰，前後共斃賊數千人，寧越營都司慶吉、委員王樽等及土司嶺承恩復帶夷兵於初七日由後路抄至新場一帶，節節攻逼。十二日，乘夜劫取馬鞍山賊營，逆匪猝不及防，夷兵從上壓下，

殺斃賊匪數百名，遂將馬鞍山佔踞，絕賊糧道；逐日鷓鴣狙擊，斃賊無算。十三日，逆匪數百人在下壩子窺探，經蔡步鐘派撥弁兵與土游擊包良潤由蘇村過河，殺斃百餘名，餘匪四散，我兵收隊過河。從此逆勢日蹙，糧已漸竭，石逆乃以箭縛書隔河射投土千戶王應元，啗之以利，欲使讓路，王應元誓以死拒；該逆復以利誘土司嶺承恩，欲使緩攻，而嶺承恩攻之益急。石逆自知陷入絕地，憤極思逞，於十七日三更時，盡斬嚮導二百餘人，祭旗傾巢而出，分股一撲大河，一撲松林小河，皆被唐友耕、蔡步鐘及王應元隔岸槍砲轟擊，兼以水勢湍急，登筏者悉皆沉溺，對岸之賊亦紛紛倒地。該逆智窮力竭，困伏賊巢，殺馬而食，繼以桑葉充饑，咀嚼殆盡。二十三日辰刻，瞥見賊二百餘人徑至河岸，自棄器械，口稱投誠；唐友耕、蔡步鐘察其形跡可疑，督令開放槍砲，石逆親擁大衆由水陸分撲，船筏二十餘隻，被水飄沒五隻，其餘悉被擊沉。對岸之賊攀援崖磴，魚貫猱陞，我軍沿河用火彈火箭拋射，並以槍砲轟擊。維時都司謝國泰已至松林地，遂與千總陳太平、土千戶王應元督率土兵渡過松林小河，越舊營參將楊應剛、都司慶吉、委員王樽、顏汝霖、姜由範、把總史國楨、練目雷顯發等，亦同土司嶺承恩從馬鞍山壓下，兩路齊進，直撲紫打地，將賊巢一律焚燬，斃賊數千名。山徑險仄，逃竄之賊，自相擁擠，漢夷兵練兩面夾擊，槍砲如雨，夷兵復登山巔，用木石滾擊，賊衆墜崖落水，浮屍蔽流而下者以萬餘計。石逆僅率餘黨七八千人奔至老鴉漩，復爲夷兵所阻，輜重盡失，進退無路。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攜手投河，其曾受僞職老賊自溺者亦復不少。臣前以石逆或傳其死，倘能設法生擒，辨認真確，俾就顯戮，庶可以釋羣疑。當經楊應剛等以該逆無路逃生，於洗馬姑豎立「投誠免死」大旗；石逆果攜其一子及僞宰輔曾仕和、僞中丞黃再忠、僞恩丞相韋普成等，並餘黨至洗馬姑乞降。楊應剛、嶺承恩等於二十七日將石達

諸 自 王 述

開五人羈留在營，訊明新被裹脅及老弱者，發給路票，遣散四千餘人，尚有二千餘名，半係該逆五標悍賊，臨陣用以衝鋒。遂派文武弁兵及土司嶺承恩之弟嶺承高押至大樹堡，復經唐友耕派都司唐大有等帶隊過河，約會副將張福勝、都司慶吉等四面駐紮彈壓。於五月初一日，先將石達開父子及曾仕和、黃再忠、韋普成押令過河，唐友耕派游擊龔定國帶隊並蔡步鍾所派之知縣阮恩濤等護解起程來省。臣前於四月二十八日得報後，慮其餘黨殲除不盡，將貽後患，札飭藩司劉蓉馳往大渡河，會同唐友耕等委辦善後事宜。乃石達開等於初三日起解，蔡步鍾等即密派各營於初四日過河。是夜以火箭爲號，會合夷兵，將僞官二百餘名，悍賊二千餘名同時圍殺；其偶有逸出者，亦被夷兵沿途截殺，惟遣散老病者數百人，此股巨匪實已剿洗淨盡。石達開父子及曾仕和、黃再忠、韋普成等五犯於初十日押解到省。臣以石達開自寶慶敗竄粵西後，傳聞異詞，前曾奉旨飭查，臣亦不敢確指該逆是否尚在賊中，而察其行兵詭計，實與前次竄擾江西、湖南、湖北無異。仰賴天威，現既俘獲到省，自應審辨確鑿，先令自瀘姑賊營逃出曾經認識石達開者辨認的確，臣會同成都將軍臣崇實督飭在省司道親提該犯鞫訊。石達開自供與洪秀全等自廣西金田村起事即封僞王，及竄擾各省情形，歷歷如繪，皆臣所素悉，語皆符合。且其梟桀之氣，見諸眉宇，絕非尋常賊目等倫，實爲石達開正身無疑。本應檻送京師，以彰國憲，惟因道途遙遠，著名巨憝，未便久稽顯戮，謹援陳玉成之例，當即恭請王命，將石達開極刑處死。僞宰輔曾仕和、黃再忠、韋普成據供從賊多年，受有僞職，亦皆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其子石定忠，現年五歲，例應監禁，俟及歲時照例辦理。並將石達開原供抄錄，恭呈御覽。伏維石達開與洪秀全等首倡逆謀，自粵西擾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竄踞金陵，其間攻下名城，戕害大吏，不可勝計。迨賊中憚其狡悍，欲

相堵害，乃復擁衆自雄，由金陵屢犯安徽、江西，繞竄浙江、福建、廣東邊境，衆至數十萬，圍攻湖南寶慶府城，經大兵合勦，敗遁廣西，黨羽逃散，陞伏山中，蹶而復起，突由兩湖直趨川境，賊衆復至十餘萬，乃敗入黔、滇，仍敢由寧遠繞道內竄，其注意川疆，志在必逞。臣度其狡謀，處處隨方佈置，不使少留空隙。仰託皇太后、皇上威福，將弁兵勇暨土夷各兵用命，逼使該逆陷入絕地，糧盡術窮，不惟全股勦滅無遺，且將十餘年著名逆首生縛到省，明正典刑，應卽傳首被害較重各省，以彰天討，而快人心。惟李福猷一股前由黔境下竄，臣已飛調臬司劉嶽昭由敘南馳赴江津，以備截勦。乃此股賊匪由黔省遵義竄至綏陽，正安地界，適值勞崇光由川省彭水取道入黔，行抵黔境之賈家寨，突與賊遇，田興恕奉旨來川，帶有勇丁二千名，行抵綏陽，聞勞崇光在賈家寨與賊相持，卽星馳往援，將賊擊退，由正安敗遁婺川。臣已知照田興恕約會劉嶽昭兩面合勦。至黔省苗教各匪，尤難數計，在在與川界毗連，而滇省回衆情既叵測，且土匪此聚彼散，飄忽靡常，敘南自滇、粵各匪蹂躪以來，遍地瘡痍，臣萬不敢因石逆巨股殄滅，稍涉大意。雖於餉項萬分支絀之際，仍須分布兵勇，以防滇、黔各匪。現已移調胡中和仍駐敘南，並俟唐友耕所部凱旋，卽令馳赴江津、綦江，以固邊隅，俾川南各屬之民藉資休息，以仰副朝廷眷顧西南黎元之至意。所有生擒僞翼王石達開等並勦滅髮逆巨股，理合會同成都將軍臣崇實恭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據駱文忠公奏稿卷六。

李秀成自述

時逢甲子六月，國破被拿，落在清營，承德寬刑，中丞大人量廣，日食資云。又蒙老中堂駕至，訊問來情，是日遂一大概情形回稟，未得十分明實，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寫明。自我主應立開基之情節，依天王詔書明教傳下，將其出身起義之由，詔書因京城失破，未及帶隨，可記在心之大略寫呈老中堂玉鑒。我一片虔心寫就，並未瞞隱半分。

一將天王出身之首，載書明白。其在家時，兄弟三人，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其父母名不知）。長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後母所生（此之語是天王載在詔書，教下屢屢講道理教人人可知）。長次兄在家種田，洪秀全在家讀書，同馮雲山二人同窗書友。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之病，死去七日還魂。自還魂之後，俱講天話，凡間之話少言，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過上帝之後，俱不敢拜別神。爲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從之。

天王是廣東花縣人氏，花縣上到廣西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俱星羅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將此之蛇虎咬人除災病惑教人世。是以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數縣之人，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衆。所知事者，欲立國者，深遠圖爲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

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並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各實因食而隨，此是真實言也。

欲查問前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頂而信用，一國之事，概交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盧陸崗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天王妹子嫁其爲妻，故亦重用，勇敢剛強，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前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韋昌輝，桂平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辦事，是監生出身，見機靈變之急才足有。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忠勇信義可有，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處，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處人人恭敬，是以數縣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也。

自教人拜上帝之時，數年未見動靜，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有團練。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起事之時，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陸川、博白、白沙同日起義。此之天機，變化多端，實不詳週，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眺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縣所管，與藤縣相連。起義之處，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難行。此時我在家，知到

金田起義之信，有拜上帝人傳到家中。後未前去，仍然在家，所知未及。金田之東王發人馬來花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矣。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鯉魚、羅大綱三人在大湟江口爲賊，卽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也。後投清朝向提臺。至羅大綱與大頭羊兩不相和，後羅大綱投之。天王到金田之後，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招齊拜上帝之人，招齊武鄉之人，又上象州招齊拜上帝人馬，仍返金田新墟。自武宣移營上象州，破廟旺清營之戰，到象州中平、馬安山戰，馬安之戰，清軍死亦不少，天朝死亦不少。那在新墟之困，清將向提臺及張敬修之困我也。屯紮數月，當被清朝之兵四圍，後偷由山小路而出隘關，出到思旺、思回，逢着清朝向提臺紮營數十座，經西王南王打破然後出關，由八箇水而到大旺墟，分水旱向永安州。

此時我尙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藤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在家貧寒，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堂兄堂弟堂叔多者未便細寫，將大概來因寫呈。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難，種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讀書。十歲之後，俱自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而已。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自拜上帝之後，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總怕蛇虎咬人。至天王由思旺到大旺墟，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經過大黎處所，四面高山，平地週圍數百里，旱路兵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及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旱兵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卽取，民家將糧穀盤入深山，亦被拿去。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臨行營之時，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之故而從

他也。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紮數月。後賽中堂、烏向大軍四方圍困，內外不通。後由姑蘇沖一條小路而過昭平。姑蘇沖是清朝壽春兵在此把守，經羅大綱帶領人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關，得火藥十餘擔，方有軍資，不然尙不能得出此關。困在永安時，並未有斤兩之火藥，實得姑蘇沖壽春兵火藥十餘擔之助，方可出關。至永安水竇軍營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清朝之軍是張敬修爲將，困打後移過仙迴，被烏帥大軍追趕，殺死天朝官兵男女二千餘人。衆見勢逼，次日齊心與烏軍死戰，得殺死烏軍四五千。烏帥被傷，在六塘墟身故。

自殺勝之後，東王傳令不行昭平、平樂，由小路過牛角、搖山，出馬嶺，上六塘、高田，圍困桂林，一月有餘，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興安縣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後，南王在全州陣亡，計議卽下道州，打永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衆，足有二萬之數。此時追軍，卽向張兩軍。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衆，茶陵州亦得數千。後移營，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爲兵，尙未任事。西王到長沙攻打，那時天王同東王尙在郴州，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砲身死後，李開芳具稟回郴，天王同東王移營而來長沙，實力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勇進，外面清朝向張大軍圍困，在長沙對面沙洲殺勝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天朝官兵有糧無有油鹽可食，是以攻城未就。

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稱萬歲在後。製造璽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欲由益陽縣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湖南爲家。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後而改作順

諸 王 自 述

流而下過臨資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困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時東王掌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掌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而未守，直到陽邏，破黃州，取蘄水、蘄州、九江，破安徽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晄、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克得安慶未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儀鳳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滿載糧食等件。

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是計及分軍鎮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爲業。後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解救。爾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隻萬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尙不立都，爾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是中州之地，足備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此水手是駕東王座船之人，被該水手說白，故而改從，後即未往，移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爲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出城門去者准手力拏，不准擔挑。婦女亦同。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不得並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家安民，何官何兵無令敢入民房者斬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門口者即斬左腳，右脚踏入民家門口者斬右腳。故癸好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

東王令嚴，軍民畏。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韋昌輝與石達開、秦日昌是大齊一心在家計議起首共事之人，後東王威逼太過，此三人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怒。北、翼二人同心一怒於東，後被北

王將東王殺害，原是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獨殺東一人，因東王、天王實信權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歲。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君臣不別，東欲專尊，後與翼計殺東王。翼與北王密議，殺東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殺。後北王殺東王之後，盡將東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是以翼王怒之。翼王在湖北洪山營中，同曾錦兼、張瑞謀趕回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弔城由小南門而出，走上安省，計議報仇。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移洪山之軍救寧國。因寧國清朝帥將不知名字，此人後與侍王李世賢二人戰死在蕪湖灣沚。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各衆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將北王首級解至寧國，翼王親看果是不差。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兩王，安王卽是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卽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古執，認實天情，與我天王一般之意見不差，挾制翼王，是以翼王與安、福王二人結怨，被忌挾制出京，今而遠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今將天王起義及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冬官正丞相羅大綱、夏官丞相賴漢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來意，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圖謀之實績，後此人自行相殺，亂事之原，業經載明。又將李秀成在天朝出身爲官，每年奉命戰征一切之情由，明白寫清，並未隱瞞。

諸 王 自 述

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獨生李秀成弟李明成二人。家母陸氏。在家孤寒無食，種地耕山幫工就食，守分安貧。自幼時八、九、十間，隨舅父讀書，家貧不能多讀，幫工各塾，具一週知。來在天朝，蒙師教訓，可悉天文。我悉天文者，是在杭州，西湖山後有一老師，年有九十二歲，教我七日七夜而知。後此人不告而去，尋踪無由。今已被拿，天數難辭，故而明說。此段不說，在家時知，自幼在道光廿六、七、八年間，有天王自東省花縣上來廣西平南、梧州、武宣各等縣，教人敬拜上帝。此之一說，前編業已載明。自拜上帝之後，廣西賊風四起，年年賊盜紛張，一出賊之大頭目陳亞貴、張嘉祥、大頭羊、山猪箭、糯米四、劉四各賊首，連年賊惡，劫當鋪，搶城池，上下未停，鄉人見過，人家自後不驚。後見拜上帝兵馬來，是拜上帝之人俱不他逃矣。又被團練之逼，故而迷迷而來。

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爲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晄理事。那時東王有令，要在各衙門之中，要舉出軍帥一員帶領新兵。後經東王保我爲右四軍帥，把守太平門外新營，此時癸好年之間。是年八月調爲後四監軍，在儀鳳門外高橋把守。十月之間，卽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時官小，不過聽差而已。我在軍中，勤勞學練，生性秉直，不辭勞苦，各上司故而見愛，逢輕重苦難不辭。在皖省巡查民務，又兼帶兵，修營作寨，無不盡心。後春官丞相胡以晄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來文調往廬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間矣。此時調爲指揮之任。此時官小，不甚爲是。至翼王與安、福王兩鬪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日昌因韋昌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選，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省遠去，幸我招張樂行、龔得樹這班

人馬聲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尋，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說張樂行之事，前說一遍，後說一段，方可分清來歷，故而再說也。

因翼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出京遠去，軍民之心散亂，故廬州被清朝和帥攻破，合城兵將盡亡。那時和帥自下鎮江，與張國樑困打鎮郡，分軍來逼桐城縣，是清朝軍門秦定三領兵圍困。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節節連營，處處嚴密，困逼桐城。此時我爲丞相，僅有殘軍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誘去外，此是老弱，不能爲用，故留爲我使），力敵桐城，保固皖省。那時已有張樂行、龔得樹在三河尖造反。那時李昭壽在我營中共事，李昭壽與張樂行、龔得樹有交，特通文報與張樂行來投。此時張樂行接得文件，當即復文已肯來投，那時更宜用心鎮守桐邑。每日交鋒，軍砲不息。那時清朝帥士每日萬餘與我見仗，我天朝帥士不足三千，他營一百餘座，我止有一孤城，城外止營盤三座，力戰力敵，是以保固桐城，安省得穩，實我之力也。後見勢不得已，那時翼王出京之後，將打寧國之兵交與成天豫陳玉成管帶。至陳玉成在家，與其至好，上下屋之不遠，舊日深交，來在天朝，更宜深友。那時在桐城命使持文前往寧國求救，於陳玉成，當即准請，未解寧國之圍，移軍來救桐城之困（未解寧國之圍，前段亦說明）。兵由樅陽渡江齊集，我親自輕騎趕赴樅陽，繪成進攻圖式，與成天豫細詳。至桐城之敵軍，算我之軍，定由對面迎敵，清朝官兵逆面備防。我與成天豫計出奇兵，我親回桐邑，謹備制敵之師，俟成天豫奇兵勝制，由樅陽一鼓順下，攻破無爲州，下湯頭鎮運漕，會迓天侯陳仕章之軍，力破湯頭清營，抄黃落河，破東關，得巢縣，分軍鎮守（自無爲至湯頭到巢縣，清將不知姓名，此經成天豫之手，那時我在桐城）。成天豫帶領人馬上打廬江，仍然攻破廬邑，

派兵把守廬江，卽引軍上淠河，攻大關，包過桐城之後，斷清軍之糧道。桐城地勢，一面高山，一面平地，清軍糧斷，成天豫由外包來，我領軍由內攻出，兩面合攻，清軍大敗，分三路追趕，破舒城，得六安，此兩處之民，投誠者數萬之衆。當過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張樂行。那知張樂行先發襲得樹蘇，老天半路相迎，當卽計破霍邱縣，攻破此城，交張樂行爲家。那時成天豫引兵破正陽關，攻壽州未下，扯兵直上黃松兩處，與會帥交鋒，同清將李續賓對戰，在松子牌失利之後，與清將勝負未分。斯時成天豫是冬官丞相，封我是地官丞相，封爲合天侯矣。恐前後參差，故而明載，一覽可知。

那時朝中無人掌管，外無勇將。斯時我與成天豫各有兵衆，朝中議舉我與陳玉成帶兵外戰。後見我堂弟李世賢少勇剛強，又而選用，又得一將朝用，世賢次之。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愛臣，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自翼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聞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故未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聞天王各有散意，卽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今天王封出許多之王，由此段而起，是酬各再振雄心之意。）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我屯在六安、霍山，然後輕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之由。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封又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實任。那時我爲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職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

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於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諫，當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過，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職。

那時和帥困我鎮江，內外不通音信，內又無糧，外又無救。翼王遠逃，那時朝中無人出色，獨我與陳玉成二人有兵衆多，故調我下救鎮江。當時由皖省趕上六安，全軍調下，救出鎮郡之兵，失去鎮江之城矣。

那時清朝和張兩帥引軍攻打句容，那句容縣天王守將是襲職夏官丞相周勝富把守。句容守將周勝富是周勝坤之胞兄。周勝坤在湯頭被張國樑攻破營寨，身死後，周勝富兄襲職，委鎮句容，是此來由也。戰攻數月，被和、張兩帥打破句容城池之後，和、張兩帥來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段放下，先說明向帥頭困天京之由。

頭困天京向帥同張國樑帶有滿兵數千，漢兵二萬之衆，自孝陵衛紮至朱洪武墳這邊，東南紮至七堇橋爲止。那時向帥困我天京，那時鎮江亦困，因鎮江清帥姓吉是滿洲人氏，營紮九華山、丹徒、金山一帶。儀徵清帥不知姓名，（復查鎮守土橋三岔河是清朝德姓爲帥。）天朝鎮江守將吳如孝鎮守提理，係征鎮江一帶兵權概歸吳如孝掌管。那時我尙是地官副丞相，合同冬官丞相陳玉成春官丞相涂鎮興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夏又正丞相周勝坤等下救鎮江。此是初困之救兵，進鎮江湯頭，與張國樑連戰十餘日，勝負未分。後清朝吉帥從九華山發兵來與張國樑會戰。我亦選集銳軍，兩家迎敵，大戰於湯頭，兩無法處，我欲救不能，吉張破我不下，兩邊按寨對紮，兩不交戰說話。當與各丞相等計議，派丞相陳玉成坐一小舟，沖由水面而下鎮江，水面

皆是清軍砲舟攔把，雖然嚴密，陳玉成舍死直沖到鎮江。當與吳如孝計及抽軍由內打出，我帶兵由外打入。後查湯頭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內，清軍由此河邊紮營。此地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兩進爲難。後我天朝之軍移靠湯水山邊，下湯頭靠河邊，兩家難進處所。清軍營寨概移入湯水山邊，堵我進兵之路。那時鎮江不應絕命，吳如孝、陳玉成已由內打出。我在外高山弔望，見鎮郡人馬出來，是夜親挑精銳之兵三千，我親帶回湯頭。岔河而過，將清軍舊營修紮。天明原紮湯水山邊之丞相陳仕章、涂鎮興、周勝坤等出軍與吉、張兩帥制戰。吉、張不知我出奇兵襲由湯頭岔河而過，午未時，吉、張方知我襲其後路之信。湯頭岔河隔湯水山邊廿里之大概。那時鎮江吳如孝、陳玉成之兵亦到，兩下接通，那時歡天喜地，內外之兵和作一氣，大銳聲張。與吉、張兩帥答話。次日開兵，吉、張兵敗，失去清營十六座。是日當卽扯兵而下鎮江，屯在金山金雞嶺九華山脚，與吉帥大營相對。吉帥防我攻其大營，處處嚴密防守。是夜調齊鎮江舟隻，由金山連夜渡過瓜洲。次早黎明，親領人馬同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吳如孝力攻土橋，破入土橋清軍馬營。那時清軍大敗，紅橋以及卜著灣三岔河清營盡破，大小清營一百廿餘座，清營那時聞風而逃。當卽順破揚州，後將揚州一帶糧草運入鎮江。此不知土橋清朝將姓名，已今日久矣。自在湯頭岔河以及湯水山邊守將同下鎮江，過在揚州矣。獨留夏又正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把守吉、張舊營，是堵後路之意。破土橋之後，得揚州之後，取糧回鎮郡，事完，欲領兵回京。那湯頭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把守吉、張兩帥舊營六個。自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破過土橋之後，此處周勝坤所守之營，仍是吉、張兩帥破去，周勝坤兵敗，吉、張兩帥將此營堅紮，加工修理，絕我歸京之路。斯時無計可施，全軍概在揚州，儀徵，欲由六合縣上浦口回京，後經張國樑知道，帶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盡

心拚命，合爲一氣，仍由金山渡江而回。過到金山，齊名定疊，那時張國樑在六合未回，當即領兵攻打高資。是日破清營七個，餘四個大營未及攻下。吉帥由九華山帶兵來救，當被天朝官兵逼吉帥逃入高資山中。那時吉帥是夜逃出入其高資營，被天朝官兵四圍，內外不通。吉帥自己用短洋砲當心門自行打死。清兵見主帥自死，各軍自亂，此營當即失利與天朝帥手。後悉知清朝吉帥身死，知其營中無有主帥，當即移營趕下九華山。次日早晨，全軍俱集九華山脚，吉帥之營七八十座，軍中無主自亂，不戰自走。吉營失過之後，張國樑由六合趕至，此時救之不及，張國樑兵屯丹徒鎮，然後將我得勝師，前往丹徒，與張國樑見仗。是時鎮江守將吳如孝帶領人馬千餘前來助戰，將張國樑馬軍先破，步軍並進，張軍大敗。次早行營回京。湯頭舊清營見九華山營失守，自己他逃，由我天朝之軍直上到京。

東王下令，要我將孝陵衛向帥營寨攻破，方准入城。將我在鎮江得勝之師，逼在燕子磯一帶，明天屯紮，逼得無計，將兵怒罵。然後親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入京，同東王計議，不欲攻打向營。向營久紮營堅，不能速戰進攻。東王大怒，不奉令者斬，不敢再求，即而行戰。次日開攻移營，由燕子磯姚坊門紮寨四營，堯化門清將是向帥發來鎮守，我自此屯紮。次日張國樑已由丹徒返回孝陵衛，是早引軍與我迎戰，張軍敗陣，仍回孝陵衛。我等移營重困堯化門清營。次日張國樑復領馬步前來，翼王亦帶會錦兼張瑞謀等引軍助戰。清軍滿兵馬軍先敗，次即向張所領漢軍亦敗也。是日向張救堯化門未能，自軍敗陣後，被我四面追趕，當即攻破孝陵衛滿漢營寨廿餘個，獨剩向帥左右數營，張國樑自紮七橋蕪，此亦剩左右已營也。是夜向張自退，我天朝之兵並未追趕。

後東王傳令，將向張營器械什物，運齊入城，將官兵紮息數日，大賞衆軍，然後飭令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等領兵追由句容而去，順手而得句容，並下丹陽。斯時向張至到丹陽六七日矣，已將丹陽四面堅屯，營寨之後，那時我與四丞相領兵方到丹陽，離西門廿五里下寨。次日計議攻城，那知向、張之軍次早先至，兩家並力迎敵。是日向、張軍敗入城，並不出戰，堅守城營，我力攻未下，清軍精銳養足。此時天朝之兵戰久未下，官兵少有戰心。後經張國樑分軍迎敵，在丹陽南門外大會一戰，兩不高下。此向帥困在丹陽，又失去孝陵衛大營，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陽，是以向帥自縊而死（此是六年間東王未死）。張國樑與向帥拜爲契爺，他見向帥自縊，故而奮身再與見仗，然後被張國樑攻破丹陽南門外天朝營盤七個，殺死六七百人。南門守營之將，是十三檢點周得賢，中砲身死，餘軍逃散。此員戰將勇敢有餘，衆軍見此員戰將戰死，攻打丹陽又不得下，各有畏意，那時人人已有退縮之心矣。然後無計可施，全軍扯攻打金壇，亦復未克，連打二十餘日，亦是與張國樑戰征。那時李昭壽亦在其場，攻城未克，然後移營回紮丁角村，離句容廿五里所屯。東王被殺，正是此時之事。此是天意，若向帥未敗，仍紮孝陵衛，遇內亂之時，那時乘亂，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帥敗過而亂，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朝中內亂，禍起蕭牆（原作肖詳）因此而起，內政不修，人心各別，亦因此舉之原。在六年之間亂起，我主用人不專，信人之不實，讒佞張揚，明賢偃避，豪傑不登，故有今之敗。我久經力諫（原作練下同）數十封章，不從我諫。雖本無才，因自幼爲民之時，不知天王欲圖天下，騎上虎背（原作輩）不得不由。自由從者，粵省數萬而隨，非我一人而爲此也（原作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數萬之多，那有不才理者乎。非獨一山夫之輩。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違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願作不良

不義不孝？何人肯背（輩）并離宗，離親別友，去戚離鄉？此之機變作，實實無知。此亦世人之劫數，亦是英雄應受折磨之罪（罪原作當）五百年之大數轉限數難逃。自周至今數千年之大換，世間之作變。非是我爲世民隨洪姓而來，作一路而至，卽是沙雲而已，懜懜而隨。今除神象，是天王之意，亦是神聖久受香煙之劫數。周朝斬將封神，此是先機之定數，而今除許多神象，實斬神封將還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數，揣度（度原作忖）來情，今我天朝封萬千之將，天王斬去萬千宇宙，業已數盡國崩，觀之可（可下原有是字）也。我自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懜懜而來，造成今日患害，父母分離，妻兒失散，爲人非肯作不良不孝不義之徒也。（原作乎）今國破被擒，實直一心，將國來歷一一用心從頭至尾起止，反復得失，誤國情由，實見中丞大人有德之人，深可佩服，救世之人。久悉中堂恩情量廣，切救世人之心，至駕出瑤臺（五字原作玉駕出臨瑤）當承訊問，我實的未及詳明，自行甘願，還細清白寫呈老中堂玉鑒。至自我天王起義至今兩面交鋒，各在一朝，至耳聞未及目見的實。今我主死國亡，我亦被擒到步，久知中堂有仁愛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寫齊明白，存我粗性直心，故而明白寫呈。非求我樂，實出我直心，非悉我有今日難，非悉生我能扶洪姓爲君，實不知今日煩難也。此段業經說過，再說朝規壞亂，喪民失散家邦情由。

自殺東王之後，又殺北王。殺北王之後，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時三河有軍把守，守將是洪成春，具文到京告急，三河有廬郡清軍圍困。當調我領本部人馬去救三河。軍行到無爲州，三河敗退，隨失廬江縣矣。那時張國樑之軍敗而復振，進兵攻打句容矣。句容守將周勝富敗退，清將收得句容，順下再困鎮江。張國樑困得鎮江之後，（前是頭困鎮江，此是二困鎮江，註明在此）同和帥復困天京，此是八年之間矣。

諸 王 自 述

那時朝中無將，國內無人，翼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楊輔清已在福建，韋志俊避逼林泉，林紹璋因在湘潭失軍革職閒居，林啓容被困於九江，黃文金在湖口有清軍制困，張朝爵、陳得才孤守皖省無兵，陳玉成那時雖旺而官亦小，斯時在小孤山、華陽鎮一帶。那時國內紛張亂政，獨有蒙得恩、李春發二人不能爲事，有安福王抑制，此八年之間也。

和帥張帥困天京，得幸糧米豐足，件件有餘，雖京兵少，有食有餘而各肯戰，固而堅穩也。張國樞之兵是廣兵雖精，未有會帥之兵力足勤勞親事，廣兵好勇而心不齊，雖有滿兵數千，未有會帥南兵之壯，是以八九年之困不礙。和、張二帥軍餉，出在福建、廣東、蘇杭、江西之助。那時上有皖省無爲、巢縣、蕪湖，有東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糧，又有兩浦之通，雖被德帥攻破兩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動，京中兼有餘糧，固而穩也。穩過之後，和、張德三帥圍困雖是嚴緊，斯時朝臣薦用於我家弟李世賢，帶我原日舊部士將屯在黃池灣汴之壯勢。斯時朝政悉歸我一人提理，那時主信我專，合法得嚴，故穩固也。出令各不敢有違，俱各願從，聽我調度。

那時東北已困，獨有南門將已實困，那革職林紹璋調其回京，後保爲地官又副丞相之職，調任京務。那時觀勢不同，外無調度之將，不得已先與朝臣計議，我欲出京外調救解等議。衆朝臣苦留，主上不肯。又過數日，復鳴鐘擊鼓，朝堂傳奏，見事實實不能，故而強奏。擊鐘鼓之後，主卽坐殿，盡心力奏。斯時朝不當絕，劫未滿登，主而復明，故卽准奏。是次日出朝，將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與蒙得恩、林紹璋、李春發掌管，奏免不准長次兄理事，斯時肯信奏事而佳也。交清朝中政事，辭主卽出朝門，由南門一日一夜趕到蕪湖，與家弟李世賢斟酌，一人敵南岸，一人敵北岸。斯時清軍勢壯，四面皆軍，人心又亂，又無逃處。那時初任重事，又不周詳，糊塗而作，此

時困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錯，故而保至今也。那時韋志俊與陳玉成同進固始商城等處，天王欲治韋志俊之罪，又經我在天王駕前力保，後封其爲定天福之職，卽與陳玉成合隊矣。那時陳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羅田、麻城一敗而回，在太湖、潛山屯紮，正是八年五六月之間也。陳玉成去遠，李世賢力擋南岸一方，我獨無計在蕪湖，將我部下精兵五千餘衆，一由蕪湖渡江，一由東梁山渡過西梁，兩處渡江皆在含山齊集。那時部將獨有陳坤書、蕭招生、吳定彩、陳炳文而已。在含山齊集之後，那時和州失守，清軍屯紮廿餘營，不得已破昭關，順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鋪清營，然後破和州廿餘營也，被德帥兩浦救兵趕到，我先將和營早破，救之不及。那時我引軍先取全椒、滁州來安，分浦口、德帥之勢，各城已破，德帥之勢已分，奈無兵可用，取到來安爲止。後勝宮保馬軍來敵，連戰數場，我軍失利，退守來安，仍回滁州。後將滁州交與李昭壽鎮守。李昭壽在我部下，我無不重情深待。我部下舊將見我待重李昭壽，各又不服。至李昭壽之兵最爲多事，兵又擾民，逢到州縣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擾於民，州縣佐將被其打責，自見事過，又不好見我之面，故而有變心而降大清也。自李昭壽在我部下擾亂民間，與守將鬧事，我並未責其半言，後獻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責，將其在京所配之妻瞞我天王而偷送付。我天国壞者一是李昭壽，二是招得張、樂行之害，三是廣東招來這幫兵害起，惹我天朝之心變，劉、古、賴三將楊輔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問政事，不嚴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壞，由此等之人壞起。後壞民是陳坤書、洪春元之害。陳坤書是我部將，我有十萬衆與他，此人膽志可有，故而交重兵於他，後讒臣見我兵勢甚大，密奏天王加封某重爵，分我之權，故而自尊，不由我用，制其不能，而害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南北兩岸其害過之處所，我無不差官前去復安，給糧給種，招民給本。

諸 王 自 述

錢而救民命。害民燒殺，實此等人害起。前起義到此，並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實這等人害也。

此段說完，又說我獨自一人無計解救京圍，此是八年之話。交滁州與李昭壽後，我自回全椒，無兵可用，主與我母被困在京，那時在全邑日夜流涕，雖招有張樂行之衆，此等之人聽封而不能聽調用也。那時只有部將陳坤書、吳定彩、蘇招生、譚紹光、陸順德各將，願拚死救京都。當調精銳，不足五千，欲先掃清兩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即由全椒下大劉村安營紮寨，由橋林進兵兩浦。那知德帥由浦口調集馬步萬餘到大劉村迎戰，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頭見仗我軍取勝，次日開仗，我軍失利，新舊之營概行失守，失去官兵千餘，敗軍皆到湯泉一帶，我自己數騎而轉全椒。那時真苦之不盡，流涕不盡了，仍在全椒，實無良策。後通文各鎮守將，凡是天朝將官概行傳齊，擇日約齊到安省樞陽會計。每處將臣俱依約而來，此時正是八年九月中期。那時陳玉成由羅田麻城敗轉，不約而到樞陽會議矣，各誓一心，訂約會戰。陳玉成之兵由潛山過舒城，破廬郡，出店鋪，攻梁園定遠。此時攻定遠是陳玉成令吳如孝帶領龔得樹之兵圍攻，陳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斯時我已由樞陽回全椒整隊，當即領人馬到滁州烏衣會遇陳玉成矣。那時德帥在浦口發動人馬由小店而來烏衣，勝宮保之馬車亦由水口而來，馬軍押戰，大戰於烏衣。那邊德、勝兩軍這邊陳、李兩將，兩家交兵，勝德兩軍敗陣，我軍乘勝而追，那德軍失去三四千衆。次日到小店，遇張國樑由江南統帶精銳前來救解小店，張軍大敗，順勢追下浦口，陳玉成攻德帥之前，我攻德帥之後，德軍大亂，死於浦口一萬餘人。此時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於天王。後陳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長，到揚州，此數處俱無清兵把守，隨到隨克，獨揚州有兵，不戰自逃，揚州知府被拿不降，將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發盤川銀三百五十兩而行。斯

時兵少，不守揚州。

陳玉成攻破六合之後，忽然安省告急，黃梅、宿松、太湖、潛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帶被清朝將帥李續賓攻破，一日五文前來告急，故陳玉成無心在下，當即扯兵上救。斯時陳玉成啓奏天王調我同往，陳玉成先行扯兵上去，我隨後而來，直由巢縣而進。那時三河復守之將是吳定規，（前三河失過，然後天朝又復取回，前藍成春之失三河，清軍未守，復命吳定規爲將，）被李續賓逼困甚嚴。成天豫陳玉成那時已封前軍主將，領軍由巢縣到白石山金牛而進，包三河之後，斷李續賓之後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營之救。斯時李續賓見前軍主將陳玉成之軍屯紮金牛，次早李續賓領精銳四更撲到主將營邊，依續賓要黎明開仗，李家部將要五更開仗，李續賓云：『陳玉成兵壯，恐戰不成，各將豈不誤我之事？』是以五更未開戰也，若依其部將五更開戰，陳玉成之兵而敗定也。黎明之時，陳將之寨當被李將攻破，追陳將之兵過於金牛去矣，天色當明，濛霧甚大，只聞人聲，不知向處，那知陳玉成尙在李續賓之後，李將追過陳將之前，陳將在李將之後殺出，那時李將始知陳將由後殺來，復軍回敵，己軍自亂，死去千餘清兵。查白石山隔金牛廿五里，那時陳玉成奏調我往，天王封我爲後軍主將，隨後而來。是早在白石山十餘里屯紮，我聽聞金牛洞砲聲不絕，知是開仗，我親引本部人馬向三河邊近而來，斯時正逢陳李兩軍迎戰，離李將營前七八里交鋒，我軍卽至，陳玉成見我兵生力一壯，破李續賓陣門，陣腳一動，大敗而逃，困李將於營中。那時清軍外無救兵，三河隔廬郡五六十里，又是陳玉成派吳如孝把守廬郡，舒城李軍又被陳軍隔斷，欲救不能，後李將見救不及，營又緊困自縊。後李將全軍收集多落在陳將營中，我營少有，那知湖南之人同軍行到半路，不及防備，就湖南之人殺死陳將之軍數十人，後陳將

諸王自述
傳令殺盡，自此之後，各已陸續自逃。我與李將戰平三河之後，當與陳玉成兩路分行：陳玉成靠舒城而出大關，我由三河至浦江，到界河。斯時桐城被李將攻克，派將在此把守，我與陳玉成在桐邑呂亭驛會議分兵，陳將與李將人馬戰過，底細甚知，我未與戰，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而進桐城，斗鋪，陳玉成由孔城而進桐城。清軍見三河失去，李續賓之好將，各有懼意，少有戰心，故而又敗。當日敗仗，我軍越西門爬城而入，我由斗鋪而攻，當已夜矣，清軍營寨是夜退逃，殺死不少，是夜收復桐城，當即息兵三日。那時安徽省已困，內外不通，自三河一戰，桐城一戰，安徽省之圍自解。此是一解天京，得浦口而通之道，連向帥算來二解也。三河桐城之戰，則皖圍立解。

那時陳玉成軍由石牌而進宿松，其軍乘勝，不知自忌，在宿松被湖北將官馬步打散自退而回。陳將派其部下之將李四福領一軍由青草壩進黃泥港，進石牌之上，去助宿松成功，到黃泥港被清軍馬軍衝失一隊，未及助宿松之力，不知宿松之敗，兩誤不成。陳玉成總要得宿松，有安徽省之穩，心結實而圖之。斯時我由潛山而進太湖，兩處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由陳玉成派將把守。陳玉成自宿松之敗，仍回太湖與我會議，欲節節連進二郎河，屢議我不願從，又屢屢多言計懇，不得已而從，當即分路進兵上二郎河。會鮑軍同多將軍之兵一由二郎河而來，一由宿松而來，馬步並進。陳玉成之軍先敗，其營概被鮑軍所得，渠被鮑軍逼其上山，殺死數千。天朝將士獨剩我紮大營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多鮑收軍，我衝陣而去，是夜仍退回太湖，陳玉成亦至。那時陳玉成軍紮太湖，渠自回安徽省。我引軍回巢縣黃山屯紮，息養過年。

那時江浦是薛之元鎮守，九年正月內投降清朝，將浦城獻降。此時李昭壽在滁州烏衣小店，連營接連江浦，

浦口亦是李昭壽屯兵，此時又是爲三困天京矣。那時我上在黃山，救之不及，得悉江浦之變，趕下浦口，城內一片空城，城外有昭壽之兵，不得已令將入屯浦口，暫通天京之路，所幸那時有六合、天長、和州、巢縣，無爲之勢。厥後南岸張帥加兵來，兩浦又被困緊。那時雖通天京些須之道，其實不由，然後不得已追調前軍主將陳玉成趕軍下救，後由廬郡梁園而至。那時六合亦有清朝之軍數萬圍困六合。困六合清將姓朱，廣西人，張帥部下。前軍主將先攻打六合，頭一戰未成，然後將兵趕緊扯下揚州，聲張困打揚州，那時朱軍屯在六合東門一帶四十餘營，攻揚州是分朱軍兵勢，復兵回襲之計。朱軍戰士調救揚州，被我復兵隔斷，內無戰兵，外救不能速至，後江南張帥分兵來救，在陵子口交鋒，一戰張軍而敗，是夜朱軍盡退，六合之圍遂解，朱軍失士甚多。後又同陳玉成引兵回浦口，將清朝周將困浦口五六十營攻破。自六合班師上浦，與清帥張國樑及其部將張玉良周姓等戰，五六日大戰，張國樑兵敗，周將見主帥兵敗，將士心寒，皆無守戰之心，中有大江之隔，故而浦口清營不能守也，失去清營五六十個，退到河邊，不能再退，其上有浦口未退，那時獨通天京半邊之路，此時四困京城之小解圍也。

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後，楚軍又由黃梅、宿松而來，上路又來告急，前軍主將扯兵上救，我獨不能前去，要保浦口。後破兩浦清營未盡，後又反生。我守浦口日久，又無軍餉支兵，外又無救，南岸和、張之兵又雄，無兵與見仗，營中火藥砲子俱無，朝無佐政之將，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軍務政務不問，我在天朝實無法處。力守浦口，後又被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當封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那時李昭壽有信往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此時雖而受逼，我乃粵西之人，路隔

千里，而無門投處，我粵人未能散者，實無門可入，故而逼從。若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請聖上肯赦此粵之人，甚爲美善。今我天王立國，其欲創立江山，非我知也。大清欲息烽煙，再望平定天下，收服人心之爲首。我主實因德政未修，故而敗。久知中堂恩惠，收齊作亂之人，免亂世間，百姓早日可安寧，清軍將相早日解甲息軍，滿天同歌而頌贊中堂中丞大人恩德巍巍，荃邦之幸也。語語直陳，實我直心之意，蠢直如斯，非敢多言話辯。我是何人也，本朝英才徧地，非我軍犯之昧言，久知中丞大人中堂恩量，故而言及。我今臨終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安，閒言粗表，懇容見諒。

今將我在浦口被逼之後，陸續陳清：那時江浦上是張帥之軍屯困。我見時勢不同，輕騎回京奏主。主又不從，當金殿與主辨白，問主留我鎮浦口，爾外應救望何人？將天國臣籌算與主周詳算，前軍主將陳玉成在潛、太黃、宿與楚師相敵，不能移動；韋志俊業投清朝；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有其名，未能爲用；楊輔清爲中軍主將，在池郡殷家匯東流，亦有會帥之軍制戰；左軍主將李世賢已在南陵灣沚一帶；京城四門俱被和、張兩軍重困深濠，朝內積穀無多，主又不准我出，誰爲外救，與主力辨當被嚴責一番，又無明斷下詔，不問軍情，一味靠天而已，別無多詔教臣。不得已後而再行強奏，定要出京，主見我無可再留，准我出京。當即將浦口軍務交與黃子隆、陳贊明接鎮，當即行軍自浦口動身到蕪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外靠大江邊營盤，概行被張帥之軍攻破，九洲亦已失守。此時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

被和張兩帥密密加營，深濠更深，合朝無計，京城困如鐵桶一般。此時我朝氣數未盡，不應絕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處肯從我意，任我指揮。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力籌解散，善心用意，和就外臣，我今日

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號，實在我捨散銀錢，不計何軍將官，與我對語，亦有厚待，民間苦難，我亦肯給資，故而內外大小，人人能認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長，長重用者，我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蕭有和，第二重用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駙馬鍾姓黃姓，第五重用英王陳玉成，第六重用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後，主將英王之事交與我爲。我不過在秦爲秦，在楚爲楚，自盡一心。那時天京困緊，實實無計。十年正月初二日，由蕪湖帶領人馬到南陵，過青弋江馬頭，由寧國高橋而過水東。那時寧國清軍防我攻打寧城，誰知我由水東順過寧城，兩日兩夜趕到廣德州，當即攻破廣德，留陳坤書、陳炳文在此把守，我親帶部將譚紹光、陸順德、吳定彩等在廣德動身到四安。四安有張國樑之兵在此把守，是日到此，當即開與官兵對陣，並力來迎，此時張軍敗陣，攻破其營，收得四安，下紅心，會家弟李世賢之隊，并力計攻湖州。那時湖郡不須多人，將此城交世賢自攻，我扯本部人馬由廟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止有六七千之衆，將杭州困其五門，三日三夜，攻由清波門而進。攻破杭州，非人力，實實天成，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打破杭郡，並非人力之所爲也。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見和張兩帥困我主及我母親在京，知和張兩帥軍餉出在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此是出奇兵而制勝，扯動和張兩帥江南之兵，我好復兵而救天京之圍，非有立心去打杭州。打入城內，連戰數日，滿營未破，然後和張兩帥果派江南救兵來救杭州，令張玉良統帶到杭郡武林門，兩家會話，知是江南和張之兵分勢，中我之計。次日午時，將杭郡新製造旂幟，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計，不意張玉良果中我計，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礙。此時天朝不該絕滅，謀而即中，於今氣數已滿，謀而不中，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計不中而失京城，亦是我主無福，清朝有厚福而成全。

諸 王 自 述

功。此段放下，再將杭郡退出來解京城之圍，張和兵敗之情節，一一詳呈，說清之後，再又說天京之情。

自退出杭郡，由餘杭過臨安，行天目山，出孝豐，到廣德。那時我行前，張玉良之兵行後，張兵圖杭民財物，不肯追我。查廣德到天京三百餘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彎彎曲曲，千里有餘，是以張玉良回救天京不及，此解京乃有天合，不然，不得成此美事也。至楊輔清早日有文約其會戰，救援京城，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通文亦至，侍王亦至，俱在建平大會，此是天機，卽是四明山之會一樣之情由。會議之後，當卽分兵，楊輔清帶領人馬攻高淳、東壩，派李世賢攻溧陽。劉官芳亦至。此時處處成功，輔清得溧水、秣陵關，侍王、李世賢得句容。我由赤沙山而來，一路我並未攻打城池，直到雄黃鎮。那時和張兩帥分將屯紮大營十餘個，斯時侍王亦到，大齊會戰，與張帥之軍兩家對陣，張軍大敗，攻破雄黃鎮清營，清兵畏忌，不敢交鋒。次日進兵由土山而來，輔王由秣陵關至南門，那英王、陳玉成自潛太早已扯兵下江浦，那時我與楊、劉、李等俱在南岸，英王是不約而來，知我兵到南岸，渠由西梁渡江，順由江寧鎮而來頭關、板橋、善橋。那時軍軍俱到，我由姚坊門而進，紮荆山尾，陳坤書、劉官芳由高橋門而來，侍王、李世賢進北門紅山而至，輔王、楊輔清由秣陵至南門、雨花臺。英王、陳玉成由板橋善橋而入，和張兩帥之兵，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雄黃鎮戰敗一仗，張玉良帶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軍隔斷於外。和張兩帥之糧出在蘇、杭、福建、廣德、江西等處，俱被隔斷，營中無糧，那時天朝之兵又衆，是以一鼓而解京圍，此六師也。那時雖解京圍，攻破和張兩帥營寨，未殺多人，俱連夜全軍退出，直下鎮江、丹陽、屯紮。和張軍死者三、五千人，散者多也。散下蘇、常，和張之兵陸路搶民間物件，衆百姓怒之。此時我朝軍威大振，何知有今日之難。

六解京圍之後，並非主計，實衆臣愚忠而對天王。這班臣子本是忠直賢良，不幸未逢明主，屈誤英雄，死去無數之奸漢，誤死世民，實出吾主之過，不問賢良而用，信臣不專，我屢啓本力諫，與主力辨世理，萬不從容，故而今今日之難。我自小爲民不知，湧湧而來，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爲也。人無天理，非是人倫，騎在虎背，不得下騎，父母失散，非我之願。主立山河，得永遠之業，我爲其將，隨軍許久，未樂半時，只有愁煩。在天朝害民害衆者多，非我一人之愛主，權柄不歸，何能治事？中堂中丞在外耳目深長，明才足過，蓋世無雙，諒可久悉矣，不待再言。自六解京圍之後，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靈，詔言有天不有人也。斯時軍威更勝，將士更多，纏身難謝，日纏日重，更難離身。自此六解京圍亦未降詔獎勵戰臣，並未令外戰臣見駕，朝臣亦是未見。我主不問政事，只是教臣認實天情，自有昇平之局。今國破喪邦，被中丞大人之獲，押在罪囚，上未刑治，我悶悶於囚，我主勢已如斯，不得不寫呈中堂中丞之玉鑒，可悉我主欲立朝之來歷，壞國根源訴清，萬不隱避，件件載明。

一 料資國天平太

自六解京圍之後，息兵三日。天主嚴詔下頒，令我領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一月肅清回奏。人生斯世，既爲其用，不得不從，當排隊伍擇日行軍，由丹陽進發，三日隊到丹陽。張國樑兵屯丹邑，次日開兵，在丹陽大南門迎戰，張軍大敗，死者萬人，張帥死在丹邑南門河下，差官尋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兩國交兵，各扶其主，生與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因代收埋之意也。得丹陽之後，順下常州。那時張帥水旱俱敗於丹陽，至常州城有蘇州發來之衆，並遇張玉良由杭郡回來之軍，概屯常郡，大小營寨四十餘營，是日軍到，次日開兵，兩家會戰，張軍又敗，其營盡破。金陵和張大營已失，外兵未有鬪戰之心，俱未會戰而逃，連攻數日，常郡自

降。郡內之人並未殺害，各畏威自投水者亦有，克復隨即安民，息兵兩日，趕下無錫常郡。張玉良軍屯無錫，何制臺自行偷搬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我軍下到無錫，張玉良已又安好營寨，四門穩紮。後又有鎮守宜興清將劉姓，是廣西東鄉人氏，是何職分，我不知，後渠由宜興而至無錫，助張玉良之戰。其軍坐舟由太湖而來，正到無錫之候，張軍與我軍迎戰，兩陣交鋒，連戰一日一夜，我見不得已，張軍敗而復振，亦算清朝之好將。後我領我親軍護將由惠泉山而下，力攻西門，張軍水旱大敗，收克無錫城池，當即息士安民，暫息二日。那時和春自江南大營失利敗軍之後，和張兩帥各走一方，張帥計屯丹邑，以保蘇常之穩。和春獨一人而下蘇州，舟往澹墅關，聽見副帥張國樑戰死丹邑，和春在澹墅關自縊而亡。我克無錫之次日，行營而下蘇郡，初到閶門，將分困各門，看閶門街房等村百姓多有來迎，街上鋪店民房門首俱帖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和兩帥官兵，』民殺此官兵者，因將丹陽之下到蘇州水陸民財概被其兵搶擄，故恨而殺也。自將蘇城各門緊困，城內之兵因前錫常告急，其兵調盡來堵，城內無兵，後守城之兵俱是金陵之兵，退下常，無之兵退下所守，張玉良一人在內，其餘清將自失金陵及丹，常無錫等處，兵心寒而畏威，外又有民家之逼，有李文炳、何信義、周五等獻城來降，此等是廣東之人。張玉良見兵勢如此，帶本部人馬由盤門而出上杭州，自行敗退數百里，到杭不開城門，甚有怒意，兵屯武林門外，愈擾於民。那時省城守將兩有怒意，自李文炳、何信義等獻蘇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其部衆五六萬人。此也不怪，因金陵大敗，失去許多城池，主帥又死，官兵無主，故而投也。此是天意，六困天京，尙而有救，七困敗亡，此是大清之福，亦是中丞中堂大帥謀才福澤無所不能。自我收得蘇城，兵得五六萬衆，未殺一人，清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害，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非

我參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隱瞞，各散回家，亦有多回北京，滿士諒有傳聲，必可悉也。復城之後，當即招民，蘇民蠻惡，不服撫卹，每日每夜搶擄到我城邊。我將欲出兵殺盡，我萬不從，出示招撫，民俱不歸，連亂十餘日，後見勢不得已，克復未得安民，我親身帶數十舟隻直入民間。鄉內四處之民，手執器械，將我一人困在於內，隨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來撫蘇民，矛槍指我殺命，我並不回手，將理說明，民心順服，各方息手，收其器械。三日將元和之民先撫，七日將元和、吳縣、長洲、安清平服，以近及遠，縣縣皆從，不戰自撫，是以蘇常之民歸順。

那時張玉良兵退杭郡，我順追而得嘉興。自得嘉興之後，即停兵安民，俱未征戰。後張玉良在杭郡將兵養盛，隊伍整好，進兵來攻嘉興。嘉興守將是求天義陳坤書、朗天義陳炳文把守。張玉良帶大小軍營四十餘個，將西南兩門困緊，攻倒嘉郡城池，幸將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時嘉興告急到蘇省，誰知洋鬼領薛撫臺之銀來攻青浦。該縣守將周文嘉守堵，幸此將可嘉，不然，青浦失矣。周文嘉告急，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帶領人馬先救青浦，是日由省開舟，次日到浦，當即開兵。洋鬼出兵迎戰，兩陣交鋒，自辰至午，鬼軍大敗，殺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槍二千餘條，得其大砲十餘條，得洋莊一百餘口，得其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困，順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斯時有上海夷人來引，外又有漢兵內通故往也。軍到周家匯，隔上海十八里屯紮，離上海九里處所紮有清朝營寨四個。那時我部將蔡元隆、邵永寬提隊，是日明天光耀，天上四面無雲，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他見軍到，棄營不守。正當用力進兵，上海內又謹備恭迎接我，忽然明天暗雨，風雷振動，大風大雨，兵馬不能起身，立脚不住，後未進兵。後洋鬼及清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臺是夜悉知有通情，

復即加銀和於洋鬼，請得一二千鬼子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這班人馬概被撫臺殺之。其事不成，在周家匯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而回。由關王廟到嘉善平湖，此兩處有清軍把守，一戰而破兩城，順至嘉興，解嘉興之困。是日上城觀陣，觀清軍動靜如何，次日開兵，連戰五日，分一軍上石門，斷張玉良浙江之來路。蘇杭水地，有軍屯此，萬不能行，四方皆水，無有別路可行，是以張軍見兵困斷其後，其隊大小將兵俱獻營來降，獨張玉良見陣交鋒，其餘盡降。故張玉良不敢再戰，亦自逃回杭州。解圍已定，我亦班師回省息兵。此時七八月之間，以近省之民，亦有安好，亦有未安好，此外尚有難民，當即發糧發餉以救其寒，各門外百姓無本爲業，亦計給其資，發去錢十萬餘串，難民每日施粥飯。蘇州百姓應納糧稅並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是以蘇省百姓之念我也。

自解嘉郡圍之後，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領軍而去掃北。那時正無良計，正逢有江西德安縣以隨州、義寧、武寧、大冶、興國、蘄水、蘄州、武昌、江夏、金牛、寶安、蒲圻、嘉魚、通山、通城等有起義四十餘名，具稟差使到蘇，恭呈降表投軍，是以將此情由，具本復奏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數十萬，再行遵詔掃北等因。主本不從，我強行而止。當即派軍選將而行，將蘇省軍民之務交與陳坤書接任，軍民安妥，一一交清。舉兵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啓奏，不欲掃北。我主盛怒，責罰難堪。此時亦無法處，管主從與不從，我在蘇答應江西、湖北肯降之義民，應該前往接應，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師而上江西、湖北。

在京時，嘗與合朝文武在我府會議，聲言：「衆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銀，概行要多買米糧，切勿存留銀兩，買糧爲首。今收得蘇、常、下無再困，上困而來，利害難當。前困是六困，乃張和之師，七困定是會帥，利害而來，此軍有

中堂之善算，將官之用命，南軍能受苦堅，此軍常勝，未見敗過者。來因必嚴，若皖省可保，倘未爲憂，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買糧。』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責我曰：『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我尙有何言也！無言退步，自嘆言曰：『教蒙得恩，林紹璋、李春發堅守江東門，雨花臺營寨爲首，各要買糧，我這出京四百餘日，方見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買米糧。那時洪姓出令，某欲買糧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無錢不能發票也，得票買糧回者重稅，是以各不肯買糧入京，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此事不提。

當卽行軍由太平、蕪湖、繁昌而進，上石埭，到黟縣，遇鮑軍會戰，頭一日我軍取勝，次日鮑軍取勝，殺我軍數百人。此由洋棧嶺過，是欲由黟縣出休寧縣，因與鮑軍戰敗，其兵屯黟縣，中堂大兵重屯祁門，此處俱是山高路小，一塞不能別行，我非是欲事此處，實上湖北招兵，因湖北等縣起義之人約我前去，不失其信而圖此處也。當卽改道，不由黟縣，由箬嶺到徽州，過屯溪，上婺源，到常山過年。十一年正月初，由常山動馬，上玉山、廣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紮，攻打二十餘日未下，外有清軍來救，是沖天砲李金陽帶兵，當與其戰，其兵與我兵並不交鋒，二家和戰，其兵少，我兵多，故和戰也。後將建昌之軍撤退，由撫州灣上宜黃，到樟樹、新淦一帶屯紮，計欲過江。斯時水漲滿川，對河圍練，自豐城那河邊屯到吉安之上，那時亦不能退，亦不能進，又無舟隻，大江中有清軍砲船，連在新淦屯紮數日。不意河水已自退乾到底，與我兵過河，過到吉安而上瑞州，此州本不欲紮，此處百姓堅留，故將瑞州所屬各縣屯紮安民。義寧、武寧一帶，湖北各縣俱已兵屯，一面安民，一面將湖北興郭、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具稟來降之人招齊，大概三十萬之數。後鮑軍由池州扯兵到瑞州府，

湖北胡巡撫兵亦來，離金牛、寶安二三十里。那時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俱未經戰，是以未敢與鮑軍開仗。那時家弟李世賢亦由徽州而到景德、樂平一帶，與左宗棠對敵。侍王李世賢在景德戰勝，到樂平一敗，失軍萬餘。黃文金、胡鼎文、李遠繼由東流、建德、饒州一帶，與中堂部將臨敵，未與李世賢相應。劉官芳、古隆賢、賴文鴻這枝人馬在後，再由洋棧嶺而來，祁門有中堂在此屯紮，後劉官芳之兵亦被中堂之兵打破，黃、胡、李之軍亦被中堂之兵制戰，不能爲事。家弟李世賢樂平一敗，退由河口而下常山。我自在金牛、寶安招得新兵，不與鮑、胡軍戰，一因新兵，二因接李世賢來報云樂平之敗，趕我復回。那時曾九帥又困安省，英王陳玉成解救不能，又調黃文金回來助救皖省，劉官芳被中堂部將戰敗而回，是以當即將湖北等縣全軍盡行同日收兵趕下，以接護李世賢之軍，一由義寧州而回，一由武寧而回，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齊集。那時安義、奉新、新昌一帶百姓作怪，搶我由瑞州上下解運軍餉，後由此經過而問其罪，殺其爲首二十餘人，此事辦清，全軍徧地而下，瑞州等縣亦是退盡。先有冲天砲李金暘帶有清兵十餘營屯紮陰崗嶺，與我部將譚紹光、蔡元隆、邵永寬等迎戰，兩軍對陣，李金暘兵敗，其將概已被擒，全軍失散，拿其到部，見李金暘是勇將有名之人，心內痛惜英雄，故未殺害，當問其來情肯降否？他云被擒之將不得願而回我也。後見其語未有從心，仍然禮待，並未鎖押，悉聽其由，過了數日，發盤川銀六十餘兩，不受而去江西，後聞被殺。此人不是肯降，實其被擒無奈，此人殺之可惜，不是降我。自湖北回到瑞州，向臨江而來，過樟樹，大隊過齊，宗弟李愷運、李愷順二人由樟樹那邊河邊而下。那時知家弟李世賢尚在樂平，不知退下常山，是以由樟樹那邊河而下，河中用木簾而行，欲到江西會隊。後家弟由那邊河下，忽遇中堂派令鮑超一軍亦到，在豐城對面紮二十餘座，中隔一山，我並未悉有

中堂派有此軍而來，家弟在高山一望，見鮑軍多當而未進，陸續退軍，全軍退盡，幸而不及，鮑軍後追來，我軍過盡，到有一小河，前此河是我軍搭橋，後不知百姓撤開，到此無橋可過，後有追兵，我兵游水而過，將已過齊，鮑軍亦到，此時傷我軍數百名，仍回樟樹。因連吹四五日大風，舟不能動，鮑軍不得過來，我已行去三四日。過了撫州潯灣，方知李世賢下常山，當息兵三日，下河口。即見童容海由廣西而回，得其二十餘萬，順下浙江。當即分隊李世賢攻打金華、湯溪等處。嚴州各城攻破之後，又議分兵。我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派李世賢打溫、台、處州、寧波等處。我派兵去破紹興各縣，軍到處所，俱是自降獻城。浦江縣有張玉良提戰數日，張軍即敗，侍王收克浦江，即到寧波矣。斯時正逢九月而到浙江，軍由富陽而破餘杭，到鹽嶺鋪，至姑塘屯紮，離城三四里之情形，安寨分軍派將，按門攻打。先將浙江外之府縣分軍據淨，嚴州有梯王練業坤把守，龍游有王宗李尙揚把守，衢郡清兵未下，金華有李世賢親軍部將周連得，蘭溪、湯溪是廣東之兵把守。李世賢領軍由金華取溫州，到處郡，即克台州，皆李世賢之取。至攻打寧波，亦李世賢之將，是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前往，收克寧波之來情，實是寧波洋鬼通誘我軍，離寧城十里屯紮。寧郡鬼之頭目到營求寬屯五日，候其將寧城內洋行什物運出城後，我軍方進。戴王不准。至三日，將其洋行運淨，渠亦願在外屯軍，所食之糧米，皆洋鬼以及四民供應。第四日移軍入城。洋鬼帶戴王去取海門廳、鎮海縣，皆洋鬼而助舟隻，取得兩處，分軍鎮守，仍回寧郡。此事說之不盡，在後陸續補清。收紹興一帶是來王陸順德領兵收復，蕭山亦其所收。收紹興非是戰成，實紹興守將獻城自降，此城高而濠闊，四面皆水，來此進兵者是單邊之路，此城不是自降，不能收復也。收復紹興，蕭山亦是獻降，來王陸順德出示安民，浙省自孤。武康、德清亦是天朝兵把守，孝豐、廣德、四安、安

諸 王 自 述

吉、縣縣如是。高淳、東壩我亦有軍屯守，溧陽、常州、蘇州、嘉興、石門亦是我兵屯守。湖州雖有趙景賢把守，無兵來救，杭城至海寧州及海鹽縣雖是清兵把守，我軍一到，海寧州守將張威邦獻城而降，海鹽縣官亦獻城自降。杭省孤立，外府縣概行收復，又未有救兵，四門被我緊困，外救獨有張玉良一軍，由候潮門水道而來，那時我軍已重紮鳳山門，離候潮門二三里之遠，見張玉良兵到，出兵攔紮，絕斷杭城，內外不通，內外夾戰未下，城內無糧，民亦無食，軍民之心甚亂。那杭郡巡撫王有齡甚得軍民之心，甚為堅守。我困城之時，射諭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言語，順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降者不足為要。浙江瑞將軍帶領滿衆，我亦願放。我圍城七日之前，具本懇我天王准赦滿軍回國，文由浙江來往二十餘日，御批未及下來，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尙未攻其滿城，專候詔下赦。一面與瑞將軍和議，云願放其全軍回家，渠總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詔降下，准赦滿人，渠亦不信，開槍打死我兵千百餘人，然後攻其內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獲者有之，後瑞將軍及都統之死，當即差員在河下尋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奏，准放回國，不欲加害，我亦射諭入城，城內軍民可悉，我云：『爾奉爾主之命鎮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來取，各扶其主，爾我不得由，言和成之事，免傷男女大小性命，願給舟隻，爾有金銀，並行帶去，如無，願給助資，送到鎮江而止。滿洲之人過我天國為帝，此是天命而來，非由自成，滿待漢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兩不得已，存我之心而為此事也。』被獲滿洲兵將，當即傳令諸軍，各獲有滿人落在營中者不准殺害，私殺害者賠命；各願投營者即在營中，不願者准其回國。後有滿官大膽者即到府與我談及給費回家，為兵膽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營中，與營官日久，兩家相好，營官自行給費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虛言，杭省軍民可悉，滿洲人衆，必有知情，即在省候補清官無數，亦給費放

回，蘇州前日亦是如此。至困杭州之時，每日與王有齡兵戰，那時城內無糧，民亦無食，兵將餓倒，不能爲戰，王有齡亦是無法，外戰張玉良一人，況文榜而已，屢戰不能見效，內攻不果，實實無由。王有齡與其帥爺計及，託信與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軍民。帥爺回言：『大人此信可寫，兩國交兵，何以稱呼？稱得不好，重害爾民，稱得好，皇上罪爾投他。』其帥爺之語，王有齡無言可對，捶心而歎：『不必寫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視忠王何等之人，見其人而死。』其帥爺回言曰：『此人入來，萬不與爾死。』後而無法，我官軍四面越城，一踴而進。我親自上城，搶得一騎，單人直冲到王有齡衙內，尋取此人，入屋四尋不見，尋到後花園，見其弔死，當令親兵放下，業已死矣。後擡到大堂，擺與衆視，是否，叫其部下之人來認，不差，後用棺木載之，將其衣帽朝服一應歸還，放其木內，令其部將親自看守於他。次日，調其部下之員到堂，當衆明宣，各肯從軍者，卽從，不從者，皆由自便。其親兵俱是福建人衆，餘軍兩湖者多，俱而盡赦，各有金銀什物，不准兵攔，仍然帶去。後將王有齡之屍首，在其親兵之內，點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動身，給舟十五條，費銀三千兩，路憑一紙，送其回鄉，各扶其主，各有一忠，令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義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兩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此出我之心願。其中尙有米興朝、林福祥兩人，外有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職，到省尙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祥。此等亦然被獲，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房，與文官閒敘。夜靜，我與米、林談及世情，後並將林福祥家小兒子一並尋回，交還林福祥，將米興朝之馬匹亦尋出交付，後米興朝將馬匹送與我部將汪安鈞。麟趾乃滿人，次夜逃死，並不追趕。然後過了十餘日，林米二人欲去，不願在營，卽備舟隻各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銀三百兩，後兩人不敢要，各領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云：『今世不能爲友，補報來世不忘。』

諸 並云：『爾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等語之文，辭行而去。

王 此時十一年十一月之候，雨雪交加，不能行動，蘇杭河小水淺，下雪冰凍，不能舟行，此時在蘇省，住十日有餘，而方啓行。斯時將杭省各清將應從不從，安排定疊，即將省內難民一一安撫，在城餓死者發薄板棺木萬有餘個，費去棺木錢財二萬餘千，難民無食，即到嘉興載米萬石，載錢二十萬千來杭，將此米糧發救窮人，各貧戶無本資生，借其本而資其生，不要其利，六個月將本繳還，糧米發救其生，不要其還。兩個月之內，將杭省一并周妥，此時十一年末矣。十二月回蘇，三十過年。

那時收得杭省，而安省被曾九帥之兵克復，合城餓死，而失皖城。此是英王之軍在省，被九帥之深濠高壘困之，省城內外不通，英王來救不得。後靠湖邊九帥退讓幾營，此是九帥留其退省生路之思。不意英王陳玉成不退，將石碑及近省之民糧運入省。九帥見其未退，仍將軍兵復紮此湖邊，此又困實省城。英王見勢不得已，內守將葉芸萊、張朝爵心有懼意，英王心驚，解救未果，後將我部將二人調一人入省助守。此將是我名下，我上湖北，留其保固六合、天長，此二縣是我兵把守，故在蘇州派來吳定彩、黃金愛、朱興隆三將，保天、六之備，後安省告急，英王奏調其往。後省城被曾九帥官兵所困，選吳定彩帶部軍千餘人入省助葉、張守省。後英王同劉瑄林計保集賢關，是英王再欲班動大兵來救。那時章王林紹璋、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顧王吳如孝俱在桐城，有信至集賢關云奉詔前來助救安省。斯時我正在興國州，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為，悉其省不能保也。英王留下劉瑄林、李四福守集賢關之營，英王連夜由集賢關動身而到桐城，將我部將黃金愛令其把尾，而到桐城，誰知被鈞鋪、青草隔、黃泥港等處清軍知悉，被多將軍埋伏攔殺其軍，英王全軍過盡，黃金愛把尾。

被多將軍伏兵攔殺，死者千餘人，將黃金愛困下田筒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黃金愛至晚，帶數百人由水中沖出。多將軍兵見其死勢甚猛，各皆讓路，乃到桐城。後英王又親自回京求主發救。那知集賢關被會中堂發鮑超一軍前來，將集賢關劉瑄、李四福之營困打，連打未下。後鮑軍將營寨紮好，又作長壕，每日出兵攻打，營中又無火藥礮子，糧米亦無，官兵日夜防戰，兵困苦多，後被鮑軍攻破，劉瑄、李四福俱是陣死，全軍俱沒。後而無法，英王與輔王、堵王、黃文金等再來救安省。斯時九帥又將皖圍困，屢戰不成，此時省城邊菱湖，又被九帥挖塘，堤放礮船而入攔隔，偷信難通。那時英王、陳玉成、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在外，九帥兵隔於內，城內無糧，後被九帥攻破，葉芸萊逼死於內，張朝爵坐舟逃生，吳定彩入城助守，全軍俱沒，死於大江之中，此城盡沒，未漏餘人，苦而可歎。那時英王在外，見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黃宿之兵盡退上野雞河，欲上德安、襄陽一帶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由將，連夜各扯隊由六安而下廬州，英王見勢不得已，亦是隨回，轉到廬城，爾言我語，各又一心。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繁意亂，願老於廬城，故未他去，坐守廬城，愚忠於國。後多帥發兵來困，被逼不堪，又無糧草，久守不能，將兵心亂，遂失廬郡，逃至壽春，被苗沛霖反心捉獲，送解清營而亡。自英王死後，其部將悉歸我掌，見勢不能過南，後調陳德才到蘇州，當面訂分，令其去招足人馬，限二十四個月回來解救京城。今許久尙未回來，雖然疎疎有信回報，來往甚難，故有今日之誤也。

此段說過，再將十一年克浙江之後，十二年回轉蘇州，那時我上江西、湖北招兵之時，將蘇州、浙江、嘉興軍務

民務妥交陳坤書執掌，我方去。後十二年回到蘇省，民已失散，房屋被拆，良民流淚來稟。那時陳坤書自愧對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興，渠在蘇州業帶自隊逃上常州，將常州自霸，使錢買作護王。此人是我部將，因其亂蘇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買此王而拒我也。自收浙省以來，以及英王之隊歸我之用，黃文金、劉官芳後歸我轄，天王見我兵多將衆，忌我私心，內有佞臣之弄權，封陳坤書爲王，分制我勢，我部下之將，見此各心不忿，積恨於心。那時主見我部轄百餘萬衆，而何不忘我乎！蘇省之民，又被陳坤書擾攘，後我回省，貼出爲民之錢米，用去甚多，各鋪戶窮家不能度日者俱給本錢，田家未種，速令開耕。我在省時，斯民概安，仍然照舊，發米二萬餘石，發錢十萬餘千，發此錢米之後，百姓安居樂業，後豐足之時，各民願仍將此本歸還，我並不追問，其自肯還我也。後又將郡縣百姓民糧，各卡關之稅，輕收以酬民苦。後見京中之事，日日變動，屢具本奏，越奏越怒，又逢佞臣弄章。我見屢奏不從，亦有不說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職，暗中密革我權。我手下部將見此，其心不服，未有戰心，各籌一路，童容海乃我部將，一片之心爲我，後被讒惑，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弄奏，欲歸其轄，暗放謠言，童容海他心變者，因此之由也。

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然後有巡撫李鴻章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集洋鬼與我交兵。李巡撫有上海正關，稅重錢多，故招鬼兵與我交戰。其發兵來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倉、崑山等縣，告急前來，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間，見勢甚大，逼不得已，調選精銳萬餘人親領前去。此鬼兵攻城，其力甚足，嘉定、青浦到省一百餘里，其攻城外無救五六時辰，其定成功也。其砲尤利害，百發百中，打壞我之城池，洋槍礮連響，一踴而入，是以我救不及。接到警報，當即起兵，救之不及，失此二城。該鬼兵即到太倉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入城者，

鬼把城門。凡見清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官兵不敢與言。若爾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肯用鬼兵者爲此也。有一千之鬼，要押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也。那時鬼兵已至太倉開仗，我到來，外有清兵萬餘衆，鬼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泗涇、青浦、嘉定、寶山、上海連營一百餘座，城城俱有鬼兵把守。我到太倉，當與其見仗，兩邊立陣迎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兩家受傷千餘士卒。次早又立陣於東門，開兵大戰，自辰至巳，力破鬼陣，當斬數百，追其下水死者千餘，當破清營三十餘座，得其大礮洋槍不計其數。次早行軍，即追其尾，困其嘉定城中之鬼未得出來。上海來救之鬼是廣東調來之鬼，立即來救嘉定這城鬼子，由南翔而來，當即迎戰，兩陣並交，連戰三日，俱是和戰，兩家傷二三千人。當即飛調聽王陳炳文帶萬餘衆到，再與交鋒，一戰鬼兵大敗，又斬千餘。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殺大半，克復定城，派官把守，即下青浦。又將青浦鬼兵困穩，外又有松江洋鬼再調來救浦縣，用火舟而來，我早駕火礮等他，此正火舟來之候，不意我亦開礮打他，第一砲正中其舟，其火舟燒起，其救未由，浦城鬼兵自行退去，自驚下水而亡，數百餘鬼子。下路地方，動步皆水，實實難行，有緊急之事，錯步性命難全，是以鬼兵驚退下水而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之後，順攻泗涇之營十餘個，下到松江以及太倉，大小營寨一百三十餘營，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營亦已攻開，獨松江一城是鬼子所守。次日又有上海來救之鬼子用舟裝洋藥洋礮十餘條而來，經我兵出隊迎戰，鬼敗我勝，將其火藥洋礮洋槍爲我所有。那時洋鬼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將松江困緊。正當成功之時，曾帥之軍已由上而下，破我蕪湖、巢縣，無爲、運漕、東西梁山、太平關一帶，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勢，直至金陵，逼近京都。

那時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詔到松江追我，詔甚嚴，不得已，將松江兵退回，然後轉蘇州，與衆將從長計議，萬難周全，知會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我總是解糧多，多回京，將省府財物米糧火藥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個月之後，再與交戰解京圍，其兵久必無鬥戰之心，然後再與其戰等議。知會帥之兵，初來之勢，銳精之雄，這鼓氣壯，我不肯來爭。正當議定（原作楚）應欲舉行，天王又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詔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調抽兵馬起隊前來，蘇（原作蘇）杭之事，概交各將任之，我少管理，連母親以及家眷概交與主爲信，表我愚忠。

紙盡情長，言不了完，煩列位師爺交部一本，又好筆一枝，此筆破壞了，今將三萬七八千字矣，筆壞不能，煩各位師爺轉稟老中堂及中丞大人寬限，我亦趕寫。業今前部已呈，而今由此湊上合章，恐有言語在昨日所呈之部，語句兩不合章，煩各師爺勞心，將前部鑒對，湊合成全，好呈中堂玉鑒，中丞大人惠覽，恐有違忌字樣亦煩改除。成自幼本未讀書，認字不周，不知忌避。現今所呈之前後，不過在國日久而知，成生之在世，見過而知，不知不及，今呈前後之大概，記得而陳，自成知情之事，俱全登，少何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此之言語，是我秉直之心，應言之事，不問自詳，今自願所呈此書，實見中堂之恩情義厚，中丞恩容，佩服良謀，我深足願。所作之書供，定由列位師爺手過，恐有違犯字樣，是煩勞清心改除可也。今奉前部入寫。

自奉嚴詔，不能再辭之後，計議抽調各處官兵，擇日起馬，主逼甚嚴，我亦無心在世，不過見母六十餘歲，育我至大，是以曲而就之。見勢如此，亦知不能久圖，主不修德政，盡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對天。後將蘇杭軍務概交

各將管理，然後連我母親以及家眷一並回京，交主爲質，表我之愚忠。所交合家與主爲質，因其降詔，命其親使捧詔而來，面責云我之不忠，云我有自圖之意，朝臣勸我，不得不從。然後八月中旬，由蘇省動身，過溧陽，到東壩齊兵，直下溧水，向秣陵關而來，雨花臺，一由板橋、善橋而來，圍攻九帥營寨。困攻四十餘日，連攻未下。九帥節節嚴營，濠深壘堅，木橋疊疊層層，亦是甲兵之利，營規分明，是以連攻數十日未能成效，亦因八月而來，各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未能成事者此也。自攻未下，我主嚴責革爵，調我當殿明責，即飭我進兵北行，不得不由，冒雪而往。自過江北之後，大江兩隔不通，杭、蘇之將兵，任其自行調用，部將不得不從，手下各將，任王次兄洪仁達亂爲。我在江北，幸收得兩浦，爲我通江北之道，順由和州而行。此是先年先發部將而去，我是後來，由含山、和州、巢縣而來。此處百姓被劫爲難，當令手下屬員汪宏建帶銀兩買糧買穀種而救於民。兵由巢縣進發，到石澗埠，遇中堂發來人馬，安紮營壘十餘個，當即排陣迎戰，彼不出軍，專守爲穩，以逸待勞，攻數日未下。天連降大雨不息，官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各館病倒，見勢爲難，攻又不下，戰又不成，思無法處，清軍又不出戰，總以嚴守爲強，後路救兵又至，我軍病者又多，無兵可用。後扯兵由廬江而上，舒城，到六安州。在廬江與清軍見陣，兩下交鋒，清軍敗陣，追到城邊，斯城嚴閉。次日行兵趕到六安，正逢青黃不接，那時想去會陳德才之軍，此地無糧，不能速去，不得不由回軍返轡，由壽春邊近而回。此地正無糧，被苗沛霖之兵久害，民苦萬分，官兵又未得食，餓死者多，食不充飢，如何爲力。轉到天長等處，正逢九帥破我雨花臺。巢縣是洪春元鎮守，被中堂派鮑超軍一路攻破，敗到和州，軍民四亂，雨花臺又失，京內驚慌。那時天王差官捧詔召我回京，當即分軍回轉。斯時正逢大江水漲，路道被水沖崩，無處行走。那時和州又敗，天浦失守，官兵

門又被九帥攻破。那時高橋門之敗，輔王楊輔清逃回東壩，侍王李世賢亦轉回溧陽。那時我在蘇州與洋鬼開仗，連戰數日，勝負未分，兩不能進，然後親引軍由閶門到馬塘橋，欲由外制，暫保省城，將兵屯紮馬塘橋，意欲回京奏諫，請主他行，不守京都，獨自思議，尙未舉行。蘇州守將慕王譚紹光，是我手下愛將，留守蘇州，內有納王邵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嘉、天將張大洲、汪花班。這班反臣不義。邵永寬等亦是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戎，教練長大，至今做到王位，與譚紹光兩人是我左右之手。還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雖悉其所爲，我亦不罪。閒時與邵永寬、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鈞、張大洲、汪有爲、范起發等談及云：『現今我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事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回言曰：『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誰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我爲渠長，渠爲我下，不敢明言。我觀其行動，知其有他心，故而明言，我見勢如斯，不嚴其法，久知死期近矣。因我粵人，無門可投，該將等在我部下久有戰功，我成名者皆渠等之力，實是心腹之談也。不意該將等與慕王譚紹光兩人少年結怨至今，後果變心，將慕王殺死，投與李撫臺，獻城未及三日，被李撫臺殺害，是以至今爲頭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

失去蘇省，那時正在馬塘橋。聞失省之後，我卽上常州，到丹陽屯紮。後無錫又失，那時兵亂民慌，尋思無計，暫紮丹陽。那時我家弟李世賢兵屯溧陽，勸我前去，別作他謀，不准我回京。我不肯從。渠欲出兵前來，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後見勢不得已，見我母親在京，難忘難捨，故而輕騎連夜趕回京，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到京次日，上殿啓奏，因閩城男女之留，不能他去。蘇省獨有丹陽、常州、金壇、溧陽、宜興而已。今年常州亦被李撫臺打

開殺死合城官兵。常州破後，丹陽亦退。浙江嘉興前後失守，獨有湖州、四安、廣德未退。浙江、丹陽、金壇、宜興、溧陽各軍無處可逃，我又被困京內，各將各王無法可施，是以上江西而去。江西領兵之將，家弟李世賢倡首。此等之兵，俱以我浙江部下之衆勢逼而行。計開上江西各將名目，李世賢、劉朝鈞、汪海洋、陳炳文、陸順德、朱興隆、李愷順、譚應芝、陳承奇、李容發領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說，再陳京中壞政敗亡之由。

自此之下，國業將亡，天王萬不由人說。我自天王殿下，與主面辨一切國事之後，天王深爲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達提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我在京並未任闔城之事，主任我專政不能壞。我在京實因我母之念，見國中之勢如斯，外城概失，日變多端，主不問國中軍民之事，深居宮內，永不出宮門，欲啓奏國中情節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說地，並不以國爲事。朝中政事，並未提託一人，人人各理一事。我久日在外帶兵，部將多有在外，在京者僅有出師外去各家眷人等各在家，每館有十人，或七八人，見我在京，各而聚至，合作一隊，計有千餘人。十三年十一月，我由外入京，亦有隨身之將數十員。那時專作守城之事，某處要緊，卽命我守。京城惟富豪官兵有食，窮家男婦俱向我求，我亦無法，主又不問此事。奏主云：『合城無食，男婦死者甚衆，懇求降旨，應何籌謀，以安衆心。』我主降詔云：『合城俱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何能養世間之人乎？地生各物，任而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取來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衆又無法不取其食。我天王在其宮中闔地自尋，將百草之類，製作一團，送出宮來，要合京依行毋違，降詔飭衆遵行，各而備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糧少之難，京城不固，久悉在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後，入南京之時，稱號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實於天，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

紛亂。然後將舟隻先渡將官戰兵馬匹過河，將已過盡，尙有老小以及不肯上舟馬匹落在江邊。此時九洲洲又被水沒，官兵無棲身之所，有米無柴，煮食，餓死甚多，正逢楊帥彭帥水軍前來攻打，下關又被水師攻下，失此之營，九洲洲因而退守，餘有未過來之兵亡者甚多。自此回來，九帥克我雨花臺，營壘紮堅，不能再復，兵又無糧，紮脚不住，自散下蘇州、浙江。此舉前後失去戰士十數萬人，因我一人之失銳，而國之危也。

蘇、杭之誤事，洋鬼作怪，領李撫臺之銀，攻我城池，該鬼見銀亡命，李撫臺見我未在省城，是以順勢攻之，若不來天京，不過江北，渠萬不能得我城池也。我本不欲來京過北，大勢情由啓奏主：『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困甚嚴，濠深壘固，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那時天王大怒，嚴責難當，不得已跪上，復行再奏：『若不依從，合城性命不能保。曾帥得爾雨花臺，絕爾南門之道，門口不能行走。得爾江東橋，絕爾西門不能出入。得爾七橋，今在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已絕。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婦女者多，食飯者多，費糧費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矣！』奏完，天王又作嚴責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王，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外出，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鐵統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會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誅之。』嚴責如此，那時我在殿前求天王將刀殺我，免我日後受刑，『爲主臣子，未閒片刻，今將國事啓奏，主責如斯，願死在殿前，盡心酬爾！』如此啓奏，主萬不從，含淚而出朝門，滿朝衆臣前來善勸。次日，天王自知其過，賜下龍袍，以安我心。自此之後，住京一月有餘，十四年新正，欲出京去。那時主怕我出京，城內人心不穩，朝臣苦留，闔朝弟妹聞我出京，合城男女淚涕

苦留，我心自願，故未啓行。我今之禍，因主不從我奏，一味蠻爲，常稱：『有天所定，不必爾算，遵朕旨過北，接陳德才之軍，收平北岸，啓奏朕聞。』啓奏不入，實佞臣惑主，忌我之勢，密中暗折我兵，然後失去蘇州各縣也。

浙省金華、龍游等處，俱被左撫臺全軍制戰。寧波府前是鬼子誘引而得，後清將用銀惹動洋鬼心，攻我寧波。洋鬼礮火利害，百發百中，攻倒城牆，我官軍不能立脚，是以退守，餘姚、嵊縣陸續亦退。鬼子攻破寧郡，得賞銀之後，又領銀來打紹興。攻此兩處，鬼子得銀甚多，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後，金華、龍游、嚴郡、溫、台等處陸續退守，兵屯富陽。左撫臺全軍發下，逼到富陽，與我軍連敵數月，亦未攻下，然後仍請鬼兵由水路而來，用礮攻崩富陽城池，連戰數十仗，鬼敗，然後再調鬼兵多來，復再與戰，左撫臺亦隊伍交爭，是以富陽之失，紹興之失，蕭山之失，兵退到餘杭，屯營落寨，左撫臺之兵亦到，兩下交爭，日日連戰，我力據餘杭，以堅杭州之防。

那時鬼兵攻了富陽，得銀之後，仍回寧郡。左撫臺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紮餘杭，一紮九龍山，到鳳山門雷峯塔西湖爲止，連至餘杭八十餘里。此地山多水多，紮一營而十營之堅穩也，自連八十餘里，其營百餘座。我天朝之軍，自西湖至餘杭止，有營十餘座，俱是以水爲堅，兩軍並紮，困守而已，兩不便開仗。浙江城是聽王陳炳文爲帥，餘杭是汪海洋爲帥，浙江之穩數月者，則水利之堅。然後蘇兵帶鬼子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處失守，蘇州、太倉、崑山、吳江等處俱被李撫臺打破。那時九帥破雨花臺，京城驚亂，主不准我下蘇杭，奏三四回亦是不從。自此之後，印子山營又被九帥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蘇杭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回頭，銀不足交，過期不前者，依國法而行。我見下路勢急，亦願遵從，總想得出京門，再行別計。自去未久，高橋

間，早經出令，各多備甜露，每家要呈繳十擔，收入倉中。亦有遵旨送繳者，亦有不從者。天王久日宮中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真無法。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纏我救其命，度日圖生，我竟無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月間，那時我有銀米以救其生，開造冊者有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廿元，米二擔，俱到保堰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領米，無力之家，自各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去年十二月又不能了，我亦苦窮，無銀無米，蘇杭又去，京城困緊，力不能持，奏主不肯退城，實而無法。我有銀米，那時廣救軍民，自丹陽至三岔河、龍都、湖熟、西溪等處之民，被陳坤書、洪春元害死之後，我即發銀米命員撫之。斯時王次兄以及洪姓見我慈愛軍民，恐我有圖害國之心，聲言說我忠而變奸，負我辛勤一世之苦楚，不念我等勤勞，反說我奸。我本鐵膽忠心對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好！是以灰心而藏京內，又逼氣而陪其亡。我將兵數十萬在外，任我所爲，而何受此難者乎！我到京合城歡樂，知我出京，俱各流涕。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強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京城，渠滿城逢屋查過，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案戶查尋，男女不得安然。

去年天王改政，要令內外大小軍營將相，民間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內，俱要刻天父天王字樣，不遵者五馬分尸。軍稱天軍，民稱天民，國稱天國，營稱天營，兵稱御林兵，那時人人遵稱，獨我與李世賢不服。李世賢現今亦未肯稱者也。天王見李世賢不寫此等字樣，即行革職，現今李世賢之職尙未復回。天王號爲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天上有此事瞞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話責人，我等爲其臣，不敢與駁，任其稱也。那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天兵御林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稱爲我隊之兵，稱爲我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國，此是言也。何人敢稱自兵者，五馬分尸。又改各王之號，此是天王失算。前

封東、西、南、北、翼各王，自殺東、北王之後，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弟洪仁玕九年之間而來，見其弟至格外歡喜，到京未滿半月，封爲軍師，號爲干王，降詔天下，要人悉歸其制。封過後，未見一謀。天王再而復思，又見各舊功臣久持其國，心中不忿，天王見勢不同，自翼王他向，保國者陳玉成與我爲首，那時英王名顯，我名未成，日勤勞，幫爲運算，凡事不離。天王見封其弟兩月之久，一事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故先封陳玉成爲英王。封陳玉成之後，見我日有戰功，勤勞其事，對我不住。那時正在浦口鎮守，李昭壽與我有舊日深情，渠見天王封陳玉成爲王，旁觀不忿，行文勸我投清。來文到案，此時正逢天王侍衛七八人來浦口踏看軍營，誰知李昭壽之文未到，先有謠言，傳到京中，天王差侍衛一探軍營，二探我有何動靜。那知李昭壽膽大，特命其親使送文前來。此使舊日在我身邊爲護旗，後李昭壽投入大清，渠即隨去，今使其帶文前來，被把卡捉至，解送到案。其使云：『爾不必捉我，我專到李老大人處』云，然後把卡士卒送到衙前，拿到敵人而至，合營人衆視之，見在其身上，拾得文書一件，拿來觀時，那侍衛同在其場。後侍衛回京，合京人人知到，恐我有變，知我同李昭壽舊好，封王不到，我定有他變。那時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然，防我定有變意，後將中關舟隻盡封，不准我官兵來往。那時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一二十日未見動靜，天王降詔封我爲萬古忠義，親自用黃緞子書大字四個稱『萬古忠義』四字，並賜綢緞前來，封我爲忠王。我爲忠王者，實李昭壽來文之誘，而樂心封之，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後，日封日多，然封這有功之人，又思那個前勞之不服，故而盡亂封之，不問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銀錢者，欲爲作樂者，用錢到部，而又保之。無功偷閒之人，各有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之人，觀之不忿，力少從戎，人心不服，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

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如箭發難收，又無法解，然後封王俱爲列王者，因此之來由也。然後列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三點以爲丕字之封，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舉而散無涯也。我言直陳之語，非不忠而敗主節，今國之興衰得失不陳，不知來由。天王失國喪邦，實其自惹而亡。前日明清之候，保將封官，擇有才而用。我陳玉成、李秀成二人是主之所愛，而改加我等之名。陳玉成在家書名是不成，天王見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書名號爲以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時，改我號爲李秀成。天王從前擇人而用，後來皆因自亂。

九帥之兵，嚴困內外不通，無糧養衆，京內窮家男婦疊在門前求爲救命。國庫無存銀米，國事未經我手，後見許多淒苦，我實無法，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米穀發救城內窮人，自轄之官兵又不均勻，再不得已，將家內母親以及婦女首飾金銀概變爲軍資，家內無存金銀者，因此之來由也。自發此穀米救過此窮人，亦不濟於事，後將此窮苦不能全生情節啓奏天王，求放窮人之生命。主不從依，仍然嚴責：『不體國體，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備甜露，可食飽長生，不由爾奏！』無計與辨，然後出朝，主有怒色，我亦有不樂之心。閤城男女飢餓，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強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婦，准出城外逃生。我在城內，得悉九帥在外設有救難民局，正合我意，可救民生，密令放行。去年至今，各門放出足有十三四萬人之數。不意巡各門要隘，是洪姓用廣東之人，將出城男婦所帶金銀取淨，害此窮人。我聞甚怒，親往視之，果有此事，當殺數人，然後各出城門，而可暫安。自此之後，國出孽障，多有奇奇怪怪。主信閒言，不修政事。城內賊盜蜂起，逢夜間城內砲聲不絕，搶劫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財，國敗出此不祥。去年十一月之間，九帥放倒南門城牆，此時城內官兵尙可足食。

而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帥之兵不能踴進者，此之由也。

自此之後，京事日變不同。城外九帥之兵，日日逼緊，城內格外驚慌，守營守城，無人可靠。凡是城外文書，有人拾到不報天王處，私開敵人之文者，抄斬全家。自九帥兵近城邊時，天王即早降嚴詔，閣城不敢違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開敵人之文，通奸引誘，有人報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報，與奸同罪，命王次兄拿獲椿砂剝皮法治，何人不畏死乎？後鬆王陳德風通於東門外蕭軍門，慰王朱兆英二人通來九帥這邊。斯時之事，朱兆英、陳德風並未與我言明，後其事洩漏，被王長兄洪仁發鎖拿鬆王陳德風。該鬆王與我相好，渠有母七十餘歲前來求我，當即出計保之，代用去銀一千八百餘兩，然後保陳德風之命。陳德風投清朝這邊，然後事作不成，其命尚不能保。此有心獻門投降者之由來也。

此事未久，我有妻舅宋永祺來九帥營下，同九帥部下師爺談及勸我來降等語。渠有兄弟，我不知其姓名，在中堂轄下帶水晶頂子，可保於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見過，未悉其人，未見過面，故未敢定言。此人聞在秦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祺由九帥之營回轉京內，來往十日有餘，與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與我談及云有此事，未見九帥之文，渠云不過與九帥師爺談及，未有實情等語。此人好飲酒，是夜與我談及多言，次日與朋友飲酒太多，與人多語，即與陳德風談及，云與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陳德風半信半疑，比即行文前來，問我能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會議糧務，補王莫仕葵、章王林紹璋、順王李春發、王長兄長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干王長子洪葵元在我府會議，正逢鬆王陳德風遞此文，本城文到，何人而防有私乎！莫仕葵順手將此

文扯開一看，見此情由，各人並踴來視，內言：『問忠王真有此言否！』此時莫仕葵在此，問我曰：『爾調宋永祺到場，我問來情，我爲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定要訊問，不然，我便先行啓奏，爾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後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發動人馬在我府等候。此日夜宋永祺正到我府，與我家弟鼓及此事，莫仕葵將其拿獲，後又將郭老四並獲，此時惹出大事，合城驚亂。我平日幸得軍民之心，不然，誤我全家久矣。朝臣共有忌意，不欲救我之罪，後將宋永祺押入囚內，欲正其法。我與其親戚之情，不能舍絕，將銀用與莫仕葵而後寬刑，不治其罪，奏旨輕辦。此事連及我身，幸合朝人人與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早亡。

自此之後，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此時大約四月將尾，五月將初之候，斯時我在東門城上，見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卽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那時天王既死，九帥軍逼甚嚴，實而無法，後天王長子洪福，與登基以安合朝人心。九帥沿城開壠，自東門至北門，一路開壠甚多，不能處處防也。神策門連被放倒兩回，實難防備。主又幼小，提政無決斷之才。九帥之兵，每日逼近城邊，合城交武，無計可施。至六月十五早，見勢甚急，知會帥立破我城，卽抽頭先鋒連夜出城攻九帥寨，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固。此宮軍日夜未得歇息，天明各已去館子了，被會帥在紫金山高處弔望見城內之人，紛紛歸隊。是日午時之後，會帥用火藥攻倒京城，由紫金山龍頸而破，全軍入城，我軍不能爲敵。此是大清皇上鴻福，中堂運籌良材，九帥精功智才韜略，將相勤勞，此亦天朝數滿，天王亂世民之數滿，仍大清再復昇平。那時九帥官兵四面扒城而入。中關以外，各處軍營見軍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我來在天朝，天王用我不過三四年之間，我用命散財，肯救貧人，是以人人而忠我者，此之由也。破城之時，個個向我流涕。我由太平門敗轉，直到朝門，幼

主已先走到朝門，及天王兩個小子並到向前問計。斯時我亦無法處，獨帶幼主一人，其餘不能理。幼主無好馬，將我戰馬交與其坐，我另騎不力之馬，直到我家，辭我母親我胞弟與姪，合室流涕辭別，帶主而上清涼山躲避。斯時尚有數千餘人，文武將官俱而護往。我爲天王之用臣，雖然我主不修德政，不以軍民爲念，既我於主封爲忠王之爵，非是重用我一人，主封爲王，朝之大臣長過我者，次過我者亦復不少。不過我肯舍死從人，深情有義，時時報占過情者不忘，既爲其臣，雖天王氣滿蒙塵，損國失邦，我受過其恩，不得不忠，盡心而救天王這點骨血，是盡我愚忠。是日將夜，尋思無計，欲沖出北門而出，奈九帥之軍重屯，又無法處。隨行之文武將士，自亂如麻，合衆流涕而無法處。

又沖水西門，小南門均有九帥兵把守於外。不得已三更之後，捨死領頭衝鋒，帶幼主沖由九帥攻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數百人，捨命沖出關來。沖出城之後，所過營寨，疊疊層層，濠深壘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帥營中，營砲發，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下分離，九帥之兵，馬步追趕。此時雖出，生死未知。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並未騎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追，定然被殺矣。若九帥馬步在路上殺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個小童，何人知也？

自出城與幼主分別，我馬不能行走，此騎在城交戰一日，又不是戰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馬未得飽食，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馬不能行。那時無法，是以逃上荒山暫避，又未得食，肚中又飢，萬不能行。我戰馬幼主騎去，現今生死未知，我若仍騎戰馬，我亦他逃矣。逃在荒山頂破廟內，荒山脚之民，悉京城失破，必有人在此山而避，貧民各欲發財，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縐紗帶捆帶在身，不知此日如此心迷。到破廟停息，遂將珍珠

諸 王 自 述

寶物弔在樹下，我欲寬身乘涼，不意民家尋到，見人衆到來，我二三人驚亂而逃，忘記取拾此物。此百姓追我，問：『爾身有錢，乞過與我，我不要你性命。』我那時忙，逃亦不能行。百姓追近身見我，知我是忠王，各大齋跪下，俱各流涕，追我下山脚，隨步而行，仍回荒山頂上。我見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願回破廟處所將此珍珠寶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後又有民衆來此廟中，將我之寶物拾去。我同此民回來，不見此物。衆百姓勸我薙髮，我心不願。渠云：『不肯薙頭，不能送爾。』百姓又是苦求。我對百姓言曰：『我爲大臣，國破主亡，若不能出，被獲解送大清帥營，我亦不能復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難以對我官軍。』不肯薙也。民逼薙頭多言，後依其言，薙去些須者，因此之由也。然後那幫百姓密藏於我。那幫百姓得我寶物，民家見利而爭，帶我這幫百姓，去問那幫百姓，兩欲分用。那幫百姓云：『你問我分此物，此物天朝大頭目方有，此外別無。爾問我分此物，爾必獲此頭目。』云言該百姓帶我，心有私忌，兩家並爭，因此我藏不住，被兩國奸民查獲，解送前來。今禁囚籠，蒙九帥恩給飯食，中堂駕由皖而來，當承詢問，我心悔未及，是以將國中一切供呈。罪將是本不才，自幼在家爲窮民，而圖日食，並不知天王圖國之爲來者，數萬之衆願隨，獨非我一人愚蒙。我出名作事，三四年之間，方知我李秀成微名也。今天國已亡，實大清皇上之福德，萬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爲，其國軍亡，我爲洪姓之將，外衆將兵，俱是我轄。今見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智才愛衆，惜士恩良，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對大清皇上，以贖舊日之罪。若我主在邦，我爲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衆在外，我不能衛天國，又聽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國，今蒙恩待，願代收齊報德。今而扶洪姓爲將，今已被拿，本應早日誅刑，承蒙遲究，感戴靡涯。今國敗盡，免我兵不可再壞凡民，老中堂及中丞

大人肯容此舉，實大清皇上格外之福，萬民同沾雨露之恩。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衆，再有反復變心，仍祈正國法，如辦不成，亦正國法。是定我此者，實因欲保民爲樂之意。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鎖在禁，容我寫信付去，我可在皖省居中好辦兩岸。心虔有餘，無有二意，如承恩肯納，具辦齊全，決不負意。祈勞高才揣度，合否可爲。計開欲辦收齊之章程開列於後，仍祈玉鑒。

一、要准恩赦兩廣之人勿殺，給票令回，或散作生意，肯散兩廣之人，其各易辦，因兩廣人起隨起義，至肯赦者，天下聞知，無有不服。其欲願投入軍者，不必用他。各省縣之兵亦要赦去。如行此舉，大幸民安，免勞大清財貨，免勞將相之心。

二、欲恩行此舉，要中堂發一二人同我差使前去。若我京城貴營拿有我〔京城〕之人，准我保數個代我帶民前往，先收我兒子爲先。

三、要收我堂弟李世賢爲首。李世賢之母親及其家眷概被逃蘇州李撫臺溧陽將兵帶去，業寬養重待（原作代）欲收我弟。速見收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視母至孝，今我被擒，辦此者之易甚也。其母不到，我文前去，遲些日子，亦可成事。

四、欲將聽王陳炳文收復（服）陳炳文與我至愛，兩好作爲親親。我今被獲在此，我文至其定肯從。其各肯從成此事，欲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陳炳文從，汪海洋亦至，我家弟從，朱興隆、陸順德從之定也。若不收復（服）此人，雖中堂兵欲爭，能平此等，實是有費力費財。其等在外路闊，爾兵到此其又去，被何不有

諸 亂於民被圍嚴緊，尙有計他逃，不獨該在外許廣野而無別計者乎？欲代收此等人者亦差使往。

五、查幼主果能到處，再有別樣善謀，又再計效（較）此人必不能有了。

六、老中堂肯行此舉，非馬玉堂及趙金龍二人爲用，其去必成。

七、要求中堂發一諭與我，押帶我文並往。有文去不用印信。今用印者，到我營中，其衆將格而不信，他定疑中

堂自造誘他。我親書字到，我營將個個可知，格宜穩便。我在天朝時用文蓋印者，無我親書密號，其將不從。

收復（服）我弟及我子我姪我將之後，又收黃文金，總赦回鄉，其事定成。我落這邊，是部轄定概從之。我部

從順，處處皆從，天朝獨我部衆，將我部收齊，餘其各記話而從。

八、要求中堂今將南京城內不計是王是將，不計何處之人，求停刀勿殺，赦其死罪，給票給資，放其他行，留其

傳出於外，人人悉中堂中丞寬恩赦他，其心免結，圖事從成。

九、要收復（服）天朝各將免亂天下者，務用善心撫恤，有中堂如此仁愛收服，（原作復下同）又有罪將幫

籌爲引，不計其何將，不計有罪，以義用收服天朝將兵後，捻匪作亂，舉手而平，在安省居南北便易（利）

十、要勞老中堂如行者求行，出示各省遠近州縣鄉村，言金陵如此如此，今各衆不計何人俱赦，仍舊爲民，此

是首要。今俱用仁愛爲刀，而平定天下，不可以殺爲威，殺之不盡，仁義而服世間。罪將本無才智，被獲罪辜

（原作孤）何此事實，老中堂深恩量大，出我一片思及愚誠。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

報無由。罪將一身屈錯，未逢明良，今見老中堂恩廣，罪將定要行靖一方酬報。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願，

歡樂歸陰。

計開天朝之失悞有十

- 一、悞國之首，東王令李開芳、林鳳祥掃北敗亡之大悞。
- 二、悞因李開芳、林鳳祥掃北兵敗後，調丞相曾立昌、陳仕保、許十八去救，到臨清（原作青下同）州之敗。
- 三、悞因曾立昌等由臨清敗回，未能救李開芳、林鳳祥，封燕王秦日昌復帶兵去救，兵到舒城楊家店敗回。
- 四、悞不應發林紹璋去湘潭（原作相譚下同），此時林紹璋在湘潭全軍敗盡。
- 五、悞因東王、北王兩家相殺，此是大悞。
- 六、悞翼王與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去，此悞至大。
- 六、悞主不信外臣，用其長兄次兄爲輔，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國而悞。
- 七、悞主不問政事。
- 八、悞封王太多，此之大悞。
- 九、悞國不用賢才。
- 十、悞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立政無章，悞國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而性命無涯。天朝之根已去，能收服此等之人衆齊來，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丞大人名成利就，早日完功收服，衆匪發何防。爲今慮者，洋鬼定變動之，爲中堂恩厚，我亦陳之。鬼子到過天京，與天王敍過，要與天王平分地土，其願助之。天王之不肯云：「我爭中國，欲想全圖，事成平分（原作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此語是與朝臣談及後肯從。鬼云：「爾天王兵而雖衆，不及洋兵萬人，有我洋兵三二萬衆，又有火舟，一手而

諸平。』鬼云：『我萬餘之衆打入北京，後說和，今上少我國尾，爾不與合，爾天朝不久，待爲我另行舉動。』此這鬼頭與天王不肯，然後與及談。今天朝之事已定，不甚費力，要防鬼反爲先。此是真實之語。今趁其未動，老中堂早定計去廣東先行密中多買其大砲回，先有其砲，其藥其碼子存貯多多，防在要隘。砲位要大，要買其洋鬼砲架，有其砲，無其砲架不能。買砲爲備隘口者總三四千斤即可，太大不必買他，他十五三十斤重碼，而何將砲而制計保水面之堅，雖我有我國之廣砲之好，實無他砲之強。取到其砲，取到車砲架，尋好匠人，照其樣式，一一製造。那時將我中國廣砲製造多多，以一教十匠人，以十教百匠人，我國人人可悉，製用此物者人多，

那時我亦利害製之。大西砲架，我在太倉搶得砲樣，業經製造，與一樣無差，今南京城內有此樣。又要買其三四百斤之大銅砲廿餘條，亦是有早路用之砲架。選集我靈變通明用砲之人，在閩地方密中教練，仍用砲子對一面高山，平處立起把子，教練砲手，練久而成百發百中之好手，出重工食，給與其資。欲與洋鬼子爭衡，務先買大砲早備爲先，與其有爭是定。我天朝已未，我乃大清民根，亦願軍民之好，免以驚動我大國人民，見中堂情深義厚，說直明言，並未半言虛語。現今廣東人衆近在海。知洋鬼之來情，知其鬼利情節之人，查尋數人爲用，去辦此物，非廣東之人不能。現今仍然買動洋鬼通敵數人，同作生意，可到廣往來，好買其砲。買此砲上海寧波未有，東省是鬼之舊根，此處要用者亦彼處之來，到廣東香港所買便也。欲同步戰之利，到香港要密買其鬼之擡槍，此砲每條食砲十兩半斤之上下，鬼與我步戰，其定用手槍，甚打遠過我買洋槍，故其來少用擡槍，我實有是用，實有利便甚也。愚言如此，我與其戰過方悉。其今由我國來，亦是先天之定數，下民應劫難，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亂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來歷，

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爲此事而獨我爲，實我不知之也。如知（下原缺）

據思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付印。「時逢甲子」一節，「若向帥未敗」一節，「紙盡情長」一節及最後十要十悞有原稿相片十四張可校。（一）天朝十悞之第三條上批云「楊家店清將現今日久，不能記得姓名。」（二）最後一段上批云「此條可采。」並將異文附注。

家駱案所謂「李自成自述」，駱主世界書局時，曾於民國五十一年就湘鄉會八本堂所藏原本以紅藍黑三色套版影印，書名題爲「李秀成親供手跡」。駱所撰提要曰：「太平天國歷時前後十四年，影響幾達十七省，覆亡以後，史迹久湮。遜清末葉言革命者，假其事實，鼓動人心，簡史軼聞，頻有刊行。民國以後，始漸有本於史學之目的從事史料之搜求者，既而蔚成風尚，採輯日富。今可見之太平天國文獻約四百餘種，清方公私記載約六百餘種，外人關係撰述約七十餘種，至今人論著亦達三百七十餘種。以言史料價值，自以出於太平天國之文獻最可信據，然如旨准頒行諸書及詔諭、文書、冊報、公據、璽印、錢幣、兵器、石刻、壁畫等，其所示之史迹，各自孤立，不相連綴，求其能具述始末者，則惟諸王供詞而已。今存太平天國諸王供詞，如洪天貴、洪仁政、黃文英、陳玉成、石達開、賴文光、李尙揚、洪大全諸本，少者一二百言，多者一二千言，既出於刑前求生無望之際，亦遂敷衍完篇。以述供者一身所涉之事爲限，殊少可覘全局者，況又有出於清吏之筆錄爲潤飾失真之本乎？又有洪仁玕供狀，後半已佚，存者約五千言，雖視前述諸本稍可資，然就完整詳盡足以代表太平天國史實之大部分而言，則尤遠遜於李秀成之親供也。秀成親供凡三萬六千一百言，以曾文正公親訊時之優容，秀成猶懷不死之想，故於全文中以次述金田起事，秀成參加，六解京圍，轉戰蘇浙，國勢崩潰，城破被俘之始末，而以「十要十悞」爲善後之建議及覆亡之結論，一氣呵成，情文真摯，在太平天國史料中，洵爲第一重要文獻。曾文正公雖曾以硃筆加以刪改，然今以親供手跡套色影印，原文及刪改者，燦然並著，秀成所供，初次印行，故前此世人所見者，既非原本，亦非全本也。同治三年文正公會就刪本刻於皖，以官書世少得見，據皖刻刪本改頭換面別爲印行者，又九本，率皆以意竄亂，而反以近真欺人。曩之治史者，誤引謬本，以致史實錯亂，是非無憑。文正公奏稿謂：「李秀成親供，多至數萬字，敘髮逆之始末，忠酋之戰事，甚爲詳悉。」又謂：「供詞文理不甚通適，而情事真確。」梁任公亦謂：「李秀成被俘之供狀，爲考證洪楊內部之第一等史料。」二公對李秀成親供之評語，非真本不足當之也。今久闕始出，度亦治史者之所樂聞乎？其內容與此「自述」出入頗多，希讀者取以比閱。

〔附〕 李秀成自述別錄

一 曾國藩手書問辭及龐際雲注錄李秀成答語

咸豐四年九月，守田家鎮係偽燕王秦日綱，所搜偽文在船上者極多，何以稱燕王係孫日昌？豈秦日綱已革而後封孫日昌乎？

林紹璋於咸豐四年在湘潭戰敗，其人並無本領，其後何年得封章王？

曾天養與林紹璋同到湖南，死於岳州，其人是一好手，資格最深，何以比林紹璋權小？

林鳳祥於五年死於連鎮，李開芳死於馮官屯，林啓容於八年死於九江，何以後來林鳳祥又稱求王，李開芳又稱請王，林啓容又稱勤王，是何年追封的？

江西奏胡鼎文於二年三月死於饒州，鎮江奏賴桂芳於今年四月死於丹陽，究竟此二人已死否？

幼東王 幼西王 懿王蔣有福 信王洪仁發 巨王洪和元 廿餘歲 崇王洪利元 十七八

元王洪科元 長王洪瑞元 見王洪現元 唐王洪瑯元 同王洪珮元 次王洪

錦元 定王洪鈺元 漢王洪鈺元 以上年過十歲 金玉鍾萬信 廿多歲 凱王黃棟梁 小

捷王黃文勝 小 于王洪仁玕 十七人在城內，洪仁玕在江西。

以上十八人，十六日破城時均在城內否？知其下落否？

古隆賢投誠之後，劉官芳賴文鴻現在何處？在湖州。

賴文光在陳玉成部下，賴文鴻係何人部下？李秀成部

向來並無『義王』『福王』『安王』之名，何以天義天福天安皆是封爵？

安慶合圍之後，陳玉成屢次求救於李秀成、李世賢，何以未去救皖，僅楊輔清一人去救？

會天養、羅大綱何以未追王爵？其事甚亂，無可說處。

陸制臺（建瀛）祥將軍（厚）知其尸首下落否？不知

二 李秀成手書答語

胡以晄卽是豫王，前是護國侯，後是豫王。

秦日昌卽是秦日綱，是爲燕王。

三 龐際雲手書李秀成答語

林紹璋無大本領，祇能吃苦，十年封章王。自湘潭敗回，革職閒二年，旋授指揮，升檢點，升春官又副丞相。六、七年翼王出師，留京辦事。

曾天養與林紹璋位相等。曾爲人老實，林聰明，樣樣曉得，孜孜勤勞，故其權較重。

林鳳祥、李開芳、林啓容皆開國功臣，死後追封王，其子襲之，皆同治二年封。

胡鼎文死於饒州。賴桂芳是李秀成部下，並未死於丹陽，現在宜興。

義王卽石達開，本係翼王，後來大家喜其義氣，推爲義王，石不肯受。

王長兄安王，次福王，安福兩王因朝中不服，改封天安天福。

諸安慶合圍，陳玉成求救，無兵可撥。李秀成在湖北，不能回救，惟楊輔清在寧國府，是以就近赴援。
王力王張朝爵在城內，想已死了。

自李世忠是李秀成舊部至好，從前通信，去年到江北，李世忠兼勸降。

述 四·五·六 李鴻裔手錄問辭及李秀成答語

洋人幫守蘇州金陵，是自願來，抑請之來？白齊文來金陵否？

某軍爲賊所憚？某軍爲賊所輕？官兵某事好，某事不好？賊中某事好，某事辦得不好？

黃文金在湖州是候偽天王潰圍同竄否？浙軍能戰否？

李世賢、汪海洋等將以江西爲窟穴乎？將回兩廣乎？其黨衆願聚願散？

元年十月，官軍攻克嚴州，李世賢近在寧國，何以不見回救？

元年冬間，李秀成嚇黨北竄，揣其必深入皖省腹地，何以在巢縣久住不進？二年春間，李秀成親率其黨由巢

縣猛攻石澗埠之役，由廬江、桐、舒以至六安，揣其必由皖入鄂圖解金陵之圍，何以由六安折回，直奔江浦？是

因雨花臺克復否？是又無糧？

現在竄江賊，算計非入粵卽入楚，何以久住撫邊不動？

以上問，以下供。

李曾供：軍中探報與陣擒兵勇之言，皆不可信。剃頭探子兩邊討好。軍機密務，非兵勇所得與聞，卽大帥左右之人，不告亦不得聞也。

白齊文自撤兵後，卽入南京，住李秀成家，甚相得。

洋人助賊自五年始。賊中初亦不解用洋槍洋砲，以其器精細不易用也。

鮑軍之衝鋒猛戰，曾軍之穩練不搖，多軍之應變善戰，皆賊中所憚。鮑軍將好而兵不好，紮營站地勢亦不如曾。左自樂平以後無能戰矣，兵皆老病故也。兵忌老

李非宿將，借洋鬼之力以成功。於希不免有微詞。賊不能如官兵大處，官兵擄掠者誅，賊專以擄掠爲生，失民心矣。官兵多用讀書人，賊中無讀書人。

侍逆各黨之竄江西，乃李曾所使。八月以前則就江西之糧，八月以後仍復回竄，則徽寧、句溧一帶秋稻熟矣。其意仍在回顧南京之糧，而不思竄楚竄粵也。

浙東暨嚴州失守之時，是僞天王不准侍曾回救，欲其近援南京。松江圍攻將破矣，亦因僞天王撤李曾回援南京，故舍之而去。

勝負之事難言，能勝能敗，乃是本領。若屢打勝仗而一敗遂不復振，非好手也。官軍之多殺兩廣人，則賊氛愈團結不散，軍務永無了期。

元年冬之住巢縣不進，因賊皆染病大雪。二年春末夏初之由六安折回，是因雨花臺克復調兵回援，且六安以西，無糧可擄，皆爲捻子鬧盡也。

僞天王不喜見人，不察閱軍報，雖其子僭稱幼主者，亦不得見。僞宮人言，三十歲矣，未見過僞天王。

諸官兵制賊要害處是那幾回？洋人能久住中國否？

王賊亦思打洋人否？羊棧嶺之事，考試來人多否？

自珏玉是甚麼王？賊中功名人多否？石達開死否？裹下河何以不去？山東各匪，陝、滇各匪與髮逆通否？破城時城

述中尚有若干人？常州殺甚？金陵殺甚？十餘年來各省團練遇有能打仗者否？

洋人能算者言在中國只有十八年，不能久住也。

官兵必能戰勝洋人，惟宜陸戰，不宜水戰，宜與之硬殺，不宜鬪巧，宜以中國土砲為主，以洋砲輔之，不宜盡用

洋砲，蓋洋砲之精者皆不肯售與中國也。洪秀全本廣東濱海之人，素知洋人反覆，故不肯與之合夥。

川、豫、東三省之匪皆通髮逆，滇、陝、甘三省之匪未與賊通。

城破時，城中不過三萬人，除居民之外，賊兵不過萬餘人，能守城者不過三四千人。

偽珏玉所編各書，李曾皆不屑看也。

裹下河隔水太多，故至今未擾。

安徽應賊試者尙有三百餘人，南京應賊試者不過數十人而已。

七 龐際雲跋

同治甲子六月，湘鄉伯克復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鄉侯相自安慶移節東下，李廉訪（鴻裔）與際雲實從，奉委會鞠。其忠酋手供一冊，已進呈御覽。其時對簿復有數紙，亦可備考。第一紙乃湘鄉侯相手書，其中小注則際雲隨訊隨錄。第二紙乃忠酋口操土音，語不可解，際雲令其自書者。第三紙乃際雲手錄之供。第四、五

六紙則李眉生廉訪奉湘鄉侯相之命，問辭供辭，均已分晰注明矣。辛未八月，裝潢成卷，嘉平立春日際雲謹識。

據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

洪仁玕自述

現年四十三歲，廣東花縣人。自幼讀書，至二十八九歲，經考五科不售，習經史天文歷數，遍遊各洋避禍，實因我主天王庚戌金田起義，各憲嚴查，不能家居也。辛亥年遊廣西，到潯州圩，寓于古城侯姓之家四十餘日，不能追隨我主天王，不遇而回。癸丑遊香港，授書夷牧。甲寅由上海，洋人不肯送予進南京，其上海城內紅兵不信予爲天王之弟，乃在夷館學習天文歷數。是冬返回香港，仍習天文授教夷牧。坐火輪船四日到港，吟詩一律：「船帆如箭鬪狂濤，風力相隨志更豪。海作疆場波列陣，浪翻星月影塵旄。雄驅島嶼飛千里，怒戰貔貅走六鯨。四日凱旋欣奏績，軍聲十萬尙嘈嘈。」一連四年在香港。己未年洋人助路費百金，由廣東省到南雄，過梅嶺，到饒州蔡康業營。八月內與天朝輔王，在景德鎮打仗敗，棄行李一空。由饒州到湖北黃梅縣，知縣覃瀚元請予醫其侄頭風之症，得有謝金，在龍坪辦貨物下江南，於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蒙我主恩封福爵。二十九日，封義爵加主將。四月初一日，改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予因初到，恐將心不服，屢辭，未蒙恩准。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難，聊托恩蔭，以終天年，殊我主恩加疊疊，念予苦志求名，故不避朝貴，特加殊封。予自受以來，亦祇宜竭力效忠，以報知遇之恩。己未冬與忠王議解圍攻取之策，悉載前帙。辛酉年出

師徽浙，催兵解安省之困。四月交兵數萬與英王，統往黃州德安一路；因與忠王會剿失約，章王在桐城敗績，遂致安省不能保，而北岸陸續失陷。予因衆軍將機錯用，日夜憂憤，致被革，皆由章王林紹璋內外陰結而務財用私設，各守疆土，招兵固寵，不肯將國庫以固根本。又章王奉命催糧不力，衆只留爲實自之用，遂敵人買通洋鬼，攻破蘇、杭、丹、常等郡縣，京糧益缺，而京困益無所恃。殊我主於癸亥年恩錫顧命，囑扶我幼天王，予于此時三呼萬歲後，不勝惶恐流涕，恐負聖命遺托，于去歲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圍，身歷丹陽、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憚于無糧，多不應命。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臥病二旬昇天。京內人心望援不至，本欲棄城，而李鴻章揣知其意，於六月轟開京垣而入。我幼天王與大臣忠王等萬有餘人出京，一路平安到廣德州，君臣大會，喜悲交集。困湖州軍乏軍單，恐難建都立業，故議到建昌、撫州等處會合侍王、康王往湖北，再會翼王、扶王等大隊。殊至□□聞□□又至□□，又予因前承詔旨顧命，自宜力扶幼天王。嘆予在石城隸也，實不力，黑夜驚營，君臣失散，此誠予之大罪也。此成擒也，但思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趙宋文天祥敗放五坡嶺，爲張宏範所擒，傳車送窮者，亦只知人臣之分當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難與天抗也。予每讀其史傳及正氣歌，未嘗不三嘆流涕也。今予亦祇法文丞相已。至於得失生死，付之于天，非吾所敢多述也。本藩與老天王原是五服宗港，（派）巷里相接，長年交遊起居，頗有見聞而知者。我主天王長予九齡，予只知其天亶聖聰，目不再誦，十二三歲經史詩文無不博覽。自此時至三十一歲，每場榜名高列，惟道試不售，多有抱恨。丁酉年聖壽二十五歲，在廣州領卷考試，由學院前街轉至龍藏街，偶遇一長髮道袍者，另有一人隨侍，手持書一部九卷，未號書名，敬賚遞獻，面囑云：「功名二字，爾應大受，切勿憂，憂必病。」言罷飄然而去。我主持回試館，喜與衆友談論場內詩

文，無暇窺覽。殊此科揭榜不售，心中憂憤，在舟吟詩云：『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閒躍在淵；等待風雲齊聚會，飛騰六合定乾坤。』回家果得一病，不省人事。三月初一日病篤，乃召父母伯叔及王長兄王次兄到伊御榻，垂淚云：『今予必不久人世，有負父母兄長教育大恩矣。蓋予魂遊天堂，目見無數天使，身穿龍袍角帽，在路傍陳設禮物迎接，予魂到一所，見是金磚金瓦，輝煌無比，張挂文字，盡是規銘寶訓。予親讀後，即有二三天使，剖換衷腸。又有老婦携予到天河洗浴，囑云：『不要與衆人頑弄，致污己身。』云云。有頃，見一位金鬚黑袍高大人，賜一劍，垂淚對予云：『吾召秀全來此，令爾知天下人盡是我生我教，盡是食我食，衣我衣，即眼所見耳所聞，都是我造的，卒無一人知恩謝恩，反將我所造的物認做木石偶像之恩。世人何無本心。一至于此？爾切勿效之！』囑畢即命予放膽行之。既所見如此，必不生矣。』述畢此情，忽生驚恐之狀，而王長兄次兄以爲其神困憊，乃放倒御榻上。此時我主又見一龍一虎一雄雞來至榻前，遂又翻身起坐榻上。衆人祇見惶惶若此，未知所見如何也。及曉，鳥語喧嘩，乃吟七絕一首：『鳥向曉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龍虎將軍都輔佐。』吟後忽東窗紅日射入御床，遂一身麻木，毛骨悚然，即昨夜臥不能起之病，亦不知消歸何處矣，應驗『身照金烏』一句詩也。此時匍匐起來臥室，見父親及鄉鄰族老人等，俱云：『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錢糧歸我食，天下百姓歸我管。』並述天父如何教導等語。衆人不知所謂，咸以爲癡狂也。一連四十多日，所言所行，都言打江山，殺妖魔的話，衆尤不知所指耳。此時吟詩云：『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振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又吟劍詩云：『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歸地網，收殘姦宄落天羅。東南西北效皇極，日

月星辰奏凱歌。虎嘯龍吟光世界，太平一統樂如何！』至四十餘日，性靈復元，默然靜思，慨然大志，以爲上帝必不我欺。所到結交以誠以信，坐立行止肅然，以身正大人，戒盡煙花酒僻等事。凡舉監縉紳人等，各皆嘆其威儀品概，故所至皆以身率教。凡東西兩粵，富豪民家，無不恭迎款接，拱聽聖訓，皆私喜爲得遇真命天子也。在龍母廟毀偶像題詩云：『這等斷非神，愚頑何作真？太平天子到，提醒世間人。』又題日詩云：『五百年間真日出，那般燿火敢爭光！高懸碧落煙雲捲，遠照塵飛鬼蜮藏。東北西南勤獻曝，蠻契戎狄盡傾陽；重輪赫赫遮星月，獨擅貞明耀萬方。』又因土人說六窠廟十分靈顯，主詢其信堪輿，打死母親以葬，且出入喜男女和歌，得道爲神云云，故題詩斥毀云：『舉筆題詩斥六窠，該誅該滅兩妖魔，滿山人類歸禽類，到處男歌和女歌。壞道竟然傳得道，龜婆無怪喚家婆。一朝霹靂遭天劈，天不容時可若何！』又聞甘王廟日夜顯身，廟祝不敢親在廟內奉祀，土人有敢議者，卽行作祟，其家不安，必得禱祝方止，且降迷童子，攀知縣口口，該知縣許以龍袍纔肯放去。我主偕南王馮雲山行二日到象州，親臨該廟，然人人稱說該廟靈赫，乃人廟拆其真衣木像，題詩云：『題詩草檄斥甘妖，該滅該誅罪不饒。打死母親干國法，欺瞞上帝犯天條。迷纏男婦當雷劈，害累人民火定燒，作速潛藏歸地獄，腥身那得挂龍袍。』又見有吹吸鴉片煙，勸戒詩云：『煙鎗卽砲鎗，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又時將上帝造化天地山海萬物，令人知保佑大恩，俱出上帝也。蓋人生天地，眼無三光之明及五行之火，雖泰山湖海亦不見；其眼光非由己光，是天之光扶助也。鼻之呼吸，刻不能不與天氣相通，若半刻不呼，必死無疑。口食之米菜等物，耳通之風聲，性靈之降，自維皇上帝，無一不是上帝保佑世人，刻不能少，何世人忘本瞞天，不識生命之源，反說自己本事得來，何其被妖魔菩薩迷懞至此？卽古聖賢雖有

功德於人，不獨念伊功，且當實力效法，何世人一拜便了。竟不學堯舜孔孟之德，獨冒爲其徒可乎？常將此等天理物理人理，化醒衆人，而衆人心目中見我主能驅鬼逐怪，無不嘆爲天下奇人，故聞風信從，且能令啞者開口，瘋癱怪疾，信而即愈，尤足令人來歸。故於癸卯、甲辰、戊申、己酉等年，與南王往返粵西數次，俱有樹立。至庚戌年，因來人溫姓富豪欺人，與土人爭鬪，而貴縣知縣准土人與來人相殺起衅，即有張家祥、大鯉魚、陳貴、蘇三相、李士魁等寇，打鄰劫鄉，相率爲禍，而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幫助。只令凡拜上帝者團聚一處，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故該搶食賊匪被官兵逐散一股，即來投降一股，惟恐天王不准，故嚴守天條規律，不敢秋毫有犯。天王勞心，即將博白、貴縣、象州、金田、花州如來扶主等隊，俱立首領，偏以軍帥、師帥、旅帥以下等爵，男女有別，雖夫婦不許相見，故所至無不勝捷。且有東西南北翼五王爲之謀猷，有李開芳、李開明、林鳳祥、羅大綱、陳承瑤、秦日光等爲統兵之將，一時風雲會合，非人力所能爲也。且東王蒙上帝降托，能知過去後來，令人欽服之至。且東王能代人贖病，至耳聾流水，口瘡流涎，二月餘之久，衆有疑爲廢人者，殊後有一日即開口病愈，每有所言即驗應。而西王蕭朝貴蒙天兄降托，即能大獲勝仗。故當時所戰克者皆西王蒙降托之力也。又細推其在金田起義之始，固由歷年神迹所致，乃衆心堅如金石，又因當時拜菩薩者忌惡拜上帝毀其所立偶像，因各攻迫，日聚日衆。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貴縣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搶去耕牛，十餘兄弟迫殺至該村大勝，該村人演戲旺其菩薩，又看戲人自驚，自相踐踏，該村數千家從無人敢欺者，被十人打勝。又博白、鹿川等處團聚數千兄弟，路經半月到金田，象州亦被迫團聚數千到金田。此時天王在花州胡豫光家駐蹕，乃大會各隊，齊到花州，迎接聖駕，合到金田，恭祝萬壽起義，正號「太平天國元年」，封立幼主。次則移

諸蹕到大黃崗數捷。次則移蹕到東鄉象州，轉至武宣。閏八月初一日入永安州，鎮守過年。壬子春，棄永安到新回（墟）一路艱險，屢戰屢捷。到桂林圖攻多時不克，棄圍過湖南等處，大招士馬，一路士民樂從，秋毫無犯。攻全州下之，南王馮雲山中砲昇天。一路勢如破竹，因伊未在陣中，不能細述。又發西王大隊直攻長沙，而秦日綱、陳承瑑等陸續進發前隊，正在大獲勝捷，破進外城，攻圍正急，而內之士民亦目見張惶搬遷。殊西王在敵樓上裝束異常，窺伺內忽被流星砲彈中傷昇天。而天王、東王即速催兵前來接應，幸得保全無事。乃在河心孤州用誘敵伏兵計勝捷，溺死清兵不計其數。乘勝棄長沙不圍，直搗益陽，殺寨妖頭，獲舟數千，得古人遺下紅粉不計其數。渡湖到岳州，下武昌，乘勝席捲，聲勢甚大。此時兩湖兵將，望風歸順，在天王萬壽前破漢陽、武昌，祝壽後即發兵虛攻黃州，得而不守，撤兵回省。而江南陸建瀛得聞此消息，即離南京城，統兵尙遊。田家鎮接仗，數萬兵將，一鼓瓦解，孤身回南京閉門固守。癸丑二月，天兵到南京，由儀鳳門攻入，不半月而平定，即發兵下取鎮江，上取無爲運漕鎮，守安慶，復湖北，下揚州，後乃發兵掃北。雖所到以威勇取勝，究係孤軍深入，數月之間，北京日夜戒嚴，各有准備，覆沒忠勇兵將不少。此後幸東王律法森嚴，兵勢迭有興屈，難以遠征。甲寅乙卯大破何欽差。丙辰年破東門向榮。是年七月，東王昇天，北王亦喪。丁巳，翼王遠征，國政不能劃一。戊午年，乃封陳玉成爲前軍主將，李秀成後軍主將，李世賢爲左軍主將，韋志俊爲右軍主將，蒙得恩爲中軍主將兼正掌率，掌理朝（政）稍可自立。惟被張家祥四面築長城圍裹京都，僅通浦口一線之路，車運北岸糧米以濟京用。己未年，予由粵東到天京，我主天王念予少有聰慧，陞封各爵。繼封英王、忠王等，各有奮興之志。忠王三次面口畫策，予曰：「此時京圍難以力攻，必向湖、杭虛處力圍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即行返

旆自救，必獲捷報也。」乃約英王虛援安省，而忠、侍王即偽裝纓帽號衣，一路潛入杭湖二處。因忠王隊內貪獲馬匹，未得入城，即被緊閉城門。復經開挖地壠，攻入杭城，惟口口城未破。料圍京之清兵撤動，此刻重在解京，不重在得地；忠王即約侍王由小路回師，後果大解京圍。英王破頭關而入，侍王破燕子山而入，忠王兜殺句容一帶，三月二十六日解圍。四月初一日，登朝慶賀，且議進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閩浙，獨忠王從吾所議云：「爲今之計，自天京而論，北距川、陝，西距長城，南距雲、貴、兩粵，俱有五六千里之遙，惟東距蘇、杭、上海，不及千里之遠。厚薄之勢既殊，而乘勝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萬買置火輪二十個，沿長江上取，另發兵一枝，由南進江西，發兵一枝，由北進蕪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爲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乃蒙旨准，即依議發兵，覺爲得手。及取蘇、杭等郡縣後，英王如議進取蕪黃，忠王由吉安府繞取興、郭州等縣。殊忠王憚於水勢稍漲，即撤兵下取浙江。英王因忠王既撤，亦急於解救安省，遂失前議大局之計。後雖得杭州等郡，而失一安省爲京北屏，大有可虞之勢。殊忠王既撫有蘇、杭兩省，以爲高枕無憂，不以北岸及京都爲憂。故予行文曉之曰：「自古取江山，屢先西北而後東南，蓋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況江之北，河之南，自稱爲中洲漁米之地，前數年京內所恃以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今殿下云有蘇、浙可以高枕無憂，此必有激之談，諒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長江者古號爲長蛇，湖北爲頭，安省爲中，而江南爲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既中折，其尾雖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聞也。」後忠王覆以「特識高見，讀之心驚神恐，但今敵無可敗之勢，如食果未及其時，其味必苦，後當凜遵」云云。此後口妖買通洋鬼，交爲中國患，無非力所強爲謀之耳。

（據逸經第二十期，下佚，茲以逸經第九期「太平天國于王洪仁玕供辭之回譯」之相當部分補錄如下。）

現在說到明朝禍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自我軍兩位勇猛王爵——英王翼（？）王（*Wang*）死後，我軍確受重大損失；但如洋人不助敵軍，則吾人斷可長久支持。但一自妖軍賄買洋人，以攻我軍，我朝連續失城失地，屢戰屢敗，我軍無力抵擋，末日快到了。天王之自殺，更令全局混亂。天京在兩年長圍之下，遂無力再守矣。

在未結束之先，今再追述天京在太平安靜時之狀況。在一八六〇及六一年間，我軍雖屢有失敗，但吾等之努力亦常得勝利，亦有新得土地。此時我軍在疆場上有兩個好首領，即英、忠二王是也。後來不幸英王被人所賣，落在清軍之手，因而被殺。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圍必大不同，因為若彼能在江北活動，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獲得仙女廟及其附近諸地之源源接濟也。英王一去，軍勢軍威同時墮落，全部瓦解，因此清軍便容易戰勝。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此城實為天京之鎖鑰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為攻我之基礎。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復守矣。安慶一日無恙，則天京一日無險。其時天朝內因太平安靜，絕無憂患可虞。全城覺得安全無患，各事平靜如常。

此時政事歸我、章王（林紹璋）、贊王（蒙得恩）三人掌握。贊王於一八六一年去世。天王之次兄（仁達）亦干預政事。在一八六一至六二之上半年，我掌處理外交之事，直至有某事發生令天王不悅，乃令我移交章王掌管之。當我在位時，我得一洋人為助，遇有交涉事即請其任我之繙譯（按：此洋人為羅孝全牧師。）此人居於吾府，受我款待多時，但一日因些少誤會即使不告而別，逃出城外，無論如何不能挽留之。

天京之圍，始于一八六二年四月（陽曆）。妖軍在安慶及 Pillars 東西兩妖之勝利，早令我等猜疑必順流東下進攻天京；但從未準備彼等能突如其來如是之速。我軍毫無預備，彼軍若急進當早得大勝。然而彼等竟不乘勢急攻，只是佔了兩座砲台，便自滿足而停軍不進；由是令我等得乘時修理砲台，分配各等衛軍而準備攻擊。彼等戰勝之後即不事急攻，乃予吾等以所欲之機會以圖準備對敵者。起初一見有危險我等非常焦急，但危險轉瞬過去，我等又放心矣。自此吾等又得稍為安靜而得有自信力。

每當戰船停止活動之時，吾等即從事重建七里洲 (Theodolite Point) 及中關 (Chung Kwon) 對面之砲台，此外又屯戰船二艘于小河內及另置一艘于外。我們又安置幾尊極好的大砲于要害之地，又為加意防衛天京計，更在獅子山上築雙重的防禦線，而在山頂安置一尊重砲。如此布置，我們覺得十分妥當，足以防禦一切攻擊，天京此面之安全絕無可慮。惟是最大的恐慌之源，乃在南城外久駐圍攻之妖軍，兵力常常加增。統領為曾國荃，深溝高壘，樹有不敗之地位，至今我們無法可驅逐之。江面之戰船並不十分活動。各船依期攻擊各砲台，但總是不得手反自家損失，每次均有數船被炸或遇其他死傷。獅子山頭之重砲只是偶一發放。各砲台所發之砲大概已足防禦任何攻擊，除非敵勢大盛，敵船太多，則上言之重砲始一開用，于是敵船又被驅逐遠離矣。除曾國藩在天京上游之戰船外，尚有戰船一隊在下游出現，常對天京那方面施以恐嚇。但是彼等之封鎖並不嚴密，因我們反可藉彼等之力，由 Eching 而得米鹽之接濟也。

妖軍來攻之第一警告，乃在一日晚上，中關及其上之砲台同時開砲，向一隊由天京上游駛下小河之戰船。因此惹起衆人之注意，北岸之砲台，亦急忙開砲攻擊。敵船欲渡江，已駛至九洲洲（北岸砲台），卒遭

大敗，因其陷於砲火前後夾攻中迫得急退。如果敵船能駛過此雙方砲火而得佔七里洲，又如彼等得天京下游之戰船合作相助，當得些利益，因為中關以下之砲台無有保障而大部皆已毀壞者。

起初，我們絕不以此圍攻為十分嚴重，因深信忠王將必可來解救。如蘇州不被攻，又如妖軍無外人之援助，解圍斷能成功。安慶之失，天京已危，及蘇州一陷，得救之望絕少矣。回憶三年前余在天京居高位，執大權，今日大局竟至如此，而余亦被辱待死，真夢想不到之事也。

在我們之中其享福最久者，首推天王。起自廣西田間首事諸人，惟彼存留至最後，而其結局並非喪在妖軍之手，卻在自己之手。與天王同起者，為東、西、北、南四王。翼王石達開亦同時被封，但其位稍次。南、西二王未及見到天京，事業未成，中途即死。東北二王則到京後不久即自起內訌，兩均被殺。翼王見大局如此，不滿意，乃決離京遠征，一去不回。彼在四川作戰，得獲勝利，亦佔得數地；卒之他被四川總督駱秉章所部擒獲。關於忠王，吾只能言彼保護幼主離京而已。

洪福瑱自述

洪福瑱供：我廣東人，自少名洪天貴。數年前老天王叫我加個福字，就名洪天貴福。登極後，玉璽於名字下橫刻真主二字，致外人叫洪福瑱。現年十六歲，老天王是我父親。他有八十八個母后，我是第二個賴氏所生。九歲時就給我四個妻子，就不准我與母親姊妹見面。老天王做有十救詩給我讀，都是說這男女別開，不准見面的道理，我還記得幾首。我九歲後想着母親姊妹，都是乘老天王有事坐朝時偷去看他。老天王叫我讀天

主教的書，不准看古書，把那古書都叫妖書，我也偷看過三十多本，所以古書名色也還記得幾種。從來沒有出過城門。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衆臣子扶我登極，拜了上帝，就受衆人朝賀。朝事都是千王掌管，兵權都是忠王掌管，所下詔旨，都是他們做現成了叫我寫的。以後我就叫幼天王，我四個妻子都叫幼娘娘。六月初六日五更，我夢見官兵把城牆轟塌，擁進城內。到了午後，我同四個幼娘娘在樓上，望見官兵入城來了，我就望下跑，幼娘娘扯住不放，我說下去一看就來，便一直跑往忠王府去了。忠王帶我走了幾門，都衝不出來，到初更時候，乃假裝官兵，從缺口出來，纔出來千多人，就被官兵知覺，尾後都被截斷了。到廣德州只贖數百人，就約堵王等分路來江西尋康王侍王。沿途節節打仗，不計次數。到那日到楊家牌，我就說官兵今夜會來打仗，千王們都說官兵追不到了。三更時候，四面圍住，把我們都打散了。官兵追得緊，我過橋丟下馬來，他們把我扶過嶺。官兵追到，我與身邊十幾個人，都擠下坑去。官兵下坑來，把他們全數都拿去了，不知何故，單瞧不見我。我等官兵望前追去，獨自一人躲入山裏，藏了四天，餓得實在難過，要自尋死。忽然有個極高極大的人，渾身雪白，把一個餅給我，我想跟他去，他便不見了。我將餅吃下，就不餓了。又過了兩日，下山到了唐姓人家，我說是湖北人，姓張，替他割禾，他給我飯吃。他那裏有人剃頭，我就順便也剃了。住了四日，唐姓人叫我回家，我就走到廣昌的白水井。問人說是往建昌的路，我怕建昌有官兵，就回頭。有一個勇說我是長毛，把我衣服剝去了。又走到瑞金地界，就有一個勇，叫我替他挑擔，我說不會挑。又回頭走到石城地界，就被他們把我帶到營中。唐老爺待我甚好，我的話都告訴他說了。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與我無干，就是我登極後，也都是千王忠王口他們做的。廣東地方不好，我也不願回去了，我只願跟唐老爺到湖南

諸
王
自
述
諸
讀書，想進秀才的是實。

洪仁政自述

據洪仁政供：廣東花縣官祿埠人，年五十三歲，老天王是我堂弟，我比他大一歲。向在家看牛，因拜兄弟，房屋被宋姓燒了。後同天王到廣西，下天京，封我做國宗，叫我同韋十二守湖北省城。在武昌住五年，兵權是韋十二掌管，後來失了武昌，將我收禁，虧石達開等保奏，說怪不得我，方纔放我出來。又念我是堂兄，封我做恤王。我只替他管衣服，管廚房，兵事須問于王，我不知道，是實。

黃文英自述

據黃文英供：廣西博白縣人，年二十六歲。十歲父故，十三歲母故，都是靠王兄撫養。王兄就是堵王黃文金，是叔伯哥子，年三十三歲。我十三歲同哥子跟天王到天京，我只替我哥子管家務，管錢糧，并未管兵。我哥子打了多少好仗，奪了多少地方，前年纔封堵王。去年七月三十日，忽然封我做昭王，我叫哥子與我奏辭，未得遞進。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哥子派我帶七百人到廣德州收卡，給有王印一顆。那天朝的王有王等，若從前的東西南北，四王翼王，現在的干王執掌朝綱，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執掌兵權，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聽王會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與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纔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東限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錢糧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王印是有分別的：

三等以上的王印雙鳳雙龍；若我及恤王的印，只有雙龍，并無雙鳳。我的印在徽州丟了，這廣豐解來的印雙鳳雙龍，是刻好未發與我的。湖州出來時勢頭尚好，自我皇兄病死甯國墩，軍心就都散了。天朝的事越做越壞，若我王兄立了多少功，要奏一件事，還要轉兩道手纔到干王手裏，干王准奏纔奏上去。那忠王也是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侍王又呆板得利害，我看來那裏有個能成事的？我到石城，因廣東老奪兩湖兄弟的馬，我勸給還他，被廣東老戳一矛子，我告訴干王，伊也沒法。我後來也丟了馬，脚走壞了，所以被擒。那天朝我是不願跟他了。我是無用之人，投誠也無用處，放我回去也無可歸，只願死了。心中就是掛着兩件事：我王兄撫養之恩未報，他生前轟轟烈烈，病死時干王怕官兵知道來挖了屍，不用棺木，只用破棉絮包他，埋在水溝裏頭，口中啣些金葉，手上有個玉鐲而已，我心中萬分難過；我子六歲不知死活，也只得由他了。是實。

按：洪仁玕、洪福瑱、洪仁政、黃文金四人自述合爲木刻本一冊，爲南昌胡友棠所收藏，茲據逸經第二十二、二十二期付印。洪仁玕自述後補

部分係據簡又文由華北先驅週刊（North China Herald）一八六五年七月八月各期所載英譯本回譯之相當部分，回譯全文見逸經第九期。

〔附〕 沈葆楨奏（五件）

一 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

奏爲席軍生擒首逆，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九月二十五日業將精毅營追勦湖逆情形馳陳在案，續據席寶田稟稱，九月十三日在高田獲僞尊王劉慶漢，蓋與林鳳翔、李開防（方）擾亂直隸、河南、山東等處漏網巨兇也。幼逆遁湖州，以洪仁玕爲正軍師，該逆副之。就擒時受傷甚重，未便稽誅，發石城縣訊供後卽凌遲處死。席寶田以幼逆之尙無蹤跡也，十六日移駐石城，派謝蘭階、唐家桐分帶小隊，會同石城縣會繼勦四山搜捕。二十五日，遊擊周家良得之荒谷，並得李秀成次子李其祥，請將洪福瑱解省確訊，並將該逆親書供單呈送前來。竊念洪福瑱黃口小兒，無足介意。惟洪秀全竊號十有餘歲，流毒十有餘省，遺孽猶在，則神奸巨慝，倚其名號，足以揮召羣衆。臣詰洪仁玕以由浙入江，意將何往？據供定議從撫，建合康、侍等逆出湖北，會石達開、陳玉成餘黨，踞荆、襄以窺長安。不料汪海洋、李世賢業經官軍勦遁，是以尋蹤西行等語。臣查李世賢已入南雄，復回龍定，擊退後又由粵境東趨；汪海洋回犯寧都，迨偪入武平，又折窺汀界；湖北之賊亦舍英、霍而入廣濟，無非思得幼逆，妄冀死灰復燃。如其遁出鄰封，雖一時稽誅，尙可合力兜圍，使之終就羅網，儻窮餓荒谷以死，抑斃於亂兵之中，則未能明正典刑，將倡亂之莠民與逋誅之餘匪，處處得而僞託以搖惑人心。當幼逆遁至廣昌，去康逆已間不容髮，幸席寶田晝夜窮勦，迫至石城，鮑超援寧都，克瑞金，使康逆無可容足，而幼逆輾轉荒谷十有餘日，不爲餓殍，卒就生擒，此皆列聖在天之靈與皇太后皇上威福所致，東南大局從此底

定矣……洪福瑱應否檻送到京，李其祥年僅四歲，應否飭令解省，牢固監禁，俟十一歲時照例辦理，均請旨遵行。除將洪福瑱親筆供單與石城縣錄呈劉慶漢口供咨送軍機處備覈，並俟洪福瑱解到詳訊另奏，請旨定奪外，理合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閩浙督臣左宗棠、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恭摺由驛八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二 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

奏爲訊明首逆供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三日，業將精毅營生擒首逆情形馳陳在案。初五日，據席寶田派訓導唐家桐等將洪福瑱護解到省，臣親提研鞫，據供原名洪天貴，嗣稱洪天貴福，襲僞號後所刻僞璽橫書真主二字，故誤傳爲洪福瑱。係洪秀全長子，母賴氏，己酉年生於廣東原籍，今歲四月十九日，洪秀全伏冥誅，二十四日，該逆遂襲僞號。所供日期尙沿僞朔，實則洪秀全死於四月二十九日，該逆竊號於五月五日也。大兵下金陵，該逆逃僞忠王府，李秀成等護之從城缺出，得出者千餘人，至廣德州僅數百人，乃與黃文金等謀西竄冀合康，侍諸逆以圖再逞。沿途瀕危者屢，均以羣逆死救得脫。至石城之楊家牌，爲官軍夜襲，乃紛然獸散，各不相顧。該逆過橋，護從尙數十人，追者至，驚墮馬下，羣逆挾之踰嶺，同十餘人擠入深坑中，官兵一一縛之，該逆伏暗中獨免，乃潛入荒山中蟠伏四日，飢甚，有白衣人與以餅，受之，遂不見。又兩日，乃下山詐稱湖北人張姓，入唐姓民家爲之割禾者四日。唐姓人令薙髮促之歸，輾轉道中兩日，茫然不知所往，乃就擒。臣察看該逆頂髮剪斷，僅留數寸，目望視，口操粵音，於僞宮中瑣屑謬妄之狀，言之甚悉，其爲僞孽無疑。除將臣及南昌府許本壩所訊供詞並護解委員沿途收其自寫筆跡咨送軍機處備覈外，理合會同協辦大學

諸士兩江總督臣曾國藩、閩浙督臣左宗棠、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恭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三 同日

奏爲訊明逆酋供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九月二十五日，業將精毅營生擒逆酋情形馳陳在案。茲據席寶田將偽干王洪仁玕、偽卹王洪仁政、偽昭王黃文英派員解省，並在營訊取各供錄送前來。臣發交南昌府許本壩覆訊後，當卽親提隔別研鞫，均各供認不諱，中間情節，覈與席寶田所呈供單大概相同，亦時有互異。洪仁政蠢然一物，於賊中情形不甚了了；黃文英貌甚英鷲，質之干逆、卹逆，均稱確係其人，當時浙中及廣豐誤報陣斃者，實緣得其偽印之故。其言洪逆內政之昏亂，各酋擁兵自衛之情形，頗有條理。洪仁玕則老奸巨猾，真羣兇渠魁。洪秀全謀叛之萌，該逆實慫恿之。己未而後，偽政歸其掌握，流毒江浙，幾無子遺。雖覈其所言，一味誇張悖誕，而賊中事蹟，則顛末甚詳。所有該逆等應如何辦理之處，相應請旨遵行。除將各該逆節次供詞暨洪仁玕親筆供單同所作詩句並簽駁李秀成口供原本咨送軍機處備覈外，理合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閩浙督臣左宗棠、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四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爲逆首洪福瑱遵旨就地凌遲處決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欽奉上諭：「沈葆楨奏官軍生擒首逆一摺，幼逆洪福瑱雖係洪秀全之子，而么膺小醜，漏網餘生，亦不值檻送京師。着沈葆楨卽將洪福瑱在江西省城凌

遲處死」等因，欽此。臣因在闈辦理監臨事務，謹於十月二十日，委藩司孫長絨恭請王命，並飭臬司文輝會同督糧道段起、鹽法道吳集禧、署臣標中軍參將榮翰，將該逆洪福瑱綁赴市曹，凌遲處死，以快人心。理合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閩浙督臣左宗棠、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五同日

再臣欽奉上諭：「沈葆楨奏拏獲兇悍逆首，請旨辦理一摺，着即將洪仁玕、洪仁政、黃文英三犯就地凌遲處死」等因，欽此。遵即委令按察使文輝會同署撫標中軍參將榮翰於十月二十五日，將洪仁玕、洪仁政、黃文英綁赴市曹，凌遲處死，以快人心。理合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閩浙督臣左宗棠、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附片馳陳，伏乞聖鑒。謹奏。

以上附件均據沈文肅公政書卷三。

賴文光自述

太平天國資料一

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爲，亘古一理，豈今不然？憶余生長粵西，得伴我天王聖駕，於道光庚戌年秋倡義金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載矣。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得失，形勢轉移，予之學淺才疏，萬難盡述；惟有略書數語，以表余之衷腸耳。憶予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始沐國恩，職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秋，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嘗膽之時，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招軍，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罰由余所出，遇事先

行後奏，其任不爲不重矣。丁巳七年秋，詔命回朝，以固畿輔。戊午八年春，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往攻江北，協同成天、安、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都門戶。受命之下，兢兢自矢，誠恐有負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從？且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誠哉是言也。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余有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連張苗以固京左，次出奇兵進取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可圖恢復皖省，俾得京門鞏固，此爲上策。』奈英王等畏會國藩如神明，視楚軍如熊虎，是以不從余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復加封余爲遵王，命與扶王、啓王等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省。嗟乎！此乃英王自取禍亡之由，累國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至辛酉歲底，予偕扶王、啓王勉強由廬渡淮，其時余知有渡淮之日，而無轉淮之期。是以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二年冬，由鄖陽而進兵漢中，一路滔滔，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於甲子十四年春，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師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離。其時江北兵士無可依歸者，共有數萬，皆是蒙毫之衆，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期報效，此乃僧帥好戮無仁之所致也。可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此思之，誠哉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視此情狀，君辱國亡家破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以聽天命。不料獨立此間數載，戰無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復國於指日；恐獨立難持，孤立難久，是以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懷王、邱遠才前進甘陝，往連回衆，以爲犄角之勢。天不佑我，至於今日，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敗於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國家，以全臣節，惟祈鑒核，早爲裁奪是荷。

〔附〕 李鴻章奏（二件）

一 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爲捻逆餘衆自壽光大捷後，南奔江境，由清淮下走高寶、邵伯，疊經追軍擊敗，復竄揚州東北灣頭瓦窯鋪一帶，經臣部淮軍華字營攔河截勦，生擒首逆，餘賊悉數殲除，東、蘇、皖、豫、鄂五省一律肅清，恭摺馳陳，仰慰聖廬事。竊捻逆餘衆數百騎，由清淮下走高寶、邵伯，各軍晝夜兜追，並經臣查明逆首賴汶、沈尙未殲斃各緣由，於十九日丑刻馳陳在案。頃復接據派防揚州之統帶華字營淮勇卽選道吳毓蘭稟稱：十一日戌刻賊衆突至灣頭，立即出隊迎擊獲勝，星夜派兵四路趕追。該道督游擊梅宏勝、參將杜長生、游擊吳輔仁由運河東岸向前追殺，遇賊於瓦窯鋪。兩夜昏黑，逆騎數百拚死拒戰。五更時，該逆縱火燒屋，志在逃逸。我軍冒雨直前砍殺，吳毓蘭於火光中望見一騎馬老賊，手執黃旗指揮，知是逆首，連放數鎗，賊馬創斃，當將該逆生擒，餘逆紛紛投河淹斃，並擒賊衆三十餘名，東路一股勦滅無遺。訊據賊衆指認生擒者實係逆首偽遵王賴汶，該逆亦自認不諱。年四十一歲，面黃有鬚，容再解送訊辦。副將吳育仁等由運西沿河追殺，三更時遇賊於槐子橋，馬賊正在放火，我軍鎗礮迭施，一擁而前，殺賊百餘名，生擒二十餘名，餘逆向西南奔竄。淮揚水師營官繆福賓、吳家榜、鹽捕營都司曾德麟齊來兜勦，合力擒捕，西路餘匪亦殲滅無遺。所有著名擒酋皆在擒殺之內，現仍四路搜追。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山西藩司劉秉璋、候選道李昭慶均隨後督隊追趕，接應各等情前來。臣

查粵捻兩逆糾合而成，約有數股，倡亂已十數載。上年冬間始分爲二：一竄陝西，僞小閻王張總愚係張落刑之姪，向不若任、賴等股之衆且悍，該股專係捻匪，並無粵逆在內；一竄山東，僞魯王任柱等係蒙、毫捻首，僞遵王賴汶洸等係粵逆餘黨，任柱馬步賊爲最善戰，賴汶洸爲最善謀，兩逆狼狽相倚，固結不解。自親王僧格林沁督兵苦戰數年，賊漸窮蹙，死黨已不踰萬。四年四月，僧親王殉節，曹南逆勢驟張，擄脅愈衆。兩江督臣曾國藩受任於敗軍之際，緣僧親王舊部潰散，添調湘淮各軍，久戰東南，於北方地利賊情尙未深習。是以督辦年餘，疊獲勝仗而未遽成功。去年臘月，臣遵旨接受帥篆，其時任、賴等股入鄂，飽掠，官軍勝敗參半。鮑超今年正月十五日，永瀝河大捷，稍挫其鋒，奏稱賊數尙不下十萬。曾國藩與臣會於徐州，諄諄以逆勢猖獗，勦辦無功爲恨，屬臣耐煩忍辱，務將此股設法殄除，以報國恩，而酬同志。臣自維才力遠不逮僧格林沁、曾國藩諸臣，值此時艱，義無諉卸。旣而懇會國藩回任，爲籌後路糧餉，一切軍情調度事宜，仍懷遵諭旨，隨時咨商，以資裨益。並與皖、豫、魯、鄂各疆臣通力合作，趁賊竄東境，爲倒守運西，進紮膠萊，就地圍勦之議。前直隸督臣劉長佑、署安徽撫臣英翰、河南撫臣李鶴年、前湖北撫臣曾國荃及臣兄署湖廣督臣李瀚章實贊成之，各派重兵越境分段聯紮。臣因兵力不足，又遵旨咨商浙江撫臣馬新貽，亦派三千人來助膠萊之防。經營數月，而潰逆餓復熾。仰蒙聖明督責綦嚴，猶曲諒事勢之難，不遽爲譏謗所撓，私衷感愧，早作夜思。惟冀運防完固，先制賊使不流；勦兵加勁，乃蹙賊使自困。九月以前，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疊獲小勝，實因賊衆兵單，未能制其死命。臣復揀派郭松林、楊鼎勳抽併運防大隊，尅日整練，決一死戰。十月十七日，劉銘傳安邱之捷，已得機勢。二十四日，劉銘傳復設計殲斃任逆，賊膽大寒，而黨羽未盡摧也。潘鼎新二十八日海州上莊之戰，斃悍賊甚夥。十一月

十一、二日，劉銘傳、唐仁廉等在濰縣，壽光抄擊一晝夜，賊衆心攜，投降遂多；郭松林、楊鼎勳、潘鼎新繼之，無戰不捷。至二十九日，壽光瀾河之役，劉銘傳、郭松林、楊鼎勳追七十里，始得接仗，戰至十數回合，又追殺四十餘里，斬獲幾三萬人。賊之精銳器械、騾馬輜重拋盡，蓋軍興以來罕有之事。軍士回老營者，臣親加撫慰，皆面無人色，其飢憊勞苦亦可憫矣。敗賊到宿遷後，沿運乞降，遠近軍民，共知其窮蹙已極。乃悍酋賴汝洸前在瀾河敗後，落水未斃，復糾同逆黨千餘騎，衝出六塘河防，經漕臣張之萬趕緊調隊兜追，黃翼升、劉秉璋、李昭慶水陸馬步銜尾而下，節節進剿，祇贖數百騎，偪入高寶水鄉。臣與曾國藩先派有華字營在揚州運河扼守，諸軍戮力，前截後追，竟能殲除全股，肅清五省，實非臣等始願所敢期。（中略）至逆首賴汝洸，俟臣提解來營訊供，再行請旨辦理。所有擒逆全股撲滅，東、蘇、皖、豫、鄂五省肅清各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陳，仰慰宸廑，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據李鴻章奏稿卷十一

二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爲派兵搜捕餘匪，據報經皖軍全數收撫，並逆首賴汝洸就地正法各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擒逆任、賴等股次第殲除，臣於十九日循例報捷，並聲明官軍仍四路搜追在案。旋接揚防道員吳毓蘭稟稱：十一夜擒獲賴逆，仍派隊在河西搜捕逃匪。水師營官繆福賓、吳家榜亦帶隊登岸，分投截擊。十二日黎明，有零星馬賊被兵衝散，三五成羣，均經追獲。惟霧雨迷離，對面莫辨，尙有敗匪向天長逃去。李昭慶十三日自揚州派令道員余思樞、總兵葉志超、楊岐珍馬步隊，由天、盱儘力前追。據余思樞稟稱：十五日抵天長，探詢賊股十餘人竄天

邑之汭河，被鄉團擒殺淨盡；另股二百餘人，由來安之自來橋竄往盱眙津泥鎮，余思樞連夜緊追，十六日黎明及之，督令弁勇團練兜擊，殺賊十餘人，奪馬數十匹。適前提督李世忠專人聲稱伊已招降，遂將賊衆帶往該提督舊縣圩內等情。臣稔聞李世忠與該捻首素多熟識，今春撫臣英翰曾令伊設法招撫，當即函飭余思樞等妥商酌辦。山東藩司潘鼎新追至清江，亦派提督戴春林馬隊赴盱眙搜捕，回報捻酋李允等實已投降李世忠，此外並無餘孽。臣正在疑慮間，又據前江南提督李世忠二十日稟稱：「前蒙撫臣英翰屢邀助辦勦撫，曾到潁州就商密辦，難期得手。今因賊被圍困，恐其竄逃，趕赴舊縣團防，適敗賊由自來橋逃至，內有偽魏王李允等跪求投誠。據李允口稱：「被官軍擊散，情願管押，限期招降西捻贖罪。」查點馬騾二百餘匹，捻黨約二百餘名。當誑勸李允等即隨該提督由水路速投大營立功自贖，並留賊數十名在舊縣看守馬匹，以堅其信。」各等語。查逃匪既在皖境，李世忠係英翰屬令招撫李允等酋，已解送潁州，英翰當能相機辦理，不致復爲後患。聞牛遂、任三厭皆在其內，想英翰必分別妥辦，奏報在途。此股捻賊已經勦撫淨盡，臣軍馬步各隊已飭各撤回原防休息矣。至逆首偽遵王賴汶洸一犯，臣前已奏明提解來營訊供。接准兩江督臣曾國藩咨稱，已批飭統帶華字營道員吳毓蘭會同兩淮運司李元華訊取確供，即在揚州就地正法，仍照上年克復金陵擒獲偽忠王李秀成之例，由臣備文傳首被擾各地方，以昭炯戒等因。先據吳毓蘭稟呈賴逆親筆書寫供詞，詳述十餘年來謀叛情形，資格之老，狡計之多，一一如繪，實已毫無疑竇。黃翼升、李昭慶過揚面訊賴汶洸，均函稱該逆詞氣崛強，與李秀成情狀相似，不可遠解，致有疏虞。吳毓蘭即遵批於十六日，會同地方官將該逆正法，仍由臣行知安徽、河南、陝西、湖北、江蘇、山東六省，遞相傳首，俾雪敷天之憤。該逆親筆供詞，甘心背叛，

不敢竄於上聞，謹照鈔原文，恭呈御覽。內稱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泰等皆係擒首。任化邦已在贛
檢獲斃；牛宏升即牛洛紅，上年經周盛波戰敗受傷而斃；牛遂即牛洛紅之子；李蘊泰即偽魏王李允，合併聲
明。所有派兵搜捕餘匪，經皖軍全數招撫，逆首賴汶洸就地正法各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
聖鑒訓示。謹奏。

據李鴻章奏稿卷十二。

公

據

公據

洪仁茂發給洋人路憑

王宗脈天安洪

給發路憑以備稽查事：茲有洋兄弟三名前往天海關，仰守城官員驗憑放行無阻。切切此憑。

為遵

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據太平天國詔諭。

石達開發給楊福廣職憑

真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石

為

頒給職憑事：照得勳績大彰，傑士之名垂不朽，榮光普被，

天朝之恩播無窮。緣予秉鉞征誅，凡汝抱才文武，立志頂

天，雄心為國，有能者在所按材授職，有功者在所論績酬庸。茲爾楊福廣一名，合行

封賞恩丞相職銜，以示

天恩

主恩之厚，用昭德懋功懋之榮。爰給斯憑，以付收執。尙期益勉心志，丕展才猷，建殊

勳超乎麟閣，邀顯爵冠于鴛班，則予于汝有厚望焉。是為執照。

右仰恩丞相楊福廣

官收執

義字第三百七十七

號

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十二月

日

給

據太平天國文書。原件除鈐翼王官章外，並鈐有翼殿吏部尙書之印，唯印文模糊，不能全識。

陳坤書寶批

理天義士桂恁于月初四日跪稟報

護王 為請祈恩賜事

寶批 據稟已悉，所請撥發長隆紅粉，仰恁開造砲冊，呈候鋪派。至徐市一帶，堵

禦安民事宜，姪仍遵照前諭，實力把守安撫，勿負所囑也。此批 遵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十月

初六日

批

據太平天國詔諭。

李秀成發給哈喇路憑

真忠軍師忠王李

為

給憑事：茲有洋兄弟哈喇，前往上海、寧波一帶採辦兵船，凡是經過地方，隨時接濟

米糧油鹽柴伙等件，不致缺乏，為要。一經辦就，即駕至嘉興郡交與 聽王查收，並付給價值可也。再仰沿途把守關卡官兵驗明放行，並准其往來毋阻，切切此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十月

廿六日

據太平天國野史。

吳江黎里鎮營業印照

九門御林開朝勳臣增天豫兼理民務龔

為

給發印照以便開張事照得

本爵鎮守斯土凡所屬遠近各鄉鎮開張店舖應照定例給發印憑按期收

稅茲據黎里鎮子民汝

在於本鎮開張恆順醬園店自備資本錢

文稟請印憑前來合先給發印照以便開張一俟

耐天福大人印憑到來即行御換須至印照者

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 玖月 十六 日給

第貳拾叁號

右仰汝恆順收執

印 照

據北京大學藏原件稿錄。原件年月上鈐有官印，文曰「太平天國九門御林開朝勳臣口肆拾貳戌官增天豫龔得勝。」

金匱商憑

天朝九門御林

開朝勳臣殿前戶部正地官陳副掌率殿後軍主將求天義陳開朝王安總理蘇福省民務劉

為

頒給商憑以裕國課而利民生事今有金匱縣左四營右四軍帥統下蕩口地方商戶黃興和向係開張頭繩花布舖生理合給商憑以備稽查而垂永久仰黃興和存執此後一切貨物務須公平交易既不得奇貨自居亦不得高抬市價如敢壟斷漁利有害民生者准爾舖戶指明稟究凡是置辦貨物向客商尤須詢明來蹤去跡不准容留匪類自貽後悔給憑之後無論大小貿易概須至公至正無黨無偏從此百貨流通萬商輻輳將見家給人足同歷光天化日之中撰往熙來永昭一道同風之盛豈不懿與其即遵照此憑

右給 黃興和頭繩花布店 准此

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給

金字第六十七號

據逸經二十九期。商憑二字當中蓋有長方小戳，文曰「蕩口鎮官卡查過。」年月上鈐三官印，官銜同上，姓名為陳潘（？）或陳坤書。劉肇均。

嘉興營業執照

執 照

朗天義右肆文經政司汪

頒給執照以便稽查事茲有嘉興縣 管 統下 地方業戶
 恆源昌開張米店生理業經報明隸册給予憑執收存理合再給執照仰 戶
 貼掛業所曉然易識所以備稽查而垂永久慎毋遺失以致自誤切切
 須至執照者

右給 戶 准此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 十一月 日給

鄉字柒百陸拾貳 號

據逸經第二十期。年月上有文經政司在官章右側騎縫蓋有一較小之篆文長方圖章，文未詳。

盛鎮卡憑

卡 憑

天朝殿前忠誠壹百柒拾肆天將隊內保天侯朱

給發卡憑以便稽查而安民業事照得盛鎮地方商賈並臻羣工畢集行商既領路憑坐買
 豈無執據爲此給與卡憑以備稽察茲查
 德興樓開張西充圩 地方茶館業生理自給之後爾等貿易務宜出入公平價昭劃一毋得
 欺詐致構端端倘有過往兄弟本境匪徒在舖紮館以口持強硬買滋事等因準赴本 轄
 呈控立拿究治其各凜遵切切持諭須至憑者

太平天国壬戌拾貳年七月 廿八 日給

云字第卅九號右給舖戶德興樓執

爲

據野史。年月日上鈐官印，文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開朝勳臣保天侯口口」

受天軍主將發給蘇州客商卡票

受天天軍主將錢

爲

設卡給票以重稅務事口口口地方爲通津要道港汊分歧是以設卡嚴查偷漏稅物所有口口口船毋得圖便繞越該卡希冀冒混但查關稅釐毫爲重口口口口聖庫接濟軍需難口私相受授爲此判票頒給口管口口口口照凡商家貨船到者發照應例抽收毋許浮濫多索該商民亦不得隱匿口報查出干咎須至票者

今有商船一條裝載

口油拾九件口子壹件
口叶拾九件口口拾貳塊

蘇州 客商 張到檢里 共收稅銀 兩訖

福字第 念叁號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卅一日給

卡 票

據廣東文物卷二。原件有殘缺，官印斜蓋騎縫，印文不能辨識。

金匱田憑

忠 王 李

爲

田 憑

發給田憑以安恆業而利民生事今據金匱縣左四軍中營 旅帥統下花戶黃祠墓祭者自置田一十八畝 分座落 都 圖 地方每年遵照

天朝定制完納銀米不得違誤所有自份田產並無假冒隱匿等弊給憑之後如有爭訟翻佔一切情事准該花戶稟請究治爲此給憑永遠存執須至田憑者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拾貳年 月 日給

仁和縣便民由單

便民由單	
仁和前軍後營師帥陸	爲
給發糧單便民完納事照得本年應徵漕米係是	
天庾正供該糧戶務須揀選乾潔好米按期照數赴倉完納如有低色醜	
米糲穀充漕嚴行究辦切切此單	
四都四圖惠字第一百卅五	號
一戶馮嘉龍本年應完漕米貳斗四升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開拾叁年玖月	給
派定廿九日完納	

據野史。右下角鈐官印，文曰「太平天國浙江仁和縣中（？）營右貳軍後師帥。」

金匱錢糧執照

金字第

號

下忙錢糧執照

金匱縣爲征收錢糧事今據 下 區五三四圖十甲花戶 過穀記 輸納
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分除蠲一成外實應征下忙地漕正耗銀完肆分伍厘
計一百〇四串六整

除銀自封投櫃外合給版串執照是實

付訖

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

月

日給

設有舛錯稟請更正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王宗濟天義黃

第 一千二百四十六

號

金字第

號

尙忙錢糧執照

金匱縣爲征收錢糧事今據懷上區四五圖四甲花戶 吳凝林 輸納
太平天国壬戌拾貳年分除蠲一成外實應征尙忙地漕正耗銀完肆錢伍分
壹厘

除銀自封投櫃外合給版串執照是實

太平天国壬戌拾貳年

月

日給

適有舛錯隨時稟請更正

破懷軍主將李

第 四百五十九

號

據上海大公報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無錫太平天國展覽通訊，木刻宋體字長二十四公分，闊九公分半。

[附] 金石

石達開曾祖母墓刻

道光二十年孟冬月穀旦日立

祀男潤財貴孫昌隆茂榮昌翰達輝全拜

三十世 清顯妣慈慈儉石門黃氏老孺人之佳城

吉地辰山戌向兼巽分金

會孫
祥雲 運成 捷霖 恩瑞 賢
新玉 明應 珍建 如
興發 志瑚 清連 癸高 正榮 凌明
笑吟 龍登 璋盛 進虎 贖
科全祀

練業坤墓刻

癸開年七月 日

天朝頂天扶朝綱梯王眞千歲之坟墓

男居里旺仁率孫勝泰全跪立

侄興友 侄孫阿勝

按：梯王眞千歲練業坤墓碑發現於南京，舊藏南京古物陳列所。

余成用墓刻

湖北武璋府大冶縣

余成用之墓

甲寅四年冬月日

按：碑出土於南京龍蟠里普渡庵後烏龍潭，今藏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王久年墓刻

太平天国癸開八年

王久年先生之墓

李一才敬立

按：拓片藏上海市歷史博物館。

石達開等宜山詩刻

太平天国庚申拾年師駐慶遠，時于季春，予以政暇，偕諸大員巡視芳郊，山川競秀，草木爭妍，登茲古洞，詩列琳瑯，韻著風雅。旋見粉牆劉雲青句，寓意高超，出詞英俊，頗有斥佛息邪之概，予甚嘉之。爰命將其詩句勒石，以爲世迷仙佛者警。予與諸員亦就原韻立賦數章，俱刊諸石，以誌遊覽云。

翼王題

挺身登峻嶺，舉日照遙空，毀佛崇

天帝，移民復古風。臨軍稱將勇，玩洞羨詩雄。劍氣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巖洞高千丈，登臨萬象空。
王崇正道，斥佛挽頽風。舉目河山壯，橫腰劍佩雄。旌旗紅耀日，將士氣如虹。

元宰張遂謀敬和

從龍欣遂願，附鳳又翔空。整旅同時雨，還鄉詠大風。虛無嗤佛老，運會屬英雄。貴製詩精妙，揮毫氣吐虹。

地台右宰輔石蔡親敬和

勝地因人著，懸崖接太空。偶留名士句，竟感大王風。長嘯千山應，高險萬古雄。遙瞻揮翰處，天際亘青虹。

戶部大中丞蕭壽鏞敬和

春深花映谷，羽滿鶴騰空。電掃龍吟雨，雲飛虎嘯風。看山雙眼大，報國一心雄。慘此民情惡，烽煙蔽碧虹。

禮部大中丞周竹歧敬和

佛老原荒誕，無仙洞亦空。草忻沾化雨，琴快譜薰風。人傑山增色，才高筆逞雄。碑銘留萬古，鈎畫映晴虹。

兵部大中丞李遇隆敬和

侍 駕遊佳勝，梯雲躡半空。嶺頭欣就日，洞口喜迎風。斥佛劉詩壯，從龍國士雄。乘時施化雨，萬姓仰霓虹。

吏部尚書孔之昭敬和

詩與境俱古；眼同天並空。振衣心向日，提劍腋生風。德布王恩蕩，威揚士氣雄。漫言歸路險，絕壑架長虹。

戶部尚書李嵐谷敬和

古洞龍飛去，憑崖一望空。名山多妙境，隱士有高風。地本因人勝，王真命世雄。從知遊覽處，擲劍化飛虹。

禮部尚書陳寶森敬和

己未季秋遊白龍洞懷古

怪石磷磷險且陡，峭壁巉崖開洞口。宦遊到此眼界空，登高不拘九月九。扳蘿直上寂無人，滿壁聯
險敝陸叟；陸叟一去不知蹤，白雲深處空回首！潛身更進一層崖，岩空洞古龍飛走。白龍騰去剩空
潭，常飛紫氣冲牛斗。自從唐代開荒崖，洞裏乾坤誇別有。今時尙憶古人遊，古人那見今時友。古今
多少大英雄，顯赫威風今在否？不如隨遇且隨緣，笑傲煙霞遊岡阜。掃石圍棋又賦詩，得意揮毫不
住手。高談尙論半山巔，倚石披襟聊酌酒。醉歸莫覓路西東，一帶蒼煙迷古柳。菊花香送晚風涼，夕

陽斜照新晴後。行行且止共吟哦。胸懷灑落無塵垢。者番景況樂如何？我道此樂真不朽！

江右李嵐谷題

靈境何年鑿幽深萬象空，余聞發豪興，欲往凌清風。龍臥今應醒，人奇句亦雄。大呼拔長劍，天外斷飛虹。

工部大中丞呂玉衡敬和

登臨古峭壁，梵刹盤虛空。佛滅餘花鳥，詩敲振谷風。從龍心已遂，逐鹿志尤雄。指點東關外，長橋臥玉虹。

精忠大柱國朱衣點敬和

附錄楚南劉雲青原韻

異境從天闢，登臨眼界空。萬家遙帶雨，一水怒號風。古佛形容怪，奇人氣象雄。回看腰上劍，飛去作長虹。

據太平天國史辨偽集。

常熟報恩牌坊碑序

蓋聞參旂井鉞，神霄揚奮武之威；剡矢弦弧，義易大行師之義。事取乎拯黎戡暴，功歸於定亂止。

金

戈振古如茲，於今爲烈。況乎胡兒穢亂，醜虜凶頑，竊踞中原，歷有年所。於是我

天父天兄大開天恩，特命我

真聖主天王降凡爲天下主，靖茲朔易，振我

石

天威，召將帥以行軍，殲封狼而執訊。爰命

忠王榮千歲式總戎旃，載膺闡寄，丹旗耀野，玄甲爛空。劍氣衝雲，城上之殘虹欲斷；弓挑控月，陣前之畫角齊鳴。鼙鼓騰響而碎訇，蛇矛交鋒而閃鑠。飛半空之霹靂，藝山骨而皆頽；凌萬仞之嶙峋，踏冰巖而盡白。妖氛掃盡，我勇有餘。然

忠王榮千歲仰副

天心，尙承

聖算，三方圍合，百道梯攻。溯自庚申春夏之交，奄有蘇浙兩省之地。虞山高聳，並文德之崇隆；琴水冲融，通武功之振奕。靈貺迭臻，嘉祥洊生。禾苗布帛，均出以時；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平租傭之額賦，準課稅之重輕。春樹萬家，喧起魚鹽之市；夜燈幾點，搖來蝦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

恩德之栽培。爰建綽楔，再泐碑文。軍民頌德靡涯，黎庶歌功無盡。行見海色河聲，齊入元音之奏；琴風鏡月，同沾化雨之滋。食德飲和，還淳返樸，仰

天恩之浩蕩，用昭示乎萬年。是爲序。

據拓片影印。按海虞縣志稱此碑爲錢桂仁於太平天國十二年（一八六二）六月間所立。

礮銘

一

平	太
粉叁拾兩	重柒伯觔
	天国丁巳柒年置造

二

平	太
粉貳拾兩	重伍伯觔
	天国戊午捌年置造

三

榮殿工部尙書游監造癸開十三年九月日立重七百斤

四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一月日
御林真忠報国丙天福黃 造
殿前丞相安化堂 鑿製
寧江郡炷

金

前三銘據太平天國金石錄。其一、二兩礮存湖北應城縣圖書館。三礮為無錫漁人撈獲而其銘文由荷香館瑣言著錄者。第四銘據廣東文物卷十。

五 銅砲二尊

石

一尊銘文『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九月吉日九門御林開朝王宗謁大義陳正鑄砲劉造。』
一尊銘文『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本月吉製九門御林開朝王宗謁天義陳正鑄砲劉造。』『計重叁百斤。』『吃粉壹斤。』

據上海大公報得衆。『新發現的太平天國文物。』（安徽肥西縣新發現）

長樂炮臺碑

長樂炮臺

榮王勞千歲之治禾邦也于四門之隅添設砲台以壯軍威而靖胡氛因命得順司厥事癸開季夏南城砲台又將告竣遂名之曰長樂取 國祚綿長長樂未央之意勒諸石以誌不朽云爾
開朝勳臣勅天燕楊得順撰

據太平天國金石錄。

永安礮臺碑

永安礮臺

榮王芳千歲守禾四年增高城郭添造砲台以成萬萬年永遠之基癸開春仲復於大西門興修砲台以壯軍威而防胡妖誠籌備之至善也名曰永安取永久平安之義工既竣爰誌其由來于石
開朝勳臣勅天燕楊得順監造

據太平天國金石錄。

〔附〕 天地會文書

天德王貼柳州告示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亂極思治，自古皆然。大舉貔貅，收服故土。佈告天下，始伸二百餘年之深冤；誅君弔民，掃除中華之大害。深恨吳三桂之妖孽，上不保其父母，下不存於兒孫，揖滿洲之赫圖阿附拉負之夷狄，不惟不能驅除，而且與平蜀滇。雖經雲南，始稱利用，次稱洪化，黃河爲界，南北兩分。後雖統兵平夷，不幸殞於衡州。子名世璠，爲夷駙馬，子孫承劣。未幾夷滅，混爲一統，肆害中華，鬻官賣爵。設官滿正漢副，上至首相，下至佐雜，夷族數萬，外夷數十萬，金銀洗空，竊位七世，善取捐納，惡取貪贓，貪官污吏，民窮財盡。茲今萬無一富，其害胡底？故孔子、孟子、楊延昭、文天祥、金人瑞、齊恆、岳飛等無不深惡。朕不忍甘屈，每思潛然，不得已而號令師旅，行仁義時雨之師，地糧征收額半，愛民如子，嫉夷如仇，四民各安生業。朕師等倘敢妄殺放火擄掠，許爾等報呈，悉當律究，決不稍縱。今暫築殿於鎮安，設立數寨於山頂，任夷中外集至，不日一鼓披靡。但朕自揣德薄，有忝大位，不過暫司以令軍師。候朕掃清夷瘴，混一寰宇，擇有德者主之。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以其運推之此其時也。朕願爲明代之忠臣，不敢披髮左衽，中華大國，豈無福主？凡有志者，或來行營，有功必賞。或自集勇敢立業，互相唇齒，同伸大志，不愧英雄。免夷藐視無傑，而令夷負固，距遠道遙。今中華以殺中華自相塗炭，並論夷之文武，不忍不教而誅，何忍謬想受夷俸，食夷糧，應當忠夷？不思糧俸乃中華之物，宜追思而七世祖甘受劫數，九

泉之下，有何面見明帝與爾祖乎？爾倘不省，以十惡不赦誅之，臨誅悔晚，朕言出法隨，軍民人等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據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藏咸同間鈔件。

安民告示

頃刻掃盡華夏，同享太平長春。老幼男女安枕，切勿惶恐驚心。勸爾士庶人等，悉聽告示傳聞。大明人馬前進，掃除殘暴奸人。此事無于爾等，豈肯擾亂鄉村？且替天行道，（疑脫一字）普救黎庶蒼生。爾等安居樂業，不必東走西奔。告示曉諭四海，切勿視爲虛文！

據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藏咸同間鈔件。

徐建傑告示

太平天國資料一
欽命總督軍務統領天下兵馬轄制中外人民開元布化上應天命下順民心復還舊業大經略都帥徐建傑蓋聞天下有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之功業；自古至今，同然一轍；雖曰天子，豈非人事哉？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耳。我明朝崇禎非失德之君，爾祖順治非聖明之主，不過闖賊犯境，吳三桂力莫能支，求以爲援。爾乃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坐享漁人之利，竟成沐猴之冠，相延至今，已經六代，儼然得之，久假不歸，二百年誰復有問津者？且爾韃靼素性貪狼，居心殘酷，大爲民害。今撮其大旨

約有十條，特切言之，方知我言不謬也。嘉慶以前姑置勿論；卽今道光，上毀厥志，下濫厥官，視官之捐輸多寡論奏，以定陞遷。登壘斷者是賤丈夫而作爲天子，□□□□乞丐落魄而爲官紳，廉恥消亡，名教掃地，言之痛心，而忍視此沉淪哉？幸上天不昧，降生皇帝，明室正宗，朱家嫡脈，素有大志，不遑暇食。蒙大英國奉王應運，首倡義舉，助我邦族，信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況乎奉帥功勳舊族，公侯名門，世受明朝厚恩，今因專闔重任，敢不竭力以圖恢復乎？至若拔丹桂於月宮，枝曾折乎第一；探驪珠於龍領，路更遠乎三年。維事坎壈，今番大雪；厄其遇正所以達其才，屈其幽正所以伸其顯。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誓不妄取一物，妄殺一人，良由王師如降時雨也。迄今江南、廣東、福建、浙江以及各處悉在懷抱，人莫不聞風而膽裂，得信而魂飛。然而不思計出萬全，只圖驅羊入虎，有志者應竊笑焉。合行出示爾中人民，早定歸計，無縱荒淫。事定之後，共享昇平之福，樂莫大焉。詳閱明史，傍參諸文，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昭明日昇，□□□□。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若膽敢無忌，昧厥天良，助仇人以攻本國，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可乎不可？駱賓王之檄曰：「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吾將借其意而正之曰：「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明朝之天下。」

據鈔本粵匪雜錄。原文首題「粵西僞示」末署「癸丑三月初一日抄」

奉天承運皇帝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取天下，削平禍亂，統一寰區，列祖列宗，續承丕緒，深仁厚澤，洽於官民。逮甲申之變，逆賊吳三桂假秦庭哭，召胡虜入關，篡奪神器。迄今二百餘年，水旱頻仍，下民咨怨。朕以天

潢嫡派，爲中外所推，招集忠良後裔，起事粵西，建豎義旗，號召天下，所過州縣，望風附從。茲以二月朔日抵南京，應天府，祇謁祖陵。本月十一日，由朝陽門入城，百姓夾道歡迎，羣良屢表勸進；朕以天位不可久虛，勉從羣良之請。擇於本月十五日，祭告天地祖宗，接皇帝位於南京，權以僞總督衙門爲大明宮室始祖廟；追尊太祖弘光爲靖康皇帝，廟號興宗。尊皇祖爲啓聖皇帝。皇考爲成聖皇帝。附始祖廟，諸事遵祖制。以明年爲嗣統元年。所有應行事宜，條列於後。特此諭中外知之。欽此。

一各省文武官員，其在籍人員五品以上其投順者，准於三月內入都陛見，分別簡用。違者以軍法從事。

一各州縣錢糧冊籍，三月內呈投；如有冒名匿報，一經查出，地方官嚴加議處。

一衣服便帽去頂，袍去馬蹄袖，緯帽外套馬褂套袴不准穿戴。議式後改。違此者斬。

一鄉試寫策論，小試試四書論策，默寫三字經數頁；定五月院試，八月鄉試。其已中舉人生員，准於一體應試。遷延不赴者，輕重治罪。

一武場試期後文場一月，其額如文場內同。已取中者准其應試。

一宦家女子十五歲以下，候行選皇后，再行給配。

一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准薙髮。違者處斬。

據鈔本粵匪雜錄。原文首題「金陵僞詔。」荷香館瑣言亦有此文，詩文鈔曾據以轉錄。

劉麗川告示

大明國統理正教招討大元帥劉，爲出示安民以靖地方事：照得安邦定國，安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城廂內外，毋庸驚遷；士農工商，各安本業。黠夷當滅，明當復興。茲因童君昏暗，汚吏貪官，殘害庶民，殊深可憫。本帥應順天人，興起義師，勦滅貪官，以除殘暴。爲此特舉義兵，先行諭囑部下，不得妄取民間一物，不許姦淫婦女，凌虐良民。如有抗違不遵，本帥定當究治，以免冥報之譏。特此諭知，各宜凜遵。特示。

天運元年八月初五日示，發貼上海大東門。

據鈔本學匪雜錄。原文首署「抄錄上海偽告示八月十二日接。」

李咸池告示

奉

天承運開國元勳滅胡大都督李

爲

曉諭諸誠事：照得自古明王遏戎狄以安區夏，驅蠻夷以靖中華，事故灑猶見伐於周，匈奴被攘於漢，突厥頡利爲唐所擒，智高元昊爲宋所戮，載在史策，可考而知。慨自滿賊篡位以來，禮義不存，廉恥盡喪，暴斂橫征，野有狼心狗行之吏；賣官鬻爵，朝有兔頭獬豸之臣。有錢生，無錢死，衙門不殊市肆，賤民膏，剝民脂，官府真同盜賊。而且選舉不公，登庸無望，八旂之族滿朝廷，六合之英伏草莽。登科發甲，徒作田舍之翁；納賂捐貲，旋登天府之籍。此所以政教凌夷，風俗頹敗，人心離而國勢難支矣。某等因天下之失望，順

宇內之歸心，敵血同盟，誓清妖孽；礪兵秣馬，力掃腥羶。班聲動而鳥獸潛形，劍氣冲而風雲生色。兵刃齊整，無庸代有莘之糧；倉儲滿盈，何事量道濟之沙。大兵到日，士女休驚，軍令如山，秋毫無犯。若能倡義迎師，自當腹心相倚，倘若攔途拒命，難免斧鉞之誅。各宜深思，毋貽後悔。特謹將法禁開列於後：

一不遵號令者斬

一搶劫財帛者斬

一姦淫婦女者斬

一擄掠猪狗者斬

據鈔本粵匪雜錄。

復明起義檄文

蓋聞唐虞揖讓，因上下之聖人；湯武征誅，亦中天之景運。漢鼎既遷于王莽，劉文叔復中興；徽欽并廢于金人，宋康王依然返國。惟我大明太祖曾開國于南京，傳至季世，懷宗雖喪身于北闕，慟帝位于難留。奈天心之已去，闖賊大亂于中華，皇子奔逃于異域。吳卿失計，誤為拒虎進狼；攝政不良，且似長〔蛇〕封豕。雖然，成功者退，以身殉國亦何妨？有德者君，以位讓賢復何恨？獨思蠻夷僭竊，華夏腥氈，胡蝸稱尊，夜郎自大。屈真才而鬻爵，朝野之珠玉皆空；縱貪吏以虐民，閭閻之脂膏盡竭。錢糧重創，今日免而明日收。父老苦秦苛法久矣，黎民望我創復甚專。今幸明王有佐，故主尚存，仰觀天象，曆數在躬。俯察輿情，民心易變。援舉義旗，以靖妖孽。惟望普天率土，執孺子于咸陽；戮力同心，殲商辛于牧野。其全才全德者授以萬戶侯，一技一能者授以千戶長，躬耕者免稅三載，犯法者宥罪十條；上有恤刑之主，下無冤枉之民。不儼然湯武之行，而復覩堯舜之世也哉！

據太平天國詔諭。原件與癸丑正月吉日南京陸制臺請仙凡上書同鈔一紙，大約鈔于咸豐三年春間。

安東將軍平滿大元帥羅參贊軍機大臣王會銜告示

安東將軍平滿大元帥撫轄水陸兵馬羅

參贊軍機大臣撫轄糧餉王

爲

照得吾主于二十二日定鼎金陵，一切滿賊，概行誅戮，雞犬不留；漢官陸建瀛等盡行歸于漢主。本帥不日兵臨城下，蘇、松、常、鎮四郡所屬廳州縣等處地方，你等百姓不必驚惶。本大臣深曉天文，以罡星在太白星在松江上海。醜夷亦非人類，滬邑難保不作戰場。爾常鎮百姓各宜退避遠方百里之外，可保太平。清之民亦漢之百姓，各祈自諒。待吾主大定之日，再頒發榜文，招安爾等回里，安居樂業，考試行文。各宜知遵，毋違曉諭。特示。

三月十四日到省抄

據太平天國詔諭。

黃威告示

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

爲曉諭事：父老苦清苛法久矣。貪官污吏，政皆流爲虎之苛；竭髓脂，民盡歎夫鼠之碩。以致山崩海溢，年

凶歲饑；盜賊蜂起，黎庶魚頰。我

大明天德皇帝體天行仁，奉旨征虜，應天順人。官斯土者，陽民無感舊，鼓吏有從軍。釋甲執冰，軍無鬪志。蓋其本實先揆（撥）其所由來舊矣。爾提督等貪生畏死，業已抱頭鼠竄，饒爾一命。膽敢妄聽奸謀，收拾餘燼，傲倖萬一！豈知清朝天心厭絕，莫可挽回，所以棄甲曳兵，舟中之指可掬也！獨不思我師興而雨至，一洗清朝，如燬之焚？爾人民等何獨不識瑞應，仍敢有懷二心？夫貳心果何益哉？今若此蜂螫任其肆毒，虎賁展我洪威，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特示。

天德癸丑年四月二十六日給

據太平天國詔諭。

太平天國敕諭

敕諭御弟定鼎親王秀琮曰：朕托賴

天父皇上帝鴻庥，

祖宗列聖德庇，誓師西粵，定鼎南京。訪賢良，求忠勇，誅魔鬼，戮妖兵。一德一心，誓滅胡氛韃醜；足兵足食，務期國富民饒。故自開國以來，法善師嚴，民淳俗厚，所向從風，其歸若市。今已撫有兩江三楚各省疆土，唯我聖鄉東西兩粵尙未投誠。剿倭招賢，端資御弟；開疆擴土，尤賴諸卿。御弟於甲寅夏親詣上海，朕甚欲

見之；惟是御弟立功念切，疏請回鄉招撫，旋因羣雄四散，知事不諧。現着東王楊秀清暨耀武侯何祿統領雄兵，由西江一路收取兩粵。由驛接覽御弟封奏，因知御弟能謹慎以行。據奏內云：因前無輔弼等語，故保奏文臣張平湖、武將楊秀濱、李長榮有文韜武略之才，定國安邦之學，卽依所奏，馳封張平湖爲輔國越公，楊秀濱爲英毅侯龍驤上將軍，李長榮爲昭勇侯虎奮上將軍，一同監督軍務。又奏海豐一軍主將羅鳳儀，偉略雄才，深明大義，兼之將勇兵強，足資輔弼，亦依所奏封羅鳳儀爲明義侯，招討上將軍，督制海邑軍兵。該營所有謀臣義士大小將官，概由御弟賞銜，陸續馳奏。並封御弟爲征粵監督大臣。倘得取粵功成，另行陞賞。於戲爭霸圖王，是在臣工戮力，投明滅佞，皆由義士忠貞。此後勉圖功，佐匡大業。賚勳賞績，必期無負汗馬勤勞；錫土頒茅，自爾名垂天家冊府。爲此欽諭。

太平天国

丙辰年

二月

初十日

諭行

據文獻叢編十五輯，原件年月上鈐「救命之寶」方印。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太平
天国文献汇
编（第一 -
二册） = 杨

家骆 = 8 9

9 = 鼎文书

局 1 9 7 3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下载位置 =

h t t p :

/ / b o o
k 3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2 7 /
d i s k b
w t / b w
t 1 / 2 3
7 / 0 4 /

! 0 0 0 0
1 . p d g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颁

行诏书

颁

行隶书 (四

年)

颁

行隶书 (八
年)

颁

行隶书 (十
一年)

三

字经

幼
学诗
太
平救世歌
建
天京于全陵
论
眨
妖穴为罪隶

论

韶

书盖尔颁行

论

天

朝田亩制度

天

理要论

天

情道理书

御

制千子诏

行

军总要

天

父诗

醒

世文

王
次长兄亲目
亲耳政福音
书（又名福
音敬录）

幼
主诏书（又
名十救诗）
资

政新篇

钦

定士阶条例

钦

定英杰归真

钦

定军次实录

诛

妖激文

太
己
干
招

平天日
未九年会试
题
王洪宝制
旨共九件

文
书共七十五
件

诸
王自述
公

据
附录页